

开辟演义

第一回 盘古氏开天辟地

邵康节曰：天始开于子，复卦也；子历一万八百年为一会，丑历一会，地始成，曰地辟于丑，临卦也；寅历一会，人始生，曰开物于寅，泰卦也；周十二宫，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终，坤卦也。又是一个大阖辟，谓元始至终，更以上，亦复如是。余仰止曰：若云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则盘古氏乃天开地辟之时也，该计二万一千六百年，以当子丑之会。若云天开天皇，地辟地皇，人生人皇，天开地辟之时，阴阳未分，安有人生？天地定位，方可言生。愚按：天皇生在寅，地皇生在卯，人皇生在辰，伏羲在巳，神农、黄帝、尧、舜在午，不然，今言未何也？若历考之，尚未至卯，何言至未？今正在午字者是也，不必疑焉。

胡五峰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盘古氏者，生于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达阴阳之变，为三才首君。于是，混茫开矣。

却说尔时⁶西方世尊释迦牟尼佛放大光明，照见天下万国，四大部洲洪濛久闭而不得升降，天昏地暗，神惨鬼愁，犹人居诸水火之中，奔溺之状，深为可怜。世尊发大慈悲，即于灵鹫山上，从肉髻中涌出千叶宝莲，大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擎山持杵，普周虚空世界。大众仰观，畏爱兼抱，哀告求佛怜悯开示。佛曰：“善哉，善哉！”乃呼阿难问曰：“汝见天下四大部洲否？”阿难启佛曰：“弟子愚昧，不知四大部洲何物。”佛复问诸弟子曰：“汝等曾有见识否？”诸弟子皆言未识。佛曰：“天下四大部洲者：吾此方是西牛贺洲，东是东胜神洲，北是北俱卢洲，惟有南瞻部洲天地洪荒。”观音大士出班合掌顶礼，上白佛言曰：“世尊，今南瞻部洲历劫⁺已满，世尊救度普济，莫非立教复开天地者乎？”佛曰：“善哉！正是此说。今欲一人开天辟地，为万世之始主。此非细事，恐不得其人。”见班旁一位菩萨合掌微笑，世尊看是昆多崩姿那，命近前问之，擎拳长跪，稽首佛前，上白世尊，曰：“南瞻部洲若得天地开辟，只恐弟子身遭恶业，何以解脱？”佛曰：“止命汝一身去开天辟地，成万世不朽之功，有何恶业？不必挂碍，速往前行！天地既分，万物始成，自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二气一分，吾即救汝复至此方。”

邵康节——北宋理学家。字尧夫，谥康节。

子——十二时辰之一，夜半十一时至一时。

— 《易经》六十四卦之一，震下坤上。

丑——十二时辰之一，一时至三时。

— 六十四卦之一。兑下坤上。

寅——十二时辰之一，三时至五时。

— 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

坤卦——六十四卦之一，坤下坤上。

⁶) 辟——开台。阖为闭，辟为开。

— 敬仰。

阴阳——构成宇宙天地的两种基本气体。

卯——十二时辰之一。五时至七时。

⁺ 二时辰之一。七时至九时。

昆多崩娑那受佛命毕，只得顶礼⁺辞别世尊并诸大菩萨，驾一朵祥云，离了西方佛境，直来至南赡部洲大洪荒处，大吼一声，投下地中，化成一物，团圆如一蟠桃样，内有核如孩形，于天地中滚来滚去；约有七七四十九转，渐渐长成一人，身長三丈六尺，头角狰狞，神眉怒目，獠牙巨口，遍体皆毛；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此而混茫开矣，即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变化，而庶类繁矣，相传首出御世。从此，昆多崩娑那立一石碑，长三丈，阔九尺，自镌二十字于其上曰：

吾乃盘古氏，开天辟地基。

亥子重交媾，依旧似今时。

话分两头，不说昆多崩娑那分天地立碑，且说世尊慧眼遥观，见里多崩娑那功成行满，在世已久，分付观音大士曰：“汝可变一天神，执净瓶前去倾出甘露，令昆多崩娑那浴身，恐沾污秽，难以离世；说出西方形骸，救度他转来。”大士领佛法旨，即辞世尊，驾祥云至大荒，摇身变一天神，高四丈，手执净瓶，立于碑前。盘古氏问曰：“汝是何人？执此净瓶何故？”大士曰：“吾净瓶有甘露，为汝身触厌污，如来使吾代汝洗身。”盘古氏本西方大圣，一闻大士之言，心便开悟，即顶礼皈依，叩求救度。大士见其心转，随将净瓶中甘露于盘古头顶上倾下，即说偈曰：

只因合掌一笑，今来二万余年。

功完行满西归，免堕轮回苦境。

盘古氏听偈毕，大吼一声，滚于地中，霎时依旧化成一蟠桃。大士一见，即向前用净瓶装入内，径回西天，见世尊，叩首参拜，白佛曰：“弟子救得昆多崩娑那至此，望如来慈悲！”遂将蟠桃献上，世尊一见，便说偈曰：

去此形骸，来此形骸。

功今完满，现像受戒。

世尊说偈毕，昆多崩娑那即现出原形，于佛前叩首顶礼，世尊大喜。大士又启佛曰：“虽蒙慈悲，天地已分，弟子不识天开辟地后又当何如。”世尊曰：“天地既分之后，轻清者阳气上升，重浊者阴气下降，二气化而生人，阴阳交媾，自能生育万物。至于禽兽蠢动含灵，莫不本此。但后降生者，必上、中、下三白起，人间必以为三皇焉。其后历劫：稟清气者，为臣则忠，为子则孝，闻善则喜，心慈不杀，仗义轻财；至有罪变兽，则为马牛、犬羊、狮象、麟象等类，变禽则为凤鸾、鹤雀、鸳鸯等类，变虫则为鱼虾、蛾蚕等类。稟浊气者，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作恶执性，不乐善事，贪财好杀；至有罪变兽，则为豺狼、虎豹、鼠狐等类，变禽则为鹰鹞、鸦鸱等类，变虫则

⁺ 二时辰之一。九时至十一时。

⁺ 二时辰之一。日中为午。

混沌——天地未分前的元气状态。

⁻ 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

尔时——此时。

奔溺——沉溺。

十恒——极言数量之多，不可胜数。

普周——遍及。

为蜂蝎、蛇蚕等类。禀不清不浊之气者，为臣贪位，为子或顺或逆，好财吝舍，知善不为，不戒杀心；变兽则为驴骡、豕鹿、兔獐等类，变禽则为鹊鸽、鹭鸡、鸭鹅等类，变虫则为蚊虱、蝶蚁之类。日后，四大部洲历劫已久，蠢动含灵，为众生善善恶恶，或至人为禽、兽、虫，或禽、兽、虫至为人，更易不常。故有天堂、地狱，皆自心造，不能悉举，汝等往后便知。”大众诸佛菩萨皆合掌欢喜，稽首而退。但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劫——佛家认为天地从形成到毁灭为一劫。

顶礼——跪地用头触尊者的脚，为佛家最高礼节。

第二回 天皇定干支甲子

却说天皇氏者，自盘古氏返西之后，阴阳正气交媾，木德王岁起于摄提，冲动四象，结成一大大石球，滚化出十二小球，乃一日降世，球内皆生出一人，共十三人，惟天皇氏全身皆白色，长三丈五尺，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其兄弟十二人尊之为主，继盘古氏以治理天下，原未取有姓名，各星散而居。自此，天下四大部洲，或天降，或地生，或三，或五，皆成人形。

天皇氏天灵澹泊，无为而治平，不言而俗化。乃召兄弟十二人于前曰：“盘古氏明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为三才首君而开混沌。吾蒙诸弟推立，欲置天地行运之道、父母相生之理，以天于地支相配，辑定时候，吾亦不知其可否，故召弟等商之。”十二弟齐声对曰：“闻混沌初分之时，天干藏于上，地支埋于下。但不知我兄今如何而取用也？”天皇曰：“天干者，乃十父也：甲，名曰阍逢；乙，名曰旃蒙；丙，名曰柔兆；丁，名曰疆圉；戊，名曰著雍；己，名曰屠维；庚，名曰上章；辛，名曰重光；壬，名曰玄默；癸，名曰昭阳，地支者，乃十二母也：子，名曰困敦，为混沌万物之初萌，藏黄泉之下；丑，名曰赤奋若——气运奋迅而起，万物无不若其性；寅，名曰摄提格——万物承阳而起；卯，名曰单阏——阳气推万物而起；辰，名曰执徐——伏蛰之物，而敷舒出；巳，名曰六荒落——万物炽盛而出，霍然落之；午，名曰敦牂——万物壮盛也；未，名曰协洽——阴阳和合，万物化生；申，名曰涿滩——万物吐秀，倾垂也；酉，名曰作噩——万物皆芒枝起；戌，名曰阍茂——万物皆蔽冒也；亥，名曰大渊献——万物于天，深盖藏也。”十二弟又启曰：“然则天干十，地支十二，何以用之乎？”天皇教之曰：“天于降合，地支生长，每与相配，如甲配子，乙配丑，轮流相合，周而复始，而为六十甲子，万物滋生于中。盖因盘古氏既开天，而未治十干之名，既辟地，而未定十二支之义，吾今立十干以定岁次，立十二支以定四时。岁时既定，则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

十二弟闻说，各大欢喜，唯唯而退。自此，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颇通君臣之义。但人间诸事，皆未设置。《通鉴》载：天皇兄弟十三人共治天下

太极——指原始混沌之气。

两仪——指阴阳两气，亦指日月。

四象——指四时。

庶类——世间各种生物。

皈（gu，音归）依——拜于门下。

含灵——有灵气之物，如人类。

三白——指三种气体，即清气、浊气、不清不浊者。

蜚（chài，音柴<去声>）——蝎子类有毒动物。

稽首——叩头。

交媾（gòu，音够）——交合，交配。

摄提——星名，属亢宿，共六星。

傅粉——涂粉。

澹泊——宁静无欲貌。

无为而治平——无所作为却使天下大治。

俗比——即化民成俗，使风俗改变。

三才——古代以天地人为三才。

一万八千岁，继之地皇氏生焉。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地皇分日月星辰

却说天皇氏虽立六十甲子，昼夜不分，永冥冥焉。正值火德王兴于熊耳、龙门等山，忽然山中地出金光数丈，光中现五色祥云，云中降下一物，如莲花样，乃六白降世。莲花内有十一孔，于半空中飘荡，遂至变化，坠于地下，乃十一只，如莲子样。有一大者，忽伸出一头，全身继之而出于地中，踊跃数次，自成一人，形成三丈四尺，膊大数围，面如黑漆，身似烟煤，目如火光。继之莲子亦摇摆数次，如前而出一般十人，形容体态大抵肖似。一出便知尊兄为主，各相言曰：“天皇去后，今兄降世，可继为地皇。”地皇诺之曰：“弟等既立我以继天皇，当作用创立，以垂宪万世。”众弟曰：“我兄天生圣君，必有睿裁，弟等领命。”地皇曰：“天皇立天子以定岁，地支以定时，而岁时虽定，昼夜不分，日月不明，纵有生民，万世冥冥如长夜矣，则人民万物将何以为上宰乎？必得定其日月之升降，以分其昼夜之时刻期限、朔望盈虚，庶民方有所赖矣。”诸弟闻说，皆大欢喜，稽首曰：“愿我兄速为处分！”地皇曰：“吾今先代汝诸弟取其姓名，各处而居，再商昼夜之计。”诸弟请曰：“吾兄取何名姓？”地皇曰：“姓则共，而名分，取十字创制诸辰法，永垂宪万世，以此十字为汝等安名。其一曰地创，二曰地制，三曰地诸，四曰地辰，五曰地法，六曰地永，七曰地垂，八曰地宪，九曰地万，十曰地世。”诸弟受名谢恩。地皇分付曰：“汝等暂且散居各方，俟有召命，各宜向前立功。”诸弟领命，皆分别而去。

地皇氏自思曰：“必须先得日月分明、星辰有位，然后方可以分昼夜。如是日月不照，星辰不耀，安成昼夜！可召四弟地辰议之。”即遣使命，令召地辰。使命承召，直至地辰地方，入见地辰，具言地皇相召之意。地辰即同使命来见地皇，参拜毕，地皇曰：“今闻日月二人居于咸池，不升明照，乐于爱溺，沉于精魄，恐召不来。汝可试往召之，看彼何如。”地辰领命，辞兄而行，取路径至咸池。

却说太阳日君，姓孙，名开，字子真，乃男身；太阴月君姓唐，名未，字天贤，乃女身。二人自天地消闭之后，阴阳相混，隐避于咸池，幽居不高。忽报地皇氏差有使命至，日月出接，延入池边坐定。日君问曰：“地皇差君至此，有何见谕？”地辰宣言：“地皇主上说，汝二君不出升照，不分昼夜，使某白二君前去照临，以救万民。”日月曰：“某二人久居在此，难以分离，况升照必有分别，分而难合，烦为转达，实难领命。”地辰曰：“二君不行，则天下万民无有赖矣；若无二君，不成天象，幸其勿辞！”日月曰：“以我分离，从彼所欲，不敢从命！”二人遂走入咸池不出。地辰只得回见地皇，将前事一一奏上。地皇笑曰：“吾亦知他二人情久不舍，难以善处；但不思天地间岂有久合不分离者乎！汝且退，吾自有取他之法。”

辑定——修定。

阏（y n，音烟）逢——天干中甲的别称。用以记年。

旃（zh n，音瞻）蒙——天干中乙的别称。

疆圉（y，音语）——天干中丁的别称。

玄默（yì，音义）——天干中壬的别称。

若其性——顺其自然之性。

伏蛰之物——潜伏冬眠之物。

敦牂（z ng，音脏）——地支中午的别称。

却说地皇氏乃西方地帝鸡降世，随即沐浴闭气，飘然而行。至西方，正值世尊升座莲台说法，诸菩萨侍立，忽座下见地皇氏俯伏言曰：“望佛发大慈悲，行大方便！”佛曰：“地帝鸡，汝已为地皇，今有何事至此？”地皇叩首曰：“弟子欲分昼夜，以定日月星辰，遣使宣召孙开、唐未，二人不尊召命、不肯分离，只得来投世尊，望乞垂怜！”佛曰：“我前命毘多崩娑那降世为盘古氏，亦知其未伏日月三辰，是无昼夜。欲升日月，必得毘多崩娑那再行，方可以制之。”毘多崩娑那闻得佛言，忙向上叩首曰：“蒙佛分付，乃各执一事，弟子已开辟天地，日月之事，该地帝鸡制伏，彼今不伏日月，不定三辰，干弟子何事，却要弟子代行？”佛曰：“汝当初分天地时便该升起日月，岂有既开天地而不升日月之理？致阴阳交媾已久，不肯分离。慎勿辞劳！汝速一行，可成其功。”毘多崩娑那不敢违佛法旨，只得启告曰：“弟子此去，何以制之？”世尊命毘多崩娑那上前，令伸左手，书一“日”字，右手书一“月”字，念真言曰：“唵 哆 啰吽。”嘱之曰：“汝若去到咸池，将此真言念动，先分其阴阳，次伸出左手招日，又伸出右手招月，诵心经七遍，送上天宫，则阴阳自分而成昼夜矣。”毘多崩娑那又告曰：“日月既承开示，但不知星辰之事当何如？”世尊曰：“星由月转，因天地消闭，皆于混沌中已成石矣，今聚在西北角。”毘多崩娑那告佛曰：“用何法升提，令其分位？”世尊曰：“诸星散乱，俱有其方位。汝可先升七辰于北方，此系众星象之主，诸星必然拱向；次升五帝大星；三升天乙、太乙、三师、后妃等星；四升文昌、玄武、三台、八座等星；五升七姑星，列于天河、鹊桥之后；六升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一此为二十八宿，布列四方；七升金、木、水、火、土五星，此为五行；八升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此为十二曜，分十二位；九升太子、庶子、御女、左右少微等星；十升罗、计都。一一升提，各居其方位，自然不致紊乱，而灿明矣。”毘多崩娑那曰：“何法升之？”世尊曰：“念动心经：其星即升。”毘多崩娑那曰：“何只念心经，便能升提？”世尊曰：“天有天心，地有地心，人有人心。天、地、人三心一正，百邪隐避；三心不正，百邪作祟。心经中有无量无边功德不可思议，但依而行，自然成功矣。”

毘多崩娑那听佛此说，满心欢喜，叩首拜辞如来，即同地帝鸡而来。至咸池，依佛指示，将前真言念动，只见日、月二君飘飘荡荡，放大毫光，显出赤白二气冲天而起，便觉天地光明，比前混沌景象大不相同。毘多崩娑那，地帝鸡大喜，即向前喝曰：“汝二人久违佛法旨，吾不汝较，可速分赤、白二气前来受戒！”少顷间，赤、白二气渐渐分开，赤左白右，各聚成一团。毘多崩娑那伸左手呼曰：“孙开速上吾掌！”只见一团赤气飞入掌中。再伸右手呼曰：“唐未速上吾掌！”一团白气飞入掌中。用两手高擎，念心经七遍，又念动真言，喝曰：“赤左白右，昼日夜月，不得相淆！如违法旨，按

涪（dūn，音敦）涪——地支中申的别称。

冥冥——昏暗不明貌。

一般——一样。

肖似——像似。

垂宪——为后世留下法则。

令施行！”只见赤、白二团一齐离掌，直升上天，白月没于云内，赤日光明普照四方矣。二人大悦。地帝鸡曰：“今，昼则定矣，夜何以分？”毘多崩娑那曰：“吾与汝且候之。——孙开欲心未断，必恋慕唐未，待其行至身斜，可召云以掩其光，而推唐未出焉，则成夜矣。”地帝鸡闻说大喜。不多时，果然孙开身斜，欲寻唐未，被云蔽光，不得相会。毘多崩娑那即念动真言催月渐升，遍照四方，而为夜矣。

二人见日月分明，已有昼夜，又依世尊之旨，向西北方念动真言，先升北斗，只见七星相连，光芒闪烁，列于北方。将心经持诵，而诸星象辰宿皆灿烂光明朗，各升本位，拱向北斗。二人甚悦。

毘多崩娑那曰：“三辰位定矣，日月昼夜分矣，只是孙开、唐未居咸池交久，欲爱未断，久后必有月爱日，日爱月相护之咎。”地帝鸡问曰：“若有此咎，何以处分？”毘多崩娑那曰：“某料不妨。若日贪月，则名月蚀；若月贪日，则名日食。民间见其晦暗，必大惊小怪，恐其不光，自用金鼓震动。孙、唐二人心慌，必定惊散而复光明。但不免岁有一次。然太阳之气充满；无有亏虚；太阴之气微弱，必有盈虚。”

说罢，二人作别。毘多崩娑那转西方回佛法旨，地帝鸡回世得昼夜分、日月定、三辰判，满心欢喜，乃召十弟聚会，相庆称贺。地皇氏曰：“今昼夜、日月、星辰已定，吾欲以盈虚消长、朔望相继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俾后之民庶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昼夜之长短、四时之不息所以然也。”众弟曰：“此吾兄没世之功也！”各辞归本地不提。

地皇氏自定日月星辰之后，万民安泰，与十弟共分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而崩，继之人皇氏出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睿（ruì，音瑞）裁——英明的决定。

朔望盈虚——初一为朔，十五月圆为望。月满为盈，月缺为虚。

咸池——传说中东方的大泽，太阳洗浴处。

第四回 人皇分山川九区

却说人皇氏乃八白降世，正该土德王时，忽地气冲天，天上东北角有九人乘云车、驾六羽而下，出于山谷之口，有祥云拥护，毫光万道。人皇生得面带青色，目若朗星，身长三丈三尺，弟八人，亦各向前拜尊人皇氏为兄。人皇自呼曰：“吾乃民主，汝等人民何不前来礼拜？”人民见此神通，拜倒数万余人。人皇氏曰：“自盘古氏开天后，天皇氏为民劳心殫力，制天干地支与汝等定岁时，地皇氏为汝等升日月、定星辰、分昼夜，此永世不没之德。止山川地上万物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饮食未置。吾今生斯世，为生民之主，欲专制是事。”彼时，众民只知唯唯听命，亦不识其事体如何。人皇氏曰：“汝等今且暂散，吾自有布置。”万民咸拜谢耐而去，惟弟八人侍侧。人皇氏分付八弟曰：“汝等可前去，相厥山川，分汝八人于八处，各居一方镇守。今代汝等各取一名，方可招呼：长弟名曰居孝，次弟名曰居弟，三弟名曰居忠，四弟名曰居信，五弟名曰居礼，六弟名曰居义，七弟名曰居廉，八弟名曰居耻。吾立汝八人去八处镇守，取此八字，人若勉之，则为忠臣孝子；人若违之，则为野禽恶兽。今地气正旺之时，山中必多禽兽，各宜勉之，无负吾望！”八弟叩谢，各去各地方镇守。

彼时风气渐开，时序颇著，万物群生，遍处皆山林，鸟鲁、人民同居，往往为害。一日，人皇氏乃召八弟前至，八弟随召来见，俯伏奏曰：“不知兄主有何分付，召弟前来？”人皇氏曰：“吾今见人民、禽兽杂居，故召汝八人，各回本方，开创人居之处，去其草木，庶人民、禽兽各得其所，不至混杂；更教民饮食，一日只卯、午、酉三时可食，每时食一饱，不可过食；夜则寝，昼则起，庶民不失其时矣；今虽有男女生育，未明婚配，教民各自择配，不许苟合淫欲，庶男女不至淆乱矣。”八弟闻言大喜，叩首谢曰：“此必得兄主教之。”人皇氏曰：“此事非小可。今天下人民众多，欲制此事，须召众方伯至，而后方可定制。”八弟曰：“欲召何人？”人皇氏曰：“今有五龙氏兄弟五人，原出地皇之世，令其居于五方，司五行，布山川，今传有五十九姓于摄提。此一路，烦居孝弟召为首者至，吾自有分付。”居孝领旨辞别而去。人皇氏又曰：“更有合雒氏三姓，名旺中、旺正、旺丁者，原亦系摄提氏之派、教民开土穴而居；又有连通氏六姓，系合雒氏之派，名僚、侈、佳、住、仁、信者六人；又有叙命氏四姓，乃系连通氏之派，名曰连一、连二、连三、连四。烦居弟、居忠、居信三弟，亦召其为首者至，吾自有分付。”三弟各领旨而去。人皇氏又曰：“今数处召命已发行矣，更有循蜚氏之派，有二十二氏，居于汾睢阳；又有巨灵氏，迹躔于蜀，巨灵氏掌握化权，指挥五丁之氏，反山川，祛阴阳，今居于无恒之处；又有泰壹氏，为地皇氏

爱溺——沉溺于爱欲。

闭气——屏住呼吸。

文媾——同交媾，交合。

觜（z，音滋）——二十八星宿之一。

罗（lóu，音猴）——占星家用语，十一曜之一。

较——计较。

三辰——指日，月，星。

咎——错误。

料——预料。

调大鸿之气，正神明之位；又有神民氏，使人民异业精气流行。此几处，烦居礼、居义二弟亦召其为首者至，吾自有分付。”二弟亦领旨而去。人皇氏又曰：“更有因提氏、辰放氏教人卉服蔽体，以木茹皮，以御风露，绞髻闾首，以遮雨雪。今传四世。烦居廉、居耻二弟召至，吾亦有分付。”二人亦领旨而去。

不半岁光阴，各处人等皆承召命齐集通谷，伺候朝见。一日，人皇氏出朝，众弟皆至，参拜回旨。奏道：“各路人臣随召俱至，见在朝见兄主。”人皇闻奏大悦，命宣众臣来见。众臣入见，朝参拜舞，礼毕，齐声奏曰：“蒙承吾君召命，不敢少违，星夜至此，不知吾君有何旨意分付？”人皇曰：“劳诸卿光降，今天下人民颇众，日用稍均，禽兽归山，鱼虾归水。然人乃万物之灵，岂可男女由其自欲，而不定其婚配可乎？”众臣对曰：“臣等亦知此事，但未得制度之法，祈求吾皇指示！”人皇曰：“未能正己，焉能正人！各当自立得人，其教方行。寡人原得地皇氏孙女二人，吾即立为后妃；弟等八人各择一女配之；卿等回镇，亦各自择贤室。务宜正己，方可正人。此教民定其婚配，为万代之第一义矣。”八弟、诸臣皆大欢喜，奏曰：“此吾皇万世之德教也。”各人谢恩而退，自回本镇，依人皇之法教民，民皆乐从，而各镇诸臣亦得安壤而治，普天悉沾其化。

自此，人皇氏之治天下，君乃明君，而主不虚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虚贵。制治渐敷，而政教所由兴；礼义渐备，而君尊臣卑自此起。饥飧渴饮，而民之食用渐著；男女交媾，而民之婚姻始定。然此时民伪犹未滋也，人欲犹未侈也，人虽群生，而僭夺之患不兴；物虽总众，而凌逼之念不举。人无短天之寿，真盛世之初基也。兄弟九人，共四万一千六百岁，分天下为九区而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土德王——秦汉方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附会王朝的命运，称五德。土德王，指由五行之一的土决定王朝的归属。

朗星——明亮的星。

民主——民众的主宰。

殫（dān，音担）力——尽力。

专制——专门设制。

咸——都。

庶——庶几，大概。

方伯——方长官。

躔（chán，音缠）——原指足迹；此指居住。

第五回 天地人三皇历歌

外史先从盘古氏，更有三皇天地人。

天皇一万八千岁，地皇一万八千春。

惟有人皇别长久，四万一千六百辰。

总算三皇历年数，八万一千六百巡。

却说人皇氏治世虽正婚姻，而人民惟知有母，不知有父，未通媒的，禽兽尚自成群。鶉居穀饮，而亦不求不誉。昼则旅行，夜则类处，而未有居止矣。继之五龙氏治焉。

卉服——以树叶制造的服装。

茹——此指覆盖。

髻（bìn，音宾）——同鬓，鬓发指靠近耳的头发。

阉（jiū，音究）首——头部留发。

第六回 五龙列氏治天下

却说人皇氏之后，有五龙氏兄弟五人焉。一曰皇怕，二曰皇仲，三曰皇叔，四曰皇季，五曰皇少。五姓同期治五方，司五类，布山岳世及巢穴，日月贞明，驾龙以治。天下法五龙之迹，行无为之化，故夸五龙氏。世传长曰角龙木仙，次曰征龙火仙，三曰商龙金仙，四曰羽龙水仙，五曰宫龙土仙。五龙氏乘云登仙，而上郡肤施有五龙山，盖出治之所也。

话分两头，有循蜚纪二十二氏，继五龙氏而治，今列于左：

钜灵氏 句疆氏 谯明氏 涿光氏
钩陈氏 黄神氏 神氏 黎卢氏
天氏 鬼隗氏 弇兹氏、泰运氏
冉相氏 盖盈氏 大敦氏 灵阳氏
巫常氏 泰壹氏 空桑氏 神民氏
猗帝氏 次民氏

钜灵氏以治天下，一曰尸气皇，出于汾睢，与元气齐生，握大象持化，而与物相蔽；铍挥五丁之士，祛阴阳，返山川，神化大凝；居无恒处，而迹躔于蜀。继治有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钩陈氏、黄神氏、神氏、黎卢氏、天氏、鬼隗氏、弇兹氏、泰运氏，没而为河神，司水，出入有光；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灵阳氏，是为阳帝，出于长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巫常氏、泰壹氏，是为皇人，开图挺纪，执大同之制，调大鸿之气，正神明之位，盖范无形，尝无味，要会久视操法揽而长存者，厥后，神农氏开医于泰壹小子，而黄帝、老子受要法于泰壹元君，有兵法、阴阳元气、黄治杂子及泰壹之书。其书言黄帝游灵台，谒峨嵋，见天真皇人于玉堂，咨以三一之道，论水火绛霄宫大渊之事。后有空桑氏，一曰广桑，在兖州；神民氏，作都于神民之丘，盖使民神异业，精气通行，一曰神皇氏，驾六蜚鹿，而治天下三百岁；猗帝氏，次民氏继之而治。又因提纪有十三氏，继次民氏后而治世，亦列于左：

辰放氏 蜀山氏 逐隗氏 混沌氏
东尸氏 皇覃氏 启统氏 吉夷氏
几蘧氏 豨韦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庸成氏

辰放氏是为元皇，都于帝勃，驾六飞麟而从日月，上下天地与神合谋。古初之人，卉服蔽体，乃教民攀木茹皮，以御风霜，绞发鬘首，以去露雨，号曰

贤室——贤淑女子作为妻室。

不虚王——不辜负王的称号使命。

敷——繁荣。

飧(c n, 音餐)——吃饭。

僭(z n, 音赞)夺——篡夺。

媒妁(shuò, 音烁)——媒人。

鶉(chún, 音淳)居穀(kòu, 音扣)饮——形容像鶉鸟迁徙不定，无固定居处；像幼鸟般须待哺而食。穀，指待哺食的幼鸟。

旅行——众人共同出行。

类处——成群聚合一起居处。

五方——东、西、南、北、中。

衣皮之民。治天下二百五十年，传四世，有蜀山氏、豷隗氏、混沌氏，生而不杀，予而不夺，天下之人服其服而怀其德。当世时，阴阳相和，万世一息，蜚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盖执中涵和，除日无岁，无内而无外者也。混沌氏之治也，传七世有东尸氏、皇覃氏、启统氏、吉夷氏、几蘧氏、豨韦氏，继之有巢氏、燧人氏、庸成氏以治天下，教人民架屋、火食。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有巢氏教民架屋

却说有巢氏为诸侯，发政施仁，无日不以天下为念，而天下人民咸归之。见人民出入相友，况禽兽尚与人同宿共食者，有巢氏恐禽兽之性不常，民受其害，教民架木为巢，掘地力营。架木营室，暑夏则居之，以避炎热；掘地穴居，寒冬则住之，以避冽冷，又备避禽兽之不测。人民大悦。自是，安屠乐业。其时尚未知稼穡，而人民止食草木之实，又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后，而民自尔以安恬也。后有恶兽伤人，民皆相告，而避架木之所，得远其害，不致所伤。自此，颇知回避，民皆颂其德。

是时，民和物阜，远近沾其教化，人民稍知礼义。草木繁茂，教民芟除，架屋以蔽风雨。治天下五百九十年，传二世而崩。崩之日，天下之民多至，朝而哭，哀声震地，拥立燧人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五类——泛指各种生物。

铍（sh，音杀）——武器名，长矛。

厥——其，他的。

混混——混然不分貌。

濛濛——如细雨般初生貌。

大同——天下皆归太平盛世。

要法——关键的法度。

三一——三指天地人三才；一指太极，世界本原。

第八回 燧人氏结绳治政

却说燧人氏乃有巢氏之子，继父之国而治世。有四贤臣为佐：一曰明由，二曰必充，三曰成博，四曰陨丘。此四臣皆贤能，辅燧人氏以治其国，人民咸奔朝贺，燧人氏大喜。燧人氏一日设朝，群臣朝毕，分班侍立。燧人氏曰：“先君教民架木巢居，此万世不易之长法。吾但思今之民不得熟食，以此朝夕忧闷，何以处之？卿等有何良法？”群臣曰：“臣等愚昧，此必吾主教识之。”

燧人氏散朝，群臣皆退。燧人氏至夜仰观列宿，俯察五行，见星象猛醒曰：“噫！空中有火，丽木则明。虚空之火丽于木，而地上金、木、水、火、土俱载其中，岂可人间无得火乎！以金克木，必有火出。今吾教民用金钻木，是有火矣。有火，有水，而民不至腥臊生食也。”心中大悦。次日升朝，燧人氏召众臣而谕之曰：“寡人昨日朝退，一夜无寐，至仰观俯察列象五行，虚空有火明丽于木，汝等不明取火之法，故不得其火，而腥膻生食其物。寡人今以教民寻金钻木，必有火出，将火炙物，民得熟物以食，而不至食生物矣。”群臣顿首谢曰：“吾主聪明天纵，非臣等愚昧所知也。”于是，令布之天下，以传教万民。民皆大悦，依法钻之，果有火出。用金作锅，盛水以煮，下以火烧，食物煮熟，无腥膻之气，有香美之味。尝之甘甜，较之往日，大不相同。人民得此资生，一日三餐，自行自止，皆鼓舞大悦。

自此，天下而有火食，此燧人氏教民熟食之功也。但世事尚未有纪纲师表，法燧人氏教民作结绳之政，立传教之台。又教民日中为市与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民遂呼之为遂皇，传八世，治天下五百三十年。继起有庸成氏，一遵燧人氏之化，再继伏羲氏出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攀（qi n，音牵）——拔取。

施仁——施行仁政。

不常——变化无常。

营——居所。

冽（liè，音列）冷——寒冷。

稼穡（sè，音色）——指农业劳动。

安恬——安适恬淡。

物阜——物产丰饶。

芟（shān，音山）除——割除。

设朝——开朝，朝见大臣。

第九回 伏羲画卦定天下

却说太昊伏羲氏，其母乃燧人氏之女也，名诸英，住于华胥。一日闲嬉游入山中，见有一巨人足迹，羲母以脚履之，自觉意有所动。忽然虹光罩身，遂因而有娠。怀十六个月，生帝于成纪。长成三十有六岁，首若蛇形，身長三丈六尺，能仰观星象于天，俯察山川于地。人民感戴，推之为君。木居五行之首，以木德继天而王；风为姓，衣服、旌旄、旗节皆尚青色。建都于宛邱。帝居位，上合天心，下合人望，以共工氏为上相，柏皇氏为下相，朱襄氏、昊英氏常居左右；栗陆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吾氏居西，葛天氏居东，阴康氏居下。已上文武诸臣，各秉贤良，伏羲帝命分理字内庶务，而政大治。

帝教民作网罟，捕鱼虾以贍民用；又教民养六畜以充庖厨，備为牺牲，享神祇，万民欢悦。又称帝曰庖牺氏。

帝一日升殿，群臣拜舞已毕，两班侍立。帝曰：“人皇氏定男女匹配，不至淆乱，诚乃万世不易之法也，但要明其嫁娶，行其俪皮之礼，通媒妁，方可以重人伦大典。”群臣奏请曰：“何以为通媒的嫁娶之义？”帝曰：“通媒的者，凡欲娶人女，必先用一人作为媒，去女家说合，为之通媒的也。以女从夫曰嫁，取女为妻曰娶。欲定其亲，当先行俪皮之礼，以合配偶，方重人伦大典。卿等谓其何如？”群臣咸对曰：“圣哉，斯言也！”帝见奏大悦，即命晓谕天下人民。俱依此礼而行。群臣皆退不题。

却说中皇氏苍颉生四目，有睿德，能书，及长，登阳墟之山，涉元扈、洛水之汭。一日，有一鬻龟负一丹书前来，苍颉一见，拜而受之，袖入家中，朝夕读诵，遂能通天地之变化。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山川鸟迹龟文，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成，天雨粟，神鬼夜号。一日，太昊帝升殿，群臣侍立，帝问曰：“昨者上无雨粟，鬼神夜哭，此主何事？”苍颉出班奏曰：“臣至元扈、洛水之汭，忽见一龟从河而起，负有丹书。臣取回家开读，遂而悟得，创成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泣，不想惊动圣上，臣该万死！”帝闻奏大喜，问曰：“产此丹书何在？”苍颉奏曰：“臣带在此，正欲奏知我主，不意皇上下问，”言罢即于袖中取出丹书进上。帝于御案上展开，从头至尾一观玩，问曰：“卿得此丹书，悉解其中之意味否？”苍颉奏曰：“臣颇识之。”帝曰：“内中何谓？”颉曰：“内皆教人以书制六体文字之式。帝问曰：“何谓六体？”颉奏曰：“一曰象形。夫象形者，谓日月之类，以象日月形体而

列宿——众多星宿。

丽木——依附于木星。

金——金属。此指铁。

炙（zhì，音治）物——烤制食物。

天纵——天赋。

结绳——相传上古无文字时，人民遇大事则在绳上打结为纪。

传教之台——为师长传授所设之台。

市——市场。

遂——满足。

华胥——地名，相传在陕西兰田县。

履——脚踩。

有娠（sb n，音申）——怀孕。

感戴——感恩戴德。

为之也。二曰假借，谓令长之类，一字两用也。三曰指事，谓上下之类。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人各有其处，事得其宜，故以指事也。四曰会意，谓武信之类。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会合人意也。五曰转注，谓考老之类，建类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六曰谐声，谓形声者。如江河，皆以水为形，以工、可、为声也。他日，天下义礼必归于文字，文字必归于六书矣。”帝闻苍颉之奏，满心大喜曰：“卿可将此六书更加详解，朕着臣下抄写，传之教台，命布教天下，民得文字，如眼重明，此卿万世之功也。”苍颉并群臣皆顿首拜谢而散。苍颉即日增补六书，以代结绳之政。帝即敕命教台，抄录布于天下。人民得以识字，皆大欢喜，而天下文字自此始也。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龙马负河图洛书

却说太昊得苍颉丹书，发下教台抄传示天下，代去燧人氏结绳之政。

帝一日召群臣曰：“寡人赖卿等相辅，天下今稍清平。今削木为琴，面圆以法天，底平以象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象五行；长七尺二寸，按七十二候^灑；用丝绳为弦，弦二十有七条，命之曰离徽，上以通神明之覬，下以合天人之和；絙^一为三十六弦之瑟，与民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九。卿等以为可否？”群臣皆叩首曰：“臣等愚昧，愿我主教之！”帝即发式，命木匠用桐木削析，依式而造，颁赐天下。众臣皆退。天下士民领式咸法制度，各相传授，无不欢悦。天下琴瑟自此始。

帝一日升殿，群臣朝毕，忽午门外流传警报至，帝命宣入。俯伏山呼毕，帝问曰：“汝报何事？”报人曰：“臣居近孟津^二河边，河中忽然大涨，波浪滔天。水中有一巨兽，似龙非龙，似马非马，浪里飞腾，人民惊惧，一方弗宁，民故特来奏知。”帝闻奏，言曰：“此乃何物如此？”女媧氏奏曰：“似龙似马，皆吉兽也，又出于河中，必主有佳兆。我主宜排驾备香案前去同群臣观之，便见端的^三。”帝准奏，即命排驾，同众臣至河边。只见河中洪涛巨浪，波中一兽踏水如登平地，大体似马而身有鳞，高八九尺，有两翼，形类骆驼，背上负一朱箱，面上有四字，乃“河图洛书”。帝一见，命抬香案至前，亲自同群臣礼拜。帝祝曰：“朕治天下数百季矣，若朕有过，罪在朕躬，望龙神息其波浪，无害于民！”帝方祝罢，只见风恬浪静，龙马遂负箱直至河边。帝见之大喜曰：“蒙神顿息波浪之势，可负箱至岸。如内有益民之物，乞神点头三下，朕即取之；若是不然，端立勿动，朕不取也。”那龙马听帝言语，即连忙点头三下，帝心甚悦，即命女媧氏向前取之。女媧氏去河边取起负箱，那龙马复驰入河中，没而不见。霎时波浪平息，帝随于河边拜谢，命夫扛箱同众臣回朝。帝坐于殿上言曰：“朕蒙河神赐此丹箱，不知内有何物，今宜焚香叩首礼拜，同众臣开箱看是何物。”众臣曰：“我主之言是也。”即命安排香案。帝焚香叩首毕：众臣亦各礼拜，命女媧氏于当殿上拿开箱盖，帝同众臣取出视之，乃《河图》《洛书》，画成八卦，变为八八六十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内又教人作甲历。甲历者，始于甲子，终于癸亥，干支相配为十二宫辰，六甲周而天道之事备矣。岁以

人望——人心所向。

庶务——事务，国家的各种政务。

网罟（g，音古）——鱼网。

^灑足。

備（bèi，音备）——备有，准备下。

^一 古代祭祀用牲口，多为牛、羊、猪等。

^九 í，音旗）——神鬼。祇为地神。

俪（lì，音力）皮——成对的鹿皮，古代用作定婚礼物。

睿德——美德。

^二 ì，音锐）——两河会合处。

^三 ng，音灵）龟——通灵之龟，有神性的神龟。

奎星——即奎宿，二十八宿之一，星体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形。

詠（chàng，音唱）——唱的异体字。

重明——又见光明。

是纪，而月不能乱；日以是纪，而时不易；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数；四季以是纪，东、西、南、北而不惑。一年分十二月，一月分三十日。按日分十二时，一时分八刻，依《河》《洛》推算，则年、月、日、时定矣。

帝同群臣览毕，君臣皆大欢喜。群臣叩首奏曰：“前代三皇虽开世道，有恩于民，但世尚洪荒，而文明犹未开，颡蒙 犹未启，我主今得先天卦爻而兴教，实万世文明之主也。”帝曰：“卿等之言虽是，朕今不惜勤劳，将八卦变六十四卦，定东、南、西、北，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教民决嫌疑，定犹豫，便民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开物成务之学，天地秘造之机，朕为之泄尽可乎！”众臣闻帝言，各皆大喜，稽首奏曰：“今得我主不借勤劳，有费圣心，一至于此。自三皇以来，未有盛于我主之治而成万代之规模矣。”帝大悦，各赐筵宴而散。帝作成先天卦爻变法，颁行天下。后在位一千一百一十五年，寿一千一百五十岁而崩。伏羲氏之后有十五氏，女娲氏即位，十四氏为诸侯。

龙池——琴底部接近上方的孔眼。

八风——八方之风。

凤池——又称凤沼，琴底部下方的孔眼。

七十二候——古代计算节气的七十二物候，五日一候，一月六候，三候为一节气，一年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

第十一回 女媧兴兵诛共工

却说女媧氏，系女身，乃伏羲氏之妹，同母所生，生而神灵，面如傅粉，齿白唇红，身長二丈五尺，幼极聪慧，长佐兄正婚姻媒的嫁娶之礼，以重万民，是为神媒，帝爱而敬之。伏羲氏崩，群臣推女媧氏即位，号为女皇，建都于中皇之山。群臣朝贺毕，女皇赐筵宴而散。

却说共工氏名康回者，原为伏羲上相，后封为诸侯，镇守孟河。康回生得面如黑铁，发似朱砂，身長二丈六尺，遍身皆毛，自若朗星，深明天文，任智自神，得观《河》《洛》之数，自谓水德真君。乃以水纪官师，欲壅百川，隳高湮卑，洪水遍地，巨浪滔天，大兴兵马作乱，不来中皇朝帝，以害天下。都邑震惊，人皆鼠窜。女媧氏设朝，孟河邻境守臣告急，近侍奏知，女皇曰：“今康回造反，何人可以征之？”群臣奏曰：“共工氏得先君传授，深明卦爻，又兼神通广大，若往征之，必我主圣驾按临，方可殄灭。”女皇依群臣之奏，即命柏皇氏为左先锋，央皇氏为右先锋，大发精兵十万，御驾亲征，杀奔孟河而来。

孟河守卒飞报康回，康回听罢，连忙升帐，唤集左右牙将，点起人马，出城排下阵势。两阵对完，康回出马，头顶烂银盔，身披龙鳞甲，置上皂罗袍，腰束狮蛮带，手持大杆刀，坐下乌龙马。只见阵门开处，柏皇、央皇二马齐出。柏皇生得面如火枣，目似铜铃，身長二丈九尺，膊阔四围，手拈长枪，身骑赤马。央皇生得白面长髯，身高二丈八尺，手执开山大斧，金甲白马。指定康回齐声大骂曰：“矫诬上天，娱于湛乐，淫泆其身，不思先君之德，肉齿未冷，即行不义，残害生灵，是何道理？今日御驾亲征，天兵到此，汝逃何处？早早下马受缚，解见天子，免得目下倾生，勿得后悔不及！”康回大怒，答曰：“先君非我，安得有天下？汝等有眼无珠，不尊我为君，立一女子，岂不被天下人笑骂乎？”二将闻言，心中大怒，各持兵器杀来。康回忙以刀相迎。三将交锋，兵刃并举，一来一往，一上一下，那三匹马左右盘旋，那三员将团团厮杀，只见各各精神倍健。大战有五十余回合，康回诈败而走，二将不舍，一直追来。康回大喜，正中其计。立时念动真言咒语，一望孟津之水，四边滔天而来，势如奔马。女皇之兵不能站立，皆抛戈弃甲，大败逃走。柏皇、央皇忙来保驾望朝中而走。损去兵马大半，溺死者甚多。康回亦不迫赶，女皇于是得脱，漏夜还朝。

覘（yào，音要）——两人相对而视。

絙（gōng，音耕）——绷紧。

天真——天然性情。

发式——给予样式。

午门——帝王宫城的正门。

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县南。

端的——原委。

第十二回 祝融氏大战康回

却说女皇因亲征康回，人马大败回朝，次日升殿与群臣曰：“先君去世未久，康回不守乃职，反乱天下，孤昨兴兵征之，又致不胜，如今之计，何以处之？”央皇出班奏曰：“此非臣等兵力不敌也，康回深明卦交之变，神通广大，能涌水为助，臣等故有是败。”女皇曰：“似此奈何？”央皇曰：“我主放心！臣闻人皇之世有祝融氏者，人皇封为诸侯，歌谐神明以和人声，以火施化，号为赤帝，大有神通，身長三丈，面如琢玉，赤发朱须，自有兵马数万。我主可降敕旨一道，命往征之，得彼肯来，无不克胜。”女皇曰：“今居何处？”央皇曰：“现在南方，地名汾睢。”女皇听奏，遂命以央皇为使，赍旨星夜前往。

央皇领旨出朝，直至汾睢，令传报入府。祝融忙排香案，迎接敕旨入堂。宣读已毕，即与央皇相见。叙罢宾主之礼，设席款待，央皇曰：“因康回作乱，皇上伐之不胜，久仰足下威灵，皇上亲差下官特来相请。万乞足下以人民为念，幸早赐兴虎狼之兵以安主望，功莫大焉。”祝融曰：“某曾见康回铁面毛身，狂智自神，淫泆其身，久必为害。当彼之时，即欲奏帝除之，奈因太昊帝用之为上相，故未敢造次。今既作乱，某当与民除害。”央皇闻言，喜不自胜，告谢回朝。

祝融回府即令左右亲随手将传下号令，于教军场中拣选三万精壮人马，滔滔荡荡而来。传令于十字路口扎下，祝融入朝见帝，山呼毕，奏曰：“臣今奉圣旨领本部兵三万前征乱臣，托主上洪福，一鼓灭之，臣之愿也。”女皇大悦，设宴命群臣陪侍。女皇席间言曰：“康回无状逆迹，贤卿料尽知之。央皇保荐，量胜必矣！”祝融对曰：“康回窃取《易》数，自谓天下无敌。臣虽不才，此去定要成功！”君臣畅饮，席散而退。次日，祝融入朝谢宴，女皇慰劳之曰：“卿当用心征剿，孤决不负！他日铭之旂常，金石不磨也。”命赐战马一匹。祝融谢恩出朝，即时催动人马杀奔孟河而来。

却说康回自杀败女皇兵后，任选民间美女，朝夕淫泆不休，一日正与邹氏宴乐，忽闻城外喊杀连天，金鼓大振。小军报曰：“今有祝融兵至，在城外扎营，高声请战。乞主帅军令定夺！”康回听罢，大笑不止。邹氏问曰：“夫主闻报，何故发笑？”康回曰：“我笑祝融一匹夫不知世务，领兵而来，自送其死于我手乎？”夫人曰：“何以知之？”回曰：“我乃水德，今在北方，自得其势利，彼乃火星，离南至北，失其势利，可知自丧身哉？”夫人曰：“想祝融难逃君之洞察矣！”即点人马三万出城迎敌。

且说祝融领兵前来亦自思曰：“我乃南方火体，彼乃北方水体，彼料我离南来北，失其方位，彼必用水淹我。岂知我生于土，备下有土中芦木，烧

朕（zhèn，音振）躬——自己。朕，皇帝自称专语。躬，身体。

河图——关于《周易》一书来源的传说。《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

甲历——天干地支相配为六十甲子的计时法。

颛（zhuàn，音砖）蒙——未开化之民。

蓍（sh，音湿）——以蓍草占卜。

嫌疑——疑惑难明的事理。

犹豫——迟疑难决之事。

壅——阻塞。

隳（hu，音灰）高湮卑——摧塌高山埋没低洼处。

成土灰。彼若涌水，我掩芦灰，何愁不胜！”即暗分付后军：“各带芦灰土一袋，候康回败走，必涌水至，汝等放灰于地，以掩其水，然后杀进。”众军得令，各去备灰伺候。

却说康回排开阵势，出马大呼曰：“祝融何不答话？”祝融出马，欠身施礼曰：“康共工！汝为先君元臣，今封请侯，理该尊君爱民才是，何任智自神，淫泆其身，隳高湮卑，以害人民？幸皇君宽洪容汝，尚不思改过前非，仍敢抗拒天讨。皇君召某来伐问罪，若速投降，某奏皇君赦免前罪，若执迷不悟，身首异处，悔之晚矣！”康回亦施礼大笑曰：“汝乃先朝老臣，年亦迈矣，何不知分、识时势也？”祝融曰：“汝怀不仁，皇君召我擒汝，尚敢出兵对敌，汝不知分，不识时势，反言说我何也？”康回曰：“汝于马上静听吾言：汝在南方，至今不死者，乃得其位也。今领兵入我北境，欲取我胜，此万万不能之事！所以汝不知分，不识时势耳。女皇起倾国兵来，被我一阵杀他大败而归；量汝小国之师，欲为他人出力，恐不自保，不若请回本国，汝我免伤和气。不然，兵刃无情，那时决无生还之理！”祝融曰：“吾再三劝汝，人非贤圣，不能无过，足下改过，尊主命今，某为转奏，免动刀兵可否？”康回曰：“战得我过，即便投降。”祝融大喝曰：“小畜生，违天不仁，有何大能敢于阵前特顽，出此大言！”手拈长枪飞来直取，康回举刀交还，三军呐喊助威。二人大战四十回合，康回诈败，兜马而走，见祝融催兵赶到，心中大喜。口中念动真言，洪水滔天冲来。祝融见水一至，笑曰：“贼子不出老夫所料。”即令众军放土灰于地，水一见土，即结成堆块，不能作浪，顿息消平，催兵杀进。

康回见其法解，大怒，回马复战，被祝融卖个破绽，而康回一刀砍了个空，祝融趁势一枪刺中肩上。康回负痛丢刀，落荒而逃。祝融飞马迫来。康回料不能免，又带重伤，大吼一声，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天不满西北，地不足东南，遂死此处。祝融下马，枭了首级，捉其家属回朝。正是：

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

祝融入朝奏知前事，女皇大悦，设宴款待，大赏三军，封为诸侯，次日谢恩回国。不知后来如何，下回便见。

殄（tǐn，音舔）灭——消灭。

湛乐——享乐。

目下——形容转眼间，眼前一刹那。

倾生——丧生。

漏夜——连夜。古代以漏壶计时，故名。

第十三回 女媧氏炼石补天

女皇自灭共工氏之后，天下太平。一日升殿，召臣娥陵作笙簧以通殊风，制箎箎，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弦以抑其情；而乐乃和洽。娥陵承命。

使臣奏曰：“有不周山百姓前来进奏、皇上可容见否？”女皇传旨宣入。百姓至殿阶俯伏山呼毕，女皇问曰：“汝等不周山百姓有何说话？”百姓奏曰：“自祝将军征康回之后，彼处昼夜不分，只是黑暗，阴风凛冽，不似人世。百姓等取火寻路至此，望乞我皇上与百姓速作主张！”女皇曰：“朕即命排驾。”群臣扈从，令百姓引路，前往不周山审视，只见天昏地暗，冷风逼人，举火照之，西北方一洼，天缺有七八痕。女皇召祝融问其缘由，对曰：“前者，康回被臣战败，大怒，头触不周山，此山乃天中柱，被他触到，天遂缺陷。日月亦恶此天路崎岖，又兼冷风吹其光焰，所以不从此地经过，但循中央与南而行，故黑暗也。”女皇闻奏，命百姓且退，即命柏皇、央皇二臣于五方去寻青、黄、赤、白、黑五色石，杂七宝于中，入八卦炉内，用火炼七七四十九昼夜，火候已到。女媧氏元是天生神灵，识天文，达地理，明阴阳，念动真言，祷于上下神祇，将炼石怀袖，霎时间，云生足下，升在空中，遂将天缺随处补之，七昼夜补完全，复断大鳌足四个，立东、西、南、北四天柱，然后下来。群臣众民俯伏迎接。

女皇登座，群臣山呼毕，众百姓集阶下拜谢，复奏曰：“百姓等蒙我皇上神圣，今天已补完，得免凄风冷雨之苦。但此处僻居北方，常黝然昏黑，何以分昼夜，便耕种也？”女皇见奏，即宣巽二、丰隆二人至，命去召日月。巽二奏曰：“日月家在咸池，此去数万里，又兼东海大洋浩茫，难以往回。”女皇曰：“朕往年盖造有飞车，虚空奔腾，瞬息千里，赐汝前去。”丰隆奏曰：“巽二有车，臣亦当有车。彼以车，臣以足，恐难追及。迟误圣旨，臣之罪也。”女皇曰：“朕亦曾造有炮车，可与飞车并驰，今以赐卿。”二人谢恩领旨。早有车夫扶车在午门外等候，二人乘车而去。

一日到了咸池，见了日月，日月请二人入宫，分宾主坐定。命吴刚捧茶，饮毕，二人将祝融战共工来历及女皇召他之意一一说明，日月再三推辞。巽二曰：“圣上有旨，非某敢违，兄若不允，须到圣上面前分割，与某推托无用。今一召不往，二召又来，兄安能得高枕而卧乎？”日月见其说得有理，只得各装火轮同来。巽二私谓丰隆曰：“彼二人被我等逼迫而行，心实不喜，况且他火轮迅速，你我的车儿定是赶他不上，半路他二人逃走，那时何处去寻他？我们怎么回朝缴旨？面圣论劾，才力不及；罚罪，小则弃官，大则罢职。何以区处？”丰隆曰：“不如弃了此车，你帮日轮，我帮月轮。他二人纵有通天入地的本事，也没处用。”巽二掩口笑曰：“此计大妙！”即弃飞车于奇肱国，丰隆亦弃炮车于东海滨。二人遂帮日月火轮。寅时起身，酉时

孤——帝王自称。

赍(j,音基)旨——携带皇帝旨意。

虎狼之兵——勇猛善战之兵。

造次——鲁莽行事。

无状——行为邪僻。

逆迹——叛逆的行为。

旂常——旗名，是太常、旂的合称。古代君王用太常、诸侯用旂作为记功授勋的仪制。

即到行在。适值女皇朝退，传事官奏知，女皇传旨宣入后殿相见。近臣引四人拜舞山呼毕，女皇谓日月曰：“卿夫妻二人这几时为何不行西北方？致令彼处百姓不开云雾，莫睹青天，不分昼夜，昏暗何也？”日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世尊只限臣六时行尽，以照天下。臣尚突不黔，席不煖，何暇以往？况且天路崎岖，不异羊肠踞齿，日暮途穷，跋涉艰难。臣若绕道赴之，是自取罪过矣！”女皇曰：“朕今炼石已补完矣，一望坦平，可极便行走，卿其勉焉！”日复奏曰：“以皇上之神圣，有补天之大功，不劳人力揽扰，然终不知造化浑无迹象，若臣勉强而力行之，臣妇以顺为正，必由此途，三寸金莲，臣恐行百里者，半多九十。世尊断然不恕。是臣以小惠小忠开二罪也。”女皇初意决要他巡绕北行，见说个“三寸金莲”跋涉艰难，未免有些爱惜其类之意。正是俗云军助兵，盗助贼，蚤蚤助木虱。即曰：“朕生平不强人所不堪者，卿既量力而行，朕亦自有主意。”遂发日月回家执事，毋得迟悞。日月大喜，谢恩而出。正是回马不用鞭。不一二时，早到了咸池。

却说群臣奏曰：“皇上既不着日月经照此处，将何以处置？”女皇曰：“朕闻钟山有神名曰烛龙，常现火光以照幽隐，可令其居此，以安此方之民。即命祝融去宣来见朕。”祝融领旨直至钟山，见其神龙头蛇身，朝髯火眼。祝融自思：“好没来由，日月放他归去，却要此妖精鬼怪作何用处？”正在暗自思忖，忽见他摇身屈尾，火光弥天。祝融叹曰：“凡人不识神圣，真愚蒙也！圣上召汝来见，现在不周山被康回触倒，西北方一派幽暗之极，自是欲烛龙口衔火以照之，使下民作息有定。超十万劫，然后放汝归山，自符胡元正果。”烛龙承命而往，西北一派于是始分昼夜。

群臣复奏曰：“地维缺尚未补，皇上何以处分？”女皇曰：“东南地势略低，不妨留此缺为江为河，为淮为汉疏通水道，以入大海。西北一缺，须用力补之。”既至西北，见其黄浊水滚起，运抱土石塞之不止。女皇见势不能遏，教民凿河以流黄水，无至积聚，赈济百姓。于是西北之民得以安生。颂女娲之功德与天地共垂不朽矣！命排驾回朝。且听下回分解。

金石不磨——指在金石上刻字记功、永不忘却。

火星——星相为火。因古人以祝融为火神，故称。

天讨——天子的讨伐。

不知分——不识时务。

不周山——传说中山名。

第十四回 女皇大封列国侯

却说女皇自炼石补天之后，天下无事，思柏皇氏、央皇氏二臣多赞襄之功，皆封为诸侯。二臣上表辞谢不允，只得辞朝之国。

柏皇氏为诸侯，治世为而不有，应而不求，居于皇人之山，央皇氏为诸侯，中国大治。四方采访使奏闻，女皇大悦，赏赉加封。

又封大庭氏为诸侯，治其国，天上星辰增耀，山中风出异色，凡五只和鸣于上。都曲阜。故鲁有大庭氏之库存焉。奏闻女皇，女皇命使加封。

又封栗陆氏为诸侯，治其国，刚愎自用，朝夕与嫔妃宴乐，有荒国政。其臣东里子谏曰：“主上自治国政以来，不以国民为念，朝夕宴乐，今一国百姓嗷嗷，主上速宜改过自新，以免灾害！”栗陆氏曰：“孤乃一国之主，有何罪过？汝为臣子，敢辱其君！”怒令武士推出斩之。自此无有敢谏，任其自欲。天下诸侯闻栗陆氏杀谏臣东里子，各相起兵杀入曲阜。士民见主不仁，无一向前迎敌者。众诸侯之兵径杀至内殿，栗陆氏被柏皇侯杀死。众侯奏知女皇以灭其国。

又封骊连氏为诸侯，治政严明整肃；又封混沌氏为诸侯，其国太平，万民乐业。近臣奏闻，女皇屡加封赏。

又封赫胥侯为诸侯，爱民而重事。方是之时，人俱不知使用为作事业，行不知止，坐不知卧，皆鼓舞为游，含哺为嬉。三五成群，昼则出而共乐，夜则息而同眠，饥则相期而食，渴则相邀而饮。莫知作善作恶，无有烦恼之人。其国不劳而治。奏闻女皇，加封进爵。赫胥侯没之日，民咸嚎啕大哭。

又封尊卢氏为诸侯，治政居于彊台之阳，仰观天地，俯察万物，精明治法，革天下之故而新之，世用始平。其国中大治。奏闻女皇，赏赉甚厚。

又封吴英氏为诸侯治政，人民尚少，草木鸟兽烦多，人民多遭其害。吴英氏教民用兵器随身以杀鸟兽，民颇得安。女皇闻知，赏赐加封。

又封朱襄氏为诸侯治政。天下世用初定。忽一日，大降恒风，吹刮飘荡，草木生果皆落不实。朱襄氏不悦，问于群下，有臣土达奏曰：“今地中草木不实，诸果不生者，为恒风吹裂，地气不聚故也。”朱襄氏曰：“似此何以制之？”土达曰：“主公可效太昊帝作五弦之琴，应节引阴气而来，必定阴气降，草木自然无事矣。”朱襄氏闻奏，即令作五弦之琴，成，颁国中，人民习而弹之，果阴气降，群臣定。朱襄侯大喜，重赏土达。女皇闻之。遣使封赏。

又封葛天氏为诸侯治政，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臣贤民良。一日设朝，有三老者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于朝外。葛天侯命宣入，问之曰：“汝等此歌为何事而设？”三老叩首曰：“民等幸逢盛世，一国安康，故作《八阕歌》以庆太平。”侯曰：“何谓《八阕》？”老人奏曰：“一曰《载民》，

地维——神话传说中系地的绳子。

金镗（d ng，音登）——即金铙，乐器名，出兵作战时击打奏乐用。

扈（hù，音护）从——随从。

泝（g，音孤）——古水名。此指大水。

巽（xùn，音训）二——风神。

丰隆——云神。

吴刚——仙人名，相传其于月宫中种桂树。

分割——申诉。

二曰《元鸟》，三曰《草木遂》，四曰《奋木实》，五曰《谨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是谓广乐。此愚老等少颂此《八阙歌》，以酬我主盛治之德也。”葛天侯闻奏大悦，重赏三老而退，将《八阙》表奏女皇，女皇命使加封。

又封阴康氏为诸侯。其时，天上多雨，莘野之处，水渍不疏，阴凝阳闭，人郁于内，脉理滞下而多腿肿。阴康侯亲出教民通沟渠，以木排于地下，以和关节，以去湿气。于是，民赖得安。女皇闻知，封赏有加。

又封无怀氏为诸侯治政，以道存生，以德安形，民甘食而乐居，怀土而重生，形有动作，心无好恶，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传之曰无怀氏之民，而其国大治。女皇闻知，命使臣赍敕加封不题。

却说女娲氏自接伏羲氏为帝起，治天下八百年，寿九百岁而崩。其臣一十四氏，皆封各处地方以为诸侯，相辅王室，各皆传之子孙，共治天下一万零八百年。继之，炎帝神农氏出焉。今以十四氏次序列于后，以备参考。

共工氏 柏皇氏 央皇氏 大庭氏 栗陆氏 骊连氏
混沌氏 赫胥氏 尊卢氏 昊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阴康氏 无怀氏

第十五回 神农教民艺五谷

却说炎帝神农氏，乃少典君之子。少典娶于高辛氏之女名安登，生二子：长曰有年，次即炎帝。母感神龙而生帝于姜水，因以为姓。神农幼而灵异，长而齐圣渊懿，身长一丈九尺，牛首龙形，民间其贤，咸来归附。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代伏羲氏之后，益修厥德，建都陈城，迁都曲阜。坐于朝，文武百官朝贺拜舞毕，炎帝曰：“朕蒙卿等推戴为君以摄天下，朕才德不足以王，凡有可为，不惜勤劳，自当勉而为之。”众臣皆曰：“圣上继天立极，人民自安，无劳圣虑！”帝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朕每自思：自三皇以来，继之伏羲之世，俱思及民，朕何敢尸位受禄！今观人民，虽得匹配、居室，而饮食皆禽兽草木之实。此等之物，只可暂饱，岂能久食？若久食此数物，只恐木实不尽，禽兽有尽。食之一尽，则良无食不免饥饿而死矣。朕甚忧之。必得一久食止饥之物，卿等有何长策，明以教朕！”众臣奏曰：“圣主洞明阴阳，幽察鬼神，必知此事，臣等愚昧，不能通达，须得圣主教之。”帝曰：“诸臣且退，待朕再思而行之。”诸臣退出不题。

却说炎帝原纳莽氏名听谗为妻，其天性大贤。神农为帝，遂立听谗为后。帝退朝，入后宫，闷闷不悦。后问曰：“臣民推尊君主天下，此乃至极地位，今见夫君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是为何也？”帝曰：“贤卿有所不知：凡为君者，要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方为君职。今民有忧色，朕为万乘之君，岂可独乐哉！”后曰：“忧民何事？教妾知之。”帝曰：“民有大忧，民今不知，朕知其忧，为之虑也。”后曰：“君既先知，代其先备，则民无忧矣。”帝曰：“然今天下之民饥食禽兽木实，朕虑日后食尽而民不免饥饿死矣。思欲救之，未得良法，故此不悦。”后曰：“今天下草木之实，民既采而食之，我主可亲临其地，有食而难化者，即收而种之。若一年出一次或二次，命即收种而藏之，以为一年之计，岂不长久哉！”帝闻此言，踊跃大喜曰：“贤卿之言，金石之论。”

帝寝不安寐，次日黎明早朝升殿，文武两班齐列，朝贺毕，帝曰：“昨者，朕思如何得民有长久之法，寻思一时无计，入见朕后，其见甚明。草木之实，朕欲亲至民间采食之处看其如何，然后收藏之。”群臣叩首而出，各列两旁扈从，帝命排驾，文武百官随驾而行。离城有五里之遥时悠游原野，见小民于草中采食，帝召之而问曰：“汝等所采草实，来年可更有否？”民奏曰：“此几种草实，今年采食一次，来年生者，乃是此草实失落于地，来年复出成草，草上又结实。如此一年一次，止此六七种，俱可充饥。今小民等一日食三餐而腹自饱。”帝命取来观看，其实皆黄壳，内白粒或赤粒者，又有软壳者，又有极细尖角者。帝一一观毕，问众民曰：“汝等取去，何以食之？”众民奏曰：“舂去其壳，煮而食之，可以止饥。”帝又问曰：“树木上有结实者，汝等亦采去，此作何用？”众民又奏曰：“树木之实不能止饥，只可与小儿作点心而已。”帝闻民奏大喜曰：“此数种既可食而养人，朕为之取名曰五谷。夫五谷者，黍、稷、麻、麦、豆也。朕今教汝等，今天收此种，待明年季春之时种于地中，待其出苗，移栽于淫湿之地，用粪以滋

奇肱（gōng，音公）国——传说中国名。

突不黔（qián，音钱）——烟囱尚未变黑，形容时间短暂

踞齿——即锯齿，形容路途崎岖貌。

之，比往年不移不滋者，定然多结实矣。汝等依朕之言，自今行之，趁时而作，勿致一年失望。”众民皆叩首拜谢去种。命排驾回朝，分遣使臣领旨颁行各处诸侯，令民皆依此法而种。使命领旨告知四方。

天下人民得旨，各各遵依。至次年季春下种，移栽淫湿地，用粪滋浇。其种出秧，移栽湿地滋浇粪者；一草百粒；不移不滋者，一草一粒，见分彼此。民得足食，万姓欢悦。年年依此法，路傍皆是五谷。争贡神农帝，帝俱厚行赏赐不题。

一日，帝出畋猎，见民栽插辛苦，汗流如雨滴，发叹曰：“盘中之餐，粒粒皆从辛苦得来！”即召民向前教之曰：“尔等可断木为耜，揉木为耒，则尔等不致受此辛苦矣。”农民叩谢，即时回家造之。次后使用，果行其便。帝亦颁示天下，皆依式造用，民大欢悦。此神农帝传万世第一功也。后贤聂夷中读史至此，有诗曰：

锄禾日当午，汗流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蚤（wén，音蚊）蚤——蚊子跳蚤。

戟髯（r n，音染）——横陈如戟状的胡须。

劫——劫难。

第十六回 亲尝百草疗民疾

却说神农氏既教百姓耕种，益利于民，民心大悦。一日，帝同百官出猎，见百姓面皆黄肿，有风湿之病。帝心不安，甚怜之，回朝升殿，群臣侍立，帝曰：“朕出巡四郊，见民脸有黄色，身似浮肿，必有疾病，或虚者、实者、寒者、热者，或寒热相半者，朕想非药不治。须遍采天下异草，朕亲尝之，若性寒者，汇治热病；性热者，汇治寒病；其体虚者用补药，实者用清药。如此，民不至于夭死也。”群臣听罢，皆再拜而奏曰：“我主天恩施及人民，无有疾病之苦，虽三皇至今未有如是者，圣上莫大之功，万世感戴矣！”帝大悦，传旨晓谕天下：凡地中所出各色草木，俱要连根收取解至京都。群臣皆散朝而出。

使臣领旨往各镇诸侯处，众诸侯接旨，传与守土官员，着乡民取采草木叶根前来交纳。不一载，众诸侯各将天下草木叶根枝皮俱取齐解入京都。炎帝设朝，群臣山呼礼毕，传事官奏曰：“启上我主！今有各处诸侯解到药草，见在朝门外候旨。”帝命宣入。各解官呈上草木等药，或有百样者，或有五七十样者，或内有相同者，帝于龙书案上一一观看，大悦。命内使扛入后宫，厚赏解官而回。

朝散，百官退出，帝入后宫。莽氏接驾礼毕，后曰：“主上退朝何晏？”帝曰：“朕前出巡荒郊，因见民人黄肿有病，非热即寒，非虚即实，故此生疾。朕思地中草木根叶必有冷热温凉之性，朕遣使命天下诸侯，凡有草木枝实，俱解入朝。昨各处皆进至矣，今令扛入后宫。朕必亲自尝之，贤卿无离朕旁。倘遇有毒之药，以便制解。”后领诺。帝命排香花灯烛，拜告天地。祈祷已毕，坐于蟠龙御座之上，即命左右近侍将各处进来之药一一拣视。同者，去之；不同者，皆亲尝之。但见其先试尝甘草，味甘平无毒，善能解诸药毒，药中最良者，故首载之《本草》。次嚼乌梅，遽齿酸而津液生。才及皂角，入鼻嚏以气通，啮花椒而气开；啖辣芥则涕泪，滋阴胶知疽发所在，硝未救脑痛欲亡，龟尿解毒，鼠骨生牙，血投藕而不凝，漆得蟹而自散，龙髓可熬桂作水，蟾膏乃软如泥。若此之类，不可枚举。一日遇毒药十二味，神而化之。命后将此补泻温凉寒热等药各放一处，帝辨其君臣佐使之义。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

帝百药尝完，一日升殿。群臣朝毕。帝曰：“朕今将诸草本果叶根皮，俱亲尝过，皆识某药治某病，补泻、温凉、寒热、冷燥，无有不别分为君臣佐使之用，以疗民疾。作有方书可法，颁布天下，使万民永不受其病苦矣。又令民用山水为饮，水不可饮者，朕亦为之辨别。凡泉水非自出者，深渊之处、久滞不干、污浊毒聚之水，切不可饮。人若饮之，不死即病。惟开地深丈余，自然水出，名曰泉水，清而且甜，方可饮之，则疾病不生矣。”群臣奏曰：“自三皇继立，民物虽夥，代有制作，如茹草木之实，食禽兽之肉，自若也：自我主初得天下，即兴救民之心，忧民之食，闵民之病，断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树艺五谷，躬亲畎亩，耕种收藏，农事有赖矣。又见天时寒

赞襄——辅佐。

赏赉（lài，音赖）——赏赐。

嗷嗷——哀号声，嗷嗷待哺，形容饥饿状。

鼓舞——合乐起舞。

含哺——含饭。

燠，民常患之，我主亲尝药味，察寒温平热之四等，辨君臣相佐之二区。一日之间遇十二毒，幸天化之，不受残害。乃作《方书》，以兴医道，民有疾病，皆蒙圣惠。复穿地为泉，不致毒水之染，恩垂万世，赖无穷功德矣！”帝闻奏大悦，重赏群臣而散。

自炎帝治世以来，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力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利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天时人事，可称圣世。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强（qiàng，音呛）台——山名，即青海西倾山。
世用——世事。

第十七回精卫公主访神仙

却说神农帝所生一女，名曰精卫公主，以其喜服黄精也。年一十五岁，生得面如傅粉，眉似远山，椒眼朱唇，螭首蜂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尚未曾招驸马。一日暮春之时，心无聊赖，唤侍女同往御花园游玩，见蜂蝶眷恋花心。忽所采花心被风吹落一瓣，蜂蝶即弃，复采他花心，公主发叹谓侍女曰：“人生在世上，岂能颜不改？你看那花盛开时，蜂蝶前来恣采，稍损一叶，遂去此而恋彼耳。正是：相思时作浣花女，重到谁为载酒人？那得长生不老之术这游世外耶！徘徊久之，不觉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只见芳气袭人，隐隐有车声从空中来，渐渐近前，乃一女子，年可二十许，形容体态，不减公主。旁有丫鬟二人，身着青衣，手执异草数茎，随与公主施礼分坐毕，谓公主曰：“吾乃西王母是也，适从东海来，欲归西昆去，闻公主有出尘之想，故特至此，为汝洗濯凡心。”公主曰：“闺中少女，敢劳仙母遥临？但不知仙在于何处，仙景与中国何如，乞一明示！”王母曰：“中国名赤县神州。中州之外，如赤县神州者有九，环居四方；仙人常在东西二方，南北无之；东方多在海中，西方多在山顶。”公主曰：“请问东方之景！”王母曰：“东海中有五山：一名岱舆，二名员峤，三名方壶，四名方丈，五名瀛州，皆仙人所居。但岱舆、员峤、方壶、方丈奇景少，奇景多在蓬莱、瀛州二处，去中国数十万里，所居皆金宫、玉殿、紫阁、瑶台，花木常如二三月；人但长生不死。”公主曰：“请问蓬莱景致！”王母曰：“蓬莱有久视山，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有金色，复生金茎花如蝶，人皆带之。故彼处人云：‘不带金茎花，不得到仙家。’”公主曰：“请问瀛州景致！”王母曰：“瀛州有聚窟山，山生十样草，皆名还魂草。人既死后，取而服之即苏。一名震檀，十种中之最上者。又有玉膏山，出泉如酒，饮之返老还童。”公主曰：“请问西方之景！”王母曰：“西昆之山有六，皆在昆仑之顶：一曰玄圃，二曰积石瑶房，三曰阆风台，四曰华盖，五曰大柱，六曰承渊，皆琼楼玉宇。我所居处，即承渊山也。”公主曰：“二女手中所执何草？”王母曰：“早从瀛州归，小婢折来为嬉。一种即震檀，一种影木也——日中视之，一叶百影。汝欲之，即以惠汝。”公主曰：“今往东海，如何可到？”王母曰：“须造凌风舸，自东莱下海，不旬日可达。必要坚意向道，始可到彼岸也。稍一不坚，怪涛溺水，随处横生。”言讫，王母辞去。公主大喜，心勃勃就寝。

次早起来，禀知父母，欲往东海访仙游览胜景，或一二月即便回来。帝曰：“我日前亲尝百草，见茯苓大有补益，用水洗去黑皮，捣末浸酒，封固百日，日服七寸，久服不断，一年易髓，二年换骨，三年肠化为箸，额有夜

恒风——连续不断的大风。

渊懿——修养深厚貌。

摄——登帝位治理天下。

尸位——徒有职位不做事。

畋（tián，音田）猎——打猎。

耜（sì，音似）——古代农具名，形状如今日的耩。

耒（lǐ，音垒）——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像木叉。

夭死——早死。

龙书案——皇帝专用御桌。

光，玉女来侍，亦可成仙。何必往蓬莱、瀛州而后快耶！况仙凡异路，且隔海数万里，以一女子轻弱之身蹈不测之险，倘有长短，叫父母泪洒何地？”公主固执要行，后曰：“汝父亦有仙气，医尽了半死半活的人，所言岂不合理？汝勿执拗！”公主见父母俱不允其去，啼哭滚倒在地，父母再三劝解，并不回心，只坚要去。“帝虽神圣，不离人情，未免有些姑息幼女之念，扶起谓之曰：“吾今令人造船送汝去，须一二月，作速回来，毋牵父母倚闾望也！”公主闻言，回悲作喜，收泪谢曰：“父皇成儿此去，果若成仙，即来超度父母。”帝发帑银二千两，差官往东莱拣选木料，兴工造船。遂拔壮兵二千，护送公主上船下海。

公主辞别帝后而行。一路上，左右侍从宫娥各执彩仗导引，逢府支粮，过县添夫，不则一日，早到东莱。

却说公主自幼不高襁褓，未尝眼见一美男子，一旦出宫闱，到处百姓都来观看。公主见一少年，仪容绝世，丰采俊雅，不觉动了尘念。正是：仙树有花忙问种，异香闻气不知名。令侍女召他前来，询其年庚、姓名、籍贯，以玉钗二股赐之，曰：“待我成仙回来，禀白父王，招汝作驸马。”此时虽不野合，超出桑中万万，而道心稍移，终久半途而废。不想东王公往西昆探西王母，正好回来，云头听见此语，急归蓬莱，遣使速召东海龙王，分付曰：“今有精卫公主特来求仙，何意凡心不净，道遇美男，遂炽求婚之想。初尚如此，倘到蓬莱、瀛州，此间玉色仙童不可指数，彼且将为鹑奔之所矣。再得不老不死之方，仙规帝敕徒供一女玩弄，是尤物也。饶彼船到发鸠，你可大兴波涛，覆溺其舟。”龙王领命而去。正是：莫道阴阳无报应，举头三尺有神明。

时公主同数十侍女坐船舱之内，各船皆护卫官军。舟发东莱，舟人方谓：“此处多危矶暗石，舟又巨大，或恐难行！”不觉一二日，过了劳山、成山、黑水洋、蓬头雪浪等处，喜危矶暗石一无所得。正是“福兮祸所伏”。使出港之时到处险阻，彼且何由得到大洋，以致覆溺之祸？事该如此。公主见舟出大洋，心里自思：此去到蓬莱、瀛洲，先取玉酒、震檀等件，然后拜访仙童，逍遥二处，一年半载回家，多带长生不老之药，分赐所见少年；夫妇俱仙，玉颜不减，岂非大快事哉！五六日，舟近发鸠山，陡然飓风大作，波浪如山，须臾舟覆，溺于万丈深潭。那龙王见一个娇貌女子，即连忙救护：拉入龙宫水晶殿，求其配偶。公主感他救护，思欲报德，见其面蓝如鬼，白光如炬：髯若棘刺，肉若粗沙，回想东莱少年，忽忽如有所失，欲死不舍，欲回不能，怨气感充，遂化成小鸟，衔南山木石填塞东海，至今尚然，人因呼曰精卫。

却说帝后见女去久不归，差官往东莱寻讨，那有音信？后传公主被溺发鸠山，差官回奏，帝后涕泗懊恨而已。后人读史至此，嗟其女子定力不渝，有诗为证：

方书——记载药性药理的医书。

夥(h o, 音伙)——多貌。

畎(qu n, 音犬)亩——田地，田间。

寒燠(yù, 音预)——寒热。

端慝(què 音确)——端正诚实。

黄精——草名，又名黄芝，野生姜。道家认为其得坤土之精粹，久服可以延年益寿。

趋避洞华自古然，玉颜独肯问神仙。
孤身万里凌沧海。丝发双亲付碧天。
旷野有盟操不褻，深涛尤许力为填。
世间多少奇男子，争向枝头说杜鹃。
但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百姓争杀夙沙氏

却说炎帝一日升殿，两班文武朝贺，山呼礼毕，群臣奏曰：“今有北方诸侯夙沙氏叛乱，贪财好色，远忠近佞；重敛百姓，擅动杀伐，有臣箕文谏而杀之，行此不仁。奏请我主，兴兵征之。”帝曰：“非夙沙氏不仁，皆朕不修厥德，故有夙沙氏叛乱，朕当益修厥德，则夙沙氏反邪皈正矣。”不肯动兵。众臣退出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夙沙氏之民自相言曰：“今圣君又不忍兴兵，而夙沙氏叛乱猖獗益甚，则我等父母妻子皆不可保。为今之计，到不如众人会议妥当，约至八月十五日，同至朝中，除此残暴，我等免得反遭涂炭。”众民大喜，各各回家预备器械，至期举事。夙沙氏不知，仍旧虐民。百姓鼓噪杀入，放火烧宫。夙沙氏自出迎敌，众民齐心，乱枪戳来，登时杀死，将首级入都见帝奏曰：“自圣君治天下，无不施恩于民，民受其赐，颂德沾化。不想民等命乖，遭逢国君不仁，不听臣谏，反杀谏臣箕文，臣等恐动圣上之兵，百姓同心，以杀夙沙侯，来归其地。今入朝请罪。”帝曰：“主既不仁，民何不安？既杀谏臣，汝等岂有不遭其害者？此非汝等之罪，乃一国民之功也。”言罢，厚赏众民，遣归本国。随颁赦书，大赦天下，民皆大悦。

自此，炎帝以德服民，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于是，宇内奠安，天下太平。帝南巡狩，崩于长沙之茶乡。在位一百四十年，寿一百八十一岁，历八世，至榆罔帝而亡。神农既崩，天下百姓嚎啕恸哭。今人受五谷食者，帝之力也。

螭（qín，音秦）首——小巧俊秀的额头。螭，古书中一种像蝉的昆虫。

恣采——随意采蜜。

红轮——代指太阳。

玉兔——代指月亮。

出尘——出世，超脱世俗。

苏——复活。

旬日——十日。

第十九回七帝继传承天下

却说炎帝既崩，群臣奉太子名临魁即位。临魁系皇后莽氏所生，享太平天下，在位八十年而崩；传子名曰承为帝，在位六十年而崩；传子名曰明为帝，在位四十九年而崩；传子名曰宜为帝，在位四十五年而崩；传子名曰来为帝，在位四十八年而崩，传子名曰里为帝，在位四十三年而崩。帝里生子名节莖，莖生子名克及戏，节父子三人皆不在帝位。克生子名榆罔，乃帝里之曾孙也，即帝位，迁于空桑，为政专求急务，乘人而斗其捷，法多酷民，群臣怨望，诸侯携贰，多有不归。

却说蚩尤，乃炎帝之裔，自小喜兵书，好争战，及长，作刀、戟、弓、弩，荒纵无度，日肆其恶，兴兵作乱，登九淖，出洋水，杀至空桑。榆罔帝一日设朝，两班文武山呼毕，使臣奏曰：“今有涿鹿姜蚩尤作反以乱天下，兼并诸侯，无人敢与争锋，今已杀至空桑，声言欲夺我主天下。人民惊惶，望我主早作良图，发兵迎之，以解朝野之忧！”帝闻奏大惊，忙问群臣曰：“蚩尤不遵王化，妄自猖狂，今兵至此，卿等谁去迎敌？”连问三声，无人可应。忽右班部中闪出一人跪下，帝视之，乃少颡也，见居左卫将军之职，奏曰：“文武诸臣皆知我主为政专求急务，乘人而斗其捷，今皆不肯用命出力。”帝曰：“为今之计，然则若何？”少颡曰：“臣愿舍微躯，领兵出敌，以报陛下！”帝大喜：“即发兵三万，命少颡出城迎敌。蚩尤退兵之后，大加封赏，赠酒三杯。”少颡谢恩，文武朝散。

次日黎明，少颡领兵出城扎营，排开阵势。怎见得：

头戴一顶凤翅紫金盔，身穿一领花锦绛红袍，身长一丈八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

手提一口大刀，骑坐一匹青鬃千里追风马。

跨出阵前，大骂：“背逆之贼何在？”蚩尤即出马，怎生打扮：

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百花战袍，手持方天戟，身长二丈，浓眉浊眼，巨口刚须，坐

下乌龙马。

立于阵前应曰：“姜某在此，来者何人？”少颡曰：“吾乃帝前左卫大将军少颡便是。”蚩尤曰：“彼为君，汝亦臣；我为君，汝亦臣。今榆罔不德，人民怨恨，故某举兵以伐无道，汝何助恶阻吾？”少颡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有定位，汝何不守乃职？妄自尊大，杀害生灵，起兵造反，是何道理？”蚩尤笑曰：“正为你朝堂君不君、臣不臣，民心不安，某故兴兵与民除害。何言我不臣耶？汝若知命，及早退去，自守其职，唤榆罔来！我杀性起，玉石不分矣！”少颡大怒曰：“狂贼，焉敢阵前摇唇鼓舌！”舞动大杆刀，分头劈来。蚩尤亦怒，举方天戟赴面交还。两家这一场厮杀，两匹马，八只蹄，荡起一缕征尘，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刀来戟架，戟去刀迎，约战六十回合，不分胜负。蚩尤暗自施法，大雾迷漫，涌出洋水，少颡兵那分东西南北？四散奔走。少颡迁入城中，坚闭不出。蚩尤督兵围得水泄不通。

少颡入见帝，言战败事：“今围城攻打甚急！”帝大惊失色，谓之曰：

坚意——坚定的信念。

间——里门。

帑（tǎng，音淌）银——库银。

野合——不合礼仪的婚姻，指男女自由结合。

桑中——《诗经》篇名，写男女幽会，喻私奔幽会。

炽（chì，音赤）——燃起，生出。

“似此怎生奈何？”少颢奏曰：“蚩尤勇冠三军，况其有妖术，难以制之。臣料蚩尤来此，涿鹿空虚，不如今夜杀出城去，奔涿鹿以避之，再作区处。”帝依奏暗传号令，三更时分，少颢保驾，撇下宫眷，从西门杀出，亡奔涿鹿逃走。蚩尤追之不及，杀入朝堂，走马登殿，大赏三军，整兵复来涿鹿不题。

鸨奔——《诗经·邶风》有《鸨之奔奔》篇，此指私奔。

第二十回 轩辕救驾灭蚩尤

却说榆罔帝同定少顛，那顾得昼夜辛苦，尽力闯入涿鹿，立足未稳，蚩尤赶到。是时，榆罔不德而世道衰，诸侯自相征伐，榆罔又自侵陵诸侯，诸侯益叛之，天下大乱，榆罔不能制。蚩尤坐位起兵追至涿鹿，受困日久。时有轩辕闻知，统兵三万，自来涿鹿救驾，正遇蚩尤与榆罔、少顛兵大战，榆罔兵大败，走避空桑之野。轩辕当先杀出，手拈长枪，大喝蚩尤，曰：“匹夫不得无理，帝虽不德，汝为臣子，安可纵欲乱天下耶？”蚩尤不答，持戟便刺，轩辕用枪隔开。这一场大战，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两匹马滴溜儿旋绕，各各抖擞神威，那肯一点放开！二人战有两个时辰，三军看得目瞪口呆，怎见得？有诗为证：

马打交头过，将军展臂开。

圆睁怪目眼，各自看兵来。

轩辕那条神枪，端的神出鬼没，蚩尤拼死力敌有一百回合，骨软筋麻，大败落荒而走。轩辕不舍，随后迫来。蚩尤即于马上作法，云雾漫天，轩辕之兵对面不能见人。蚩尤翻身催兵杀回，追兵被雾遮迷，心慌手乱，各自逃生。轩辕鸣金收军，折此一阵，安下营寨。自思曰：“蚩尤战我不过，擒之甚易，谁料此贼能作大雾，以迷我兵？想蚩尤猖狂，只靠此术，今且勿与战，待我作一指南车，以定东、西、南、北，我兵不被迷，此贼可擒矣。”分付众将士紧守寨门，不可出战，颁式教军中造指南车八乘。军士依式造完。轩辕传下号令：军士皆穿黄衣，打黄旛，遇雾一起，即将指南车在前望南杀去，无有不胜。众军得令，准备交战。

却说蚩尤自恃兴雾之术，披挂索战，于阵前大叫曰：“败兵之将，不思退去，敢来再战么？”轩辕出马笑曰：“昨日若无大雾，汝已为刀下鬼矣，今日与汝决一死战，休得罢兵！”蚩尤曰：“我不罢兵，汝莫要走。”言罢，二马相交，兵刀并举，战三十回合，蚩尤败走。轩辕即令将指南车推向前，随后奋力追赶。蚩尤马上作法，大雾四起，后人有诗一首，单道浅术不能济大事云：

百万军前剑戟寒，如何薄技保全安。

山河未得收为一，将帅宁须巧设端。

咫尺风霾 贪不辨，纵横天地失迷宽。

千秋掩史纤筹策，惟有纯臣德最难。

却说轩辕见雾一起，催动人马将指南车望南杀进。蚩尤回身杀转，见追兵不退，心下惊慌，所恃者雾，今已破解，只得大战。轩辕手起宝枪，刺入胸堂，负疼弃兵而逃，遂死于中翼涿鹿。轩辕紧取蚩尤首级，号今天下。

却说榆罔为帝不改前非，仍是不仁，轩辕闻知叹曰：“此民之不幸也！”上表正其不仁，榆罔不听。轩辕兴兵至空桑，榆罔自督兵出迎，少顛遥谓轩辕曰：“汝杀蚩尤有功于朝廷，不待封赏，今妄自兴兵至此力何？”轩辕曰：“主君有德，兆民 赖之；主君不仁，万民涂炭。今汝为臣，不能致君布德，

佞（nìng，音泞）——邪曲之人。

重斂——沉重的赋税。

涂炭——灾难深重。

交趾——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

幽都——指北方极远之地。

反助恶害政，尚敢阵前饶舌？快请君上见吾，以正其过！”少顛曰：“汝乃臣下，敢诬主上！”举刀望轩辕劈来，轩辕持枪忙迎。战二十回合，少顛败走，轩辕赶来。少顛同榆罔奔阪泉之野，少顛被轩辕一枪刺死，榆罔亦自刎而亡。轩辕具棺，遂葬于阪泉。榆罔在位五十五年，自炎帝八世，共五百二十年。

是时，众诸侯咸知轩辕斩蚩尤，正榆罔，天下无主，皆推立代神农氏为万民之主，是为轩辕黄帝，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便见。

第二十一回 轩辕氏即黄帝位

却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母名曰附宝，乃炎帝之裔，帝里女孙也。一日，出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有孕，怀二十有四月，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帝曰轩辕。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习用干戈，以土德王，色尚黄，诸侯咸推为天子，故曰黄帝。都涿鹿，有云瑞，即以云纪官。又见土德之祥，而出黄龙上螾，帝大喜，修德治兵，艺五谷，抚万民，度四方，始立制度，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制旌麾，立阵法，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路。然未尝宁居其土。天下诸侯闻知，各皆畏服。东至海滨，西至崆峒，南至江浚，北至熏鬻，会诸侯于釜山。帝虽都涿鹿，迁徙无常。以兵环绕为营卫，法井田之制，开方有九，外八八六十四，分八方相守，小者为营，大者为卫，隅角相联，曲折相对。帝居于中，名曰握奇之阵。

一夜，睡至三更，梦见大风将天下尘垢皆吹去。又梦一人手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醒寤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次日升殿，以梦白群臣，群臣皆不识其意。帝曰：“卿等且退，此梦决然不妄。明日朕同卿等出猎以访贤能，看其果否，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三危——山名，其地理位置众说不一，大致在甘肃一带。

空桑——地名，河南开封有空桑城。

急务——峻急严苛的统治方式。

携贰——怀有二心。

良图——正确的谋略、打算。

王化——帝王的感化。

乘人而斗其捷——指趁属下诸侯互相争伐时出兵侵陵以取胜。

涿鹿——地名，在今河北涿鹿一带。

黄旛（f n，音翻）——黄色旗子。旛，长幅下垂的旗。

第二十二回 帝用六相治天下

却说风后者，山西解州人也，生于海隅之地，务农自耕，精于《易》数，明于天道，甘贫，隐逸为乐。一日，至田中耕锄，见天日晴和，乃唱歌曰：

上天圆圆，下地方方。

生逢斯世，得遇明王。

歌罢又耕。帝车驾人马至近，风后不顾，只躬身锄地。帝观之良久，自思曰：“其人虽一耕夫，堂堂仪表，必有可取。”即命近臣去问何处人氏。近臣领命问之，风后对曰：“君臣别途，各安其事，何劳问焉！”近臣以风后之言回奏，帝叹曰：“此乃贤者，非农夫也！”遂下辇步行至田畔。风后见帝步行前来，忙弃其锄，俯伏于田中，口称万岁。帝扶起问曰：“贤士何隐于此，不出代天行道？请问贤士高姓大名？”风后奏曰：“臣姓风名后，才疏学浅，不堪世用，惟躬耕而已。”帝闻奏大悦，命随驾入朝，以扶社稷。风后不辞，领旨同行。正行之间，只见大泽旁一樵夫，在山林中四顾而行，帝视良久，见其人威风凛凛，志气昂昂。帝命住辇，即步入林中，上前问曰：“贤士，何人在此闲游，不出辅国安民？”力牧俯伏奏曰：“臣驾钝之材，不足用世，故避于此。”帝曰：“愿闻贤士姓名！”力牧奏曰：“臣姓力，名牧。”帝闻奏大悦。顾谓群臣曰：“卿等今日方信梦不虚矣。”遂扶起，命随驾回朝。

次日升殿，文武朝贺毕，帝命宣风后、力牧入朝。二人山呼拜舞于阶下。帝曰：“朕今得二卿，乃上天梦应所赐，如左右手矣。”即封风后为上相，封力牧为上将，以为左右辅弼之臣。原有太常察乎地利，封为稟官；苍龙辨乎东方，封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封为司徒；太鸿辨乎西方，封司马；后土辨乎北方，封为李师。力牧乃为武职，不在内，风后在内，为六相。

帝自得六相以来，国家大治，天下太平。一日，大宴群臣而散，退宿宫中，夜至三更，忽得一梦，梦见二龙于江中蜿蜒，挺白图以授帝。帝觉，自思曰：“前梦既应，后梦不虚。龙，水中之物，必有奇异。”遂斋戒沐浴，早朝升殿，将梦龙事与群臣言之。天姥出班奏曰：“陛下试往河边视之，天其授帝图乎？”帝允奏，即命排驾往河边。至翠妫川，只见一大鱼溯流而来。帝谓天姥曰：“子见河中物乎？”天姥曰：“正应梦也。”帝命排香案，亲拜告祝曰：“朕幸得六相，今辅佐分理天下，人民稍安。昨夜蒙神复赐朕梦，谨具香花灯烛祈祷吉凶。如凶，朕自当之；如吉，普施天下黎民！”祝罢，那大鱼溯流而上，背负白图箱兰叶龟文，近岸踊跃授帝。帝知祥瑞，拜而授之，其鱼翻游而去。帝又望河拜谢。舒展视之，名曰《图篆》。命侍臣捧定其箱，排驾回朝。

至次日升殿，群臣朝毕，帝语群臣曰：“昔闻伏羲帝始受《河图》，得其五要，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今朕得者亦名《河图》，内与前《河

索战——求战。

风霾（mí，音埋）——风沙刮得天地昏暗貌。

胸堂——即胸膛。

兆民——指万民，极言人民人数之多。

阪泉——地名，其地众说不一，或曰在河北涿鹿县东南。

弱——年幼弱小。

徇（xùn，音训）齐——敏慧。

敦敏——敦厚敏捷。

图》不同，皆日月星辰之象，教朕立星官之书，以传后世，朕何敢不从耶！”即命羲和占日月之出没，常仪占月之盈虚，车区占风之定息。又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定干支甲子。命容成作盖天，以像用天上形。帝问鬼臾曰：“上下周纪，其可数乎？”对曰：“天以六节，地以六制。周天气者，六期为备；终地纪者，五岁为周。五六合者，岁三千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六十岁一千四百四十气为一周，太过不及期可见矣。乃因五量治五气之消息，察法以作朝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时节定。是岁己酉，朔旦日南至而获神数，日月朔望而可推也。”帝闻奏大悦。又问之曰：“卿言此是得天之纪终而复始矣？”对曰：“然。”又奏曰：“天之纪虽终而复始，更要造十六神推馀分置闰月，以定四时。”帝曰：“何以为闰？”曰：“察天时三岁一闰，多一月三十日也。五岁再闰，共多六十日。十有九年七闰，造历皆起甲子，于是时顺而辰从之。”帝曰：“善。”命隶首定数，以率其羨，要其会。而律度量衡，命伶伦自大夏之西、阮谿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而别十二律——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生六律、六吕，候气之应，以立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声，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变，推律历之数，起消息，正馀闰也。又命劳缓铸黄钟太簇十二钟，以为十二律。每月气至，则葭管飞灰应之，以和五音，立天时，正人位焉。又命大容、容成、车区，占星象。各领旨而行。

成——成人。

上螭（y n，音引）——指蟒蛇之类爬行动物。

刀锯——代指刑法。

崆（k ng，音空）峒（tóng，音同）——山名，在今甘肃一带。

熏鬻（y，音育）——匈奴的别名，因其居于北方，故代指北方边远之地。

握奇——即握奇经，兵书名。旧传轩辕臣风后撰，似系后人伪托。握，通幄，军营帐幕，大将所居，因系军机要地，故称“幄机”。

辇（ni n，音捻）——帝王所乘车轿。

稟官——“稟”通“廩”，掌管农事的官职。

第二十三回 黄帝制冕旒 宫室

却说黄帝得此数臣，以明历数，分朔望，建馀闰，天下大治，岁稔人和。帝一日升殿，群臣拜舞毕，帝曰：“朕作冕垂旒充纁，用玄衣黄裳，以象天地之正色。”乃染五采为文章，以表贵贱。于是衮冕衣之制自此兴焉。又教作宫室以避寒暑。宫室之制，自此而始也。

帝见前梦不虚，自作《梦经》十一卷，颁行天下，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槌作弓，夷作矢，以威天下。伯陵作鼓吹、铙角、鞞钲，以扬德建武、共鼓化弧，剡木为楫，以济不通。命邕侯法斗之周旋，魁方构直，以携龙解，作大辂，以行四方。由是舟车制备，服牛驾马，引重致远，而天下利矣。设九棘之利为轻重之法，以制国用，而货币行矣。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群臣皆朝散不题。

再说帝一日设朝，怎见得，有唐人王维《早朝》诗一首为证：

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

聚集两班文武，山呼拜舞毕，东西阶下侍立，左有风后，右有力牧。帝谓群臣曰：“朕有天下，其制度今已颇备，但有金银食货等物，朕分别贵贱轻重，必以金为上，银次之。此为至宝，与民变用，不得枯竭，能碎能熔，所以可为后世之宝。铜、锡、铅、铁为下，以便民打造器物，亦可为后世之用。卿等以为何如？”群臣皆奏曰：“我主圣明。今置此万世不易之宝，国家、百姓共蒙恩泽也！”帝大悦。又曰：“前神农君亲尝百草，制药性以救人。朕每思之药性虽有冷、热、温、平之品，但人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喜怒攻之于内，寒暑荡之于外，天昏而亡者多矣。深怜悯之。朕自受天之命，经历寒、凉、燥、温、湿五者之气，常有疾病。朕颇知内经症治，遂命岐伯作《内经》，雷公察明堂，究脉息，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

司徒——主管教化的官。

司马——掌军事的官职。

李师——掌征伐刑戮的法官。

蜿蜒——扭动躯体。

挺——举。

灵台——高大的台观。

星官——即星相。古代星相学以人间百官名称星辰，故名。

盖天——即浑天仪一类仪器。

羨——盈余。

黄钟之宫——黄钟为古代十二音律中第一律，代指音律。

六律、六吕——古代十二乐律分阳律、阴律，阳律称律，阴律称吕。

太簇——十二音律之一。

葭（ji，音加）管——芦苇管。

飞灰——古人烧芦苇管成灰，置于十二律管内，放密室中，以占气候。某一节候至，某律管中的葭灰即飞出，表示该节气已到。

冕旒（liú，音流）——冕指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后专指帝王的礼帽。旒指古代帝王

群臣闻帝之言，皆呼万寿，奏曰：“圣慈言能及此，万古一人，而世世人民受无休之福也。”帝大悦，命排御宴款待众臣，暮夜赐烛而散。

第二十四回 元妃教民养蚕丝

却说黄帝元妃者，西陵氏之女也，名螺姐，有姿色，最贤德，性和慧。帝纳为元妃。帝退朝入后宫，元妃出接，礼毕，命之同坐。帝曰：“朕制天下之物，民用颇便。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朕今知之，但画野分州，天下万方依其分野，派诸侯居焉，命将营国，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以和。遂经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四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分之于井而计于州，则地各有常居。广布五谷草木，使民无饥寒。行此数事得完，朕方无忧矣。”元妃曰：“此实我主所置万古不磨之善规画也。”帝大喜。元妃奏曰：“臣妾日前因闲游苑囿，见数虫似蛾非蛾，倚树而栖，未数日，此虫将身藏于内，外结一物费若枣样，臣妾取而观之，内皆丝线，牵之牢而不断，有黄、白二色。各树上遍寻之，汇齐游丝，织而成绢，比苎麻之布软而娇嫩，披之亦可蔽寒暑，又可染各样颜色。陛下可命收丝织之，以作龙袍。”帝闻之大悦，即传出旨意，命各处诸侯，但山林中有虫似枣样者，即取送入朝中。帝赐名其虫曰蚕，名其枣曰茧。元妃谢恩。

却说使命赉茧样往各处诸侯处去取选，进至京师，帝受入，即付元妃。元妃着宫娥人等昼夜将茧游丝织成绢帛缎匹，拣出黄色裁袍进帝，帝穿于身，见色娇而嫩，细而又软，十分欢喜，嘉元妃之功，即发旨意赐天下人民，取茧织造。而天下绸缎自此始也。后世把元妃为先蚕后焉。

建余闰——历法中设定闰年闰月法。

充纩（kuàng，音矿）——纩为丝棉絮，以棉填耳以示帝王不听谗，后成为冕的一部分，谓之瑱。

第二十五回 帝道成龙迎升天

却说帝自承天下以来，勤劳焦思心力耳目，应用水火财物，无不悉备。由是，官不怀私，民不习伪，城郭不闭，市不预价，见利不争，风雨时若，百谷倍生，人无夭折，物无疵疠，鸷鸟不乱搏，虎豹不妄噬。鸟鲁虫鱼皆沾其化，夷狄之人罔不来贡。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则直指之，名曰屈轸。凤凰巢于阿阁，麒麟游于苑囿，是谓德配天道之至也。帝直心行道，西至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广成子曰：“来！吾语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存神定气，乃可长生。我修身一千二百岁矣，而吾形未尝衰。”帝回来，皈依广成子之言，遂得成道。命使取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阳。鼎成，忽然空中红光显现，有一黄龙垂髯而下，似来迎帝之状，元妃在傍大惊。帝曰：“爱卿不必惊惧，此天帝使来迎朕。”即离席骑于龙背。元妃扯住帝衣，亦随而上。后传宫中大臣从者七十余人；小臣不得上者，悉持龙髯拔堕弓仰攀莫及，抱弓而号。后因名其弓曰乌号，名其地曰鼎湖。帝在位一百年，寿一百二十岁，传子玄嚣，立为少昊金天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玄衣——黑色上衣。

陶正——管陶器制作的官。

第二十六回 少昊即位都曲阜

却说少昊金天氏，乃黄帝之长子，名玄器，母曰螺姐，居华渚，见星大如虹，下临之祥，即有妊，十有一月而生少昊。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又号穷桑氏。父黄帝崩，群臣推少昊即位，以金德王天下，都曲阜，能修太昊之政，故曰少昊。自即位以来，凤凰适至，众臣朝贺，帝即以鸟纪官，历正官曰凤鸟司，分官曰玄鸟司，启官曰青鸟司，闭官曰丹鸟司。又立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鸣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以五鸠立官品者，鸠民者也。又五雉谓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又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帝御世，诸福之物毕至，爰书鸾凤，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其上下，是曰九渊治太平。天下八十一诸侯，少昊氏稍衰。

一日设朝，众臣山呼毕，各诸侯表奏有九黎作乱，妄动刀兵，百姓逃散，天下不安。帝闻奏问众臣曰：“九黎何处人也？”有臣勾龙出班奏曰：“臣知九黎乃人皇氏朝蜀山氏之后，居蜀中，封为侯。今生兄弟九人：“长曰黎贪，面白，身長一丈；次曰黎巨，面黑，身長一丈二尺；三曰黎禄，面青，身長一丈一尺；四曰黎文，面绿，身長一丈五寸；五曰黎廉，面黄，身長一丈；六曰黎武，面白，身長一丈；七曰黎破，面赤，身長九尺四寸；八曰黎辅，面白，身長九尺三寸；九曰黎弼，面紫，身長一丈，兄弟九人皆好兵书，善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今乱天下，任其横为。”帝曰：“天下诸侯，何任其自横？”勾龙又奏曰：“诸侯恐非其敌手，故不敢出收伏也。”帝又曰：“纵九黎有勇，以诸侯之众，众寡相敌，安得不胜？”勾龙又奏曰：“非众诸侯不能敌，天下之人久乐太平，未经征战，一闻兵火，先各惊惧，以神相惑，以怪相疑，家为巫史，民读于祝，无有整兵出敌者，故至此大乱耳。”帝曰：“今他作乱，必须收伏，何以制之，庶民得安？”勾龙奏曰：“欲除九黎之乱，恐一二路诸侯难以征灭。我主可颁旨意九道，召九路诸侯，每一路敌一黎，方可剿除。”帝曰：“那九路？”勾龙曰：“可召——

第一路诸侯，乃炎帝朝帝里之后，姓姜名烈，统兵三万征进；

第二路诸侯，亦乃炎帝朝帝承之后，姓姜名鳌，统兵三万征进；

第三路诸侯，亦乃炎帝朝帝宜之后，姓王名政，统兵三万征进；

第四路诸侯，乃太昊朝女媧氏之后，姓邵名金，统兵三万征进；

第五路诸侯，亦乃太昊朝柏皇氏之后，姓平名治，统兵三万征进；

第六路诸侯，亦乃女媧朝无怀氏之后，姓关名道，统兵三万征进；

第七路诸侯，乃人皇朝有巢氏之后，姓风名略，统兵三万征进；

第八路诸侯，乃人皇朝大敦氏之后，姓熊名球，统兵三万征进；

第九路诸侯，亦乃人皇朝次民氏之后，姓熊名唐，统兵三万征进。

若得此九路诸侯之兵——共计二十七万征进，臣亦统兵三万为总督，相机而动，使九黎兄弟不能首尾相顾，臣料一鼓可擒，何愁天下不定哉！”

帝闻奏大悦，即颁旨命勾龙为使召九路诸侯。勾龙领旨，辞帝出朝，前往九国，未知如何。

第二十七回 九侯奉旨征九黎

却说九黎兄弟大乱天下，自谓无敌，正在后宫饮宴，探马飞报曰：“今有少昊帝命勾龙为使召九路诸侯兵来不远，乞主公等作速迎敌！”九黎兄弟见报，连忙商议。黎贪曰：“天下诸侯八十余国，不知召那九路？”黎禄曰：“天下诸侯任他召来，皆非我兄弟敌手。”黎贪曰：“贤弟之言虽是，今他九路诸侯并至，敌我兄弟九人，务要小心，不可大意！”黎禄曰：“九侯若齐来，我兄弟先安下营寨，蟠曲相联，排下七星阵，令黎辅、黎弼为左右翼，添成九宫八卦阵，若九侯一至，我兄弟只叫军呐喊，切勿杀进。彼见我呐喊不进，他必杀来，一入吾阵，我兄弟分作九方，皆从九侯中腰杀出，彼兵必乱，定大败矣。”黎贪曰：“贤弟高见，来日依计而行。”兄弟各散去，整顿人马，准备出战不题。

却说九路诸侯，一日齐到蜀国，离城六十里扎营。九侯于寨中与勾龙议曰：“我等来日出阵，不知九黎可肯降否？”勾龙曰：“彼兄弟九人恃天下无敌，未战，安肯就降？须大胜他一阵，他方肯伏。”九侯曰：“来日出阵，足下何策破之？”勾龙曰：“某料九黎来日出阵必不轻进。”九侯曰：“既战而不进者，何也？”勾龙曰：“我众彼寡，他兄弟所靠者，连环之势，他但扎下阵角，候我兵杀进，以实待虚。明日我兵只对阵扎下，且不可轻动！待彼一动，然后进攻，无有不胜。”九侯曰：“足下高见大妙，来日依计而行，分敌九黎。”

次日平明，三通鼓罢，九侯齐出阵前，勾龙居后，九黎亦依黎禄之言领兵而出，排下九宫阵。勾龙一见黎氏阵势，出与九侯曰：“不出某所料，今果排九宫阵，为连环势，我兵切勿轻进！若一杀入，必遭其擒。只紧守阵头，彼既求战不得，定有一队移动，我兵即分两路杀进，冲乱彼兵，决胜无疑矣！”九侯领计。黎贪在马上大言曰：“汝等不守本国，无故兴兵到此，侵我境界，搔我人民，是何道理？”九侯曰：“为汝兄弟贪婪无厌，悖逆不道，吞并邻国，杀害生灵，特命我等前来问罪。尚敢佯作不知，于阵前遮头掩尾耶！”九黎笑曰：“原来为此，我兄弟今便如是，汝等安奈我何！”九侯闻言大怒，正欲招兵杀进，勾龙急止之曰：“此乃九黎之计，见我不动，故出此言，以激列位，切不可动！”九侯依允。九黎见激不动，自相言曰：“我等以言激之，彼毫不动，不知何人主兵？”黎辅、黎弼曰：“彼敢来我国，我不先下手，只待彼杀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乎？兄等中间七人勿动，我二人从左右杀进，胜则七队勿动，败则杀进救护，可不美哉！”七黎曰：“也说得是。”二黎即放起号炮，分两路杀进。勾龙看见，引分八侯于两路迎敌，自同一侯从中杀去。九黎之兵，见两路之兵漫山塞野而来，不战自乱。中间勾龙冲来，势不可当，九黎兄弟如何抵敌，大败而逃，奔入城中，坚闭不出。九侯离城十里下寨，安营九处，以防出敌。

九黎兄弟败走入城，心中懊恨。黎贪曰：“胜败兵家之常，何必烦恼！今兵临城下，将至濠边，须思计策退之，安可坐守，以受其困？”黎辅曰：“此一阵是我等欺敌太过，自取战败。今亦不可太急，我等且自忍耐。我家粮草足可支三年，彼军远来利在速战，莫若迁延多则半年，少则三月，我等只闭城坚守，彼求战不得，必然思归。使人打探彼粮尽欲逃之时，我等整兵四出追之，可获全胜，以消前恨。”九黎皆大喜曰：“好计！好计！”即传兵卒紧守城池，还是如何？

第二十八回 勾龙攻城暗退兵

却说九侯一日升帐，问勾龙曰：“九黎自败入城，今经月余，并不出战。足下高明，此是何意？”勾龙笑曰：“九黎自乱天下，掳掠人民，闻他城中积有四五年粮草，前被我兵杀败，不出敌者，为退守计也。彼料我兵远来，粮草不接，求战个得，必然思归。若一退兵，彼兵从掩杀来，无不胜理。”九侯闻言大惊曰：“我等深入其地，中彼计矣！”勾龙曰：“诸君放心，某料九黎有勇无谋，但只倚九宫阵为势，前以大败，今不敢远出。为今之计，诸君可传号令，来日具用火枪、火箭、火铳、火炮攻城。若城一破，九黎可擒矣；若城不破，一面攻城，一面退兵，埋伏两军于山林之中，放炮为号，以防追兵。日则攻城，夜则退兵，此保全之计。若得粮尽退兵，九黎知道，后兵追袭，我等退之不及，反遭其害矣。”九侯大悦，即密传令，来日依计而行，三军准备攻城之物。

次日平明，九路诸侯各领兵齐至城下。城上九黎分守四门，城上城下大喊，滚木、擂石、火炮、火铳⁴、火枪、火箭，上下攻打，直至黄昏，九侯收兵回营。即传令留下更鼓手，传点各寨俱带干粮，漏夜退兵。次日，埋伏兵见无追兵，亦各退回大路相会。九路诸侯各领本部人马辞别，各归本国，勾龙亦领兵回朝。

却说九黎分付城中严加防守，恐众诸侯又来攻城。一日不见诸侯兵出，心中甚疑，兄弟自相议曰：“昨日攻城何急，今日不见兵出，此是何意？”黎文曰：“莫非别生计策，今夜偷入我城？”黎武曰：“非也。但各严守，且看明日如何？”兄弟各去防守。次日又不见兵出，正在疑惑之际，探马来报曰：“昨夜城外，诸侯寨中，并不闻更鼓之声，不知何意？”黎巨曰：“必是粮尽，撤兵暗自退去。”黎廉曰：“不可造次。闻勾龙诡计甚多，见我兵不战，此引敌之计。”黎武曰：“追之不可，待小弟哨探，看其虚实。”黎贪曰：“贤弟务宜仔细！”黎武带了三千人马，使小卒至各寨边密探，并不见有一人。小卒回报曰：“俱是空寨，但不知四路可有伏兵？”黎武曰：“无矣，皆粮尽暗逃矣。”即催兵杀进，果然俱是空寨。黎武回城见八黎曰：“诸侯皆逃矣，只留空寨，乱堆烟火以惑我军。及早追赶，诸侯可擒。”黎贪曰：“不可。已去三日矣，追之无益。彼既已去，我等只是紧守各处关隘。”八黎曰：“长兄所见大妙。”九黎兄弟作一大筵，尽醉而散。

话分两头。却说九路诸侯各回本国，勾龙回朝，那日少昊升殿，群臣拜舞已毕，勾龙入奏前事。帝闻奏大悦，重加勾龙升赏而退。自此天下稍平，八方无事。帝在位八十四年，寿一百岁，葬于云阳，故后世又曰云阳氏。帝无嗣，众臣立帝兄昌意之子高阳氏，是为颡顛帝。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⁴ n，音混）——曲木。

第二十九回 颡顛帝高阳氏即位

却说颡顛高阳氏，姓姬，祖曰黄帝，父曰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名曰昌仆，是为女枢。一日有月出，感瑶光^指贯月之祥，因怀孕，十有二月生帝于若水年十岁，幼而神灵聪明敦敏，年十二佐少昊，二十岁即帝位，以水德绍金天氏为天子。初国于高阳，故号高阳氏。复都于帝丘。以少昊四子为佐：长曰天重，次曰地该，三曰人脩，四曰和熙，为金、木、水、火四官。又以炎帝之子勾龙为土官，共为五官，以正五行。以少昊之子黎高阳孙名重封为正官。司天治历明时之类，属神明祭祀，以耻属之也，司地度地居民政教，以连属之也。帝治天下，绝地通天，无相侵渎，神人不杂，万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话分两头，却说九黎兄弟自九路诸侯退兵之后，亦不敢出乱天下。闻少昊崩，颡顛即位，兄弟自相议曰：“我兄弟前者本欲灭诸侯王天下，不想中勾龙之计，败于九路诸侯。今新天子即位十七年矣，朝中众臣无能，我等兵精粮足，正好此时兴兵杀入高阳，杀了天子，我等兄弟分作九国以治天下，有何不可！”黎巨曰：“兄言最当。但我等此行定以必胜为主，决不可如前我等兄弟相离，但逢敌兵，务要首尾相应。排下九宫阵，彼不能攻，方为全胜之计。”黎贪曰：“贤弟之言极是。”即传下将令，统兵三十万，择定八月一日，以黎辅、黎弼为左右大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凡经过处，一片火飞，人民不胜其苦。州县官军望风而逃。

却说颡顛帝一日升殿，众臣朝毕，传表官奏曰：“今蜀中九黎复反，统兵三十万，不久杀至高阳，望主上速降圣旨，召兵以救百姓倒悬之急！”帝闻奏顾谓勾龙曰：“先帝在日，九黎作乱，得卿召九路诸侯征之，久不敢出乱。朕今即位，彼兄弟原心不改，又复作乱。卿今以何策灭之？”勾龙奏曰：“九黎作乱，臣前奏先帝统九路诸侯以征之，一战遂困九黎。因粮草不足，权且退兵。久欲备粮整兵，再会诸侯伐之，又遇先帝宾天。今我主即位，臣亦密察九黎未敢妄动，故未奏闻。不想九黎狼子野心，又复反乱，幸逢圣上邹屠皇后生有太子九人，俱聪明智慧，勇冠三军。乞陛下宣召太子来，臣为参谋，发兵十万，可灭九黎矣。”帝曰：“太子虽勇，未经临阵，恐非其敌。”勾龙曰：“我主放心！臣虽不才，今为参谋，赖主上洪福、太子勇力，九黎乃无谋之辈，臣料一阵可灭矣。”帝闻奏大悦。即传旨宣太子九人至殿。太子等奏曰：“父王宣儿等有何旨意？”帝曰：“蜀中九黎作乱，妄动刀兵，勾龙保举汝等九人贤能，领兵前去征伐，未卜汝兄弟肯去否？”九太子齐声应曰：“儿等不肖，既勾龙保举，乃国家大事，安危所系，焉敢有辞！”帝大喜曰：“朕观汝九人，足可敌九黎。但行军非细事，宜听勾龙约束，务以决胜为主，毋负朕望！”太子等拜谢。帝封大太子辂明为总督统兵大元帅之职，勾龙为征黎都参谋。封八、六子皆为将军之职，各赐金花二朵，御酒三杯，一个个耀武扬威，辞帝出朝。众臣齐送于教场中，整点人马。不知出征如何，下回便见。

^指 铁器。

ng，音丙）钲（zh ng，音争）——鼓与锣。

大辂——天子所乘车名。

九棘——指官位高低不同。

第三十回 九太子征伐九黎

却说勾龙生得身長一丈，面如冠玉，峨冠束发，先至演武厅以候九太子，且看九太子怎生打扮出兵。真个是朝中天子二宣，阍外将军一令。只见十万大兵燕翅排开，帜襖鲜明，队伍不杂。军中奏乐三番，画鼓三通，单等太子到来：

长太子名轲明，年二十四岁，生得身長一丈三尺，白面长髯，朱唇皓齿，头戴紫金冠，身穿百花锦战袍，手提丈八枪，坐下千里白龙马。

二太子名苍舒，年二十三岁，生得身長一丈四尺，白面乌须，头戴凤翅紫金盔，身穿大红锦战袍，手提三尖两刃刀，坐下追风青骢马。

三太子名隤恺，年二十二岁，生得身長一丈二尺，面黄须赤，头戴束发冠，身穿绿锦袍，左弓右箭，手持方天画杆戟，坐下一匹黄骠马。

四太子名栲戴，年二十一岁，生得身長一丈三尺，乌髯赤面，头戴虬龙金盔，身穿青锦战袍，手提两口青锋斩妖剑，坐下一匹紫骍骠。

五太子名大临，年二十岁，生得白面乌须，身高一丈二尺，头戴紫金盔，身穿锁子黄金甲，红袍白马，手提偃月铜刀，左弓右箭。

六太子名庞降，年十九岁，生得青面赤发，身高一丈二尺，头戴烂银盔，身穿绿锦战袍，手持月样宣花斧，坐下一匹逐电乌龙马。

七太子名庭坚，年十八岁，生得面赤口方，身高一丈一尺，头戴蟠龙盔，身穿百花锦征袍，手提两柄流金锤，坐下一匹枣骝驹。

八太子名仲容，年十六岁，生得身長一丈一尺，面黄无须，头戴四凤盔，身穿绛红袍、黄金甲，手持丈八蛇矛，坐下一匹千里粉青马。

九太子名叔达，年十五岁，身長一丈，白面朱唇，发刚齐眉，未冠，头戴束发冠，身穿紫锦袍，腰系八宝玉带，手持虎尾鞭，坐下银褐马。勾龙见九位太子齐至教场而来，忙下座，出辕门外接入到演武厅上，一一相见毕，次序坐下。茶罢，太子轲明言曰：“我等承保举奏父王统领兵征黎，明等兄弟无能，恐负先生所荐。凡有不识皆愿先生教之！”勾龙曰：“九黎所倚仗者，乃得一九宫阵法，首尾相连为势。凡他出兵，必是此阵。此阵造次不可攻，若一攻之，定然遭其计。”太子曰：“似此，何法破之？”勾龙曰：“此亦不难，但要观其动静，若有一动，便分兵三路杀进，彼必败走。若走之时，分付军士各带行粮，晓夜追赶，则九黎可擒矣。”太子曰：“承先生之教，顿开愚茅塞，但不知九黎今到何处？”言未毕，小卒报曰：“九黎领兵一路，逢州杀州，遇县劫县，无人敢敌，望风投降，已杀至高阳，只差二三百里。望太子速去迎敌！”太子闻报，问勾龙

阍(chūn, 音昌) 闾(hé, 音河)——原指天宫之门，此指皇宫门。

冕旒——代指皇帝。

仙人掌——皇宫中的承露盘，作铜仙人伸掌状。

袞(gǔn, 音滚)龙——指帝王衣服上的龙形图案。

曰：“足下高明，今日用何策胜之？”勾龙曰：“臣闻帝丘地但广阔，甚好安营待敌，太子宜速去先占住，以得地利，只恐九黎先占，难以复夺。”太子忙传军令：“三军今夜要到帝丘！”三军怎敢消停，人如流水急，马似疾风吹，帝丘早到。勾龙即排九个大寨为九龙阵。太子大喜，扎营已毕。

却说黎贪与八弟曰：“此处高阳不远，惟帝丘地广可以下寨，众弟催兵速行，先占地利，以便出战。勾龙有谋，倘彼占去，我兵无处存立。”八弟得令，催兵趲行。细作报曰：“今颡顛帝命勾龙为参谋，九太子为将帅，统精兵十万已在帝丘待敌。”九黎闻报大惊曰：“吾只料颡顛必召天下诸侯，勾龙为使，一时诸侯不至，我兵急进，高阳可得，颡顛可擒。谁知不召诸侯，乃用九子为将帅。不知九子是何名？智勇何如？”九黎有一臣姓乐名利，出奏曰：“臣知九太子名。”黎贪曰：“汝既知，速言之！”乐利曰：“此九太子皆帝后邹屠氏所生，长名辂明，次名苍舒，三名隳恺，四名栲戴，五名大临，六名庞降，七名庭坚，八名仲容，九名叔达，俱善兵书、武艺，皆有勇略，主公不可轻敌！”九黎曰：“比前那九路诸侯何如？”乐利曰：“前九路诸侯全仗勾龙指示。今九太子皆有才能，非九侯之比。”九黎曰：“我兄弟有九宫之势，彼纵有能，我等但不相离；彼无有我九宫之势，来日出战，便见端的。”

第三十一回 九太子大战九黎

次日平明，九黎按下九宫阵法，遂披挂出马，立于阵前；这边九太子亦同勾龙领九队人马按九龙阵立马于阵前。两下队伍分开，黎贪出阵叫曰：“休放冷箭！请对阵将官出马答话！”长太子听见，即同勾龙并马而出，问曰：“来者莫非黎氏兄弟乎？”黎贪曰：“然。”勾龙曰：“汝等不遵王法，暴乱天下，先帝命某召九路诸侯，一阵而困汝兄弟，欲汝等改过前非，故撤兵回，以饶汝等残生。自先帝崩后，今逢圣主，宽洪大度到未发兵剿诛，汝等尚不思恩改过，乃敢妄起贼兵，横行犯上，有何话说！”黎贪听罢笑曰：“汝乃一书生也，前我兵败受困，候中汝计。汝等举朝臣子合尊我兄弟为帝，犹可将功赎罪，稍延狗命，正来报仇，又敢引九太子抗敌耶？”长太子闻言，咬碎银牙，手举丈八点钢枪直取黎贪。黎贪举刀交还，两下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次太子见兄胜不得黎贪，舞三尖两刃刀，拍马夹攻。黎巨出马挥又敌住。四将于阵上大战，犹四国天王大闹天宫。三太子见二兄战不下二黎，手持方天戟一马杀上助战。黎禄看见，持枪杀出，各斗一百回合。勾尤见天色已晚，恐太子有失，急令鸣金。两下俱各收兵回营。却说太子下马与勾龙曰：“某愚兄弟正欲擒拏九黎，先生何故鸣金？”勾龙曰：“某见九黎兄弟悍勇，非力可敌，容某定一计破之。”太子曰：“全仗先生妙算！”是夜各回本寨防守去不题。

却说九黎回营，兄弟议曰：“帝子九人，今日吾兄弟三人战他三人，不能取胜，更有六人未曾出阵，不知那六人武勇何如？若似此三人，则吾等帝业光景难成。不如趁此全师，暂且退回，再作理会。”黎文等六人齐声应曰：“长兄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明日我六人出阵，如战不胜，回亦未迟。”三兄依允。

次日，六黎各持兵刃，齐出讨战，小卒报入太子营中，太子即请勾龙计议。勾龙曰：“昨日战者，乃大黎贪，次黎巨，三黎禄，皆不能取胜而回。今日出阵，必文、廉、武、破、辅、弼六人也。见昨日三兄不能胜，心中大忿，故出斗战。”太子曰：“既然如此，却用何策以破之？”勾龙曰：“今彼大忿而来，锐气正炽，不可出战。容某略施一小计擒之。”太子兄弟六人曰：“我三兄昨日战他三黎；他兄弟六人今日敢来出战，我亦有兄弟六人。岂可坐视而让彼耀武扬威乎？今日不劳三兄出阵，待某六人战彼六黎。如不胜，甘当军令！”勾龙曰：“既太子昆玉六位要行，某亦欲观其动静，但战不胜，听某鸣金收兵，不可有悞！某自用计破之。”六太子闻言欢喜领令，辞三兄上马。勾龙曰：“请三位太子亦于阵前观战！”三太子依允。勾龙亦上马随行，齐至阵前。

催战鼓三通，两军相对，阵势排开。这边六太子立马阵东，那边六黎立马阵西。两边各通罢姓名，各寻对手厮杀。十二员将战于帝丘阵上。这一场大战怎见得：

刀来枪架，斧去锤迎。刀来枪架，眼慢些儿丧三魂；斧去锤迎，手急些儿崩七魄。

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神愁鬼哭，雾惨云凄。

此阵名九太子帝丘大战九黎。有诗为证：

(h n, 音昏)——“昏”的古字。昏暗不明貌。

鼙鼓 驱狸勉搏羊，城边白骨泣灰霜。

封侯 亦足延孙子，何事贪心起不祥！

六太子与六黎正是敌手，各尽其能，一对对的迎敌，生死不舍，于阵上厮杀。一刀一枪，来来往往，如走马灯儿一般。两边三军俱看得痴呆了。自卯杀起，直至酉不分胜败。勾龙于阵后看见，恐太子有失，急令鸣金收军。两家罢战，各自回营。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便见。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尽年——享受天年。

第三十二回 勾龙退围灭九黎

却说九太子回营，大太子与勾龙曰：“今日某于阵后观战，见九黎兄弟刀法纯熟，勇猛过人，若以力敌，终有一损。先生有何妙策，须计胜之方美。”勾龙曰：“太子放心！某亦观其动静矣，力敌决不能胜。某用一退围计必然胜之。”太子曰：“何为退围计？”勾龙曰：“太子昆玉二次大战，皆是比对面而敌，所以未得获胜。明日，彼必料我亦只用力敌，彼又齐出混战。明日请五位太子出敌，却教四个副将假装四位太子立于阵后，使彼不疑。彼见太子九人齐出也，必九黎兄弟皆来迎敌。我军擂鼓呐喊，先杀过去，彼定忿怒杀来。太子昆玉可略战数合，佯败而走。见我败走，彼必力追。四位太子分左右埋伏于林木茂深之处，候九黎赶过，即放起号炮，四太子于林中左右杀出，断其归路；五太子又翻身杀回，将彼围于垓心，则九黎可擒矣。”九太子听勾龙言退围计，各踊跃大喜，皆去准备。

次日平明，四个假太子立于阵后，五太子立于阵前，三军擂鼓呐喊索战。九黎兄弟披挂出马，大太子曰：“我祖父有何亏汝兄弟，却不守本土，混并诸侯，苦害生灵。今日擒住，汝莫后悔！”长黎曰：“自盘古三皇以来，为君为臣非是一姓，都轮流换做。今汝父祖无德，应该让我兄弟。却不早早将天下双手贡献上，致我兄弟忿怒，起兵来取。汝若晓事，免得交锋！”太子曰：“汝兄弟若要为天子，今日一战，便分君臣。”两家各排开阵势，各展手中兵刃，一十八人交马混战。那四个假太子如何敌得四黎，败阵先逃。五太子看见，亦隔开五黎兵刃，佯败而走。三军大乱，弃甲抛戈，丢下粮草车仗，塞满道路。九黎怎知是计，招动人马，忿怒赶来。五太子见九黎中计，且战且走。过了埋伏之处，心中暗喜。九黎传令三军，速迂过林，若捉得一太子者，赏黄金千两。三军得令，只顾赶来。言犹未了，忽听得一声炮响，林左二太子杀出，林右二太子杀出，前面五太子整兵杀回，将黎兵冲作两三截。九黎大惊，兄弟合聚一处，杀回原路而逃。林中四太子用绊马索早绊倒黎氏兄弟五人，乃是四文、五廉、六武、七破、八辅，走去长贪、次巨、三禄、九弼。此一阵杀得九黎之兵十丧八九，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走脱一似丧家之狗，得命如同漏网之鱼。

且说五黎被勾龙捉住，左右抑见太子，数其罪而新之，传首号令天下。勾龙曰：“今九黎已诛其五人，其四人心胆俱裂。必须星夜兼程赶至蜀中，以绝其根。不然，但恐萌芽复发。”九太子猛醒曰：“先生不言，吾几忘之。”忙传号令起兵，连夜追赶。

却说四黎不顾三军，只顾逃回。相随者止二三百人。忽小卒来报说：“五黎被绊马索绊倒，今皆斩首号令天下。”四黎闻报，下马相抱大哭。哭声未绝，小卒又报说：“有九太子之兵追至矣。”长黎大惊曰：“兄弟等已死五人，况连日奔走，人马困乏，如何抵敌？不如自缚投降，以免一死。”九黎弼曰：“兄长是何言也？吾兄弟九人，同心竭力，以图大事。事既不成，有死无生，岂可屈膝降人哉！彼兵追至，小弟断后，一边杀，一边走。若有危急，兄速回国起兵，代我报仇。”黎贪曰：“弟宜谨慎，倘逢敌兵，不可恋战，只可脱身为上！”四人大哭而别。黎弼单人独马，怒目横刀立于路口。

却说太子领兵正迫之际，前军飞报太子，言黎弼独马阻路。勾龙曰：“彼兵败将亡，纵有一人之勇，又何足惧？”即传令弓弩手四面射之。黎弼见四面矢来如雨纷纷，以刀拨之，身带重伤，尚自怒目扬眉，手下放刀，至死而

身不倒。其马被弼两腿夹住，不能走脱，亦被箭射死。后人看到此处，叹其骁勇，作诗吊之云：

横刀立马殿 狼奔，蝟矢孤身野战昏。

明月似怜堆恨处，宵风宿草隐英魂。

却说长黎贪、次黎巨、三黎禄得九黎弼单人独马阻住后军，才得走回本国，将城门紧闭，分付兵卒用心把守。有小军后走回者，报说九大王被乱箭射死，三黎闻报，放声大哭曰：“吾兄弟九人横行天下五十余年，不想今日遭勾龙诈谋，损去找弟六人。此冤不共戴天！”言未讫，哭未止，小卒忙来报曰：“禀上大王！今有勾龙同九太子领十万大兵杀至蜀境，只差百里之遥，望大王速作定守！”三黎闻报大惊曰：“今日之危何以解之？”黎禄曰：“事到如此，彼我乃生死之仇，决无降理。我欲降之，彼亦不容。今城中尚有可支一年之粮，三万之兵，二兄领二万兵守城，我领一万兵出战，胜则二兄杀出相助，败则坚闭勿出。久则有变，思计破之，何必自相惊疑乎！”黎贪曰：“贤弟之言虽是，但我等势穷力尽，军心离散，纵有兵三万，不肯舍死出阵，不如投降，免死亦未可知。”黎禄曰：“二兄为六弟遭害，尚不准降，悔之何及？不如战死沙场，还得留名千古，待弟战之不胜，再降未迟。”二兄见阻黎禄不住，只得点人马一万与之出战。黎禄披挂绰枪上马，大开城门，别二兄杀出。高阳兵看见，报入中军。九太子拜各领兵来迎。两阵对完，黎禄出马，正是仇人相见，心头火起，面目通红，更不打话，手拈长枪望大太子辘明便刺，太子大怒，举枪交还。南边金鼓震天，三军呐喊助威。约战六十回合不分胜负。八太子见兄赢不得黎禄，各持兵刃，八面杀进。黎禄如何抵当！左冲右撞，不能得出。城内兵少，不敢出救。平明围至黄昏，外无救兵，料不能出重围，气方已尽，大呼曰：“吾围在此，不怕死者向前。”八方兵卒见其勇猛，俱不敢近其身。只将矢石望中央攻之。黎禄遮隔不及，大叫一声，遂自刎而死。众兵向前斩其首级回报。勾龙令持去城下招降。黎贪、黎巨在城上看见黎禄首级，又听得城外三军叫降之声不绝，二人见光景如此，如万刃刺心，仰天大恸曰：“兄弟九人已丧其七，我二人更有何面目出降、立于天地间乎？”即先尽杀家属，二人自刎而亡。百姓大开城门，香花灯烛迎接九太子入城至公堂坐定。百姓奏说黎贪、黎巨自刎而死，太子即出榜安民，尽将黎氏仓库分赏人民，百姓大喜。

太子起马回朝，百姓遮道而送。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盈盈齐唱凯歌还。

后人叹勾龙善谋，有诗为证：

屡压红尘白羽挥，阵前饮血凯歌归。

九黎妄起奸谋意，徒费泉京几处悲。

分野——此指划分行政区域。

苑囿（yòu，音又）——帝王田猎的园林。

疵疢——灾害疫病。

第三十三回 颡顛灭黎伏四夷

却说颡顛帝一日升殿，群臣山呼拜舞毕，帝曰：“勾龙同朕九太子伐黎，今经一载，前表奏已僂六黎，三黎走回本国，我兵追去，不知近日胜负若何？”言未讫，传表官奏曰：“太子入蜀，三黎皆丧，今同勾龙回在朝外，未敢擅进，先具有表奏闻我主。”帝即传旨宣九太子、勾龙入朝。太子、勾龙得旨，随拜伏阶下，奏明证战之事。帝龙颜大悦，曰：“前勾龙保卿兄弟九人以证九黎，朕心甚忧，不想卿兄弟今果干奇功。”即封勾龙为天下总制使，赏黄金一千两，白银二千两，彩段一千匹。封九太子为九团营都总兵，亦各赐黄金千两，白银二千两，彩段千匹。勾龙、九太子一齐谢恩。帝命大排御宴庆贺太平，以待众臣。是夜忽见五星会于天历营室，帝大喜。顾谓群臣曰：“是时冰冻始泮，蛰虫始振，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今观五星会于天历之瑞，朕今作历日，以孟春之月为元，则鸟兽万物莫不惠和矣。历日一成，朕即命飞龙氏会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珍。于是铸为钟，作五基六音之乐，以调阴阳，享上帝，朝清侯，行四时，祭鬼神、制义礼，使四时五行之气轮流不息，以洁神祭祀而教化万民。卿等以为何如？”群臣成奏曰：“我主上今创立此数者，则天下之民无不沾恩矣！”帝大悦。是夜，君臣尽欢而散。次日早朝，帝传旨命该部行之。自此，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四远皆平，俱来朝贡。帝大喜，重赏众臣而退。

帝人后宫，有皇后邹屠氏、皇妃溃氏皆来接驾，宴帝于后宫。忽沾风露得疾不起，数日而崩。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一岁，葬于濮阳。不知后世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噬（shì，音式）——吞食。

有妊——怀孕。

火铳（chòng，音冲）——火器之名，以火药置于铁器中，点燃发射以杀敌。

瑶光——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名。

绍——继承。

第三十四回 帝誉高辛氏即位

却说少昊之孙帝誉，姬姓，父曰极，母名国英，怀妊十一月而生帝。生而祥灵，母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齟齬有德，年十有五佐颡顛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肇基于辛，故号高辛氏。后徙都于高。

帝誉登位，群臣朝贺，山呼拜舞毕，帝曰：“朕今承位，自不敢私其身，欲普施利物，救民之急，明鬼神而敬事之。欲作历弦望晦朔，日月若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顺天之义，卿等以为何如？”有臣咸黑奏曰：“我主举动应天时，衣服如土服，其廉如此。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顺从；更得正历，朔、弦、望、晦有定，使天时人事两相合和。仁而威，惠而信，普天之民无不戴德兴乐而歌太平矣。”帝大悦。又曰：“今天下财用不足，朕知峒山之地出银甚多，卿可领旨前去，教其打凿，取出带回，制作民用，不可怠慢！”

咸黑领旨，辞帝而行。带五千人马直至银坑峒山，四面皆石壁巉岩，毫光冲天。咸黑令军士且安下营寨，次日宰杀猪羊，祭告天地已毕，分付军士各用铁锤、铁凿轮流打凿。凿下者，其色青，硬如石，用火烧炼，熔出皆银。不半年之间，得银数百万斤。咸黑传令，尽数装载回朝。

却说帝誉升殿，与众臣正议取银之事，内臣备奏咸黑取银已回。帝命宣入。

咸黑入见，山呼毕，帝问曰：“卿取银矿之事，有无何如？”咸黑奏曰：“仗主上洪福，得银五百万斤。”帝闻奏大悦。咸黑又奏曰：“臣前至峒山，打入银坑，取出者，其色青，硬如石，用火熬之，其银流出。臣料此物，天下必更有。臣带有未熔者数百斤回朝，我主上可颁分天下，有是物之处，令士民看之，但山坑内有石似此颜色者，命民取而熔之，则其获利无穷也。”帝大喜，曰：“卿言是也。”即颁旨，命使臣发矿式与天下各镇诸侯，令发士民观看，照式取熔矿银。重赏咸黑，众臣朝散。

却说各路诸侯得颁矿式，即发守臣，令民寻取。或有打出熔成铁者，或熔成铜、锡、铅者，俱各申奏帝知。天下后世铜、锡、铅、铁自此而广矣。

帝有四妃：一乃有郤氏之女，名曰姜嫄，与帝祷于上帝而生子曰稷；次乃陈锋氏之女，名曰庆都，有感赤龙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子曰尧于丹陵；三乃有娥氏之女名曰简狄，祈嗣于玄丘，得玄鸟五色卵之祥，而生曰契；

侵渎（dù，音杜）——侵陵。

教场——练武场。

峨冠——头戴高冠。

阍（kūn，音捆）外——指皇宫之外。阍，门坎。

鞀（gōu，音该）——古乐名。此指军乐。

桡（ráo，音仇）鬣（yàn，音眼）——人名，古代传说中八个有才德的人之一。

趲行——速行。

擒拏——即擒拿。

鞀（pí，音皮）鼓——战鼓。

封侯——因战功而得侯。

殿——压阵。

四乃媿訾氏 之女，名曰常仪，生子曰摯。帝善在位七十五年，寿一百五岁而崩，葬于屯丘，子摯嗣位。

第三十五回 尧率八元谏帝摯

却说摯帝既即天子之位，为人刚勇，生得紫面黄须，眉直目露，言语涩滞。初坐金殿，文武朝贺毕，摯帝即曰：“卿等可查各处地方，无论官民，但有精丽女子，可报花名奏上，取选入朝，以充宫掖之用。朕先君曾教各诸侯取矿银，民皆多得财宝货殖。朕今颁旨，每以十分之二抽入应用，以酬先君之德。卿等以为何如？”众臣俱不敢对，目目相视，只唯唯而已。帝尝有二庶子：曰寔豹，曰闾伯，俱不才，亦列朝臣，好荒淫。见摯帝好色贪财，众臣不对，二人出班奏曰：“兄王欲抽矿财而取美女，某二人不才，愿往各镇查访，取入朝中，以便御用。”帝闻奏大悦曰：“御弟若肯效劳，朕其赖之。”即当殿加封二人为天下正副都总讨，颁旨着其速行。二人辞帝出朝，各点一千人马，分两路而行。

群臣朝散，有臣大业、仲容二人同众臣于朝馆议曰：“今君行不仁之政，差二不才往天下采取民物，倘民心一变，何以处之？我等可入尧府奏知此事。”众臣皆曰：“二公之言极是有理！”遂俱同至尧府。

却说尧王在府，亦知摯帝差使民间取讨财物、女子，正为此事差人去请八元商议上谏。且说八人是谁？乃帝尝庶出子，皆贤明正大，名曰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兄弟忠肃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人谓之八元。八人早到，见尧礼毕，茶罢，正议入朝，欲上谏章，忽门官报：“有朝臣大业、仲容同百官至府谒见主公，未敢擅进，先行通报。”尧令召入。百官进见礼毕，尧曰：“列卿至此，有何见论？”百官奏曰：“主上今差寔豹、闾伯往天下采访民间财物、女子，此无道事也。况此二人又非忠直者，害中加害，民何以安？臣等特为此事求见大王，可速入朝谏止其事。倘或不然，一旦不测，天下不易保也。”尧曰：“某正为此一事，今请八弟在此会议，明日必入朝奏止是事。”即命八元与众臣相见。众臣见尧先已有意上谏，各各大喜，辞尧而回。

却说摯帝自即位之后，不理国政，或半月一设朝，或一月一登殿，朝夕与后妃饮宴，荒淫无度。尧率八弟伺候五日，不得面君，次日乃同八弟直入后宫，见帝后饮宴，向前俯伏山呼，帝惊问曰：“御弟至此有何表章？”尧曰：“臣闻三皇以至于今，为君者未有不利于民。今我主不理国政，荒淫无度，贪财好色，又差寔豹、闾伯出削民财，取民美女。倘诸侯心变，何以处之？”帝曰：“朕闻士民尚有一妻三五妾者，丰衣足食，金玉满，朕承祖父之业为天下之主，抽诸侯之财税，取民女充宫闈，有何荒淫，而诸侯敢有异心？欲朕不如一富家翁耶，卿其可乎？”尧伏不起，八元齐声谏曰：“主

绰枪——提枪。

僂（lù，音露）——杀戮。

干——获取。

营室——星名，即室宿，二十八宿之一。

泮（pàn，音叛）——溶化。

四远——四方边远之地。

帝尝（kù，音库）——传说中上古帝王之一。

岌（jí，音急）——本义指山高峻貌。

韶（tiáo，音调）龀（chèn，音趁）——儿童换齿时，古时指七、八岁。

上若不听尧谏，执迷不悟，只恐祸至无日矣！”帝不答，谈笑自若，顾与后妃饮酒，喝左右逐退出宫。又差嬖腹 监催各诸侯财宝。天下诸侯亦有遵旨解贡者，亦有抗旨不贡者。各诸侯发文书会同起兵入朝，寔豹、闾伯、闾瞽腹三人闻知诸侯有异心，抽兵连夜回朝，将取得美女、宝物一半交帝，一半三人入己，亦不奏知诸侯起兵之事。帝将所贡之物列于面前，以美女充满宫庭，朝夕宴乐。众臣见尧、八元谏之不听，俱缄口不言矣。未知若何，下回便见。

第三十六回 众诸侯废摯立尧

话分两头。却说人皇氏朝封有暘谷侯，乃黄神氏之后，名黄冲，发文书，会各路诸侯，兴兵入朝废帝。众诸侯得文书，各起兵，约定七月十五日于帝都取齐。不知是那几路诸侯，听一一说来：

- 第一路暘谷侯，人皇朝黄神氏之后，姓黄名冲；
- 第二路汾睢侯，人皇朝巨霸氏之后，姓犹名生；
- 第三路大鸿侯，人皇朝泰壹氏之后，姓樊名高；
- 第四路精气侯，人皇朝神民氏之后，姓通名理；
- 第五路蔽体侯，人皇朝辰放氏之后，姓皮名傅；
- 第六路群王侯，太昊朝大庭氏之后，姓庭名立；
- 第七路居阳侯，太昊朝赫胥氏之后，姓葛名重；
- 第八路利乡侯，太昊朝栗陆氏之后，姓栗名志；
- 第九路登阳侯，太昊朝柏皇氏之后，姓穆名赤；
- 第十路能属侯，太昊朝昊英氏之后，姓审名疑；
- 第十一路青文侯，太昊朝阴康氏后，姓前名 ；
- 第十二路武平侯，太昊朝朱襄氏后，姓朱名忽；
- 第十三路营窞侯，炎帝朝临魁氏后，姓闵名必；
- 第十四路创制侯，炎帝朝帝来氏后，姓功名物；
- 第十五路定火侯，炎帝朝帝承氏后，姓木名顺；
- 第十六路制度侯，炎帝朝帝里氏后，姓克名戏；
- 第十七路懋德侯，炎帝朝帝明氏后，姓熊名孙；
- 第十八路起达侯，炎帝朝帝宜氏后，姓王名政；
- 第十九路天水侯，黄帝朝后土氏后，姓虬名螾；
- 第二十路定数侯，黄帝朝命荣氏后，姓钟名协。

共天下诸侯二十路，各统人马，或五千，或三千音，带文武官僚俱赶七月十五日于屯丘取齐。是日，众诸侯陆续都到，各相推让坐定，大排筵宴。暘谷侯举杯与众侯曰：“今为摯帝荒淫，重敛民财，不听尧谏，故某发文书告知，会列位同正其罪，幸诸君皆至。先立盟坛，各歃血为誓，来日入朝，务以废立为事，毋得心怀私意，不负黄帝之盛德也。”众侯皆曰：“唯命是从！”暘谷侯令排香案，各歃血誓毕，犒赏三军，复坐畅饮而散。

却说摯帝朝夕于后宫饮宴，醒而复醉，将取来美女百般作乐。左右闻众侯消息，忙传入后宫，帝被酒色迷乱，只是不出治政。次日，众诸侯蜂拥入朝，与尧、八元、文官、百官相见，传令鼓噪打入后宫。内臣急奏知，帝大惊曰：“来者是那几路诸侯？”内臣曰：“小臣不知，但见朝堂遍地皆兵，欲打入后宫。”帝曰：“朕御林军何在？”内臣曰：“先逃矣！”帝曰：“尧王、八元今在何处？”内臣曰：“皆在朝堂候主上登殿。”帝见势迫，外又喊声大振，只得别后妃，被龙袍升殿。群臣、诸侯拜舞毕，帝曰：“朕未有召命，卿等至此，有何话说？”众侯齐奏曰：“天下非我主之天下，乃万民之天下也。今主公为君，不恤下民，使臣敛财，荒淫无度，民心皆变。诸侯共议言主不可管摄天下，欲废主上，别立新君，以安万民！”摯帝怒曰：“朕

普施——遍施。施，施仁政。

巉(chán, 音馋)岩——高峻的山岩。

无大过，诸卿何此无礼！废朕，则谁可为万民之主？”众侯奏曰：“为善为恶，无不自知，陛下何必多问！臣等闻先帝皇太后陈锋氏名庆都有赤龙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今有功浩大无所不至，存心天下，加意穷民，以汁为羹，无盐调和，虽以藜藿而食，亦不嫌也，蒲草为席而无缘饰。臣等感戴不尽，今欲立之为君以应民望。”帝曰：“卿等立朕之弟为君，此亦公正。但废朕于何地？”众侯奏曰：“陛下速降旨，宣尧为帝，则天下万民悦服，陛下有国封矣。”挚帝见势不可为，只得宣尧至殿前，帝曰：“诸侯言朕不德，推卿代朕之位，卿可应天顺人，无负民望！”言罢即脱下龙袍，捧印交尧。尧大惊，俯伏奏曰：“臣等曾谏主上以天下为务，主上不从，至有今日之事。臣德薄无为，不堪为君，请陛下别寻有德者让之！”帝曰：“此非朕意，乃众诸侯公举，必不虚妄，卿其勿辞！”尧再四不从，叩头出血。众诸侯见尧推让不受，齐声喊曰：“今主不德，我等亦为百姓而来，止为废立。今挚帝知时让位，我主何必太谦！”众侯遂皆向前扶起尧帝，披上袞衣，言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我主宜速正大位，以安民心。”群臣扶尧帝登龙座，皆呼万岁，欢声满朝。众侯、群臣奏曰：“废无道而立有道，望我主降挚帝于何处发付，即日起行。”尧帝曰：“为人君而荒淫，劳民伤财，本该削职为民，朕念手足之情，封为陶唐侯，容其改过自新。再若有乱国治，二罪俱罚！”挚帝谢恩，即往陶唐而去。挚在位九年。

尧帝命将后宫财物悉分各路诸侯，回国以赈穷民；原各国取来美女，仍命各诸侯带回原籍，令其父母领去择配；将嫫蚩腹斩首示众，寔豹、闾伯，姑念手足，各罢职为民。重赏群臣，大排筵宴，款待众诸侯、百官，大赦天下。次日，众侯、百官入朝谢宴。不知尧帝为君何如，下回便见。

有郤（tái，音台）氏——传说中上古氏族部落。

稷——即后稷、周族始祖。

祈嗣——向神灵祈祷以求得儿子。

第三十七回 尧帝即位都平阳

却说帝尧陶唐氏，乃帝喾之子，帝摯之弟也。母陈锋氏之女，名曰庆都，怀孕十有四月而生帝于丹陵，当高辛氏丁亥岁十一月十二日也。母既生尧帝，后移徙至耆，尧以祁为姓，故曰伊祁氏。母初生帝时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儒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摯为天子时，尧年才十二，佐摯为政，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国于唐，故又号陶唐氏。因摯帝荒淫，诸侯废摯而推尧为天子，以火德王，都平阳。于甲辰岁即位，众诸侯及群臣朝贺，山呼拜舞毕，帝曰：“朕无才德，蒙卿等冒举。朕不敢负天下民命，亦不敢负卿等推立。但欲卿等宜体朕心，爱民如子，则朕无忧矣！”众臣咸顿首称谢。帝命开内帑，取出金银宝物，分赏各路诸侯回国，并赏在朝大小文武官员金帛各二表里。诸侯、群臣谢恩出朝。

次日，尧帝升殿，两班文武山呼拜舞毕，有暘谷侯黄冲出班奏曰：“臣等离国日久，恐境内有事，今辞陛下，带领人马各回本国，未得圣旨，乞赐指挥！”帝劳慰曰：“朕国无事，卿等可速回国。”众侯得旨，辞帝各回本国而去不题。

却说自尧帝为君，其仁如天，无所不覆；其智如神，变化莫测。如日之照临，人皆依之可爱；如云之密布，人皆望之可喜。富而不骄，彤车白马；以茅覆屋，不取齐整；蒲草为席，而无缘饰。不视玩好之器，不好奇怪异物，惟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唯恐有一毫不到之处。见一民有饥色，曰：“我饥之也！”见一民寒，曰：“我寒之也！”见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天下之民莫不欢心。自古帝王以来如尧者未之有也。故孔子称之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于为大，惟尧则之。”又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第三十八回 尧帝命羿射九日

却说尧帝一日设朝，文武山呼毕，两班侍立。正值炎夏，天上忽然有十日并出，照地若火，禾稼干煨，草木焦枯，百姓惊惶。众臣奏知，帝惊叹曰：“天上十日并出，害民禾稼，即害朕躬，莫天厌朕为君也！”命备香花灯烛，帝自拜祷，祝之曰：“臣尧本无大德，蒙众臣冒举为民之主，今天现十日并出，害民禾稼，莫非臣尧有过，罪坐于臣，无降灾殃以伤百姓。臣今叩告，望天见怜，收入多日！”尧帝祝毕，百官朝散。次日早朝，见日依然。帝见日不收，嚎陶大哭。有一武臣，姓平名羿，现为护驾大将军，见帝悲惨，出班奏曰：“天地既分，已经数万余年，上天未现绝民之物。今我主上为君，比之三皇列帝，德过前朝，岂有上天不佑，而现十日绝民食乎？臣思此必邪火，借日之光升在半空，故有炎炙酷人、焦禾杀稼之害。臣虽不才，能开千斤之弩，待臣来日于御教场射之，看其如何，又作区处。”尧帝闻羿之言，回悲作喜，曰：“卿言有理，但恐射之不到。”羿曰：“容臣试之。”帝准奏。即传旨，来日排驾同百官亲诣御教场中观看。群臣朝散。

次日平明，帝同百官俱至教场演武厅前下马，帝于御帐坐定。文武参拜已毕，只见羿全身披挂，左带千斤硬弓，右插狼牙铁箭，结束威风，打扮整齐，坐一匹白骏马来至御营，下马见帝，山呼曰：“臣甲冑在身，不能全礼，乞陛下赦臣之罪！”帝曰：“朕同群臣在此观卿才能，卿可用意射之。”羿叩首谢恩，飞身上马，左行三转，右走三遭，指定一箭射去，只见天上光闪闪落下一日于水中，大响一声。帝与群臣、三军百姓俱惊得呆了。羿见射下一日，精神倍增，东走西驰，连射八矢，八日皆落水中，只存一个日光。羿射得性起，将那真日亦连射三矢，端然不动。帝见射之不落，急命止射。羿遂下马见帝，帝大喜。排驾回朝，登殿宣羿封为落阳侯。羿谢恩。帝命设宴以侍众臣，日暮而散，帝入后宫。

却说帝后乃散宜氏之女，名女皇，大贤德，迎接帝入宫礼毕，帝命坐，后曰：“我主治天下七载矣，臣妾闻民不作忒，鸱鸢逃于绝域，麒麟游于薮泽。此非我主化行仁德之政，安能至此？”帝曰：“人无全德，但朕为君，无一日不以天下为心。朕欲定天下道里远近广狭之名，一时尚未可得，心甚忧之。”后曰：“今宫中庭前忽生一丛草，臣妾数之，有十五根，十五日以前日生一叶，十五日以后日落一叶，更有落至只一叶，或厌而不落。不知此何草也？”帝听后之说，大悦曰：“朕一承位，每怪朔望不分，正欲定之，不得其法。卿言有草如此生落，朕可依之以定朔望矣。”即命名之曰蓂莢草。

一夜无词。次日早朝，群臣山呼拜舞毕，帝曰：“昨日朕在后宫，朕后见庭前出草一丛，共十五根，十五日以前日生一叶，十五日以后日落一叶，或一叶厌而不落。朕思度之：每一月不可俱以三十日为则，亦必有大小之分。一味厌而不落者，其月只该载二十九日为一月；落尽者，其月方可载三十日为一月也。依次而排推，则天道明而朔望定，可不至于混淆矣。朕即命名之

玄鸟——黑色的鸟。有人认为指燕子。

契（xiè，音谢）——传说中商族的始祖。

媯（j，音拘）訾氏——上古氏族名。

精丽——纤巧秀丽。

花名——指美女之名。

曰蓂莢草，又欲传之于天下，与万民悉知其月有大小之分。但此草不可移种，难以颁行，卿等有何高论？”帝言未毕，有臣羲和现为司天政之职，出班奏曰：“未遇蓂莢，难定朔望；既见蓂莢，不必移种四方。臣得观之以三百六十五日，将数推算，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作历象星辰，察其气候，敬授人时，与我主颁行天下，则万民统知其要法矣。”帝闻奏大悦，问曰：“此历几时可成？”羲和奏曰：“必得三年之功，而闰法，朔望、月之大小，自可定也。”帝赐御酒三杯、金帛二表里，嘱之曰：“卿其用心！历成之时，其功不小。”羲和拜恩领旨，辞帝出朝，回家自去作历法，以十日为一旬，十五日为半月，后依蓂莢草之落叶而推之，厌则二十九日为一月，落尽则三十日为一月。明四时往来之寒暑，察一岁长短之节候，以三个月为一季，以十二个月为一年，以周天三百六十五日以定闰月，昼夜循环，以一日十二时，一时分为八刻。时光似箭，不觉三年，历法以成矣。

第三十九回 羿缴大风除兽害

却说尧帝升殿，文武两班山呼礼毕，羲和出班奏曰：“前臣奉旨定造历日，今已完成，献上我主，请龙目观之，以赐颁行！”左右近臣接上，帝即于御案上展开，见历中朔望种种得法，节节有则，帝览毕大悦曰：“卿成此历日，永为世间耳目，无天地，方不用此历矣。如有天地，此历用之无穷！”即赐金花二朵，采段四端，加封为正历总世侯。羲和再拜谢恩。帝命每年十二月造一历颁行天下。命俳御宴以待群臣。

正饮之间，忽大风吹来，对面不能开口共语，筵食皆吹散于地。帝看风从东方来，吹之甚亟，民屋皆倒，拔术扬沙，半日不息。帝叹曰：“朕闻天有风伯能害人房。前遇日害，今又逢风害。日害已除，而风害不除，民何得安？必须制之！”即召平羿谓之曰：“前日害，得卿射除，今又值风害四方吹来，最狂者东方。卿可统三万人马于青丘之泽，其地有山皆高耸，东方有缺宽阔三百里，其风从此来。故东方最急。卿去指示众军先筑土缴遮蔽之，以分其势，则叹不能急也。”羿领旨出朝，即领人马三万至青丘，依帝之言，漏夜催督三军，筑起土缴遮蔽。果风一至，被其抵散，以分其势，遂不似前为害矣。

羿领兵还朝回奏，帝大喜，言未毕，使臣又奏曰：“今洞庭有兽，名曰猓，高五尺，长一丈，横行地方，食人食畜；又桑林有兽，名封豨；又岭南有修蛇，长三五丈者，皆为民害。百姓表奏，望我主速为制之！”帝闻奏叹曰：“自朕为天子，天上日风并害，地下兽蛇杂出，负愧实多。”羿奏曰：“此非我主圣泽所致，乃山林水道不通之故。臣虽不才，我主可发一万人马，用强弓硬弩射之，自然平伏矣。”帝大喜，即命羿行，辞帝出朝，众臣皆散。

次日，羿早升帐，整点人马一万，分付三军各带钩镰长枪、强弓硬弩而行。不数日来至洞庭地方，百姓接见。羿问曰：“兽形如何模样？”百姓对曰：“兽多种类、俱似牛马之形，有两角者，有无角者，有食人食畜者，有不食人食畜者，有止食禾果者。我等欲捕之，彼来甚众，多遭其害。若今一至，则我等皆逃避矣。”羿又问曰：“何日而来？”百姓曰：“无有定期。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但众兽至，有见人直冲进者，有见人而逃者，善恶不一。人皆避之，将军亦宜仔细！”羿即分付众百姓曰：“汝等且退，我自有分晓。”众百姓叩头而去。羿传令立下营寨，即唤三军听令曰：“我问百姓，已知其详者。来日，汝等三千人各用锹锄于山路平坦之处挖下一坑，约长十余丈，阔四丈，深三丈，限二日完，勿致违悞！”又令三千人各带干草一束，亦限二日完，不得有悞。又令三千人破木成牌四百面，高八尺，阔三尺，牌后钉铁圈八个，以便手擎，亦限二日完，不可有悞。三项如有悞者，各按军法。众军得令各去备造不题。

宫掖——宫廷中。掖，掖门，宫中的旁门。

货殖——此指货物、商品。

不才——无德才的小人。

惠和——慈善平和。

无道事——不合正义之事。

(yíng, 音莹)——箱笼一类器具。

至第三日，平羿升帐，辕门外画鼓三通，各营官参见已毕，挖坑军、刈草军、打牌军，各各都来报完，羿大喜，即传令分付曰：“三者既完，某料这群怪兽只在此一二日必出。汝等刈草军可将此草虚铺坑上，汝等不可离远，只在坑左右俟候。兽若见人，必对面抢来，必定跌落坑中。汝等急用铙钩搭起，以绳索捆绑，解来请赏。”三千兵领命去了。又令三千执牌军分付曰：“汝等各人皆执牌向前，以防兽冲突，后军各放弓箭射去，箭头俱要涂毒药。汝等不可身出牌外。”三千兵亦领令去了。次日平明，羿亲自披挂袍铠，结束弓马，于坑前指挥军士。

却说诸兽一连六日未出，见此日天气晴朗，一来无食，俱出于旷野之处向日游行，听见坑边人声，相争向前。见三军对面排立，诸兽只说是人欲捉他之状，觑了一觑，不知虚实，吼声大展，对面一直抢来，一声响亮，皆跌下坑中。三军大喊一声，一齐向前，将坑中诸兽尽皆钩起。捆倒打入寨去请赏。更有未跌入坑者，三千兵执牌弩齐出，乱矢射去，被伤死者十有七八，止逃得一二归山。百姓鼓舞大悦。羿升帐，百姓叩首谢曰：“害我等者，皆此兽也。今得将军除之，万民蒙福矣。”羿曰：“汝等百姓可向前观看，诸兽皆缚倒，不能挣动。前云有食人食畜者，食禾果者，俱一一指示我军人，以便发落。”百姓领令，俱各看过，先指豺狼虎豹等曰：“此几种兽专食人食畜，猛不可当。”羿即令军士七剜去一目，剜其齿牙，割去尾足，扛入山中示众。有死者，令宰而食之。百姓又指獐鹿、野猪、山羊等曰：“此几种兽只食禾果。”羿令军士：野猪杀而食之，獐鹿、山羊各鞭责三十，纵之入山，不许到民田园扰害。责得诸兽或拐足者，或皮裂者，叫吼之声，甚是惨人。得放回者，俱自低头伏耳而逃。诸兽亦有灵性，但不能言语。见被责者割去尾足者，剜去目齿者，岂不免死狐悲，各伤其类？逃入深山，再不敢出。羿令百姓将草堆放山傍，放火烧入山林，老兽逃匿，小兽多有烧死者。又教百姓制牌弩以备捉而食之。

遂起马至桑林。桑林百姓于路迎接。羿问百姓曰：“汝等地方有封稀，今在何处？”百姓对曰：“此兽大似牯牛，一出势不可当，人不敢近，见其利害，不知踪迹。此兽无食，自然出游。”羿曰：“汝等且去，我自有法擒之。”令三军且安营去歇息。

次日，羿令兵卒亦于平地开一深坑，上虚铺草，等候此物到来。却说此物数日未出，是日出游，军士见其来，抛食诱之，引至坑边，随即跌入。众兵遂乱枪戳死。百姓大悦。

羿除桑林地方之害，不敢留停，径领兵前至岭表。百姓拜迎，羿问曰：“汝等地方多有修蛇，可说详细，以便除灭。”百姓告曰：“地方有蛇，长大者食人，小者咬人，被其搅乱，民不安生。或有在田，或在水，或在山，人若遇之，必即遭害。”——“汝等且退！我知道了。”百姓退去。羿下寨屯住人马，唤三千兵分付曰：“前者，我用坑、牌以制猛兽，今用毒药以灭修蛇。汝等三千人，各身穿铁甲，脚穿铁靴，手执长刀，宰猪、犬、鸡等肉，以毒药酒浸三日，外又将毒药拌香油麻面炒熟各肉，我自有用处。”三千兵领令去了。又唤三千兵分付曰：“汝三千人可于有蛇去处乱掘土窟，深一丈，长、阔三丈。”三千人亦领令去了。又唤三千兵分付曰：“汝等三千人各备干草一束，伺候听用。”三千兵亦领令上了。第三日众兵俱来报完，羿曰：

“汝等既已完备，可将毒肉散放窟内，蛇出闻香，必争趋入食之，定然毒死。汝等将干草点火，丢下窟内烧之，然后用土填塞。此蛇害可除矣。有未离水者，可用毒肉放于上流随水而下，蛇闻香味，必然食之，亦定死矣。更有未离山者，亦将毒肉炒香，引他出食，自然平静，再无有不死者。”众军得令，各去依计而行。

次日将毒散于窟内，诸蛇闻见香气，果然成群而出，争奔入食之。三军见蛇已入窟中食肉，各将于草点火，乱丢入窟。其蛇有毒死者，未毒死者尽被烧死，腥 之气冲天，一时以土填满。三军又将毒肉并汁弃于上流，水中之蛇有未出者，食之尽死。山凹亦放毒肉，大小蛇闻香味食之，皆被毒死。羿令穿铁甲靴三千兵各执长刀于山中搜寻，遇者斩之，所逃者百无一二。百姓看见，欢声如雷。

羿见三处俱已宁静，拔寨起马，百姓遮道跪送。羿发放回归，一路无词，领人马回朝复命，正值尧帝升殿，羿随班拜伏于地，一一奏知前事。帝龙颜大悦曰：“卿前除九日，大风，今收猓、封豨、修蛇，与民除其大害，有没世之功。”赐金银各一百斤，彩段一百匹，加封为总平侯。命排御宴庆贺太平。群臣、羿谢宴，朝散。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平羿夫妻入月宫

却说平羿既立此数件大功于世，自以得意，喜气扬扬，又得封赏，朝散回家，见妻出迎，手内执药丸一颗，光焰闪的，香气袭人。羿问曰：“卿手内所执何物？”妻对曰：“此长生不死药也。”羿曰：“有此佳宝，卿从何处得来？”妻曰：“自君奉差去后，仙人西王母怜我孤身独宿，夜夜到此相伴。迟月明时，则呼侍女捣药。我问所捣何药，西王母答曰：‘此长生不死药也。每一月捣一丸，一年捣十二丸，朔旦则服之，以调阴阳之畸毗。’三日前捣得一丸在此，命我收起，他去蓬莱探望东王公约，至半月后到此取讨。我见今晚月明如昼，取出试一展玩耳。”羿曰：“卿何不吞之？”妻曰：“他来取时，我何词以对？是欲求长生，先得短命也！”羿曰：“既号灵药，是处可以潜形，何必拘此而自悞乎？汝试吞之，亦自有说。”其妻依夫之言，一口吞之，习习欲飞，身轻若云，遂奔入月宫之内。羿紧揽其衣，随之而去。妻为嫦娥，羿为蟾蜍。时尧帝六十二年甲辰岁八月十五夜也。后来唐朝诗人杜工部看到此处，有诗二首为证。诗曰：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
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
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尘镜元开匣，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
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

又唐人李义山亦有诗一首云：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第四十一回 四岳举鲧治洪水

却说尧帝治天下，六十有二载。是岁洪水为灾，天下诸侯雪片表章，入朝告急。帝升殿，问群臣曰：“今天下方略清平，又有洪水之患，谁可治之，以解朕忧？”四岳出班奏曰：“陛下若除洪水之害，可用崇伯侯鲧前去，堪称任此职。”帝曰：“朕闻鲧之德政刚倖，违众，易于败事，不得民心，方逆上命，恐其不可用也。”四岳又奏曰：“我主圣见甚明。但今洪水之灾至急，臣观在廷诸臣，固是皆可用，若论其才能，则无出鲧之右也。臣料鲧此行，必能成功。陛下姑试用之，如不能，则又召回，另选有才德者代之。”帝曰：“卿言虽是，但洪水非小智者可治。既卿公举，朕试用焉。”即宣鲧至朝见帝，山呼礼毕，帝曰：“天下洪水为灾，朕欲得一人治之，第其务非小可之事，今四岳保卿领此重任，卿行当钦哉以勉之。卿可试言，该如何制度布置？”鲧曰：“蒙君天恩，正无有报效。量治洪水一小务，臣至其处，临机应变，自有方略治之。不劳圣虑。”帝曰：“卿可戒其所短，取其所长，酌其才而用之，加之以敬谨，朕何虑哉？恐卿以才自负，忽不加意，万一不然，王法无亲，卿悔弗及矣！”鲧顿首曰：“谨领圣谕，焉敢有违。”帝当殿亲赐御酒三杯，金花二朵，迎出朝门，百官远送，点人马三千为从。

鲧别过百官，催动人马，一路长行，来至华渚姬水二处。本镇诸侯，闻有朝廷差官到此治水，皆出城六十里迎接。鲧下马相见毕，延入公馆分宾主而坐。鲧问曰：“华渚侯自那一朝受封为侯？”起对曰：“某祖太昊帝朝阴康氏之后，至下官姓前名增。”鲧曰：“尧帝有加封否？”增曰：“前同十九路诸侯废摯帝立尧帝有功，加封为青文侯。”鲧又问姬水侯曰：“足下自那一朝封侯？”起对曰：“某祖黄帝朝命荣氏之后，至下官姓钟名协。”鲧曰：“尧帝有加封否？”协曰：“亦前同十九路诸侯废摯帝立尧帝有功，加封定数侯。”鲧曰：“二位既皆朝廷有功之臣，今遇此洪水之灾，不与国家建功出力，何袖手旁观，使民受害至差某劳苦？”二侯曰：“此朝廷知足下才能，故有此差，非于某等之累及也。”鲧曰：“不必多说，可速去各备民夫五千名，锹锄器械五千件，以便来日兴工应用。”二侯只得唯唯而退，自相言曰：“今尧圣明之君，欲与民兴利除害，所差遣之人，必贤良方正，公直忠厚，终可为事。今见崇伯侯鲧之言，似一刚贪之徒，恐非制治终事之人也。”乃曰：“我等且且讨人夫器用，看他来日行事何如。”二侯各回去齐备人夫器用。不题。

却说次日，这差官崇伯侯升帐，带来三千兵马，簇拥排开，甚是威武，端坐帐上。二侯入见参拜，列坐茶毕。鲧恨二人无贽见礼，心怒不平，问曰：“昨曾分付民夫什物，可完成否？”答曰：“一切完成，俱于台下伺候遣用。”

歃（shà，音煞）血——古代举行盟会时，嘴唇涂上牲畜的血，表示诚意。

废立——废，指废掉荒淫的君王，立，指扶立新皇帝。

穷民——指黎民百姓。

缘饰——席周围的装饰品。

大位——指帝位。

甲冑（zhòu，音宙）——出战时所穿铠甲、战帽。

忒（tè，奇特）——差错。

鸱（chī，音痴）鸱（xiō，音消）——即猫头鹰，古代以为不祥鸟。

鯀曰：“既已齐备，今日且退，明日起工。”二侯起身告曰：“今洪水为灾，百姓昼夜不得安生，今幸明公驾临，犹久旱得降甘雨。若待明日，即要虚费数百金，民心不安。乞赐动工，上报圣恩，下救万民。”鯀大怒，曰：“汝二人只知费一日之财，不知某之劳苦！”二人见其大怒，只得退出来，发放了民夫，明日俟候，百姓亦散。二侯相议曰：“看彼昨日之言，今日之语，此皆是明要我等财物。今民穷如洗，那有财物？不若将库中所有财物，且充与之，告彼动工，以救众民。”于是二人各将府库之财，查算计止得五千之数。二人商议留下三千镇库，取出二千，来日馈送。次日，鯀早升帐，二侯入见，礼毕，告曰：“明公 驾临敝治，人民久遭洪水为灾，库无余积，尽数搜括，止得微末，含愧贡上，少申鄙衷，伏乞笑纳，不胜荣幸。”鯀看礼帖上，写白金各二千两，乃笑曰：“此朝廷差使，何劳二公厚惠？”二人曰：“菲薄微礼，不足以奉清光，聊表寸敬。”鯀乃小人，一见四千之金，竟不推辞而受，令左右侍从取过。二侯曰：“今明公兴工治水，某闻金木水火土，各有一神主之，水必有水神，可用猪羊祭告，然后起工。”鯀听罢，大笑曰：“水岂有神？如其有神，其心必正，肯害人民？水是无神。纵若有神，亦邪妖而已。某乃奉命钦差治水，何用祭为！”并不信二侯之言，又无治水之法，但分付军民人等曰：“凡有水急流之处，只挑土以壅塞之。”今日壅塞，明日冲荡去。每皆如此，非止一处，劳民伤财，无法可治。二侯掩口笑之。鯀见不能阻其水流，且自离了华渚姬水，又往他处。凡经过处，不问长短，只要贿赂。唯令军民用土，以掩小流。不三五日，或半月，一遇大雨滂沱，依然推荡大流，人民反受其害。百姓只得自相计议，开沟放流，暂时栽种。但洪水一发，或一二年，或三四年，高处犹可栽处。至其漫野水势，飘没人民牛马庐舍，不知推荡去几千里。

却说崇伯侯鯀自领旨出治水，已历九载，未见寸功。滥受官民之财，数盈百万。每年上表，但言“工程浩大，臣鞠躬尽力而后已”。自度不能成功，恐帝问罪，只得收拾领了人马回朝，一日，帝坐金殿，群臣山呼拜舞毕，传奉官奏曰：“有崇伯侯鯀治水回朝，现在午门外候旨。”帝命宣来，鯀拜舞于御阶下。帝曰：“卿别朕九载，洪水为灾，用何法以治之，今民安否何如？”鯀奏曰：“洪水滔天，势不可治，力尽法穷，暂且令民以土壅塞之。特来回奏，容臣再作区处。”帝听罢大怒，骂曰：“无谋匹夫，唯知贪财好货，害国家大事。朕已久知汝凶顽嗜酒忘工，四岳保汝，朕亦勉之。何今日敢无忌惮若此！”立命武士，推出朝门外，殛之于羽山。即传旨晓谕天下诸侯，各用军人，于急流之处开沟，放至会水所在，暂时寺护，不用土掩。候另差官制治。自此天下洪水之灾颇安，无复有似前之患矣。

麒麟——传说中象征祥瑞的兽。

萸（míng，音名）萸草——古代传说中一种象征祥瑞的草。

采段——即彩缎。

端——匹。

风伯——风神。

猱（yù，音压）（y，音雨）——古代传说中一种吃人的猛兽。

封豨（x，音西）——即野猪。

第四十二回 尧帝康衢听童谣

却说尧帝治天下，六十有八载。此时天道人事，鸟鲁草木，禾稼财货，俱各有序。四民乐安其业，诸侯咸服，百姓鼓舞太平。虽有洪水一端，帝亦教民权宜开流，以去其水。盖未得全法，而不至受全害矣。帝见天下诸侯进来表章，无有告急者，皆颂圣德。帝不知天下治与不治，问于左右。在朝在野之人，亦不知之帝心不安。乃命排驾，出巡于康衢，见儿童唱谣歌曰：

立我烝民，莫匪是极。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帝听罢，微笑曰：“朕今日方知民得安矣。”命左右赏众儿童金钱果豆儿。童见赏，皆大欢喜，嘻嘻而笑，口称“万岁”，复歌而去。

帝命驾回至襄陵，有九十老人姓席氏击壤歌于途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帝闻歌嘉之，曰：“此朕之老师也。”命左右引前，赏以绢帛。老不受而去。帝益叹其贤云。

又巡狩于华封，华封老幼人民，俱出迎接圣驾，齐跪路旁。帝下御辇，命扶起众老，问曰：“朕为君无役于民乎？”众民对曰：“无。”又问曰：“朕无削于民乎？”众民对曰：“无。”又问曰：“汝等安乎？”众民对曰：“安。”帝闻众民之奏，大悦曰：“卿等既安，各宜孝敬勤谨，尊卑和睦，朕无忧矣。”众民奏曰：“百姓自圣上为君以来，就之如日，望之若云。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溥。民等无以报圣德，惟三祝圣人，愿圣人多富、多寿、多男子。”帝闻奏，笑曰：“朕何当之。若多男子，则多惧。多富，则多事。多寿，则多辱。朕不愿此三祝。”封人曰：“天生万民，必授以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成仙，乘彼白云，游于帝乡，何辱之有？”帝听罢，大喜曰：“诚哉是言也。但朕躬无为，何敢当此。”遂命左右近侍，遍赏封人，众民叩谢圣恩。帝命排驾回朝，众民不忍帝去，至望不见方散。

修蛇——即蟒蛇。

牯（g，音古）牛——公牛。

畸毗（pí，音皮）——指相异。

雪片表章——上表奏章如雪片般频来。

清平——清和安宁。

四岳——古时分掌四时、四方山岳的官。

鯀（g n，音滚）——传说尧臣，大禹的父亲。

刚倬（xìng，音幸）——刚直暴厉。

金讨——查点准备。

人夫——人力。

第四十三回 大舜躬耕于历山

话分两头。且说大舜，乃黄帝八代孙也。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颡顼，颡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瞽叟姓妫，娶妻名曰握登，见大虹有感而生舜于姚墟，故不姓妫而姓姚。母握登早丧。瞽叟继娶后妻，名曰壬女，又生一子名曰象。象下愚不移。继母溺爱己子，欲害前子，往往不能，无可奈何。一日，舜同弟象出耕。象偶失足，跌在田水中，舜负之归家。母见象衣服皆湿，象告曰：“失足跌倒所湿。”后母候夫回唆之，时告瞽叟：“今日同象出耕，推象水中，几欲害死。他意独占家财。”瞽叟大怒，唤舜询之。舜曰：“弟自失足跌倒，非舜之过。”父不信，杖之。舜惟吞声隐忍也。瞽叟不明，每听后妻之言，溺爱于后子，欲至舜于死地。一日，瞽叟夫妻商议，欲陷舜于古井。后妻故出至言，踏踏设计，陷舜死地，故将头上金钗堕下井中，忙呼舜曰：“我失一股金钗于井中，喜得井中无水，汝可下去拾起，即以与汝，勿可惜了。”舜并不辞，即下井去拾之。后母、瞽叟、象三人见舜下井，上面各将砖石以塞井口，自料此回给舜，必死无疑，各各大喜回家。岂知舜之孝心感动天地。古云，举心动念，鬼神皆知。况王者不死，有当方土地早知其事，预先分付一青面狐，于井中掘开一路，直至山前。彼时狐见舜到井下，即向前引舜至路，只见上面砖石乱纷抛下。舜已走离井中，犹若梦中，只顾逃避，望光处奔走。行有半里许，乃出穴道，至一山中，四无人烟，神魂不定却说瞽叟、后妻、象三人，正在家中言舜此回定无生还之理，言未讫，忽见舜已至面前。三人皆大惊失色，乃曰：“汝人耶，鬼耶？”舜双膝跪地，告曰：“儿人也，非鬼也！父母不必惊疑。”瞽叟即转语曰：“我常与汝母弟言汝有术法不死，汝母弟再四不信，故试汝与他母子看，今果然不死回家。汝恐肚饥，可去吃饭。”舜不敢违父命，自去吃饭。饭毕，父又曰：“日前我往前村，见仓中稻谷朽者甚多，汝可明日去搬出晒干。此乃一年之计，勿可惜了。”舜怎知是计，只得领诺，退入后堂去。三人于堂前密议，待明日舜去上仓搬谷，我等四围堆起干草放火烧之，他纵有腾空驾云手段，也逃不出去，不怕他不烧死，三人密议已定，忻喜去寝不题。

却说舜至次日早起吃了早饭，即去仓所，只顾搬谷。三人密地而至，四围暗堆柴草，放起一把火来，顷刻烈焰冲天，烟迷四野。三人忙走回家。舜正在仓搬稻，只见烟逼入仓，目不能开，急上仓观之，仓外四围火起，心中大惊，无计可施。忽见仓上有破叶笠二片，连忙取之，用两手各拿一片，拼命凭空跳下，离火丈余。舜有天子洪福，百灵护助，幸有二片叶笠在手扇开，犹如两翅飞下一般的，故得不死。舜亦不知是魂中梦中，看火灭息，然后回家。后宋贤看到此处，有诗一绝为证，诗曰：

古今继母总皆然，瞽叟偏顽听惑言。

大舜虽存孝悌道，那如闵损父亲贤。

贄——见面礼品。

明公——恭维语，指圣明之人。

敝治——谦语，意指自己治理下的简陋之地。

微末——数量很少。

鄙衷——谦词，谓自己的心意。

却说瞽叟三人回家，自相言曰：“今次四面火起，更有何计逃出，烧死必矣。”各皆大笑，饮酒而乐。舜归至家，有一更初，见门已闭，只得叫门。瞽叟闻见其声，与妻曰：“此又是舜声气，莫非又烧之不死？”象曰：“岂有此理？待儿开门看去。”象一开门，舜入于庭下，拜见父母。父母惊跳不定，象亦骇倒，疑是鬼回。舜见三人大惊小怪，问曰：“儿今回家，一家为何惊骇？”父母闻言，定睛再看，果是舜，非鬼也。瞽叟佯言曰：“我昨日曾分付汝今早去前村仓中搬晒稻谷，汝曾去否？”舜告曰：“儿早去仓中搬晒稻谷，正搬之间，不知忽然烟火四起，儿命险些烧死。赖父母福庇，幸而仓上有破叶斗笠二片，拿在手中，拼命跳下走开，方得不死。”父大怒曰：“汝不小心，失火烧仓，又焚了多少稻谷，故延捱至夜而回，尚敢在此胡言妄语！”笞之流血。舜再不敢分割，唯唯受责而退。父见舜退，出与妻曰：“井陷火焚，俱不能死，此是何也？”继母壬女曰：“必思一毒计除之，不然舜强象弱，日后我夫妻年老，终久象遭渠害！”瞽叟惑于后妻之言，每欲杀舜，非止此数端。

史云：父顽，母嚚，象傲。舜但尽孝弟之道，事父母待兄弟尤加恭顺，乃有小过，则受罪，自适不失子道。年二十，以孝闻于朝野。一日躬耕于历山，山中之象代舜犁上，众鸟为之耘草。历山之人，见舜孝德，耕皆让畔。又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舜居。陶于河滨，河滨之人，器不苦窳。舜自此名闻于天下。士民咸感仰云，为景星庆云耳。

壅（y ng，音拥）塞——填上，堵住。

殛（jí 音急）——杀死。

羽山——山名，相传在江苏连云港一带。

康衢（qú，音渠）——四通八达的大道。

蒸（zh ng，音蒸）民——众民、万民。蒸，众多

第四十四回 尧帝访贤让天下

却说尧帝治天下七十年。皇后名女皇，生一子名丹朱。帝每观之，不足以承天下。每欲求贤自代，奈一时未得其人。

却说箕山有一隐士，以树为巢，而息其上，不肯告人以姓名，人只号他作巢父。不与远方人交通，衣食自足。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无杯盂，以手捧水而饮之。人见其饮无杯，以瓢遗之。许由授以操。饮罢，挂于树枝，风吹瓢动，历历有声。巢父恶其繁，取而弃之。

尧帝闻其贤，亲赍图籍到山，以天下让之。巢父曰：“君之牧天下，犹予之牧孤犊，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与我，予无用天下为也。”不顾尧帝，径牵犊而去。帝纳闷回朝。

又闻得箕山隐士许由，与巢父极相善，埋名市泽之中。帝遣使至其家，请他入朝，致天下而让焉。许由延使入坐，安之宿歇，走告巢父。巢父正在树上睡熟，闻树下有人呼唤，启窗视之，见是许由，立在月下。召他上来，问曰：“汝深夜到此何干？”许由欲说不敢说，半吞半吐的。巢父曰：“贤弟有话明说，我代汝区画便是。”许由方说：“尧帝已知其名，欲以天下让我，还是受之，还是辞之？”巢父大怒，责许由曰：“何不隐汝形，韬汝光，令人晓得姓名，把那天下来相累。汝非吾友也！”即击其膺。而速下之。许由被巢父责了一顿，奔走回家，对使者曰：“匹夫结志，固如磐石。采山饮泽，所以养性。非以食天下也。”辞却使者。遂退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

使者回朝，奏许由高致，不肯受天下之任。帝曰：“此乃高士，他必怪朕不亲造其庐，所以不来。须待朕亲访让之。”遂赍图籍，与二三文武到市泽。见他门户封闭，问于市人，市人说：“他退耕于箕山下去了。”帝即访到箕山下，见他与妻二人坐在大树下，补衣曝日。帝趋向前施礼，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经营宵旰，今天下稍得治平。久闻高士有德，分明日月出矣，而我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分明时雨降矣，而我犹然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可以大治，我敢贪位蔽贤乎！请致天下。”许由曰：“子今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于君，吾无所用天下为也。”不顾尧帝，遂与妻子竟入深林去了。

极——达到最高境地，指太平盛世。

则——法度、准则。

击壤——击打土壤。

御辂——皇帝乘的车。

就之——接近。

溥（p，音普）——广大。

封人——官名，掌管京都的地界及守护帝王社坛。

帝乡——指仙界。

不移——无法改变。

第四十五回 尧让舜天下而崩

却说尧帝以天下让贤，访得巢父、许由高致，皆亲往致之，俱不肯受。帝与二三臣下，只得回朝。一日升殿，群臣朝毕，帝曰：“夫天下者，乃万民之命脉。系于一人，务在贤明有德者居之，方不负苍天民命。朕有子丹朱不肖，朕甚病之。况且朕年迈，恐不久立。前者亲访让巢父、许由，皆不肯受。今卿等可公举天下有贤明才德兼备之人，可代朕位者，朕受之以厥职。”群臣皆奏曰：“太子可。”尧帝笑曰：“知子者莫若父，朕肯私一人之利，而病天下哉！卿等若知有其人，公举便是，不必多疑。”群臣又奏曰：“太子贤愚，臣等不知，陛下不受太子，欲授贤明之人，臣等惟闻得历山姚舜，孝悌闻于天下，且贤明忠正。我主欲授天下与人，非斯人无可当之者。”帝闻奏大悦曰：“朕亦闻名久矣。”即命四岳为使，直至历山，召舜入朝。四岳领旨，辞帝而行。

却说大舜正在历山耕耘，四岳适至，见舜接入，礼毕，茶罢，四岳曰：“尧帝年迈，太子不肖，欲传大位于贤者。朝臣奏与明公，孝友贤能。帝命下官召明公入朝，托以大事。”舜曰：“某乃孤陋拙夫，决不敢当此重职，恐负所托。”四岳曰：“明公德播天下，民皆仰望，今非一人所知者，不必太谦。”舜曰：“父母在堂，必不我行。”四岳曰：“尽忠不能尽孝。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岂有不行之理？”舜见辞不可，只得随使命入朝。夜住晓行，不数日已达帝都。怎见得皇州景色，唐人有诗为证：诗曰：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尧帝升殿，文武两班山呼拜舞已毕，四岳出班奏曰：“前蒙陛下差臣往召姚舜，今至朝外，未敢擅进，奏取进止。”帝闻四岳之奏，大喜，即命宣入。舜至殿前拜舞于丹墀之下，帝降阶而接，亲手扶起，赐坐而问之曰：“朕再欲治平天下，今无有长策，如之奈何？”舜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帝曰：“奚事？”对曰：“事天。”帝又曰：“奚任？”舜对曰：“任地。”帝又曰：“奚务？”舜对曰：“务人。”帝又曰：“人情奈何？”舜对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也。若夫从道则吉，反道则凶，犹影响也。”帝见舜对答如流，又欲试察其才能，又问之曰：“为君之道，更当何如？”舜对曰：“美五常，无违教也。揆度庶政之官，以时而叙无废事也。开四方之门，以宾礼亲帮国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此和之至也。今有洪水之害，使臣至山足，雷雨大至，而不失常不迷，知其度量也。此则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得斯人而天下治矣。”帝闻舜奏大悦曰：“卿言皆合朕意，今天下得人，朕无忧矣！”便即欲授天子位于舜。帝又自思曰：“舜之贤能虽见，而恐内不得其贤妇。有生内患。”当日朝散。次日早朝，帝即以二女妻舜。长曰娥皇，次曰女英。二女皆大贤，

给（dài，音代）——哄骗。

土地——土地神。

忻（xīn，音新）喜——欣喜。

闵损——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小时遭后母虐待，父亲欲赶走，被闵损劝止。

事舜无娇色，无喜容，雍雍默默，躬修德化，不耽乎枕席之私情，不溺乎房帷之偏爱，倾心乐从，齐执妇道。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帝召舜至朝，不觉有五载矣。帝一日升殿，命台官涓吉，使舜摄位，凡大小事务尽决于舜。尧帝忽沾疾不起，数日而崩。在位七十二年，又摄位二十八年，寿一百九十八岁。舜尽心臣道，理吊事毕，葬帝于羽山，避位于河南不出。天下诸侯朝觐讴歌讼狱者，不朝丹朱，而朝舜。舜无可奈何，只得出即天子位。

第四十六回 舜帝即位召八愷

却说尧帝既崩，诸侯成立舜为天子。于丙辰年即位，以土德王，建都于蒲版。国号有虞氏。舜帝乃黄帝八代孙也。父瞽叟，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正月上日，受命于文祖，摄行天下事。群臣朝贺，山呼拜舞毕。舜帝知高阳氏有八才人，天下谓之八愷，颛顼朝曾同勾龙征灭九黎，八人皆老迈。帝登基，命召至朝，使主后土。八愷名曰苍舒、愤凯，栲戴、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皆贤能。又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谓之八元，曾同尧帝谏桀帝无道，亦皆老迈。舜知其贤能，命召至朝，封为种谷侯，使教人种布五谷于四方。八元名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权豹、季狸。又封禹为司空，进宅百揆。封弃为后稷，教民稼穡。封契为司徒，敷五教。封皋陶为上师，明五刑。封垂为共工，理百工。封益为虞侯，治山泽。封伯夷为秩宗，典三礼。夔典乐，龙作纳言。是所谓九官也，各执一务。舜帝自察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象星辰之位。广开视听，求贤自辅。立诽谤之木，设旌谏之鼓，以广直言之路。访不逮于总章，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宥其行止，责德尚齿。藏金银于嶮岩之山，捐珠玉于五湖之渊。杜邪淫而绝凯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两学以教国土。戴其功以加四海。恭已无为。而天下大治。麟凤呈祥，云霞献瑞。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让畔——把地界让出。畔，田界。

窳（yǔ，音与）——破损，质量差。

景星——瑞星。

庆云——象征吉祥的五色云。

牧——治理。

予——我。

惴惴——不安貌。

韬汝光——藏起你的锋芒。

第四十七回舜帝歌南风之诗

却说舜帝自即位以来，无日不以天下民为念，乃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帝又思之乐教天下。一日升殿，文武朝见已毕，帝问群臣曰：“朕欲正音乐以教天下，谁为可任？”重黎出班奏曰：“夔足可任。”帝悦，即以夔为正乐官，命延益八弦为二十五弦之瑟。夔领旨。于是造九韶之乐，布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乐成，舜帝早朝，夔进乐器，奏曰：“臣前领旨，制造八弦为二十五弦之瑟，呈上陛下，龙目观看。”帝取于御案视之，巧妙极甚。帝大喜，命夔从首至尾，演弹整操，看其果否何如。夔领命，乃一弹操，远近闻之，爽心通窍，悦耳开目，草木亦为生辉。真可正六律，和五音，以通八风，帝曰：“卿何以识之？”夔奏曰：“臣以四方四维配合而成。”帝曰：“夫乐，天地之精，得失之节。故惟圣人和乐之本。今卿能和之，则天道正而四时序，人民安而五谷登。用平天下，一夔足矣。”命作太平筵宴，以待群臣。帝自歌南风之诗，调七弦之琴，弹二十五弦之瑟。命禹与九韶之乐。帝重加赏赐，群臣谢恩而退。

自此天下太平，万象明德，皆自帝始。时景星出，卿云兴，凤凰来仪。近臣奏知，帝登殿，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之曰：

卿云烂兮，礼纍纍。日月光华，旦复旦。

八伯咸进，稽首曰：

明明上帝，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帝闻奏大悦，群臣庆贺。君臣筵宴，日暮而散。

膺（yīng，音英）——胸部。

造——造访，亲至。

曝（pù，音瀑）日——晒太阳。

宵旰（gàn，音干）——起早睡晚。

爝（jué，音决）火——火把，小人，此处作动词用。

俟驾——等待驾车。

第四十八回舜帝命禹征三苗

却说尧帝朝，有四诸侯。一浑沌氏，二穷奇氏，三檮杌氏，四饕餮氏，皆不开通其行，俱好奇贪财嗜食。尧时谓之四凶，每欲削其职，值多事未能。舜帝即位，命使晓谕，皆不听从。帝大怒，遂逐之四裔之地为民。四凶见帝明德威严，不敢迁延，只得前去。正是打草惊蛇。时有三苗者，亦三诸侯。一名共工，二名欢兜，三名政𧈧。此三侯，亦贪名好利之徒。一闻帝削去四凶之职，流窜为民，恐罪及己。三人暗通文书，出下榜文，谣言帝欲灭各国，剥民之财，煽惑苗民。三侯于苗地，先行谋逆，各会定不遵帝训。

消息传入京都。帝一日升殿，群臣奏曰：“今三苗侯反逆，乞主上遣将征伐。”帝闻奏，召禹曰：“三苗作反，卿可领兵三万讨之，仍命益佐卿。但至其处，以理先谕之，如其不然，方可制兵。”禹、益顿首领命，各赐御酒三杯，辞帝而行。群臣朝散。早有细作飞报三苗，言帝命禹、益领兵三万征进。三苗闻报，议曰：“前朝九黎背反，被其绝灭。今我三人，只不出战，亦不受召，其奈我何！”

却说禹、益领大兵而行，益谓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谦受益，满招损。帝初耕历山，号泣昊天于父母，祇载见瞽叟，瞽叟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余俟至彼，递以道谕之。”不数旬，兵至苗地，安下营寨。探马报知三苗，三苗即传令紧守城池，不许出战。禹闻知，亦传令按兵勿动。次日，单马至边关城下，高叫曰：“请三苗侯临城，某有话说。”三苗侯正在城上听见，忙出拱手曰：“高密侯领兵至此，有何见谕？”禹马上答礼曰：“先帝弃世，为子不贤，天下咸知舜帝孝道，才德兼全，举之承位。今帝恭己无为，立诽谤之木，广开视听，求贤自伐，天下之人，谁不感戴。汝苗氏三侯，理应归顺，以朝正朔，而行仁义政，为朝廷出力。今何不尊王化，荒淫好货，致怒圣君，命某来问罪。某不忍加兵困城，汝等速遵王命，入朝请罪。若执迷不省，休得后悔。”三苗氏笑曰：“高密侯是何言也，我等久仰汝知天命，达道理，今出此言，何若愚夫！”禹曰：“某言何愚？苗曰：“我等闻天下贤明不少，似舜亦广，何不于众诸侯中举一人以王天下，而举一匹夫。”禹曰：“此论德不论位，有仁德者，便可为主，何为匹夫！”三苗又曰：“舜既仁德，何一承天位，即逐四帝之裔，去四千里之外，其仁何在？今又妄自兴兵，欲灭我等之国，其德何存？”禹曰：“今汝等立意何如？”三苗曰：“我等无罪，亦不敢抗命出战，亦不敢奉召命。汝若必欲我等奉命，城中粮足，可支数年，只守边关，任汝督兵，焉奈我何！”禹曰：“某甚不忍言军旅事，某代汝等回奏，容其改过自新何如？”三苗谢曰：“若得明公片言鼎力，我等世不敢忘大德。”禹即回寨，同益班师还朝。一路秋毫无犯，不许鸣金击奏，至帝都，犒赏三军，散归各营。

次日帝早朝，文武山呼礼毕，传表官奏禹、益征苗回朝，帝命宣入。禹、益见帝，拜伏阶下。帝问曰：“卿往征三苗，胜负若何？”禹奏曰：“臣往晓谕，三苗不省，违逆王命。臣思乃鼠窃狗盗之辈，我主诞敷文德，天下万民归服，臣料三苗格矣。”帝遂罢征三苗之事，亦窜之于三危之山。故曰窜三苗于三危。不知后事如何，下回便见。

奚——何。

五常——五种道德准则。

第四十九回舜命禹治水救民

却说舜帝登殿，两班文武朝贺拜舞毕，怎见得：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帝召禹谓之曰：“今天下地上，方八千余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西抵昆仑，东长岛夷，北发戎狄，四海之内，今虽咸载，朕颇无忧。但今洪水为灾，先帝曾命卿父治之，无功而受罪极。朕每欲得一人治之，以救苍生，为万民莫大之功，惜未得其人。朕观卿之才德，可堪此重大之任。欲卿不惮勤劳，以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未卜卿意慨然否？”禹闻帝之言，流泪叩首曰：“臣父有负先帝，自当受罪臣。每思至此，未尝不三叹流涕。臣本不才，蒙君委任，敢不奉命！愿舍身王事，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焉敢偷生自安！”帝闻禹之奏，大悦曰：“朕得卿此行，洪水无虑矣。”命设宴待禹，亲赐御酒三杯，金花三朵，笙箫鼓乐送出朝门。

禹谢恩领旨而行，百官皆饯于十里之外。一路见洪水滔天，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乃劳身焦思。次日升帐，传令买办祭物，虔诚祷告曰：

禹本一匹夫，蒙君委任，疏通洪水，以救万民。今备祭物，禱尔上千神祇怜祐。臣

禹决不敢偷生怠事，负君之德，伤民之财。如有不专，神天降罚。

禹祭毕，散了祭物。一夜展转不能寐。至三更时，梦一神身披绛绣，手握一册，自称玄夷使者，谓禹曰：“上帝嘉君一意为民，故使某至此，授汝以治水之经。江、河、淮、汉、伊、洛、澗、汝、济、泗、瀆、泾、渭，凡属地方之水，皆遵此册以治之。黄帝有《水经》，藏在宛委山。北方之治已成，然后治南方。汝可登宛委，而取此书。”言讫而去。禹醒来，觉有册在手，取火视之，皆赤文篆字。

次早升帐，分付左右，各备锄锹使用。传令曰：“帝都起先开九州，用绳牵准，以为规矩，不致错乱。次通九州水道，度九山。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橦。”禹治江北诸水，皆不十分费力，只有淮水治之甚难。

一日，往淮水边相度地势，见一水怪形如大木，长十余丈，身如黑漆，其声戛戛然，浮于岸旁，以身触岸，岸皆为之崩。禹召本地父老询之，老人曰：“此名支期巫也，当天阴则浮沉出没，涨怪浪高数丈，坏人家屋舍。”禹遂令兵数千，皆执强弓硬弩，俟其出现，登高射之。次日其怪果浮水而出，兵皆登山射之，箭密如雨，支期巫死于水中。禹见水怪已除，传令三军动工掘堑。只见水流澎湃，逾岸数丈。三军漫散而逃。见一兽行踏水面，往来如飞，耳目俱无，八首八足。禹询诸父老，皆不知何名。亦令兵射之，无一箭着肉。禹叹曰：“天乎是使我不得成功，盖愆斯民长从鱼鳖侣矣！”抱闷不

揆（kuí，音葵）度——观察、了解。

雍雍默默——平和安顺貌。

敷——传播。

璇玑玉衡——以玉为饰的无体观测仪，为浑天仪的前身。

七政——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国老——古代告老退职的卿大夫。

上庠——古代为贵族设置的大学。

已。

是夜复梦玄夷使者谓之曰：“此天吴也，不食不死，千岁乃毙。吾为汝召庚辛之神以治之。但须佐之以铁门四扇，各长八尺，阔四尺，厚一尺。铁柱十六根，长一丈，各重八百斤。铸成沉之水底，令千兵齐呼曰，‘雕其骨，刻其脂，戕锣戕锣，委渚为夷。’仍鸣金擂鼓，以助庚辛之威，波恬浪息乃止。”言罢而去。禹记其言，令军人如法铸成铁门铁柱，沉之水中，金鼓呐喊之声，闻百余里。只见阴云四布，怪风波浪拍击不绝。须臾云开浪息，禹令止金鼓，分拨疏通，旬日告成。

禹大喜，至岷山，疏凿江流。至白帝城，见其悬崖削壁，水门狭隘。令军人用火爇之，不开。工人曰：“不可为也。”禹曰：“岷山周回千里，惟此一道，若不安流，其害更有甚于淮河之水者。今暂劳，乃得永逸。汝等勿得阻难。”是夜梦神赐以九牛黄龙导水。次日兴工，岸崩如雷，上起西陵峡，中巫峡，下归峡止，三峡共七百余里，顷刻疏通。至今西陵峡壁峭，犹有影不灭。故人皆称神禹焉。一带江流底平。禹遂南登宛委山，取黄帝《水经》看过。然后南疏云梦、洞庭、潇湘、沅沔、长西、资、淝、渐九江也，既治，遂东疏彭蠡、震泽、松江、娄江、东江三江。

当其东疏三江之时，三过涂山氏之门而不入。涂山氏自夫高后，生子四岁，名曰启。闻夫治水过其家，抱启出视，启呱呱而泣。禹皆不顾，弗以妻子挠乱其心，惟相度治水为急务也。在外一十三年，所在皆欢声载道，箪食壶浆以迎。禹呼百姓告之曰：“今洪水已平，粒食可兴，须辨土色以为耕艺，汝等自此安心矣。百姓感谢。禹遂回朝复命。

第五十回舜南狩禅位 于禹

却说舜帝设朝，聚集两班文武，拜舞山呼毕，问群臣曰：“朕命禹往治水，经今一十三年，未知功效何如？”皋陶出班奏曰：“臣闻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焦劳若此，岂不成功！”言未竟，传奉官奏禹治水回朝。帝急命宣入。禹至，拜伏殿阶，山呼毕，帝劳之曰：“卿去十三年，朕无时不在心。今卿治水，其功成否？”禹顿首奏曰：“赖圣上洪福，九州既正，臣治洪水颇得次第。自今以后，谅不至有受害矣！”帝曰：“卿可将制治之要，细言一遍，与朕识之。”禹奏曰：“臣辞陛下之日，自帝都起，遂先开九州，次通九道，障九泽，度九山。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教民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之水既远，禽兽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百姓又得卑湿地以种五谷，而民从此得足食矣。”帝闻禹之奏，大悦曰：“皋陶前言卿治水勤劳，在外十三年，三过其家，不顾妻子，不入其门。朕思非盛心诚意，安能如此？自开辟以来，无如卿之功也！”帝顾谓群臣曰：“朕子商均不肖，朕欲立禹以代朕位，诸卿以为何如？”群臣奏曰：“陛下洞见甚明，臣等愚昧，伏乞圣裁。”禹闻帝及群臣之言，惊怖汗流，不敢应对，但只叩首而已。帝又顾谓禹曰：“卿宜勉成，毋负朕托。”禹不敢伸一言。帝曰：“卿等且退。”

一日，帝命排驾南行，巡狩至苍梧之野，忽身沾寒疾，一病不起，不能乘驾回朝。乃召禹及群臣至苍梧，后娥皇、女英亦至。帝见群臣皆至，召入卧榻前，各叩首问安讫，帝曰：“朕出南巡，陡沾风寒，不意沉重之甚，恐不能起与汝众臣再议朝务矣。朕子商均不肖，前曾与汝等言过，朕崩之后，众臣可立禹以代朕位。各宜遵守朕嘱，毋得外议。”又召禹曰：“卿德播于海内，名闻于天下，百姓咸得其欢心，代朕之位，卿其勉之勿辞。”禹只得唯唯受命。帝唤二后妃曰：“朕蒙失君不弃，授之天下，又妻之二女，此恩此德，无有报日。但朕承位，不敢偷安，今得天下安宁，皆赖二卿内助扶持。不想一病至此，自知无有起日，不能与二卿相随悠久。朕崩之后，天下授之于禹。二卿自爱。”帝言罢而崩。在位六十有一年，寿一百一十岁。娥皇、女英大恸，泪洒于竹，皆成斑痕。禹同群臣即行殡礼，葬帝于九嶷山。众臣随二后驾回朝。禹归家，即同妻子逃于阳城。众臣寻见，叩首而拜。禹曰：“某德薄对疏；何能以主天下？先帝况有子商均，某安敢遽承大位！”皋陶曰：“君命不遵，一罪也。以万民付之不肖，二罪也。今不奉命，致天下无主，三罪也。请明公熟思之。”禹曰：“蒙足下见教，某实不称其职。”皋陶曰：“不可太谦。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请上车驾。”禹见众臣立逼，只得而行，众臣簇禹车驾回朝。不知后事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尚齿——尊老、敬老。

凯媚——窥探、生邪心。

熏（xūn，音勋）——暖。

第五十一回 禹王承位会诸侯

却说禹乃黄帝元孙，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颡顼，颡顼生鲧，鲧娶有莘氏之女名修己，见流星贯昴^忧梦接而孕，怀十有二月，乃尧戊戌五十八载六月六日，生禹于燹道之石纽村，姓姁氏。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一，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音应为钟律，以身合为法度。行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祝于天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前。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闻其异，为之歌曰：

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子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

禹遂娶涂山之女，名曰女，生子启焉。

舜帝既崩，禹避舜子商均于阳城。群臣诸侯，不归商均而归禹。于丁巳年夏四月，受舜禅。禹以金德王，建都安邑，国号夏。仍有虞氏，乃去帝号称王。立涂山氏虞为后，立启为太子。以建寅为正月岁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为徽号。作大夏之乐。舜帝初分天下为十二州，自禹王即位，分天下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九鼎，列分野以象九州。差田土之高下，定贡税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经界，尽一时斯民养生之道。

禹王即位，众臣朝贺，山呼拜舞毕，王曰：“朕欲南巡，会诸侯于涂山，承唐虞之盛世，以立德教，以明朕心。卿等以为何如？”众臣奏曰：“圣意际盛，无有不可。”王悦，即命颁召南方各镇诸侯去讫。昔黄帝作车乘，少昊加牛引车，今王命奚仲加马为引，以别尊卑等级，王乘之以会诸侯。

王过江，舟至江心，忽然波浪掀天，见一黄龙负舟，舟中人皆惧。王见舟若将覆之状，仰大叹曰：“禹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此天所以为我用也。夫生寄也，死归也，奈何忧龙焉！”视龙犹螭蜒矣。王颜色不变。须臾龙俯首低尾而逝。王舟遂至岸。

一日到涂山，众诸侯排列，出接车驾。且说是那几镇？皆是南方，共二十四路，羲农封者：

有巢侯	燧人侯	神民侯
黄神侯	猗帝侯	皇覃侯
次民侯	启统侯	大敦侯
大隗侯	谯明侯	黎灵侯
冉相侯	空桑侯	涿光侯
蜀山侯	泰一侯	弇兹侯
吉夷侯	零侯	东户侯
巫立侯	钧阵侯	稀韦侯

^忧 愁。

阜——增多。

九韶——古乐曲名。

一 指帝王双目。

四维——东西南北四方的角落。

卿云——祥和之云。

纁（màn，音慢）纁——无文饰。

禹王上了盟坛，随班文武左右侍立，众诸侯参拜已毕，王曰：“朕素无才德，蒙先帝付之以大业，卿等皆承前朝封爵，各宜遵守圣盛，务行仁德之政，无负先君之化。”众诸侯皆唯唯听命。王曰：“朕德薄才拙，不足统一天下，受先帝之命，众王推立，每不自安。朕今悬钟鼓磬铎 鞀 ，以待四方之士。若有教寡人以道者，许击鼓而进，寡人领教之。有谕以义者，许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卿等亦宜置此物，以谕民众。”诸侯齐声领命。王大喜，命排筵席，酒用醴酪 ，款待诸侯。饮宴毕，各散。次日，众诸侯登坛，齐列谢宴。王命各归本国，众侯谢恩而去。王亦整驾回朝。南方自此皆依王化。

王巡狩回，见路上罪人，下车问之曰：“汝等何至于此？”众罪人奏曰：“某获某罪而受此。”王听罢，泣之。左右曰：“此等罪人不顺，该受此刑名，主上何为哭之？”王曰：“先代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故遭此刑，是以痛之。”遂分付左右，以历山之金，与民赎罪，听其改过。罪人再拜叩首而去。不题。

四裔——四方荒远之地。

昊（hào，音号）天——上天。

紫阁——华丽的楼阁，此指帝王所居处。

第五十二回 禹恶旨酒贬仪狄

却说禹王自会诸侯回朝，一日升殿，群臣朝毕。有一臣姓仪名狄，生得头偏面陋，鼻勾耳薄，专一好沉湎留连之乐，出班奏曰：“臣思乳浆为酒，味甘而气臊，非所以奠神明养圣志者。臣于诸乐中，取其暖热甘苦者为未作麴，酿酒。以米热炊和麴，觉气味香芬，可以通和血脉，畅快肌肤，忧可以为喜，乐可以忘饥。”王命取来尝之，放于龙书案上，闻其香味，遂连饮数杯，不觉酩酊大醉，侍臣扶入寝宫。群臣皆散，俱到仪狄府求饮。仪狄出酒，众臣饮毕，皆曰：“此酒可以润皮肤，行气血，遮风寒，可为千古之宝。”各求酒方去仿造。

却说王睡至四更，醒来大惊，急出设朝，聚文武多官，拜舞毕，王宣仪狄，谓之曰：“卿昨进酒，果胜乳浆，少饮则血气通，多饮则心性乱，恐后世嗜其甘香，饮之不节，必有因酒而亡国丧家者。速宜灭之，勿传天下，以害后人。”即当殴贬仪狄为庶民，禁止不许造饮。岂知革一弊，兴一弊。只知贬狄为民，怎知狄回家，暗造发卖。众臣得酒方，亦皆在自家造饮。王之不知也。俗云，家家造私酒，不犯是高手。信有之乎。

且说王一日登殿，欲会东西两路诸侯于会稽，命益领旨前去。益辞王先行，会东西二路诸侯。二十九位，乃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朝封立者，不知姓名是谁，且看开列于左：

女皇侯	史皇侯	柏皇侯
无怀侯	昊英侯	辰放侯
阴康侯	葛伯侯	赫胥侯
尊卢侯	栗陆侯	临魁侯
帝承侯	帝明侯	帝来侯
帝里侯	帝宜侯	成帝侯
榆罔侯	有扈侯	茶乡侯
庸成侯	征黎侯	三危侯
小英侯	正地侯	启统侯
定日侯	防风侯	

王命排驾，同群臣不数日到了会稽。诸侯齐列迎驾，各带文武于会稽俟候。

次日王登坛，众侯朝参，山呼拜舞毕，益出班奏曰：“蒙主上旨意，召东西二十九路诸侯俱到，惟防风侯一路荒淫贪财，不遵王命，至今未到。”王闻奏，大怒曰：“寡人治天下，四夷宾服，防风侯何故违命！”承直官奏道：“防风侯见在候旨。”王曰：“宣来。”侯随宣至坛，拜伏于地。王问曰：“寡人行召命已久，众诸侯旨至，汝何迟延？身为国主，而贪财好色，弁髦王朝，朝廷三尺，岂私卿！”防风侯奏曰：“因道路崎岖，洪水浸湿，故 come 迟。”王顾众侯曰：“卿等俱自本国来此，有洪水湿道路否？”众侯齐奏曰：“自我主治水之后，并未遇水之害，臣等不敢妄奏。”王听罢大怒，骂曰：“匹夫为私己来迟，敢出此乱言。寡人治洪水，四方皆平，何独汝行便逢湿浸，想必一路搔扰民财，故来迟也！”命益于彼军中搜之，果搜出金帛十八车，美女九人。益不敢隐讳，当王直奏。王大怒，命牵出于盟坛下，斩首号令。

王命宣其子为防风侯。众臣奏其无子。命去其国号，以地土分邻国治之。美女发回原籍，金帛分赏众侯文武。命排宴款待众侯，只饮醴酪，禁止仪狄之酿。众侯群臣皆依次序，燕翅列坐毕，酒行三巡，肴过五味，奏大夏之乐。此宴十分齐整，君臣欢畅。王大悦，命止乐，语众侯曰：“前者仪狄所进之酒，闻之香美，饮之昏醉，乱性之媒，非此而谁！人性既乱，终必淫荡废堕，纪纲事几，不至于丛脞而不止者。况人非尧舜，安能早烛其几，不为所溺哉？朕所以疏仪狄而绝旨酒，无非为世界杜却祸根。卿等当以朕之言为然，毋眩惑仪狄可也。”众侯皆唯唯听命。宴罢，王又与众诸侯曰：“卿等回国，当以赤子视民，广施仁政，无如防风侯自取罪戾。”众侯叩谢而退。次日王登坛，众侯朝拜辞王，各回本国。王登车驾回朝，众侯远送，各别而去。自此天下大治，四夷朝贡，万民安业。

忽一日，日转西南，云生东北，上天雨金三日夜，殿阶俱满。王升殿，文武朝贺山呼礼毕，王命侍臣搬运，数计一百八十九万零。王命众臣分均十分，将一分入库，一分分赏众臣，八分分解天下诸侯，施济孤寒贫苦之民，毋得虚应故事，务沾实惠。众臣称扬圣德，朝散不题。

再说王自受位以来，焦劳万几，无敢少怠。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天下因以太平。一日沾疾不起，众巨入内，问安进药。王曰：“生寄死归，有生必有死，药岂可疗人疾苦，岂能医人不死哉！”众臣见王不肯服药，叩首以问后事。王曰：“朕年百岁，死何足虑？朕观诸臣中，能成天下者，惟益一人耳。朕崩后，汝诸臣立益为王，以承天下。”言讫而崩。王在位二十六年，寿百岁。

益闻王言，自知王子启贤明，不敢当天子之位，避于箕山。众臣殡王于涂山。天下诸侯朝觐及讴歌讼狱者，不知益而知启，推之即位。皆曰，吾君之子也。

朝元——朝见皇帝。

载——拥戴。

饯——饯别。

屨（qiáo，音敲）——一种可以在泥中行走的工具。

櫜（jú，音局）——一种登山工具。以铁为锥，置于履下，使上山时不致跌倒。

箪食壶浆——指用饮食犒劳。箪，盛饭竹器。浆，水或汤。

第五十三回诸侯立启即帝位

却说启乃禹王长子。母后涂山氏之女，名女。其母贤能聪敏，生三子皆贤。先帝本意中于益，欲立子，恐天下人议王私于己子，致贤人失所，故嘱以立之，以服天下之人。不期天下皆共闻启贤明，不知益而知启，于甲申元岁立启，遂即大位。

启字奋校。群臣朝贺，山呼拜舞毕，启帝曰：“舜帝子商均为宾奏官，主治九辨、九歌舞、九韶种种有法，节节可规。王甚喜之，加封为正音侯。”帝启颁旨，会诸侯于钧台。诸侯皆至，朝参帝启山呼毕，命设宴以享诸侯。帝启曰：“朕无才德，不足以王天下。但诸卿冒举，有违先君之命，朕天地间罪人矣。今暂领国务，候有德者居之。”诸侯顿首，皆颂圣德。六卿疑达、疑胜、正忠、正林、德武、德用出班奏曰：“今有扈侯无道，不奉正朔，慢侮五行，怠弃三政，不遵陛下旨意。”帝启曰：“既有扈侯无道欺侮，卿等六卿，即代朕伐之。”

六卿领旨别驾，点五千人马，杀奔有扈国来。小卒飞报有扈侯，有扈侯灵招，即点兵出敌。两阵对圆，六卿出马问曰：“有扈侯，天下诸侯皆归王化，汝何悖逆！”灵招答曰：“某闻天下公器，非可私传。汝等受启之私，忘先君之命，立启为王，某甚不服！”六卿曰：“尧、舜为子不肖，故授贤明。今先君之子，仁爱慈孝，德播天下，何必废其亲子，而授他人！”灵招笑曰：“知子者莫如父，已知子不可为君，故授之益。汝等背违先君之命，致贤人失所，反敢阵前乱道耶！”手捻长枪，拍马杀过阵来，望六卿便刺。六卿终是文官，只道灵招不敢出战，不知堤防，无一人抵挡，大败而走。三军散乱，六卿奔逃，各不相顾。灵招见六卿败去，亦不追赶，收兵入城。

六卿败走三十里，见无追兵，方收集残兵。回朝入奏帝启曰：“臣等领王师，征有扈侯，不忍战伐，欲其改过。不料灵招原心不改，恃强杀进，臣等失于防备，今败回见陛下。乞再统兵往之，将功折罪。未敢擅便，奏请定夺。”帝启曰：“不可。且人地非浅，民非寡也。今兹不胜，是寡人德薄，不良不善也，何再伐为！”六卿叩首而退。

帝启自此琴瑟不张，钟鼓弗考，不茵席，不仍味，秉政听朝，尊贤委能，广布德政。四夷宾服，百姓咸得观化。有扈侯灵招闻帝启如此仁德，上表悔过请罪。帝启览表大悦，语群臣曰：“彼时六卿之败，朕自知过，故不命再伐。今朕不行征讨，而人自服矣。古云，正己则人正。信其然也！”遂赦灵招前罪，赏赐来使甚厚回国。

帝启退入后宫，一连三五日，未曾设朝。觉身不爽快，自知不能起，召群臣至后宫遗嘱。众臣拜伏于龙榻前，命起立，帝启与众臣言曰：“朕蒙诸卿举立，在位九年，皆赖卿等扶持，国家颇安。朕福德薄，不一年而益丧，朕甚为之恻悼。今朕得疾，自觉神不守舍，但天下大事，必得贤才然后可托。

禅（shàn，音善）位——让出皇位。

排驾——皇帝出行时的大队人马。

斑痕——相传斑竹上的斑痕为娥皇、女英的泪水化成。

昴（mǎo，音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bó，音薄）道——汉县名。属犍为郡，为 人所居，故名。地点在今四川宜宾县境。 ，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朕观眼前之人，皆未有可授之者。朕子不识国事。卿等宜从众公议，寻择贤明，以保社稷，庶不负先君之志，朕死无憾矣！”言讫遂崩于建德殿。在位九年，寿五十三岁。众臣治丧毕，葬王于钓台陂之左山。不知后来众臣择谁为主，且听下回便见。

第五十四回羿宣禹训废太康

却说后羿，慕唐尧时射日之羿取名，膂力 绝伦，亦善射第一。每有跋扈不臣之心，见帝启贤明，无隙可乘。羿率文武六卿议曰：“先君知太康荒逸，故不立之，恐误国政。故嘱我等，择贤者而授。然今目前未有贤者，且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宜立太子康正位，倘能勤政，亦未可知。”众臣皆曰：“羿君之言有理。”于癸巳年春，众臣立太康即位。两班文武朝贺毕，太康曰：“朕承先王之绪，卿等文武，各进一级。”众臣谢恩而退。

太康为君，不恤国政，天下诸侯朝与不朝，贡与不贡，六卿奏治之不听。至辛亥十有九岁，太康颁旨，命畋猎于洛水之表，诏后羿权朝。众臣苦谏不从。同佞臣采异、瑞奇二人，架鹰逐犬，挽弓走马，数旬不归。朝野怨愤。

羿见太康荒淫，乃与百官商议曰：“今主上无道，不理国政，一出猎，十旬弗归。羿乃宣先王圣谕，距之于河，不许回国。”仲康颇知，问众臣曰：“诸公之见若何？”众臣六卿曰：“是。可同往奏闻。”仲康见百官齐声应诺，遂同至洛水之表，奏知太康道：“后羿同百官距河，阻住圣驾，今我主早作裁处回朝。”太康闻得此言，大惊失色，顾采异、瑞奇曰：“今后羿会百官距河，阻朕驾，不容回国，二卿何以处之？”二人奏曰：“后羿百官，皆臣下也，陛下乃君父也，谅不敢阻车驾。陛下只管发驾回朝，看其有何话说！”

太康发驾至河，羿同百官佯作不知，于城河边故问曰：“来者何人？”采异、瑞奇出曰：“圣上回朝，何人敢阻车驾！”羿曰：“致君无道荒政，皆为你这两个奸佞，出游十旬弗归，尚敢乱言耶？今驾何在，自不向前！”二人被羿大骂二顿，哑口无言，只得回奏太康，道羿果同百官阻住河城，要主上自上前，方肯开城。太康无奈，命力士推车驾向前，呼曰：“何人闭城，阻朕车驾？”后羿于城上答曰：“天生万民，必立君以治之，非欲以民而奉君也。如近代尧、舜、禹之为君，苦心焦思，劳若臣虏，土阶茅茨，兢兢如捧盈。彼岂不自知图逸乐而厚自适哉？诚以载舟覆舟，民多变态，朽索馭马，驱驰则断。故天下诸侯举尧于下位，尧授舜于历山，舜禅禹于阳城，举世惟恐其不为天子焉。榆罔帝摯独非天子，一旦荒淫不道，举世弃之，如断梗土灰。覆辙在前，而君不明鉴，尚且安危利害，弃忠正而就邪佞。君既不以尧、舜、禹自待，众必以榆罔帝摯待君今日之事，尚复何言！”太康、采异、瑞奇听罢，汗流大惊。羿令史官郑正，高声宣读禹训曰：

皇祖有训，凡后为君，有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饮，峻宇雕墙，有一于此，

敏给克勤——敏捷勤俭。

不逮——下邪恶。

绥（suí，音随）绥——安泰貌。

庞庞——粗大厚实貌。

蝮（y n，音眼）蝮——蜥蜴类动物。

铎（duó，音夺）——古乐器名，形如大铃。宣教政令时，用以警众者。

鞀（táo，音逃）——有柄的小鼓。

醴酪——古代酒名。

弁（biàn，音便）髦——弁为缁布冠。古代男子成人后行冠礼，先加缁布冠，后改加皮冠，爵冠。缁布冠不再使用。因以弁髦指弃置不用之物。此处引申为轻视。

未或不亡。许众臣废之，别立新君。今太康犯禽荒之戒，听佞臣之言，失皇祖之训，理宜别立新君，以慰民望。采异、瑞奇，贪邪巧佞，致主不道，斩首悬之蒿街，以谢天下。太康荒逸，姑念先君长子，废为改正侯，速脱龙服，回国听命。

太康见宣圣谕，只得脱下龙袍、羿同百官开城，军民入等，欢声雷震。后羿令武士斩采异、瑞奇于河岸。即同太康、众臣回朝。不知还是如何？

第五十五回 仲康即位斩羲和

却说仲康乃太康之弟，帝启次子也。壬戌元年，后羿同群臣推仲康即天子位。群臣朝贺，山呼拜舞毕，羿出班奏废太康为改正侯，出居河南，不许留停。太康谢恩而去。仲康承位，见羿威权，只得拜为丞相。恐羿专兵权有变，知余胤忠贞，封为胤助侯，以掌六师，收羿兵权。羿懊恨于心，不敢声言，唯含忍而已。余胤生得身高九尺五寸，白面长髯，乃禹王第三子罕长子，禹王之孙也。父罕封为余庆王，即姓余氏。时年十七岁。仲康知其贤能有才，故重用之。封羲和为厥司官。和沉乱于酒，不管历数。自得仪狄酒方，专只造好酒进后羿，欲求显要。羿每受其私，日食不奏，致食三日不见。仲康大怒，立命胤助侯，统卫卒以正其罪。胤助侯领旨，直至羲和府中，数其罪过，推羲和曹斩之。即入朝回奏不题。

却说仲康因过饮鱼汤腹痛，一连半月染病，自知不起，召群臣于卧榻前，群臣皆拜伏于地问安。仲康曰：“朕蒙卿等推立，今不幸中道分别。朕崩之后，可立太子相为君。”群臣皆叩首领命而退。仲康密呼余胤嘱曰：“今朕命卿等立相为君，每观后羿有不仁之心，卿宜早图之，勿负朕之所托。”言讫而崩。仲康在位十三年，寿四十二岁。葬于安邑。

第五十六回后羿篡夏弑帝相

却说仲康弃世，囑后事于余胤，而立帝相，自乙亥岁即位。余胤不两月而亡，权俱归于羿。原来后羿久怀篡逆，但惧余胤。见胤已死，帝相在位，羿便设计诬驾。帝相升殿，众臣朝参毕，羿出班奏曰：“安邑自禹王建都已久，地道衰微，我主可迁都商邱，以王天下。臣安排已定，请圣驾启行。”帝相问众臣曰：“卿等公议何如？”众臣见羿威权，恐遭其害，皆不敢对。后羿又奏曰：“陛下放心，臣自有可取。”促之甚迫。帝相亦畏其威，只得同百官离安邑，望商邱进发。时有四贤臣，罗武、伯圉、龙圉、熊髡，羿以礼聘在府为谋士。羿不随驾，欲兴兵半路弑帝相，与四贤商之。四贤皆谏曰：“不可。君无罪过，弑之不祥。宜尽臣道，以忠事之。”羿见四贤不允，只得随驾至商邱。羿又有二佞臣寒浞、伯明，见羿随驾，途路上三心二意的，乃知其心事，以言挑之曰：“主公移圣驾，今来商邱，何故闷闷不悦？心中必有所为谋虑，某二人不才，愿效犬马。”羿大喜曰：“汝二人乃吾心腹之人，何不知我心事，更待问我！前废太康、立仲康之时，吾实欲灭夏自王。因为仲康以余胤掌六师，兵权不在我手，故辍之未敢行。幸余胤已亡，今兵权悉归我手，新君懦弱，是我生计诬驾，移都商邱，实欲弑帝相自立。我商之罗武等四人，不为我助，又未敢行，故此不悦耳。”寒浞、伯明二人听羿之言，笑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彼四人乃白面书生，岂识大事，主公欲取天下，何不问我二人？”羿曰：“据二卿之意何如？”二人曰：“趁今商邱王都未定，民心未安，乘其动摇之际，便中杀了帝相。回都安邑，封众臣以美官，赏诸军以厚利，开仓赈德，收握兵权，然后自立，有何不可，何必忧心如此！”羿闻二人之言，满心大喜。

帝相至商邱登殿，文武山呼毕，后羿奏曰：“陛下新都商邱，民心未定，来日请圣驾巡狩，以安百姓。”帝相惧羿之威，不得不从。次日羿恃其英勇，左插雕弓羽箭，右带宝剑，跨一匹紫骍，随驾而行。行有十里，羿顾伯明曰：“可以杀之否？”伯明曰：“且未可动手，恐百官三军之心一变，事不得谐。”羿再随驾至三十里，又问伯明曰：“今当如何？”伯明曰：“候帝相到驻节之处，以毒酒进之，万无一失。”羿又随驾至驻节所，百官皆下马进，随驾入行宫。羿将毒酒跪进，奏曰：“陛下一路风霜劳顿，请饮此醇浆止渴。”帝相怎知有毒，一饮而倒，在位二十七年，寿四十二岁。众臣一见，皆大惊失色，莫知所措。伯明、寒浞，各跨马持刀而出，扬声曰：“帝相不守祖训，出游郊外，今幸已亡。相国后羿才德俱全，名播天下，可代夏祀。众臣有不遵者，斩首号令。”众臣怯羿威权，唯唯听命。

羿即乘驾，同寒浞、伯明等径回安邑。羿之四贤，见羿弑君，漏夜先奔回入宫，报知帝相后。后亦逃之他国，以避后羿。不知后事如何，下回便见。

丛脞(cu)——细碎，琐屑。

烛——洞察。

几——事物的预兆。

菲——微薄。

第五十七回寒浞诱民杀后羿

却说帝相之后，有仍国君女也。后羿弑帝相，后怀少康方在孕。后闻得四贤奏，遂从沟洞逃出，星夜奔归有仍之国。有遗臣傅靡闻知，亦逃奔有鬲氏。

后羿反兵入朝，朝臣皆乱窜。寒浞、伯明扶后羿正位，改国号曰有穷。立子太浇为太子。众臣朝贺毕，伯明出班奏曰：“今有斟灌、斟二国，乃夏同姓诸侯，帝相所倚者，且近安邑。倘彼知帝相失位，必然来动刀兵。我主宜先发一旅之师，灭其国，以绝后患。”羿允奏，命子太浇同寒浞，领兵一万征之。众臣朝散。后羿退入后宫，将帝相妃嫔淫欲，大乱国政，任其所为。天下诸侯虽知，亦不敢会证其罪。不题。

且说寒浞领兵至斟灌侯境界，催兵杀进城，斟灌侯未曾堤防，一鼓而灭其国。斟侯闻知，带家属连夜奔投有仍国去了。寒浞兵至，百姓跪告斟不知走往何处，寒浞亦灭其国。

回奏后羿，羿大喜，重赏太浇，封寒浞为相。浞妻行媚于内，乃纳宫中人，施赂于外，愚弄其民。密与民曰：“后羿弑君，今又欲穷汝等。汝等要求安业，除非杀羿立夏，方有生日。”民皆信寒浞之言为实，皆欲生食羿肉。羿不知也，以听寒浞为腹心，不修民事。

寒浞知民心已变，一日奏羿曰：“百姓闻主公灭夏，十中有二三不服者。主公可于出猎野外，以察民心。如不服者斩之，则民何敢不服！”羿不知是计，闻奏大悦曰：“非卿奏知，朕岂知道！”即传旨，次日出猎穷门之郊。寒浞见羿准奏，暗地报知百姓，言羿欲灭夏国人民。来日以出猎为名，暗中取事。百姓闻知此言，皆自相会合，各执短刀长枪，先行反乱。羿排驾正出穷门，见众百姓各持刀枪，向前迎。羿驾中忙问曰：“汝众百姓，各持刀枪为何？”众百姓曰：“我等乃夏朝臣子，汝弑君自立，又欲穷我等至死，故与夏朝报仇，以诛逆贼！”羿忙呼左右救驾。众百姓乱刀乱枪向前，不容分说。后羿护卫亲兵，各不相顾，一哄走了。羿遂死于非命。篡位八年，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众百姓将羿尸碎割烹之。捉其子太浇，跪于穷门，令食羿肉。浇不忍食，亦被乱刀砍死。

寒浞见后羿父子俱亡，忙令出榜安民。回入朝中，伯明遂立寒浞为帝。浞生得黄面紫须，勾鼻阔口，自是奸雄之相。以伯明为相。明生得面如黑漆，无须口方。国号赧平。以羿妻为后。自浞立后，天下诸侯，皆不朝觐。浞亦不敢究诸侯之罪，日与伯明饮酒为乐，夜则淫乱宫庭，不理朝事。

话分两头。却说帝相后自逃回父国，半月生少康。少康生而神灵，时光似箭，不觉长成一十六岁。外翁授之为有仍牧正。寒浞闻知，使椒生捉之。有人先报知少康，遂奔走有虞国。虞侯封少康为庖正，掌膳馐。虞侯见少康颖异，有帝王之相，即以长女淑英、次女德芳妻之。封邑于纶，有田土十里，农夫五百人，赐少康夫妻自去享用。少康至纶，能布其德，而兆其谋。

黻（fú，音福）冕——古代大夫以上祭祀时的礼服礼冠。此代指祭祀祖先。

五行——指仁、义、礼、智、信。

三政——子、丑、寅三种记时法。

考——敲击。

茵席——褥垫，褥子。

每有志复父之仇，恨力不足，终日忧于心。

且说有臣傅靡者，昔逃投有鬲侯，今闻帝相后少康在虞为婿，布德施仁，靡大悦，与有鬲侯商议起兵，入虞迎少康复位。有鬲侯应允，即点起人马五千，行文书会同有仍侯，俱至虞国，取齐众臣，见少康，皆大哭。傅靡曰：“但诸公同心协力，恢复王室，以成大业，勿效妇女酸悲也！”众臣皆收泪。且看三国诸侯，如何扶少康复帝业。

有鬲侯，乃禹玉第三子罕之后，姓余名振，年一十八岁。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统五千兵，同帝相旧臣傅靡而行。

有仍侯，乃舜帝之后，姓姚名达，乃少康外祖，年六十八岁。面白长髯。统兵五千而行。

有虞侯，乃商均之后，姓姚名悦，乃少康之岳，年四十二岁。赤面黄须。统兵五千而行。

少康，自收夏之士大夫播迁者，得五千余人，统兵保驾而行。

少康共三路诸侯，合兵有二万三千，择定九月初一日，杀奔安邑而来。未知胜负如何。

第五十八回 少康中兴灭寒浞

却说少康升帐，众臣参见已毕，少康令三军放炮起兵。一路秋毫无犯，直至安邑，离城三十里札下营寨。打战书入城问罪。

寒浞升殿，传表官奏知，呈上战书。寒浞览罢，大惊失色，谓众臣曰：“今三侯谋逆，卿等有何计策退敌？”众臣皆缄口无言。浞子豷出班奏曰：“篡夏天下者后羿也。今父王杀后羿以取天下，非弑帝相也！今三侯来犯阙，儿愿出以利害说之，使封父王为侯，而以天下让之。如或不然，古云，兵来将对，水来土掩，望发兵一万，儿去敌之！”浞闻子言，转忧成喜，令伯明为主将，二人各赠酒三杯。浞曰：“卿等退得兵后，朕封赏不轻。”

豷子辞父，谢恩出朝。次日披挂出阵，怎生打扮：头戴一顶三山四凤八宝紫金盔，身披一付连环锁子 猊铠，穿一领猩猩血染绛红袍，坐一匹千里追风马，持一杆梨花点钢枪，带一口七星昆吾剑。生得面赤须黄，约年二十多岁，耀武扬威，立马阵前。两边八健将燕翅分开。少康亦同众诸侯、傅靡出阵。豷子曰：“汝等不守本国，兴兵到此为何？”少康曰：“汝父济恶，篡我夏朝，弑我君父，此仇不共戴天，安肯不报耶！”豷子曰：“弑汝父者，后羿也。我父已为汝父报仇，反以德成怨。况夏朝亦非汝祖创制，乃是盘古以至天地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历世代相传，惟有德者居之。汝祖怀私，传之于子，贪心不了，致有今日废立。何巧言令色，谁篡汝夏朝耶！”少康被此一说，语塞不能对。傅靡出骂：“无知蠢子，汝父作事，只可瞒得少主，如何瞒得老夫。后羿无汝父济恶，不敢篡逆。汝父使羿弑君，来自杀其主。今尚不出受诛，乃敢使汝兴兵出迎，于阵上摇唇鼓舌。众诸侯何不向前，生食其肉，更待何时！”只见少康岳丈有虞侯姚悦，有鬲侯余振，二人飞马，双临阵前，怎生打扮：

两顶盔，盔攒凤翅。两领甲，甲挂龙鳞。两件袍，猩猩血染。两双靴，朵朵云生。

两张弓，弓弯秋月。两蓬箭，箭坤寒星。两匹马，翻江搅海。两口刀，取魄追魂。

两军呐喊助威，金鼓大作。二人忿力杀进，豷子、伯明各举兵刃敌住，一来一往，约战四十回合。有仍侯姚达，领一支兵，拦腰一冲，豷兵大乱，措手不及，被余振刀斩为两段。伯明见斩了豷子，心慌乱，回马欲走入城中，被姚悦脑后一刀，斩于马下。城中百姓砍开城门，傅靡杀至午门。寒浞走入后宫，自刎而亡。在位三十二年。傅靡赶至，割头号令。四门出榜安民。

斯年乃壬午岁十一月也，三诸侯即立少康嗣位。迎母妻归养，民皆大悦。少康命设太平筵宴，以待诸侯群臣，各皆厚赠加封。诸侯谢恩，各回本国。次日传旨，以傅靡为相，以女艾为将。召后羿四贤武罗、伯圉、龙圉、熊髡为正教官，四贤皆不肯出仕。少康复夏，夏道中兴，天下诸侯来朝，四夷来宾。在位二十二年，寿六十四岁而崩。传位于子帝杼。

仍味——重味。指超过一种以上的菜肴。

膂（lǚ，音吕）力——体力。

第五十九回 七帝仁明享太平

却说帝杼弱冠，遭家未竟，与先王少康共历艰险。有英毅之资，师禹王行事。诸侯来朝，坐享安靖。甲辰年嗣位，庚申年崩，在位十有七年，寿三十有九岁，传子槐立，是为帝槐。于辛酉元年嗣位，东九夷来御，四方无事。享国二十有六年崩，传子芒立，是为帝芒。

丁亥年嗣位，众臣朝贺毕，帝芒曰：“朕欲同卿等，以玄圭宾于河东，狩于海，可乎？”众臣奏曰：“陛下溥施盛德，无有不可。”帝芒闻奏大悦。次日帝芒排驾，执玄圭，备祭礼，至河边祷告河神，祝之曰：

朕芒承祖天下，以摄万民，敢不取信于四方，而竟祖业。今朕祷尔河神，掷玄圭于

河内，以表朕心。如朕不仁，神其降诸。

帝芒祷毕，以玄圭掷于河中。又同众臣起身至海。河海清平。帝芒回朝，天下太平。帝芒崩，遗命嘱咐，传子泄立，是为帝泄。

乙巳年帝泄即位，乃设早朝，百官奏六夷各遣使入贡。帝将所受之贡物，问众臣曰：“今外夷宾服，各献其万物，朕用何物以答之。”有臣出班奏曰：“臣闻太祖时，夷人贡物，止答之以土产，相沿已久。至太康失位，四夷皆叛，至帝相乃征外夷，迨四方平，然后来贡。今陛下宜赐爵，上封号，以来贡先后，为高下厚薄，则夷不敢背叛矣！”帝泄闻奏大悦，即命厚赏使臣，加封命之制爵，各为本地王位。夷使谢恩回国。自此俱各降服，无敢异心。

帝泄在位十有六年而崩，传子不降立，是为帝不降。辛酉年即位，享太平之国，五十九载而崩，寿七十岁。不传子传弟扃即位，是为帝扃。庚申年嗣位，亦享太平之国，二十一年而崩，寿四十岁。传子廛立，是为帝廛。辛巳年嗣位，亦享太平之国，二十一年而崩，寿三十六岁。帝廛复传不降之子孔甲立，是为帝孔甲。

已上七帝，共治天下一百八十八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诸侯来朝，四夷宾服，群臣尊君。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跋扈不臣——叛逆，不肯臣服。

表——外面。

苦心焦思——形容用心良苦，思虑国事极深。

土阶茅茨——形容居住简陋，宫室以土为台阶，以草为屋顶。

兢兢捧盈——形容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样子。

载舟覆舟——形容民众如水，既可载人亦可将之淹没。

朽索——腐朽的绳索。

第六十回刘累醢龙贡孔甲

却说帝孔甲于壬寅年即位，专好鬼神之事，不正宫庭，不务德政，天下诸侯多叛，表云片入奏，只当不知。众臣谏之不听。一日天降二龙，一雌一雄，落在朝门之外。近臣奏知，帝问于众臣曰：“天降二龙，此何吉凶？”左部一臣名蔡史，出班奏曰：“天降二龙不升，乃祥瑞之兆。陛下出旨，有能养者，赐于养之，待其自升。”帝准奏，即出旨，召有能养龙者。右班部中闪一臣名邓云，上奏曰：“有刘累者，能善养之。”帝曰：“卿何得知？”邓云曰：“昔有晋叔安甚好龙，每求其嗜以饮食之，故龙多归，柔驯易制。无帝赐其姓董氏，封宗川侯。后刘累学养于董氏，臣故知其能养也。”帝闻奏大悦，即遣使宣刘累入朝。刘累随召拜伏阶下，帝曰：“今天降二龙不升，必要养畜待其自去，朝臣荐汝能养，故召汝至此，领去果能养否？”刘累奏曰：“臣果能因其嗜而养之。”帝喜，命领去养。

刘累随即出朝，分付手下之人，扛龙到家嗜养。平日亲自调和饮食。常进美味饮食于孔甲。孔甲甚喜，其赏赐甚厚。一日，其雌龙忽死，累潜醢此龙，调和烹进。孔甲食之，其味甘美，即封累为御龙侯。遂入朝谢恩。一日，孔甲思食前味，命使再着累雌雄龙醢进。累接旨大怖，自思死者可醢，生者何敢近去杀之。只得把两句闲言支吾，使臣去了，遂连夜逃于鲁县。

使臣见刘累逃走，回奏孔甲，言刘累逃走外国。孔甲大怒，命武士三百人，前去养龙池捉龙，杀而醢之。武士领旨，至养龙池，放干池水。正欲下手捉龙，不知龙乃灵物，见水干涸，翻身一摇，将三百武士，皆卷入池中。霎时间，天昏地暗，大雨滂沱，龙腾云而去。三百武士，可怜死于非命。帝都亦滂沱大雨，雷电三日方息，漂去民房无数，平地水深丈余。

使臣奏三百武士，皆淹死于养龙池。孔甲闻奏大惊，因而得病不起，旬日而崩。在位三十一年，寿六十岁。

传子皋立，是为帝皋。癸酉年即位，享国十一年，寿四十二岁而崩。传子发立，是为帝发，甲申年即位，享国十三年，寿四十岁而崩。传子履癸立，即桀王也，暴虐无道。不知还是如何？

峻宇雕墙——高大的屋宇、华丽的宫墙。

厥司官——掌管历法的官。

诳（ku ng，音筐）驾——用谎言欺瞒君主。

熊髡（k n，音昆）——后羿的大臣谋士。

第六十一回桀宠妹喜杀龙逢

却说桀王于癸卯年即位，荒淫贪戾，力能伸铁，武伤百姓，自以为无故，变乱夏训。有佞臣赵梁，生得目露眉皱，耳反鼻勾，心怀不良。每暗奏桀，使行不正之事，天下皆怨。赵梁求有施侯贿赂，有施弗与，赵梁因恨之。知有施有女，欲取陷之，以消其恨。一日桀王登殿，众文武山呼拜舞毕，赵梁出班奏曰：“臣闻有施侯不仁，欲自为君，百姓皇皇，乞陛下制之。”桀曰：“既有此情，卿可代朕领兵五千伐之。”梁曰：“尚未知虚实，且不可动兵。臣闻有施侯有一女，名妹喜，生得天姿国色，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陛下发一道旨，臣领往彼国，取妹喜为妃，探其虚实。如肯送女入朝，即无反意。若是不肯，反情必矣。然后兴兵征之未迟。”桀乃好色之君，闻奏美女，满心大悦，即发旨着梁为钦差官，前往有施国，取美女入朝。

梁谢恩领旨，次日即行，数日到了有施国。有施侯出接至公厅，二人施礼茶毕，赵梁曰：“主上知明公有令爱美貌，差下官为媒，领旨前来迎取。令爱为妃，明公不日便是皇亲国戚也。有旨在此。”有施侯忙设香案接旨，开读毕，排筵款待赵梁。有施侯席上问曰：“是谁奏昏君，言我有女？”梁曰：“令爱为妃，第一好事，求之而不可得，何必询其奏者？此必明公相知人也！”有施侯曰：“女为后妃，某岂不识好事。但君昏淫，今诸侯多叛，吾女恐不得而善终焉。”赵梁笑曰：“国家大事，明公不可妄议。圣旨紧急，可收拾起行。”酒罢，各去安寝。次日，有施侯只得同女妹喜离本国，直送到帝都。

桀王登殿，群臣朝参毕，赵梁回旨。桀问曰：“有施侯反情有否？”梁奏曰：“有施侯反情未露，今亲送女朝门外，我主可宣问之。”桀闻奏，传旨宣来。有施侯同女妹喜，拜于丹墀之下。桀见妹喜美貌，神魂飘荡，因问有施侯曰：“闻卿造意谋反，果有之乎？”有施侯叩首奏曰：“臣受累朝圣恩，敢不竭心守法，并无异志。若有背叛，天使召臣，决不来矣！陛下可洞察之。”桀笑曰：“卿有此心，是不送女入朝。赦卿无罪。赐卿黄金一千两，白银八百斤，彩缎二千匹，加封忠贤侯，增禄千石。”命返国治政。有施侯谢恩出朝，即回国不题。

且说桀王自得妹喜之后，朝夕乐于酒色，月不一朝。诸侯皆叛。妹喜美貌无双，但有心痛之病，发时以两手捧在胸前，眉蹙不悦。国妇闻人称妹喜美貌，常将两手捧于胸中，两眉皱蹙，不知妹喜是生得自然之美，国妇疑是捧胸蹙眉之俏，通国之妇皆效之，捧心皱眉。桀宠妹喜，所言皆从。奏桀造琼宫瑶台，桀依之，百姓之财，差百姓作工，人民皆怨恨。又教桀以诸禽兽肉系树上，曰肉山脯林。开穴为池，倾酒作水，可以运船，糟堤可望十里之遥，曰糟邱酒海。选男女美色者，赤身裸体抱在池，一击鼓而低头向酒池

寒浞（zhuó，音浊）——后羿手下的佞臣。

贾（g，音古）德——收买人心。

斟灌——夏帝仲康所封同姓诸侯国名。

斟灌——夏帝太康国都。

庖（páo，音刨）正——掌饮食之官。

膳馐（xì，音休）——美味佳肴。

颖异——聪慧过人。

如牛饮者三千人。桀与妹喜大笑为乐。天地丕变，天上星殒，地出蝗蝻，泰山崩陷，伊洛水竭，灾异累见。

一日，桀王登殿，关龙逢上谏曰：“人君之治天下，当以谦益逊让，节用爱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庙固。今主上造琼宫瑶台、肉山酒池，用财若无穷，杀人若不赦，臣恐诸侯不朝，民心已去，天命不佑，将如之何？王盖不醒，必至于命丧国亡矣！”桀闻奏大怒，骂曰：“匹夫焉敢侮辱朕躬！朕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能亡否？日亡吾乃亡矣！汝乃臣下，敢出此不逊之言，以辱君父！”命武士推出斩之。群臣保奏曰：“关龙逢虽冒犯圣听，但忠直之言，每多逆耳。望乞我主，赦其死罪。”桀怒少息，命囚于狱中。

群臣皆退，赵梁密奏桀曰：“关龙逢今辱君父，罪本该诛。不杀而囚之，恐后诸臣，见不杀关龙逢，冒谏纷纷，陛下不得安乐矣！”桀曰：“朕欲杀之，乃众臣保奏，故囚之狱，难以复杀。”梁曰：“陛下肯杀龙逢，何难之有？可发密旨入狱，使狱官缢死之。一则掩众臣之口，二则绝妄谏之路。”桀即然之，遂发密旨于狱官，将龙逢缢死。可怜忠臣躯命。

天下诸侯闻之，无不怨恨。自古忠直之臣，以谏忘其身者，遂自此而始。世道之大变也，圣人不出，遂退民以而为放伐。贤臣不幸，变都俞而为吁咈也。然其生其死，系一代之存亡。有天下者，何可不念与！

安邑——县名。相传为夏禹的都城，在今山西运城一带。

豷（yì，音义）——寒浞之子。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年礼，加冠。因体格未壮，故称弱。

未竟——家业不振。

玄圭——黑色的玉，古代帝王举行典礼所用的一种玉。

溥——普遍。

第六十二回桀王囚汤于夏台

却说履一闻桀王囚关龙逢而杀之，叹息流涕，大哭曰：“关君之死，佞臣害之也。然似此天下，何日得安！”有人报知赵梁，梁大怒，次日入奏桀王曰：“履一乃关龙逢之党，陛下昨日缢死龙逢，履一背出怨言。”桀曰：“何处以之？”梁曰：“可召入囚之，以杜后之出怨言者。”桀曰：“然。”即召履一，而囚之夏台。自是无敢言桀之非者。

一日，桀王升殿，文武朝参毕，费昌出班奏曰：“臣闻履一未有罪过，陛下因何囚之？百姓见主上囚履一，皆为之不平。我主可释之，以安百姓。”桀曰：“履一背地妄言朕躬，故此囚之。”昌曰：“背地之言，未有实迹，我主不可罪人，宜速赦之。”桀曰：“依卿之言，释之回乡，不许在朝。”费昌谢恩，众臣皆退。履一得出夏台，拜谢费昌，即时收拾，竟回商国不题。

却说桀王缢死关龙逢、囚履一之后，愈肆无道。命民凿池通船，夜则下船，同妹喜并宫中男女杂处夜游。少有犯之者，即杀之。自是无休息，数旬不朝，群臣罕见。有太史臣终古，执表冒入后宫奏曰：“陛下荒废国政，三旬不朝，乐于酒色，忠臣谏者皆杀戮。今诸侯心变，各思背叛，臣恐天下不保。我主可速改过，杀佞臣赵梁以谢天下，使诸侯定，而百姓安，社稷幸甚，臣民幸甚！”叩首俯伏大哭。桀曰：“天下诸侯，勇不如朕，朕今自乐，又非并诸侯之国。赵梁无非一臣子，得何罪于天下，必欲杀之。朕闻民间夫妇，亦暖衣饱食，出入同行，人称其夫唱妇随，一有不睦，人皆厌之。朕为天下人主，岂无夫妇耶？何为好色！卿妄奏朕躬，本该赐死，姑念卿曩日曾记功，免斩。”一声喝退。终古见奏不从，屏气息言，愤怒出朝回府，深恨桀王不备德政，即带家属逃奔商国。

一日，桀召赵梁问曰：“前日终古奏天下诸侯多叛，若果有此，何以制之？”梁奏曰：“我主放心，此事不难。可会诸侯于京都，若诸侯至齐，主上以武勇示天下诸侯。诸侯观见主上武勇，决不敢反背。有未到者，会诸侯征之，以绝后患。此万无一失之良策也。”桀闻奏大悦，即发旨遣使，大会天下诸侯，俱于本年三月三日至京都以应会。旨到各国，各诸侯无分星夜起行，齐集城外。不知若何，且看下回便见。

摄——统治。

六夷——境外少数民族。

廛（j n，音紧）——人名。

表——奏表。

云片——喻奏章之多。

第六十三回 桀王举鼎会诸侯

却说那夏桀王，生得面赤目暴，鼻勾齿露，须浓如戟，身長一丈，腰阔十围，善用开山大斧，重八十斤。三月三日早坐于殿上，三千御林军，燕翅分明，文武排列左右，十分威仪。众诸侯齐班入朝，山呼拜舞毕，桀王曰：“朕承先王基业，治天下二十余年，与卿等毫无相涉，但加租税，造作琼宫瑶台，故有一番多派，完日朕自当犒赏。众卿等有异心反背者，朕思未必如是合朕本意。念今卿等齐至，是决无反意。卿试看朕躬，我能一力可以举鼎，卿等试观之！”言罢，桀即离宝座，遂将座前禹王所铸鼎约有八百余斤，轻轻举起，遍示诸侯曰：“卿等有异心者，有朕力者，出班比试！”众诸侯皆大惊，唯唯应“不敢”而已。桀放下鼎，面不改色。命设筵宴，待众诸侯。

次日谢宴，诸侯皆知桀贪货财，各以珍宝献上，桀大悦。惟有仍侯、有缙侯，见桀汰侈，不入谢宴，带领人马先回。桀受诸侯礼物，一一点过，不见仍、缙二侯礼物，即大呼曰：“仍、缙二侯何在？”众诸侯奏曰：“二侯为本国多艰，故先回矣。”桀大怒，立命赵梁领兵二万，同韦顺侯追捕有缙侯。又命昆吾侯、顾命侯领兵二万，追捕有仍侯。分两路赶上，并灭国而还。桀王朝散，众侯退出。

那时天下诸侯，并不横虐，惟顾命、韦顺、昆吾三侯，与赵梁党恶，助桀乱政。四人既领命，穷力追赶，不二日，顾、昆二侯，追及有仍侯于济阳。有仍侯不知堤防，只说二侯亦回国者，正欲出车问朝中消息，被顾、昆二侯杀来，措手不及，可怜有仍侯措手不及，一时死于非命，众军四散逃走。二人寻夜去灭其国回朝不题。

话分两头，且说赵梁同韦顺侯追有缙侯至卢山，有缙侯回头，望后面尘土冲起，即札寨以待来兵。有缙侯生得白面长髯，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织锦绛红袍，坐下白马，手捻长枪，立于阵前。不时，赵梁、韦顺侯兵到，有缙侯问曰：“二位领兵至此为何？”赵梁答曰：“王上道汝不辞君主，背盟逃走，命我同韦顺侯赶汝回朝。少有不遵，奉令剑在此，则取汝之首！”有缙侯闻说，大怒曰：“朝中为汝一人奸佞，致君不德，贪财好色，尚敢妄自兴兵，而结怨于诸侯。今日至此，欲入我国，掠我民之财物乎！”赵梁听罢，大怒曰：“汝死期在即，尚不自知，敢大胆胡言！”举刀便斫，有缙侯绰枪相迎，一来一往，约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韦顺见梁不胜，暗射一箭，正中有缙侯坐马胸堂，那马负痛，前蹄直立，有缙侯遂落于地。赵梁向前一刀，可怜死于非命，二军散走。正是天纵恶人。赵梁下马，割了首级，同韦顺侯领兵去灭其国不题。

再说桀王留各镇诸侯在朝，等候赵梁灭国回朝，以显兵威。不数日，近臣奏赵梁等两路兵回。桀命宣入，赵梁同韦顺、顾命、昆吾三侯入见，山呼

醢(h i, 音海)——剁成肉酱。

滄死——即淹死。

伸铁——形容力大足以使弯铁伸直。

夏训——夏朝祖先传下的规矩法则。

皇皇——惶恐不安。

丹墀(chí, 音迟)——古代宫殿前漆成红色的台阶。

蹙(cù, 音促)——皱紧眉头。

毕，上奏追灭二侯国之事。桀大悦，四臣加重封赏。命大设筵宴于殿陛，召众诸侯齐至，各分序次坐定，酒行三巡，肴过五味。桀命止鼓乐，言曰：“朕困有仍、有缙二侯叛逆，故命赵梁等追灭，以此庆贺。卿等今回本国，无思反背朝廷。若有不仁，则以此为例！”众侯皆唯唯听命，连称“不敢”。宴罢而散。次日谢恩，各回本国而去。桀王自会诸侯而灭二国之后，益无忌惮，恣行乱政。不知如何，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汤聘伊尹于莘野

却说成汤履一，自哭关龙逢之死，被囚得释回国之后，广修德惠，发政施仁，诸侯畏服，百姓感恩。知伊尹有才大贤，使人以币礼聘之。按《吕氏春秋》云，有侏氏因采桑，得婴儿于空桑，遂抚育长大。因涧瀍伊水，故命名伊尹。后改空桑为桐桑，言伊尹之母化为空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商汤使臣至，致敬聘币礼。伊尹受之，即同使至见汤。礼拜毕，汤赐坐而问曰：“人言，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伊尹曰：“明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谢，又问曰：“今桀王无道，四海知之，百姓皇皇。足下深达事务，何以教我？”伊尹曰：“天下乃有德者居之。今桀王荒淫无度，不恤下民，神人共怒，百姓欲食其肉。我主若发政施恩，仁德播于四方，请侯咸服，足可以王天下。今诸侯叛桀者十有八九，我主可发文书，布告天下，诸侯同心，除暴去佞，民仰其德，则天下不难定矣！”汤闻之大悦，即发文书数道，布告各国诸侯，择定本年七月初一日，皆要起兵，会于帝都。诸侯得书，皆依期各点起本国人马，俱至帝都百里外下寨。

守关兵马闻此消息，飞报朝廷，近臣奏知。桀王忙召赵梁、韦顺、顾命、昆吾四人上殿，议曰：“今有履一，会天下诸侯反背。朕悔当初不杀之夏台，以有今日。卿等有何退敌之策？”赵梁奏曰：“天下诸侯之兵，皆是乌合之众。我主只召九夷之兵，足敌诸侯之众，何忧之有！”桀大悦，即发旨三道，遣使往九夷。九夷知桀无道，皆不肯起兵。

使者回奏桀王，奏犹未了，报天下诸侯之兵，如潮涌而来，围得都城水泄不通。桀闻此报大惊，问四臣曰：“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九夷又不至，将如之何？”赵梁曰：“兵来将对，水来土掩，何必惧之！我主有万夫莫当之勇，况兵精粮足，臣等四人为左右翼，陛下亲临阵前，见诸侯先以君臣之礼说之，罢兵息战。诸侯皆知我主威武，谅不至败。”桀王准奏，命四臣下营点兵准备，次日出敌不题。

且说汤大会天下诸侯，惟葛伯侯不至。汤令打战书入城，晓谕百姓。桀次日手提大斧，领兵出阵，赵梁等列于马前。汤率众诸侯，亦齐出马，杀奔前来。桀问诸侯曰：“卿等为何不守本国，焉敢擅自会聚诸侯，兴兵到此，今欲何为？”众诸侯见桀技艺勇猛，俱不敢对。汤出曰：“汝自为君，国政不能修，用财若无穷，民遭涂毒，安得不与民除害，以平天下哉！”桀怒骂曰：“匹夫乃夏台之鬼，朕放汝归，不思恩报，反会诸侯背逆！”轮斧直杀过阵来，汤举枪敌住，大战四十回合。汤如何敌得桀过，枪法慌乱，气力不加，大败而走。众诸侯亦不救助，漫散逃窜。赵梁催动后军，赶众诸侯。桀单斧匹马，只顾追汤。

汤正在危急之际，忽一支生力兵到。其将生得面如傅粉，唇似涂朱，头戴金盔，身穿锦袍，白马长枪，姓费名昌杀到。桀回马举斧，与费昌交锋。汤回头见费昌敌住桀，即拍马夹攻。桀力战二将，乃骂费昌曰：“汝，我之臣，敢来助恶！”昌不答，只是厮杀。桀料不能胜，鸣金收军入城。

蹇(jiǎn, 音简)——皱眉。

琼宫瑶台——华贵美丽的宫廷楼台。

丕(pī, 音披)变——大变。丕, 大。

蝗蝻(huāng nǎn, 音南 上声)——蝗虫。蝻, 蝗的幼虫。

汤同费昌回营，拜谢曰：“某非足下救护，今日一命难逃，何日报德？”昌曰：“某为桀王无道，不纳忠言，弃职归隐，为聚义兵，故来救迟。”汤大喜，与伊尹曰：“烦先生代孤画计破之。”尹诺。

第六十五回汤伊尹放桀灭夏

却说汤求计于伊尹，伊尹曰：“我兵无如桀勇，若以力敌，决难取胜，必须用谋以胜之。”汤曰：“何计可胜？”尹曰：“臣观桀王有勇无谋，来日出战，用十面埋伏计擒之。”汤曰：“全仗先生妙算。”一夜打点停当。

次日汤升帐，诸侯参见毕，伊尹曰：“昨日之战，若无费公至，则诸公皆为齑粉矣。本欲罪及列位，但念初战，未及次第，暂恕其过。某料桀王君臣，纵有万人之勇，难出某这一计。明日行之，诸公肯遵令否？”众侯各皆惭愧：“懊悔昨日之过，今愿听令。”伊尹大喜曰：“诸公如肯向前，再无有不胜之理。”先令费昌曰：“烦公明日战头一阵，只可诈败，不要取胜。”昌领计去了。尹又曰：“请主公来日居第二阵，等费昌诈败走过，主公出敌住，亦要败，不可胜，引至埋伏之处，自有接应之兵，不可有误。”又令众诸侯曰：“此去地名鸣条坡，主公可去各寻丛杂树木处，分作十里埋伏。桀王追兵赶至，放炮为号，十面杀出，桀有万人之勇，插翅难飞，必能擒矣！违令者，定按军法。”众诸侯俱领计去了。汤问曰：“只恐桀知计，不肯追来。”尹笑曰：“昨日众侯怯敌，不战而逃。今诸侯迎敌，必不堤防，料定赶来，擒桀之功，在指顾间矣！”汤大喜，各去准备不题。

却说桀王入城，聚众臣议曰：“昨日之战，非费昌生力兵至，履一已被擒矣！”赵梁等曰：“以我主天威，勇敌万人，昨日众侯不战而逃，其怯可知。若知时势，退兵便罢。倘不识时务，我主明日独战履一，臣同三侯战众侯，必要擒获履一，方可回兵。在此一战，天下定矣！”桀王大悦。近臣奏履一打战书，约明日必决强弱生死，方肯休兵。桀大笑，赵梁问曰：“陛下见战书大笑，臣不识笑何事？”

桀曰：“朕非笑他事，笑履一死已临头，兀自不知。昨日若非费昌，命遭朕手矣。今不退兵，尚敢下书约战，强勉出此大言，朕故笑之。来日卿等用心，看朕必擒履一，而后罢兵。”赵梁等皆呼万岁。

次日平明，桀王同赵梁、三侯出阵，费昌出马迎曰：“昨日明放走入城去，尚不自省避位，请罪于诸侯，让有德者为君，今日自又出战！”桀王笑曰：“昨日履一非汝，已作刀下之鬼矣，何不叫履一出来，汝替死乎！”费昌不答，持枪望桀便刺，桀举斧交还。战二十回合，昌诈败走，桀赶来。汤接战住，桀大怒，未及数合，汤诈败走。费昌又出敌住，与汤轮流诱敌。桀杀得性起，恨不得平吞了汤，令赵梁、三侯催兵赶来，不知是计，务要擒履一。

汤且战且走，至黄昏时，追至鸣条坡，正是埋伏之处。只听连珠炮响，众诸侯四方八面，一齐杀出。汤与费昌杀回，拦住去路。夏兵见伏兵齐出，不战自乱。费昌一枪刺赵梁于马下，众军上前，乱刀乱枪，戮为肉泥。此为佞臣之报，桀王心慌，首尾不能相顾，只在军中乱窜。二侯皆惊惧，莫知所措，俱死于乱军中。桀王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而逃，正走之间，只见火把齐明，一支人马杀至。桀大叫曰：“前又有兵，天亡我也！”不知桀王性命如何，

伊洛——伊水与洛水，皆在河南境内。

累见（lèi xiàn，音现）——屡屡出现。

关龙逢（guān lóng féng，音庞）——夏桀时的忠臣。

都俞——《尚书》中感叹词，后指君臣相互信任的情景。

下回便见。

第六十六回 桀王丧国走南巢

却说桀见人马至近，乃葛伯侯一支人马，未曾会合，故于此处相遇。葛侯见桀杀得力尽筋舒，葛伯侯旁奏曰：“履一有文书，会臣叛逆，臣未敢为党，恐我主有失，领兵来迟。失救，臣之罪也。鸣条坡兵甚勇，难以抵敌，不若奔走三 之国，再作别图。”君臣二人走三 国。夏兵逃得命回者，报说赵梁、韦顺、顾命、昆吾俱死乱军中。桀问曰：“彼兵入我都城否？”卒曰：“小人等只随天王逃命，不知都城之事。”桀哭曰：“朕之爱姬，不知可逃走否？”

桀方入三 城，坐尚未稳，小卒来报，后兵追至，将城围得铁桶一般。桀问葛伯侯曰：“似此奈何？”葛侯曰：“此去南巢城不远，其城坚固。臣为前部，我主断后，杀出重围，走往南巢，方可栖止。”桀闻言，令三军饱食。葛侯当先，桀王继后，杀出三 城，与汤兵大战。费昌、葛侯交锋，未及十合，葛侯被费昌刺死。桀猛勇，无人敢阻，遂拼死杀出，径奔南巢城，坚闭不出。

汤欲围南巢，伊尹曰：“不可。今桀穷矣，追之无益。国不可一日无君，我主可同众诸侯回兵，入帝都以正大位，而安百姓。”汤依言，即传令同众诸侯入帝都。帝都百姓，家户皆排香案迎接。汤走马登殿，左右报曰：“妹喜闻桀王战死，投井身亡。”汤命葬之。又报赵梁、韦顺、顾命、昆吾四人家属，皆被百姓杀死。汤曰：“此数贼臣，皆百姓之切齿恨者，勿论。可急出榜安民赦之。”百姓鼓舞大悦，开桀府库，赈恤老幼，大赏三军。令设筵宴，大会诸侯。众诸侯齐声言曰：“今汤王仁义布于四海，恩德著于天下，今与民除其大害，宜立为王，以正大位。”汤曰：“不可。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德者，可以居之。某德薄才疏，难承帝位。”诸侯皆曰：“明公仁德昭著，功绩盖世，今辞不王，谁敢王之？”汤三让不受，众诸侯皆顿首大哭。汤见众诸侯诚心，只得即天子之位于亳城。

桀王在位五十年而亡国。夏朝传君一十七世，受祚共四百五十八年。不知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履——商汤之名。

杜——杜绝，根除。

夏台——夏代监狱名。

实迹——事实依据。

第六十七回汤即位除网三面

却说成汤王，名履一，乃黄帝之后，契十四世孙也。初帝尝有次妃名简狄者，祈嗣于高禘，有玄鸟之祥，遂生契。契事唐虞为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宜，宜生振，振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为妃，见白气贯月，意感而生履一。履一生而神灵，勤谨和缓以承国，封为商邱侯。因哭关龙逢，被桀囚禁，得释归商国，布德施仁，民心归之。桀王无道，汤不得已，会诸侯以正其罪。桀奔南巢，众诸侯遂立履一为帝，是为成汤，以承夏天下，国号曰商，都于亳。以水德王。

乙未年，成汤即位，群臣众诸侯朝贺毕，封费昌为御侯，以伊尹、仲虺为相。反桀之事，以宽治民，除邪去虐，顺民所喜，远近归之。乃改夏之正朔，不以建寅为正月，色尚白，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服皞冠皆白色，衣亦缟。其图书曰归藏，刻坤乾震巽坎离艮兑，以列卦象。大宴诸臣而散。

一日，汤王早朝，聚集两班文武，拜舞山呼毕，王宣伊尹问曰：“朕闻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奏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音，通于地道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参五事，九卿所以参三公，大夫所以参九卿，列士所以参大夫，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内外若一，是谓大顺也。”王闻奏大悦，即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官。又以庄山之金铸币，救民之无饘子女者。通有无于四方以赈之，民以是不困作。苑囿取时兽以奉宗庙。是日百官朝散。

一日，王巡狩于安邑，见民张四面之网，刖捉禽兽，祝之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罗吾网。”汤王见之，叹曰：“用此网，则种类绝矣！”即唤民曰：“朕闻凡人作事，宜留一线。汝等今作此网，四面尽布，鸟兽无逃之处，岂其欲尽之乎？噫嘻，尽之矣，尽之更无鸟兽也！必开去三面，以存其种类，四面之网，再不许用。如有犯者，朕决斩之！”民皆叩首曰：“小民等愿解去网三面，不敢再犯。”王见奏大悦，即颁旨通行天下，俱不许用四面之网。王对天祝其鸟兽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此网。”众百姓见王所祝之言，咸自相语曰：“王之德及禽兽，我等何敢不从。”于是四十六国诸侯，皆来朝贺称颂。王自此天下大治。

曩（nāng，音攘）日——往日。

戟——古代兵器名，长柄的头部装枪尖，旁边有横刃。

燕翅——排列整齐。

多派——征敛繁多。

完日——完工之日。

有缙（mín，音民）——夏代诸侯国名。

党恶——结党为恶。

札寨——安营扎寨。

瀘（chán，音馋）——水名，即瀘河，源于洛阳，流入洛水。

聘币礼——聘请贤人时赠以币帛的礼节。

反背——反叛。

一日坐朝，有南巢使至，奏云：“桀王崩于亭山。”王闻奏泪下，命臣往南巢，以天子礼葬于亭山，封夏之后，以承其祀。汤王原放桀南巢，不追灭之，容其改过。不想三年之间，桀思妹喜，抱郁而亡。九夷闻汤王德政，皆来朝贡，王以厚礼答之而回。

第六十八回六事自责雨桑林

却说汤王一日升殿，众臣山呼礼毕，王曰：“朕自受命以来，四方降伏，外夷来贡。但岁岁有旱荒表进，非东旱，则西旱，非南旱，则北旱。今经七载，何以制之，使天下得安太平。朕昼夜思之，全无长策。卿等有识制之之法否？”太史官唐厥出班奏曰：“此乃上天之怒，方降大旱。臣今占之，若免大旱，当用人禱之，可回大怒，即有甘霖。”王曰：“任何处禱之？”唐厥曰：“桑林之野，有桑高十九丈，常闻有天仙于上。若欲禱之，可备人头往祭。”汤王曰：“朕闻上天之爱人无已，而谓其当以人禱，是诬天也，万无是理。朕所谓请雨者，欲以救民，何忍杀人而禱雨。若以杀人，朕请自当！”遂斋戒沐浴，剪发断爪，身膺白茅，以为牺牲，素车白马，来日同众文武百官，亲往桑林禱之。当日朝散。

次日汤王排驾，直至桑林之野。登坛列祭，焚香再拜，禱告曰：“臣履一蒙众诸侯推举汤代夏，今九载矣，天下旱荒者七年，非东旱，则西旱，非南旱，则北旱，民不胜其苦。莫臣有过，以于上天之怒。臣今剪发断爪，身膺白茅，以为牺牲，望上天无以余一人之不敏，旱伤万民之命。今臣恳告上苍，为君者，止有六事而已。”乃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如有不道，灾责一人。”言还未已，大雨方数千里，凡旱之处，皆得润泽。

岁复大稔，天下欢洽，民安乐业。遂作桑林之乐，名曰大濩。以享天地宗庙。制官刑。作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伊尹为阿衡。迁九鼎于商邑。在位十三年，寿百岁而崩。

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而崩。三子仲壬立四年而崩，立太丁长子太甲即位，继承天下，立位于骨爪嗣宫。不知太甲为君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涂毒——深重灾难。

齏（jī，音基）粉——粉末状。

兀自——尚，还。

避位——退位。

鸣条坡——地名，又名高侯原，为商汤败夏桀处，其地已难确指。

三（zōng，音宗）国——夏朝的诸侯国。

南巢——地名，在今安徽巢县。

栖止——栖身，安住。

第六十九回伊尹奏后废太甲

话说太甲，乃汤王嫡孙，戊申年四月即位，伊尹辅政。太甲不明厥德，颠覆汤之典刑。伊尹谏曰：“人君丧国，皆为不明厥德，颠覆其法，不纳忠言。今我主乃汤王嫡长孙，先王除暴未二十年，君上不速改过，勤治国政，恐诸侯来朝，公论何以处之？”太甲曰：“国家之事，有卿裁决。朕今为君，又未贪酒好货，诸侯论朕何事？数端俱是小节，只作无益之事。”伊尹见谏不听，郁郁不乐：“伊尹蒙成汤不弃，聘我会诸侯，去其暴虐残列，以安天下。不想未二十年，出此荒政败德之君，天下不久，必属他人矣。”一夜无寝。

次日即入朝，会同众文武曰：“今主上不明厥德，颠覆祖刑，难以为君。今日会同列位，奏太后别立新君，废之为侯，列位之见何如？”众文武曰：“明公此议，所见甚当。”伊尹见众臣皆然，即率入后宫，同奏太后，备言：“太甲为君，不明厥德，颠覆先君典刑，臣等累谏，纯不听从，难以为君。今臣等公议，欲废为侯，安置桐宫。未敢擅专，伏候太后懿旨发落。”太后闻奏；言曰：“太甲不明，既不可为君，废一帝，必当立一帝。太甲若废，则立何人为君？”伊尹奏曰：“臣暂摄国政，俟有德者居之。”太后谓众文武曰：“汝诸大臣，公论同否？”群臣奏曰：“所议皆同。”太后曰：“众见既同，可宣太甲来。”太甲随宣至，拜伏于地。太后曰：“汝祖得天下，皆赖伊先生之功劳，今同众文武，奏汝不明厥德，颠覆祖刑，谏汝不听，公议废汝为桐宫侯。可解下印绶，即往桐宫而去，毋得有违国法也。”太甲默然，只得解下印绶，垂泪拜辞太后，往桐宫而去。伊尹奏太后曰：“臣暂摄国政，玉宝是太后执掌。臣为宰辅，只统摄天下之事，太后但放心，臣决无异志。”太后曰：“卿之忠，妾亦知之，诚无负先王之志为美。”伊尹谢恩而退。

次日，伊尹斋戒沐浴，登天子之位，以摄国政。当国以朝诸侯，虽居天子之位，只着诸侯服色，坐于天子位之旁，以当诸侯。诸侯知伊尹无异志，亦各遵依，皆至朝堂，众各悦服。伊尹令排筵宴，款待诸侯。伊尹曰：“臣不得其君，臣之不幸。君不得其臣，君之不幸。君臣和合，天下无不治者矣。今尹与列公不得其主，乃大不幸也。尹本无才德，敢代摄国政，以朝天下，今日之事，实出于不得已也。每欲归耕，恐以小义而弃大事、故不敢偷安，权理同政，以俟太甲悔过自新，然后复其大位。今列公回国，明陈政教，所当为者谨遵法度，必广修德教。”众诸侯各唯唯听命，拜辞回国。自此伊尹摄政三年，天下大治。开诚心，秉正嫉邪，去奸佞，姑置不题。

话分两头，且说太甲自往桐宫而来，洗心涤虑，自怨自艾，处仁迁义，身居桐宫，并无怨言。伊尹使人觐之，回报见伊尹，伊尹回奏太后，言：“太

亳（bó，音勃）城——地名，商汤的国都。故址在今河南商邱一带。

祈嗣——向神祈祷以求得子息。

玄鸟——燕子。

契（xiè，音谢）——商族之始祖。

司徒——上古时执掌教化的官职，为六卿之一。

仲虺（hu，音毁）——辅佐汤王的宰辅。

甲今居 桐宫，养德改过，兢惕 自持，奏知太后，太后可发懿旨，以冕服印绶，迎接太甲回朝。”太后闻奏大悦，即颁懿旨，赉冕服往桐宫，迎太甲回朝。使至桐宫，见太甲，奏知前事，献上冕服。太甲大喜，即排驾同使回。伊尹率百官出郭外迎接。

太甲复位，众臣庆贺，山呼毕，太甲宣伊尹上殿，命赐坐，慰劳之曰：“国家赖卿扶持之功，他日列于旗常，垂万世不朽也。”伊尹曰：“愿陛下自今洗心浴德，以社稷为重，兢兢业业，天下何患不治平也！”太甲大悦，命设宴以待群臣，月上而散。自此日修厥德，保惠庶民，不敢侮于鰥寡，诸侯咸归，号为太宗，治天下三十三年，寿六十一而崩。崩之日，民皆嚎哭罢市，如丧考妣。传子沃丁立。

正朔——此指历法。

嗥(h n, 音鼯)——鼯的俗字。

第七十回沃丁承位哭伊尹

却说太甲复位二十七年而崩，于辛巳年传子沃丁嗣位。治政七年，一顺伊尹所行之事，委任贤臣，朝野清宁，天下太平，民心大悦。一日升殿，众臣奏曰：“今相国伊尹，病甚沉重，乃前朝功臣，主上宜亲往看之。”沃丁闻奏，大惊曰：“卿等何不早奏？”即命排驾往相府。人报知伊尹，尹命子伊陟，移卧榻于东牖下，以南面尊君之位，然后迎驾入室。帝见尹疾沉重，问曰：“卿之症，何一旦至此？”尹曰：“臣年老矣，气血衰败，继之风痰，自是沉痾也。”帝垂泣曰：“朕父子皆赖卿扶持，何以酬之？”尹曰：“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古今大义，是臣分内事，何得言酬？陛下登明若视民如伤，其恩足以答天地，臣虽死于九泉，朽骨亦沐恩万万矣。”帝曰：“卿其保重，朕自知之，毋劳过虑。”驾遂回朝。

次日伊尹卒，年一百九岁。子伊陟入朝报丧，帝与文武皆大哭，命陟回宅，以天子之礼葬之，祀以大牢。陟谢恩而退。帝亲临葬祭，以报其德。时天下大雾三日，群臣奏知沃丁，帝曰：“非雾也，乃上天为伊尹惨淡矣。”其墓离汤王陵七里，今古迹尚存焉。帝自尹葬后，凡升朝，若言及尹之事，未尝不流涕。命传旨，晓谕诸事，一顺尹前规，毋许少逆。

沃丁在位二十九年而崩。立弟太庚为君，于庚戌年即位，享国二十有五年而崩。太庚之子小甲嗣立，于乙卯年即位，享国十有七年。小甲无嗣，群臣立雍己为帝，于壬辰年遂即位，凡天下诸侯或不至朝者，雍己置而不论。在位十三年而崩。众臣立雍己之子太戊遂登帝位，众臣朝贺毕，太戊拜伊尹之子伊陟为相。

太戊自登极后，颇怠政事。忽一日，有祥桑二株，忽然而生于朝殿，三日后长有三丈余，大有两围。又有谷生于殿阶，高有六尺余。太戊升殿，群臣山呼朝见毕，帝宣伊陟问曰：“今有桑谷生于殿庭，七日就长数丈，大有可拱，但不知主何凶吉？”陟奏曰：“二木于正殿交合，不恭之罚。谷生殿庭，以为如野地。此皆不祥之兆。君之政其有厥欤？我主若有过，无论大小，宜速迁之。古云妖不胜德，必可转祸为福。”帝闻此奏，自知怠政，面有惭色。即颁旨大赦天下。百官朝散。

帝自此修先王之德，明养老之礼，问疾吊丧，早朝晏退，广行仁政。至旬日，帝设朝，见庭殿桑枯死，谷亦不见。帝问群臣曰：“前桑谷生于殿阶，今朕升殿，为何谷不见，桑自枯？”伊陟出班奏曰：“前臣曾奏妖不胜德，今果桑枯谷隐，此乃主上改小过，行大道，故德胜妖，而妖自亡矣。君能久修德惠，永保无疆！”帝大悦，赐宴众臣。陟又奏曰：“有臣巫咸、紫扈二个，贤孝忠直，俱在外藩为官，我主可取而用之，使明君左右得人；天下无不治矣！”帝准奏，即发旨差使，命宣二人入朝辅国。治政三年，远方四夷

缟(gō, 音搞)——白色。

归藏——古书名，为占卜用书。

坤乾震巽(xùn, 音训)坎离艮兑——八卦卦名。

刖(yuè, 音月)——砍掉脚。

长策——良策。

甘霖——及时雨。

之国，皆遣使纳款，重译而至者，大小凡七十六国。大修汤王之典，益行仁政，天下大治，商道复兴，众诸侯朝贺，进号中太戊在位五十七年而崩，寿九十有九岁。群臣百姓无不伤感。立太子仲丁嗣位。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仲丁会巫咸征夷话说仲丁于己未年即位，群臣朝贺礼毕，伊陟出班奏曰：“今毫有河决之害，诸侯朝贡者，皆水淹阻，多不能至。我主可迁都于囂，以便四方来者。”帝依奏，命迁都于囂。

仲丁升殿，传表官启奏：“今有西方蓝夷作乱，拥兵十万，杀至边庭。”帝大惊，问群臣曰：“蓝夷作乱，扰害生灵，卿等何以处之？”伊陟奏曰：“蓝夷有勇无谋之辈，陛下勿虑，可命巫咸为帅，白有作先锋，督兵征之，自然平服。”帝转忧成喜，即命巫咸、白有，领兵三万，去征蓝夷。咸、有领旨辞帝，点兵而行，一路无词，早至西关不题。

却说蓝夷面皆蓝色，乃西番国王姓陈名严，生得蓝面红须，竖眉阔口，身長九尺五寸，使大刀，骑赤牛。有臣方风，面亦蓝，身長九尺，用大斧。排下阵势，以待商兵。小军飞报巫咸，咸即唤先锋白有分付曰：“汝可先领一万人马，以见头阵若何？”白有得令，领兵下得关来，飞马出阵，耀武扬威。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紫金盔，朱纓乱舞。身穿红锦袍，百花攒补。坐下马似欢龙，马上将如猛虎。

生得面如傅粉，唇若硃涂，不亚灵官出天宫，果然神将临队伍。挥戈下东关，乘胜来西土。

两阵对圆，白有出马，方风临阵问曰：“商将留名。”白有答曰：“某乃先锋白有是也。汝何人氏，亦留名来。”方风曰：“吾乃蓝王先锋方风是也！”白有曰：“汝等不守本土，而寇我边关，害我人民，意欲何为？”风曰：“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汝商王子孙，历年已久，理合让有德者居之，何尸位贪禄？今我主蓝王，仁德昭著，早以天下让之，免动刀兵相争，杀害生灵，岂不美哉！”白有大怒，持枪便刺，方风举斧交还，大战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巫咸关上看见，即令鸣金收兵。两家罢战，各自回营。白有来见主将，禀曰：“小将正欲拿方风，元帅何故鸣金？”巫咸曰：“吾见番将勇猛，不可力胜，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容吾思一计，明日破之。”白有躬身而退。

次日巫咸升帐，小卒报蓝兵讨战。咸召副将转成分付曰：“汝可领人马一万，去关左右埋伏，各执长枪短刀，但有蓝兵入关，枪刺马上将，刀砍马下足，不可有误，违令者斩！”转成领令去了。又令白有曰：“将军出阵，只要诈败，不可取胜，引彼入关，假作闭门不及之状。蓝兵乃有勇无谋之辈，见败入关，门团不及，彼必忿力抢入，吾伏兵杀出，汝可杀回。蓝夷君臣此回不死，亦九分没气矣！”白有领令，下关出阵。

巫咸分拨已定，亲自督兵，怎生打扮，有诗为证：

头戴凤翅盔，身穿蜀锦袍。

骑坐紫骝马，手提斩将刀。

左悬双股剑，右带九丝绦。

面白长髯黑，英雄志量高。

膺（y ng，音英）——背负。

白茅——多年生草，其地下茎白软有节，味甜可食。古代祭祀时常用白茅包裹祭品。

牺牲——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

一马当先，立于阵前。那边蓝王陈严出阵，先锋方风保护。陈严曰：“汝等不识世务，商家传位已久，该让有德者居之，何伤饥食饱，贪位尸禄？汝等降吾，亦不失臣职，败后思迟，悔之晚矣！”巫咸曰：“汝不守本土，妄自兴兵犯边，是自取死，尚敢乱言耶！”把手一招，白有拍马直取陈严，方风敌住白有，战三十回合，白有虚掄一枪，诈败望西关而走，蓝兵忿力追来。商兵故弃刀枪，走入城中。蓝兵见城门欲闭不及，各各争先抢入，只听得一声炮响，转成领兵左右关前杀出，枪刺马上，刀斩马下，蓝兵退走不迭，惊慌乱窜。白有整兵杀回，商兵无不以一当百，杀得蓝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方风左冲右撞，不能得出，杀至城边，正遇蓝王。方风曰：“幸主公在此，速跟臣杀出，庶脱此重围！”蓝兵十万，可怜只存数千人，却似丧家之狗，连夜逃回本国而去。白有追之不及，亦收兵回入关中。

巫咸大获全胜，众将献功毕，出榜安民，百姓鼓舞大悦，大赏三军，班师回朝。仲丁升殿，巫咸、白有、转成入见，山呼拜舞毕，帝闻征蓝夷得胜，劳之曰：“巫卿真干国良佐也！”重赏三人，命大排筵宴，以庆太平。群臣谢宴而散。

一日仲丁有疾，召众臣以托后事。伊陟同巫咸、紫扈至卧榻前，拜伏问安。帝命平身，与伊陟曰：“朕父子得卿父子辅政，挽回大地，论功莫大于卿父。卿荐巫咸、紫扈二人，巫咸征蓝夷有功辅国，紫扈佐朕，大有辅导。朕今病笃，自知不瘳，朕无子嗣立，可扶弟外壬继位，仗卿等忠义辅政。”言罢而崩，在位十有三年，寿四十有七岁。葬于噐之洞山。

稔（rěn，音忍）——庄稼成熟。此指丰收。

大濩（hù，音护）——古乐名，为商汤时乐曲。

第七十二回祖乙迁都修河决

却说仲丁崩，无子，传弟外壬立，于壬申年即位，享太平国十有五年而崩。亦无子，传弟河亶甲立，于丁亥年即位。

时噐都有河决之害，又不便诸侯朝贡，一日河亶甲升殿，众臣奏曰：“前帝为亳都河决，伊涉奏迁都于噐，今噐又河决，不便诸侯朝贡，惟相地坦可都。我主宜迁都之。”帝准奏，即命迁都于相。都相九载而崩。传子祖乙立，于丙申年即位。巫咸病卒，帝赠封征夷侯，以其子孟贤为相。帝在位贤明，得孟贤辅佐，诸侯拱服，天下大和，商道自此复兴。

一日帝升殿，众臣奏：“相都又有河决之害，可迁都于耿。帝闻奏怒曰：“亳有河决之害，迁都于噐，又河决上害，迁都于相。今相又有河决之害，又迁都于耿。倘耿又有河决之害，教朕迁往何处！朕闻古有洪水之害，舜命禹治之，八年而成功，三过其门而不入，教民开河筑堰，千辛万苦，方得安流。今历数百年，人民不患河水之害。岂数十年来，累次河决，几遍迁都，汝诸臣就无一人继前贤之志者？只是迁避，何日方了？朕闻修造二者，造难而修易。前禹王能造，后岂无人可修？只教朕迁都，倘四方之河皆决，朕却避于何地？汝诸臣宜从长计议，以修补河决，庶人民则不受其害矣！”孟贤出班奏曰：“主上遍目诸臣，皆无如禹王之万一。今请圣驾暂避于耿，然后再择能臣，在各处修补之，可得两便。”帝准奏，即发旨往耿迁都。

一日至耿，升殿，众臣朝毕，帝曰：“朕虽迁都于此，无河决之患，第亳、噐、相等处河决，何人可往修补？”孟贤奏曰：“臣知前将军白有之子白方，甚多才能，陛下可命修亳决。又紫扈之子紫长，亦有才干，命修噐决。又余远德之后余椿，才亦可用，命修相决。此三人差行，便可指日告成，河决不足虑矣！”帝闻奏大悦，遣使宣三人入朝，拜伏殿下，山呼礼毕，帝曰：“朕为今亳、噐、相三方河决，孟贤举卿三人，前去修补，卿三人可尽心主事，成功回朝，朕不吝封赏。”余椿奏曰：“臣虽不才，不能效始祖禹王善治洪水，敢不竭犬马之力，以报陛下。不能修补河决，要臣等何用！”帝见奏大悦，各赐金花二朵，御酒三杯，彩缎二表里，鼓乐出朝。

三人谢恩，各领五千人马，分别而行。白方往亳，紫长往噐，余椿往相，各至地方修补河决。教民凿石阻塞，荡处开沟，通水入河，使其归源，不致泛流，种种有法，遂不受害，民皆大悦。三年三处，并俱成功，回朝复命。

一日帝升殿，群臣朝参毕，传表官奏曰：“今有三路治水官回朝，未敢擅进，请旨传宣。”帝曰：“宣来见朕。”余椿等三人入见拜舞毕，帝问曰：“卿三人前去亳、噐、相三处，修补河决，功完成否？”三臣奏曰：“靠主上洪福，臣等各至其地，审势而行，教民等当开处开，当塞处塞。小水会至溪涧，大水会至江河，民安乐业。臣料永不崩决矣！”帝闻奏大悦，各封为诸侯，每赐黄金百两，白银五十斤，彩缎千匹，设宴以待。众臣谢恩而散。

阿衡——商代官名。

典刑——旧法，常规。

桐宫——相传为商汤墓地，建有宫室，故地在今河北临漳。

懿（yì，音意）旨——皇后或皇太后的命令。

印绶（shòu，音受）——绶为系官印的丝带。代指玺印。

和合——相处和洽。

未数月，帝忽疴寒疾不起，于甲寅十二月而崩，在位十有九年。传子祖辛立，于乙卯正月元日即位，享太平国凡十六年而崩。传弟沃甲立，于辛未年即位，享太平国三十有五年而崩。传子祖丁立，于丙午年即位，享太平国三十有二年而崩。传子南庚立，于戊辰年即位，享太平国二十有五年而崩。传子阳甲立。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盘庚作书复兴商

却说阳甲为帝，于癸巳年即位。天下诸侯为自仲丁之朝，至阳甲朝，凡九世矣，朝中废嫡更立，争乱不息，天下诸侯皆不来，朝有旧贤臣俱丧。阳甲溷治天下七年而崩，传弟盘庚立，于庚子年即位。群臣朝贺毕，是时商道衰微，诸侯不朝，帝甚聪敏，乃自作《盘庚》三篇，内皆六善，曰以常旧服正法度，一也。图任旧人，二也。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训谕，开导民心，使之通晓，无纤毫恃尊凭威之意，四也。莫厥攸居，始以无戏怠为戒，五也。叙钦有德有谋之人，而不屑好色，六也。以此六者，教谕臣民，得汤之政，天下士民，无不欢心。自此商道复兴，帝改国号曰殷，天下诸侯依旧朝贡。

一日盘庚升殿，群臣奏：“耿都复有河决之害。”帝闻奏传旨，仍迁都亳，差臣益新命沿习旧制，修补耿地河决。但民见河决，见其移亳，皆有怨诽。帝终不发怒，引咎自责，益开众信，反覆告谕，以口舌代斧钺，忠厚之至，民心复悦。故殷道而得复兴也。

盘庚在位二十有八年而崩。传弟小辛立，于戊辰年即位，众臣朝贺毕。时殷道又衰，天下诸侯又多有不朝者，小辛亦不问罪，在位二十一年而崩。传弟小乙立，小乙为世子时，悉知民事艰难，但时又不竟，于戊子年即位，至甲寅，治天下二十六年。有臣亶父，奏迁豳于岐，改国号曰周。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仁。

一日小乙升殿，传表官奏：“有狄人领兵侵豳，又欲攻岐。”帝闻奏大惊，问群臣曰：“狄人作乱，兵至豳地，不日来岐，何策退之？”亶父出班奏曰：“夷狄之性，多疑不常，可布散流言，扬说会天下诸侯之兵，去取其家国，必走回走矣！”帝准奏，即命行之。果然狄人闻此消息，恐家国有失，即忙漏夜退回本国而去。于是豳围得解。亶父即令工匠筑造城池，三月成城，一载成邑，三年成都，诸侯复朝，而民伍倍其初。小乙在位二十八年而崩，传于武丁嗣位。

觐(chān, 音揅)——窥视。

兢惕——谨慎战兢貌。

考妣——父母。

清宁——清平安宁，为太平盛世貌。

牖(yǒu, 音有)——窗户。

沉痾(kē, 音科)——重病。

登极——登帝位。

祥桑——妖桑，为吉凶的征兆。

不恭之罚——对行国事怠慢不德的惩戒。

重译——辗转翻译。

囿(xì o, 音消)——地名，在今河南敖仓旧地。

蓝夷——西北边境的部族。

虚揜——虚晃。

第七十四回 武丁版筑得传说

话说武丁居丧，三年不言，既免丧亦不言。于丁巳年即位，群臣朝贺毕，帝以甘盘为相，辅佐天下。帝为人恭默，思道。一日梦上帝赉以良粥，次日升殿，众臣朝参礼毕，帝曰：“朕昨夜梦上帝赉以良粥，其形似立鱼，约身长丈余，唇旁微须，朕遍观卿等，皆非梦中之人，想必有圣贤隐于草野，朕欲求之，卿等以为何好？”甘盘奏曰：“梦昧之事，不可尽信，亦不可不信。臣访有此人，召而用之，便见端的。”帝曰：“朕料此梦，决不虚妄，定有是人。”即命画工，以梦中之形，一一指示写出，使人旁求于天下。

却说梦中之人，乃传说是也。传说家贫，居住虞、虢之界。虞、虢为水冲坏道，差肾靡役徒夫并雇民夫代筑。传说亦充代筑，觅资以供衣食。一日正在版筑，适使臣郑达赉形至，见传说形貌相肖，即向前施礼，言曰：“今主上梦上帝赉以良粥，命使以梦形，四方寻觅。某幸至此，观见足下之形，大有相似。足下可弃此就彼，同某入朝见帝，必高爵大用。”传说曰：“鄙人乃草莽村夫，安敢见帝？”郑达曰：“君命不可违也，可与某同行面君。”传说只得去锄，收拾行李，与郑达至京不题。

再说武丁自梦上帝赉以良粥之后，朝夕想梦中人。一日早朝，怎见得，有诗曰：

众将声呼不酿诗，珠帘高卷五更移。

鼓声居左钟居右，文列于东武列西。

金殿净鞭三下响，玉阶鹓鹭两班齐。

晓星未落群星拱，驾出龙床秉玉珪。

帝升殿，众臣舞蹈毕，传奏官启：“有使臣郑达，带梦形之人回朝。”帝闻奏，龙颜大悦，亲下殿近前一见，传说拜伏于地，即扶起笑曰：“是此人也！”同上殿，赐绣墩坐而问曰：“朕欲治天下之务，当如之何则可？”传说对曰：“当以仁义礼智信为先，继以勤谨和缓慈爱。”帝闻言大悦，封传说居相位，未半载而天下大治。

一日帝排驾，同群臣出祭成汤。帝正祷祝下拜，忽有飞雉升于炉鼎而鸣，帝恐为不祥，祭毕，以祖训诸王，内反诸己，以思王道。三年，蛮夷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惟鬼方之国无道，恃顽不朝。帝命传说兴兵伐之。未知胜负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瘳（chóu，音抽）——病愈。

相——古地名，在黄河北。

地坦可都——地势平坦可以立都。都，都城。

耿——古邑名。又名邢。商代自祖乙至阳甲时于此建都。故址在今河南温县东。

第——但，且。

决——黄河决口。

指日——形容时间短促。

废嫡更立——废除皇太子的皇位继承权，将皇位授与兄弟或庶子。

溷（hùn，音混）治——治国不明。溷，混乱。

攸（yōu，音悠）箴（zhēn，音枕）——危险的话语。

训谕——训导使之明白。

第七十五回 傅说奉旨伐鬼方

却说傅说领旨统兵而行，直至北关下寨，早有细作报知鬼方。鬼方有二子，长名曰可高，次名曰可史。当日闻报，忙召二子计议曰：“今殷主差野夫傅说级兵征吾，闻得傅说善于用兵，甚有才能，彼兵至此，不可轻敌，凡出阵，务必仔细。”次子可史曰：“闻傅说虽贤，惟恐有名无实，来日待儿出阵一战，便知虚实。”鬼方许之。可史次日出阵，生得身長一丈，黑面红须，坐下一匹赤马，手提一杆大刀，呐喊索战。小卒报入殷营，傅说升帐，唤左先锋彭通、右先锋季仲，分付曰：“今鬼方与我兵对敌，彼只好勇，汝二人上阵，切勿出战，分为两队，立于寨门，进则敌之，不进则退，个可轻进。彼兵为财食而来求战，不得持久，必自退。待其退后，追而杀去，无有不胜。”二人领计去了。两军相对，喊声连大。可史出马，殷将立于阵门，端然不动。狄兵大喊而进，殷将立马不敌，及他上前攻之，又被强弓硬弯射回。每日如此，相持月余。可史无计可施，只得回报父知。鬼方又命可史、可高：“引兵直杀，则寨门看其何。如背后杀出，可诈败而走，引他追来，吾于中间杀出，绝其归路，可获傅说矣！”二人领计去了。次日兄弟二马并出，领兵大叫嘶杀，彭通、季仲双迎。四将大战二十回合，可高、可史战败逃阵，殷将勒马不追，又转立于寨门把守，如是相持半年，两家俱不分胜败。百姓皆已逃散，城外无物可掳。

鬼方绝粮，召二子入帐商量：“俺兵粮草已尽，全靠打劫而食，今民逃空，兵将又无粮，战又不胜，殷兵倘知觉，则我兵死无葬身之地矣。不如趁今月色，偃旗息鼓，悄悄偷回，待来春再图大举。”二子曰：“父亲所见极是。”鬼方即传令：“今夜人衔枚，马勒口，不动声色，暗自回兵。”早有细作飞报入关，傅说大喜曰：“猾虏不出吾之所料，果暗逃回耶！”即令彭通、季仲各带干粮，漏夜追赶鬼方之兵，直抵沙漠方回，得胜受赏。二将得令，领兵一万，如飞追去。季仲与彭通曰：“鬼方既拔寨而去，本将与将军各分轻骑五千，前后退去，可收全功。”彭通曰：“正合吾意。”

却说鬼方是夜正走之间，背后喊杀振天！竟不知殷兵多少，番兵大惊，无心恋战，各四散奔逃。鬼方父子，只得拼命回敌，料不能胜，且战且走，将士三停，折去二停。通、仲兵追至芦河，番兵大败而逃。自后鬼方之兵，亦不复来侵矣。彭、季二将，入帐见傅说缴令，说大喜，安抚人民，下令班师。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百姓送二十里，不忍相别，傅说慰之再三方去。

一日回至帝都，适值武丁升殿，傅说同彭通、季仲上殿见帝，奏明伐鬼方得胜之事。帝即大排筵宴庆贺，费甚厚，赐彭通、季仲金银彩缎，并犒赏众将兵丁。三人谢恩出朝，傅说自征鬼方得胜，统理朝政，天下咸赖，殷道又复兴矣。

武丁仁德广布，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寿八十八岁。传位于祖庚，在位七年而崩。传弟祖甲立，专好淫乱政，选美色女子，以充宫庭。诸侯皆有不臣之心。在位三十三年而崩。传子庚辛，在位六年。传帝庚丁，在位二十一年。

莫厥攸居——居安思危。

戏怠——因贪图安逸游玩而怠于治国。

第七十六回 武乙无道被雷震

却说庚丁既崩，传子武乙即位。时东夷北狄交乱，人民不胜其苦，武乙不命将征之。傅说亡后，朝中乏人，乾纲不振。武乙以上木为人，谓之天神。将土木人为双陆子，着人代天神行移，天神不胜，以代移之人杀之。每常如此，不知杀了多少人，自以为乐。又命武臣，用皮袋装兽血，仰射于空，自云射天。不敬神明三光，专行无忌惮之事。

一日，武乙同众臣出猎于河滨，天气晴朗，忽然阴云布合，闪电若火，风雷交作，众臣惊散。只听得霹雳一声，将武乙震死于河滨。依然天青日皎。众臣见武乙被雷打死，各人向前视之，背上有硃批十六字云（皆篆体）：

侮弄天神，污血射空。法犯雷震，永堕阴中。

众臣看见，各皆大惊，正欲收尸归葬，雷又大作，众臣骇散，复批十六字云：

天地无私，报应分明。示众三日，方许殓殓。

众臣见天雷批示，不敢有违，只候至第三日，同太子太丁收尸回宫殡葬。武乙在位四年，而被雷震死。太子太丁即位。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叙钦——任用。

斧钺（yuè 音月）——代指刑罚。

亶（dàn，音旦）父——即古公亶父，周始祖之一，为周文王的祖父，周人尊为太公王。

第七十七回太丁命季历征夷

却说太子太丁于丁卯年即位，群臣朝贺礼毕，传表官奏曰：“有东路诸侯大庭氏之后元荣表奏，东夷王举兵犯关甚急。又北路诸侯陶唐氏之后敏格表奏，北燕王达刺犯边界孔棘，请旨命将定夺。”帝曰：“先王时未命将征伐，养成大患。”乃命明臣周公明领一万兵，往征东夷。季历领兵一万，征北燕。二人辞帝出朝，统兵分路而行。

且说周公明领兵至东路，东夷王病危，众将无主，不战自退。季历倾兵至北路，燕王达刺闻知，即令左右排下阵势迎敌。季历升帐，探马报道：“北燕王达刺，领兵关外索阵。”历唤先锋雷泽，分付曰：“达刺乃无谋之辈，专逞其勇，彼兵皆无队伍，只漫中塞野而至。汝领兵出战，可诈败走，他必奋力赶来，引至埋伏之处，听号炮一响，汝可杀回。此一阵收功全在汝也！”雷泽领计去了。又传副将虞春、郑亥分付曰：“汝二人于荔陂地方树木丛杂之处，左右埋伏，候雷泽引达刺兵至，汝可放号炮，左右杀出，必可擒达刺矣。”二将亦领计去了。

季历次日于城楼观战，关门开处，雷泽出马，三千兵摆开，达刺来迎。各通姓名，两下交锋，兵刀并举，战二十回合，雷泽虚掩一枪，诈败绕城而走。达刺怎知是计，催动后军，漫山塞野赶将下来。雷泽且战且走，至埋伏之处，一声号炮，虞春、郑亥左右杀出，虏兵大乱。达刺心慌，雷泽引兵杀回，困于垓心，左冲右撞，不能得出，只听得商兵言：“有捉住达刺者，千金赏万户侯！”达刺闻之，即下马扮作小番而逃，漏夜走回本国。可怜杀得虏兵死尸山积。季历大获全胜，知达刺走脱，鸣金收兵，犒赏三军，安抚边民，班师回朝。

那日太丁设朝，季历出班俯奏太丁得胜之事，太丁闻奏大悦，命设宴以慰劳，重赏军士。太丁得病而崩，在位三年。子帝乙立。

豳（b n，音彬）——地名，在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

岐——地名，今陕西凤翔县。

第七十八回 季历受封西伯侯

却说帝乙于庚午年即位，群臣朝贺，山呼礼毕，传表官奏曰：“今有始呼、翳徒二国之戎，结连造反，主上乞赐指挥。”帝闻奏，召季历谓之曰：“先王时，东夷北虜交乱，赖卿剿除。今始呼、翳徒二国造反，须卿一行，方可征灭。”季历领旨，帝赐金花、御酒、彩缎，鼓乐送出朝门。百官皆散。次日，季历统五千人马，以雷泽为先锋，虞春、郑亥为副将，一路起行，来至边界安营。

且说始呼、翳徒二国王，有三大夫来为先锋，一名孙中，一名仲理，一名师招。二王召三大夫议曰：“今商兵到此下寨，卿等何以抵敌？”三人曰：“郎主放心，臣等文武才艺兼全，这回必斩商将之头，献于麾下，方遂此愿。”二王大喜，各赠酒二杯，令其出战。次日两阵对圆，金鼓大作，六将齐出，通罢名姓，各寻对手厮杀，自卯至酉，胜负不分。雷泽见胜不得孙中，卖个破绽，孙中不识，一枪刺入，雷泽闪过，就势拿擒孙中回寨。仲理看见，一马赶来，指望抢回孙中，不防郑亥跟来，大喝曰：“汝欲送死乎！”仲理回头，用刀交锋，措手不及，被郑亥捉掷马下，步兵缚至大寨。师招见二人被擒，正待逃走，虞春大叫：“贼将走往何处！”只得回马交战，郑亥拍马夹攻，虞春亦将师招擒过马来。番兵心胆皆碎。始呼、翳徒见三人捉去，弃甲丢戈，逃回本国而去。商兵追百里方回。季历升帐，三将解三大夫至，跪伏于地，叩首乞命。季历骂曰：“汝与二国为大夫：主行不仁，汝宜谏之。不能谏主，反助为恶，留汝何用！”令推出斩首，号令边关。

次日班师回朝，数日至京，朝见帝乙，季历同雷泽、虞春、郑亥奏明征伐之事。帝乙大悦。群臣因奏曰：“季历累有大功，先帝欲加封爵未果，我主乞封之。”帝乙准奏，加封季历为西伯侯，赐以圭瓒。重赏雷泽等，锡之于爵。季历等谢恩而退，众臣朝散不题。

话分两头，且说西伯侯季历回本国享位，于帝乙七年而薨。帝乙命立季历之子姬昌为西伯侯。帝乙二十三年壬辰，西伯立子姬发为世子。娶有莘氏曰太姒，生十子，长伯邑考，次即发，性慈和，有圣德，每事师季历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三管叔鲜，四周公旦，五蔡叔度，六曹叔振铎，七康叔丰，八冉季载，九成叔武，十霍叔处。妃生三子，曰毛叔郑，曰召公奭，曰毕公高。惟姬旦多圣智才艺，且贤，西伯侯任以政事。于是周国大治。闻西伯善养老者，四方多归之。黎民不饥不寒，皆西伯仁政所致也。

后稷、公刘——皆周族始族。

狄——北方少数民族。

免丧——服完丧期。古时有三年之丧的说法。

恭默——态度谦恭，安详少语。

思道——沉冥于对道的体悟。

贲（lài，音赖）——赏赐。

第七十九回 纣宠妲己丧亡商

却说帝乙后莫氏崩，无嗣。妃伊氏生三子，长即微子启，次微仲衍，皆大贤。帝乙见伊妃贤明，即立为后，又生一子名受辛，刚勇好色。一夕帝后赏月，三子侍立，更阑而散。伊后奏帝乙曰：“妾每观受辛，不如微子，他日无以嫡庶之分，而立受卒，以误天下大事。”帝曰：“爱卿贤哉，贤哉！我今年老，正为此事心中不定，既然所商，朕于明日与百官言之，立微子为太子。”

早朝，帝乙升殿，群臣朝参毕，帝曰：“朕生三子，惟微子启贤，欲立。伊后商之，所见皆同。立微子启为太子，以传殷国，卿等无得别议。”御弟比干、箕子奏曰：“立微子，天下万世之至公也。”有臣大史司马政刘德、费仲、季且等据法争之曰：“圣上有嫡子受辛不立，何私爱于启，以乱祖训？”帝曰：“皆一母所生，何分嫡庶？”众臣又奏曰：“虽是一母所生，先为妃生者，长亦庶子。后为后生者，幼乃嫡子。我主决不可废嫡立庶。”帝不悦，抱闷而退，遂得病沉重。伊后奏曰：“主上待众臣入宫问安，必言立太子之事，无被众臣所误。古云知子者，莫如父母。主上岂不知子之贤愚，而听迂腐执一之见？”帝曰：“然。”

次日众臣问安，帝曰：“卿等当以天下为大事，不可以嫡庶坚执，信小义而损大事。”众臣争执，务立受辛为太子。帝命众臣且退，宣比干入寝宫，告说：

“受辛临位，恐失先烈。众臣硬执，卿其如何？”干奏曰：“臣荐一人辅佐之，同掌天下庶务，万无一失。”帝曰：“何人？”干曰：“此人论阴阳，晓天地之机，通坟典，法羲皇之礼。治万民，社稷当安，掌兵权，华夷率服。据孝行善，素得父母欢心。凉忠馱为，直可军国无虑。九重有不善，敢直言舍命，誓不苟活偷生，见居岐山之地，官封西伯侯爵，姬昌是也。”帝曰：“闻名久矣。”即遣使去宣。西伯承命，入后宫辞母太妊，随使入朝。

一日到了朝歌比干邀同入内。近臣奏知，帝命宣来，二人见驾：

红光罩定真英主，紫气遮围大圣人。

八百余年开创祖，三分有二尽忠臣。

西伯、比干望帝乙拜舞礼毕，帝曰：“御弟举卿忠荃，朕长子微子启颇贤，本欲立之，奈众臣不从，必立三子受辛，特宣卿来，同理后朝大事。”西伯

良弼（bì，音必）——以良才为辅佐。

傅说（yuè，音月）——人名，商名臣，佐武丁使商中兴。

胥靡（mí，音迷）——小官名。

版筑——以板夹土，筑为土墙。

鹓（yuān，音怨）鹭——原指鹓、鹭两鸟群飞有序，此处形容朝见皇帝时群臣分列，排列整齐貌。

编发——结发为辫，为古代西南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式。

鬼方——殷周时期西北部族名。

衔枚——古代行军作战时，为防止喧哗，令士卒于口中衔一筷状物，称衔枚。

停——成数，总数分成几部份，其中一部分叫一停。

乾纲——君王之权。

双陆子——棋子。双陆为古代博戏中的一种。

曰：“臣一人不能独辅，转举二人同辅。”帝曰：“二人是谁？”昌曰：“此二人正直无私，文武兼备，真军国之大才，朝廷之硕辅也。一卫九侯，一濮鄂侯，二人见在朝外，无宣不敢来见陛下。”帝曰：“宣来。”二人见驾礼毕，帝观三人皆君子，心中大喜，谓曰：“卿三人闻见广博，谙练宏深，朕授汝重托，卿等勿辞。”三人同声应曰：“委臣赴汤蹈火，亦不敢辞。”即封西伯侯大冢宰，卫九侯大司徒，濮鄂侯大司寇，进三公之位，命辅东宫。三人谢恩出。内帝与伊后言之，后曰：“受辛既立，三人谏不能听也。”果后有先见之明。帝乙不觉痰壅，一时气绝，在位三十有七年而崩。太史费仲等，即立受辛焉。

却说纣王受辛于丁巳年即位，为人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自以谓天下皆出于己之下。生得身長丈二，腰大十围，面如烈火，目若朗星，唇似朱涂，齿排齐玉。自登基之后，奢华不息，贪色无厌。

当时天下大小诸侯共八百余国，一年一贡，二年一聘，三年一朝。殷纣七年癸丑，天下诸侯，合当朝觐，各资本国土产奇珍异物上贡，有四总侯率领。纣王升殿，聚集两班文武，有太师比干，太傅箕子，太保微子，大夫商容、胶鬲、祖伊、梅伯、雷同，蜚廉、恶来、费仲等，朝参礼毕，四总侯出班，乃东伯侯姜桓楚，见为皇丈，西伯侯姬昌，见在辅国，北伯侯黄飞虎，见为国舅，南伯侯崇侯虎等，进各国之贡。纣观之大悦，命设宴待众诸侯，教匠以象牙为箸。箕子叹曰：“彼今以象牙为箸，不久必不用瓦器以盛黍稷。若其不节，国用必竭，竭则必货民财。民心一变，国必不保，将如之何！”果又教作犀玉之杯。心惟好色，朝夕宴乐。不用菜豆之类，不穿毛裘布素，惟锦衣绣袄。九重造高台广室。

却说南伯侯崇侯虎与冀州侯苏护有隙，知纣王好色，欲要君宠，乘间奏曰：“臣闻苏护有女名妲己，天姿国色，嫦娥不过如是。我主可发旨，取入宫中，以充掖廷。”纣王闻得此奏，满心欢喜，即发旨命苏护送女入朝。苏护回国，将女送至恩州驿。妲己宿于正堂，至夜半，有一金毛粉面九尾狐，魅死妲己，尽吸其精血，脱其形容，而卧帐中。合该商朝数尽，次日苏护只说是己女，催夫马送入朝歌。

纣王一见，喜不良胜，宠之甚厚，惟言是从。妲己所好者贵之，所恶者诛之。使师延作朝歌北鄙之音，舞靡靡之乐。造百人床，作长夜宫，建摘星楼，为琼台玉宇，七年乃成，疲苦万民之力。狗马奇物，充满宫中。厚赋敛，以实鹿台之财，盈巨桥之粟。筑沙邱苑台。纣自得妲己之后，不理国政，连月不朝，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相逐其间，宫中为长夜欢乐。

纣王十一年，三公在朝，见纣惨刻，百姓怨望，诸侯多叛。卫九侯女，

阴中——阴间地府。

孔棘——十分危急。

索阵——求战。

麾（hu，音灰）——旗帜之类，代指挥用。此指将帅。

未果——未能实现。

圭瓚（zàn，音赞）秬（jù，音巨）（chàng）——圭瓚为古之礼器，以圭为之柄，祭祀时用以盛酒之用。

秬 为祭神时灌地所用的以郁金香合黍酿造的酒。

为纣元妃，不喜淫乱，纣听妲己之谗，杀之，而醢九侯。濮鄂侯争之，并醢鄂侯。妲己奏曰：“诸臣谏者，为诛轻罚薄，故威不立。可制炮烙之刑，铸以铜柱，内以炭火，外以膏涂，使有罪者，缘柱而抱之，顷刻骨肉焦烂。又为熨斗，以火烧热，使罪人举之，双手炙落。”纣与妲己以为笑乐。

西伯侯闻之，叹息曰：“三公已死其二，吾何独生乎！”立意入朝进谏，诸公子谏阻不听，径至朝歌。比干接着，问：“公此来为何？”西伯曰：“主上无道之甚，昌来谏之。”干曰：“惜主上不能受耳。且谏净者诛，谄谀者荣，公岂不知之？”西伯曰：“老夫八旬有余，纵批鳞而死，实所愿也。敢羸糜爵禄，以贻诸大夫羞哉！誓不以西岐为念矣。”比干与箕子、微子、微仲、商容叹服：“此公真疾风中之劲草，烈火内之精金也！”

纣王设朝，文武班齐，俱皆见驾。王笏拜跪，朝参礼毕，奏曰：“西伯侯爵臣姬昌上奏陛下垂鉴：臣闻伊尹之训曰：君有过而臣不谏，非忠也。臣畏死而不谏，非直也。”又对众官曰：“举朝文武听着，臣闻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语者，人之文也。天失其文，则有昃蚀之变。地失其文，则有崩塌之灾。人失其文，则有殒灭之患。故口为言语之门户，舌为门户之关键，钥动则门户开，开则言语出，出言善，则千里应之，出言不善，则千里远之。言失于己，取辱于人，情发于近，流播于远，是以君子慎其关键。开钥在口，譬如锋剑，敛不可动，稍动其锋，必伤喉舌。言出害随，非止锋剑，计其所伤，不慎喉舌故也。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缄口之铭。人之口舌，祸患之宫，亡灭之府。言出祸入，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入。一言可以存身，一言可以丧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灭国，念臣姬昌不风不魔，千里而来，冒死阙下，呈诽谤之言，进讷谏之语，岂不自知夷宗灭族之祸？然臣百死不避者，实愿陛下改已遂之过，开自新之途。非臣能言，在圣君善听耳。”纣王曰：“朕有何过，卿当细说。倘有中节，朕亦改之。”西伯曰：“愿陛下释今以往，罢摘星楼戏宴，毁长夜宫淫乐。散鹿台之财，以赈贫乏。发巨桥之粟，以济饥寒。劈百人床，拆九市宫，填酒池，撤肉林，去炮烙刑，表忠谏墓，如此则天下常为殷有矣，不然家破国亡，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已矣！”纣王曰：“姬昌毁朕太甚，命武士金瓜锤死！”比干、箕子、微子抱住西伯曰：“臣等愿与西伯同死！”廷诤不已，崇侯虎谗曰：“可将西伯囚于羑里。闻彼阴阳术数甚灵，看其何日可出。”纣准奏，西伯被囚，演易数于羑里。

长子伯邑考，大夫太颠、闾天、散宜生，知纣贪货好色，乃求有莘氏之美女，有熊国之九驷车，骊戎国之纹马，及珍宝奇异之物，贿托劈臣费仲而献之。纣见美女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伯邑考得罪妲己，醢之，赐食西伯。西伯佯不知子肉，得赦回国。纣十有三年，西伯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西伯被囚七年，广修德政，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诸侯叛纣多归之。

纣愈淫乱，杀谏臣，西伯三聘子牙于渭水而归，尊为尚父，号曰太公。

锡——通“赐”。

子爵——周代五等爵位中的第四位。

薨（hōng，音哄）——帝王逝世。

更阑——夜深时分。

至公——大公，最为公正。

子牙曰：“姜尚乃东海鄙人，渭滨钓叟，纣王弃而不用。学无资身之策，力无折枝之能，年已垂老，敢烦主公出见无用之人，尚愿致其身，以竭残喘之力，报主公万一。”西伯深谢。

一日西伯有疾，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慰问，曰：“父王宜宽心，频服药饵。”文王曰：“予老矣，又兼此沉疴，必不起也。”乃命武王至前，嘱曰：“凡事尤当尊信太公，汝宜小心谨慎，不坠先人之业可也。予闻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予为三公，进无所补，退无所裨，不忠之罪，岂能免乎！”武王泣曰：“纣王昏乱，拒谏饰非，父王谏净不入，何自愧不忠！”文王曰：“第予歿后，切勿葬予骸骨。且勤兵牧野，威谏朝廷，使之速改前非，以安殷邦，以救天下万民之苦，庶几尽吾补报心也。”年九十七而薨。

第八十回周武王吊民伐罪

却说文王既薨，太妊母、太妣妃、武王、众公子举哀，将文王木柩于正殿。太公谓武王曰：“先王临终有命，速以兵谏纣王，大王之意若何？”武王曰：“当遵先王遗命。”太公遂遣使往八百国，布告丧事并起兵伐纣等因。八百诸侯，皆来岐周吊孝。一路官民罢市，嚎哭如丧考妣，是时五岳之峰，银妆玉砌。江河湖海之水，雪浪霜涛。八表三川，粉铺绿野，九州四读，白练红尘，六合之内，咸动哀声，各域之中，尽生惨色。

话分两头，且说纣王暴虐日甚，箕子不忍，谏曰：“自陛下即位以来，灾害日生。人君必修仁政以弭之，故曰妖不胜德，变灾为祥；德不胜妖，变祥为灾。宜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斩妖妇于宫闱，诛贼臣于市肆，谢罪西伯，悔过诸侯。如此天命可留，人心可回，祥可至，而灾可洱，乃潜移默夺之机也。愿陛下熟思之。”妣已屏后听得“斩妖妇”三字，大声：“皇叔无端诽谤陛下昏庸，必欲置妾死地，何也？”箕子曰：“污辱一身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恶不忠也，为人臣而弃君自全，不忍为也。”遂佯狂倒地，口吐血涎，不省人事，妣已犹恨之，讽纣将箕子削发髡首，囚入宫中为奴。

微子、微仲哭奏曰：“昔黄帝阴符云：治国有三常，一曰举贤为常，二曰任贤为常，三曰敬贤为常。此道宜行之，百世可也。今陛下有贤而不能敬，且任则目前，必有大祸。”纣曰：“有何大祸？”微子曰：“囚贤叔为奴，宠贼臣为忠，尊淫妃为圣，陛下大误至此，臣不知其所终也！”纣大怒曰：“本欲重处，姑念至戚，贬为庶人，永不得入朝与政。”二人大哭出外，自度徒死无益，步至阴阳台官所，问太史毕、少师强：“卜天下大事何如？”二台官对曰：“大事终不可支，宜盍去诸。”

正言之际，比干适至，微子具道前事，干曰：“为人臣子，见君暴虐，畏死不谏，非忠之至也！”乃披发跣足，仗剑入宫。纣曰：“皇叔轻褻乃尔，盖知罪耶？仗剑逼朕，得无间于君臣之礼乎！”干曰：“凡少充下僚，尚不肯冒弑逆之罪，况臣有死无二者乎！仗剑相随，恐遇近侍拦阻。若云臣逼陛下，臣死无处所矣！”遂插剑入鞘：“臣固知罪，但不知箕子、微子、微仲何罪？”纣曰：“三人恶言讪朕，姑置之免死。”干曰：“诸臣获罪陛下，罪不可辞，然剖胎敲骨之人，其罪何居？”纣默然。干曰：“陛下残忍惨刻，并皆贼臣导之耳！岂不闻治国有六臣，丧国有六臣哉！”纣曰：“何为治国六臣、丧国六臣？”干曰：“治国六臣，贤、智、忠、谋、正、直是也。丧国六臣，谄、佞、奸、邪、乱、贼是也。”纣曰：“皇叔为朕细论十二臣之得失。”干曰：“定百世之洪基，立万年之家法，上不阿私，下不扳援，此贤臣也。明主之贤，掩人之恶，易危为安，变祸为福，此智臣也。赴汤火，蹈斧钺，匡救君难，保全社稷，此忠臣也。扶弱主，治乱国，周旋其间，卒成大业，此谋臣也。荐拔贤才，指摘奸恶，而不为身谋，此正臣也。面折廷

寝宫——卧室。

硬执——坚持。

庶务——天下事务。

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此指古代典籍。

羲皇——伏羲氏，为上古贤明帝王。

华夷——华指中原华夏族，夷指境外民族。

诤，历慄披衷，而致君于道，此直臣也。之六臣者，朝廷之股肱，我国之柱石，当今之大贤，斯民之父母也。顺承意旨，阿附取容，贪富慕荣，唯唯待命，此谄臣也。与众浮沉，貌恭心狠，趋贵下贱，变易主聪，此佞臣也。巧言令色，胁肩媚笑，所进者，明其善而隐其恶，所退者，彰其恶而讳其善，此奸臣也。嫉贤妒能，贪婪贿赂，败坏纪纲，伤乱风俗，此邪臣也。离间骨肉，侵害贤良，外和其貌，内失其德，此乱臣也。言听以弄威，专权以欺主，生患边臣，侵扰四邻，以攘国难，为后取利，此贼臣也。之六臣者，亡国败家，倾覆社稷者也，以臣鸿毛之命，救陛下万世之基，虽碎首阶前，惟采纳焉，臣死何憾也！”言词峻直，谆谆王前：“陛下居至尊之位，怠忽政事，臣不忍隳 殷祀也。乞陛下赐剑斩臣，尤愈于亡虜之一死耳！臣言至此，未有不痛心刺骨者。”遂放声大哭。左右奸邪，亦为之丧魄。纣王亦自扼心思悔：“皇叔苦言谏朕，实嘉纳焉。”

妲己见纣稍信比干之谏，彼必不能安其身，于屏后大笑一声，纣回顾，问：“苏妃何故发笑？”妲己曰：“妾闻上圣人之心，十二孔九毛；中圣人之心，九孔七毛；下圣人之心，七孔三毛，孔窍相通，玲珑互映，故出言美丽，井井中理，豁人胸臆。皇叔之言，克尽君臣之道，非有圣人之心，七孔三毛，不能言此。陛下不信，剖而视之，则知皇叔之圣不诬矣！”纣命武士剖皇叔圣心一看。比干曰：“汝真昏昧之君，听谗剖我。我将自剖，毋令汝冒万世杀父之名也！”遂解带开衣，插腹一剑。纣命武士摘心来看，果然七孔三毛，宛转玲珑通透。纣曰：“非朕圣妃，讵能知此？”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殷，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后李元操祭比干文曰：

自独夫 肆虐，天下崩摧。观窍剖心，固守诚信，忠踰白日，气贯秋霜，羲皇以来，一人而已。抱马卿 之怨，恨不同时。闻李牧 之名，愿以为将。九原不作，千古冤深。聊具薄祭，用申鄙怀。

却说比干既死，微子痛哭，随入宗庙，取宗室簿，收先王祭器，径投岐周。武王、太公听得，出郭迎接。微子具道前事，武王、太公大哭不已。一日，武王谓太公曰：“我先君命以兵谏纣，尚父何如？”太公曰：“是可行矣！”于是大兴吊民伐罪之师，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次于孟津，只见二人望尘遮道而谏，乃伯夷、叔齐也，叩马谏曰：“大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不可。此义人也。”扶而去之。二人遂入首阳山，采薇而食，耻食周粟，后饿而死。

武王亲率六军，太公监督而行，一战捉崇侯虎，再战死乌获。戊午日，兵临孟水。甲子日，血浸朝歌，武王止戎车二百辆，虎贲 三千人，商郊一战，大败殷兵七十万，名将千员，血流漂杵，尸积成山。呜呼！非周败之也，天败之也！仁与不仁是也。不然反戈相攻，自食其肉。纣料大事已去，乃上鹿台，与妲己尽列平昔玩好宴赏，酒重熟睡。左右奏曰：“周兵已杀入内！”纣见金宝如山，心不肯与周人，命举火焚之。可怜一霎灰飞，投火而死，在

猷(yóu, 音由)为——有大的作为。

九重——皇帝。

忠荃(jìn, 音尽)——忠诚之巨。

朝覲(jìn, 音尽)——朝见帝王。

箸(zhù, 音主)——筷子。

位三十三年。右商三十王，共六百四十四年。太公传令，将淫妇妲己，奸臣费仲，碎尸万段。百姓鼓舞大悦，天下一统，尽属周矣。

前七国孙庞演义

第一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

古 风 一 首

偶荒色乱计无余，惹可纷纷怨独夫。
戡定但教惟至德，征诛端不在谋谋。
忽然梦感飞熊兆，圣主躬下征贤诏。
渭滨老子隐羊裘，八百洪基凭一钓。
同异姓氏沾天禄，分茅烈士禁员幅，
筹之七十有二君，倏尔并吞只六国。
周室倾颓无震主，强梁自古多跋扈，
心希定霸必尊王，志在攻城与掠土。
机诈困难援世事，天伦岂易委泉台。
漫观别足风波险，生死交情安在哉？
人心善恶谁能测，天道昭昭肯差迭？
野笔由来记得真，代异时移终不灭。

这一篇古风 单慨周室衰微，群雄扰攘，人人欲定伯图王，个个欲争强较胜，因而秦、楚、燕、韩、赵、魏、齐各据一邦，瓜分七国。七国之中，独秦最强，楚、燕、韩、赵、魏、齐俱属秦邦挟制。

如今且表燕国，当时，燕王有女，名燕丹公主，招孙操为驸马。孙操系孙武之子，出自将家，幼习韬铃，长娴弓马，也算是一员良将。后生三子：长孙龙，次孙虎，幼孙膺。燕丹公主怀孙膺在身，常梦红云护屋；及生孙膺，眉清目秀，颖悟非常。孙操尝对燕丹公主道：“此儿长大，必握百万之权，乃吾家至宝也。”燕丹公主愈加珍惜。

其年，秦孝公嗣位，差官入燕，催趲进奉。燕王召孙操私议道：“当今七国，独有秦强，若不纳贡，恐反招祸衅。”孙操道：“秦国虽强，吾燕何弱？我王恐秦生衅，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燕王道：“卿言最当。今欲伐秦，何人可领大兵？”孙操道：“臣愿领五万人马，立破强秦。”燕王道：“孤闻秦邦名将颇多，恐卿一人不能取胜。”孙操道：“我王请勿过虑。臣子孙龙、孙虎，膂力非常，英名盖世。臣愿携此二子同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燕王大喜，赐御酒三杯、金花三朵。孙操辞燕王出朝，带领孩儿孙龙、孙虎，下教场点齐人马，即日登程。但见：

古风——和绝句、律诗等相称的古体诗。句式一般有三言、五言、七言、四言、六言等，不讲求对仗、平仄等格律，用韵比较自由。

七国——周以后，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并吞，到战国时期，诸侯国已为数不多，只有七国，历史上称战国七雄。

韬铃（qián，音前）——古代兵书有《六韬》、《玉铃》，此处指用兵谋略。

娴（xián，音闲）——熟练。

膂（lǚ，音吕）力——体力。

旌旗乱飏，金鼓齐鸣。密匝匝干戈列队，乱纷纷甲骑连云。炮响三声，天愁地惨；

锣鸣一下，鬼哭神惊。铁骑卷黄尘，一门三将多骁勇；宝刀横白日，万马千军播姓名。

不数日来到潼关，孙操令人马屯扎关外。那秦王孝公，正坐朝堂与多官议事，忽有潼关报到，说燕国驸马孙操父子，领数万人马屯扎关外，要与我国厮杀。秦王闻报，冷笑道：“好个不识时务的燕王！孤差人去催趲他进奉，他倒不来纳贡，反起兵前来触犯。”遂令武安君白起为大将，甘龙、杜回为副将，领兵三万，出关迎敌。

白起领命，来到潼关。孙操闻秦将领兵出战，吩咐孙龙、孙虎镇守大营，亲领一支人马杀奔阵前。白起大喝道：“何物么魔，敢先出阵？”孙操道：“燕国驸马孙操。来将何名？”白起道：“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两将挺身出马，战经六十余合不分胜负。白起抡枪，把孙操刀架住。孙操道：“你莫非怯战？”白起道：“天色已晚，不是厮杀时节，分兵回去，明早再定高下。”孙操道：“也罢！且放你去将养一夜，明早吃刀。”两家拨马回营。

且说孙操回营，孙龙、孙虎出营迎接。孙操到中军坐了。孙龙问道：“爹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孙操道：“我儿！好个武安君白起，果然名不虚传，我与他大战六十余合，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来，明日决一死战。”吩咐军中备酒，父子三人就在营中畅饮。诗曰：

大战潼关天日昏，一心直待破强秦。

宵来且尽杯中物，拚醉中军细柳营。

且说那白起回营，与甘龙、杜回计议道：“孙操那厮，与我不相上下，势难取胜，如今之计，不能力擒，只可智取。不如乘此更阑人静，分兵三哨，劫了他的营寨，功必成矣。”甘、杜二人齐说：“好计！”随即传令军士准备劫营。白起中哨，甘龙左哨，杜回右哨。到二更时分，军士各各衔枚，锣不鸣，鼓不响，蹑地趲进燕营，一声炮响，喊声连天，一齐杀入。此时孙操饮得大醉，孙龙、孙虎亦有半酣，不曾提防劫寨，睡梦中听得喊声，魂不附体，各牵战马，自逃性命，哪顾军士死生。父子扳鞍上马，一道烟径往后哨逃去，白起纵人马绕营混杀，把燕国五万人马杀得罄尽，尸横遍地，血满潼关，扯起得胜旗，奏凯还朝。秦王大喜，问道：“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兼全，卿何由得此大捷？”白起将劫寨事一一备奏，秦王赐白起黄金千镒、彩帛百端，其余将士犒赏不提。

那孙操父子逃回燕国，孙操自绑入见燕王。燕王惊讶道：“卿敢被秦师陷了？”孙操道：“臣该万死！臣领兵到潼关，与秦将白起大战一日，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营。不料白起到夜静时，劫臣营寨，人马尽被杀伤，臣父子杀出重围，特来见驾，望王赦臣万死。”燕王听说，叫声：“罢了！真乃贻笑外邦。你为将数年，岂不知提防劫营？如此胡混，岂堪重用，本当正法，姑念椒房至亲，削去兵权，追还牌印，贬去巡视各门。”

孙操回府，闷闷不乐，孙臧问道：“爹爹今日伐秦回来，忧愁满面，却是为何？”孙操道：“我儿，你年幼不谙世务，问他怎的？”孙臧道：“儿

柳营——军营。典出卢纶《送从叔程归四川幕》诗：“群鹤栖蓬府，诸戎拜柳营。”

蹑(x, 音虚)——暗。

罄(qìng, 音庆)尽——完全。

镒(yì, 音益)——古时重量单位，约合当时的20两。

椒房——皇后所居之殿。这里是说皇室之亲。

虽年幼，世事颇知一二，不识吾父隐衷为家为国？”孙操道：“为家怎么说，为国怎么说？”孙臧道：“若说为家，家有二位兄长，武艺精强，俱可为父分忧，不必提了。若说为国，莫非外邦轻视我国，朝中缺少谋臣良相，以此过虑？”孙操道：“我正为此。因秦王倚恃强伯，差人催趲我邦进奉。吾主大怒，着我领兵三万伐秦，不料到得潼关，被白起诡计劫了营寨，损兵折将，逃窜回来。朝廷大恼，将我削了兵权，追还牌印，贬巡各门，所以烦恼。”孙臧道：“爹爹且省愁烦。孩儿心中正想一事，倘若得成，务要两手补完天地缺，一身分豁帝王忧。”孙操道：“你有何本事敢夸大口？”孙臧道：“孩儿闻得人说，河南汝州云梦山水帘洞有个鬼谷先生，兵书战策、妙略奇谋，无般不谙。欲去投他为师，传授六韬三略、入门遁法、呼风唤雨、掣电驱雷、剪草为马、撒豆成兵，那时回来，替我燕国报仇，未为迟也。”孙操道：“我儿，你所志在此，我不阻你，不知几时可得回来？”孙臧道：“多则三年，少则两载。”孙操道：“只是你母爱惜你，未必肯舍你去。”孙臧道：“人生天地间，谁不欲建功立业？况男子志在四方，岂可守株待老？望爹爹慰解母亲。”

孙操同孙臧到后堂，见燕丹公主说道：“孩儿孙臧，今日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特来拜别。”公主道：“我儿小小年纪，不在家中学习，为何却要远去？”孙臧道：“家中学习如何有成？况今正缺贤臣谋士之秋，不去习些武艺，等待何时？”公主再三苦留不住，没奈何，吩咐道：“我儿路上须要小心，早去早回，免我悬望。”次日，孙臧收拾行李，拜辞父母并兄弟，出幽州城而去。

再说宜梁魏惠王驾下有个丞相郑安平，其日朝罢回来，往牛头街经过。值寒冬之际，街道上水浆凝冻，结成寸冰，正行之间，马蹄踏在冰上，老大一滑，险些把个当朝丞相坠下马来，左右连忙搀扶。郑安平着恼，吩咐左右把两边居民拿来，一齐跪在马前。安平道：“你等为何把水浆倾泼街道？”众人道：“非干我等之罪，乃开染坊庞衡家倾泼的。小人们屡次说他，他恃顽不听。”安平差人把庞衡拿来，打了二十大棍放去。

那庞衡之子，名唤庞涓，性多暴戾，见父亲被郑安平打了，一时怒起，取一条短棍，把十数个染缸打得粉碎。涓母上前扯住道：“这是生意家伙，打碎了，把甚过活？”庞涓道：“我父今日受郑安平如此羞辱，都是染缸的祸胎。我家不开染坊，水浆如何污泼街道，教我此仇如何得报？”其母道：“这却是他管的事情，这也无可奈何。你把这染缸打碎怎的？只要下次小心，不泼街道上罢了。”庞涓道：“今后劝父亲不要开甚染坊罢。我如今收拾行李，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教他传些兵法，他日倘得执一印、掌一国，也可报郑安平之仇。”遂拜别父母，出了宜梁城，挑着行李，来到一株大树边。正欲歇担少息，见树下一人席地而坐，在那里打盹。庞涓暗想道：“这个人年貌似我仿佛，莫不往哪里攻书的？”遂近前问道：“兄长往何处去的？”那人醒来，看见庞涓，倒身施礼。庞涓道：“兄长上姓？何邦人氏？”孙臧道：“吾父是燕王驸马，姓孙名操。我是第三子孙臧。”庞涓道：“失敬。欲往何方？”孙臧道：“将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艺。敢问兄长上姓？贵邦何处？”庞涓道：“小可姓庞名涓，魏国人氏，也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孙臧道：“如此甚好。兄长不弃，就此订个生死之交。”庞涓道：

“公子金枝玉叶，小可间阎匹夫，安敢过扳！”孙膑道：“说哪里话！同到前面朱仙镇，买些香烛，拜告大地，长者为兄，幼者为弟，方是结义之礼。”庞涓道：“有理。”二人各取行李，行到朱仙镇，备下香烛，对天发誓。庞涓道：“大哥居长，请先誓。”孙膑遂对天告道：“孙膑，燕邦人氏，路遇魏国庞涓，结为兄弟，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一有私心，天地鉴察，永为畜类。”庞涓听了没奈何，也对天告道：“庞涓，魏国人氏，路遇孙膑，结为兄弟，同到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如有昧心，不得还乡，夜走马陵道，乱箭射死，七国分尸。”

誓毕，二人对拜八拜，孙膑为兄，庞涓为弟，庞涓道：“哥哥，你我既结拜了，可把行李并作一担，待小弟挑。”孙膑遂并了行李。庞涓挑着一路走，一路想，心生一计，假意一交跌倒，把行李撒在地上，叫道：“大哥，不好了！”孙膑不知是计，问说：“兄弟怎么？”庞涓道：“小弟在家，自不曾挑着担子，一身骨痛难当。”孙膑道：“快到前面客店歇宿，明日再行。”遂一手搀着庞涓，一手按着行李在肩，往前面旅店歇宿。明日又行，孙膑只得把行李挑了在前。庞涓在后，以为得计。

二人行不多时，到了一座高山。山上树木交加，并无入迹。庞涓唬怕，暗想。高山峻岭，必多豺虎，我在后走，倘有疏虞，怎生是好？又心生一计，道：“大哥，山上草深露湿，不好行走，小弟当先开路。”遂走过前。忽见树林中跳出一只花斑猛虎，张牙舞爪，望庞涓乱扑，吓得庞涓大声叫道：“大哥，快上来救救！”孙膑赶上前，见是只虎，遂歇下行李，近前对虎唱个喏道：“虎哥，我孙膑同庞涓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望你让条去路。”那虎见孙膑吩咐，张睛怒目，照定庞涓。庞涓慌了，望一株大树上溜将上去，那虎又紧紧蹲在树边。庞涓在树上叫道：“大哥同行，莫疏伴，救我一救！”孙膑又对虎道：“虎哥，树上的就是我兄弟庞涓，望你方便他下来同去。”那虎摇头摆尾，从林中去了，庞涓方爬下树来。原来这虎不是凡虎，就是鬼谷仙师驾车神虎，特奉仙师差遣，来探孙、庞二人心术的。

孙膑道：“这山上树木丛密，不便游玩，快下山去。”二人遂走下山。又见一条深涧，并没桥梁，单见有一独木。庞涓害怕道：“大哥，这独木桥如何过去？”孙膑正在待渡，忽然来了一个道童，挑两个筐儿慢慢行来。孙膑歇担上前，问道：“童哥，借问一声。我要往云梦山访鬼谷仙师，别去去路么？”道童道：“没有别路。此处名独木桥、鹰愁涧，是去云梦山的正路。二位不便过去，与我些不鬼，待我挑二位过去。”孙膑取二十文钱，送与道童。道童接了钱，问道：“二位是哪个居长？”孙膑道：“我长。他是兄弟。”庞涓在旁道：“与你钱，你只管挑我们过去，何兄何弟，干你甚事？”道童笑道：“我问你年长幼，有个因由：年长的坐在前面筐里，年幼的坐在后面筐里。”庞涓暗想：在前面筐里，坐歪斜些还可抱定绳索，若掉下涧尚可救，坐在后筐掉下涧去，哪个看见？就说道：“童哥，我从来胆小，望你把我坐在前面筐里。”道童道：“也罢，你就在前筐坐着。”孙膑坐于后筐。道童吩咐二人俱合着眼。不知道童怎生挑过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鹿仙击涓大冰雹鬼谷子授箎假天书

话说道童把孙箎、庞涓挑了到独木桥中间，故意把担儿卖几个转折。孙箎并不吃惊，只庞涓害怕，两手紧紧摸着筐索，连声叫道：“童哥挑稳，莫唬杀我！”道童道：“不妨。合着眼坐着，开眼就要掉下涧去。”庞涓愈加把眼闭紧，心头别别跳个不了，暗想：道童恁般无理，过桥去，着实打他一顿，才消这口气。少顷，过了桥，道童歇下筐儿，叫二位开眼。孙箎、庞涓走出筐来，开眼一看，那道童并筐儿都不见了。看官，你说道童是准？即鬼谷仙师焚香童子，仙师特地差来试探孙、庞心术。孙箎道：“奇事！分明是个仙童，来度我们过桥，不可不拜谢。”两人望空遥拜。

又行数日，来到云梦山，定睛观看，但见那：丛崖怪石，峭壁奇峰，满山前瑶草琼芝，四下里禽飞鹤唳，涧畔密结薛笏，沿堤丛生花竹，虽然尘世逍遥地，半是蓬莱小洞天。两人来到洞前，见洞门紧闭，门上有一个石碑，上镌六个大字是：“云梦山水帘洞”，两人徘徊良久，忽见一个樵夫从洞前经过。孙箎问道：“樵哥，这里可是鬼谷仙师的洞府么？”樵夫道：“正是。二位问他何干？”孙箎道：“我是外邦人氏，闻仙师之名，特来投他学艺。”樵夫道：“要见仙师，须要诚心拜开洞门，方才得见。”庞涓道：“拜几拜才开？”樵夫道：“有诚心一拜即，没诚心一年半载也拜不开。”樵夫说罢，拱手而去。

孙箎对庞涓道：“兄弟，千山万水来到此间，怎说没诚心，就拜几拜，有甚相亏？”孙箎倒身下拜。庞涓拜了一拜，站在后边自想道：“不要拜，少不得孙箎得见，我也得见，拜他何为？”孙箎回头，见庞涓不拜，便说：“兄弟，不要灰了道心，还来同拜才是。”庞涓勉强下拜，拜到午时三刻，洞门一声响亮，忽然大开，里面走出一个道童，问道：“二位到此何干？”孙箎道：“燕国孙箎同魏国庞涓，来投鬼谷仙师学艺，敢烦通报。”道童听了，转身进去，禀知鬼谷。

这鬼谷乃晋平公时人，姓王名利，世居清溪，尝入云梦山采药，得道不老，业于谷中，因号鬼谷。当时吩咐道童：“掇张交椅放在洞门下，待我出来。”道童依命，连忙取交椅放了。鬼谷行至洞门下坐定叫道：“学艺的过来。”孙箎、庞涓近前下拜，鬼谷问道：“二子姓甚名谁？何邦人氏？”孙箎道：“弟子孙箎，燕国人氏。”又指庞涓道：“他姓庞名涓，魏国人氏，是弟子途中相遇，遂尔结义，同叩吾师，望乞收录。”鬼谷看孙箎相貌，熊腰虎背，道骨仙肌，有怀仁尚义之心；又看庞涓，鬼头蛇眼，背后见腮，忘恩负义，嫉贤妒能，不得善终之相，遂道：“孙箎堪以授艺，庞涓难以学习，回家去罢。”孙箎哀告道：“师父！同胞莫蹉违，况路途结义，尤胜同胞。弟子学得艺成，庞涓也学得成，望师父一并收留。”鬼谷道：“也罢，你们试试聪明我看。若把我赚得出洞门，就收了他，赚不出，打发回庞涓沉吟半晌，高叫道：“师父！云端里两条龙斗，请师父观看。”鬼谷微笑道：“此时冬月，有甚么龙斗。”庞涓又道：“师父，南天门李老君来了。”鬼谷道：

鬼谷——或称鬼谷先生，史书上记载的鬼谷子系楚人，传说为苏秦、张仪师，战国时纵横家之祖。本书中的鬼谷先生，系著者假托。

掇（du，音多）——用双手拿，用手端。

蹉违——差误，离别。

“李老君适才别我去，怎的又来！”庞涓道：“弟子在师父椅后放把火，师父怕烧，只得出洞。”鬼谷笑道：“权当你的见识。”又问孙臆：“有甚见识赚我出洞？”孙臆道：“弟子愚顽，无甚见识。师父把椅拿在外面坐了，待弟子想个见识赚师父进去还可，若师父在洞内，一世也赚不出来。”鬼谷叫道童掇交椅向外坐了。孙臆道：“弟子已赚师父出洞了。”鬼谷大笑道：“我倒被你赚了。”遂引二人到里面拜祖师圣像，吩咐今日将晚，归房歇宿，明日习学。孙、庞领命去讫。

次日，鬼谷唤孙臆、庞涓吩咐道：“古云：‘徒弟徒弟，先供使令，方才学艺’。二人每日一个攻书，一个打柴。如孙臆攻书，庞涓打柴；庞涓攻书，孙臆打柴。”二人齐道：“依遵师令。”鬼谷道：“今日为始，孙臆年长，先攻书，庞涓去打柴。”鬼谷打发庞涓去，取本书递与孙臆，嘱咐：“此书与你自读，不可与别人看。”孙臆接书，竟往房中去读。不料庞涓打柴回来，先见了师父，后到房中问孙臆道：“大哥，今日不知读何书？我看看。”孙臆道：“兄弟，我与你当日朱仙镇上结义之时，对天发誓有书同读，有艺同学，怎不与你看？”连忙将书递与庞涓。庞涓接来，灯下读几遍，通读熟了。明日当孙臆打柴，庞涓读书。鬼谷取书递与庞涓，庞涓接书，进房攻习。孙臆回来，问庞涓：“今日读的什么书？”庞涓支吾道：“师父今日道友相访，烹茶煮饭混了一日，教我也忙了一日，不得工夫读书。”孙臆信他。如此多番，凡孙臆读书日子，晚来与庞涓看；庞涓读书日子，托故不与孙臆光阴如梭，两人学艺到了一年，庞涓叫孙臆道：“大哥，你我学艺一年，皆有些本事，不知中用不中用。明日禀过师父，只说同下山打柴，把本事试演一番如何？”孙臆道：“此言正合吾意。”

次日，孙臆、庞涓禀过师父，一同下山。孙臆把顽石摆下一阵，叫庞涓看是什么阵？庞涓看了道：“青龙出水阵。”孙臆道：“这阵你破得么？”庞涓道：“要破何难！”拿起扁担从哪方起，哪方止，把个青龙出水阵点破。孙臆道：“兄弟，你也摆一阵，看我认得么？”庞涓也把石摆下一阵，孙臆看不出，问道：“是什么阵？”庞涓道：“就是大哥才摆的青龙出水阵。”孙臆摇头说：“不像。”庞涓道：“此是我摆差了，大哥故看不出。”口里虽说，心内暗暗欢喜说：“吾学足矣！我知认得他的阵，他认不得我的阵，岂非我高似他？”傍晚两人依旧安歇。

一日，鬼谷吩咐二人道：“我今日要往终南山赴松花会，你们好生看守洞门，过七七四十九日，同下山来接我。”鬼谷嘱毕，驾一朵祥云腾空去了。

到了四十九日，孙臆对庞涓道：“师父吩咐在先，去四十九日回来，今日已满，你我可同下山迎接。”当下忙备仙桃、仙酒，二人携了下山，到曼多罗石边，把酒桌摆在石上。正摆得下，忽有一只白鹿慢慢前来。孙臆看那白鹿生得奇，但见遍身皎如瑞雪，洁似秋霜，走到石边再不走动。孙臆筛杯酒放在石上，白鹿张口吃了，连筛两杯，吃两杯。庞涓道：“大哥，白鹿不过山中走兽，怎与酒吃？”孙臆道：“此鹿形象非常，或是仙家驯养也未可知。”庞涓道：“岂有此理！待我打杀了，做个下酒之物。”孙臆道：“大小俱是性命，杀他则甚，此心何忍！”庞涓不听孙臆之言，提起顽石望白鹿打去，白鹿转身就走，庞涓赶去一二里之地，立时不见白鹿。忽起一阵狂风，降下许多冰雹，把庞涓打得面青脸肿，倒在地上，孙臆见冰雹，过来寻庞涓，只见庞涓倒伤在地。孙臆扶他回到洞中，乃复自到曼多罗石边。那白鹿又走来，忽口吐人言道：“孙先生，生受你。吾非凡鹿，乃上界白鹿大仙。汝师

鬼谷，乃吾至友。适间庞涓心怀不善，欲害吾命，被我降下冰雹打伤。汝师顷刻回来，他还有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俱不曾传你。你回去可要他的。”说罢，化一阵清风而去。

须臾，空中半云半雾，鬼谷驾虎车从空而下。孙臆倒身下拜，进上酒果。鬼谷吃了，问道：“庞涓怎么不来？”孙臆道：“他今下山迎接师父，适被冰雹所伤，回洞去了。”鬼谷道：“因他贪口，要食白鹿，自取其祸。”

师徒回到水帘洞，孙臆近前道：“闻知师父有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望师父传与弟子。”鬼谷道：“此书秘传已久，非人莫传。”遂唤道童取天书出来。道童开了书箱，取出付与孙臆。鬼谷道：“此书只可自读，不可与人看。”孙臆得了天书，燃灯夜读，庞涓见孙臆读书，假做睡熟，听了一会，假做睡醒，起来叫道：“大哥，为何私心？当初朱仙镇结义，对天发誓，有书同读，有艺同学，今晚悄悄在此读天书，可不背了前盟？”庞涓一把抢过手，看了又看，便晓天文义理，使性掉在地下，依旧睡了。孙臆收拾放在桌上，只得也睡。庞涓待孙臆睡熟，悄地起身，把天书向灯火上烧毁，假意大惊小怪叫道：“大哥快醒！天书被灯煤掉下烧毁了。”孙臆大惊，忙爬起来，天书已作灰烬，愁眉紧锁，面带忧容。次早，孙臆到鬼谷榻前跪告道：“弟子有罪。昨夜正读天书，灯煤掉下把天书烧毁了。”鬼谷道：“此乃世间难得之宝，如何烧毁？好不小心！”孙臆快快而去。

过几日，八月中旬，黄昏时候，鬼谷着道童唤孙臆、庞涓，同步出洞门。但见瑶阶净洗，玉宇无尘，冰轮乍展，宝镜初升。鬼谷坐于石上，孙臆、庞涓侍立。鬼谷道：“二子从吾受业已经三年，未闻二子之志。今乘明月，试各自陈。”孙臆道：“弟子孙臆，愿明王在上，政治隆昌，耳不闻金鼓之声，目不观烽烟之惊，使臆得享太平，濡沾雨露，以乐天年。臆所志也。”鬼谷佯笑道：“迂腐之谈，不足处当今之世。”遂问庞涓：“所志若何？”庞涓道：“弟子庞涓，愿奉一人命令，统百万威权，战必胜，攻必取，使天下诸侯云从宾服。此涓志也。”鬼谷笑道：“处战国之世，非庞涓不足以成大事。”说罢，孙臆、庞涓一齐跪下道：“弟子二人，离家三年，思念父母，明日欲拜辞师父，回家探望，不识可否？”鬼谷道：“庞涓聪明，他的兵法通学会了，可以去得。孙臆驽钝，尚未透彻，还不可去。”孙臆道：“弟子二人，路逢结义，同心合胆，对天发誓。既与庞涓同来，要与庞涓同去，有终有始，乃见交情，望师父垂念。”鬼谷道：“你既苦苦要去，我也难留，明日随你二人去罢。”又说些闲话，到了三更，师徒进洞就寝。

次早，孙臆、庞涓拜辞鬼谷下山。行至半山，见一老婆手拿铁鍤，磨于石上。孙臆问道：“婆子手磨何物？”婆子答道：“小主母在家做针指，无处觅针，教我把铁鍤磨做绣花针儿。”孙臆笑道：“奶奶差矣！老大铁鍤怎么磨得成绣花针？”婆子道：“先生岂不闻俗语云：‘只要工夫深，铁鍤磨做针。’”孙臆闻言大悟，自想：“婆子之言其实深奥，凡事只要工夫精到，毕竟可成。所以师父说我驽钝，还欠攻书，即此可喻。”又行数里，见一大汉手拿锥凿，在山脚凿山。孙臆问道：“汉子凿山何用？”大汉道：“凿透山眼，要通大海。”孙臆笑道：“凿山如何通海？”大汉道：“你不闻古语说：‘凿山通海泉，心坚石也穿。’”孙臆连见两事，心回意转，想道：“我

非人莫传——若不遇遵道之人不得传授。

驽钝——低能，愚笨。

兵法未深，下山去也没用，何不返去见师父，再读几时书，回去未迟。”因对庞涓道：“兄弟，你果聪明，兵法精通。只我弩钝未通，岂可中道而废？你今先回，我再上山习学几时。待我写一封家书，烦你送至幽州我父处投下。你可在我家住下，待我父奏闻燕王，就在燕邦受职，等我回来，与你共掌朝纲。”说罢，向行囊中取出纸笔，写书递与庞涓。两人拜别，庞涓往幽州去。

孙臆复上山，回水帘洞拜见师父。鬼谷道：“你去了为何复来？”孙臆道：“弟子下山，见一老婆铁釜磨针，又一大汉凿山通海，弟子一时省悟，想起师父金石之言，说我攻书未深，因此别了庞涓，又上山来，望乞指示愚顽。”鬼谷道：“那婆子、大汉俱是神将，我特差他点化你的，我有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珍藏已久，非人勿授。几欲传你，因庞涓为人妒贤嫉能，忘恩负义，所以不好传你，故此着他先回，特遣神将点化你上山，慢慢传你天书。”孙臆惊问道：“天书前番灯煤烧了，怎么还有天书？”鬼谷微笑道：“烧毁的乃是假的。我预知庞涓心怀不善，故把假天书与他烧毁，他才肯下山去。我今与你取个表字‘守愚’，别号‘伯龄’。”孙臆拜谢。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魏王计赚辟尘珠 庞涓大战宜梁道

再说庞涓别了孙臧，晓行暮宿，来到幽州燕山府。是日，孙操正在中堂，见门上报道：“府门首有个黄衣道人，说是云梦山捎书来，要求面见。”孙操叫请进来，道人进见，与孙操施礼，分宾坐下，孙操问道：“先生何来？”道人道：“某乃魏国人，姓庞名涓，表字宏道。三年前去云梦山学艺，途遇三公子，八拜为交，同投鬼谷仙师处习学，同眠共食，情甚同胞。因想回家，先下山来。公子还有几时耽搁，不久也回，特先寄家书在此。”孙操接书大喜，吩咐摆酒款待，唤孙龙、孙虎出来陪了庞涓，径到后堂，与燕丹公主一同拆阅。那音书上道：

忆别膝下，倏经三载，温清久疏，甘旨尚缺。身虽居云梦山，而无日不神驰燕山府也。今有庞涓，昔缘途遇，义结兰交，业同鬼谷，有安邦定国之谋，斩将勤王之技。幸吾大人留入府中，奏闻主上，委以重任。臧因学业未精，羞归故里，终有日与涓同事也。二亲希勿垂念，谨此奉慰。

不孝男臧百拜

孙操与燕丹公主看罢，见儿子不回，心内反不快活。忽家童来说，酒席完备，摆列中堂了。孙操出来入席。酒至数巡，孙操道：“先生，小儿书上教我奏过朝廷，授先生官职，不识尊意何如？”庞涓欠身说：“领教。”饮至日晚方止。孙操令家童打扫书房，送庞先生安歇。

次日上朝，燕王升殿，百官朝罢，孙操出班奏道：“臣子孙臧，有一结义兄弟庞涓，是魏国人氏，同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回来，捎带臣子家书。书中力荐其人精通战策，熟谙韬略，有定国安邦之才。今臣奏闻，望我王准奏，留在驾前，必堪重用。”燕王问道：“其人何在？”孙操道：“现在朝门外。”燕王传旨宣入。庞涓上殿，高呼拜毕。燕王问道：“壮士何处人氏？”庞涓道：“臣魏国人氏，曾向云梦山鬼谷仙师处授得韬略战策，闻我王招贤纳士，特来投用。”燕王心中不悦，暗想：“此人鬼头蛇眼，脑后见腮，背义忘恩之徒。分明孙臧荐他投燕，怎么在孤面前不提孙臧，反说自来投燕，眼见不是好人。留他在此，后来必乱朝纲，打发他去罢。”便对庞涓道：“寡人只用本邦人，不用外来贤士。”吩咐孙操，即时打发庞涓出城，不许容留燕境。

庞涓吃了一场没趣，同孙操回府，收拾行李出城。行十数里，见路旁一株大树，庞涓记恨燕王，取出解手刀，把树皮削去一块，题诗八句。诗云：

云梦曾攻战策文，燕山七国望彰名。

乾坤有道何无道，日月虽明犹未明。

宝剑早持星斗灿，征旗展处鬼神惊。

一朝落在庞涓手，燕国人民划草平。

行了数日，已到齐邦，恰好齐威王着太师邹忌在教场招贤纳士，庞涓闻此消息大喜，忙投教场。把门官通报，邹忌令见，庞涓走到演武台前参见邹忌。邹忌问庞涓哪方人氏？庞涓道：“某魏国人氏，姓庞名涓，曾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战策布阵无所不通，特来投谒，望乞录用。”邹忌把庞涓仔细一看，见他相貌不端，暗想：“这厮奸心显露，无义之徒，不必留他。”就把几句话打发庞涓。庞涓走出教场，大嚷道：“这厮在做太师之职，好不

重贤。待我面见齐王，倘用了我，慢慢教这厮吃亏。”一直来到西华门，黄门启奏，齐王宣庞涓上殿。庞涓就把姓名、乡贯说了一遍。齐王道：“既是魏邦人，家住何处？”庞涓道：“住牛头街兔儿巷。”齐王喝道：“这厮无状！牛头街兔儿巷，有犯寡人名讳，辄敢乱道！”喝令武士绑出斩首，班中闪出上大夫卜商，奏道：“我王若斩庞涓，闭塞贤路了。”齐王问：“怎的闭塞贤路？”卜商道：“庞涓犯我王名讳，理所当斩。知道的，无别议论，不知道的，只说我王不重贤才，来的不用，反赐其死。日后纵有英雄，不敢投齐。”齐王依奏，放庞涓免死，赶出朝门。

庞涓含怒，行到新梁桥上。前面旗幡杂彩，金鼓齐鸣，人马簇拥。庞涓闪在桥下观看，却是魏惠王驾来。你说惠王到齐何事？原来众诸侯三年入觐周王一次，其年当朝觐，魏王特来与齐王同去。当时，魏王驾到桥上，马不肯行。魏王道：“马不肯行为何？”左护驾徐甲、右护驾郑安平上前奏道：“桥下必有物件。”魏王着军士桥下搜寻。军士下桥，把庞涓拿到魏王驾前。魏王道：“这厮必是外邦奸细！”庞涓道：“臣非奸细，本邦宜梁人，名唤庞涓，授得鬼谷仙师兵书战策，正回本邦见驾，不期路遇，望乞赦罪。”魏王道：“要见寡人，为何躲在桥下？”庞涓道：“臣因行李在身，不敢朝见，暂且回避。”郑安平奏道：“臣认得此人，牛头街兔儿巷开染坊庞衡之子。三年前冬月，他家泼污街道，结成冰块，马蹄滑倒，险些将臣跌伤。臣将其父庞衡责治，想庞涓必记恨于心，如今学了武艺回家，一定先投别邦，因别邦不用，才欲归本国，况且云梦山不是这条路走，且有不仁之心，望我王详察。”魏王传旨，押回本国南牢监候，回朝审问。那些军校就把庞涓押去本国。

魏王进临淄城，在金亭馆驿安歇。齐王就来金亭馆驿相见，设宴款待魏王，约定来日起驾，入周朝觐。次日，二王排驾往齐。及朝觐事毕，二王驾返，齐王即设宴于万卉园中，与魏王饯行。斯时正值春光明媚，百花开放。二王赏玩多时，遂入席饮宴。忽见一阵大风，刮起一天尘土，齐王席前约有半寸厚，魏王席上一些也无。齐王道：“奇事！孤王席倒起许多尘土，君席并无一点，此何说也？”魏王道：“孤带有辟尘珠在身，尘土不敢近前。”齐王道：“孤从没有见过辟尘珠，多应至宝，敢求一见。”魏王于锦囊中取出，近侍将金盘盛了，送到齐王驾前。齐王接过手，那珠绕盘滚个不了。齐王道：“定了！孤家好看。”魏王道：“他要王贽见之礼。”齐王叫道：“辟尘珠住了！孤赐你银钱一百文并红罗十匹。”那珠在盘中响亮一声，就不动了。齐王连声喝彩：“好件宝贝，果世罕有！”便对魏王道：“孤将连城二座换此珠，不识可否？”魏王眉端一蹙，心生一计道：“此珠有雌雄二颗，还有一颗在孤随身的箱篋中，每一相离，立干涸而死。孤且带回，君当沐浴斋戒三日，孤再送来。”齐王听信，着近侍仍旧送还。魏王仍归锦囊。

及宴罢回到金亭馆驿，宣郑安平、朱亥、徐甲、侯婴等近前道：“孤今日与齐王宴饮，忽起狂风，尘沙障目。孤自有辟尘珠在身，一尘不染。齐王怪而问之，孤失于检点，便说有辟尘珠佩身之故耳。他要借看，此时不好不拿出来，岂知他一见，就要将连城二座换取此珠。孤想此珠乃倾国之宝，口

朝觐(jìn, 音进)——古代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朝曰觐。

贽(zhì, 音至)见之礼——初见尊长所送的礼品。

倾国之主——此处指全国之宝。

虽许他，心实未愿，被孤赚归。倘齐王坚执要换，如何是好？”郑安平对道：“臣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辟尘珠虽为异宝，非国之所重。今齐王既肯以连城二座相易此珠，广土众民，未为不可。今王又面许相易，一旦弃约，是谓失信，何以服齐王之心？将来兴兵构怨，势所必至。依臣愚见，竟将辟尘珠易此连城，使邻国闻此，皆知我王轻宝货而重土地，天下归心，诚王霸之举也。愿王图之。”魏王道：“卿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此之时，能走士聚兵，土地易得，此珠产自三韩，实为无价。吾闻君子不夺人之所好。齐王一见我珠，便思构取，贪戾无礼。我便失信，有何妨碍？”朱亥见魏王不肯，恐逗留齐国惹出祸来，因说道：“依臣愚见，不如连夜回国，再作商量。”魏王道：“卿言有理。”即密传号令，结束行装，命郑安平、朱亥、徐甲护驾前行，侯婴领兵殿后。约二更时分，掩旗息鼓，趋路回国。

次早，齐卫御殿，就有人报道：“魏王君臣连夜起身回国了。”齐王闻言，想是不肯换辟尘珠，故不辞而去，一时大怒，即命鲁王田忌兴师，说：“魏王受宴不谢，还国不辞，诈言哄赚辟尘珠，有此三罪，欺孤太甚！尔等前去，献出珠来，万事休论，半言相违，立擒魏国君臣前来，夷其疆上，方快孤心。”田忌遂领兵前进。魏王回国闻知，即令徐甲、侯婴迎敌，两兵相接，田忌道：“魏国君臣知罪不知罪？”徐甲道：“魏国君臣有何得罪？”田忌道：“你主受宴不谢，还国不辞，诈言哄赚辟尘珠，如此失信，大罪三条，说甚无罪！快献出辟尘珠，万事干休，若说半个‘不’字，把你君臣一并斩首！”说得徐甲、侯婴一齐大怒，举刀杀来。田忌取枪迎敌，战了三十合，徐甲、侯婴败走，逃入城去，田忌把魏国的残兵混杀一阵，收军回营。徐甲、侯婴败入宜梁，去见魏王，说齐师利害，臣等被田忌杀得片甲无存。魏王闻言大惊，忧见于色。郑安平奏道：“我王勿优，臣愿统兵五万，与田忌决一死战。”魏王准奏。郑安平结束上马，绰枪在手，统兵出城高叫道：“哪个是田忌，快出马受降！”田忌闻言，就要出营交战，须文龙、须文虎止住道：“料魏国不过是弃甲抛戈之辈，何劳主将亲剿，待某兄弟二人去生擒将来便了。”田忌就令先锋须文龙、须文虎出兵。二将领兵出阵，认得是郑安平，大喝道：“郑安平！你主还不献出辟尘珠，更待何时？”安平道：“闲话休说，快通姓名来。”二将道：“我们是鲁王麾下先锋须文龙、须文虎。”郑安平挺身出马，两家战不数合，郑安平势不能敌，又大败去，入城见魏王道：“齐将果是难敌，臣又被他杀败。”魏王大惊道：“怎么连败二阵！如今如何破齐？”郑安平道：“我王为今之计，可速速出榜招贤，庶几可退齐兵。”魏王就令写皇榜满城张挂：有能退得齐兵者，千金赏、万户侯，招为本国驸马，共享荣华。

时庞涓监禁南牢，听得狱中纷纷传说齐兵犯魏，魏国丧师，满城张挂皇榜，招贤退齐。庞涓问狱子道：“大哥，闻说齐兵侵我魏邦，城中大张皇榜，招募英雄，此事真么？”狱子道：“这厮死在目前，原自不知，管这闲事怎么？”庞涓道：“大哥，非我管闲事。我昔日曾在云梦山水帘洞鬼谷仙师处学艺，战策韬略无所不通，愿替我王解纷排难，退得齐兵，不负生平所学。”狱子道：“既从鬼谷仙师，一定有些本事。”遂通报狱官，狱官即奏上魏王，登时传旨，南牢取出庞涓。庞涓行至殿前，魏王问道：“你既是鬼谷先生徒弟，武艺必精，要你去退齐兵，可退得么？”庞涓道：“臣非自夸，那田忌

不是臣对手，管教杀他马败兵消。”魏王道：“若退了齐兵回来，寡人将公主招汝为驸马。”遂令左右取出一副盔甲，递与庞涓。庞涓接盔甲，结束起来，就领兵出城搦战。齐营哨马报入中军，田忌带了须文龙、须文虎出马对阵。庞涓叫道：“哪个是田忌？快来受死！”田忌道：“这厮敢夸大口，叫甚么名？”庞涓道：“吾乃英雄盖世，姓庞名涓。”两下遂交战起来，从午战至日暮，足有五十余合不分胜负。毕竟不知庞涓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田忌割须归本国 王敖斧劈大言牌

庞涓战到天晚，田忌、须文龙、须文虎渐渐手钝。庞涓使个拖刀计，转马便走。田忌不知是计，纵马追赶。庞涓按下手中刀，取出红锦套索望空抛去，大喝一声：“着！”正中田忌，庞涓拖他下马，活擒了去，入朝见魏王道：“我王洪福齐天，臣将红锦索生擒鲁王田忌。”魏王大喜，吩咐左右带他去监候南牢，待齐邦有降书来，放他回去。

那须文龙、须文虎见庞涓擒了田忌，势不能胜，连夜引败兵逃回本国，来见齐王。齐王便问：“鲁王安在？”须文龙道：“鲁王连胜魏师二阵。次日第三阵，见出庞涓，用拖刀计，抛起红锦索，把鲁王生擒去了。”齐王道：“鲁王死活如何？”须文龙道：“臣遣探子打听来报，魏王把鲁王监禁南牢了。”齐王忙召文武众官商议道：“御弟被庞涓擒去，被庞涓监禁南牢，诸卿有何奇策，可救御弟回来！”上大夫卜商奏道：“我王肯用降书、贡礼，臣敢入魏救回鲁王。”齐王准奏，备下降书、贡礼，遣卜商入魏。卜商来到魏邦，朝见魏王，奏道：“臣齐国下臣卜商，为因鲁王冒犯天威，被擒受禁。寡君差臣进上降书、贡礼，伏乞大王仁慈，恩放鲁王回国，年年纳贡，决不爽言。”魏王将降书看罢，便要放田忌回齐。庞涓奏曰：“我王事须三思而行。田忌乃上邦王子，放他回国，情必不甘，异日必寻我王复仇。我王既饶他死罪，不可饶他活罪，将田忌割下须髯，面揩脂粉，放他回去，才不失魏邦纲纪，使各国闻知。也羞我王天威凛冽。”魏王准奏，向南牢取出田忌，押赴殿前，把须割下，满脸涂脂粉，放他归国去不提。

却说魏王之女，名唤瑞莲公主，年方二八，月貌花容。魏王选定吉日，将公主招庞涓为驸马，就封庞涓为武音君、镇魏飞虎大元帅，敕赐玉带宝剑。

一日，魏王升殿谓庞涓道：“寡人得卿，如山有猛虎。列国虽雄，必不敢近。今欲乘此机会，称霸诸侯，卿意若何？”庞涓道：“我王未可轻举，今齐邦已纳降进贡，尚有秦、楚、燕、韩、赵。如今待臣于本国都城建一座亭子，立一大言牌，上写着大言诗，晓谕各邦，限三年内俱要进奉我国，如若不来进奉，然后遣将出师，并吞列国。”魏王大喜，随即传旨，遣官于都城内兴工建造亭子，立大言牌。牌上刻诗三首，诗曰：

魏邦驸马武音君，天下诸侯尽知闻。

欲遣雄师于列国，先驰虎卒破齐军。

魏国臣中一大虫，成名独振列邦雄。

一朝牙爪乘风动，天下图舆掌握中。

魏国庞涓有大名，龙韬虎略鬼神惊。

若还六国来朝贡，各守边隅免动兵。

庞涓吩咐五十名军士亭前看守，倘有别邦过往之人来看大言牌，就问他哪一邦，着他抄写回去，限三年内要来进奉。军士一一领命去了。

时魏有一贤士，名为尉繚，乃鬼谷高徒，善理阴阳，深达兵法，与弟子王敖隐于夷山之内。闻知庞涓立了大言牌，遂与王敖说道：“庞涓之术未及孙臆，今在本邦妄自尊大，他日孙臆下山，倘见用邻国，吾魏必危。吾欲遣

汝向都城破其大言牌，举进孙臆，须走一遭。”

王敖遵命，袖藏刚斧，布袍草履，羽扇纶巾，扮为游士，来到都城，站立亭下把大言诗看。军士问道：“先生哪邦人氏？”王敖道：“楚国入氏。”军士道：“先生可将此诗抄回本国，限三年内来进魏邦。”王敖道：“待我取出笔来。”那些军士只道取笔抄写，不曾防备。王敖袖中取出刚斧，把大言牌劈碎。军士把王敖缚了，拿到驸马府内禀庞涓。庞涓闻劈碎大言牌，发怒道：“何方奸党，破吾大言牌！”王敖怒目骂道：“庞涓！你本无名小子，妄自称尊，明欺天下无英雄也。”庞涓喝令梟首。王敖道：“且勿动手。吾闻盛名之下难以久居，故强者不夸能以速祸，勇者必晦武以收功。今汝初临魏邦，侥幸败齐，立此大言牌，难道名邦再无英俊了？”庞涓道：“你试把各邦英俊讲与我听。”王敖道：“秦有白起，楚有黄协，赵有廉颇，韩有张奢，燕有孙操，齐有田文、田忌。设使六国连兵伐魏，汝持何策破之？”几句话说得庞涓心服，忙令军士释了王敖，迎上中堂，待以客礼。然后问道：“先生尊姓大名？”王敖道：“吾姓王名敖，尉繚先生徒弟。吾师亦受业鬼谷，与足下有同宗之谊，故进是言。”庞涓道：“先生游于海内，延揽必多，不知何处还有贤才？”王敖微笑道：“昔年与足下八拜为交的孙臆，自公入魏之后，鬼谷授他兵书战法，善能呼风唤雨，策电用雷，若使行兵演武，草木成阵，砂石皆兵，非俗机凡法可破。聘得此人下山，同僚治政，魏有泰山之安，公无毫末之损，各国诸侯必然相率贡于魏矣。”言毕，遂与庞涓相别，复返夷山。

庞涓暗思，孙臆如此多才，莫若奏过魏王，聘他下山，同扶魏国，即可掩吾之短了。主意定下，次日早朝，遂奏魏王道：“臣立大言牌，昨被尉繚徒弟王敖将斧劈碎，就把几句话说得臣心倾服。”魏王道：“他说什么？”庞涓道：“他说当今七雄之世，以强凌弱，甚至虎斗龙争，人民涂炭，军士劳苦，全是未得贤人辅佐。彼因举荐一人，说起来即臣昔年结义之兄，名唤孙臆，燕国人氏。此人还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精通韬略，若得此人，七国不敢再动甲兵。我王聘得此人下山，取列国如垂手矣。”魏王大喜，即备玉帛，差徐甲往云梦山去聘孙臆。

且说孙臆在水帘洞日侍鬼谷，求讲兵略、遁甲变化。一日问道：“师父，国之兴衰亦可预知否？”鬼谷道：“国之兴衰，不过望星象而已。周伯者，国之瑞星；天堡者，国之灾星。国将兴，周伯黄光；国将亡，天堡流坠。”孙臆再拜受命。鬼谷道：“徒弟，后山里有株桃木，乃海上仙种，每至十年开花一度，结桃四十九个，结成之后，又过四十九日，其桃始熟，食之却病延年。我昨日采药回来，见树上已结四十九个，目下将熟，恐被人偷取废了仙果，今着你前去用心看守。”孙臆应诺，带一条短棍来到后山。把仙桃数一数，止有四十八个，心内暗想，师父明明说四十九个，怎么树上止有四十八个？多是被人偷了，但不好就对师父说。次早，又去把桃数数，又少了一个。孙臆道：“奇怪！我昨日数有四十八个，今日又没一个，不知什么人偷去？我今晚躲在树旁，看是什么人，拿住他，好对师父讲。”遂等到二更，忽听得树上一声响，孙臆忙走过来，望树一瞧，原来是个白猿，生得浑身如雪，遍体似银。孙臆提起棍子望树上打去，那白猿滚下树来，伏倒在地，

梟（xi o，音消）首——斩首悬于木上。

涂炭——泥淖与炭火之中。即指处在困苦之境。

口吐人言，只叫：“师父饶命！”孙臆道：“你这孽畜，如何会说话？”白猿道：“师父听禀，小猿家居水帘洞西北，祖乃巴西侯，父乃狙公，母乃山花公主。三世俱有仙气，因会人言。”孙臆道：“你怎么把我师父仙桃偷去？”白猿道：“不瞒师父说，近因老母病在窠中，思吃仙桃，因此小猿来偷二次，偷回奉母。不想老母吃了身轻体快，病减大半，要救老母病愈，故此今夜又来再偷一个，不期遇着师父。师父要打死小猿不打紧，可怜母在窠中，不得小猿回去，又是一死。望师父垂慈，活我母子二命。”孙臆道：“你既有一点孝心，我不难为你，再与你一个仙桃保全你母，只是下次再不可来。”遂摘下一个，递与白猿。白猿叩谢道：“蒙师父活命之恩，反赐仙桃，无可酬答。一个所在，有三卷天书，待小猿取来报答师父。”孙臆道：“你有甚天书？”白猿道：“小猿没有，就是鬼谷仙师的，藏在祷金洞石匣内，我取来奉与师父。”说罢就走。不多时，空中叫道：“师父接天书！”从空撺将下来，小猿却不见影。孙臆连忙上前，双手接住，却是小小一部，分作三卷。上有四句云：

大人何事泄天机，因此天机数可知。

孙臆洞中传异术，白猿月下献天书。

孙臆得了天书，大喜，连忙回去燃灯细读。正读之间，只见寒风凛凛，冷气森森，空中雷声微动。鬼谷仙师正在蒲团上打坐，听得空中有雷声，即起来周围行走，行至孙臆房门，只见孙臆在内朗诵天书。鬼谷听了，吃了一惊，推门进去问道：“这天书是我藏在祷金洞石匣内，未曾传你，因你缘份未到。你今从何得来？”孙臆就把白猿之事说了一通。鬼谷道：“原来是那孽畜偷来与你，可惜得了太早。况你接天书之时不曾沐浴焚香，又不曾洗手漱口，亵读天神，惹下一百日大灾难。”孙臆变色道：“师父可救得弟子么？”鬼谷道：“若要我救，不可违我的魔镇法。”孙臆道：“不敢。”鬼谷道：“后山正南上，有一所空的石墓，你将头向南、足向北睡在石墓里，口中含生白米四十九粒，把唾津裹着，不要咽下，自然会饱。只要躲过四十九日，大难已脱，可保无虞。”孙臆道：“谨奉命。”鬼谷连夜引孙臆到后山正南上，果见一所空墓。孙臆依师父魔镇法术，口中含了四十九粒生白米，头南足北睡在墓中，墓前立了个碑，碑上写“燕国孙臆寄葬之墓”。

再说徐甲领魏王旨意，行到云梦山水帘洞。门首有一道童，上前问道：“公非魏国使臣乎？”徐甲心内惊讶，他怎知我是魏国使臣？遂对道：“我正是魏国使臣，特来叩见鬼谷仙师。”道童引他入洞，见了鬼谷，徐甲倒身下拜。鬼谷扶起，分宾坐下。徐甲道：“某奉魏王旨意，特来聘取高人孙臆先生下山，同辅魏王。”鬼谷道：“枉了先生跋涉一遭，愚徒孙臆身故多时了。”徐甲大惊道：“得何病症身故？”鬼谷道：“他因资质驾钝，学艺六年，兵文战法一些不精，因而终日烦闷，染成气病而亡。”徐甲听了道：“非我魏君无缘，多是孙先生无福。某就此告别，回复魏王。”遂星夜回魏邦，奏上魏王道：“臣奉旨去云梦山聘取孙臆，不料此人已身故了。”魏王大惊道：“有这样事！他得何病症而亡？”徐甲把孙臆得病缘由说了一遍，魏王却也肯信。驸马庞涓上前道：“启上我王，孙臆不死，乃鬼谷仙师不肯放他下山，托言身故的。”魏王道：“卿何以知他不死？”庞涓道：“臣夜观星象，如孙臆真死，本命星就该坠了。今彼本命星不坠，绝无身死之理。”魏

魔(y n, 音眼)镇——魔为梦中惊怖之意。此处魔镇用作以妖术镇魔之法。

王道：“驸马既观星象，岂有差讹。”遂问徐甲：“你曾见孙臆的墓么？”徐甲道：“不曾见。”庞涓道：“坟墓既不曾见，怎么信他真死？我王还差徐甲再走一遭，一定要看孙臆坟墓，速来回复，真假便知。”

徐甲又领旨意，星夜行到云梦山谒见鬼谷，说道：“某星夜回国，将仙师所言奏与吾主。吾主不信，说孙先生既故，必有坟墓，故着某来看验坟墓。”鬼谷就引徐甲到后山，果见一所坟墓，墓前立个碑，碑上写“燕国孙臆寄葬之墓”。徐甲看了一会道：“孙先生果真死了。”遂别鬼谷。翌日，奏魏王道：“臣领旨去看孙臆坟墓，真是身死，坟墓现存，墓前立一碑，碑上书‘燕国孙臆寄葬之墓’。”魏王听了，信以为真。庞涓又上前道：“臣连日又观星象，孙臆断乎不死。可将徐甲定一个罪名，他才肯尽心去宣他下山。”魏王道：“孙臆既死，苦苦要他怎的，难道海内再无贤人？”庞涓道：“非臣苦苦要他，奈他法术神奇，无人可比。我国若错过了，明日用于别国，我魏必受其祸。”魏王沉吟半晌道：“卿言亦是。如今将徐甲定什么罪？”庞涓道：“我主可将徐甲一门老幼通拿来监禁南牢，再差徐甲前去。若宣得孙臆下山，不但饶他一家性命，并升徐甲官职三级，如仍然空身回来，将他一门老幼尽行杀戮，徐甲凌迟处死。”魏王听了，竟传旨差官将徐甲家属百余口一并拿来，监入南牢，仍遣徐甲前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金銮殿孙臧来朝演武场庞涓败阵

却说徐甲一路去，泪如泉涌。及行到云梦山谒见鬼谷，鬼谷道：“先生连来三次，又要说什么？”徐甲哭道：“仙师，某知孙先生真死，不想我主听信庞涓之言，说孙先生未死，仙师不肯放他下山，如今将我满门家属百余口，通拿来监禁南牢，特着某又来，再若宣不得孙先生下山，要将我全家杀戮，某亦凌迟处死。我想一个人死了，难道又活得来？某之一死，必不能免。仙师可借碗蔬饭，待某到孙先生墓前开读诏书，献上羹饭，从头哭诉一番，好教孙先生阴灵知道，某即自尽，死亦瞑目。”鬼谷笑道：“先生不可如此短见也。叫道童拿蔬饭相陪前去，我随后就来。”道童拿蔬饭同徐甲来到孙臧墓前，徐甲摆下香案，献上羹饭，就把诏书开读。诏曰：

尧舜至圣，非得贤臣何由辅翊？汤武至德，若无英贤曷能致治？孤当七雄之世，慕贤若渴。闻孙先生韬略布阵，无所不通，遣臣徐甲，奉请来朝，同扶社稷，为孤股肱。勿辜朕意。

徐甲读罢诏书，高声道：“孙先生！某乃徐甲，奉魏王旨意，来聘先生，上山已经三次。被谗臣庞涓奏我不用心，将我家属百余口尽关南牢，死在旦夕，望先生阴灵空中鉴察。”说罢，放声大哭不住。孙臧睡在墓中，听见徐甲哭得苦楚，暗想：“他家百余口为我一人死于非命，想到魏邦去亦无害于事，何苦害他一家。”遂用两脚把石门蹬开，走将出来。徐甲见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死的人怎么会活？喜的是就活了不怕他又死，好同下山见主，一家性命安然无事。

那孙臧出墓来，叫道：“徐先生，难为你连来三次。我实不欲下山，恐累你一家受死，故此出来。”徐甲闻言，心欢意喜。只见鬼谷走来叫道：“徒弟，你怎违吾魔镇法术！百日之灾不肯忍耐，如今反惹下千日之灾了。你此一去，必遭别足之祸。”孙臧惊道：“师父可救得弟子么？”鬼谷摇头道：“我难救你！此乃天数，绝躲不过。我今与你聚神镜一面，一应神煞俱在镜内。你可秘密地藏身上，待掌权之日，临阵将此出用，凡百兵马，随心所欲。我尚有一木盒一发与你，如遇急难，打开来看，一过此灾，即掌兵权，受封将相。那时方是你用兵的时节。”孙臧接了两般物件，藏在身边，登时拜别师父，与徐甲同下山来。

行了数日，已到宜梁城，两人同见魏王，魏王大喜道：“久仰先生盛名，愿欲一见，为何连聘三次始得相见？”孙臧道：“臣非屡召不至，因臣命犯灾厄，鬼谷师父用魔镇法术，于墓中暂时躲避，后徐甲在墓前哭诉苦楚，欲行自尽，臣心不安，因此不顾生死遂同下山，望乞赦罪。”一旁闪过庞涓，与孙臧相见，各道契阔之情。魏王即时释放徐甲家属还家，并升他官，又问庞涓：“孙臧今来，授他什么官职？”庞涓道：“他今日初到国中，未见奇谋，岂可便授官职？演武场有三万御营军士，弓马未熟，武艺未精，且把孙臧封为御营团练使，操练军士。待弓马熟娴，武艺精通，那时加官授职未迟。”魏王准奏，即封孙臧为御营团练使。孙臧谢恩。

当下魏王朝散，郑安平、朱亥、徐甲、侯婴等上马同行，一路议论说：“三番五次请得孙臧下山，朝廷听了庞涓之言，将他封为团练官。我们明日

曷（hé，音何）——古代疑问词，何时，怎么。此处作“怎么”解。

契（qì，音气）阔——离合、聚散，偏指离散。

早朝一齐合奏，令驾到演武场看孙臧与庞涓斗阵。孙臧得胜庞涓，还要加官与他；庞涓若胜孙臧，只这驸马之职足够了。”众官议定回去。

次早，魏王设朝，众官高呼拜毕，郑安平、朱亥、徐甲、侯婴等向前奏道：“我王三次才召得孙臧下山，当授其高官显爵，使孙臧得展胸中才学。今封为团练使，明日闻于外邦，只说我王轻贤慢士，纵有高人，谁肯再来？臣等今日请我王御驾到演武场，看孙臧与庞涓各摆阵势，若是认得的，赏其厚禄，加其大官，若是认不得的，罚其俸禄，以济军需。此乃赏罚大公，即使外邦，无有言说。亦惟我主参详。”魏王准奏，即传旨：令文武官员，随寡人到演武场观孙、庞斗阵。

不片时，魏王驾到演武场，对孙臧道：“寡人闻先生精于武略，今日特求先生把新奇阵势摆与寡人先看。”孙臧领旨，下堂上马，手执令旗，马上一招，军队排开，按定方位。魏王吩咐庞涓：“你去看一看是什么阵？”庞涓上马来到阵前，低声问孙臧道：“大哥，你摆的是什么阵？”孙臧悄悄对庞涓道：“兄弟，你不认得？是‘五虎靠山阵’。”庞涓听了，走到魏王面前奏道：“这阵臣曾摆过，名为‘五虎靠山阵’。”魏王召孙臧吩咐道：“你把别样阵再摆与寡人看。”孙臧到阵前，把令旗一展，散了五虎靠山阵，重新把令旗一招，别整军伍，换了个阵。魏王唤庞涓再去看来。庞涓又到阵前，低声问道：“大哥，这是什么阵？”孙臧道：“这阵名为‘一字长蛇阵’。”庞涓上前上奏魏王道：“臣观此阵，浅而易见，家下小厮通会摆得，名为‘一字长蛇阵’。”魏王不快活起来，叫侯婴：“你快去对孙臧说，把好阵势摆来。”侯婴领旨，至阵前对孙臧道：“先生，我王着你摆个好阵。先前‘五虎靠山阵’，庞涓说他曾摆过的阵，后来‘一字长蛇阵’，庞涓说他家小厮通会摆得。我王大不快活，要你把好阵势摆来。”孙臧听了这话，心中大恼道：“庞涓好生无理！既是你摆过的阵，家中小厮通会摆，何必两次问我？我今再摆一阵，看他怎么问！”遂把令旗一展散了队伍，重新又把阵势摆下。魏王又遣庞涓来看。庞涓走到阵前，满面堆笑，问道：“大哥，你把这阵势再对小弟说说。”孙臧道：“兄弟不要作难，这阵是你摆过的。”庞涓道：“小弟从没有摆过这阵。”孙臧道：“休不曾摆过，你家下小厮也曾摆过。”庞涓两耳通红，满面惭愧，暗想：“奇怪！我与魏王说这话，他怎么晓得？谁走露的消息！”翻身上堂，见魏王道，“孙臧这阵比前更丑，摆得不得名，为‘败国亡家阵’。”魏王大怒，叫宣孙臧上来。孙臧慌忙来到驾前。魏王喝道：“你怎把这‘败国亡家阵’摆出来，欺孤太甚！”孙臧道：“臣幼习兵书，不曾见兵书上有甚‘败国亡家阵’，这阵是‘九宫八卦阵’。若有人破得此阵者，臣愿认作‘败国亡家阵’，甘当重罪，便死何辞！”

庞涓上前道：“小弟破得。”孙臧道：“兄弟，你若破了我的阵，把当年结义的好意通没了，可不伤了和气！”庞涓道：“大哥，除了小弟，再没个可破，还待我破。”孙臧道：“也罢！你既要破我的阵，阵东上有两个金盔金甲的人叫你，你决不可答应。”庞涓却把忠言当恶言，信口回答，即换了披挂，腾身上马，奔入垓心。孙臧暗把灵文讽诵，霎时雾锁云漫。庞涓心惊胆战，困在垓心，左冲右撞，并没一条出路。忽正东上果见两个金盔金甲的人叫道：“庞涓驸马，快往这边来，救你出去。”庞涓连声答应，把马加上一鞭，向东就走。四下喊声振起，孙臧取红锦索从空撂去，当头一套，庞

涓翻身坠马。两边将台上三、四百员猛将，演武堂上百十多位官僚，尽失声发笑，连魏王也忍不住。

庞涓满面羞惭。魏王叫宣庞涓上来，庞涓强挺身子，走到魏王驾前。魏王道：“庞涓，你当日立大言牌，妄自称尊，为何今日要破孙臧的阵，反被孙臧擒捉下马？”庞涓只不做声。魏王又宣孙臧近前道：“孙先生，寡人久闻大名，今日才见神韬妙略。寡人不胜之喜，欲授卿一个大大的官。此时天色晚了，不是加官晋级时候，明日受封便了。”孙臧叩谢，魏王返驾回朝。

却说庞涓当晚回到府中，心内忿恨，瑞莲公主问他何事不悦，庞涓也不答应。走入书房，屈指寻文，就占一卦，见今夜三更三点当有火星下界，眉头一蹙，心生一计。遂唤家将何茂才过来，吩咐道：“你如今假扮作朝廷锦衣武士，速到孙臧府内去见孙臧，只说奉朝廷旨意差来，司天台观见今夜三更时分有火星下界，请先生速去皇城门首夔镇，不可迟误。说了就回，我自赏。万不可露出风声，说我差你去的。”茂才领命，连忙上马，飞奔到团练使府门首下马，径进内厅，见了孙臧，说道：“孙先生，吾乃锦衣武士，奉朝廷旨意，说司天台观见今夜三更有火星下界，请先生往皇城门首夔镇，即刻起身，不可迟误。”茂才说罢，转身上马，回报庞涓而去。

那孙臧袖占一卦，见今夜三更时候必有火星下界，即点起三千御营军，吩咐：“一千鸣锣擂鼓，一千手执桃枝、水碗，向皇城南门首将法水洒去。我把剑往东一指，众人呐一声喊，擂一通锣鼓。剑指三通，擂三通锣鼓，呐三声喊。”众人得令。孙臧带了军士来到南门，散发披头，踏罡步斗，口念法水，把剑望东连指三通，军士连擂三通锣鼓，呐三声喊。时魏王在宫中酒醒，听见鸣锣擂鼓，喊杀连天，不知外面什么事情，急问宫官是哪里作乱？宫官道：“不知是哪里？若有急事，自有声闻传报。”

天晓，魏王设朝，便问众臣：“昨夜三更时候，四下鸣锣擂鼓，叫喊连天，为什么事？”庞涓奏道：“启上我王，昨夜三更，孙臧生心造反，领数千御营军，正欲攻打南门。臣闻消息，连夜出来，略施一计，才退得兵士去。”魏王大恼，欲把孙臧监入南牢，又欲把数千御营军尽行诛戮。庞涓道：“孙臧造反，罪所固宜。但御营军有三万，其中好歹不一，知道哪几千是孙臧羽翼？不可轻动。只是孙臧初到我魏邦，将臣拿下马来，明欺我国再无良将。况且此人父母兄弟俱在燕国，诚恐轻觑朝廷，结纳军心，要谋天下，则萧墙之祸不远矣。”魏王越发焦躁，就着庞涓领五百名刀斧手，把孙臧立时绑赴云阳市上，斩首示众。

庞涓领旨，即带刀斧手将团练使衙门密密围住。庞涓进府，孙臧不知其故，下堂迎接。庞涓道：“大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昨夜来干得好事！”孙臧道：“我昨夜奉朝廷旨意，着我向皇城门首夔镇火星，别无甚事。”庞涓道：“大哥，朝廷着你夔镇火星，不曾叫你造反，怎么带领军士鸣锣擂鼓，喊杀连天，惊动魏王，连累于我，说与我结交，接你下山，共谋天下。我再三力奏，方脱自己干系。魏王说：‘你既不知情，就着你领五百名刀斧手，把孙臧绑赴云阳市斩首回话。’今特奉旨而来。”孙臧听说，魂飞魄散。庞涓令刀斧手把孙臧绑了，赴云阳市去。不知孙臧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觑（qù，音去）——轻视，小看。

萧墙之祸——萧墙指门屏，古代宫室用以分隔内外的当门小墙。后常以萧墙之祸喻内部潜在的祸害。

第六回 金兰契仇成刖足木盒歌数定装疯

话说庞涓押孙臧来到云阳市上，只见愁云点点，惨雾漫漫，刀枪四下摆围，军士两相簇拥。孙臧止不住泪如雨下。庞涓问：“什么时辰了？”刀斧手答道：“将近午时三刻。”孙臧哀告庞涓道：“庞驸马，孙臧今日料不能活，你须念当年结义之情，略停一会，待我把心事仰天哭诉一番，到九泉之下省得做个怨鬼。”庞涓吩咐刀斧手：“且慢开刀，听他哭些什么？”

孙臧仰天叫苦道：“孙臧自出燕邦，别父母，抛兄长，投师学艺，空受了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通救不得眼前一死。天呵！我好苦也！”说罢，越觉哭得恹惶。庞涓听了暗想：“兵书战策，我通看过，止有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眼里不曾看见。若得了这三卷天书，愁些甚么？不要说魏邦，就是各国也无人居我之上。”遂近前对孙臧道：“大哥，小弟见你哭得苦楚，甚觉心酸。我想自朱仙镇结义之后，你我二人如同胞共母一般。大哥今日遇难，举目无亲，小弟在此，若不一攒之力救大哥性命，枉了结义一场。你且不要哭，待我舍身抗命，去驾前苦奏一番。奏得准，大哥不要欢喜，奏得不准，大哥不要烦恼。”孙臧道：“兄弟，生受你见怜之心。若奏得准，万幸之至，慢慢报你恩处。设若奏不准，你可把一口棺木收了，念结义情分，寄个信息到燕邦去，叫我父兄知来取拾。”庞涓道：“大哥不要说那尽头话，待我去保。”

庞涓飞骑来见魏王，奏道：“臣奉旨将孙臧押赴云阳市去处决，即想得孙臧乃燕王之甥，其父是燕国驸马，母乃燕丹公主，兄乃孙龙、孙虎，恐杀了他，明日燕国闻知，兴兵前来取讨，把甚么人还他？不若留他性命，待燕国有降书来取讨，那时还他也可，不还他也可。”魏王道：“饶他不打紧，恐其日后反叛。”庞涓道：“我王如今把他刖了双足，做个废人，便不愁他反叛。”魏王道：“怎么刖了双足？”庞涓道：“不伤他的命，将他去了十个足趾。”魏王准奏。

庞涓径至云阳市上，见孙臧道：“大哥，朝廷饶你死罪，不饶你活罪。”孙臧道：“有什么活罪？”庞涓道：“要把大哥刖了双足。”孙臧道：“这个使不得。宁可杀我，死去做个爽快鬼，若刖了足，做个废人，在世何用？”庞涓道：“大哥，小弟只可奏一番，怎奏得两番？倘或朝廷涉起疑来，说我与通同一路，那时连我性命也难保了。”吩咐刀斧手快些下手。

众军士抬出铜铡，把孙臧捆住，将十个足趾放在铜铡中间，“披”的一声响，登时铡将下来。两旁军士个个寒心丧胆。孙臧足趾落地，血涌如泉，牙关紧闭，死了多时方才苏醒。庞涓道：“大哥，王法无情，教你受这等灾难。”吩咐左右，不要抬到别处去，竟抬到我府中，早晚好着人伏侍，喂养汤药。孙臧道：“多谢兄弟大恩，无可当报。”众军士登时把扇板门抬了孙臧，到庞涓府内。庞涓回复魏王，魏王问：“孙臧放在何处？”庞涓道：“臣恐他将养好了逃往别国，放在臣边。”庞涓奏过，回到府中，吩咐家童把书院打扫洁净；好送孙先生调养。遂唤樊厨吩咐：“孙先生是我结义兄弟，胜似同胞，三餐茶饭、汤药、饮食，俱托付在你身上，小心服侍，不可怠慢。”

恹(x, 音希)惶(huáng, 音皇)——惊慌烦恼的样子。

刖(yuè, 音月)足——断足，古代砍掉双脚的酷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庞涓砍掉了孙臧的双脚，本书写铡断十个足趾，似为认靴鱼，穿靴鱼留作伏笔。

樊厨领命。

真个光阴过隙，日月飞光。孙膑在庞涓府内过了两月，两足十分疼痛，流脓滴血不住。多亏樊厨，每日三餐，端茶送饭，服侍汤药，甚是虔心。一日，庞涓来到书院，问孙膑道：“大哥，尊足疼痛可略止些么？”孙膑道：“兄弟，我两足疼痛难忍，脓血又不干净。”庞涓道：“大哥，你倘要移动游荡甚觉不便，我着人去做两条沉香木拐来与大哥，早晚好活动些。”当下吩咐樊厨置酒，与孙先生散闷。不多时，樊厨整治完备，庞涓与孙膑对饮。酒至数巡，庞涓问道：“小弟闻得人说，大哥记得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果真的么？”孙膑道：“真是记得。”庞涓道：“大哥肯传与小弟么？”孙膑道：“兄弟说哪里话！你我虽非同胞，已曾结义，要我传，就传与你。”庞涓听了大喜，连声说道：“多谢。”两人又吃了几杯酒，庞涓道：“大哥若果真心肯传与小弟，明日就烦大哥抄写出来，足见爱弟之情。”孙膑道：“兄弟，我与你当日在云梦山同业三年，你岂不知我的肝肺？要写，今日就写起。”庞涓笑道：“只要大哥应许，今日且酌酒，明日写起不迟。”孙膑道：“省得道我有口无心，把酒席取去了，取纸笔来，等我就写。”庞涓叫家童取文房四宝来。家童奉过纸笔，孙膑写了数行。庞涓道：“天色已晚，看不见了，大哥且歇手，明日再写，省有差错。”说罢，各归安寝。

次日，孙膑在书院抄写天书，但足负疼痛，起起倒倒，每日写得没多。其日，庞涓朝罢，来到书院，问孙膑道：“难为大哥负痛在这里写，小弟甚不过意，可曾写下多少了？”孙膑道：“连日虽写，因歇的工夫多，十分之中还只写得三分。”庞涓道：“大哥不必上紧写，缓则不至遗失。足见美情。”两人又说些闲话，庞涓拱手而别。回进内院，瑞莲公主问道：“孙膑在书院抄写大书，曾写完么？”庞涓道：“我才去看，十分中写了三分。”公主道：“写过好些日子，才写得这些？”庞涓道：“我巴不能够写完。今日完了，明日好定计杀他；明日完了，后日好定计杀他。”公主道：“上紧催他写，那厮才肯上心。”不料庞涓与公主两下说话，一一被樊厨听见。原来樊厨正去打午饭米，往内院门首经过，听见这话，叹口气道：“咳！好人难做。孙膑这等待驸马，要写天书就写，驸马反生歹意，要定计杀他。”停了一会，庞涓又到书院看孙膑写天书，恰好樊厨送午饭进来。庞涓取肴饌尝一尝道：“这厮不中用，安排肴饌滋味通没有，咸不咸，淡不淡，造出这样吃食，褻慢我兄长，如褻慢我一般。”就把樊厨打了二十大棍。庞涓起身竟去。樊厨见庞涓去了，捶胸大哭。孙膑问道：“樊厨，你才打之时不哭，为何打后悲伤？”樊厨道：“孙先生，我不为自己受刑而哭，其实为先生悲伤。”孙膑道：“怎为我悲伤？”樊厨道：“孙先生，你还不知！我今日去打午饭米，往内院门首经过，听见驸马与公主商量，说今日写完天书，明日定计杀你，明日写完天书，后日定计杀你。你迟写完一日，多活一日；早完一日，少活一日。”孙膑不信，暗想：“这厮被打痛恨，故生言造语，要使我怪他的意思，不必介怀。”

孙膑吃完午饭，把纸笔又写，忽见几个苍蝇飞来把笔尖抱住，逐去又来，连逐三四次，那苍蝇不肯去。孙膑好生疑虑，把笔放在纸上。苍蝇向纸上抹来抹去，抹出“假疯魔”三字。孙膑见了，不解其故。

恰好庞涓宅内一个丫头，抱着庞涓所生之子，年方三岁，名唤庞英，来

褻（xiè，音谢）慢——轻慢，亲近而不庄重。

书院玩耍。好似鬼使神差，那孩儿一面顽跳，口中说出一句道：“孙臆，你快写完，我家爹爹等不得要杀你哩。”丫头连忙抱了孩儿出去。孙臆闻言大惊道：“孩子之言断然不假，庞涓果有此意。”寻思半晌，无计可脱，忽想起前日下山，师父与我一个木盒，教我有难打开来看，如今难到了，不免打开看看。遂向身边取出木盒，揭开看时，止有一个柬帖，折作四折，帖下一个纸包。先把柬帖开看，上有两首诗。诗云：

云梦山中鬼谷仙，教了孙臆与庞涓。
兄弟别了哥哥足，三卷天书永不传。

木盒中藏几句歌，贤徒仔细用心磨。
若还要出庞涓府，假做疯魔脱网罗。

孙臆看了，痴呆半晌，原来师父也教我假作疯魔。又把纸包开看，却是些药，纸上有字道：此药可放患处。孙臆依言，如法放上，两足疼痛即止，脓血也不流了。登时变卦，把写就的天书扯得粉碎，通放口内嚼得稀烂，吞了下去。又把身上的衣服，横一块竖一块扯得破碎，披头散发，把书院内好古画、好玩器，打的打，掇的掇，一些不留，口里大呼小叫，做出万千呆状。

家童见了，忙去报庞涓道：“孙臆在书院写天书，忽然疯魔起来，把天书扯得粉碎，吃下肚了。”庞涓道：“有这样事！”随即到书院，叫一声“大哥！”孙臆掇起条板凳，望庞涓劈面打去。庞涓连忙闪过，叫道：“大哥！你认我是哪个？”孙臆道：“你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我正要打你！”又掇起板凳惯去。庞涓又闪过了，道：“这厮连我也认不得！”吩咐家童取一碗饭、一碗羹放他面前，看他吃哪一样。家童登时拿一碗饭、一碗羹，放在孙臆面前。孙臆拿起羹来，把饭一浇，使个鬼神搬运法，通掇运了开去。庞涓道：“这厮当初发誓之时，说有书不同读，有艺不同学，永远为禽兽之类。可知他有味心，如今受此现报。”遂吩咐家童道：“不知这厮真疯假疯，且把铁索锁他，押去后花园内。”家童领命，拿条铁索把他锁了，押去后花园内，受了罗网之灾。樊厨暗暗拿些茶饭与他充饥，孙臆心内不胜感激。

朝去暮来，到了初冬时候。是夜，月明之下，孙臆手指一株小松树，口吟一首道：

眼见孤松数尺高，庞涓觑我作蓬蒿。
有朝透入青霄内，七国擎天柱一条。

正吟之间，闻得空中有人叫道：“孙先生，吟得好诗也！”孙臆抬头看时，见一位先生面如敷粉，眼若含星，身穿素服，头戴方巾，从空坠云而下。孙臆叫道：“师父，救我一救。”先生道：“孙先生，我非别人，乃尉繚先生徒弟王敖，闻你有难，特来看你。你不要心焦，该有千日罗网之灾。我如今去云游六国，晓谕各邦，如有缘有份的，把你盗出宜梁城。那时，扶一邦，定一国，你就好了。”说罢，依旧腾云而去。

又过几日，是瑞莲公主寿诞。朝中文武，一大早打发夫人、小姐来上寿。前厅庞涓与文武饮宴，后厅公主与众女客饮宴。那夫人、小姐身边，各带几个丫环使婢，共有三四十人，乘着夫人、小姐饮宴，一齐到花园耍耍。来到花园门首，见两扇门紧锁。那些女婢，各有夫人、小姐的钥匙，你的开不得，

擎（qíng，音晴）天柱——比喻担负重任的人。典出《宋史·刘永年传》：“一柱擎天。”

我的开不得，换来换去，刚刚一个凑巧，把锁开了，一齐进了园门。孙膺见众使女来，用隐身法脱出园门，高呼大叫，嚷将出来。前厅文武各官齐问道：“驸马府中什么人这等吵嚷？”庞涓道：“是孙膺那厮！他疯魔了，被我锁禁花园内，不知怎的走得出来。”众官道：“他既疯魔了，在这里也不便，可不打发他去？”庞涓道：“我恐怕是假疯，所以锁禁在内。”众官道：“驸马难道真疯假疯通看不出？叫他出来，待我等看看。”庞涓唤左右叫孙膺来。孙膺不知哪里寻个红柬帖，做了一面旗拿在手里拐将出来，口里乱叫。众官一看，见他面黄肌瘦，散发披头，衣衫粉碎，狂言妄语，一齐对庞涓道：“驸马，看他这等模样，难道说得是假疯？留他在此无益，趁早打发他去了罢。”庞涓道：“既是列位讲，就打发他去。”遂令左右，快把孙膺打发出去。众人把孙膺乱推出去，孙膺偏要挣将进来，推了多时方才推出，闭了大门。孙膺越发装个真疯，拿起两块石头，向大门一起一落，打了一会，大叫道：“庞涓！快些开门，放我进去。我要到花园玩耍。”叫了又打，打了又叫，里面只不开门。孙膺从此就在人家屋檐下蹲身，日间与市上小儿抛砖弄瓦，夜间与猎犬同眠。庞涓看见他如此，心头也转了些。

孙膺在街上，凡见官员经过，拿起污泥瓦屑，不管身上马上，乱打将去，那些众官员遽被他侮弄，甚是懊恼，要计较他，奈他是个疯魔无用之物，只索罢休。

一日，庞涓入朝，孙膺看见，抓两手粪劈面撒来。庞涓大怒，令从人赶去，那些从人皆受了些腌渍。庞涓快马加鞭，才脱得去。朝罢，众官问庞涓道：“驸马今日为何不乐？”庞涓道：“适才在街上遇着孙膺，撒了许多粪，为此不乐。”众官道：“我等每日遇着，亦被他把污泥瓦屑打来，这也无可奈何。何不吩咐地方，驱逐他去。”庞涓道：“列位，不妨事，待我想个计较出来。”不知庞涓想出什么计较？且听下回分解。

遽(jù, 音巨)——骤然, 突然。

第七回 百花园中冤孽箭卑田院里祝融灾

却说庞涓别了众官，回到府中设想一计，着人到卑田院叫个丐头来，吩咐道：“这疯魔孙臆，与我领到卑田院去好生看管，三年不许放他出来，若放他出门，一院人都加重罪。”丐头领命，把孙臆带入卑田院不在话下。

却说秦国孝公一日早朝，黄门奏道：“朝门外有一道人，大哭三声，大笑三声，不知何故？”孝公叫宣进来，问道：“你是哪里道人？为甚在朝门外大哭三声，大笑三声？”道人道：“臣夷山尉繚徒弟王敖。哭三声，哭的燕邦孙臆。他投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艺，受得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能呼风唤雨，驱石为兵。庞涓与他结义同业，今在魏邦做了驸马，犹恐孙臆日后下山扶助别邦，低他名望，差官往云梦山连走三次，苦赚孙臆入魏，把他别了双足，受了罗网之灾。笑三声音，笑天下诸侯不识高贤。如有人至魏邦，盗出孙臆者，愁甚江山不稳，社稷不宁？因此贫道遍告诸邦，不可失此英俊。”秦孝公道：“朕岂知有此高人埋藏魏邦？非君晓谕，可不错过？”一面令光禄寺款待王敖，一面问群臣谁能入魏盗取孙臆？闪过武安君白起，奏道：“臣可去得。”秦王问：“你怎样去？”白起道：“当日庞涓妄自尊大，立大言牌，催趲各国进奉。我主如今修下降书表章，不与他货礼，只说纳降入魏，管取盗出孙臆。”秦王准邦。

白起见魏王奏道：“臣秦白起。当日庞驸马立大言牌，催趲各国进奉，寡君因邦国空虚，乏物进奉，差臣特奉降表，权为献敬之礼。”魏王大喜，收了降表，待白起茶饭。白起辞驾出朝，扮作白衣秀士，到卑田院探访孙臆。见卑田院乞丐上千，不知哪个是孙臆。行到矮檐下，见一丐子拄着双拐，口中歌：

山川毓秀生英俊，父子家声名世振。
抛离父母访名师，云梦山中修道行。
受得天书六甲文，驱雷掣电召天神。
呼风唤雨击冰雹，等闲撒豆成军兵。
讷知运艰逢灾殃，陷入天罗并地网。
不患邪兮不患疯，只为阴谋施恶障。
谁知度日如度年，守厄持灾过此愆。
谁施妙药正吾病，满焚炉香谢上天。

白起听了便问道：“足下敢是孙臆先生乎？”孙臆道：“白大人，你若不听此歌，永世亦不知我是孙臆。”白起道：“奇怪！我又不曾道姓通名，先生为何知我？今先生既知未来过去之事，可知我今日到此何干？”孙臆微笑低声道：“大人是奉秦王旨，要盗我出城。”白起大笑道：“孙先生，你真有先见之明，其实为此而来。”孙臆道：“空劳大人跋涉，奈我千日之灾未满，不可脱去。况庞涓不时差人察听，倘泄了风声，即酿祸矣。大人请回，拜上秦王，待孙臆守满千日灾，再助一臂力可也。”白起见孙臆不肯去，只得辞

卑田院——本为“悲田院”，中国古代佛寺救济贫民之所，佛教以施贫为悲田，故名悲田院，又叫卑田院。

丐头——叫花子的首领。

催趲（z n，音攒）——催促，催逼。

恶障——障通“瘴”。恶障指恶毒凶狠的手段。

别回秦。

再说王敖，不日来到楚国，晓谕楚王。楚王即着黄歇假以纳贡，入魏盗取孙臆，亦不得。王敖又到韩国与赵国，晓谕韩王、赵王。韩王遣张奢，赵王遣廉颇，俱托贡献入魏，又盗不得孙臆。王敖一连晓谕四国，四国通盗孙臆不去，看起来总是四国不该得此高人。且说庞涓，几番与朱亥商量要害孙臆，朱亥每每不然其言。一日，朱亥来到卑田院看望孙臆，见孙臆卧于矮檐石上，拍手闲吟道：

孤高百尺一株松，蔽云遮日触苍空。
枝柯茂盛生吴楚，枝叶盘桓燕赵宫。
碧叶枝枝迎彩凤，青柯曲曲卧苍龙。
若逢天地光明照，散漫清香七国中。
有一樵夫无耳目，手中握定无情斧。
东崖砍倒栋梁材，枝叶不堪盖茅屋。
又好哭时又好笑，朝朝日日檐前叫。
浅潭三尺锦鳞鱼，谁人肯把丝纶钓。
人不采时我不采，到处只嫌天地窄。
若把困鱼救出来，敢与蛟龙争大海。

朱亥听罢，轻轻问道：“先生得非佯狂乎？”孙臆不答。朱亥道：“先生无惊，某乃朱亥。庞涓每与某商量，要定计害先生，某再三不从，先生可要防备。”孙臆道：“既承大人报我，我亦报大人，目下大人有百日灾难到了。”朱亥变色道：“先生，可避得过么？”孙臆道：“你速躲避一百日，方保无事。”

朱亥作别回家，说与夫人刘氏得知。刘氏道：“孙臆习学鬼谷，必知先天之数，此言不可不信，依他躲避百日。明早，待我进朝起奏，只说你染病沉重，不得朝贺便了。”计议停当，次早，魏王设朝，刘夫人至驾前奏道：“臣夫朱亥，染病危笃，有失朝贺，望乞怜念。”魏王准奏，朱亥遂不进朝，在家躲难，过了九十九日。这日，与夫人道：“好了，百日之灾，明日脱了，在家坐了三个多月，好生气闷，今日去外面走走。”刘夫人道：“有心躲避百日，哪在乎这一日，过了明日，出去走罢。”朱亥道：“也罢，只到后花园中消遣会儿。”刘夫人道：“这也使得。”

朱亥来到园中，见一老鸦歇在墙上，对着朱亥叫了几声。朱亥不快活道：“这怪物偏对我叫，待我送他性命。”遂取了弓箭，对他一箭射去，倒不曾射着老鸦，径往间壁墙上射去。原来间壁是郑安平丞相家的百花园。郑安平一个小女，名唤爱莲，年十七岁，生得描不成，画不就，郑安平极其珍爱。这日，小姐带几个侍儿到园中打秋千耍子，才上得秋千架，被间壁里一箭射过来，正中心窝，翻下架子，倒在地上。众侍儿上前，拽箭的拽箭，叫唤的叫唤，可怜一个花朵般小姐，霎时做了黄泉之鬼。

众侍儿唬得魂飞天外，不知这箭哪里射来。只见间壁朱家墙上有一步梯儿，站个小女，问道：“我家一枝箭，射在你家园里，可曾见来？”众侍儿道：“原来是你家射过来的，把我家小姐射死了。这般好邻舍！要打人命官司哩！”即拿这枝箭，跑到府中，报与郑安平道：“祸事来了！小姐到花园闲耍，被间壁朱家园里射箭过来，把小姐射死了。”郑安平大惊，赶到花园，果见小姐死在秋千架下，泪落如泉，大叫道：“朱亥！你诈病在家，打量谋反，操演弓马，把我女儿射死了！”遂上了马，径到朝门首喊起屈来。君王

宣入，郑安平道：“朱亥诈病在家，操演弓马，心生谋反，将臣女儿一箭射死了。”魏王道：“有这样事！”即着武士捉拿朱亥来。

霎时，朱亥拿到驾前。魏王问道：“朱亥！你怎诈病在家，操演弓马，无故射死郑安平之女，当得何罪？”朱亥道：“臣该万死！臣染病在家才好，昨来到花园，见墙上一怪鸟对臣连叫不止，臣取弓箭射鸟，不期射在那边而误伤郑女，望鉴其情。”魏王道：“误伤人命，也当抵罪。但天时不早，寡人要往天神庙祈雨，且押去监候南牢，另日审问。”

是晚，朱亥夫人刘氏见朝廷拿了朱亥去，遂心生一计，唤了家童到卑田院，以散钱为由，来见孙膑。院中乞丐众多，不知哪个为孙膑？回头看时，见一人拄着沉香木拐，站立矮檐下，不来讨钱。夫人叫家童取十文钱放他面前。孙膑道：“生受夫人。”夫人问：“你是何人？”孙膑道：“我是孙膑。前次我对朱大人说，有百日灾难，当躲一躲。不料他不依我说，如今被禁南牢。”夫人听说，忙下拜道：“我因要见师父，以散钱为由，望师父救我夫君一命，感恩不浅。”孙膑道：“夫人就回。我自各处。”夫人即便回家。

其夜三更天气，孙膑在院内按定天甲灵文、地甲灵文，手捻秘诀，望空拂一下袍袖，喝声：“齐来！”忽见东南上一声响亮，滚下斗来大一块红轮，西南上又一声响亮，滚下斗来大一块白轮，孙膑俱收入袖内。这两轮，就是金乌、玉兔，通被孙膑收了。次日，魏王设朝，众臣朝拜毕。魏王问道：“寡人每日设朝，天已大明，今日为何这等昏暗，看什么时候了？”司天官奏道：“辰时了。”魏王道：“古怪，辰时怎么不见日色？”众官道：“今日不止朝内昏暗，城里城外俱一般不明。”魏王大骇，问众官：“这什么缘故？”众官俱没回答。魏王沉吟良久，道：“莫非牢中有冤枉之人，寡人当放郊天大赦。”魏王即颁赦书，一应大小监牢，毋论轻重囚徒、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尽可赦免。孙膑又在卑田院作法，霎时红轮照耀，日月还光。魏王大喜。

那朱亥遇赦出了南牢，魏王仍旧复还官职。朱亥回到府中见了夫人，抱头痛哭。夫人道：“这是你不信阴阳，致招此祸。你道今日谁救你来？”朱亥道：“天恩大赦，幸脱此灾。”夫人道：“你还不知，是我亲到卑田院，以散钱为由，求孙师父解救。孙师父作法，收了日月，天地不明，朝廷才颁下郊天大赦。”朱亥惊讶道：“果有此事！这般说，孙先生如我重生父母一般，如何报他？”夫人道：“你今可把孙先生接到家里，早晚奉养他，有事又好与他计较。”朱亥道：“此言有理。只是我到卑田院去不免走漏消息，如今怎么样处？”夫人道：“我有一计。可做几石米饭抬到卑田院，只说大人患病之时，曾许下设牢心愿。今朝廷大赦，轻重囚徒通放去了，如今许到卑田院散与贫人，准过设牢之愿，就可暗暗拜谢孙先生，并接他到家下来。”朱亥道：“此计甚妙。”

到了明日，造下五石米饭，着几个家童担了，径到卑田院，刘夫人亲来散饭。少顷，将次散完，夫人趲到矮檐下，悄悄对孙膑道：“多亏师父救我丈夫一命，我夫自要来拜谢，恐耳目昭彰，以此特着妾来，托言散饭，要请师父到我家去住。”孙膑道：“多谢夫人。我今日未可动身，待月半后戊午日，可约先生到吴起庙中等我。”刘夫人道：“师父为何要到那时？”孙膑

郊天大赦——郊天：指古代在郊外祭祀天地，称“郊天祭”，周代冬至祭天称郊，夏至祭地称社。大赦指对罪犯普遍赦免或减刑。

道：“那日庞涓定计放火烧院，害我性命。我便脱身好走，只做烧死了，使他不疑，随即到府上来，亦不得走透消息。”刘夫人就别孙臧回府。

朝去暮来，不觉到月半后戊午日。朱亥领家童悄悄到吴起庙中等候。渐至日暮，孙臧在院里口诵六甲灵文，望空中拂下袍袖。须臾，天昏地暗，黑雾迷漫。孙臧拄了沉香木拐，拐啊拐的，拐到吴起庙中，与朱亥相见。朱亥倒身拜谢，就要请孙臧回家。孙臧道：“再停些时，待庞涓放了火，便好同走。”两个坐在庙中闲话。

到了二更时分，庞涓率领多人，都带着芦苇、干柴、引火之物，来到卑田院，锁上大门，四面放起火来。只见烈焰腾空，喊声震地，把那卑田院霎时化作瓦砾场。可怜院里上千无辜乞丐，个个烧死。那孙臧一见火起，就与朱亥同回府了。少顷火熄，庞涓心满意足，自谓孙臧必遭火死，率了众人，依然回去。

次早，魏王设朝。诸臣奏道：“夜来卑田院失火，一院千数乞丐尽皆烧死。”魏王大惊道：“有这样事！这火从何而起？”庞涓道：“这火必是孙臧放的。他一面放火，一面乘机逃走，只做烧死，令人不疑。我王如今速吩咐各门，画影图形，多差军人昼夜防守，不可放走孙臧。”魏王准奏，传示各门，将孙臧画影图形，昼夜防守不提。

却说燕王一日升殿，王敖又到朝门首，连哭三声，连笑三声。百官奏闻，燕王叫宣进来，问以哭笑之故。王敖道：“臣夷山尉繚子徒弟王敖。大哭三声者，为我王驾前孙驸马之子孙臧，投云梦山鬼谷处学艺，韬略战阵无般不请，又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庞涓恐其下山扶助别国，灭其名望，差徐甲连请三次，赚彼入魏，刖了双足，受了罗网之灾。连笑三声者，笑天下诸侯，轻贤慢士，不识高人。如有到魏盗出孙臧者，何虑天下不归？方才贫道为此晓谕各国，不知哪一国洪福，得遇此人。”燕王大喜道：“若非先生示教，险些失此擎天柱。”即吩咐近侍，送王敖到光禄寺茶饭。遂问群臣，谁能往魏国盗取孙臧？言未了，班中闪出一员官来，上前启奏。毕竟这官不知姓甚名谁？怎生盗得孙臧入燕？再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征魏国假两邦旗号退燕兵赌百锭黄金

原来那官就是孙臧之父孙操，上前奏道：“启上我王，孙臧是臣之子。我王要去盗他，只消臣带了两个孩儿，领三万人马，到魏邦名正言顺讨了孙臧回来。”燕王道：“倘魏王被庞涓间阻，不放孙臧回来，怎生区处？”孙操道：“庞涓若有阻挡，誓当先取其首，为魏国除奸可也。”燕王大喜，就令孙操起兵。

次日，孙操带着孙龙、孙虎，领三万人马径离幽州，往魏进发。这番出兵，人强马壮，器械鲜明。行了多日，到了宜梁界口，孙操传令，安营于十里之外。父子营中商量道：“兵不厌诈，如今屯作三营，一营扯起秦国旗号，一营扯起楚国旗号，一营扯起燕国旗号。”计议已定，孙操道：“孙龙领一万人马扮作秦军，打白起旗号；孙虎领一万人马扮作楚军，打黄歇旗号，俱在中道埋伏。我自带一万人马，当先出阵。待与庞涓交锋之际，两哨伏兵一齐杀入。彼兵乱，必败矣。”孙龙、孙虎得令，各领兵埋伏。

孙操亲领一支兵马到宜梁城下，令军士大叫道：“快送燕国三公子孙臧出来、万事全休。若道半个不字，杀进城中，将你一国人民不留一个！”巡城官连忙飞报入朝。魏王闻报，遂问庞涓：“如今燕国孙操领兵在城外，取讨孙臧，如之奈何？”庞涓道：“我王勿忧。臣料孙操不过匹夫之勇，何足为虑。待臣领兵出城，生擒那厮。”遂辞魏王，领兵三万出城迎敌。孙操道：“庞涓！我今来不为争城掠地，只要送出我孩儿孙臧还我，免致燕、魏成仇。”庞涓道：“不还你怎的？”孙操道：“不还孙臧，先斩汝头，后剿魏国。”庞涓大怒，举刀劈面相迎。正战之间，忽见得左哨里一队人马杀出，旗号写秦国白起；右哨里一队人马杀出，旗号写楚国黄歇。庞涓见秦、楚合兵，心中惊惧。暗想：“秦、楚二国兵马相助，我这里寡不敌众，如何取胜？”虚架一刀，转马就走。孙操大杀一阵，得胜回营。

且说庞涓逃得入城，见魏王道：“臣与孙操交战，不料那厮借了秦、楚二国人马，埋伏中道，杀入阵来。臣兵寡不敌众，只得折了人马，逃阵回来。”魏王大道：“你当日立大言牌，自夸天下有一无二。今三路兵出就不能抵敌，逃阵而回，可不被别邦轻视！”说犹未了，忽见探马来报，说打听得只有燕国兵马，并没秦、楚二国人马，孙操要振军威使的诡计，假张秦、楚二国旗号。庞涓道：“有这样事，我反中了那厮之计，明日定擒此贼！”魏王散了文武。

且说朱亥回府，见了孙臧，就把庞涓与孙操交战始末说了一遍，并道：“今庞涓闻令尊是用诡计，假张秦、楚二国旗号，明日决要再战。”说罢，日已暮了，两人散去不提。

却说次日早朝，庞涓披挂停当，奏魏王道：“臣昨日误中孙操诡计，不能取胜，今日誓必生擒那厮。”遂领兵出城，与孙操大战。原来孙臧其时在朱亥花园内，观看燕、魏交锋两边杀气，只见魏邦内杀气愈猛，燕邦内杀气渐衰。孙臧即按定六甲灵文，口中默默诵念。霎时，雷击电闪，走石飞砂，半空中降下碗大冰雹，乱打将去，只伤得魏邦人马，不伤燕邦士卒。一顿冰雹，打得庞涓腰青嘴肿，大败逃回进城。孙操父子见雾中神圣助阵，十分欢喜，得胜回营。那庞涓逃回，见魏王道：“臣与孙操交战，正要擒拿，不知那厮有何法术，半空中降下碗大冰雹，在下打来，只伤我魏国人马，那厮人马一个不伤。臣也被他打坏了，委实不能胜。”魏王大道，骂庞涓不肯竭力，

退入宫去，众多文武遂散。

朱亥回到府中，孙臆问道：“大人，今日庞涓与老父厮杀，不知哪家胜了？”朱亥道：“恭喜！今日又是令尊大胜，庞涓大败。”就把孙操作法得胜情形说了一遍。孙臆听了，微微冷笑。朱亥吩咐置酒，与孙臆同饮。饮酒中间，朱亥叹道：“两国相并，燕兵不退，不知几时才得安静？”孙臆道：“要我老父退兵，甚是容易。这场功，管取做在大人身上。大人明日可去奏上魏王，出城退兵便了。”朱亥摇头道：“学生弓马欠熟，武艺欠精，如何能退兵？”孙臆道：“大人肯去，不费一刀，不用一卒，只消我写一个简帖与大人带去。只要明日入奏魏王，打算些说话。倘魏王问你退兵之法，你说：‘臣不与他武斗，只与他文劝。’倘魏王问你如何文劝？你说：‘孙臆明于五遁，神法太高，踪迹不定，他要见人极易，人要见他最难。暂且退兵回燕，宽限一年，寻着孙臆送还。一年内如无孙臆，任从起兵征伐。’庞涓听见，必然笑你。你就说：‘驸马不要笑我。我若退不得燕兵，情愿输颗首级与你。我倘然把燕兵退去，你输什么与我？’庞涓必许你一百锭黄金。你就与他赌。”朱亥道：“设使退不得令尊兵马，无辜输了个首级。”孙臆道：“大人放心，老父见我亲笔书柬，哪有不退兵之理？况我在府中搅扰多日，无些报答，明日且取庞涓的金，将公报私，与大人垫箱也好。”朱亥欢喜。次日入朝，魏王问群臣道：“燕兵猖披，势不可当。众文武中谁敢临阵取胜？”朱亥应声道：“臣朱亥敢退燕兵。”魏王道：“你武艺不甚高强，恐难与对敌。”朱亥道：“臣退燕兵自有妙法，不用厮杀，与他几句话，与孙操文讲和好，他必退兵去。”魏王问道：“怎与他文讲？”朱亥道：“臣见孙操，说你家公子明于五遁，神通高妙，踪迹不定，他要见人甚易，人要见他实难。大人暂且退兵，宽限一年，待我国寻着孙臆送还。如过期爽约，任从领兵取讨。”魏王道：“果去说得他退兵，重加升赏。”

庞涓在旁，呵呵大笑。魏王问庞涓：“你笑什么？”庞涓道：“孙操那厮狡诈异常，怎肯听这迂腐之言退兵回去？”朱亥道：“驸马不要笑人。倘若被我说几句话，他肯退兵回，赌什么与我？”庞涓道：“你若果能退孙操兵，我输你二十锭黄金。你若退不得兵，输什么与我？”朱亥道：“若退不得兵，就把我首级输与你。”庞涓道：“你若肯输首级，我情愿把一百锭黄金与你赌赛。”朱亥便奏魏王道：“望我王命一员官做个明证，保这百锭金子。”魏王就着郑安平作保。郑安平出班道：“臣等要你两个在我王驾前写一张军令状，各附画押，臣才可保。”魏王道：“卿言有理。”当下朱亥、庞涓动笔就写，各附花押，付郑安平收下。

朱亥待退了朝，回家带了孙臆书，令十数个军士跟随，出宜梁城，径到孙操营门首下马。旗牌官一把扭住，只道是奸细，便带进见孙操。孙操问道：“你何人？”朱亥道：“某乃魏邦丞相朱亥，奉魏王命，差来与大人讲和。”孙操道：“怎样讲和？”朱亥道：“今有三公子，法明五遁，神通元妙，踪迹不定，他见人甚易，人见他甚难。今请大人收兵回国，宽限一年，寻着公子，送到燕国。如一年内不还。那时兴兵征战，两无怨心。”孙操道：“那

打算句——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再讲。

首级——秦法斩敌一首，得爵一级。后沿称所断之头曰首级。

猖披——也作昌披，任意妄行。

爽约——失约。

有什么凭据？”朱亥道：“我无甚凭。求大人屏去左右，还有一言相告。”孙操即叫左右退后。朱亥袖中取出孙臆书，送与孙操。孙操拆开，认得是孙臆笔迹，仔细念来：

知父兴师入魏，为儿负屈根原。儿深感朱亥救出，隐藏宅院。庞贼深仇终报。今祈
老父，休兵敛甲，回燕有日，高堂聚首。
父亲大人膝下。

男臆百拜

孙操看罢，大喜道：“原来小儿蒙大人垂怜，救留，正是深恩难报，我就退兵。”登时传令，打起回兵旗号。那些兵马一齐起身，径回燕国。

朱亥看了大喜，策马入城，奏魏王道：“臣蒙我主洪福，把孙操人马通退去了。”魏王大喜。庞涓在旁满面羞愧，不敢作声。郑安平道：“驸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若输了，决要在我身上杀首级与你。你今输了，要在我身上取一百锭金子与他。”登时，庞涓脸红眼白变了色，没奈何只得回府取百锭金子与朱亥。郑安平当众焚了那张军令状。魏王又赐朱亥绫锦缎帛、金花御酒。朱亥谢恩出朝，回到府中拜谢孙臆，不在话下。

却说庞涓输了百锭金，好生焦躁，直去坐在厅上，心中暗忖：“朱亥怎么几句言语，孙操就肯退兵？其中必有缘故。”至夜静更深，走到后花园内，抬头向天上一看，见孙臆本命星正照朱亥府中。庞涓道：“呀！朱亥那厮原来把孙臆藏匿在家，暗通燕国，书信来往，所以孙操便肯退兵回去。那厮可恨！我明日奏与朝廷知道，差些军士把朱亥府门四下围住，仔细搜去。若拿得孙臆出来，朱亥一家人口说不得要死了。”黑夜，孙臆正与朱亥饮酒，朱亥忽然打个喷嚏，孙臆道：“大人这喷嚏打得不好，明日庞涓入朝奏王，要起军来围住府门搜我。”朱亥大惊道：“这事倒怎么好？”孙臆道：“不妨事。明日他来，不可害怕，吩咐一家老幼，不要慌张。我自有藏身之法，任他各处搜寻，决不落他的手。”朱亥口中勉强答应，心上却放不下。

次早，魏王设朝，庞涓奏道：“启上我王，臣夜观天象，见孙臆本命星照在朱亥府中，却是朱亥把孙臆隐匿在家，暗与燕邦书信往来，以此孙操退兵回去。臣今日特来奏过我王，起军围了朱亥家，要去搜出孙臆来。”魏王道：“孙臆果在他家，你去搜出来，朱亥欺君之罪不消说起，自应承受。万一搜不出孙臆，可不反受朱亥一场没趣？”庞涓道：“孙臆现藏在他家，不怕他走了去，臣决要搜寻拿来。”魏王见他坚执要去，只得准奏。

庞涓就带了军士来到朱亥门首，前后密密围住，下马行至府中，朱亥迎着道：“驸马今日到舍下何事？”庞涓道：“朱亥，你把孙臆藏在家，暗与燕邦书信往来，迹同谋叛，佯迟孙操人马，骗我百锭金子，如今奉旨到你家搜寻孙臆去，要将你全家杀戮。”朱亥道：“驸马，孙臆果在我家，搜出自然受罪，不必说了。倘搜不出，你也难出我的门。”庞涓不由分说，叫众军士登楼上阁，库房、寝室、内院、厢廊各去搜了又搜，共搜了七八遍，哪里见孙臆？庞涓暗想：“必是走了风声，那贼预先往别处躲去。”吩咐军士仔细再搜。那些军士把那天井里大长石板通翻转来了，花园里老大树根都掘起了，哪里搜得出？搜了一日，庞涓也觉没趣，不别朱亥，径带军士回朝。魏王问道：“孙臆搜出了么？”庞涓道：“不知哪个走了消息，躲藏别处去了。”魏王怒道：“你说孙臆现在朱亥家，及至去搜又搜不出，分明胡言诳奏，侮

主欺君。”庞涓再不敢饶舌，只得退朝回去。

说那朱亥，见庞涓搜不出孙臆，扫兴而回，便与刘夫人说：“庞涓没趣，回了。不知孙先生藏在何处？”忽背后叫道：“我在这里！”不知孙臆哪里出来？再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孙臧用计藏木柜庞涓被屈受披麻

却说朱亥听得孙臧声音，急回头来，见孙臧在背后，遂问道：“先生躲在哪里？”孙臧道：“我在香案底下。”朱亥不信道：“香案下翻来覆去搜了几遍，不见先生。”孙臧微笑道：“我明于五遁，遇金金遁，遇木木遁，遇水水遁，遇火火遁，遇土土遁，适遁于木，所以搜我不着。”朱亥道：“先生真神人也！”吩咐家童摆酒相庆。

说那庞涓被魏王发作，回到府中，甚不快活，暗想：“昨夜孙臧本命星明明照在朱亥家，为何搜寻不出？今夜再去看他本命星照在哪里？”回到花园，抬头观看，孙臧本命星端只照在朱亥府中。庞涓暗想：“我明早不要奏知朝廷，省得走漏消息，悄悄带了家将，再到朱亥家搜一遍，出其不意，难道也藏过了？”算计已定，转到厅上，连夜点齐一百名家将，只候天明就行。

说那孙臧，正与朱亥饮酒。孙臧道：“我今再占一卦，看庞涓还来不来？”即屈指寻文，对朱亥道：“大人，庞涓心犹不死，明早还要来搜。大人可收拾一间空房，抬一口木柜放在中间，柜中放了砖头瓦屑，上了锁，用了印信封皮，把房门亦封锁，钥匙交与管家婆。只要叫出管家婆来，等我吩咐他言语。”朱亥一面依计行事，一面唤一个六十余岁的管家婆出来。孙臧叫近前，附耳低声说如此如此。管家婆应了晓得，遂走了去。孙臧又向朱亥耳边说：“如此如此，不怕他不换一柜金银与你。”朱亥领受孙臧之计，各回寝室。

天晓，庞涓果带百十名家将径至朱亥府中。朱亥出来相见道：“庞驸马，你昨日搜了一日，是搜不出孙臧，今日又来则甚？”庞涓道：“你昨日把孙臧藏过了，今日特来细搜一搜。”朱亥道：“驸马，你既要搜，难道不教你搜？只是再搜不出，你我难好开交。”庞涓吩咐众人从大门搜起；直搜到后院，前后左右，各各搜遍，绝搜不出孙臧。庞涓到内厅后，见旁边一所空房封锁牢固，便问道：“什么房？”朱亥道：“是库房。”庞涓道：“里面藏什么东西？”朱亥道：“里面藏的通是金银器皿，就是前日赢驸马的百镒金子，亦藏在内。”庞涓道：“其中有弊！”孙臧决藏在里面，快开来我看！”朱亥道：“财帛库房，怎肯轻易开与人看！”庞涓执意要开，朱亥没奈何，叫管家婆取钥匙来。管家婆一边走一边絮聒道：“这人不达道理，人家财帛库房，怎么硬要开看！”庞涓听见大怒，把那婆子拽过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打了一顿。婆子不敢啼哭，正去动手开门，只听得里面孙臧说道：“管家婆！昨日来你家你不曾开门，今日你开了，看不害了我的性命？”庞涓听了暗喜：“孙臧藏在里面，反与我说是财帛库，如若不是我搜得细，不又被他瞒过了？如今插翅也难飞去了。”管家婆开了门，庞涓先走进去四下一看，不见孙臧，只有一口大木柜，上面封锁牢固。庞涓道：“孙臧决躲在柜里，开来我看。”朱亥道：“这柜里正是金银器皿，怎肯开与人看？”忽柜里又做声道：“朱大人，千万不要开，等我再活几日。”庞涓气起来道：“明明孙臧说话响，还要替他遮掩！”叫众人连这柜抬上朝去。众人进房，一齐抬了就走。

朱亥顿脚捶胸，大叫冤屈道：“庞涓，你太无理！假托搜孙臧名头，把我一柜金银器皿都抬了去。”登时赶到朝门，魏王正坐朝，朱亥进前奏道：“启上我王：庞涓托搜孙臧为因，昨来搜了一日，今日天未明，又带百数家将到臣家里，抢入库房，见财起意，把一柜金银器皿通抬了去。望我主矜矜，

财物给还，恩同天地。”魏王道：“有此异事！你可候着，等他进朝来，看他怎么说？”

且说庞涓叫众家将抬了大柜，紧紧跟随在后，听得孙臆在柜里叫道，“庞驸马！我当日与你八拜为交，同师学艺，有甚亏负你，今日恁下毒手！”庞涓道：“我吃你哄得够了，一同见驾去。”孙臆在柜里言三语四，直说到朝门首。庞涓先去见了魏王。魏王问道：“你怎么托搜孙臆之名，把朱亥通柜金银器皿抬了回去？”庞涓道：“臣岂不知理法，敢抬他一柜金银？只因朱亥把孙臆藏在柜内，假说是金银器皿，以此着人抬来驾前，当面开看。”魏王道：“你怎知里面是孙臆？”庞涓道：“抬在路中有说话响。”魏王道：“那柜抬进来！”众人把柜就抬到殿上，揭去封皮，打开锁一看，也不是孙臆，也不是金银器皿，却是一柜砖石瓦屑。朱亥在殿上叫苦道：“庞驸马，你太狠心！把我一柜金银器皿，换了砖石瓦屑，与强盗何异？”西班牙文武看了，各不平心，一齐奏道：“分明是庞驸马换了他的！朱亥入朝奏王已经半日，他却才来，莫说一柜，十柜也换过了。”魏王大恼道：“庞涓！你贪财枉法，私换金银，该得何罪？”庞涓道：“臣一路跟来，又不曾抬回家去，怎说是臣换了！”魏王道：“还要抵赖！朱亥来奏寡人已是半日，你却才来。你说孙臆在柜里说话响，怎么开来是砖石瓦屑？难道砖瓦也会说话？眼见是你换了，快拿出来还他。”庞涓浑身有口也难分说。君臣见庞涓呆住，一发认定是他换了，一齐开口道：“庞驸马，扭来扭去，总扭理不过，既是你换他的，名正言顺，要你还他。”庞涓被众官指说不过，只得回家把钗环首饰、散金碎银、器皿什物收拾许多，当殿上装入柜去，着朱亥收回，魏王就把朝退了。朱亥锁了这一柜物件，心欢意喜，回到府中拜谢孙臆，置酒畅饮不提。

再说庞涓回府，大怒交加，等到夜静时分，又往后园观看星斗，见孙臆本命星仍不离朱亥家，遂自道：“古云：‘无毒不丈夫！’左右与他结下冤仇，明日还要去搜。”庞涓这里蓄意，孙臆那里早知道了。孙臆对朱亥道：“大人，庞涓那人适看我本命星还照在府上，他不肯干休，明日又要来搜。”说未毕，忽家人来报：“管家婆被庞涓打伤致命死了。”朱亥吃惊，顿时变色。孙臆道：“大人，乘此机会，就可设计。快收拾一间齐整房屋、床铺，把管家婆尸首抬上床上，把被盖好，待庞涓来，如此如此，不怕他不吃亏。”朱亥听了欢喜，连夜打点行事。

次日早，庞涓带了家将又到朱亥府中。朱亥变脸道：“庞涓，你来搜了两日，孙臆搜不去，反换了许多金银器皿，却又把我老母惊出病来，命在旦夕，你来得恰好！”庞涓大怒道：“朱亥！你昨日在殿上扭我作强盗，反诈我许多物件，今日打点将人命压我？我不怕你！决要细搜。”遂叫众人搜去。那些家将听了，一齐穿东过西，往来倒去，搜了多时，又搜不着。转过东廊，见一所房半开半掩。庞涓问道：“这什么房？”朱亥道：“老母的卧房，如今养病在内。”庞涓要进去看，朱亥扯住道：“使不得。老母命在顷刻，倘又受惊，命必休矣，不可进去。”庞涓道：“一定藏匿孙臆在内，假说老母卧房。”一脚把门踢开，赶到房里，众丫环喊道：“老夫人病体沉重，大惊小怪赶到房里则甚？”朱亥上前把庞涓扭住，故意扭到床边，推上几推，乒兵一声响亮，连五六扇窗门通倒下来。朱亥一手扭着庞涓，一手扯开被看，厉声高叫道：“不好了！把我老母惊死了，快还我老母命来！”那些丫环、小厮都是说通的，一齐大哭。庞涓不觉心慌，被朱亥扭过来，叫众丫环、小厮拳头脚尖打了一顿，那众家将怕人命干连，通逃散了。朱亥道：“我与你

去见驾！”就把庞涓当胸扭了，扭进朝来。

此时魏王尚未退朝，见他两个扭结到殿上，魏王问道：“你两个为甚事？”朱亥大哭道：“庞涓到臣家连搜两次，将臣老母惊出病来，正在危急之际，不料今日又带许多家将来搜孙臧，打入臣母卧房，将臣母打死！”说罢大哭。魏王对庞涓道：“昨日的事还可开解，今日人命是真，再推下去，要偿他命。”庞涓道：“他母原有病在床，非臣活活打死，不过是误伤，也不至偿命。望我王求朱大人，教他看同僚份上，略松些罢。”魏王把庞涓痛责了一番，又向朱亥劝慰了一番。朱亥道：“也罢！若不叫他偿命，必要叫他扮做孝子，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亲送我母出殡，就饶了他。”魏王道：“这个极易处的。”庞涓满口应承，肯做孝子。

朱亥出朝回家，把前事一一对孙臧说了。孙臧笑道：“尽够他了。”朱亥道：“我有一事与先生商量。今先生在我这里，难以脱身出城走回燕国，如今将计就计，做一口夹底棺材，上面盛了管家婆尸首，下面藏了先生，打发出城，可为先生脱身之计。”孙臧道：“此计虽好，恐庞涓知了风声，脱身不去。”朱亥道：“再不怕他开棺搜验，只要做得机密。”孙臧点首应承。朱亥连忙合起一口夹底棺材，把管家婆尸首盛于上面，下底藏了孙臧，一家大小俱换了孝，只等庞涓来到，发柩起身。

原来庞涓受了两桩无头屈事，心甚不平，回去袖占一卦，知孙臧今日必藏在棺材内逃脱出城。心中思想定了：“棺木一出城，限时要他埋葬入土，不怕他往地隙里走去。”没奈何，到朱亥家披麻执杖，扶柩举哀，送出城去。这回管家婆尽死得风光，落得驸马做个孝子。棺木一出城，庞涓就吩咐土工埋葬。朱亥暗想：他要将棺木埋葬，可不断送孙先生？遂开口止住道：“且把棺木停在这里，待择个黄道吉辰，方可下殡。”再三不肯埋葬。庞涓再三要限时埋葬才去。朱亥违他不得。庞涓叫土工把棺木埋了下去。朱亥心下熬煎，甚觉难过，暗想：“我本要脱他身子，不料反断送他性命。”及埋葬毕，朱亥闷闷回家。走到房中，忽见孙臧呼道：“大人回来了！”朱亥吃了一惊道：“孙先生，你在棺木里已埋下土了，怎么在这里？”孙臧笑道：“大人，我见庞涓心怀不善，晓得我藏匿棺木里，出城要害我命，故先遁了回来。”朱亥道：“好个知命的孙先生，空教我熬煎了一日。”当下置酒压惊不在话下。

再表齐国威王一日坐朝，群臣朝拜毕，奏事官上前奏道：“朝门首有一道人，大哭三声，大笑三声，要候旨见驾。”齐王令宣进来，问道：“何处道人，敢在朝门外大哭大笑？”道人道：“臣夷山尉繚子徒弟王敖。哭者，哭燕邦孙臧，自幼投鬼谷仙师学艺，受得天书战策，被庞涓哄到魏邦，刖了双足，受了罗网之灾。笑者，笑天下诸侯不识英俊。如有人到魏国盗得孙臧出城者，江山稳久，社稷坚牢。小道因此遍告诸国，不知哪一国洪福，得遇此人。”齐王大喜道：“我国正缺贤士，不枉先生推荐。”吩咐光禄寺整饭款待王敖，遂问群臣：“谁人往魏邦盗得孙臧回朝，加升官职。”上大夫卜商奏道：“臣敢到魏邦假纳降表，带茶车五十辆以进奉为由，盗孙臧出城。”齐王道：“茶车内怎盗得他出来？”卜商道：“五十辆茶车都做下夹箱，藏

卜商——著者将卜商作齐国上大夫，盗得孙臧，此实力借助历史人物的写法。据《史书记载：卜商即卜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孔子的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夺君权。

孙臧于箱底，就可盗出来。”齐王准奏，即令速备茶车，令卜商往魏邦。不知盗出孙臧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造纸人金蝉脱壳抬顽石拔草寻蛇

却说齐国卜商，带五十辆茶车离临淄城，行了多时，到得魏邦，将茶车进上魏王。魏王大喜，令人收下，着光禄寺设宴于金亭馆驿中，差宰相朱亥相陪。

朱亥领旨，同卜商来到金亭馆驿。光禄寺排宴齐整。饮酒中间，卜商问道：“朱大人，当日燕国孙操兴兵征战，为因何事？”朱亥道：“孙操兴兵，因其子孙臧在我魏邦，特来取讨。”卜商道：“为此何须征伐！后来曾还他孙臧么？”朱亥道：“不曾还。那孙臧明于五遁，法术精奇，踪迹不定，虽然在魏，毕竟难得出城。”卜商又问：“孙操既不得孙臧回去，怎肯退兵？”朱亥道：“某与讲和，宽限一年，寻访送还，如一年不还，再来征战。”卜商道：“如今孙臧还有寻处么？”朱亥道：“不知他藏在哪儿？”及宴罢，朱亥遂别回府。卜商在馆驿歇下。

朱亥回家，孙臧问道：“大人今日朝罢何晚？”朱亥道：“齐国遣卜商来进茶五十辆，朝廷着我金亭馆驿中陪宴，以此来晚。”孙臧道：“大人，卜商此来名为进茶，实乃访我踪迹。我今若错过此机会，永世不得回去，明日大人再到金亭馆驿去，我有缄书，烦寄与卜大人看。”朱亥应诺。

次日，朱亥带了孙臧书，到馆驿中来见卜商，四顾无人，袖中取出，奉与卜商。卜商接书看，上写：“卜大夫开拆。后不漏泄，明早于朱大人府中相会。孙臧顿首。”卜商道：“朱大人，孙先生书上教我明早到府上一会，我已领教，望大人多多拜复。”

朱亥辞了卜商回家，见孙臧道：“先生，卜子夏看书，说多多拜复，已知道了。”孙臧道：“我明日要行，大人可打点纸人五个、白米一升，与我带去。”朱亥遂打点纸人、白米，付与孙臧。

次日，卜商人朝拜辞魏王，出朝，坐了茶车到朱亥府中拜别。朱亥迎入后堂，礼毕，令从人退出，将门关上，孙臧才出来相见。卜商道：“我主久闻先生大德，特着某来相请。”孙臧道：“愚痴小道，何幸得仁君相召。”又向朱亥谢道：“久在尊府，蒙恩藏匿，若得寸进，自当厚报。”朱亥将孙臧入茶车夹底，开了门，送卜商出去。

卜商使众人推茶车先行，自己随后，将一茶车上放一纸人，即时变作孙臧。方出东门，被守门军将孙臧提下车来绑了，解至驸马府来见庞涓，庞涓大喜。西门军士又报拿着孙臧。南门又报。北门又报，庞涓无了主意；一齐解到法场取斩，一刀过去，却是四个纸人。刀斧手急报庞涓，庞涓大惊，连忙袖中一卦，见真孙臧往东去了，登时带了军士，追出东门。

再说孙臧在茶车上对卜商道：“庞涓追赶甚急，等我下了茶车与大人分路，倘庞涓追来还好脱身，约定在新梁桥相会。”卜商道：“先生单身行走，倘遇庞涓拿住，非同儿戏，路上要小心仔细。”孙臧道：“不妨。”下了茶车，分路而独行。不数里，见一个妇人倚门而哭，孙臧上前问道：“娘子为甚事在门前啼哭？”妇人道：“我丈夫在前边田内做工未回。我婆婆年七十二岁，适患心病而死，为此啼哭。”孙臧听了，向前而走，走到前边，果见有个农夫在田里锄田。孙臧叫道：“锄田的，你母亲心疼死了，你速速回去。”农夫听了就哭走。孙臧道：“我送你一丸药，去放在你母亲口内，就得还魂

转来。你把箬笠、蓑衣、耕器放在这里，我替你照管。”农夫就把箬笠、蓑衣、锄头交与孙宾，三步两步如飞走去，孙宾戴了箬笠，穿了蓑衣，拿了锄头。身边还有个纸人，取出来念动灵文，叫声“变”，又变做孙宾模样。正北上一口水池，把那纸人丢在水池上，取出一升白米，向周围一匝，诵起真言，那些米变了百万蛆虫，把那尸首紧紧攥住。自己往田里锄田。说那庞涓带领军士出东门，赶了四五里，望见卜商茶车。庞涓大喝道：“卜子夏，快留下孙宾去！”卜商停了茶车道：“庞驸马，何太欺人！我来进茶，不知你孙宾在哪里？况孙宾又不是活宝，要他怎么？五十辆茶车皆在这里，任凭细搜。”庞涓叫军士一齐动手，把茶车内一一搜过，并无孙宾。庞涓又策马前赶，赶到田边问农夫：“你曾见一个拄双拐的白衣道人过去么？”孙宾不抬头，也不做声，用手向北一指。众军士说：“是个哑巴，不要问他！”一齐向北赶去，见一口水池，水上一个死人。众军士道：“这水池内死的是个白衣道士，莫不是孙宾？”庞涓近前一看道：“果是孙宾。你这贼，死在宜梁城，我也与你一口棺材，择地葬你。怎么死在这去处，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吩咐军士回去，那些军士一齐趱回宜梁城。

说那孙宾行此法骗庞涓回去，也不等田夫来，把箬笠、蓑衣、锄头放在田边，拄着一双拐就走。看看天色将晚，两边一看，通是田地，没有安宿去处。再走几步，瞧见前面树林内隐隐有人，趱入林内一看，却是个八字门墙，门首立两块马台石，不像个寻常门径。孙宾正要进去，只见一个老汉出来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孙宾道：“我是过路的，不期到此天晚，欲借空房暂宿一宵，明早就行。”老汉道：“我这里不是擅入得的人家，待我进去禀员外。”说毕，就走进去。不多时，老汉出来道：“员外着你进去。”孙宾欢喜，随老汉进了墙门，穿东过西，走过许多所在才到正厅。老汉把手向厅门边一指道：“出来的就是员外。”孙宾看那员外，年过耳顺，形容苍古，不似山村野老。那员外见孙宾身守黄衣，又是道家打扮，便问道：“先生从何处来？”孙宾道：“某乃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孙宾，向在宜梁，如今将投齐国，至此天晚，欲借宿一宵，明早就行。”员外道：“先生向在宜梁，可认得郑安平否？”孙宾道：“郑安平乃吾至友，员外为何问及？”员外道：“郑安平是我小儿，说起来，先生是相知了。”孙宾道：“原来是令郎，多有获罪。”员外吩咐整治晚饭，将孙宾引至书房安歇。次早，孙宾拜辞起身。员外殷勤相留再住几日，孙宾道：“不敢相瞒，有齐国上大夫卜商，约定在新梁桥相会，所以急于要行。”员外道：“既是如此，不好强留，待我打发一乘轿送先生到新梁桥去。”孙宾欠身致谢。家童捧出早饭。饭毕，员外叫家人郑千、郑七出来，抬了孙宾，作别起身。

两个抬了孙宾，走了许多路，歇在三岔路口。郑七悄悄对郑千道：“哥哥，我想抬这道人到新梁桥未必有谢，不如走小路抬进宜梁城，送与庞驸马，我们尽够个小发迹了。”郑千听说，点头道：“有理。”两个抬了，转弯抹角，远远望见宜梁城。孙宾在轿里认得前面是宜梁城，心内大惊，暗想：“我被这两个畜生捉弄了，抬我到这里，岂不害我的性命。”口中忙诵真言，须臾，雾涌云漫，把一座宜梁城遮了。郑千、郑七不辨东西南北，随路而行。

箬笠（ruò lì，音若立）——用竹皮制作用以遮阳挡雨的帽子。

蓑（suī，音梭）衣——用草或棕毛制成的雨衣。

耳顺——六十岁的代称。典出《论语》：“六十而耳顺。”

两个心下忖量道：“奇怪！适才明明望见宜梁城，怎么走了这许久，不见了影子？”两个只得抬了又走，抬得通身是汗，气吼如雷。忽见前面一座高山，高接云霄，四围险峻，八面崔鬼。两个把轿歇在山脚下，背地道：“莫不这道人有些法术，故意把我们弄到这里，也不知这山叫什么山？”说未了，山上一声锣响，闪出一伙喽啰，手执刀棍，赶下山来，喝道：“快留下买路钱！”郑千、郑七吓做一团，磕头如捣蒜道：“众大王饶命。我们是抬轿的，身边并没分文，要买路钱，只问轿里的道人讨。”众喽啰上前揭起轿帘，仔细看时，哪里有甚道人，一块大顽石在内。郑千、郑七通看呆了，说道：“古怪！明明一个道人，怎么变做顽石？怪道越抬越重。”众喽啰道：“且绑去见大王，要着落你两人寻出道人来。”就把郑七、郑千绑了，一齐走上山。忽听得轿里叫道：“我在这里。”众喽啰回身看时，不见顽石，轿里坐着黄衣道人。众喽啰把他捉出轿来，一齐说道：“这道人有鬼禳法的，拿上山去见大王。”

不移时，两个大王出来问道：“这道人哪里来的？”孙臆道：“我是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孙臆，从宜梁来，今投齐国去。”二王听说，倒身下拜道：“闻名久矣！有眼不识高人，望师父恕罪。”孙臆道：“某从来未曾会面，不知二位尊姓大名？”二王道：“我二人一名吴獬，一名马升，原是魏王驾前带刀指挥。因魏王只信庞涓，将我二人打了五十御棍，削除官职，因此在这蛇盘山上落草为寇。”众喽啰带过郑千、郑七禀道：“两个轿夫求大王发落。”孙臆微笑对吴獬、马升道：“他两个原是郑安平丞相家僮。前某借宿其家，感彼主人大德，青他们抬轿送某入齐。二人虽怀歹意，被我也摆布得够了，饶他回去，好复主人之命。”吴獬、马升遂放郑千、郑七下山，即令整酒款待。吴獬、马升道：“某等愿从师父投齐国何如？”孙臆道：“同去虽好，但不知齐王如何？待某先去，看齐王果真敬贤爱士，那时保举二公同为一殿之臣，有何不可？”二人大喜，遂送孙臆下山。

孙臆行了多时，到得新梁桥。卜商望见，下车迎接，依旧同坐茶车趲路前去。孙臆对卜商道：“大人，我此来身无寸节之功，倘被谗臣离间，可不费了大人一片美情？烦大人到齐，先寻个爱贤惜士的所在，等我暂住几时，待有功之日，才可进见齐王。”卜商道：“先生不必过虑，我国有个鲁王田忌，即齐王御弟。他最尊贤敬士，送先生到他府中暂住便了。”孙臆道：“若得如此，感谢不尽。”

行到临淄城，两人下了茶车，同到鲁王府门首。卜商先将孙臆之意报知鲁王，鲁王叫请进来。卜商转身出来，接孙臆进府。孙臆见鲁王，行了君臣之礼。鲁王大悦道：“久仰先生盛名，不意今日相遇。幸甚，幸甚。”孙臆道：“一朝得遇殿下，生平之愿足矣，又蒙宠留，何胜雀跃。”鲁王就叫门人洒扫东边书院，请孙先生居住。孙臆称谢。

卜商遂别鲁王，入朝见驾。齐王问道：“卿回来了，孙臆可盗得么？”卜商奏道：“臣领命入魏，茶车上已把孙臆盗了出城。他恐庞涓追赶，又下了茶车，与臣分路而行，约新梁桥相会。臣在彼等候多对不来，想往别邦去了。但孙臆分路之时，曾对臣说道：‘耿耿丹心壮，巍巍忠孝存。荷蒙齐王德，端不负仁君。’臣谅孙臆决非背义忘恩之人，必不食言，不久必来。”

齐王尚未答应，忽黄门官入朝奏道：“楚国遣使进鱼，现在朝门外，不

崔鬼（wéi，音维）——有石的高山，此处形容山势高大。

敢擅入。”齐王令宣进来。楚使入朝，高呼拜毕，奏上道：“臣奉楚王命，特来进鱼。”齐王道：“有多少鱼？”楚使道：“鱼只两尾，与别的鱼不同。本国无人认得什么名色，因此我王遣使进上，说两班文武，有人认得此鱼何名，情愿年年纳贡，岁岁来朝，若文武中没人认得，要大王纳降书表章于我楚王。”齐王道：“鱼在何处？取来与寡人看。”楚使出朝，抬了水柜，将鱼送至殿上。齐王仔细观看，那鱼仅长尺许，皮如墨色，巨口细鳞。齐王摇头道：“寡人从没有见过此鱼。”众文武一齐上前，观看一会，各各闭口无言。齐王问道：“众文武认得此鱼是何名色？”众臣只说不知。齐王不乐，说道：“终不然到楚国纳降书表章不成？”众臣道：“我王勿忧，要识此鱼，除非是鲁王殿下。他博览古今，必然认得。”齐王就宣鲁王上殿。

须臾，鲁王宣到。齐王将楚王遣使进鱼情由说了一遍，道：“适才众文武看过，俱不认得，故宣御弟来认看。”鲁王揭开水柜，看了多时，不知说出此鱼是何名色？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鲁王两次认靴鱼表达二番遭陷阱

话说鲁王田忌当殿开柜，把鱼看了半晌，回奏道：“臣从不曾见此鱼，不知什么名色？”齐王道，“御弟既不认得，且回府去。”吩附近侍把鱼收起，着楚国使臣明日候旨，当下朝散。

鲁王回府，孙臆问道：“今日宣殿下入朝为甚事？”鲁王道：“一种奇事。楚国进一对鱼来，要我邦认是什么名色？认得出，情愿年年纳贡，岁岁来朝，认不得，要我国纳降表与他。朝中文武看过，俱不能认。朝廷为此宣我去看，我也认它不出。”孙臆道：“那鱼怎样颜色？有多少大？”鲁王道：“仅长一尺，皮如墨色，巨口细鳞。”孙臆微笑道：“那鱼名靴鱼，出自弱水河中，网不能取，钩不能钓，今世罕见。要取此鱼有个法术，向水涯边把手拍三下，叫三声，那鱼就跳上涯来。殿下明早进朝，着楚使来看。殿下在水柜边拍三下，叫三声，那鱼登时跳出水柜。”鲁王道：“倘然不跳出来怎么办？”孙臆道：“殿下放心，臣在此间行走，不怕那鱼不跳出来。”鲁王喜道：“既然如此，明早就入朝，只要先生施一臂之力，有功可成，自当重谢。”孙臆道：“殿下怎说个谢。还有一说，倘齐王明早赐殿下，则一些不要他的，只要那两尾鱼拿回来，臣有个用处。”鲁王满口应承。

次日早朝，鲁王奏道：“臣昨回府，寝夜思想，曾记得此鱼出自弱水河，其名为靴鱼。”楚使在旁，见鲁王认着了，他道：“殿下，鱼名便是，可晓得还有甚妙处？”鲁王道：“我到柜边，把手拍三下，叫三声，那鱼就跳出水柜来。”齐王道：“御弟，你只认得此鱼便罢，怎画蛇添足，还要他跳出水柜，倘跳不出来，反被人取笑。”鲁王道：“我王勿虑，臣定要他出来。”齐王着近侍取出水柜，鲁王到柜边，把手拍三下，叫三声，只见那对鱼凭空跳出殿口。齐王大喜，满朝文武个个惊讶。那时，楚国使臣目瞪口呆。齐王吩附近侍，依旧放入水中。近侍取鱼在手，一尾跳跃，这一尾早已亡之命矣夫了。齐王不快活道：“两尾鱼可惜死了一尾。”鲁王道：“我王如今可令楚使回国，传与楚王，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一年不来，即发兵征伐。”齐王依言，一面打发使臣回楚，一面取黄金千两、绫锦百端赐与鲁王。鲁王道：“黄金绫锦臣不敢受，求我王把两尾靴鱼赐臣够了。”齐王道：“这活鱼寡人要养在金莲池内，这死的你拿去吧！”

鲁王叩谢，就把一尾死的带回府来，对孙臆道：“先生果然神通奥妙，吓得那楚国使臣目瞪口呆。如今已打发楚臣回去，要他年年纳贡，岁岁来朝。齐王大喜，把一个活的养在金莲池内，死的赐了我。”孙臆道：“就只有一个死的？臣有用处。”看官，你道孙臆要这死靴鱼何用？原来他被庞涓别了双足，没了十个脚趾，丑陋不堪。把这靴鱼做个样子，叫皮匠把软净兽皮配上一只，凑作一双靴，穿在脚上，不在话下。

一日，鲁王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孙臆问道：“殿下何事不乐？”鲁王道：“先生，我齐国每岁到端午节，朝廷命我与太师邹忌同下教场比射。那邹忌平例中三矢，我发三矢，一矢也不能上垛。若论武艺，他不如我；论箭法，我不如他。他中了三矢，朝廷赐他彩缎绫罗、金花两朵、御酒三杯。我一矢不中的，请饮凉水三大盂。今值端阳将近，所以不乐。”孙臆道：“殿下勿忧，有臣在此，管教殿下今岁插金花、饮御酒。如今在后园中立起垛子，待臣教殿下连射几日，自然百发百中。”鲁王大喜，每日同孙臆在园中习射，看看射得手熟，再无一失误。

早又到了端午节，孙臧教鲁王藏他在军队里，同下演武场。恰好齐王排驾已到，上堂传旨，着太师邹忌与鲁王比射。二人各带弓矢，下演武堂来。那邹忌晓得鲁王箭法不高，不大着意，口称：“殿下，请开弓。”鲁王直不谦逊，搭上箭，扯满弓，一箭射去，刚刚中着垛上红心。邹忌见鲁王头一矢射中，吃了一惊，即施逞神威，开弓放箭，射去本是中上垛的，被孙臧在军队里用移箭法把他箭掉下垛来。邹忌惊讶道：“古怪！我的箭百发百中，怎么今日射不上垛？”鲁王又放第二矢，又中红心。邹忌见鲁王连中二矢，登地又发一箭去，却又掉在地上，气得目光迸火。鲁王见邹忌两矢不中，自觉意快，把第三矢射去，又中红心。邹忌越发不快活，想：“他往年比射，三矢之中不能中一矢，今岁怎么被他连中三矢？我只有这枝箭在手，再若不中，可不被人笑话！”遂扯满弓射去，又是个大空。射毕，齐王在演武堂看了，大喜道：“今岁却是御弟夺标，寡人不胜之喜。”就宣鲁王上堂，饮了三杯御酒，簪了两朵金花，领了彩缎绫罗。鲁王谢恩下堂。

邹忌站在旁边，怒气交加，心中不服，上前奏道：“臣适见鲁王军队中有一异人，在内作法，以此臣箭不得上垛，心内疑惑。”齐王道：“有这样事？”就宣鲁王到堂上，问道：“御弟，邹太师说你军队中有个什么异人。”鲁王奏道：“臣不敢隐，果有一异人。”王问：“是谁？”鲁王道：“即前日卜商进茶到魏国盗得的孙臧。”齐王吃惊道：“就是孙臧！他一向在哪里？”鲁王道：“一向寄迹在臣府内。他因身无寸箭之功，不敢驰见我王。前者认靴鱼跳出水柜，便是孙臧之神通，遁甲之奇妙。今日因端阳比射之期，臣带他进演武场来观光我国。”

齐王大喜，即令宣来。孙臧忙到驾前，礼毕高呼。齐王道：“孙先生，寡人久仰大名，如渴思水。前番既到我国，为何不来相会？”孙臧道：“臣非不来见驾，奈无寸功，自觉惭愧。”齐王道：“说哪里话！高人奇士，非寻寸节之功论者以得寡人，今日欲授先生一职，奈此间非纳贤礼士之所，明日进朝，寡人当有重用。”孙臧谢恩，齐王回驾。

次早，齐王设朝，孙臧进见，正待封官，黄门启奏道：“九曜山霹雳洞野龙袁达，差人借粮二百石，朝前候旨。”齐王道：“我国中连年荒歉，粮草自且不敷，哪有得借人！打发他往别邦去借。”黄门领旨，打发人去讷。齐王坐宝座上道：“袁达那厮，乃亡命之草寇，凶猛异常，七国之中，莫不闻风畏惧，大邦赠金，小邦让位，每每得志。我今日没粮借他，决萌歹意，必要兴兵作乱，怎生是好？”邹忌上前奏道：“臣启我王，今日欲授孙臧的官职，又恐他未立奇功，因辞不受。何不着孙臧到九曜山剿捕了袁达回来，那时授以高官显爵，两下心悦。”齐王见奏，即着孙臧领兵往九曜山收剿野龙袁达。孙臧奏道：“臣愿与鲁王殿下同领兵去。”齐王道：“既然如此，再着须文龙、须文虎挂先锋印，一同前去收捕。”

孙臧领旨出朝，与鲁王、须文龙、须文虎齐下教场，点兵一万，即日起程，径往九曜山进发。行了多时，哨马来报，说前面蛇盘山有两个大王挡路，不能前进。孙臧令须文龙、须文虎上前剿捕。二将得令，来到山前，那两个大王各执蛇矛，上前问道：“二将何名？”须文龙、须文虎道：“吾乃齐王御弟鲁王麾下，孙臧先生差来前部先锋须文龙、须文虎。”大王道：“既是孙师父差来，二位不须交战，我二人情愿受降。”须文龙兄弟遂带了两个大

王到营门首。旗牌报入中军，鲁王令见。大王入军中，见鲁王倒身十二拜，转身见孙臧深深八拜。孙臧看了道：“我道是谁？原来就是二位。”鲁王道：“先生与他有会？”孙臧道：“他两人原非草寇，是魏王驾前指挥，一名吴獬，一名马升，因魏王听信庞涓，被打了五十御棍，削除官职，以此在蛇盘山落草为王。前者，臣往此山经过，承他二人一面之识，即欲同臣投齐，改邪归正，蓄意已久，今日既来归顺，即当收用。”鲁王道：“着他做什么好？”孙臧道：“且将须氏兄弟权作左、右监军，暂与吴獬、马升挂先锋印。”鲁王依言，遂着须氏兄弟为左、右监军，吴獬、马升为先锋，领兵往前进发。

到了九曜山，择平阳之地安营寨。孙臧令吴獬、马升领着一支人马，先往九曜山前骂阵交战，许败不许胜。二将得令，领兵前去。孙臧又令须家二将，执着聚神旗，在营前观阵。但见吴獬、马升拨马跑回，可将聚神旗摇展三次，我好营中作法。须文龙、须文虎得令，领了聚神旗而去。

且说吴獬、马升领兵到九曜山前，击鼓鸣锣，当前溺战。其日，袁达在霹雳洞中，因齐王不允借粮，正欲兴兵搅乱，忽见喽啰来报说：“齐国兴兵征剿，有先锋带领人马山前讨战。”袁达笑道：“我不曾起兵去骚扰他，他反先要来征剿？”遂令头领独孤陈、李牧镇守山寨，“待我亲自出阵，杀他片甲不回。”即时披挂齐整，执了巨斧，跃马下山，奔至阵前，大喝道：“何处无名小卒，辄敢领兵到我山前吆喝，上门送命！”吴獬、马升道：“吾乃齐国鲁王麾下，孙臧军师差来的前部先锋吴獬、马升。”袁达道：“你是齐王差你来送粮，还是叫你来纳命？”吴獬、马升骂道：“你这逆天强贼！朝廷的粮草就肯轻易与你？也罢，你与我交锋二合，胜得我，借粮与你，胜不得，叫你命染黄沙。”袁达大怒，把斧砍来，二将举枪迎敌。战了三十余合，二将拨马败阵而走。袁达纵马追赶。营门前须文龙、须文虎见二将跑，就把聚神旗连展三次。孙臧在营中瞧见旗动，手捏驱神诀，口念六甲灵文，叫声：“齐来！”霎时乾坤黑暗，天地昏迷，吓得袁达魂不附体，东望西瞧，认不得路，骑马尽力加鞭，望前飞走，奔入林中，被绊马索绊住马足，连人连马一齐翻倒。齐兵拥前，把袁达拿住，用绳缚了，解入中军帐来。孙臧问道：“袁达，你今日被擒，若肯归降，免汝一死。”袁达道：“你用邪术擒人，不为稀罕，永世不降。你若有本事，阵上擒得我，方肯归顺。”孙臧道：“你要我真本事拿你，这有何难？”吩咐军士解去其缚，还他鞍马，放他出去。袁达得放出营，上马加鞭，逃往山上去了。鲁王问道：“先生，袁达既被擒拿，即当令其速死，与七国除害，何故反放他去？”孙臧道：“不妨。一人心若不服，纵拿他来亦无用处了。他心服，自然归顺。”

说那袁达逃奔上山，李牧、独孤陈出来接道：“哥哥回来了，齐兵杀败了么？”袁达道：“好利害！”就把孙臧作法、被擒、放出情由，说了一遍。李牧、独孤陈道：“这是哥哥威名闻于七国，以此不敢难为你，若是别人，此时已作无头之鬼了。”袁达道：“想他兵骄之际，定不着意提防。今晚二更天气，我们点起大小喽啰，悄悄去劫他的营，就杀得他片甲不留。”两人齐说：“好计！”遂点起精锐喽啰二千，等到二更依计行事。

说那孙臧在中军帐内传令，着三军向中军门首挖个土坑，五丈深，十丈阔，上面将松枝乱草遮盖停当。黄昏，各营不许明灯亮烛、提铃巡更，只许中哨内点着灯火。兵马四下埋伏，提防贼人劫寨。众军一一遵令。

到二更时分，袁达领一千喽啰在前，李牧、独孤陈领一千喽啰在后，悄悄行到齐营。见中营内点着明灯亮火，袁达当先，大喊杀入，忽听得人马齐

声叫苦，通跌下坑去。李牧、独孤陈后队人马，见前队通跌下坑，掉转马头就走。齐兵也不追赶，四下拥来，高叫活埋了袁达。袁达土坑内叫道：“不要把人性命断送！你快快快放我起来，还有话说。”众军把挠钩放下坑去，将袁达搭起来，捆缚停当，解到中军。孙臧问道：“你两次被擒，可归顺免死。”袁达道：“有言在先，用真本事阵上拿得我，方才归顺。如今被擒，是我自来送死，不足为能。”孙臧道：“也罢。我今再放你去，也不用阵上拿你，必要半空中拿你，才显我神通。”孙臧叫军士再放他去。众军又将袁达去了捆，放出营门。袁达得放，奔回山去，又点选喽啰来战。未知袁达怎生被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九曜山野龙纳款 丞相府太尉退婚

却说孙膑再放了袁达，到了次日，仍令吴獬、马升到九曜山前搦战，许败不许胜，仍着须家二将，执聚神旗营前观战。吴獬、马升领兵到山前，恰好袁达带领喽啰刚下山来，两家不分皂白，勒马就杀。战了十数合，二将佯败，拨马就走，袁达纵马急赶。须家二将营前瞧见，把聚神旗连展三次。孙膑在营中见神旗展动，忙喷一口法水，念动真言。须臾，云雾迷漫，太阳昏蔽，认不出东西南北，只见前面一座高山。袁达心慌，策马上山，四下一望，止有上山的路，没有下山的路。正在惊慌之际，忽听得有伐木之声，遂望着樵夫高声大叫道：“樵哥！快来救我，指引我路数。”樵夫远远问道：“你是什么人？”袁达道：“我是九曜山霹雳洞野龙袁达。”樵夫大笑道：“你是个猛虎，平日伤害人多，今日天叫陷落深阱，不来救你。”袁达恼躁，暗想：不救便罢，怎么骂我！我且忍气，骗他救我，我慢慢理论，又叫道：“大哥！这座山我不曾到，不知前面有无路？你对我说，救我下去，从重谢你。”樵夫道：“你在那边山凹，我在这边山岗，树木丛密，不便来救你。”袁达道：“我从背后黑洞洞下去怎么样？”樵夫道：“待我言了。”遂言道：

樵夫告大王，听我从头诉。
行过五七里，方才有退路。
两手要扳牢，一心莫惊怖。
若还撒了手，命归黄泉路。
上能入山巅，下有蛟龙聚。
过得蛟龙洞，有个毒蛇窝。
几条白花蛇，盘回十里数。
行过毒蛇处，有个虎狼处。
远望似城门，近观生黑雾。
左转八十回，右转九十步。
一簇女裙钗，生得真娇妩。
有一老妖精，挡路多驰骛。
你若被羁留，永世身耽误。
几个通臂猴，开张杂货铺。
可去问一声，便有下山路。

袁达听了，把舌头一吐道：“樵哥，不要哄我，怎有这许多惊恐？望樵哥救我一救。”樵夫道：“要救你不难，要你依一件事才可救。”袁达道：“你肯救我，莫说一件，十件也依你。”樵夫道：“我有个筐儿放下来救你。你把盔甲卸下了，放在筐里，等我先扯过来，再放筐来救你。”袁达道：“一番生活两番做，总扯过去罢。”樵夫道：“盔甲连人筐儿童，不好扯，倘然断了掉将下去，只好棒做肉饼。”袁达道：“说得有理。你把筐儿放下来，扯了盔甲再处。”樵夫往山头放下个筐儿，袁达卸了盔甲，放在筐里，叫道：“扯去！”樵夫把筐扯去，取出盔甲，又放下来。袁达就坐在筐里。樵夫道：“合着眼，我好扯。”袁达两眼紧闭，耳边听得呼呼的风响，直扯上半空。樵夫道：“你身子重，我气力用尽了。我不免放你在树梢上，等我回家吃了饭再来扯你。”袁达道：“樵哥，你说得好自在，不管人死活。你挂我在树

驰骛（wù，音务）——奔走，趋赴之意。典出《离骚》：“急驰骛以追逐兮。”

梢上，回去吃饭，倘绳子断了怎么办？”樵夫道：“好罢，我不去吃饭，扯你过来。只你身边树上有九个桃子，你开眼拣熟的摘两个与我，我就扯你过来。”袁达道：“使得。”开眼一看，不见高山峻岭，也无密树丛林，高高地挂在旗竿上。只见孙膑青袍皂盖，站在平地上，问道：“袁达，你如今被我在半空中拿了，可晓我真本事么？”袁达道：“师父，你的神通我已尽知，放我下来，情愿受降。”孙膑道：“依旧合着眼。”袁达把眼年闭，孙膑喝声：“退！”须臾，旗竿又不见了，坐在一块平地上。袁达喝彩道：“师父真好本事！如今我愿降了。请问师父，适才高山、密树、旗竿通哪里去了？”孙膑道：“这道是八门遁法，顷刻之间，要到就到，要退就退。”袁达近前，倒身就拜，随入中军，参见鲁王。孙膑道：“臣放袁达三次，使其心中悦服。况他是天下第一员虎将，七国之中谁不闻风畏惧。如今将他收在齐邦，何愁七国不来进贡？”鲁王大喜，不在话下。

不说袁达受降。那些喽啰飞奔上山，报与李牧、独孤陈知道，二人闻知大恼道：“他投齐国，不知真假，我们只下山讨袁达回来便了。”两人登时结束，带了合寨喽啰共三四千人一齐下山，到齐营门首，喊声震地，来讨袁达。旗牌报入中军，孙膑令吴獬、马升领兵出阵，许败不许胜。二将得令，即时出营对阵，不通姓名就杀起来。两家战了三四大合，吴獬、马升拨马跑回。李牧、独孤陈拚命追赶。孙膑念动六甲灵文，霎时天昏地暗。李牧、独孤陈心慌意乱，回身欲走，扑通一声响，两人连人连马都掉下深潭里。孙膑高叫道：“众军齐来，多搬土石，撒下潭去，活埋他两个罢。”李牧、独孤陈在内大叫道：“只求孙师父饶命，我二人情愿受降。”孙膑道：“既愿降，闭了眼，教你出潭。”二人一齐合眼，孙膑喝声“退”！二人开眼看，无有深潭，乃是一划平地。李牧、独孤陈拜道：“孙师父真神人也，我等愿降。”孙膑便带他二人进营拜见鲁王。鲁王大喜，传令将霹雳洞中粮草搬入齐营，吩咐三军拔寨，奏凯回朝。

旬日之间，兵马回至临淄城，鲁王同孙膑入朝见驾，就把收降众将之事启奏一遍。齐王大喜，赐孙膑黄金千镒、罗锦百端，官封齐国司马、调兵军师、天下大元帅、南平郡王，盖造南平府，又赐宝剑一口，便宜行事。袁达封镇国将军，李牧封左监军，独孤陈封右监军，吴獬、马升为前部先锋。赐鲁王、须文龙、须文虎黄金、蜀锦。各各叩首谢恩。齐王着鲁王领众将陪孙膑城中荣游三日。

鲁王领旨，同众将出朝上马，陪孙膑游街。正行之间，只见前面一座高大宅院，孙膑问鲁王道：“前面宅院是哪一家？”鲁王道：“是右丞相苏代家，其家老夫人周氏大有贤德，待先生游玩三日后，我与先生同去一谒。”过了三日，鲁王同孙膑入朝谢恩。事毕，遂同孙膑出朝到苏府拜访。

其日，苏代不在府中，老夫人闻鲁王到，出门迎接。上堂礼毕，夫人问鲁王道：“此位大人是谁？”鲁王道：“是云梦山鬼谷仙师徒弟，姓孙名膑，近来收服袁达，得胜回朝，官封大元帅、南平郡王，特来造府拜谒。”老夫人道：“原来就是孙先生。小儿时常谈及，不意今日获瞻奇表。但今日小儿在朝未回，有失远接，获罪不小。”孙膑欠身道：“不敢。”鲁王道：“向闻老夫人有位令爱小姐尚未配人，故今特来拜谒老夫人，特为小姐作伐。”老夫人道：“殿下说哪一家？”鲁王道：“就是南平王孙先生少一位诰命夫人，欲求令爱联姻，万望夫人允诺，明日吉辰，就来纳聘。”夫人道：“小女粗容陋质，既蒙郡王不弃，敢不从命。”鲁王与孙膑起身告别。来日，鲁

王备聘礼送入苏府。老夫人与苏代并无推辞，遂许联姻。

且说太师邹忌，次子邹谏尚未婚娶，一日，来见太尉吴英，俛其作伐，要他到苏老夫人处求亲。吴太尉道：“我闻得人说，苏家小姐鲁王为媒，已许与南平郡王孙先生了，不知的实。明日必须带了聘礼去见苏丞相，倘若讹传，就有活变之法。”邹太师就备聘礼、宝剑、锦缎、盘盒，令吴英送到苏府。其日，老夫人与苏代正在堂上，只见吴太尉送礼人来，说道：“启上老夫人，邹太师第二国舅未曾婚配，闻知令爱小姐贤淑，特令某为媒，送聘礼到府，望夫人与丞相允诺。”老夫人变色道：“大人，此事不该，昨日鲁王亲来作伐，已纳聘礼，小女许与南平郡王孙军师为夫人了，望大人以礼送还太师。”吴英见夫人不允，转身对苏代道：“还求大人在老夫人面前撺掇一二。”苏代道：“婚姻大事，岂有变更之理。大人心欲强求，大非正理。”吴英沉吟半晌道：“既如此，聘礼且放在此，待某到南平府求孙先生一计，好去回复太师。”苏代道：“这个使得。”

吴英将聘礼留下，打发邹府从人回去，遂奔到南平府。门上通报郡王，孙臆出来迎接，恰好鲁王也在里面。太尉上堂礼毕，依次而坐。鲁王问道：“太尉匆匆而来，有什么话说？”吴英道：“臣今日因邹太师备下聘礼，着臣作伐，到苏丞相府中求苏小姐亲事。不料苏老夫人说，前日殿下为媒；收了郡王的聘礼了。事在两难，教我又不好去回复太师，特来求郡王一个妙计，解问聘礼。”孙臆道：“没甚计策，任他强娶了罢。”鲁王道：“邹忌不过是太师，又非国王，纵然恃势，也强不得人家亲事。”吴英道：“正是此说，所以要求郡王一计。”孙臆见太尉再三求计，只得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吴英大喜，辞别鲁王、孙臆，又到苏府见了老夫人与苏代，将孙臆设下的计悄悄说知，老夫人与苏代欢天喜地。吴英遂起身回复邹太师，说苏老夫人应允，受下聘礼，待选吉日就可完姻。邹忌听了大喜，设宴款待吴英，着送肥羊、酒仪银百两。吴英落得收去。

过了两月。一日，吴英来到太师府中，对邹忌道：“太师，弟有一言奉启。自从二国舅定下苏小姐之后，不知二国舅无缘，不知苏小姐没福，到今染成一病，不思茶饭，神思恍惚，迎医问卜，都说难痊，看来少吉多凶。苏老夫人多多拜上太师，说‘活是太师府中人，死是太师府中鬼’，欲送小姐到府与二国舅成了亲，慢慢调养，倘是姻缘，病好也未可知。”邹忌道：“既然苏小姐患病，苏老夫人亦该早些来说，我也好请医生看治，怎到今日病体将危，要送来与我儿成亲？此事决难从命。”邹谏在旁说道：“有了许多的聘礼，怕娶不得个康健人，要那病鬼何用，及早退了亲罢。”吴英道：“苏老夫人性如烈火，巴不得打发小姐出门，怎好去说退亲的话？”邹太师道：“不但小儿说要退亲，我的意思实也要退亲。”吴英道：“既是立意要退，我去求苏老夫人，看他怎么说？”邹太师道：“烦太尉去走一遭。只要苏老夫人肯退，还聘礼也可，不还聘礼也可。”吴英道：“老夫人若允退，他是有体面人家，决不肯勒一些聘礼。太师放心，可着几个管家，随我到苏府，等我设个计去退他。”

当时，邹太师竟着十数个家僮，准备包袱短杠，随吴太尉来到苏府。老夫人问道：“大人曾到太师府中谈及小女的病势么？”吴英道：“才去说来。

作伐——为人作媒，也称伐柯。典出《诗经》：“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撺掇（cu ndu，音蹿多）——劝诱。

太师闻小姐有恙，说是小姐没福，带病做亲，决难从命，只求老夫人退了亲罢。”老夫人闻言大怒，把邹太师说了几句，转进后堂，取出那些聘礼，攒在地下，口中骂道：“老杀才！倚官倚势，妄自尊大。定亲也由你，退亲也由你，将我女儿弄得不上不下，怎么好！”吴英劝慰了一番，遂叫邹府家僮抬起聘礼拿回去。众人扛的扛，捧的捧，往外就走。吴英回见邹忌，备细回复，聘礼一些不动。邹忌大喜，排酒酬谢不提。

却说邹府退亲过有两月，孙臧择了吉日，娶苏小姐成亲。鲁王入朝奏道：“南平王孙臧今晚娶苏代之妹成亲，系臣主婚，特来奏上。”齐王大悦，即着近侍取锦缎、金花、御酒，抬到南平王府中庆贺。不料邹忌在朝，听得此事，怒发冲冠，朝罢回府，越加恼怒。大国舅邹纲问道：“爹爹今日为何不乐？”邹忌道：“我作了当朝太师，被人骗哄。”邹纲道：“哪个敢骗哄爹爹？”邹忌道：“孙臧诡计多端，与吴英串通一路，退了我府中亲事。原来鲁王主婚，今晚孙臧娶苏代之妹成亲。”邹纲道：“苏小姐有病，孙臧为何娶她？”邹忌道：“正是他说得前日吴英来说有病，我一时欠主意，把他退婚，想起来，通是做成圈套来骗我。”邹纲道：“不难。我兄弟二人，今晚带百余军士，各执短棍，埋伏三岔路口，等小姐抬来，一齐上前，连人连轿抢了回府，可不是好！”邹忌道：“好计！”即点起军士预备抢亲。未知抢得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假新人华堂变脸 真小姐帅府联姻

且说孙膺在府中暗思：今晚娶亲未知有阻碍否？遂屈指寻文，袖占一卦，对鲁王道：“殿下，今晚娶不成亲。鲁王道：“为何娶不成亲？”孙膺道：“适按六甲灵文，邹太师着人埋伏要路，抢夺苏小姐回去。”鲁王道：“此事不可不防，先生何不预定一计，完美此亲？”孙膺道：“殿下，臣有一计。”就向鲁王耳边说如此如此。鲁王道：“此计甚妙，可速行之。”孙膺唤过袁达，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袁达应声：“得令！”鲁王遂带了袁达并笙箫鼓乐一行仪从，出南平府门，径到丞相府。苏老夫人迎接上堂，鲁王把邹太师埋伏多人抢亲的话细说一遍。老夫人惊讶道：“殿下，这事怎好？”鲁王道：“不妨，孙先生有计在此，差一人假作小姐上轿，抬到三岔路口，待他抢去，然后打发轿子迎小姐，到时成亲。”老夫人道：“此计甚好。不知着哪个假装小女？”鲁王道：“就是这袁达。”

袁达近前相见，夫人抬头一看，见他身高一丈，腰大十围，浓眉阔口，黑脸胡须。老夫人看了，对鲁王道：“小女身体生得秀气，此人太粗夯了，只怕装来不像。”鲁王道：“只要使得他连轿抢回去，管甚像不像！”老夫人问袁达道：“你会装新人么。”袁达应答：“会装。”老夫人道：“做新人，坐在轿里着实要耐性，说不得话，骂不得人，出不得恭，动不得气，样样谨慎，才好去得。”袁达道：“不须吩咐，自有理会。”

到了黄昏时候，袁达头上也没有插戴，身上也不脱换，竟坐在轿里，放下轿帘，不令一个外人知道。鲁王唤抬轿的进来，抬新人起身，两行摆得花灯绛烛，鼓乐喧阗，打发新人轿在前，鲁王在后。迎到三岔路口，那邹府埋伏的人，见苏小姐轿来，齐呐声喊叫，各执短棍，蜂拥上前，把新人轿子团团围住，齐叫：“抬到太师府去，人人重赏。”只见鲁王上前问道：“这干什么人，为何要抢新人轿子！”邹纲、邹谏出头说道：“殿下，这苏小姐原是我府定下的，如何设计说小姐病重将危，要我家退亲？既退了亲，也不该随即纳了孙先生聘礼，许其今晚成亲，显见苏宅附势趋炎，看得我家低了。”鲁王道：“苏小姐既是府上纳聘在先，应得是府中的人。吩咐众人，抬到邹府去罢。”那些军士听说个“抬”，把新人的轿扛了就走。只见那军士扛得汗如雨下，腰驼背曲，上气不接下气，思这小姐重得利害，不知多少肥大。

及抬到府中，邹纲、邹谏见太师备言前事。太师道：“抢了孙膺那厮，看他怎的用计，把我家媳妇再要抬到自家里去。古云：‘姻缘姻缘，事非偶然。’难道强得到手的？如今教那厮吃个鸟鼻。”袁达在轿里听了，微笑道：“鸟鼻，鸟鼻！停会几教那厮吃我哀爷的气力。”邹忌唤管家婆取些点心与小姐吃，等到吉时才好下轿。管家婆慌忙取一盘包子，约有三十余个，轻轻揭开一截轿帘，连盘递将进去，叫小姐请用点心。袁达伸出手，把一盘包子光光吃了下肚。管家婆取出盘来，见盘内不剩一个，吃惊道：“这新人食肠大，怎的把一盘包子通吃光了！”

少顷，邹太师叫阴阳官拣个好时辰，请新人下轿。阴阳官道：“待牛羊出圈，新人便好下轿。”牛羊出圈，乃午未时。袁达听这句话，不解就里，怒上心头，说：“这厮不会说话！什么牛羊出圈，分明把我比做畜类！”按不住火性，跳出轿来，豁刺一声响，先把轿子打得粉碎，摩拳擦掌，直打进

喧阗（xu ntián，音宣田）——喧为喧哗；阗为盛大，充满。

府内。邹忌父子见轿里跳出这样个人马，想又中了孙臧之计，不免害怕，遁去躲避。袁达赶进府内，撞着人，不管高低，掀翻便打。那正经主见通躲得没影，丫环、小厮落得当灾，个个打得鲜血淋身。有几个适才抢轿的军士，在府门外听得府内大喊，不知何事，忙赶进内堂一看，见新人这等模样，一齐跌倒。袁达拿住便打，打得众人逃走无踪。袁达遂往外而去。

邹忌父子见袁达去了，方敢出头。邹谏怨着邹纲道：“哥！什么要紧，闯这空头祸。依我，好好退了亲罢。什么抢亲、抢亲，抢得这般野人回来，打得一家人半死半活。他的计比你的计好得多哩！”邹纲道：“总是个命里不曾进得红鸾天喜，怨恨无益。”此时邹忌气得目定口呆，半晌不则声。邹纲道：“爹爹气他怎的！明日进朝，奏上朝廷，那时可消口气。”遂扶太师入内安寝不提。

却说孙臧，其日请白起夫人、孟尝君夫人、卜商夫人到苏府迎亲。苏老夫人出来迎接诸位夫人，见毕，就吩咐排筵款待，又请几位至亲女眷，侍小姐梳妆插戴，打扮整齐。多年母女，此时此际，不免得两下分手。诗曰：

母子两情浓，相离片刻中。

不堪回首处，吩咐与东风。

苏小姐将次上轿，诸位夫人告别起身。两行灯烛荧煌，一派管弦嘹亮。新人到了南平府，将近子时，苏小姐下轿，众文武偷眼照看，果然好一位标致人物，十分整齐。

两人正拈香参拜，忽听有人叫进府来道：“我来吃喜酒哩！”众文武看时，却是袁达。袁达看见新人参拜，就不作声。鲁王唤他去问道：“你在太师府中，怎的得脱身回来？”袁达把前事细说一遍，鲁王道：“牛羊出圈乃午未时，为何错认作畜类。况他也是王亲国戚，你不该使性气跑入内堂，打坏许多人。明日朝廷得知，像甚体面？”两人问答之间，新郎、新妇拜堂已毕，入洞房，饮合卺。众文武在外厅共饮喜酒，到了东方发白，遂起身入朝。

当时齐王升殿，邹忌出班奏道：“启上我王，臣夜来遭无妄之冤。”王问：“遭甚大事？”邹忌道：“臣有次子邹谏，未曾婚娶，前日太尉吴英作伐，将聘礼定苏代之妹为婚。不期南平王孙臧，暗设阴谋，退了我家亲事，自往纳聘与他。昨日闻得孙臧娶亲，臣心激怒，埋伏军士三岔路口，欲抢苏小姐回去。詎意漏泄风声，孙臧竟令袁达假装小姐，坐在轿中。众人不辨真假，抬了回家，反被袁达逞凶，把一门大小老幼尽皆打伤，脱身逃去。望我王为臣伸冤。”

齐王宣鲁王来，问这事怎生样起？鲁王道：“邹忌定亲与不定亲，臣不知道。南平王孙先生，因闻苏小姐未曾有亲事，才敢纳聘，昨日娶亲。孙先生阴阳有准，未卜先知，晓得邹忌要埋伏多人在路抢夺，故令袁达假装苏小姐，等他抢回。若不头先换过，苏小姐必致被太师抢去。孙先生亲事可不断绝了？”齐王道：“两家纳聘，是谁在先？”鲁王道：“论纳聘在先，还是孙先生。”齐王道：“既是孙先生在先，自该孙先生娶去。邹忌妄行抢夺，于理不顺，姑念国戚，免提。袁达不该鲁莽，打伤邹府多人，罚俸三月。”当下朝散。

却说邹忌回府大怒，只是恨孙臧不过，即唤大国舅邹纲出来，吩咐道：“我如今预备黄金五百两、锦帛一百端、八卦冠一顶、白玉带一条，打发你

合卺(j n, 音紧)——卺, 结婚时用的酒器。合卺为旧时夫妇成婚时的一种仪式。

往魏邦，悄悄送与驸马庞涓，可对他说：‘前日我齐国卜商来进茶，盗了孙臆回齐同，擒九曜山强盗袁达有功，朝廷封他为调兵军师、大元帅、南平郡王。孙臆倚恃功高望重，侵夺众臣之权，把满朝臣子百般轻视。我父亲心甚不服，好生着恼。特着我来相约驸马，及早领兵到齐，里应外合，擒拿孙臆，奉献台前，与齐国君臣除害。’”

邹纲听了父亲话，遂备礼物，即日离府，旬日间，已到官梁城，来到庞驸马门首，将那些礼物一并送进去。庞涓见帖上写着齐国邹忌名字，又送许多礼物，不知何故，遂请入府相见。礼毕坐下，庞涓问道：“大人今日光降敝邑，蒙赐盛礼，有何见教？”邹纲道：“某邹纲，乃齐国太师邹忌之子。今奉父命，特来报一个信息与驸马知道。”庞涓道：“国舅大人所报何信？”邹纲就将父亲吩咐言语一一说了一遍。庞涓听说，呆了一会道：“国舅大人，孙臆当日被卜子夏盗出东门，我即领兵出城追赶，他双脚行走不动，已死在水池内，我亲眼见来。怎么你齐邦又有孙臆？”邹纲道：“此人曾习学于鬼谷，变幻非常，那死在水池中必是假的。”庞涓道：“既如此说，我又中他计了。”遂吩咐整酒款待邹纲，邹纲饮至数巡，又与庞涓说了些话，无非要他早早领兵到齐，好里应外合的话。须臾席散，邹纲作别起身，庞涓作揖称谢，收了四色礼物，竟没一件报答。

次日，庞涓进朝，奏与魏王道：“臣访得当初齐国卜商来进茶，把孙臆盗去。齐王因他收袁达有功，封他调兵军师、大元帅、南平郡王之职。不料孙臆倚恃高官，欺侮大臣，甚与众文武不和。古云：‘先下手为强。’为今之计，可乘其与众不和，待臣领兵先伐之，省得明日使他领兵伐魏。”魏王道：“前日驸马曾赶孙臆，被你追赶紧急，投入水池内死了，今日怎又会活？”庞涓道：“原来那死的不是真孙臆，是他用法做一个假的。”魏王道：“既然如此，你且领五万人马，用心前去。取胜回来，寡人幸也。”庞涓辞魏王出朝，点起五万人马，即日登程。

行了数日，探马来报：不能前进，前面是赵国地方百翎关了。庞涓吩咐军士叫开门，借路行军过去，一则伐齐，二则挟制赵邦。众军士来到关前，高声大叫：“开关！魏国武音君领兵伐齐，借路行军。”把关小校忙报管关太守蔺相如知道。蔺相如大惊道：“这厮惫赖，既要领兵伐齐，自有往齐道路。今从我这里经过，分明是枉言伐齐，挟制赵国，好生无理！”当有副将廉刚，系廉颇之子，近前说道：“庞涓领兵伐齐，齐国有孙臆神运奇妙，必致大败而回，待他败回之时，往别路回国就罢了，若依旧要从我这里经过，那时将关门紧闭，挡他去路，不要放他便了。”蔺相如道：“有理。”吩咐把关头目开关，放魏兵过去。

须臾开关，庞涓带领人马过去。前军行到三岔路，是两条大路，一条通齐邦，一条通燕邦。庞涓问哨马道：“此去齐邦路近，燕邦路近？”哨马道：“燕邦近。”庞涓道：“既如此，吩咐人马趲入燕邦，先伐燕，后代齐。”众军得令，一齐向燕邦去。此是庞涓指齐挟赵伐燕的主意。前军行到古咸林，见前面有座庄院，庞涓传令人马扎住：“这是我冤家的所在，了当他再去。”众军一齐扎住。不知是哪个冤家？怎生“了当”？再听下回分解。

惫（bèi，音备）赖——耍无赖。

第十四回 廉刚命丧百翎关 庞涓身浸渭河水

原来古咸林地方，是孙操的住所。庞涓吩咐众军把庄院围了，庄上人役，不论男女老幼，尽皆杀死，放火烧毁庄院，趲军又进。

行到幽州城，扎下营寨，巡城官知庞涓兵到，即忙入朝，报与燕王知道。燕王大惊道：“兵临城下，其势甚危，怎生退敌？”驸马孙操，带孙龙、孙虎近前奏道：“臣父子三人愿领兵去，只乞我王修一道表章，与臣大孩儿孙龙收执。此去得胜回来，自不必说，如不得胜，就着孙龙奔到齐邦借兵救应。”燕王准奏，即修表章，付与孙龙，藏在身边。

孙操父子三人，辞别燕王出朝，领一支人马出城应战。庞涓闻报，即上马出阵。孙操大喝道：“庞涓！无故领兵侵伐吾境，是何道理？”庞涓道：“早早快纳降表，免汝一死。”孙操大怒，率孙龙、孙虎一齐杀来。庞涓举刀迎敌，大战四十余合，孙操料不能胜，与子孙虎回马飞奔入城。孙龙一骑马，径往齐国取救，庞涓得胜回营。那孙操入城，启奏燕王说：“臣领兵出城，与庞涓交战四十余合，不能取胜，已遣孙龙往齐邦取救去了，如今快把城门紧闭，调兵防守，以待救兵。”燕王准奏，就着孙操调兵防守不提。

且说孙龙不分昼夜，奔入临淄城，直至朝门下马。黄门官入朝启奏：“燕邦使臣朝见。”齐王命宣进来。孙龙行至驾前，奏道：“臣燕国驸马孙操之子孙龙。奉燕王表章，特来见驾。因魏国庞涓带领人马，指齐挟赵伐燕，兵屯幽州城外，本国将寡兵微，难以御敌。特着臣来，望我王借一支兵前去救危。”齐王览表章毕，打发孙龙到光禄寺用茶饭，遂差官宣南平王孙臧入朝。

孙臧闻召，即忙至驾前。齐王道：“孙先生，魏国庞涓领兵，指齐挟赵伐燕，屯兵幽州城下，汝兄孙龙特来借兵救应。”孙臧道：“臣兄孙龙在于何处？”齐王即宣孙龙与孙臧相会。弟兄二人多年不见，忽然相会，不胜之喜。齐王道：“孙先生，如今魏兵侵伐燕邦，怎生处置？”孙臧道：“臣想庞涓屯兵在彼，臣若领兵前去，两家人马作践幽州，伤害百姓生灵，实为不便。臣今统兵直到宜梁伐魏，料魏国无人，必取庞涓兵回。那时蹂躏魏国地方，不致伤残燕邦百姓。”齐王道：“先生妙算极当，及早发兵。”孙臧遂与鲁王领袁达、李牧、独孤陈、吴獬、马升、须文龙、须文虎七员大将，辞驾出朝。孙龙先别齐王，辞孙臧，径回燕国。

孙臧与鲁王带了诸将，点起三万人马，登时往魏。行了多日，早到了宜梁城，孙臧传令驻军，营安五座，帐列五花。鲁王与孙臧坐于中军，令人马围了各门，鸣锣擂鼓，喊杀连天。各门头目飞奔入朝，奏魏王道：“祸事到了！庞驸马领兵出去，只说伐齐，谁知指齐挟赵伐燕，将人马屯在燕邦，惹得齐国孙臧兴兵不计其数，把各门围住，即日攻打进城，势在燃眉，合当亟退。”魏王闻奏，大惊道：“庞涓好没来头！原说领兵伐齐，怎么指齐挟赵伐燕？这事怎解？”问众文武谁敢领兵迎敌？众官一齐奏道：“启上我王，那孙臧乃是鬼谷仙师徒弟，善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朝中除庞驸马，没个是他对手。为今之计，可速速差人到燕邦，宣取庞驸马统兵回来，庶几齐兵可退。”魏王听了，即着徐甲赍旨到燕邦，宣庞涓统兵回国。

徐甲领旨，登时上马出城，被袁达举起宣花斧上前挡住，大喝道：“哪里去的？”徐甲手中没甚器械，不敢与他争持，忙下马道：“奉魏王命，到

赍(j, 音基)旨——把君王的命令送给对方。

燕邦宣庞涓统兵回来。”袁达道：“既要取庞涓兵回，饶你性命，放你去教他及早回来，等俺爷和他厮杀。”徐甲满口答应，逃得性命，上马趲行、星夜奔至燕国幽州城下庞涓营中，把魏王旨意开读。庞涓闻得齐国孙臆领兵围了魏城，就问徐甲道：“既是我国被齐兵围了，难道朝中再无一将领兵退敌？”徐甲摇头道：“那孙臆法术精奇，剪草为马，撒豆成兵，朝中文武闻说孙臆哪个不心寒胆裂！除了驸马，没个是他对手。况且众文武都说你无故招此祸，一发没人出头。”庞涓道：“怎么是我招祸？”徐甲道：“不是你无故领兵出来指齐挟赵伐燕，焉致齐兵伐魏？”庞涓怒道：“待我回去退了齐兵，慢慢和那尸位素餐的讲理。”传令大小三军拔营回国。那些人马，听说拔营，一齐回旧路而走。

正行之间，哨马来报：前面百翎关了。徐甲对庞涓道：“百翎关是赵国地方，兵马往这里回去，一则惊动了赵国生灵，二来回国路远，又耽搁日子。”庞涓道：“不妨，还走原先的来路。若贪近往别路走，倒要使赵邦说被燕兵杀败，往别路逃回了。”吩咐众军：“去叫开关，说我要统兵回国。”前军赶到关前，厉声高叫，守关头目报与藺相如知道。藺相如不快活道：“这厮去打从这里过，来又打从这里过，明明欺挟我赵邦。”廉刚道：“庞涓此来，必被燕兵杀败，乘其兵疲将瘁之际，不要放他过去。待我领一队人马挡住，不许过关，教他往别路走。他若知趣走了别路便罢，将要过我百翎关，杀得他马败兵消，也见赵邦不受人挟制。”藺相如道：“此言有理。”

廉刚就点了万余精锐，披挂上马，大开关门，拥兵挡住。庞涓闻说关里杀出一支兵马，挡他归路，即传令暂且扎营在新河边道，遂自领前军杀到关口。庞涓大呼道：“快快开关，让我过去！”廉刚在关上叫道：“庞涓，你不要往这路走的好。若要我开关，过一个杀一个，只杀了你的狗命不足怜惜，可惜又要伤了魏国许多兵马。”气得庞涓两眼都脱出来，便叫兵士攻进关去，廉刚令人马一齐杀下，两军战了数合，廉刚力不能胜，拨马回关，被庞涓赶上，尽力一刀，把廉刚腰斩在地。其余兵卒杀损了一半，逃窜了一半。

此时天色将晚，庞涓取胜回营。徐甲道：“乘今日得胜，连晚可发兵进关去。”庞涓道：“有心耽搁，何在一晚，明早进关不迟。”当晚，卸甲解胄，营中大设酒筵，畅饮一回。及至酒罢，庞涓对徐甲道：“连日辛苦，今晚可睡早些，明日好趋兵回国。”徐甲道：“有理。”两人遂分营寝讫。

到了二更时分，只见燕国孙操父子三人，带领一支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来到新河边，刀斩枪刺，直杀奔魏营中来。金鼓齐鸣，喊声震地。魏营军士都在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黑夜无心战斗，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庞涓只闻得兵马劫营，也不知何处的兵马，带着瞌睡，唤起徐甲，带些小军，掣刀上马，一道烟便往前逃窜。孙操父子把庞涓人马三分之一中足杀散二分，天色未明，收拾人马回燕国去。次日清晨，庞涓聚集败残人马，探马来报，才晓得是孙操父子领兵劫营。庞涓顿足捶胸，心下思忖道：“怎么被孙操那厮杀坏了大半人马，有何面目去见魏王？”就令人马且屯在新河边，消停几日再去。是日，坐在营中纳闷，忽听得操琴之声远远而来，聆其音，甚是悠扬清逸。但觉：

巫山夜雨弦中起，湘水秋波指下生。

白壁黄金虽有价，高山流水少知音。

庞涓听了一会，就令军士去探听是哪里操琴。军士去了不多时，走来回道：“弹琴的是新河里一位先生。那先生青袍皂盖，羽扇纶巾、自驾一叶小舟，舟内放了一张条桌，桌上摆一炷香、一张琴、一卷书，从上流放下来了。”庞涓闻说，即忙出营，行到新河边观看。须臾，舟到岸边，先生把舟系了，取了那卷书，走上岸来。庞涓近前施礼，就邀先生入中军帐内坐下。庞涓问道：“先生尊姓大名，从哪里来？”先生道：“贫道姓肖，名古达，向从云梦山鬼谷仙师学道。敢问足下高姓尊名？”庞涓道：“我姓庞名涓，也是鬼谷仙师徒弟，一向在云梦山不曾与先生相会。”肖古达道：“我学道在前，你学道在后，如何能够会着？”庞涓道：“既然如此，先生是师兄，我是师弟了。请问师兄带的是什么书？”肖古达道：“这一卷是《七箭定喉书》，恐其遗失，所以带在身边。”庞涓道：“有甚么用处？”肖古达道：“内中是魔镇毒法，非寻常用得的。”庞涓道：“敢问师兄借瞧一瞧。”肖古达就把书递与庞涓。庞涓展开看了一遍，暗暗欢喜，想：“这书日后亦有用处，不要还他。”把书藏入袖内，又说些闲话。

古达告别，庞涓送到河边。古达暗想，这人好贪便宜，才得一刻之交，就把我《七箭定喉书》藏在袖中去，不说起还我，待我问他讨看，遂开口道：“大人，多劳相送。适把那卷书藏在袖中，如今可把还我。”庞涓道：“暂留在此，借我细看一看，另日奉还。”肖古达道：“说得好笑。从此一别，不知几时可会？你又不知我的去路，何处送书还我？”庞涓道：“也罢，你另日到我魏国，我就奉还。”古达道：“人说你雕心鹰爪，最多狡猾，话不虚传，我的书怎么就不肯还我？今舍与你罢从此以后不与你这歹人往来！”庞涓听骂个“雕心雁爪”，心下大恼，伸出手去要执古达，要望新河里掬去。原来肖古达身材虽小，甚有本事，将身一躲，反把庞涓领后紧紧抓住，把他捺在新河里。捺一会，又放起来，放起来，又捺下去，只有两个时辰，把庞涓淹得七死八活，撒在地上，肖古达遂乘舟而去。

庞涓披头散发，上下衣服浸得透湿，好似落汤鸡一样，打点走到舟里捉那古达，连那小舟通没影了，只得走回营来。徐甲道：“驸马浸坏了，肚里有水，快设法吐一吐。”庞涓坐在椅上，着军士把肚皮着实搓挪了一番，不多时，吐出两盆河水。徐甲道：“那书可曾还他去？”庞涓道：“为这本书险些送了性命，怎肯还他？”忙向袖中取出来，已结成一饼，莫想揭动一页，随即趁日色晒干了，遂拔营回朝。

却说鲁王、孙臆围住魏城不止一日，忽闻庞涓回来，遂仗剑在手，口诵灵文，望空喝：“退！”倏忽之间，四围兵马一个也不见。庞涓到宜梁城不见个兵卒，问徐甲道：“你说孙臆带领人马攻城，怎么一个也不见？”徐甲目定口呆，没得回答。庞涓笑道：“是了。他必是闻我统兵回来，恐被我杀败，不得取胜，随即收拾兵马逃回去了。”遂进宜染城，朝见魏王。魏王问道：“庞涓，你前日领兵伐齐，怎么指齐挟赵伐燕，致齐兵围城攻持多日，怎生退他？”庞涓道：“孙臆人马闻我回来，俱退多时了。”魏王道：“昨日还在此攻城，怎说退了多时？”庞涓道：“臣与徐甲回来，各门察探，莫说齐兵，连箭羽毛也不见一根，有甚齐兵在此攻城？”停了一会，只见各门来报：“齐兵四下攻城甚急，比前越发厉害。”魏王道：“你说没有齐兵攻城，怎么又有兵来？快去退了齐兵便罢，如退不得齐兵，斩首号令。”庞涓

道：“我王息怒，待臣定一个假途灭虢之计，立刻可退齐兵。”遂出朝回府。究竟不知用甚么计？怎生退得齐兵？再听下回分解。

假途灭虢（guó，音国）——春秋时，晋国假道于虞以灭虢。虞、虢，都是周时的诸侯国。

第十五回 赚齐师马安屈死 擒韩后袁达回营

却说庞涓回府，唤过家将马安，对他说道：“马安，我看你平日做事仔细，我今要差你到一个所在，你肯去么？”马安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怎的不去？”庞涓道：“先赏你一瓯酒吃，作上马杯。”叫家僮取酒与他。这马安平日最好吃酒，连忙接过就饮，一瓯一气而下，正要饮第二瓯，一交跌翻在地，只见七孔流血，登时“呜呼尚飡”了。你道这酒如何这样厉害？原来不是好酒，是个药酒。庞涓药死马安，因马安与庞涓面貌相似，没奈何要成假途灭虢之计，故把他药死。随即取了首级，着家将何茂才用枪头挑了，吩咐如此如此。

茂才领命，把枪头挑着马安首级，上城高叫道：“齐国军士听着！我魏王本不准领兵伐齐，他不遵王命，指齐挟赵伐燕，魏王大怒，取回庞涓，斩首在此，请鲁王与孙先生出来奉献首级。”齐国军士忙报于中军。鲁王跟孙臆闻报，即上马来到城下，问：“什么人？”城上何茂才道：“庞涓不遵王命，领兵指齐挟赵代燕，魏王特斩首级奉献在此。”孙臆冷笑道：“我与庞涓有刎足之仇，没有追命之仇，早知魏王要斩庞涓，何不绑出来，只刎了双足便罢了，何必定取其首。既如此，吩咐打起回军旗号。”何茂才见了，回复庞涓道：“齐兵已打回军旗号去了。”庞涓大喜，即入朝见魏王奏道：“臣用假途灭虢之计，哄孙臆退去。料孙臆此去无甚防备，臣今领一支兵，连夜起兵劫取营寨，务要取胜回朝。”魏王准奏。庞涓即带一支人马，随后追赶。

且说孙臆回兵，行了一日，扎下营寨。知庞涓有家将马安与庞涓面貌一样，被他害死，取其首级，哄我们退兵。他连夜必领兵来劫我营寨。遂吩咐众将扎下空营，各各领兵，四面埋伏，待庞涓劫营之时，听号炮一响，伏兵四起，一齐杀至。众将各各遵今而行。到了二更时分，庞涓领兵追到，一齐大喊，杀进齐营，不见一个人马。庞涓已知中计，急令退兵。忽一声炮响，齐国伏兵四起，杀得那魏国人马无心抵敌，只顾乱逃，被齐国兵将杀得罄尽，单单走了一个庞涓。

庞涓逃回宜梁，进朝见魏王奏道：“臣该万死！臣领兵去劫齐营，不知是谁走漏消息，反中了孙臆之计，并折了一支人马。”魏王大怒道：“你干的好事！一味胡言乱语，逞勇夸强。若不看公主面上，把你碎尸万块。”庞涓叩首道：“臣该万死。望我王赦宥。”

忽各门又报入朝道：“齐国兵马复来攻城：势甚逼促。”魏王又着一惊，众文武上前奏道：“齐兵乍去复来，其机莫测，但本国兵微将寡，实难抵敌。臣等想借别邦人马，庶几可退齐兵。”魏王依奏，即修书二封。一封着徐甲带到秦国借兵，一封着侯婴带到韩国借兵。二臣领旨出城，被齐将挡住，大喝道：“那厮何处去？”二臣道：“某奉王命，差往秦国、韩国借兵。”齐将道：“本待杀你，只说我怯你借兵，放你快去，速去，速去！”二臣遂分路而行。

且说徐甲到秦国，其日秦王升殿，黄门启奏：“魏国使臣候旨见驾。”秦王令宣进来。徐甲入朝，高呼礼拜。秦王问道：“魏国使臣到此何干？”徐甲道：“魏臣徐甲，奉主命赍书献上。今因齐兵攻伐魏城，危在旦夕。本国将寡兵微，不能御敌，望大王开恩，遣兵救魏破齐。”秦王取书开看，欣然允诺，着近臣送徐甲光禄寺茶饭，遂命武安君白起领兵救魏。

白起领旨出朝，正点人马，恰好徐甲也入朝辞谢，遂同白起带了一万精

锐，望魏进发，不分晓夜，赶到宜梁城下。原来孙臧早已知道白起兵来，用遁甲之法，把齐兵先通遁了，不露一些踪影。白起来到城下，不见齐兵，差哨马四围打探，绝无影子，遂问徐甲道：“齐兵并没一个，又不见屯在何处，恁般孟浪，来问我王借兵。”徐甲道：“大人说哪里话。逐日喊声连天，攻城搦战，因本邦缺少人马出敌，故到你秦邦求援，怎说没有齐兵，孟浪来借？”二人遂进城，把兵马屯在演武场。

白起入朝，参见魏王道：“臣秦国武安君白起，困大王遣使入秦借兵，寡君差臣领兵前来助魏破齐。适到城下，不见一个齐兵，不知大王借兵何用？”魏王道：“今日齐兵早间还在此攻城，怎说没有？这必是孙臧用甚妖术遮掩过了，所以将军不见有齐兵。今请将军到金亭馆驿暂停战马，待再报来，借重分兵一退。”遂令设宴在驿中，遣徐甲陪宴。自此，白起在驿中半个多月，凡军马费用，俱是魏王供给，礼意甚厚，指望留他退了齐兵。谁料齐兵绝不发动，白起甚不过意，来辞魏王，领兵回国。魏王道：“空劳将军跋涉一番，怎么处？”即命近侍取绫锦缎帛、路费釜银，犒劳武安君回秦。

白起辞别出朝，赳出西门，统兵行了五十里，只见齐兵仍复鸣锣擂鼓，喊杀攻城。各门头目又飞报魏王，魏王急差徐甲追赶白起回兵。徐甲领命，上马登程，看看赶上，高声大叫道：“武安君大人，请再领兵转来，齐兵又攻城了。”白起闻说，引兵复回宜梁，及至城下，齐兵又都不见。白起道：“徐大人，你说齐兵又来攻城。我今领兵转来，齐兵又没一个，怎么说？”徐甲无言可答。二人复入城见魏王。白起道：“臣兵马已回多路，见徐先生追赶，说齐兵又来攻城，人到城下，又不见一骑，何也？”魏王笑道：“不是哄将军回来，其实齐兵又攻城是真。如今屈将军在金亭馆驿再住几时，看个下落回国便了。”白起只得又在驿中住下。

此时，孙臧在营中悄悄唤过袁达、李牧、独孤陈，吩咐领一支兵，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三将得令，领兵出营而去。

且说白起在驿中又住了一个多月，不见动静，心中好不耐烦，次早来辞魏王，必要回国。魏王见白起决意要回，便说道：“难为将军去而复来，受了许多风霜劳苦，寡人甚不过意。”遂令近侍多取金银彩缎，送武安君起程。庞涓站在驾前，自言自语道：“什么借兵！借来不曾出得一力，成得一功，倒诳了许多东西去。”白起气得心中大恼，暗想：“这厮与孙臧结下深仇。本是魏王差官到秦国借兵，怎说我诳了许多东西？罢，罢！这次就有兵杀入城，也不来救了。”遂辞魏王上马而去。

到次日，齐兵又来攻城。孙臧令军中，这次若有人马出城，不可放走。且说魏王又见各门头目来报：“齐兵又攻城了。”又差徐甲追赶白起兵回。徐甲出城，被齐将挡住，不能前进，只得入城回复魏王。魏王吩咐众将把各门紧闭，用心防守不提。

说那白起统兵回秦，行到黑峰山，听得一声锣响，闪出一个山王，领一队喽啰在前挡路，大喝道：“快留下买路钱！”白起道：“吾乃秦国武安君白起，谁不知我威名！有什么买路钱与你！”山王道：“不管官兵官将，通是要的。”白起大怒，抡刀砍来，山王举斧劈去。两个战了十余合，不分胜负，忽听得马后一声锣响，又见两个山王，领无数人马，把魏国赐白起的绫锦缎帛、金银路费，一并劫去。

白起顾前不能，顾后不得，策马向一条斜路就走。山王高叫道：“白将军不要走！我不是强人，乃齐将袁达、独孤陈、李牧，奉孙军师命来说。向

日蒙将军到魏请孙军师，非军师不肯投秦，因千日灾难未滿，不好脱身。后遇齐国卜大夫茶车之便，彼时灾晦已滿，所以乘便一同入齐，拜复将军休怪。”白起听了这话、苦笑几声，带领人马径回本国。袁达、李牧、独孤陈收集人马回返宜梁。鲁王、孙臧大喜，把夺来物件赏与有功军士，设宴庆贺。诗曰：

玳筵开处集群雄，击石鸣金乐甚融。

案设嘉肴食若雨，觞备美酒饮如虹。

纷纷甲士欢声涌，个个将官侠气洪。

又见传烽营外至，仁看虎将奏肤功。

宴饮中间，哨马报入军中说：“今有韩昭王正宫娘娘，是魏王的亲妹，名唤魏阳公主，带领人马助魏，屯营在宜梁城北，相隔七八里之地。”孙臧闻言，就令李牧领兵迎敌。李牧得令，领兵到阵前讨战。韩国哨马入营报知娘娘。娘娘着张奢出兵接战。张奢得令，领兵出阵，通问姓名，两家放马大战。战了二十余合，张奢力怯，败阵回营。李牧大捷，鸣金收兵，回复鲁王、孙臧，陈说大捷情形。鲁王与孙臧大喜，设宴庆功。那张奢战败回营，见娘娘道：“齐将李牧甚是骁勇，臣被他杀败，戴罪回营。”娘娘大恼道：“这厮无用，失了锐气。我明日亲自出阵，获个全胜。”

到了次日，韩国娘娘果然亲自披挂上马，到齐营搦战。齐国哨马飞报入营，说韩国娘娘领兵营前讨战。孙臧唤袁达近前，俯耳低言如此如此。袁达得令，遂领兵出迎。两下不通姓名，放马就杀，战不数合，袁达卖个破绽，把韩娘娘擒过马，飞奔回营。孙臧闻娘娘被擒回营，忙出迎接道：“娘娘，臣不知是御驾亲征，冒犯天威，臣该万死。”遂喝袁达道：“你这村夫！擒人不审来的好歹，擒了便走，如此粗鲁，却教娘娘受惊。”叫左右：“把这厮拿了，好正军法。”娘娘道：“先生怎归罪于他？夺江山、争世界，正该如此尽忠，哪里顺得人情，不要难为他。”孙臧道：“娘娘今回讨饶，且饶这次。”着袁达过来请罪。

袁达向娘娘叩头谢罪出营。孙臧道：“请问娘娘为何亲自领兵到此？”娘娘道：“先生，我与魏王有至亲之份，因他来回我韩邦借兵，岂可坐视其急？以此亲自领兵而来。”孙臧道：“臣与魏王原没仇怨，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娘娘问道：“何为刎足之仇？”孙臧就把前后之事一一启奏。娘娘道：“如此说，却是庞驸马立心太毒了。”孙臧道：“庞涓雕心鹰爪，拨乱朝纲。魏王有眼不识，反做好人看承。臣如今要魏王把他送出来，等臣刎了他双足，臣就退兵。”娘娘道：“原来先生之意为庞涓之仇未释，等我面奏魏王，替先生解冤。”孙臧道：“多谢娘娘。”

娘娘就辞孙臧，入宜梁城朝见魏王。魏王大喜。娘娘道：“闻命到我邦借兵，以此亲自领兵攻齐，不料军败，身陷齐营。孙臧闻知我是韩国正宫，十分恭敬。他诉说原与魏王无甚仇隙，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只要我王把庞涓绑出城去，也把他刎了双足，就退兵去。”庞涓在旁见说，忙近前奏道：“韩国娘娘乃我王御妹，既然身陷齐营，就当以死为顺，怎么倒为孙臧巧言乱诉，想是娘娘爱他阴阳法，稍有弃魏通齐之意。”魏王听了庞涓谗言，登时变脸，把娘娘抢白一场。娘娘香腮坠泪，心中大恼，无言抵答，即辞别出城，到齐营，把魏王听信谗言的话回复孙臧，即时领兵径回韩国。孙臧见两国救兵俱去，遂令众军攻城。魏王闻知，无计可施。忽有一官奏道：“我王

勿忧，臣有退齐的妙法。”不知这官是哪一个，有甚么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驾席云冯 绝技 私金市邹忌谗言

话说那官不是别人，就是驸马庞涓，上前奏魏王道：“我王不必烦恼，臣前者在幽州回来途中遇一先生，授臣一卷魔镇之书，不曾亲试。那书不验便罢，如果有验，定教孙臆七日就死。”魏王问道：“那是什么书？”庞涓道：“名为《七箭定喉书》。人生七窍而生，灾随七日而灭。设迷魂之局，依法布置，其人七日遂死。”魏王道：“卿既得这异书，怎不早用？今快把他性命断送罢。”庞涓道：“臣回去，今晚就试。”遂辞魏王回府，唤家将何茂才到花园里扎缚了个草人，似孙臆模样，也刖了双足，写下生年月日，藏于草人腹内，供养家庙堂边。准备一张桃木弓，七枝桃木箭，七窍下点了七盏灯，心头一盏为定心灯，面前摆下香案，明灯亮烛，设几品祭献之物。三更时分，庞涓入园展开书，依着内中法语念诵一遍，扯开桃木弓，搭上桃木箭，对着左眼上一箭，正把左眼上那盏灯吹灭了。

说那孙臆在营中，忽然大叫道：“不好了！左眼着了一箭，顷刻无光，视物不明了。”鲁王大惊，问道：“先生怎么遇了一箭？”孙臆道：“臣的死计，在世只有七日活了。”鲁王道：“怎么如此厉害！先生可有法解么？”孙臆道：“中了此计，再无解救之法。”鲁王不胜烦恼。诗曰：

运筹帷幄借双瞳，奚暇频将智虑攻？
默地有人施巧计，左眸自觉电光朦。
欲寻仙疗丹犹少，思觅神施术尚穷。
剩有主吟和士怨，坐虞天殒将星雄。

次早，庞涓上城观看，见齐兵攻城之势比昨懈怠一半。庞涓暗喜，遂入朝见魏王道：“臣昨晚把七箭定喉书试验，将他左眼射了一箭，今日齐兵攻城果就懈怠许多，不比昨日。今晚射他的右眼，明日、后日射他两耳，渐渐射完口、鼻，第七日照心一箭，就了当他性命。”魏王大喜。

“庞涓退朝回来，三更时分，又到花园，向草人面前点起香烛，展开书，依着法咒宣诵一遍，扯开桃木弓，搭上桃木箭，对着草人右眼一箭射去，又把右眼下一盏灯吹灭了。只见孙臆在营中又大叫：“不好！右眼又中了一箭。如今双瞽了，怎生是好？”诗曰：

乍道先生蔽左睛，尚教愁绝气难平。
如何再聘宵人志，直令全成瞽者形。
指发空增奸意毒，捉刀不觉愤心生。
行将书个求痊策，觅取良医入柳营。

鲁王见事势不好，慌张道：“这事怎么处？”孙臆道：“殿下，臣如今在世只有五日了。”鲁王道：“这等厉害！先生可有这卷书么？”孙臆摇头道：“没有。臣因此书大损阴鹭，所以当初不去习学，不知鬼谷师父甚么缘故，倒传与庞涓那厮。”鲁王甚不乐意。

次日，庞涓又上城观看齐兵攻城之势，只见个个心灰意懒，俱无战斗之意，随即入朝奏魏王道：“臣昨晚又射伤孙臆右眼，今早上城，看齐兵各无战斗之志。再待五日，孙臆必死，我王万年洪基无虑矣。”魏王掀髯大悦道：“卿宜用心行事，只要除得孙臆，从新再立起大言牌来。”君臣大喜，不在话下。

再说鲁王与众将因孙臆误中死局，无计可施，伤感不已。忽旗牌官报道：“孟尝君来了。”孟尝君，即田文。鲁王出营迎接，至营中施礼叙坐。孟尝

君道：“朝廷命我赍山羊御酒，到营庆贺。”鲁王叹道：“不幸国家无福，孙军师中了庞涓魔镇，损了双目，死在旦夕。”孟尝君吃惊道：“怎么好！我且站他面前，试他认得我么？”遂走到孙臆面前。鲁王道：“孙先生，面前站的是谁？”孙臆叫苦道：“两目俱不见了，怎么认得人！”孟尝君道：“孙先生，朝廷差我赍山羊御酒来庆贺。”孙臆道：“你是哪个？”孟尝君道：“我是孟尝召田文。”孙臆道：“原来是殿下。臣不幸遭此魔镇，双目不明，有失迎接，万乞恕罪，但臣之命只有五日活在世间了。”孟尝君道：“先生怎知道活不长久？”孙臆道：“殿下，那书名《七箭定喉书》，先将臣双目射坏，渐次射到两耳口鼻。第七日照心一箭，命即休矣！”孟尝君道：“先生既知此法，何不速救？”孙臆道：“救不得了。”孟尝君问：“怎救不得？”孙臆道：“这个要救，别的都不能为，除非会腾云驾雾者，方才救得。”孟尝君道：“先生势在急迫，可速出榜文四下张挂，如有会腾云驾雾者，救好先生，千金赏、万户侯，决不虚谬。”孙臆道：“既如此说，作速写榜文张挂。”遂着吴獬写道：

大齐南平王孙臆，猥以折冲，任职劬劳，恐怠臣工，军国经心，贡办忧革。主眷既担万钧之重，旋失双目之明，是以求彼良医，疗兹异疾。愿招俊彦，须怀指日之能；得保微躯，必借蹑云之技。设回光在须臾之顷，始慰望电。倘拯患于危急之间，庶欣瞻鹄。当出黄金之重赏，奚惜候秩之加封。须至榜者。右榜谕众通和。

才挂榜文，就有个人来取了，这人就是孟尝君门下三千食客中的冯谖。军士报入营说：“有个冯谖，取了榜文。”鲁王即召入营，问道：“你会腾云驾雾么？”冯谖道：“臣会得。”孙臆问道：“会驾什么云？”冯谖道：“会驾席云。”孙臆道：“只怕席云起不甚高。”冯谖道：“有二三十丈高。”孙臆道：“既驾起有此高，你今晚观了方向，悄悄到庞涓后花园中家庙堂左右，寻着他魔镇的所在，有一个草人，可如此如此，回来重重赏你。”

冯谖领命，向晚出营，到荒郊地上铺一领斜席坐下，口中念词，一手捻诀，一手招风，不多时，起在空中。四下一瞧，看见庞涓花园，坠云而下，果见家庙堂边摆着香案，供着个草人。那草人身上点着七盏灯，五盏点着的，两盏吹灭的。桌上摆着一卷书，一张桃木弓，五枝桃木箭，摆列几品祭物，冯谖先把祭物吃了，就放出草人眼中两枝箭，仍复点明眼下两盏灯，遂把那卷书并弓箭草人收拾一处，点着火烧了。只见孙臆在营里蓦地叫声：“好了！”两目依旧明亮，视物如初了。鲁王与孟尝君众人皆大喜。那冯谖在庞涓花园烧了魔镇之物，依旧驾起席云回到齐营，径入中军参见二王与孙臆。孙臆道：“生受你救我一命，将什么报你？”孟尝君笑道：“先生说哪里话。古云：‘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是我们下的客，应该报效朝廷。先生怎说这话！”孙臆就将齐王赏来的金银币帛、山羊御酒赏冯谖，冯谖拜谢而去，不在话下。

再说庞涓至三更时候，来到后花园中，打点作法，猛然不见了草人，桌上密书、弓箭连祭物通没有了。庞涓十分惊讶，满地寻着，止见一堆灰在地上。庞涓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道：“古怪！花园中谁人进来？前后门俱是封锁好的，什么人把这物件通烧毁了，这事怎好？”次早，庞涓入朝启奏道：“臣该万死！摆下魔镇之物并一卷《七箭定喉书》，昨夜不知是谁潜入花园，放火通烧毁了。”魏王闻言大恼道：“这厮不堪重用，岂是栋梁之器，逐日胡言哄奏寡人，如今连书通说没了。”言未毕，各门头目报：“齐师今日攻

劬（qú，音渠）劳——劳累，劳苦。

城势甚汹涌。”魏王对庞涓道：“你如今怎么说！”庞涓道：“不干臣事。这刀兵不是臣惹来的，都是主公自招其祸。”魏王道：“怎是我惹来的刀兵？”庞涓道：“主公当初在齐时节，许了齐王辟尘珠，不与潜回。今日兵端，实由兹招。如今主公要刀兵宁静，甚是不难。可修一道降表，将辟尘珠进与齐王，他自然取兵回去，我国立见太平。”魏王被庞涓一片饰辞说没了主意，只得允奏。即时修下降表，取辟尘珠用金盘盛了，着徐甲资送入齐。徐甲领旨出朝。庞涓密地唤何茂才到府吩咐道：“请徐先生顺便替我带千两黄金买嘱邹太师，教他在齐王驾前善用一言，取回孙臧人马。”徐甲领命，遂自往齐邦。

孙臧在营中，屈指寻文，对鲁王道：“殿下，魏王差官进辟尘珠到我齐邦。庞涓将黄金千两买嘱邹太师，要他入见主公，取我兵回。”鲁王道：“既然如此，各门着人严守，但有人出城就教拿住，不放他去。”孙臧道：“这使不得。若进奉别国拿住不妨，进奉我国，拿住之时，朝廷知道，其罪非小。”鲁王依言不提。

且说徐甲出城，高叫：“齐兵让路，魏王差我入齐进奉。”众军士听说进奉齐邦，并不阻挡，竟放徐甲去了。旬日之间，徐甲进临淄城，先到太师府求见邹太师。邹忌闻魏国使臣求见，忙请进，施礼坐下，邹忌问道：“先生何求？”徐甲道：“某乃魏使徐甲，主命差遣进辟尘珠并降表与齐王。外庞驸马有黄金千两送与太师，要求太师于齐王驾前委婉善用一言，取回孙臧人马，足征雅爱。”邹忌看见千金，满面笑道：“驸马吩咐，敢不从命！厚礼权领，待明日先生进见齐王时，我从旁说几句话，彼兵必取回矣。”徐甲称谢，遂别太师出府，向驿中歇下。

次日，徐甲入朝进见。齐王问道：“哪国使臣，到此何干？”徐甲道：“魏臣徐甲，奉魏王命，进上降书与辟尘珠。”齐王大喜，唤近侍取辟尘珠上去，仔细一看，道：“寡人慕想多时，今日才得到手。”邹忌出班奏道：“启上我王，今魏国既遣使臣进辟尘珠，又纳降表，通其和好，我主该发一道旨意到宜梁，取孙臧兵回，一则两国谐和，二免伤残百姓。”齐王准奏，一面差金牌官赍旨到宜梁取孙臧兵回，一面赐徐甲蜀锦等物。徐甲辞谢齐王出朝，径回宜梁复旨不提。

却说孙臧与孟尝君、鲁王在宜梁城下，正打点攻城，忽金牌官赍旨令孙臧回军。鲁王、孟尝君、孙臧一齐接了旨意，不敢迟延，遂吩咐众军打起回军旗号，拔营而去。

一声令下，军马滔滔回转。行至三岔路口，一条路通齐邦，一条通韩国。孙臧对二王道：“且安营在此，令袁达等守着营寨，臣同二位殿下往韩国走一遭。当日承魏阳公主为臣奏魏王解冤，虽未有济，而一团美意不可不谢。臣今顺路去谢她一谢。”鲁王道：“说得有理。”

三人各乘马，带上数名军士进了韩城，朝前下马。黄门入奏：“齐国鲁王、孟尝君、孙臧军师朝前候旨。”韩王出朝迎接。迎至殿上，各见礼毕，韩王命近侍设锦墩赐坐。孙臧道：“向日蒙娘娘在魏，深知臣冤，为臣辩明，虽不得复仇，引兵回国，然臣受此恩，今特来酬谢。”韩王见说，叹了口气，满眼掉下泪来。孙臧问道：“我王为何伤感？”韩王道：“孙军师，寡人的正官与魏王是至亲之分。先前魏国来借兵，寡人打发张奢领兵入魏，不料正官为兄妹情分，要亲自提兵，去到魏国，反受庞涓一场呕气，回来不多时，身亡故了。”鲁王与孙臧听了，不胜悲悼，连叹数声。韩王吩咐排宴，款待

畅饮一番。

当下筵散，孙臧袖中取出一纸柬帖，递与韩王道：“这柬帖我王可收藏好，等闲不可打开，遇有急难之时，才可开看。”韩王接了道：“多谢军师救护。”三人遂辞韩王。韩王送出朝门，三人拜辞上车。

行至三岔路口，袁达等出营迎接。众军参见毕，即时令起军回朝。行了数日，到临淄城，同入朝朝见齐王。齐王大喜道：“孙军师，生受你为国费心。若非军师大力，怎得魏国进奉降表、献上辟尘珠。”孙臧道：“赖我王洪福，臣何功之有？”齐王就赐孙臧金帛御酒。其余众将，论功升赏，各各谢恩出朝。

孙臧回到南平府住了数月，一晚，在后园见本命星象吊下，吃了一惊。暗想：“我有三年不利，须要埋名诈死魔镇，方得安宁无事。”过数日，遂用入门遁法，假装得病危笃，差袁达入朝奏闻齐王道：“孙军师自从收兵回来，染成疯病，半身疼痛，久困不起，危在旦夕。特来奏主得知。”齐王闻奏，着太医官急去看治，速来回复。医官奉旨，同袁达入南平府去。毕竟不知太医官看出孙臧甚病，怎生回复齐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南平王埋名诈死 颜仲子观柬详诗

却说太医官奉齐王旨看孙臆病症，治有月余，汤药无效，愈加沉重。太医看了这个光景，料不能痊，只得复旨。齐王听了，十分烦闷。过了数日，孙臆唤袁达附耳低声嘱咐几句，遂用个纸人，口内生米七七四十九粒，念动六甲灵文，喝声：“变！”那纸人即变作孙臆一般，死于府内，停在前厅。满门恸哭。袁达入朝奏齐王道：“孙军师昨夜三更身故了。”齐王闻奏，着实一惊，止不住两眼流泪，吩咐众官休散，随寡人到南平府吊孙军师，众官领旨。

不多时，齐王摆驾至南平府，袁达领众将出来迎接。齐王入府，见了孙臆尸首，苦痛万状，众官亦悲悼不已。齐王传旨，将孙军师香汤沐浴，衣衾棺椁用王侯礼殡之，就把棺本停在中厅。齐王恸哭一番，起驾回朝，即着须文龙、须文虎一千传报各邦，说孙军师在日也曾替他各国分忧，收野龙袁达，今不幸身故，各国俱要差官吊孝。六员使臣领旨，各奔一邦，星夜前去。

六国闻知孙臆身故，秦遣白起入齐吊孝。白起到临淄城，向金亭馆驿中住下，待各国使臣齐到，一同朝见齐王。旬日之间，楚国黄歇、燕国孙操、韩国张奢、赵国廉颇、魏国朱亥陆续俱到，一齐入朝参见齐王。齐王道：“六国使臣，孙军师在日，也曾为各国分忧，今不幸身故，寡人带领汝等同到南平府吊孝。”遂吩咐近侍备办祭品、冥资等物，换了素衣编服。六国使臣随驾到南平府，袁达、李牧、独孤陈、吴獬、马升率领众将迎接。齐王入府，着近侍于军师灵柩前摆下祭奠之物。齐王吩咐各国使臣：“待寡人先行莫祀，然后六国进吊。”使臣领命。齐王行奠，命须文龙读祭文：

维大周天子十有九年秋八月朔起三日，齐王谨以少牢之礼，致奠于南平郡王孙伯龄先生之灵。曰：呜呼！先生名垂宇宙，功震乾坤。生于燕域，或时擅人杰之名；仕于齐都，几载著擎天之绩。谈行军于帷幄，神鬼震惊；展妙法于疆场，风云变色。宜功业日盛，享福无疆也！孰意运祚正开，泉台勿掩。将谋御侮，已惭识辨靴鱼；欲借张威，更愧技穷羽箭。寡人于此，鉴偃蹇而殒涕，顾只影而伤心矣。谨率六国之臣，奠祭于前。灵其有知，鉴此清筵。呜呼尚飨！

齐王奠毕，鲁王田忌上前，进酒三爵，泪落而行，赠挽诗一首云：

挂印三年国免忧，仗卿谋略压王侯。
金门峻险蛟龙畏，玉殿峥嵘虎豹愁。
架海金梁何这隐，擎天玉柱等闲休。
何从再见名贤出，永佑江山到白头。

鲁王奠毕，秦国白起上前祭奠，口称：“孙先生，挽诗一首，伏惟神鉴。”

结义投师已数年，为因失义起烽烟。
齐邦战斗皆因汝，魏国争持只恨涓。
战马衔冤埋野地，征人含冤丧黄泉。
休兵敛甲今朝始，各保江山过几年。

白起奠毕，楚国黄歇上前祭奠，口称：“孙先生，挽诗一首，惟神鉴之。”

楚国君臣慕大贤，欲求辅弼恨无缘。
名闻海宇犹山重，袖里乾坤不世传。

少（shào，音哨）牢——古时祭祀用的羊、豕。

辅弼——辅助。

詎料风霜凋玉树，却将遁甲秘黄泉。

一从神位归天后，不见龙争虎斗年。

黄歇莫毕，赵国廉颇拜奠道：“孙先生，吾赵国廉颇，指望先生为孩儿报仇，不意早升天界，实颇之不幸也。敬奉挽诗，伏惟神鉴。”

燕国生贤士，齐邦得巨臣。

结交逢逆贼，别足遇奸人。

积怨长谋战，成仇永不亲。

六国齐没福，英雄早为神。

廉颇莫毕，韩国张奢拜奠道：“孙先生，吾韩国张奢，指望先生替韩王娘娘复仇，孰意早升仙界。奉献挽诗于先生灵右，伏惟神鉴。”

午夜长星坠，贤人值此灾。

韩国魏阳死，齐邦孙臆埋。

干戈何日定，云雾几时开？

谁解生民厄，清平得遂怀。

张奢莫毕，燕邦孙操近前恸哭，焚香酌酒，口称：“三郎孙臆，吾是汝父孙操，奉燕王命差来祭奠，有挽诗一首，于灵座尚享。”

父子睽违已数年，詎知天意丧英贤。

齐邦失却干城将，燕国分离父母缘。

父哭亲儿寿短，母悲爱子身亡。

晓钟凉月思儿处，不见亲儿涕泪涟。

孙操莫毕，魏国朱亥拜奠道：“吾魏国朱亥，挽诗一首呈奠。”

神通天地产英贤，何事先生寿不全？

侥幸奸邪常在世，忠诚正直丧黄泉。

齐邦失却擎天柱，列国难留鲁仲连。

我亦幸为知己辈，惟将束帛献灵前。

六国使臣祭奠已毕，袁达、李牧、独孤陈上前祭奠，同奉挽诗一首：

追思昔日遇君侯，倾盖垂青破格留。

儿载同心谋国事，片时分手葬荒丘。

不禁痛哭西风惨，其奈悲歌济水秋。

空把宝刀频按取，无从再睹整兜鍪。

袁达、李牧、独孤陈莫毕，吴獬、马升近前拈香祭奠，同奉挽诗一首：

痛极还将宝剑看，当年千众聚蛇盘。

若非投顺来更张，安得标名署重官。

两意正期驱猛兽，一灵何事驾飞鸾。

可堪稽首辕门下，断尽肝肠两泪弹。

众祭奠完毕，齐王吩咐六国使臣且留在驿中住下，待来日孙先生出殡，

睽(kuí,音葵)违——违背,不和。典出《汉书 叙列》：“匡正睽违，激扬郁滞。”

詎(jù,音巨)知——怎么料到。

鲁仲连——齐人，亦称鲁连。其人有胆识，主正义，喜济困扶危，排难解纷。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坑赵降卒四十万；以后进围邯郸，形势危急。魏王派人劝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针对这种作法，分析了帝秦的危害。故有“鲁仲连义不帝秦”之美谈。

兜鍪(móu,音谋)——古代打仗时戴的盔。

鸾(luán,音峦)——旧时传说凤凰一类的鸟。

才可各回本国。众臣领命。齐王起驾回朝。

次日五鼓，齐王早朝，文武都素衣随驾，到南平府送孙臧棺木出西郊旷野安葬，又奠祭了一番，各各散回府而去。六国使臣来见齐王，辞回本国。齐王打发魏国朱亥先回去了，就对五国使臣道：“那朱亥是魏国人，因此打发他先回国，留汝等在此，要商量一句话。寡人想，孙先生死后，庞涓必要起兵战斗。若伐秦，各邦通要去助秦；伐燕，各邦通要去助燕；伐楚，都要去助楚；伐赵，都要去助赵；伐韩，都要去助韩；代齐，通要来助齐。同心戮力，不可爽信。”众使臣齐应说是。齐王吩咐光禄寺排宴于侧殿，与使臣饯饮。须臾饮罢，拜别齐王而去。诗曰：

致赠刚完礼有嘉，预令朱亥返轻车。

旋开别宴觞 群使，复命临歧约六家。

有难必须来共拯，无怨何惮不相遮。

金亭一饯俱归去，旌饰悠悠马践沙。

话表朱亥回到宜梁，入朝奏魏王道：“孙臧果然死了。臣在齐邦，与各国使臣跟同送殡落葬完备，各国使臣才散。”魏王大喜道：“死了这贼，我国才得太平。”庞涓见说，笑道：“孙臧，孙臧，你有许多妙算，如今也死在我眼里。”但心中转念，还不信孙臧真死，密密差人入齐探听，一个回来，又一个去，络绎不绝。倏忽过了三年，庞涓差人往来打听，绝无一些消息，竟信是真死。

一日，魏王设朝，庞涓奏道：“臣启我王，当初孙臧在日，我主把辟尘珠进与齐王，今孙臧已死三年，臣欲领兵代齐，复讨辟尘珠，乘时进取。平定六国，臣之志也，请旨裁夺。”魏王大悦，允奏。庞涓领旨辞朝，点齐十万人马，随即登程。

行到三岔路口，前军来报：一条路通齐，一条路通韩。庞涓问：“去齐邦近。去韩邦近？”军士答应：“去韩邦近。”庞涓令人马潜入韩邦，先伐韩，后代齐。

三军得令，望韩进发。兵马来韩城，扎下营寨。备门头目飞损入朝，讲魏国庞涓领兵征伐我国，扎营城下，势甚浩大。韩王大惊道：“寡人常想，没了孙臧，庞涓一定要起兵攻伐各国，不想倒先来伐我韩邦，如何是好？”即命张奢领兵出城迎敌。张奢领旨，随即披挂上马，统兵出城搦战。庞涓闻知，纵马出阵。二将各不通名道姓，就杀起来。两人战了三十余合，张奢大败逃走。庞涓乘势挥军大杀，把韩国人马杀死无数，得胜回营，不在话下。

且说张奢大败，逃走入城，朝见韩王道：“庞涓骁勇无敌，臣力不能胜，折兵数万之众，只得戴罪回朝。”韩王听了，愁眉紧锁道：“不要怪你，本国将寡兵微，不能取胜。这事怎解？”沉吟半晌，忽然说道：“寡人忘记了。昔日孙臧先生到我国来，留一柬帖与我，吩咐有难之时，教我打开来看。如今兵马临城，无人退敌，正是难了，且取柬帖开来瞧一瞧看。”遂令内侍向玉匣中取出柬帖，拆开看时，上写着四句云：

尚闻吾媳产婴孩，在路宾朋满月来。

齐至举盃无器皿，国朝一夕七王猜。

韩王看了，不能解说，遂问两班文武道：“这四句诗怎么说？”当时有大臣颜仲子把柬帖一看，奏道：“臣看这柬帖上分明是四句藏头诗。看来孙臧先

觞（shāng，音商）——古代饮酒用的器物。

生还不曾死，隐在齐邦。”韩王惊讶道：“藏头诗怎么解？”颜仲子道：“他暗藏四字。‘尚闻吾媳产婴孩，是个‘孙’字，‘在路宾朋满月来’是个‘蒧’字，‘齐至举盃无器皿’是个‘不’字，‘国朝一夕七王猜，是个‘死’字，藏着‘孙蒧不死’四个字。看每句头上一字，‘尚在齐国’。这是四明四暗藏头之诗也。”韩王道：“若得孙蒧果在，寡人无忧也。”宣张奢过来问道：“你当初在齐邦吊孝，齐王有甚话说？”张奢道：“齐王没甚话说，只吩咐今后若庞涓领兵伐秦，各邦都要助秦；伐楚，都要助楚；伐燕，都要助燕；伐韩，都要助韩；伐赵，都要助赵；伐齐，都要助齐。”韩王道：“怎得个能干的官，拿了这柬帖，星夜去到齐邦，问齐王借兵解难，兼访孙蒧消息。”遂回驾前有什么官肯到齐邦去走一遭，两班文武役一个回答。韩王连问数声，只见门边一个没样范的官儿应道：“臣愿到齐邦。”不知那官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张倩奴用风月赚 魏太子遭虎狼囚

你说那官是谁，乃教坊司乐官张肖简，年纪有七十岁，做事精细，语言伶俐。他见韩王问了几声，两班文武没个答应，遂上前应道：“臣愿去。”韩王道：“你年纪老大，只怕去不得。”张肖简道：“我主放心。古云：‘老当益壮’，管取不误事。”韩王道：“你既去得，好生收藏柬帖，往庞涓营前经过，须要谨慎，速去速来。”

张肖简领旨出朝，等到二更时分，带几个女乐，嘱咐停当，连夜赶出韩城。行到魏营门首，被一干夜巡军士把张肖简并几个女乐拿住，送进营内。庞涓正在中军帐观兵书，见巡夜军士把一干男女捉到，问道：“你等是什么样人，夤夜偷过营前，往哪里去？”张肖简道：“小人是教坊司张肖简，原是魏国人氏，向因齐兵临城，带众女乐到韩国避难。如今驸马爷伐韩；倘若城陷，不能全生，故此乘夜率众女乐复回宜梁。不期冒犯虎威，望乞饶命。”庞涓道：“你这干女乐有会唱的么？”张肖简指着一个道：“驸马爷，这个是我女儿，名唤倩奴，唱得绝好。”庞涓喜道：“你女儿既唱得好，教她过来。”张倩奴走近前，庞涓仔细一瞧，见她形容窈窕，体态妖娆，遂问道：“张倩奴，你父亲说你你会唱，可唱得么？”倩奴道：“奴家略晓一二。”庞涓道：“有什么新打的曲儿，唱个我听。”倩奴道：“奴家向日避难韩城，偶撰一套‘晓行避难’的曲子，不若就唱与驸马爷听。”庞涓道：“甚妙！”倩奴整顿珠喉，逗开檀口，唱道：

[正宫端正好] 趁良宵，离兰户；改宫妆，扮作村妹。思量欲奔出羊肠路，急煎煎怎趲金莲步。

[滚绣球] 哪顾得夜行时愁沾露，剪霜风，避无安处。望都城兵马喧呼，只得那锁愁云、迷冷雾，没定止孤单逆旅，乱纷纷两泪抛珠。好教我长辞金屋贮，轻别囊琴架上书，不由人感叹嗟吁。

[呆骨朵] 到如今无可奈何大涯去。向天涯有马无舆。空教人断楼头残梦五更钟，空教人帐花间离愁三月雨。谁惜怜，多娇女伴着衰年父。坐对云山愁杀人，恰便是折林巢，穷鸟苦。

[伴读书] 再休题当年趣，雪庭中裁诗絮，女伴儿水绿城南游聚，掷金钱斗草还歌舞。一时似有苍天妒，回首成虚。

[叨叨令] 因此上出危城，乘着天初曙，上浮桥，扶着亲爷渡。满衣衫尽被尘污住，掠云鬓没个梳儿与。忽听得呼噪声也么哥，忽听得吆喝声也么哥，早回头到辕门，那戈戟如云布。

[笑和尚] 唬、唬、唬，唬得人魂断送；惊、惊、惊，惊杀我心头兔；愁、愁、愁，愁杀人怕做了无头虏；操、操、操，操坏黄土；幸、幸、幸，幸怜吾；喜、喜、喜，喜唱出一段伤情曲。

驸马呵！

[鲍老儿] 但愿伊征战功成大丈夫，才好将名标天府。看千秋万古余，如碑石传芳誉。休道我怯怯娇娇、婷婷袅袅、喋喋蠕蠕，还劝你觞浮琥珀，剑横霜练，庞映氍毹。

[煞尾] 请看那冰轮儿刚沉到西，早东山上彩鸟过隙。这如水的韶光真可惧，堪

夤(yín，音银)夜——深夜。

珠喉——善歌者之喉，言其能宛转如珠之圆。

檀口——浅赭色的口唇。

怜我凄凉何地觅欢娱，特做个飘花逐水燕分雏。

庞涓听罢，喝彩不已，欲留倩奴在营侍酒，恐魏王知道不当稳便，便问张肖简道：“你如今果要往何处去？”张肖简道：“实回宜梁。”庞涓道：“我赏你路费五十两，你可带女儿回到宜梁，待我得胜回朝之日，可把倩奴送到我府中来，那时教你授个官职。”张肖简道：“多谢驸马，待班师回日，就把女儿送到府中。”便叫倩奴磕头谢了，带众女乐出营，暗想：“庞涓已中吾计。”遂趁月明之下，一齐趋行。天晓，拜了个相识人家，把女乐人都安顺了，星夜奔往齐邦而去。

却说孙臆埋名诈死，有府中后园侧首五间房屋，内明外暗，内设琴书香篆，逐日在内起居逍遥。两扇门儿紧紧关锁，钥匙不托与人，自己收管。三餐饮食。有其夫人苏氏与一随身使婢随时送奉。来时，轻轻把门叩三下，里面递出钥匙进去，出来依旧锁好，不令一个外人知觉，过了一个“此门不出”。

一日，夫人送茶饭与孙臆。孙臆道：“夫人，我三年的灾星已退，只且不要扬声于外，出去悄悄唤袁达进来见我，有紧要话吩咐。”苏夫人听说，出来着家僮与袁达说：“夫人有话吩咐。”不多时，袁达进见。夫人直引他到后园房里来见孙臆。袁达叩头道：“师父！奉命归隐三年，不敢泄漏，今日重喜得见师父。”孙臆道：“我三年灾晦已满，你可悄地去请鲁王来相见，我有话说。教他不要摆驾，恐防漏泄，只你跟随来罢。”

袁达领命，径到鲁王府中见鲁王道：“师父灾满，特着臣来请殿下相见。师父说恐有泄漏，不须摆驾，臣同随去。”鲁王即备马起身，袁达随驾来至南平府，引至后园与孙臆相见。鲁王道：“不睹仙颜，已别三载，今得聚首，不胜欣幸。”孙臆道：“臣因三载之灾，为此魔镇之法，今灾已脱，乃敢请见。臣昨夜观天象，庞涓已起兵指齐伐韩。臣向日曾有一柬帖奉与韩王，教他临难开拆。他如今一定差官就将柬帖封来，到我齐国借兵。朝廷必然宣殿下问臣消息，殿下只推不知，若十分要殿下探听，殿下可乞一道独角赦：如孙臆果死，缴赦复旨；如在，赦其虚妄之罪，才好同来面君。那时，臣就好与殿下兴师，臣要报刎足之仇也容易了。”鲁王道：“孤自有理会。”说话中间摆出筵席，两人畅饮一番而散。袁达依旧送鲁王回府不提。

再说张肖简待至临淄城，入朝参见齐王。齐王问：“哪国差来使臣？”张肖简道：“臣是韩国教坊司乐官张肖简，主命差来，当年鲁王与孙军师伐魏回军，特到韩邦。孙军师有个柬帖留与韩王，吩咐遇急难之时，方许开看。今魏邦庞涓领兵十万，指齐伐韩。韩王因开柬帖看时，上写着四句藏头诗，细详其意，孙军师尚在不死。况承大王当日有旨吩咐，不论庞涓领兵征伐哪国，各邦都要同去戮力，相助。一则寡君差臣求大王借兵解难，二则探听孙军师果在不在？”

齐王讨那柬帖上去看了一遍，不解其中字意，遂递与众文武看，问这四句藏头诗怎解？众文武通解不来。卜子夏接过手一读，便奏道：“臣看这四句藏头诗，包藏‘孙臆不死，尚在齐国’八字。若依这个柬帖，孙臆果不曾死，隐在本国。”齐王不信道：“岂有此理！寡人亲送入殓的，怎么说不曾死？”卜子夏道：“那死的或者又是个假的，主公其时亦难认。”齐王道：“既当初鲁王与孙臆同到韩邦，孙臆留下柬帖之时，鲁王必然目击，差近侍

灾晦（huì，音会）——灾难，晦气，不顺利。

戮（jù，音路）力——努力，尽力。

快宣鲁王来。”

少顷，鲁王来到。齐王问道：“御弟前年与孙臧同到韩邦，孙臧留下个柬帖与韩王，御弟曾见么？”鲁王道：“臣曾见来。孙臧留柬帖之时对韩王说：‘有难才可开看。’”齐王道：“那柬帖上写着四句藏头诗，包藏着‘孙臧不死，尚在齐国，八个字，如今在不在之故，御弟必然知道。”鲁王道：“臣又不谙阴阳，生死之事怎的得知？我王要访孙臧消息，待臣到南平府密访于孙夫人，存亡便知。”齐王道：“御弟可速去一访，就来回复。”鲁王道：“还有一说，乞我王与臣一道独角赦带在身边。此去访得孙臧实死，缴赦复旨；如访得不死，孙臧有诳君之罪，有赦在先，就好同来见驾。”齐王道：“得他果在，休说诳君，就有当死之罪，寡人亦尽赦之。”遂唤近侍取过文房四宝，御笔亲写一道赦书，付与鲁王。

鲁王辞驾，径入南平府，孙臧迎接，鲁王领旨入府，口称：“孙先生接旨。”孙臧命排香案，开读已毕，望阙谢了恩，再与鲁王见礼。孙臧道：“殿下，臣若在，庞涓一世不敢领兵出来，以此特掩过本命星，埋名诈死，赚他出来，传令二军，不可透露消息。庞涓若知臣在，他必逃窜回去，以后休说他出来了。”鲁王道：“孤知道了。”遂与孙臧入朝参见齐王。齐王大惊讶道：“孙军师，你已死了三年，怎么今日还在？”孙臧道：“臣该万死。臣与庞涓有刎足之仇，庞涓若知道臣在世，永不兴师出来，故此掩星诈死，哄他出兵。臣如今领兵救韩，不要扯臣旗号，只扯鲁王与袁达旗号，臣隐在营中，暗地调兵，自有处置。”齐王准奏，打发张肖简先回奏韩王。

鲁王与孙臧出朝，带了袁达、李牧、独孤陈、吴獬、马升、须文龙、须文虎等，点齐人马，随即起程。众军行到一个旷野之地，孙臧传令把人马屯在这里，差袁达、李牧、独孤陈三将领一支兵到前面东北方去，劫些粮草来饷军。

三将得令，领兵径往东北方走，行了二十里，远远望见旗幡招展，粮草无数，金鼓齐鸣，拥出一支兵来。袁达纵马追上，大喝道：“来将是谁？带这粮草要往哪里去？”一将应道：“吾乃魏王驾下之臣徐甲，朝廷差我保太子毕昌驾，送粮草到庞驸马营中的。”袁达见徐甲背后有个少年将官，绣甲锦袍，手执大刀，知是太子毕昌。袁达大喝道：“快把粮草尽行留下，放你去罢！”太子毕昌马上喝道：“胡说！朝廷粮草怎的为你劫去？”袁达道：“快留下便罢，不然教你两命尽丧吾手。”太子大怒，抡刀砍来。袁达举手来迎，两个交锋十数合，袁达舒过手抓住太子的狮鸾带，轻轻将他捉过马来，叫军士锁在囚车里。徐甲惊慌，只顾自己性命，飞奔逃回。李牧、独孤陈把魏国人马杀散，吩咐众军将粮草尽数抢了。三将收兵回营，参见鲁王与孙军师，将交战、擒获、抢夺之事述了一遍。鲁王、孙臧大喜，吩咐军士把魏太子毕昌锁禁后营，日给茶饭，待拿了庞涓，方放他回国。当下把粮草分给众军，传令起营。

且说徐甲逃回宜梁，入朝见魏王，就把粮草被劫、太子被擒细细奏了一遍。魏王大惊，吓得魂不附体。众文武奏道：“启上我王，这都是庞驸马不是。比如当初领兵去伐齐，他倒不伐齐，指齐挟赵伐燕，反惹刀兵临城，直待纳降表，进辟尘珠与齐王，方才息得征战。如今又说伐齐，他又不去伐齐，指齐代韩，不识何意？岂非庞驸马自招其祸？”魏王就差徐甲道：“寡人封一口剑与你，拿去交付庞涓。他若救得太子回朝，万事全休；救不得太子回

来，不必来见寡人，教他自裁 来报。”徐甲领旨，上马而去不提。

且说齐国兵马行到韩城，与庞涓营约有十里地安下营寨。孙臆遣袁达领兵征战，许败不许胜，差须文龙、须文虎执聚神旗站立营门料阵，见袁达败回，可把大旗连展三次，我在营中就好布法。二将得令，拿了聚神旗。三声炮响，袁达手执大斧，跨上龙驹，到魏营讨战。魏营哨马报入中军。庞涓闻知，领兵上马出阵。两家道下姓名，勒马交锋，大战三十余合。袁达诈败，拨马就走，庞涓在后紧追。须文龙、须文虎营前看见袁达败回，将聚神旗连展三次。孙臆在营中见了，口诵六甲灵文，左手仗剑，右手一抖空拂，喝声：“退！”顷刻间离了本营退去二十里地。庞涓领兵追上，砍倒旗杆，把齐兵混杀一阵，拥进齐营，将齐营灶头数上一数，共数得十万三千五百。庞涓道：“齐兵果然浩大，灶头也有十万三千五百，不知共有多少人马？”遂吩咐众兵俱到齐营屯下。

军士来报，徐甲到了，庞涓叫请进来。徐甲入营相见，施札坐下，就把太子被擒、粮草被动说了一遍。又道：“今主公大怒，封一口剑与我，教我付驸马。如救得太子回朝，许驸马见驾；如救不得太子回朝，差驸马受剑自尽。”庞涓见说，大惊道：“有这样事！我即领兵取救太子。”遂飞奔出营。未知能救得否？且听下回分解。

自裁——自杀。典出《汉书·贾谊传》：“其大有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第十九回 庞涓堕计诛皇甫张才错刺出齐营

话说庞涓领兵出营，排开阵势，着军士高叫：“快送太子出来！”孙臆闻知庞涓来讨太子，即吩咐吴獬、马升领兵迎敌，许败不许胜。

二将得令，领兵来到阵前。庞涓大喝道：“来将何名？”二将道：“吾乃鲁王麾下前部先锋吴獬、马升。你乃何名？”庞涓又喝道：“谁不知我魏国武音君！你如今快快送出魏太子便罢，若道半个‘不’字，教你齐国人马难逃一命。”吴獬道：“你不要妄想！我要拿得你来奏功！”庞涓大怒，把刀砍来，吴獬同马升齐用刀迎。三骑马足足战有五十余合，吴獬、马升诈败而走。

庞涓策马紧追，将近齐营。须家二将在齐营观见，把聚神旗展三次。孙臆在营中默念灵文，喝声：“退！”弃了前营，不觉又退二十里地。庞涓领兵赶上，砍倒帅字旗，把齐兵追杀一阵，乘势将人马在齐营屯下。再把齐营灶头细数一数，数得八万三千，暗喜道：“在先有十万三千五百兵，亏我两阵，杀死齐兵二万五百。”心欢意喜。

忽哨马来报：“营前有齐将领兵骂阵，旗号上大书‘齐国大将李牧’六字。”庞涓又领兵上马，出营临阵，各不通名，一场大战。战够多时，李牧虚晃一鞭，诈败便走，庞涓纵马追来。须文龙、须文虎在营前把聚神旗连展三次。孙臆营内又用缩地之法，口诵六甲灵文，喝声：“退！”须臾又退二十里。庞涓拥兵赶上，把齐国人马杀得尸倒满地，血流成河，又赶到齐营屯住。再将齐营灶头细数一数，只剩得五万一千。庞涓大喜道：“好了！连次杀败齐兵有五万二千五百了。”

看官，明说庞涓三番大胜，乃是三番大败。那齐兵一个也不曾动。你道那些杀的是什么？原来孙臆秘受三卷天书，八门遁法、六甲灵文，剪草为马，撒豆成兵，指云为雨。庞涓杀的齐兵通是假的，那真的莫想动了半个。

当时孙臆又遣独孤陈领兵搦战，许败不许胜。独孤陈得令，领兵到阵前，高叫：“庞涓快出来受降！”庞涓闻知，即领兵出营，高喝道：“快送魏太子出来，饶汝一死。”独孤陈不答，抡枪飞刺。交锋约有二十合，独孤陈诈败而走，庞涓领兵追赶。须家二将在营前见独孤陈败回，把手中聚神旗连展三次。孙臆营中念动真言，喝声：“退！”弃了本营，又退了二十里地。庞涓领兵赶上，乱杀一阵，又在齐营屯下。再把齐营灶头数一数，越发不多，刚刚剩得三万。庞涓大喜道：“不消再杀两阵，齐兵要收拾尽了。”

原来齐营灶头虽渐渐减少，一个齐兵也没有缺。孙臆用了缩地法，把庞涓看看赚至马陵道上。离不多路，孙臆悄悄唤须文龙、须文虎、吴獬、马升四将，各领精兵，于马陵道四面埋伏，又附耳低言，嘱咐一遍。四将得令，各各领兵向马陵而去。

再说庞涓在营中，正思忖要救太子回来，莫若再杀两阵。忽军士报入中军，说营前有一道人，身披黄衣，口称：“驸马爷招贤纳士，特来相谒。”庞涓道：“既是个道人打扮，又非凡品，快请进来！”道人闻请，步入中军，与庞涓相见，叙礼坐下。庞涓把道人一看，见他须分燕尾，鹗类鸱形，便问道：“先生尊姓大名？从何处来？”道人道：“小道乃黄伯阳先生之徒，复

马陵道——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马陵道路狭窄，路旁障碍极多，可以埋伏。马陵道，在今河北大名。

姓皇甫，名智，受得三卷天书，呼风唤雨，能使草木成阵，砂石成兵。驸马爷招贤纳士，特来相佐。”庞涓闻言甚喜，道：“先生既来相助，即有一事商量。今者，魏太子毕昌被齐将擒去，锁禁营中，几番力救，不能得出，未知先生有何妙策救得太子回朝？”皇甫智道：“小道此来，正为魏太子被擒，将欲拔刀相助。”庞涓道：“既得先生一臂之力，何愁太子不得还朝！”遂令左营住下。

且说孙臧坐在营中内看阴阳，指寻六甲，对鲁王道：“殿下，庞涓那里今角一个人，乃黄伯阳徒弟皇甫智，用得不好。虽不怕他什么行为，只是教这里要费了些日月工夫。”鲁王道：“先生如今怎么处置？”孙臧道：“臣如今先用一计，如计得成，太平无事，计若不成，烽烟大有。”遂写下一个帖儿，口诵灵文，望空一抛，叫声：“去！”一阵风起来，那帖儿直吹到庞涓中军帐里。庞涓正令军士至左营请皇甫智来议军情，只见个帖儿随风坠下，落在庞涓身边，取来一看，却是四句诗：

伯阳之徒皇甫智，熟演天书称绝世。

无心来助武音君，齐国差来追命使。

庞涓看了大惊，暗想：“他原来是齐营的细作，险些误用了他。今感得上天佑庇，降下帖儿示我，不然大势去矣。”军士请皇甫智刚入营中，庞涓登时咬牙怒目，拔出宝剑，走上前将皇甫智挥为两段。这边杀了皇甫智，那边孙臧早已知道，忙对鲁王说了，俱各欢喜，不在话下。

且说庞涓在营，唤过家将张才，悄悄说道：“张才，我要你往齐营做个细作，可去得么？”张才道：“去得，我专会打听军情。”庞涓道：“要你做细作，又要你做刺客。”张才道：“我的胆量至大，手足便捷，要去行刺，一发不难。”庞涓大喜，就向张才耳边低言说：如此如此，回来我重重赏你。张才应道：“小人晓得，到他营里，自会随机应变。”遂带了利刀，辞别庞涓出营，径到齐营来投鲁王麾下。

原来孙臧在营中，袖下阴阳，早知庞涓差张才为细作行刺之事，便对鲁王道：“殿下，庞涓那贼差张才来做细作，假以投顺为名，并访臣在不在消息，乘便就要行刺殿下，却务必提防着。”又吩咐各营军士：“但有人来访问孙军师在不在，可回复他说孙军师已死三年，哪里还有他！再问如今军内是谁发号施令，只说是个黄伯阳军师在内调兵，不可提起一个‘孙’字。如有不遵令说出孙臧者，立时腰斩示众。”满营军士莫敢不遵严令，一齐都把孙臧称为黄伯阳。

不多时，旗牌来报：“营门首有一壮士，说是魏国庞涓的家将，被庞涓鞭挞不过，愿来投顺。”鲁王道：“着他进来。”张才直到中军帐前，叩见鲁王。鲁王问道：“你是何处来的？”张才道：“大王，小人名唤张才，是庞驸马的家将。因日来庞驸马不惜士卒，轻则受鞭挞之苦，重则加诛戮之刑，难在他营服役，闻得大王爱惜士卒，为此特来麾下。”鲁王道：“你既来投我，不好就收你，且问军师黄伯阳该用不该用？”黄伯阳道：“看此人勇而多谋，我这里倒不可少，用了他罢。”鲁王就叫：“张才，你如今且在我麾下随军征讨，有功之日，加封官职。”张才叩头谢恩，出了中军帐，暗暗欢喜，想：“这厮性命合当休矣！”遂到各营打听孙臧消息。各营都说军师黄

细作——旧时军中侦探。

腰斩——古刑之一，将犯人从腰部斩为两截。

伯阳中军调兵设令，再不见有人提起个“孙”字。

一日，孙臆吩咐个心腹军士，扎缚两个草人，都有六尺长大。草人口内各放白米一撮，用猪尿胞盛血在内，将细绳扎住口，缚在草人喉下，一个像鲁王打扮，一个像军师打扮，俱穿戴冠服，坐在中军帐里。侧首点着明灯，壁衣内暗暗埋藏几个军士，做成活动关目，于暗中展拨，头目口手皆会转动。上首鲁王点头播脑，下首军师交头接耳，宛如活人谈话一般。孙臆口诵灵文，使中军内灯火或暗或明，遂与鲁王往后营藏避去了。

是时张才不睡，等到三更时分，躲入营中，向中军帐里一望，只见鲁王与黄伯阳对面而坐，在内设兵讲武。张才暗喜道：“这厮不知死活，这时候还在这里交头接耳，两人性命令晚不脱吾手了。”又走到近时一看，见两旁军士都已鼾然睡熟，左右又无近侍人役。张才向身边取出一口退毛利刀，悄入帐中，先望鲁王喉下一刀刺去，又把黄伯阳刺上一刀，两个登时倒地，鲜血淋漓。张才大喜，连夜脱身逃窜，回到魏营。天晓，入营来见庞涓，就把昨夜刺死鲁王与军师黄伯阳并探明孙臆消息，一一他了一遍。庞涓大喜道：“二人果真刺死了？”张才道：“难道敢在驸马爷面前打谎？不信看这刀上血腥还在。”庞涓看道：“我不是说你不曾去刺，只恐半夜里误刺了别人，反为不美。”张才道：“驸马爷请放心，一些也不错，少不得顷刻间就有风声传到。”庞涓道：“既如此，生受你。”就赏金银羊酒。张才叩谢领去。

不多时，魏营打探报入中军，说齐营没有人了，今日止扯袁达旗号。庞涓大喜：“我想张才作事尽心，果堪重用。鲁王、黄伯阳竟真被他刺死。今日只扯袁达旗号，我慢慢把他人马杀尽，救取太子还朝如反掌耳！”孰知是孙臆见庞涓已堕了计，随即把鲁王旗号藏过，只扯袁达旗号，正要使彼奸势炽张，才可报得刎足之仇。

至天色已晚，孙臆令军士向后营取出十杠红油柜来。你道十柜是甚东西？都是些神头鬼脸。孙臆遂把来给散与众军士，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众军遵令，个个戴上鬼脸，面蓝口赤，散发披头，扮得与活鬼一般，都来到庞涓营前后树林中埋伏。三更时候，四下里悲悲切切、恹恹惶惶，神呼鬼哭起来，口中把庞涓数数落落，骂道：“误国侮君的奸贼！伤伦灭理的兽人！无辜杀害我齐国许多性命，决不与你干休！”庞涓睡在营中，听得四面啼哭之声，早已心惊，后又听了口中数骂，越发魂不附体，暗想：“他声声说是害他齐国许多性命，多应齐兵冤魂不散，来此索命。不要怕他！就是鬼见我出去，也惊散了。”遂领军士，烧着火把，擎刀上马，赶出营来，大声喝道：“你等冤魂，不得无理！半夜三更，怎在我营边啼啼哭哭，快快散去，待我回朝之日，做个道场超度于你便了！”说毕，只见一阵阴风过处，闪出数万披头散发、口赤面蓝狰狞恶鬼，直往前面乱跑。

庞涓领兵往前飞赶，直赶到马陵道上，忽见神鬼都没了。抬头一看，只见面前一株大黄杨树，树上挂着一盏灯，照耀如同白昼，上写六个大字，是写“庞涓死此树下”。那树上又写着两行字，原来通是孙臆为要报刎足之仇，预先设计排下的。当日把蜜水调罢，写在树上，数年之后，被蝼蚁蛀空，竟像生成的一般。上写着几句道：

马陵道，黄杨树，齐兵密排如铁柱。三更三点过渭河，正是庞涓身死处。

庞涓看见灯上六个字，早已害怕。再见树上写两行诗注，庞涓道：“依这言语，我走到不好的所在了。”正要催马回转，忽听得一声炮响，四下伏

兵齐起。吴獬、马升、须文龙、须文虎领一万弓弩手，如铁桶相似把庞涓围在垓心。不知怎生出脱得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践誓分尸走马陵功成拂袖归云梦

话说吴獬、马升、须文龙、须文虎带领弓弩手，把庞涓围在垓心，众军正要放箭，孙臆传令且不要放箭，便喝道：“庞贼！你认得我么？”庞涓在灯火丛中抬头看见孙臆，魂飞天外，遍身酥麻，这一惊非同小可，撞倒下马。孙臆令军士把庞涓拿住，捆绑得当，锁入囚车。孙臆骂道：“你这误国侮君、忘情背义的贼子，可记得当年朱仙镇上对天发誓，说夜走马陵道，乱箭射死，七国分尸？你想无干不走马陵道，怎么今夜奔来？岂不是天公所使！我今不用弓弩射你，亦不在这里杀你。如今将太子毕昌送到宜梁，还了魏王，就在魏邦借一块地，只要七国分你的尸，后潜渊读史至此，有诗叹曰：

万弩森罗伏马陵，争谈孙子会行兵。

几将重铠污腥血，饶得微躯乱箭刑。

名利解开同业志，机关打破共师心。

英雄须信当怀义，莫学庞涓自殒身。

孙臆收军回营，见了鲁王，解过庞涓。孙臆道：“殿下，如今臣要送魏太子毕昌还国，借魏地诛此贼子。”鲁王依言，传令军士拔营，便离马陵，不日到了宜梁，扎营城外。孙臆令军士叫入城去，传与魏王知道，说：“齐国孙臆在马陵道拿了庞涓，原与魏王无仇，亲送太子毕昌来还，请魏王自上城来，交付与他。”城上头目将此言报入朝去，魏王闻报大惊。又想孙臆要我亲自上城，交还太子，更觉满面羞惭。出于无奈，只得吩咐排驾，带领文武竟上城来，与城下孙臆拱手道：“孙先生请了。多谢先生仁义，送孤太子来还。”孙臆欠身道：“臣原与大王无怨，只与庞涓有刎足之仇。今庞涓已被生擒，应得送还太子。大王可令军士放下千秋板来，好将太子接上城去。”魏王就令军士放下千秋板，扯了太子上城。孙臆道：“臣有一言启上大王。今欲借东门一块地，明日诛斩庞涓。”魏王暗想：“孙臆要杀庞涓，何处不好杀，怎么偏要在我东门杀他？分明是羞辱我了。”只得糊涂应允，别了孙臆，同太子起驾回朝。坐在殿上，愁眉不展，对文武说道：“明日孙臆要在东门外杀庞涓，大半羞辱寡人，这事怎处？”闪过庞涓之子庞英，上前奏道：“启上我王，明日五更，臣领军士出东门去劫法场，必要救父回朝。”魏王道：“你若救得你父回来，也与魏国争光。”

次日五更，庞英结束齐整，带领军士赶出东门，去劫法场。不料被袁达挡住，喝声：“小贼！往哪里走？”庞英心慌，回马逃走，被袁达跃马赶上，分顶一斧，把庞英劈死，其余军士各各逃散。袁达一骑马奔到城下，叫道：“城上头目速去报与魏王知道，说孙军师原不在这里杀庞涓，故意要赚他儿子庞英出来斩草除根，已中军师之计。如今径到毛头滩杀他，差我来请你魏王，约于本月二十五日，亲到毛头滩，会齐各国诸侯，看杀庞涓。若有一邦不到，即时孙军师统兵征讨，毋贻后悔。”道罢，袁达领兵去了。

城上头目即将袁达言语来报魏王。魏王闻报，不胜烦恼，暗忖道：“我若不去，孙臆又记恨于心；若去，庞涓又是我驸马，有何面目去会各国诸侯？”沉吟了半晌，就对朱亥道：“卿可代寡人到毛头滩看杀庞驸马，多多拜上各国诸侯，说寡人身体欠安，不能赴会，另日谢罪。”朱亥领旨，竟往毛头滩去。

话说孙臆写下檄文，星夜差六员使臣往秦、楚、燕、韩、赵、齐，邀请六国王侯，约于本月二十五日到毛头滩上会同看杀庞涓。你道檄文如何写？

盖闻欺凌君父者，法必赤其族而戮其身；诤张是非者，刑必斫其齿而犁其舌。故煌煌典则，久已著乎天朝；然荡荡乾坤，岂可容夫宵小。孙臆得蒙六王之敬奉，得该兵于虎帐之中；乃按四海之推诚，望除残于龙剑之下。窃念今时之跋扈，总未若魏之庞涓者：心存狐媚，性擅狼贪。损廉蔑耻之容，见贵人而必作；忘恩背义之念，假国事以顿兴。玩法废公，为下背上。宜正典刑，以泄鬼神之怒；该分身首，以分天地之威。谨择本月二十五日，侯会众驾于毛头之滩，请看加刀千庞涓之颈。此非关孙臆一人之喜怒，实原推吾王各国之忧勤。幸命约结，整六师而护从；勿耽安计，舍快举而靡瞻。故遣羽骑以星传，会见云师而雨集，坐成懋绩，永绝逆萌。须至榜者。

今上三十二年秋九月十有一日，南平王、大元帅孙臆谨檄。

却说须文龙一骑马径回本国，朝见齐王。时齐成王已死，太子宣王嗣位。须文龙奏道：“启上主公，孙军师已在马陵道擒了庞涓，如今到毛头滩上典刑，差臣迎接御驾于本月二十五日到毛头滩，会齐各国王侯，一同看杀庞涓。”宣王大喜，即时传旨，明早整备驾辇，亲到毛头滩去。仪仗司闻得一声摆驾，连忙打点。

次日，齐王出朝登辇，只见二十四班带刀指挥，三十六员保驾千户，拥护如云。不数日，齐王驾至毛头滩，鲁王同孙臆带领众将远远迎接，把宣王接入中军坐下。鲁王、孙臆、众臣朝拜毕，宣王对孙臆道：“寡人前闻探报，不胜欣喜。先生忍辱含羞致有今日也！”孙臆道：“臣荷先王天覆地载，主公盛德宏仁，逆贼就擒，大仇得复。臣铭心镂骨，难忘先王、主公之大德。”宣王道：“此天所以不负先生也，寡人何德之有？”遂问庞贼今在何处？孙臆道：“锁禁囚车，候旨定夺。”齐王道：“不知怎的一个庞涓，恁般心性险怪，可连囚车取过来，寡人看一看。”孙臆令军士把庞涓抬到驾前，宣王看道：“你这逆天的奸贼！齐国与魏国有甚仇隙，不时领兵征伐，又挟制诸邦，要并吞天下。今日被擒，是天地无私，皇天有报了。”传旨牢固收在后营，待各邦诸侯到来，公同正罪。再传旨御厨，备下筵宴，款待各国诸侯。

未几，秦、楚、燕、韩、赵五国诸侯，各依限期而至，止有魏王不来。五国诸侯与宣王见礼，遂以齐为上邦，坐首席。各国依次叙座，筵宴有诗：

毛头滩上六王来，士卒桓桓亦壮哉！

赖得军师施妙计，从教朝野断兵灾。

庞涓戮罢尸堪裂，齐国今时愿已谐。

七国三军齐笑语，欣然犹把庆筵开。

诸侯宴饮，酒至数巡，孙臆令军士把庞涓带出来。众军随即连囚车推到诸王面前。孙臆道：“今日列国主公在此，非是臣不仁不义。臣当年往云梦山途中与庞涓相值，就与他盟心结义，立誓‘有书同读，有艺同学’。后同上山，共投鬼谷仙师，学艺三年。臣逐日攻的书，都与他读；他读的书，一字不与臣看。这也罢了。臣与这贼子有何仇恨？他先下山投了魏国，一时宠荣，就立大言牌，藐视列国，致王敖神师劈牌，说臣学艺稍胜。他便哄魏王三遣徐甲赚臣下山，因演武成仇，遂矫旨令臣禳火，反诬谋叛，赴法云阳，

赤其族——诛灭他的家族。

斫（zhuó，音浊）——砍削。

宵小——小人。典出《史记·三王世家》：“毋侗好轶，毋迕宵人。”

值——遇到。

矫旨——假传君命。典出《公羊传·僖公三十二年》：“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

要臣天书，假奏魏王免死，刖我双足，受千日罗网之灾。臣与这贼子原无诛戮之仇，只有刖足之仇，今日只把这贼子刖了双足，方雪臣之恨。惟诸大王裁之。”说罢，泪下如雨。诸王俱各惨然，齐王说道：“先生处得极当。”孙臧就叫军士抬铜铡过来，把庞涓提出囚车，绑缚停当，将他两足放在铡中，“飐”的一声响，十个足趾登时下地，血如泉涌。庞涓死去两个时辰方才苏醒。孙臧道：“庞贼！你今日已知刖足之苦。你当初刖我足时，总是一般疼痛，怎知天理昭然，报应不爽。”有诗为证：

你离宜梁我离燕，相逢结义在朱仙。

投师一日从云梦，学艺三年共食眠。

谁料下山先入魏，岂期设计昧苍天。

马陵道上生擒取，才报当时刖足冤。

只见鲁王田忌出席，近前道：“待孤一发报了仇罢。库贼雕心鹰爪，不是好人。当初把孤面搽红粉，割去髭髯，使我包羞忍耻回归本国。谁知天网恢恢，报应甚速。孤今日在众大王驾前，也要辱你。”即令军士把庞涓面搽红粉，割去髭髯，羞辱了一番。

韩王又近前道：“庞贼！魏阳公主是寡人正宫皇后，与你有什么冤仇？你在魏王驾前使心用佞，巧语花言，一番胡奏，教娘娘受了郁气，回朝身故。孤如今也报了此仇。”传旨众军士把庞涓口舌钩搭出来，割去一段。

韩王报仇毕，又见赵国廉颇走过来，指定庞涓骂道：“庞贼！吾儿廉刚镇守百翎关，你恃强横要借关行兵。吾儿让你一次过去，也就罢了，与你有何仇隙？第二次又来，把我儿腰斩。今日也有报仇日子。”遂拔出宝剑，尽力一刀，把庞涓剁为两段。

孙臧叫众军士把庞涓为七块，分与七国。齐为上邦，取了首级，秦邦取了左臂，楚邦取了右臂，韩邦取了左腿，赵邦取了右腿，把腰节剁为两块，燕邦取一块，魏邦取一块。各邦把庞涓分尸讫，约带回国，悬于国门之外，号令示众，任他鸦衔鸟啄，雨打日晒。魏王不在，就差朱亥带去。庞涓的心肺肝肠也交付朱亥带去，付与瑞莲公主。齐宣王与各国诸王会议，遂封孙臧为天下总兵军师，挂七国金印。孙臧道：“列国主公，从今以后俱要尊齐纳贡，取和为上。如有一不服者，兴兵征伐，毋罪臣之不忠也。”众诸侯齐说：“谨遵军师严令。”筵宴已毕，各国诸王起身辞谢齐王并辞孙臧，分路回国。齐宣王也带了大队人马回朝，不在话下。

且说朱亥回到宜梁，入朝见魏王。魏王问道：“你到毛头滩，六国诸王都到么？”朱亥道：“各国诸王齐至，只有我邦不到。”魏王又问：“庞涓怎的杀了？”朱亥道：“说也寒心。”就将孙臧、鲁王、韩王、廉颇如何报仇，七国如何分尸，并会同各将庞涓之肉挂在国门之外号令示众，一一说了一遍。魏王听了，叹口气道：“庞涓！谁叫你平日结下许多冤仇，今日死后受他痛苦！”朱亥道：“他的心肺肝肠，众王侯教臣带回，送与公主。”魏王道：“少不得要报与公主得知，你去报她，教她不要惊恐，待寡人慢慢劝慰则个。”朱亥遂到驸马府报知公主。那公主闻庞涓七国分尸，遂坠楼而死。有诗为证：

薄命从来是粉妹，哪堪生拆锦鸳鸯。

乍闻远讣抛珠泪，轻坠危楼碎玉肤。

料得此时衔怨魄，悔教当日握兵符。

从今魏主添新恨，恨杀庞涓不丈夫。

且说齐宣王回朝，将庞涓首级挂在国门外号令，吩咐光禄寺大开庆功筵宴。君臣畅饮中间，宣王降旨一道：“凡有已发觉未发觉、已结证未结证、当赦除之。大小赋税，恩免三秋。”君臣宴毕，众官谢恩出朝。

孙臆回到南平府，自思高名已扬，大仇已报，何不辞了齐王，携了家室，回到燕国与父母一聚，即归隐深山，做个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之人？立意已决，次日早朝，具辞表，解印绶，奏上宣王：“臣凭术之人，过蒙擢用，今上报主恩，下酬私怨，于愿足矣。臣愿挂冠还带，愿得闲山一片，为终老之计。”宣王再三留之不得，乃封将石闾之山。孙臆拜谢出朝，别了妻子，竟出西门。众文武送至城外而别。孙臆回燕邦见父母后，即往石闾山住居岁余。一夕，忽不见，或言鬼谷仙师邀归云梦度之出世矣。后人有了首赞孙臆云：

云梦几年师豹略，齐邦一出试龙韬。

功成便拂归山袖，谁似当时孙子高。

总题孙庞斗智七言排律二十韵。

局外闲撑冷眼看，纷纷往事付辛酸。

谁言有意怀千古，自笑无心忆一编。

忆起欲磨霜剑啸，怀深耻对玉樽欢。

独悲齐魏争雄长，颇惜孙庞就学安。

结义应多抒实臆，交情翻少剖真肝。

投书幸赖猿公孝，别足前因故友奸。

不是郑朱操节侠，宁能无楚免摧残？

英雄自昔逢原蹇，鬼神如今报弗宽。

休道谋成骄世主，能教颠遂欺崇宣。

极安势必同欹器，盛满机将类转丸。

一旦颠连膺怒众，几年功罪够自攒。

马陵尽命终为讖，鬼谷先知始见难。

壮志凭陵俱已矣，肝肠收拾枉漫漫。

哪知正道天偏佑，堪笑狷狂废没棺。

乍献虜刀夸护国，复悬肘印说登坛。

华夷处处兴碑颂，朝野纷纷起欣欢。

正羨清时有亮弼，忽从闲处觅闲观。

急流勇退归岩穴，远播雄名勒石峦。

天道昭明休浪说，地理险易是波澜。

可怜转盼今何在？留得今朝演义传。

擢（zhú，音渎）用——提拔使用。

崇宣——高高在上的帝王的宣室。

讖（chèn，音趁）——将来要应验的预言。

后七国乐田演义

第一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

诗曰：

燕王昏得太无因，不辨君来不辨臣。
奸相矫情称作圣，佞人邪说认为真。
明明父子生撑断，好好江山白送人。
自古败亡无不有，从无如此绝天伦。

话说周武王既得天下，分封诸侯八百余国，岂是自树敌国？止不过要他颊辅王室，万年无改。谁知人心不古，以强兼弱，渐渐消磨，消磨到周慎靓王之时，除了小国不算，强大之国，止存七国，你道是哪七国？一曰秦，一曰楚，一曰齐，一曰燕，一曰韩，一曰赵，一曰魏。这七国虽皆各有能臣为国家出力，惟燕国坐控幽冀，地土丰雄，风气精劲，往往生聚异人。在七国前时，出了一个异人，叫做孙臆，与魏国庞涓赌斗才智，因出了一个奇计，将庞涓诱斩于马陵树下，故天下皆闻知孙臆之名。此一段故事已有传述，不敢再赘。不期到了周慎靓王五年后七国之时，燕、齐二国又有两个异人出世：燕国一个叫做乐毅，齐国一个叫做田单，俱先后为国家建立奇功，堪垂千古。此一段故事流传尚少，故细述之以为览古之证。正是。

世复世兮年复年，年年世世出英贤。若无青史春秋笔，异绩奇功谁与传？

话说慎靓王五年，燕国却正是燕王哙在位。这燕王哙为君，说他荒淫虽也荒淫，却又不算十分荒淫；说他骄傲虽也骄傲，却又不算十分骄傲；说他不知世事，而国家政事却又件件留心；说他不知古典，而尧舜禹汤却又事事晓得。只因一味愚顽固执，贪图逸乐，遂做了一个千古出类拔萃的昏君。这燕王虽然昏愚，却胸中尚知有圣贤道理，若有造化，遇着一个忠贤宰相尽力匡扶，再得几个有道良臣正言规谏，也还不致丧亡。不期国祚该衰，刚刚又凑着一个奸臣叫做子之。这子之为人，一个胆于比天还大，一个性子比火还烈，一条肠子比钩还弯，一片心机比墨还黑，仁义礼智全然不识，贪嗔痴暗件件皆能，满口夸张，最会哄骗好人，万般算计，却是自寻死路。内虽狡伪，外面却有威仪：生得身長八尺，腰大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远而望之，伟然丈夫；又有气力，信手可以仰绰飞禽；又善捷走，疾步可以追及猛兽；使一柄浑铁槊，有万夫不当之勇；又善夤缘。自燕易王在位时，已谋为燕相，执其国柄。及燕易王墓后，燕王哙嗣位，他虽犹居相位，却与燕王哙情意未孚，恐燕王哈委任不专，一旦失位，私心时时忧虑，欲请人保荐，却又遍察满朝，无一个为燕王亲信之人，无一个是我朋党之友。

一日，见苏秦之弟苏代也如苏秦一般能言快语，专以游说显名于诸侯，多能足智，燕王深服于他，惟言是听。因暗想道：若得此人在王前赞言一声，

佞（nìng，音泞）人——能言善辩却不正派的人。

颊辅——原指口两旁的肌肉，本文为辅佐之意。典出《左传》：“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国祚（zuò，音作）——国力与国君的地位。

夤（yín，音银）缘——拉拢关系，巴结向上。典出韩愈《古意》：“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

孚（fú，音浮）——信用，信任。

则我的相位便稳如泰山磐石矣。又想：这苏代与我平日甚疏，如何肯言？欲要以财货结交他，他的眼孔又大，任是金银也不肯真心为我；欲要以势位倾动他，他连诸侯也不放在心上，何况宰相？再四思量，忽然有悟道：“闻他有一位千金小姐，十分钟爱，若求得来做了儿子的媳妇，两下成了至亲，便不怕他不拔刀相助矣。”算计定了，便央一个心腹相好的大夫，叫做鹿毛寿，为媒去说。

这鹿毛寿为人，又是一个只认得富贵不认得人伦，只知有势头不知有节义的人。今见子之为相，正富贵，正有势头，遂与他结成一党，巴不得子之常常为相，他便有靠，见子之托他为媒，遂连忙来见苏代，细细述子之求亲之意。

原来这苏代虽然四方去游说诸侯，托身取重者却是燕、齐两国，若二国和好，他便好往来其间，持揽二国之权。不期自苏秦死后，齐宣王看破了苏秦之诈，便渐渐与燕王有隙。苏代恐燕、齐有隙，立身不牢，因劝燕王质子于齐，方才相安；又令其族弟苏厉仕于齐，常常通好。他既身仕于燕国，燕国相臣岂有不愿结交之理！这日见鹿毛寿来再三求亲，正投其机，即便应允，遂不日成婚。既成婚之后，两家做了至亲，子之方将燕王新立，与他情意不孚，恐失相位之事与苏代说了，央他于中保护。苏代道：“燕王为人愚而多疑，若直直去说，便不听信，待有好机会，只作无心言之，便肯听从。”子之大喜。

忽一日，燕王命苏代到齐国去看质子。苏代去看了回来，复命道：“质子平安无恙。”燕王因问道：“吾闻齐桓、晋文，得了管仲、舅犯诸臣，所以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成了霸主。今闻齐国的孟尝君亦乃天下大贤，齐王得之，岂不又霸天下？”苏代因欲为子之作说客，遂乘机答道：“齐王虽有孟尝君之贤，以臣观之，却不能复霸天下。”燕王惊问道：“此何故也？”苏代道：“国家得贤臣不难，专任贤臣为难耳。齐王虽知孟尝君之贤，而委任孟尝君却不专一，安能得霸？”燕王因长叹道：“天生贤才，偏立身不耦。齐国有贤臣，而齐王却不知用，惜吾独不得孟尝君为臣，若吾得了孟尝君为臣，自当委国听之。”苏代道：“大王何舍近而求远也？今相国子之立身行止不愧古人，又明习政事，即燕国之孟尝君也。自有不知，却慕他人，窃谓大王过矣。”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原来子之可比孟尝，何以见得？卿可细言之。”苏代道：“孟尝君胸既无文，身又不能武，不过赖三千食客为之游扬耳？怎如子之文能修名教以安邦，武能敌万人以定国，全不借一客之力。以臣观之，子之殆过于孟尝，竟是古之舜、禹。”燕王听了大喜道：“非卿言，寡人几坐失之矣。”因召子之入朝，大加奖赏，遂将一国政事，俱付子之掌理。子之竟受之不辞道：“臣已待罪相国，理该任事，今又蒙大王专心付托，臣敢不竭力效命！”燕王大喜，以为付托得人，快不可言。

子之初为政时，不敢竟行，犹取几件大事请王裁决。燕王推辞道：“既已托卿，犹待寡人裁决，是不专也。”竟退入宫中，恣心游乐。子之见燕王委任不疑，大权在己，便有个篡燕之意，因暗暗与鹿毛寿图谋道：“燕王昏

质子——人质，古代派往别国作抵押的人，多为王子和世子，故名质子。

不耦（u，音藕）——不遇，不顺利，没有成就。

游扬——为人到处宣传美名。典出《史记》：“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

竟行——直接行事，自作主张。

贖，又不临朝，大权尽在吾掌，篡之甚易。只恨将军市被并各营，拥着大兵，见难必要救护，恐一时举事，名分不敌，反遭其辱。”鹿毛寿道：“若明明以刀兵夺国，不独市被兵权在手，难于篡弑；即使篡弑成功，而列国诸侯闻知，亦不干休。此招祸之道也。相国若有大志图燕，吾有一妙计，包管相国不动刀兵而大位自至。”子之听了，便喜动颜色道：“此大夫戏我也。以臣而图君，虽极刀兵之力犹虑不能，哪有大位自至之理？”鹿毛寿道：“相国不知也！以刀兵争夺天下，皆后世事也，上古不然也。三代圣帝明王之有天下，皆不传子而传贤，故尧有天下不付子而付舜，舜有天下不付子而传禹，名曰让位。惟后世衰，乃始传与子，以至于今。今燕王甘心逸乐，不喜听政，且远慕圣贤之名，待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以圣人让位之事，彼必喜而听从也。彼若听从而行之，则举国相安，岂不过于篡弑？”子之笑道：“得能让位，可知为妙，但自尧舜以来，经历千年，兴亡之际，无非杀伐，未闻有让位之事，岂至今战国，人心如狼似虎，燕王安得突然而行此？”鹿毛寿道：“人之愚不一端：有愚于狂者，有愚于圣者。愚于狂者，荒淫骄横皆可动之。我看燕王高瞻远慕，是愚于圣者，故思以尧、舜之美名动之。事最难料，待我为相国图之。”子之大喜道：“愿大夫留意图之。倘能成事，决不忘报。”

鹿毛寿因入见燕王道：“大王闲居深宫，不亲政事，乐乎？”燕王道：“甚乐。”鹿毛寿道：“大王身则乐矣，只是名不甚美。”燕王惊问道：“为何不美？”鹿毛寿道：“勤政乃为君之事。今大王为君而不亲政事，只图快乐，安得美名？”燕王道：“寡人虽不勤政，已托相国之代吾勤矣，总是一般。”鹿毛寿道：“君自君，臣自臣。子之虽贤，位在相国，任是勤政，只完得他相国之事，安能代大王显尧、舜之名？大王要显尧、舜之名，除非实行尧、舜之事。”燕王道：“且问你，自古为君者多矣，何以独称尧、舜为圣人？且闻舜王被衫衣鼓琴，二女裸，未尝不乐，而无人谓其荒淫，此何说也？”鹿毛寿道：“尧、舜所以称圣人而未尝不乐者，妙在能传贤而让其位也。尧王既老，懒于政事，访知舜王之贤，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舜王，自取快乐。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舜之为君，便只诵尧王之圣，而不来管其逸乐矣。舜王既老，懒于政事，访知禹王之贤，遂将君位劳苦之事让与禹王，自取快乐。天下知劳苦之事又有禹之为君，便只诵舜王之圣，而不来管其逸乐矣。今大王虽任子之理政，然君位之名犹为大王所据，大王若不勤政而图逸乐，则天下自加不美之名于大王矣，大王安得称圣人如尧、舜哉？”燕王听了，又惊又喜道：“据卿这等说起来，则传贤让位乃为君之美事也，何后世无一人行之？”鹿毛寿道：“世俗诸侯，岂能知此！惟尧、舜圣人方思及此。”燕王道：“君位若让人，只怕为君之乐，人又不肯让我。”鹿毛寿道：“让位须让贤人。尧虽让君位于舜，尧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舜贤人也。舜虽让君位于禹，舜何尝不享为君之乐者，让位若让得其人，虽无为君之名，实有为君之乐，此大圣人所以为之而不再计也。”燕王听了，大喜道：“让位之乐，原来如此！吾何乐而不为？卿可传示子之，吾将让位也。”鹿毛寿因谏之道：“大王若果让位，是又一尧、舜也。”因退出，忙报知子之，子之欢喜不尽。正是：

奸臣自道智谋高，篡弑君王不用刀。

谏（yú，音鱼）——谄媚，奉承。

篡（cuàn，音窜）——特指臣子夺取君位。

谁想为君偏速死，不如臣位倒坚牢。

让位之事，燕王虽与鹿毛寿商量，却早有人报知太子平。太子得知，惊慌失措，因忙忙入宫，苦谏燕王道：“燕国乃召公奭祖宗之燕国，受周天子之封，数百年相传至今。父王岂可一旦贪图逸乐，私自让人。若果让人，是自斩祖宗之宗祀也。况君，元首也，臣，股肱也，股肱岂可加于元首哉？”燕王道：“让位乃尧、舜大圣人之事，非汝所知也；且名为让位，而仍实享为君之乐。吾意已决，汝不必多言。”太子平痛哭道：“身为君，方有为君之乐，岂有君位已去，身就臣列，尚能保全其逸乐之理？望父王熟思之，勿为奸人所惑。”燕王怒道：“此吾意也！哪个奸人敢来惑我？你只知恋此君位，以为不朽，不知周家八百诸侯，今存有几？亡者已烟消火灭，不為人齿，何如让此一时之位，上与尧、舜之名同垂不朽之为高哉！汝欲为君，俟汝自为之，吾不能庇汝也。”

太子平知父意不可回，只得含泪而出。臣子中亦有几个进谏者，燕王俱挥斥不听，因下诏命有司择吉让位于相国。子之见有了诏书，满心欢喜，只得虚上表章，假意推辞道：“臣才愧重华，德惭神禹，安敢承君王之天位？万望取回成命，容臣效力股肱。”燕王又下诏道：“谦退不遑，愈见圣德，幸早莅臣民，以奠安燕土，”不准辞。子之不好就受，因又上表推辞。

鹿毛寿乘着子之上表推辞，因又入见燕王，说道：“大王可知相国不肯受禅之意么？”燕王道：“不知也。”鹿毛寿道：“昔尧让位于舜，而舜能受位者，尧之子丹朱能体父心而不争也；舜让位于禹，而禹得受位者，舜之子亦能体贴父心而不争也。至于禹，非竟传子，亦曾让位于益，奈何禹之子启不肖，不能体贴父心，竟夺益之天下。故后世谓禹之德衰，不及尧、舜。然细思之，非禹德衰，实禹之子启不肖也。今大王让位于相国，诚当今之尧、舜也。而相国子之不敢受者，因闻太子曾泣谏于大王。大王虽不听，而太子之怨恨必深。今若承命，恐太子一旦夺之，求为相国不可得，故屡辞不受也。”燕王道：“这不足虑。”因下诏废太子为庶人，逐出城外居住，不许入朝干预政事，再命子之受禅。子之遂不复辞，因于南郊筑一受禅之台。

到了这日，燕王先下令，令文武百官俱至旧丞相府，迎请新燕王至受禅台受禅，自却先到台上等候。众官无奈，只得备了旌竿仪仗、御乐法驾，前往迎请。子之见了百官迎请，知事已真，便老着脸皮，装出圣贤模样，冠了王者之冠，服了王者之服，龙行虎步地上了法驾，命众官骑马，左右排班，一队一队地在前引导。一路香烟缥缈，御乐齐吹，直迎到受禅台前方才驻驾。一班文武官，俱下马拥护升台，升到台上，燕王就迎着对拜。拜毕，燕王就将为王的玉玺、临民的宝圭送与子之道：“寡人德薄，不获自修，又倦勤不能亲政，文武臣民久仰大王的钦明圣德高过唐虞，天纵神威不殊夏禹，诚治世之君，福民之主，故寡人逊此衰残，以让有德。愿大王洪敷恩泽，以救斯

弑（shì，音是）——特指臣杀君、子杀父母，典出《易经·坤·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召（shào，音哨）公奭（shì，音是）——即邵公、召康公，周代燕国的始祖。

股肱（gōng，音公）——本指大腿与大臂，此处引申为得力的助手。

重华——虞舜名。典出《书·舜典》：“曰重华，协于帝。”

玉玺、宝圭——玉玺，天子之印，玉制；宝圭，古代帝王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下方，二者共同为君权的标志。

民。”子之受了宝圭、玉玺，因答道：“天命在兹，敢不祇受；君恩独注，当以有酬。”燕王见子之受了圭玺，就要率领文武百官身就臣列，北面以行朝贺之礼。子之忙传令止住道：“燕大王旧君，有太上之尊，岂可下就臣列！且暂请回宫，再议崇奉之礼。”燕王受命，方先回宫去了，然后百官次第朝见。朝见毕，就发驾郊祀天地。郊祀过天地，才回宫设朝，一面设朝，就传旨拜苏代、鹿毛寿为上卿，其余尽仍旧职，一面就命内侍打扫文华宫，请燕王出居静摄，恐大内混杂不便。又传旨：凡燕王之供奉旧侍宫人，俱着仍人文华宫照旧供奉。又传旨：燕王倦勤，喜于静摄，文武百官不许私自朝见，以妨其静摄。传完了数道旨意，方罢朝，早有一班近侍宫人细吹细打，迎入宫中。困有旨请燕王出居文华宫，其供应近侍宫人早遵旨纷纷出宫矣。正是：

君作臣兮臣作君，实为千古之奇闻。

不知共弃如刍狗，才似人形早已焚。

子之第二日设朝，第一道旨意即云：宫中近侍宫人，尽发供应旧燕王，内御无人，着选颜色美丽女子三千人，净身少年男子三千人，入宫备用。第二道旨意即云：燕旧王倦勤静摄，供奉宜崇，各项财用俱于常额外加增一半。

这两道旨意一传出去，臣民见了俱惊讶不已，纷纷议论，但因新王初政，不好便上本弹劾，只得权且忍耐。鹿毛寿访知，因暗暗入见子之道：“大王新立，臣民观望，大王何不且传两道假仁假义的诏旨，安定了人心，然后再行此快心乐意之事，使有知有不知，可以掩饰了。今发诏之始，即行此好色贪财之令，未免人心汹汹，大王还须三思。”子之道：“鹿卿有所不知。燕政素宽，若再假以仁义，则民心玩矣。民玩之后再行此苛求之政，万万难从矣。莫若乘此新政威严之际，雷令风行，谁敢不遵？寡人筹之甚熟，故特行之，使臣民知新主作用出于寻常。卿若虑其不遵，寡人明旦再示之以威，无不从矣。”鹿毛寿因赞道：“大王洪深之略，非疏浅之臣所能测度也，但示之以威，亦宜早行，恐迟则臣民又生议论也。”子之道：“要示以威，这有何难？”只因这一示威，有分教：钳者民口，失者民心。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刍（chú，音除）狗——草和狗。典出《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二回 演武场横槊示威无终山潜身逃难

诗曰：

天意从来不可知，推之人事大差池。
贤能嗣子逃无路，暴虐奸人偏有为。
到此人民谁不愤，如斯社稷怎支持？
当其得意夸能早，及到身亡悔已迟。

话说子之才即位，所行不义，要以威压臣民，因传出旨意来，要明日下操。新王命令，谁敢不遵？到了次日，子之带了鹿毛寿一班党羽臣子到了教场，高坐将台之上。只见教场中，兵马早已排得齐齐整整，因传令众将道：“方今列国各据封疆，若不将勇兵强，难以威邻服敌。汝等众将，须尽心操练，必人人有乌获之能，个个逞孟贲之勇，寡人方倚为长城，加之重任，若徒炫虚名，全无实用，定当加罪。”众将齐声应诺，子之方下令开操。

众将得令，摆一回阵法，射一回弓箭，舞一回刀枪，试一回火药，直到日午方完。子之看了道：“这些操演，皆应故事，不足显才。”因命取寡人的铁槊来。原来子之力大，自用的这柄槊，乃是浑铁铸成，约有二百斤重。子之亏这柄槊，在燕易王时骗了一个宰相，今日故又取来压人。

当下四个兵士抬到将台下放了，子之就传令：众将中有能举槊上马，施展得动的，即拜为大将军。令下了，合营金鼓齐鸣，并无一人出来应令。传令的恐人不知，只得又高声传了一遍，金鼓又鸣了一转，也不见有人出来。直传到第三遍，金鼓正鸣，方见左营中一将金盔、金甲、大红袍、丝鸾带，飞马直到将台之下，大声叫道：“未将不才，愿举大王之槊。”众人视之，乃偏将军乞粟也。台上因传令快举，举得起重赏。乞粟乃跳下马来，用双手抱起槊，横摆了一摆，竖扬了一扬，欲要飞身上马，自觉艰难，只横着架在将台下转了一转，便放下来，靠将台竖着。满营早已喝彩，金鼓复鸣。子之在将台上看见，微笑一笑道：“也亏他了。”正说不完，只见后哨中又一将铁盔铁甲，皂罗袍，乌油铠，飞马出来，大叫道：“这等样怎算得举槊？待未将举与你看。”因一马跑到将台边，也不下马，见槊靠在台边，遂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拖，拖起来横担在马上，用双手擎定，放开马在营中跑了一转，依旧到将台边，然后放下槊来。满营金鼓复鸣，众人愈加喝彩。子之在台上一看，却是副将军费器，因也笑一笑道：“这更亏他。”因吩咐给赏：乞粟是银花一对、红彩一匹，费器是金花一对，锦彩一匹。

赏完，子之因看着鹿毛寿对众臣说道：“这样舞槊可发一笑。寡人若空说他，他也不服。这叫做不睹太阳，不知燭火之光小；不闻雷霆，不识金鼓之声微。待寡人自舞一路，与众臣民一看，他方知惭愧。”因卸去龙服，披上软甲，除了王冠，换上战帽，众文武随从着走下台来。近侍早已备下战马，子之要卖弄英雄，一手提起槊来，一手抓定马鬃，将身一纵，早已跨在马上，然后双手将铁槊轻轻地使开，先开过门，后又立个架子，左三路，右五路，初犹缓缓的一磬一控，一纵一送，如龙之盘旋，如虎之踊跃。使到溜亮时，

乌获——战国时秦国勇士。据说能举千钧之重，与勇士任鄙、孟说同被秦武王宠用。

孟贲——战国时的勇士。典出《史记·范雎列传》：“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勇焉而死。”

槊（shuò，音朔）——古代的一种兵器，即长矛。典出苏轼《前赤壁赋》：“横槊赋诗。”

燭（jué，音爵）火——火把，火炬。典出《庄子》：“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

只听得呼呼风雨，只看见闪闪霞飞，只看得冷阴阴、寒惨惨，一团兵气袭人，并不见人在哪里，并不见马在哪里，并不见架在哪里！满营将士看了，无不寒心吐舌，齐呼万岁。子之听了满心欢喜，然后收住了，将槊前一拧，后一摆，横一拖，竖一搦，约略舞了三两回，方轻轻地将槊放下，面不失色，口不吐气，大笑问众文武道：“寡人舞的槊何如？”众文武俱拜伏于地，交口称赞道：“大王的威神武，实古今所无也。”子之大喜，方跳下马来，重登将台，换了王服，乃下令道：“寡人以神武定国，言出必行，令出必从，善承旨者加爵，有逆旨者死无赦。”又出金钱赏劳三军，方罢操回宫，正是：

狡诈为君不识仁，但将猛勇压臣民。

谁知猛勇有时尽，依旧臣民别属人。

子之卖弄了一番猛勇，人人害怕。凡国家的事，皆任他的性子而行，谁敢违拗？然民心汹汹，朝野慌张，无一人不怀愤怨。过了年余，将军市被心不能平，因暗暗与太子平商量道：“燕国乃殿下之燕国也，岂容此奸贼据而为君？必攻而杀之，方快吾心。”太子平道：“我岂不愿杀此奸贼！但恨被废失位，无力与争，况此贼又猛勇异常，恐攻之不胜，反取其祸。”市被道：“太子何懦也！吾当誓杀此贼！”

又过了些时，市被忍耐不住，忽听得子之抱病，因大喜道：“天从人愿，此贼应灭矣！”遂不再计，竟率了本部军士千余，乘夜无备，一齐鼓噪，杀奔宫门。百姓因子之为政暴虐，恨入骨髓，见市被往攻，俱蜂拥从之。到了宫前，见宫门紧闭，遂纵火焚烧。

子之正在病中，闻知有变，又因黑夜不知众寡，但传令紧闭宫门，着人死守，直捱到天明，方遣内侍点集禁兵，一齐杀出。此时，内里的禁兵，乃柔脆之兵，外面的军兵与百姓，又乃乌合之众，也不成个队伍，也没个阵势，惟鸣锣击鼓，吆天喝地地乱杀。内里的杀败了，因子之催督要杀，不敢退去；外面的杀败了，因民心愤恨之极，一边退去，又一边拥了上来。内外混杀，直杀得尸如山积，血似河流。

正杀得不可分辨之时，不期鹿毛寿与苏代见事势危急，忙发兵符，将各营兵马都调来救护。不多时兵马到了，众百姓见大势不好，尽皆散去了。百姓散去，市被一军，如何支持得住，只得败了出来。鹿毛寿挥众兵围杀，喜得众营兵心皆不愤，不尽力急攻，竟紧攻一阵，又慢攻一阵，大家相持了十余日，雌雄未决。鹿毛寿奏知子之，子之此时病已将好，因大怒道：“鼠辈容其作耗，设使诸侯大敌，何以称雄？”遂爬起来，换了戎装，手提大槊，止带近侍数十人，竟一骑马飞奔阵前。

市被连日苦战，已万分难支，忽见子之亲自临阵，平日知其猛勇异常，惊得青黄无主，急欲放马逃生。子之一槊早已照头打来，心慌逃不及，竟一闪跌下马来，被众军赶上，乱刀砍死。其余兵将，见主帅已诛，料无生路，齐齐跪在地下，口呼“万岁饶命，饶命！”子之见了大笑道：“如此无能，也要作乱！”鹿毛寿见杀了市被，遂赶上前称赞道：“大王天威，直古今未有。”子之道：“众兵当作何处？”鹿毛寿道：“罪在市被，与众元干，乞大王赦之，散入各营。”子之道：“卿言是也。”遂下令各营领去，一场祸

神武——聪明威武。典出杜甫诗：“君王自神武。”

作耗——祸害，作乱。

直——简直，真是。

乱方才定了。子之走马回宫，十分得意。后人诗怜惜市被道：

虽然公愤在人心，也要将军力量深。

谁料奸雄诛不得，反教一命早归阴。

子之还到宫中，众臣都上殿贺喜。子之自夸其能道：“市被这厮能有多大力量，只见寡人槊去，便跌下马来，怎敢作乱！”鹿毛寿因谏道：“市被一小人耳，焉敢作乱？作乱者，有所使也。”子之道：“他来领兵将烧寡人宫门，又与各营兵战了数日，明明是自取其死，有何指使？”鹿毛寿道：“市被不过一将，与陛下何仇？岂不知大王之天威，敢自取其死？无论今日事败身死，则事成，安能身为诸侯，自居宝位哉？以此揆之，故知市被定有人指使也。”子之道：“燕王即已让位，再无复使之理。舍燕王，再有何人？”鹿毛寿道：“燕王虽让位，而燕王之太子却无心让位也。市被之乱，非太子平指使之，断断不敢妄动也。”子之道：“太子平也废久矣。”鹿毛寿道：“正惟太子平废了，故无知小人希图为他报复，所以侥幸为此。今幸大王洪福齐天，天威难犯，故就死耳，若是他人，鲜不受累。然臣细思之，市被虽死，而国中为市被者不少，皆由于太子平在也。大王不可不熟思而早图之。”

子之既杀了市被，扬扬得意，以为祸乱不足忧了，不将太子平放在心上，今见鹿毛寿谆谆说市被之乱，是太子平之谋，心下也就恍惚起来，遂欲将太子平取来监禁。太子平的太傅郭隗时犹在朝，闻知此言，吃了一惊；朝退，忙悄悄将鹿毛寿之言与子之要监禁之事，来报知太子平道：“祸至矣，事急矣！殿下当早为之计，若稍迟疑，身莫保矣。”太子平听了，泪如雨下道：“父王为一国之君何不快乐，乃听奸臣邪说，让位与人，反自退居于文华宫，已非正道。若让得其人，能治国家，犹之可也；乃让此不仁不义之奸贼，暴虐异常，使举国痛怨。遭市被此一番亦可惊省，乃转沾沾得意，又听奸臣之言，吹毛求疵，害及于我。此虽奸人之恶，实父王之所取也，只得安心领受，又有何计可以早为？”郭隗道：“殿下差矣！大王已受奸人之愚，不独以江山送人，连性命也未必保。今燕先王宗礼，惟殿下一人。殿下若不思急为之计，而持此迂腐之论，岂干蛊之义耶？”太子拭泪道：“承先生金玉之论，敢不听从，但事已至此，计将安出？”郭隗道：“奸党既思量下此毒手，要他回心断断不能。为今之计，惟有逃遁他方，暂避其祸。奸党如此肆恶，料不久必亡。候其亡而再收拾破残，以复祖基，方是英雄作用，若束手待毙，此妇人之仁，不足取也。”太子道：“国事奸情，太傅高明，已如照胆。但恐如贼败亡，而父王不能独生。至其时，予虽不肖，周旋其间，尚思委曲保全，以尽为子之心，即万万不能，亦当同死，安忍畏祸避去。视父王之死而不顾，安得为人乎？”郭隗道：“殿下又差矣！尽父之节为小孝，复祖宗之业为大孝。岂不闻受父之责而大杖则走，况奸人毒手而不思避乎？若欲临期周旋，自己不保，谁为周旋？即为周旋，大王愚而不悟，亦空费力。莫若舍其小、图其大之为有志耳。”太子平道：“不能图小，安能图大？孤已决计从父王死矣。至于燕之社稷，倘邀先王之灵不应绝灭，宗族不少，自有兴起者。太傅幸勿姑息：哀予之死而使孤蹈不义也。”郭隗叹息道：“殿下之孝，诚足感动天地矣，但终泥于小而未闻大义。臣既委质为殿下之傅，职当裨益，安敢陷殿下于不义？窃见以死尽孝，匹夫皆可为之，败后图存，失而谋复，

干(g n, 音肝)蛊(g, 音鼓)——儿子能担任父亲所不能担任的事业。典出《易经·蛊》：“干父之蛊。”

非贤才不能。燕之宗族固不为少，臣遍观之，俱系中材，无一人可图社稷，惟殿下英明果决，不减桓文。臣不忍轻弃，故力劝殿下，暂潜身屈体以待时也。事已迫急，存亡只在顷刻，伏乞早决，若再迟延，祸临身矣！”

太子初犹沉吟，既而大悟曰：“太傅药言，足开聋瞶。孤无知小子，得蒙提携，恩将何报？但念四境皆子之奸人布满，察访甚严，若机事不密，逃而受祸，彼转有词，又不若从容就死矣。”郭隗道：“子之虽恶，时正得意，又沉溺酒色，断不以殿下为意。况有粗无细，有头无尾，当事则急，事过则已。今之欲收殿下，盖迫于鹿毛寿之言也，不须过虑。鹿毛寿虽奸，其所谗谮，不获自行。殿下但请放心，速宜逃去。”太子平道：“既要逃，必须要投他国，方可脱身。”郭隗道：“我看子之所为不义，残暴虐民，断不能久。殿下若远投他国，设国中一时有变，禅位甚难，莫若逃于近地，出外容易。”太子平道：“近地固好，但恐近地易于搜求。”郭隗道：“他料殿下既能漏网，自远走高飞，断不搜求近地。”太子平道：“近地纵不搜求，亦须隐僻方可安身，不知何处为妙？”郭隗道：“此处不到百里，玉田界内有一座无终山，甚是幽僻。山中又地广人稀，又逶迤曲折，老臣有一故友，隐居其中，从无知者。殿下可同老臣速速换了贱服，扮做穷人，逃往他家，埋名隐姓藏匿几时，以待子之之变。”太子平道：“既有此处，便宜速往。”随即换了衣帽要走。郭隗想了一想，又叫一个近侍穿戴了太子的衣帽，骑匹马，用袍袖将面掩着，飞跑出南门，假做逃往齐国之状；又吩咐他，去到百里之外无人处，可将衣冠脱下放在一处，悄悄走了回来。又吩咐一个近侍道：“倘有朝旨来拿，可说早晨闻命，已同郭太傅入朝请死矣。”吩咐毕，方暗暗同太子逃去。正是：

身当勿用只宜潜，事急时危责任权。

大抵英雄百炼出，莫将儿女漫相怜。

大手与郭隗逃走不提。且说子之口虽说要收太子监禁，然犹未行，当不得鹿毛寿催迫道：“臣昨日所言太子之事，莫非忘了？此乃大事，不可看轻。”子之只得传旨，着殿前一个侍卫将军去拿旧太子平，立时见驾。将军领旨，出朝飞马而去，到了城外住处，忙打入门去，传旨拿人。早有几个旧近侍回复道：“太子早晨闻郭太傅传来之信，随即入朝请罪，去久矣。”将军只得将此情复命。子之道：“既来请罪，为何不见？”鹿毛寿奏道：“必是隐藏在家，将此言搪塞。”子之听说隐藏，又传旨着侍卫领兵一队去搜。将军领旨去搜了一遍，又来复命道：“各处搜寻，并不见太子，想是走了。”子之尚未发言，鹿毛寿早又奏道：“这太子平，大王拿他的令旨尚未曾下，他已预知逃走，则此朝中他的奸细不为少矣。大王若不早除，后来为祸不少。”子之听了，因大怒道：“小子这等可恶！料逃不远。”因传旨，令各营兵将分头去赶。早有人报知，看见太子飞马掩面跑出南城去了。因飞马去赶，赶到百里之外，忽见太子的衣冠放在一个庙中，因取了回来，复旨道：“定是逃往齐国去了。”子之又差人去赶，直赶到交界地方，哪里有些影子。有司不得已，只得行文俟查。正是：

搜尽山边与水边，无终咫尺却安然。

慢夸妙计能藏隐，还是天心不绝燕。

子之君臣，果是有头无尾，搜了些时见搜不出，也就搁开。却是燕王子

孙，见捉拿太子平，俱不自安。太子平有个庶出之弟叫做公子职，见太子、已逃，恐祸及己，也暗暗地出奔到韩国去了。自诸公子一奔，齐、秦、赵、魏众诸侯，皆：闻知燕王哈让位子之之事，并子之为君无道，俱愤愤然大不能平。只因诸侯愤愤不平，有分教：得之内，失之外；利其国，丧其身。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命将兴师为贪邻利见君诉苦盖悔前愈愆

诗曰：

自开齐国便开燕、何故贪心要占全？
易水何尝无社稷，临淄亦自有山川。
朝成晚败君传舍，东夺西争民倒悬。
到得大家追悔日，涕垂如雨也徒然。

话说周赧王元年，正值齐宣王在位，闻知燕国大乱，百姓不宁，因聚群臣商议道：“燕乃万乘之国，兵精卒悍，在齐之北。寡人虽与他质子通好，名虽邻国，然彼此蓄谋，乘衅观变，实系敌国。今幸彼私相让位，臣民不服，以致国中大乱，正乃败亡之机。我欲乘此取之，不识群臣以为何如？”有几个老成的臣子说道：“燕国君臣虽一时无道，自乱其国，然实周天子分封之国，若乘隙而灭之，恐天下诸侯不服，又起刀兵之渐。况闻子之勇不可当，党羽甚众，倘一时胜败不测，兵连祸结，岂不又开邻国之衅端？莫若俟其多行不义，势必自毙，然后再作图谋未为晚也。臣等愿大王姑且勿取。”又有喜功之臣出位说道：“此迂谈也！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燕与齐地土相接，我不取他，他必取我，但恨无其机。今幸彼国君民内乱，乃天亡燕兴齐之大机，岂可坐失而为他人取之？愿大王速速选一上将，领兵一二十万直取燕都。子之虽勇，然民心恫怨，欲背已久，不过一匹夫之勇，定可擒获。无论得其地土以展齐疆，即燕数百年所积的金玉玩好，并燕都粉白黛绿之女子，犴而致之齐，亦大王一时之快心事也，且使天下诸侯闻之，莫不畏齐之强矣。臣等愿大王急急取之。”齐王闻言大喜道：“此论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诸将中谁人敢去破燕？”声还未绝，只见班部中闪出一人，拜伏阶前，奏道：“臣虽不才，愿领大王之命，帅兵直抵燕都，亲擒子之，解赴临淄，听大王正法。”齐王举目一看，却是将军匡章，因也说道：“燕，强国也。子之，猛贼也。将军不可轻视。”匡章道：“燕国强，今已瓦解；子之纵勇，不过独夫。敢请为大王破之！”齐王又问道：“将军既许破燕，须用兵几何？”匡章道：“兵在精不在多，只须发兵十万与臣领去，便足纵横于燕而无敌矣。”齐王壮其言，满心欢喜，就出兵符，发兵十万，加匡章为上将军，前去破燕。正是：

土地人民劫欲心，因而乘隙去侵人。

揆之封建先王意，几个扶危与恤邻？

匡章既受了王命，领着十万大兵，便择吉出师，径往清河、渤海进发。欲震惊邻国，先草了一道檄文，打到燕都，一以正讨罪之名，一以扬兵威之盛。那檄文上写得分明道：

齐国上将军、兵马大元帅匡章，为擅更王制、轻弃祖基，兴师讨罪事：窃闻天子分封，盖念元勋之不可及；诸侯立国，实承祖业之所应传，莫不父亡子袭，以正人伦；即或

恫（dòng，音东）怨——痛苦怨恨。

粉白黛绿——也作粉白黛黑，专指好的妆饰。典出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

揆（kuí，音葵）——揣测。

檄（xí，音习）——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喻、声讨的文书。典出《史记·张耳陈性列传》：“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

弟嗣兄终，犹属宗派。国遍九州，孰能少越？年经八百，谁敢不遵？从未有败伦伤化如燕王哙、燕贼子之者也。燕王哙，稽其世系，受封易水，虽召公夷之子孙；察其所为，让位匪人，实众诸侯之叛类。废王制为不忠，不忠则是人皆得而诛之；斩祖基为不孝，不孝则无国不可杀也。况子之乱臣贼子，又碎尸万段不足尽其辜者也，齐乃桓公之后，伯业之余，敢不重展先猷，以兴仁义，大张杀伐，用竖义旗，复天子之威灵，泄神人之怨愤！王师堂正，当其锋势必倒戈；恶贯满盈，不及战亦须授首。但恐党恶者逆天，慎勿噬脐而后悔，革心者免祸，尚可保命于先机。不忍过残，故尔先檄。

檄文一路行来，早有人报知燕国。鹿毛寿闻信，十分着忙，立时报知子之道：“大王践位之初，我曾劝大王发使通知列国诸侯，告以让位即位之事。既贺诸侯，诸侯自来称贺。诸侯称贺过，便已定诸侯之体，纵有征伐，不无可救。大王恃强，苦苦不听。今齐王遣臣匡章，兴师十万前来问罪，檄文打来，便不以诸侯视大王，只称乱臣贼子矣。不日兵必压境，却将奈何？大王须早为之计，或令何城坚守，何郡护持，再着何将前去迎敌，勿使临期手忙脚乱。”子之笑道：“贤卿何胆小如此？寡人既有为君之才，自有为君之福。况燕地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兵精粮足，匡章小竖子，领十万兵便敢入我燕境，如驱羊入虎穴，自送其死。沿边郡城者，有原戍之兵，便可拒敌，何必再加兵遣将以示弱？”鹿毛寿道：“大王高论，只知其大概。然臣闻兵骄者败，宁可过慎，不可疏虞。望大王还添兵守护为良策。”子之又笑道：“前日市被作乱，贤卿也是这等惊慌，被寡人只一槊，便已丧其性命。今匡章之来，又何以异此？”鹿毛寿道：“大王若有此论，便失之远矣。市被不过大王之一将，所率不过部下千余人，故为大王所诛。今齐乃万乘之国，匡章乃大国上将军，兵满十万，潮涌而来，大王岂可小视？”子之道：“既贤卿如此小心，便依卿所奏，着大将贾雷领兵五万前去迎敌，自万万无失矣。”又传旨：凡敌所临之城，皆添兵戍守，若有疏虞，罪在不赦。

令旨一出，贾雷早奉令率兵五万，前往清河、渤海一带去矣。鹿毛寿又奏道：“燕都虽云防守严谨，但当此兵马交加之际，大王亦宜传令，着意加倍紧饬。”子之笑道：“齐兵纵插翅也飞不到此，贤卿何须过虑？有寡人在此，即有不戒，寡人尚力足当之。”遂不听鹿毛寿之言，竟欣欣然还宫去荒淫酒色矣。正是：

贪图富贵千般巧，酒色临身一味浑。

不是此中心诱去，为君何以死于昏！

鹿毛寿初意劝燕王让位，实看得子之勇猛过人，又有谋略，各诸侯定不敢来侵伐；且身助子之篡位，自然宠幸听信，可以常保富贵。不期子之篡位之后，一味荒淫酒色，全不以国事为心，自诛了市被之乱，一发看天下人不在心上。今齐兵压境，只作罔闻，鹿毛寿未免心慌，苦口进谏，他又退入宫去。此情此苦，无门可诉，只得闷闷地走入文华宫来，朝见旧主燕王哙。

这文华宫原有宦官把守，不容一个臣子进去。惟鹿毛寿，宦官知他是子之一党，故不拦阻，任他入去。鹿毛寿到得宫中，看见燕王哙凄凄凉凉在殿上坐着盹睡，旁边虽有几个近侍宫人伺候，却败残色敝，无一点火色。鹿毛

噬（shì，音是）脐——比喻后悔不及。脐在腹部，自食不及。

践位——帝王即位。典出《孟子·万章上》：“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饬（chì，音赤）——准备，整顿。

败残色敝——衰落、凋残，容貌不佳。此处指宫人。

寿看了，不胜嗟悔，因上前朝见道：“旧大夫鹿毛寿朝见，愿大王千岁，”燕王昏沉中忽听见有人说话，忽然惊醒，惟抬头定睛一看，认得是鹿毛寿，心中不觉酸楚起来，因噙住眼泪问道：“鹿大夫何得至此，莫非梦中么？”鹿毛寿奏道：“非梦也，臣实在此朝见。”燕王听说非梦，定了定神，方正色说道：“寡人虽已让位，与大夫尚是旧君臣，何许多时竟不一见，今又为何忽然至此？”鹿毛寿道：“一向非臣不来，臣因念大王让位者，喜静摄也，既已静摄此宫，自朝享逸乐，暮展闲情，以快大王宿昔之心矣。臣若时时朝见，岂不惹大王之嫌，故忍而不来；又兼国事忧心，久无闲暇，又忙而不能来。”燕王诔道：“大夫既是这等说，为何今日又来？”鹿毛寿道：“臣昔日苦劝大王让位者，盖误听苏代之言，以子之为圣贤也。今见其一味酒色，满腹骄矜，国事全不料理，民情全不体贴，以至兵连祸结，连年不休。臣苦口谏诫多番，竟塞耳不听。目下齐兵临境，民心倒悬，他全不在意，只怕大王一番让位圣心，让非其人，要被他辜负了。困他所为不义，恐怕奉敬大王不能尽礼，故更偷暇来朝见大王问个端的。不知大王退居于此，果能享用遂心么？”燕王诔见问到伤心处，不禁扑簌簌堕下泪来道：“寡人承先王之封疆；燕山易水二千余里，何所不有？乃贪为君之乐，而畏为君之劳，又因闻大夫之‘良言’：‘让位无为君之劳，而常享为君之乐，且得尧、舜神圣之名。’故信以为实，遂废太子而不亲，舍臣民而独处，所望者为君之乐也。谁知自入此宫，令不能行，言无人听，要衣不衣，思食不食，六宫之锦绣绝观，朝夕之笙歌罢响，每夜止对着几个老宫人作糟糠之伴，每日止同着几个衰近侍为故旧之欢，苟全此犬彘不如之性命，苦度此囹圄尤甚之残生。此皆大夫所赐也，有何不遂心而又劳大夫念及？莫非大夫以寡人德薄，让位不足尽辜，尚欲寡人并让此身耶？”

鹿毛寿听了，拜伏于地不能起，半晌方言道：“胡为至此！是臣误大王也。然事已至此，求大王耐心再守些时。今齐国已兴师问罪矣。边兵解体，俱无斗志，自然战败，俟其战败，容臣会同苏代，怂恿其亲自率师往救。彼若身离燕都，臣当可号召臣民，请大王复位，以赎前愆，不识大王有意乎？”燕王诔道：“若得如此，重见天日也。但恐逝水不能复回，空劳大夫美意耳。”鹿毛寿道：“事已有机，容臣图之，大王勿急。”遂即辞出。正是：

甑破思量复保全，拼拼凑凑也徒然。

追思往事真堪笑，看到时情又可怜。

鹿毛寿既出，又自思道：“此事非我一人所能自主，须还与苏代商量。”遂一径来寻见苏代道：“齐兵压境，燕土荒淫，国事日非，民心思乱。请问苏君，何以教我？”苏代道：“鹿君，岂不闻‘木直，可以匡扶而立之’，若迥而且朽，则力何所施？昔王未立，甚有心计，今立为王，则一味夸张，料无主国之道。大都兴亡皆有天命，当兴，故作事精明。今狂悖至此，定是

嗟悔——嗟叹，后悔。

宿昔——往日。典出曹植诗：“宿昔梦见之。”

骄矜——骄盈自满。

糟糠——本指贫穷时之妻。典出《后汉书》：“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处专指老宫人。

犬彘——谓其非人。典出《唐书》：“尔附贼，乃犬彘也。”此处为燕王诔比喻自己处境难堪。

囹圄（língyǔ，音灵雨）——古代称监狱为囹圄。

狂悖——放荡而违背事理。

天命该亡了。吾与鹿君，人力岂能斡旋，只合听之耳。”鹿毛寿道：“新王既败，复立旧王何如？”苏代道：“旧王若才，不更新主矣。新主且败，旧王又何为？但大源尚在，别开新流，庶几可也。”鹿毛寿点头道：“苏君高明，如立千仞之山，所见透彻，但国亡民叛，此身安归？”苏代道：“鲲鹏但患无羽毛，若羽毛俱足，则何天不可以高飞？我与鹿君，胸藏智计，舌有机锋，秦楚赵魏，何国不可以立身，而以为忧乎？”鹿毛寿道：“承苏君之教，昔迷皆觉，宿醉俱醒。但燕齐雌雄尚未明判，若去之早，设或不然，未免遗士君子笑之；苟流连不决，祸到临头，又恐脱身无路。”苏代道：“水满不碍鱼游，林深何妨鸟去？变由他作，机自我乘，鹿君何过虑也！”鹿毛寿听了，方大喜道：“天下服苏君之智谋，良不虚也，寿之朽骨，皆苏君生之。感谢，感谢。”因而辞出。正是：

好人传会待君王，得愿从之失想亡。

谁料高才兼捷足，死来飞不到他方。

按下鹿毛寿计算逃走不提。却说匡章领了十万齐兵杀奔燕地，临了一城，到了一郡，以为必有燕兵把守，燕将迎敌，不敢轻易进攻，只得扎寨打探。谁知燕将、燕兵，怨恨子之入骨，又见齐国檄文暴扬其恶，一发怨恨，没一人肯出力效劳，为燕守城迎战。众百姓闻知，纷纷议论道：“我等同系燕民，食燕之水上，岂肯轻易从齐？但新王钱粮又加半，为人又暴虐，所下之令无非害民，所作之事都是荒淫。为王三年，民之膏血俱已沥尽，若再过几时，民之皮骨定不存矣。今齐兵来伐，何不开城迎接入来，借他的刀枪，除我们的祸害，有甚不好，怎还要去与他对敌？”大家都以为说得是，遂来与守城的兵将商议。不料别处调来的兵将，闻知得齐兵入境，已早早逃了。惟本地兵将，不舍远去，尚在，见百姓迎降，竟欣欣然同着众百姓大男小女，以箪载食，以壶盛浆，大开城门，远远地迎接齐师，求其勿伤居生，休扰地土。匡章初见之犹疑其诈，着兵将围住细搜，却身无寸铁，方知是实，遂欢喜受了，下令戒备而过。到了一郡，打点交战，不期兵民同心，也是如此，竟不费一毫气力，早已下了七、八座城他，方遇着贾雷之兵。

这贾雷乃子之一党，望见齐师强盛，虽然害怕，却还想出力支撑。因摆开战场，分开队伍，手执长枪，一马当先，拦住道：“燕、齐久已通好，为何无故敢来侵犯？”匡章答道：“燕齐通好，乃太公、召公子孙之事，与汝子之何干？子之，燕之乱贼，篡燕君之位，故彰大义而讨之，何谓无名？”贾雷道：“此乃燕君无德易有德，让位也，非篡位也。”匡章道：“君臣，冠履也。冠虽敝，不可着之于足；履虽新，又安敢加之于首哉！况子之逆贼，又臣子中之大奸大恶，何德之有，而敢受天子诸侯之位郡？列国尽欲诛之，故寡君先兴问罪之师，以除恶逆。一路城邑，皆应天顺人，箪食壶浆以迎齐师。汝何人，乃不知天命，尚敢操戈阻吾去路，真死有余辜矣！”因挥兵大进。贾雷见敌兵来攻，急回头招兵拒敌，不期五万兵早已弃甲抛戈逃去八、九。贾雷见势头不好，急欲逃走时，而左臂忽中了一箭，跌下马来。齐兵一

大源——水流所从出的地方，引申为事物的根由。这里指旧王的家族尚在，后继有人。

鲲鹏——大鱼及大鸟，以喻至大之物。

遗士——前朝之旧臣。

箪（dān，音单）食壶浆——典出《孟子·梁惠王下》，写的正是本书这段史实。说的是人民群众踊跃犒赏自己所爱戴的军队。

涌上前，早已踏为泥土矣。正是：

党恶思能常有势，从奸定道永无伤。

谁知一旦人心变，党恶从奸更易亡。

贾雷既被杀，燕国再无阻拦。齐师所到，如人无人之境，不五十日而前军已离燕都不远。探子报入燕宫。只因这一报，有分教：石应胆战，铁也魂消。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燕子之无道受齐刑 并匡章有心乱燕国

诗曰：

施恩布义是王师，保国安民身不危。

愚蠢不思除祸乱，贪顽只顾讨便宜。

前奸已笑其遭变，后狡方思又出奇。

败败亡亡常若此，如何得有太平时！

话说齐兵杀了贾雷，竟奔燕都。一时报入燕宫，子之尚醺然不信道：“一路多少城他，岂能飞越？况前日已遣贾雷率五万人迎战，胜败尚未见报，如何齐兵突至？”探子道：“贾雷已战死，五万人逃者逃，死者死，谁来报信？”子之方沉吟不语，急宣鹿毛寿商量道：“齐兵之来，何如此之速？”鹿毛寿道：“臣前苦奏大王，大王只是不听。一路来，城池虽多，兵将虽有，然皆以大王荒淫酒色，不加体恤，故一见齐兵即倒戈而走，齐兵乘胜长驱，直至于此。臣欲再奏，知大王不听，定加嗔责，故不敢耳。”子之方踌躇道：“原来如此。”又想一想道：“有寡人在，也还不妨。贤卿可将都城中寡人素常亲信者细查，尚几个月？”鹿毛寿道：“臣已查点明白，兵散在外者虽有二、三十万人，然实在都城者不过万余，而万余中，敢亲信者不过四五百人。今齐兵十万，又乘胜增添，大王虽勇，亦难与之对垒。”子之笑道：“兵在精，不在多；将在勇，不在众。贤卿勿忧，可速点齐亲信五千人，只须寡人一槊，将匡章小竖子打死，其余自散矣。”

鹿毛寿原打算逃去，一来因子之委任甚专，一时之间脱身不得，今又见子之自说得英勇异常，故疑疑惑惑，又图苟且一时，只得将都中亲信五千人都调了来，一营一营分列队伍，自宫中直摆到南城，甚为雄壮。子之与鹿毛寿俱换了戎装，手持利器，子之是槊，鹿毛寿是枪，都骑了战马，又带着数百健将，紧身跟随，从宫门直跑到南城，又从南城直跑回宫，不住地往来大衢中，以耀武威。子之又下令：“城上插满旌旗，紧闭城门三日，听彼急攻，不许放开。待过了三日，将彼锐气挫尽，然后寡人乘曙色未分之际，飞马横槊，直冲入其营。匡章小竖子，就有十颗头，寡人取之也只如探囊耳。鹿卿可再率五千亲信精兵，以为后应。齐兵纵有十万之众，自应践踏死矣，何足劳燕兵之诛！”众亲信兵将闻了此令，也觉壮胆。

子之又命椎牛沥酒，犒赏兵将。齐兵未到，兵将尚欢呼如雷。不期燕民怨恨子之入骨，恐怕子之胜了齐师，久占江山，无再生之日，巴不得齐兵杀了子之，方快其心，暗暗地打听齐兵一围了城，便不顾性命，一齐从城旁拥出，开了城门，让齐兵杀入。城门之下，虽有兵将把守拦阻，当不得百姓多了，如蜂似蚁拥来，哪里拦挡得住。城门一开，齐兵知是民变，便乘机杀入。马成群，兵成队，就如潮水一般涌来。旌旗耀日，金鼓喧天，就如泰山一般压来。莫说素不亲信之兵，逃走得无影无踪，就是这五千亲信兵将，看见势头不好，惊惶无措，也不知不觉地东奔西窜，一霎时逃去许多。子之与鹿毛寿已算定闭城自守，开城破敌，以为万全之策，不期民变城开，齐兵拥入，出其不意，又见亲兵皆散，左右无助，鹿毛寿要走不能，子之也未免着慌，然到其田地，只得硬着胆，拼死命上前迎战。

衢（qú，音渠）——四通八达的道路。

椎（chuí，音垂）——杀死。典出《史记·酷吏列传》：“少时推埋为奸。”

此时，大衢之中，刀枪林立，也辨不出谁是将，谁是兵，只好混杀一场。鹿毛寿手段有限，战不上十数合，已被众兵刺死。终是子之英勇，横开一柄架，在大衢之中东一推，西一指，忽往前打来，忽照后刺去，荡着的头开，磕着的脑破，一霎时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兵将。若是阵前厮杀，可谓无敌。当不得十万齐兵，奉匡章号令，一时涌进城来，将一个大衢塞满，莫说兵将要争功向前，就是急急要退，也退不去。子之虽然英勇，战久了，臂上忽被一刀，腰里忽中一箭，肩已枪伤，腿已被砍，渐渐地力尽筋疲，撑待不住。当不得齐兵众多，杀一个，转添上两个。子之尚怒目咆哮，持槊不放，不期战马足伤，往下一闪，早已将子之掀下马来。众兵将便一齐要上前动手，忽闻将军飞马传下令来，要擒活的，众兵将遂拿定手脚，用大铁索密密地捆缚起来。匡章见擒住了子之，不胜之喜，忙用囚车载了，拔两队兵丁看守伺候，发文书解往临淄去报捷。后人有诗吊子之曰：

为臣已两代，为君能几年？

设使尚为臣，犹持燕相权。

又有诗吊鹿毛寿曰：

惨死有如此，不尽劝让辜。

设使不劝让，此时犹大夫。

匡章既已生擒了子之，事已大定，然后下令，令众兵将各照营伍，分屯燕城之内，方查问旧燕王哙尚在何宫？

却说燕王哙在文华宫中，久已自悔其误，其心已死，忽闻鹿毛寿前所说谋驱子之、往迎齐师、重立复位之计，未免又动了一番覆水欲收之心，每日差近侍在宫门前打听，并不见说起子之出迎齐师。过了一两日，转听得说子之与鹿毛寿亲自领兵守城，因想道：“二人同守城他，如何下手？”心肠又冷了一半。捱到今日，忽听得城中金鼓喧天，炮声不绝，守宫门人一个也无，急忙再打听，方乱哄哄传说：“齐兵十万已入城了。”“鹿毛寿已被杀了。”“子之已被擒去。”“正在四处找寻大王，只怕顷刻就要寻到了。”燕王哙听了，不觉失去三魂，走了七魄，不禁顿足大痛道：“此是寡人自取也！此是寡人自取也！”竟哭入宫中，悬梁自缢而死。正是：

禅位唐虞传美名，定须尧舜圣人行。

昏君奸相思依样，画出葫芦命已倾。

燕王哙缢死，有人报知匡章。匡章道：“便宜这个昏君了，也该生擒了，解到临淄，出他之丑，既缢死也罢了。”遂吩咐兵将将宫门拦住，先令兵士将燕国那宗庙毁了，又令亲信家了将燕王府库中之宝物玩器，尽数取了，用车装载好，与子之的囚车一同起行，解到齐国，并请齐王发落，好不兴头！正是：

诛暴除残理法该，如何乘衅取其财。

谁知天道回旋急，福未消时祸已胎。

此时燕王哙已死，子之又被擒了，一时无主，而燕地二千余里，大半俱归于齐。匡章因解子之请功，自却表请率兵屯留燕地，以收四远居邑，实在燕都肆恶不提。

却说齐宣王自遣匡章伐燕之后，仅五十余日，即有人来报破燕之捷，喜之不胜。又过不得十数日，早一队兵将，拥着子之的囚车来献俘矣；又一队兵，将车载着无数的奇珍异宝来请功矣，把一个齐王直喜得身子都飞扬到半

天之上。因先命近侍，将掠来的珍宝货物，一桩桩，一件件，都照捷文上数目，一一收“入宫中，然后将子之发去监禁，以待择吉献俘。

到了献俘这日，齐宣王僭穿衣服，手临大殿，盛陈兵卫以夸武威，因将子之带到丹墀，亲口问道：“诸侯之位，君位也。汝不过燕地一匹夫，谋为燕相，身居台鼎，已为犯份，就该万死。怎么又串通奸人，捏造让位浮词，诳骗昏君，夺其宝位，僭称诸侯？奸谋既遂，就该享你那燕国诸侯的荒淫之乐，今日为何又囚犯一般，捆绑着解到我齐国来领死？须知为君自有为君之福，岂汝一介小人所能受用？以下臣而篡为君之上位，此罪岂不该万死乎？汝本庸愚，因人碌碌，功名固已侥幸，即夤缘党羽，称贤称能，也还是奸狡之常，怎么一个无赖之徒，竟妄称起圣人来？且不称寻常之圣人，竟称上古让位的尧、舜大圣人来，以下愚而污辱上圣，此罪不又该万死乎？何国无君？何国无臣？皆惶惶然不敢相犯者，名份定也。都像你这等臣僭为君，君降为臣，颠倒错乱，天下效之，却将奈何？以私好而乱公制，此罪不又该万死乎？至于逐前土之子，居前王之宫，一味荒淫，万分残虐，致使天弃于上，良怨于下，此又万死不足尽辜者也！寡人今日为天下除残，岂非快事？汝逆贼尚有说么？”

子之弭耳闭目，气也不出。宣王见其无话，遂命刑人带出凌迟处死。既处死，又命剁为肉醢，分赐诸臣，以为做戒。子之费了无数奸心，指望金汤带砺，万载无休，不知才一转眼，早已身为泥土。后人诗讥之曰：

芳流青史不须言，臭也遗来载简编。

莫笑吟之身死苦，臭名尧舜一般传。

宣王既诛了子之，觑得天下无人，因下诏褒美匡章之功，又令其扫平燕地，尽归于齐。匡章奉令，愈加肆恶，毫无抚恤燕民之意，每日只放纵军士搜求财货，致使民间鸡犬不安。正是：

只思敛自己，全不问人心。

岂料天心变，其强一旦沉。

却说燕民箪食壶浆以迎齐师者，非乐齐师之来，皆因深恨子之，巴不得食肉寝皮，却又无可奈何。今得齐兵来伐，将子之擒去，大快其心。若使匡章既擒子之，燕国无主，就该访求燕后而立之，便使燕民感德于无已也。不料匡章不但不立，竟要残灭燕嗣，以快己心，且暴虐残忍比子之更甚，燕民又愤愤不平，东一攒，西一簇，皆思访求故太子而立之。正是：

火益热兮水益深，教民何以度光阴？

谁知破国还开国，笑杀奸雄枉用心。

按下匡章残恶不提。且说郭隗与太子平虽逃入无终山内友人家隐姓埋

捷文——报告战胜的文书。

袞（gǔn，音滚）服——皇帝及上公的礼服。

僭（jiàn，音箭）称——超越本分，冒用名义。

夤缘党羽——此指攀附拉拢，结党营私。

弭（mǐ，音米）耳——帖耳。典出《六韬·武韬发启》：“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醢（hǐ，音海）——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酷刑。

金汤带砺——金汤，即“金城汤池”之意，比喻防守巩固的城池；带砺，为长久之意，典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

名，却原曾吩咐得力家人在外打听，时时暗报。不上半年，早有家人来报，说子之被齐兵擒去，燕王哙自缢身死；燕国无主，任齐兵在内作横；宗庙皆已残毁，府库宝玉财帛皆已掳尽。太子平听说燕王哙自缢身死，不胜悲痛，哭道：“此仇深似海矣！”郭隗忙止住道：“殿下且休发言。闻得四境尚皆齐兵，若机事不密，取祸不小。”太子平因止泪说道：“父王既已薨逝，若有一路可以复仇，尚不借靦颜以生。倘宗支沦丧，民已归齐，我召平尚要此性命为何，又莫若挺身从先王一死。乞太傅教之。”郭隗道：“事已至此，殿下且从容。容臣暗暗出去，打探一个的确消息，再来商量。”太子平道：“如此甚好，但太傅出去，须要谨慎。”郭隗道：“殿下放心，臣自有区处。”遂依旧扮做穷人，一步步走出玉田界来。

原来这无终山，在上古时原有个无终国，却在燕地的玉田界内。郭隗走到玉田，还未及打听，早撞见一个人，将他上下估计。郭隗恐那人认得，忙忙抽身折入一条僻巷，才走入巷内，那个人早赶上来道：“郭老爷，小的何处不访到，恰恰的这里遇见。”郭隗耳虽听得，却不敢答应，低了头只是走。那个人又赶上几步道：“郭老爷不要走，小的原是老爷朝中逃回的田役，叫做鲍信，曾眼侍过老爷的。今因百姓无主，要禀知老爷。”郭隗听得，忙回头一看，只见那个人果有些面熟，因回说道：“我又不是甚么郭老爷，你莫要认错了。”那人道：“老爷不要隐瞒，小的果系田役。只因燕国百姓不忍归齐，因有急事要通知老爷。”郭隗见那人说话有因，因立住脚问道：“你有甚急事要通知郭老爷？”那人道：“这里不便说话。”遂将郭隗引到一间空屋里来，闭了门细细说道：“自从老爷同太子避去后，国中受子之之祸，无一日安生。及齐师来伐，百姓只认做还是齐桓公恤邻的故事，十分欢喜，竟箪食壶浆迎了入来。不料齐将匡章擒了子之去后，哪里有一毫恤邻之意，竟将燕王的宗庙都毁了，又将燕宫的宝物都掠去了，惟有燕国的地上尚收不尽，正在此苦磨百姓。百姓汹汹思乱，只是访不出太子的消息，蛇无首而不行，叫小的们四下寻访，今方得见老爷，大有机缘。求老爷做主，以复燕邦。”郭隗道：“此话真么？”那人道：“不独玉田一处，治境百姓皆纷纷访主，怎么不真？”郭隗道：“你一人也做不得甚事。”那人道：“玉田一境百姓皆同心合意，何止小的一人！若要通知他们同来见老爷，但外面齐兵甚多，恐怕知觉，惹出事来，小的不敢，故止一人来见老爷。”郭隗道：“既是这等，你可悄悄再唤几个老成的与他商量。”那人应承去了。

不多时，果同了一、二十个老成的百姓齐齐来见，所说之言，都是一样，说得激烈之处，都叹息堕泪，愤愤不已。郭隗见人心已真，方直认道：“诸君既如此忠义，不必过激，太子尚在。”众人听见说太子尚在，皆满心欢喜，因又问道：“太子既在，不知逃往何国？我们好去迎请。”郭隗道：“实实不远，就在此无终山中。”众人听见说在无终山中，愈加欢喜道：“既在无终山，不过数十里路，快备车乘，迎请回来。”郭隗道：“迎请太子不难，只是这些齐兵如何处置？”众百姓道：“这些齐兵，看得燕民如土，毫不提防，每日只是诈酒诈食，只消舍着些酒食，将他们灌醉，杀之如切菜耳。众百姓但因无主，故不敢行，今太子既在，我们暗传百姓，一面迎请太子，一面就杀齐兵，有何难哉！”郭隗听了，也不觉大喜起来道：“汝等果能如此，可谓燕国之义民了。但恐玉田去燕都不远，匡章闻变，领兵来攻，一时兵将

治境——治，治理；境，疆界。此处言燕王哙原来的管辖范围。

全无，将何应敌？”众人道：“燕国兵将并不曾遭其屠戮，皆因怨恨子之，临阵逃散，及齐占了燕都，遂潜匿不出。若闻得太子重兴燕国，只消一道榜文，四处招挂、不须十数日，包管十万精兵一时而聚。”郭隗道：“既是如此，事不宜迟，就可举行。”

众百姓因一面去悄悄会同百姓备办法驾 旗幡，连夜去迎太子；一面吩咐阖城百姓，用酒食灌醉齐兵，尽皆杀死；一面叫人收拾三皇庙，同候迎了太子来重新即位。只因这一番作用，有分教：易水重添色，燕山复吐辉。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法驾——古代天子的车驾。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

第五回 郭太傅请买死马骨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

诗曰：

家国兴亡不足哀，只须求得有奇才。

黄金若攒燕台上，骏马应从易水来。

尽道功名当日立，谁知成败至今开。

凭君莫说燕山事，试问昭王安在哉？

话说郭隗与众百姓将各项事情算什停当，遂暗暗地领了一些百姓，竟到无终山来见太子，备说从前之事。太子听了，又忧又喜，喜的是中兴有路，忧的是已败难成。然事已到此，只得出来安抚百姓。百姓见了，欢呼如雷，竟簇拥着上了法驾，一径往玉田而来。

此时，阖城的百姓得了信，已将各门戍守的齐兵用酒食灌醉，杀了大半，夸其刀枪盔甲，大声张扬道：“吾燕国又有主了。”不曾杀的齐兵一时听得，都乱糟糟逃个干净。众百姓将夺来的旗仗排开，因又添上鼓乐，沿路迎来，迎着了，竟鸟飞雀跃地拥到三皇庙中，设了一个大座，请太子高登宝位，号称昭王。

昭王感百姓拥戴之诚，又念国家败亡之苦，祷告天地山川，不禁大恸，在哭道：“念燕邦不幸，先王遭奸臣巧说让位，以成其篡夺之谋，遂致邻邦起衅，家国丧亡，宗社丘墟，封疆瓦解。今蒙众父老不忘先义，思启后人，拥立寡人，以复燕国。寡人虽不肖，既蒙拥立，敢不奋身！敢告于皇天后土：分封有制，尺寸不敢与人，父仇不共，虽杀身其愿必报，倘贪逸乐，不奋其身，若恋安闲，忘情讨罪，骨化肉消，有如此酒。皇天后土，惟其鉴察。”祷告罢，不觉义气浩然，泪如雨下。众百姓看见，俱赞扬道：“有君如此，何思江山不复！”遂拥入城中，拣个大所在住下。

昭王就进拜郭隗为相国，进位大师。郭隗就在众百姓中，选了几个好汉为将，登时即出榜文，各处招兵。果然燕兵未曾伤损，俱在四下隐藏，今见有榜文招他，又闻得昭王贤明，不数日遂聚积了三万余众。郭隗见兵已招来，又打檄文报知各城各色知道：“玉田百姓已于无终山求得太子平，立为昭王，重兴燕国矣。凡属旧臣旧民旧疆旧土，不得已为齐占据者，速宜激忠奋勇，计日而速诛齐寇，以复燕都。”此时，各郡百姓，已降齐、未降齐者，皆苦齐兵骚扰，见了檄文，皆轰然告报道：“燕既有主，我们世代燕民，如何从贼？须大家努力，以谢降齐之罪。”一时纷纷攘攘。齐兵闻知，俱慌张无措，也有一同回齐国的，也有逃往燕都报知匡章的。

此时匡章已知昭王重立之信，但身在沉酣之际，未免贪欢。又以为玉田小邑，无兵无将，不能成其大事，况燕城降齐者十有八、九，不甚留心。及见各城分守齐兵尽皆逃回，传说燕民变起之事，匡章方才慌了。欲要去取玉田，又见齐兵已骄，燕兵正愤，料难得意；欲要常守燕都，又恐燕民既叛，不怀好意，一时四面逼来，如何脱身！再三算计，只得下令连夜班师。前回齐师来时，燕民甚悦，故箪食壶浆迎之，过一城，便一城属齐，过十城，便十城属齐。匡章只以为开国有功，不思身入重地。今昭王新立，降齐之城，依旧归燕。匡章再欲如前经过，则见各城旌旗俱插燕国名号，守得铁桶一般，谁肯轻放？匡章无奈，过一城，只得苦战一城，直战得力尽筋疲，过一邑，杀一邑，直杀得铠破斧缺，急急杀到燕齐交界地方，而十万之兵，剩不得七、八千矣。不期这燕关重地，日夜提防，所守之兵比他处更多数倍。齐师到此，

渐渐少了，如何过得此关？匡章正在危急之时，束手无策，却喜燕王叫人飞马行了一扇硬牌来，上写着：

燕、齐夙昔通好，今齐师伐燕音，为子之也。今寡人一立，齐即班师，尚似未忘旧

好。所过城邑，不许拥师拦阻。特示。

此牌一到，燕兵遵旨开关放行，齐师方得抱头鼠窜而去。正是：

师来何其雄，师去何其馁。

只因将帅贪，所以行兵诡。

匡章既出燕关，到了齐境，方才重振兵装，做出破燕得胜班师气象，归到临淄，朝见齐王。齐王因他生擒子之，又掳掠了许多重宝，大遂其心，故后来昭王既立，降齐之民复叛归燕等事，俱不深究。正是：

臣奉君之欢，君隐臣之罪。

如此君与臣，亡国实无对。

却说昭王玉田初立，兵微将寡，日夜虑匡章来伐。不期才出榜文，就聚十数万兵马，檄文发去，城邑尽归，胆便壮了，不怕匡章来伐。过不得数日，又报匡章假称奉旨班师，竟连夜逃走。昭王大喜，早有一班将士出位言于昭王曰：“匡章拥齐兵毁燕宗庙，迁燕重器，又浊乱燕宫，罪莫大焉。今乘其逃归，大王何不下一令：所过城邑，紧紧拦阻；又下一令，令臣等率兵追赶，不出一月，可斩匡章之头献于大王。”昭王闻言，踌躇不决，因问于相国郭隗。郭隗道：“不可也。齐乃大国，不可苟且图之。匡章兵来，虽实意谋燕，然名则诛子之。今闻大王之立，即班师而去，虽见势头不好，尚于大王未有伤也。今若乘匡章之敝而杀之，齐王正在暴横之时，岂能默受？若动其兵，是自取也。况燕新造，即起兵端，非为良算。莫若转做人情，放其归国，使彼无衅可开，暂图宁静。候大王抚平燕上，招足甲兵，然后一举而报深仇，方足显英王之作用。”昭王闻言大喜道：“相国高识远见，如在天上，岂浅识所知。敬从，敬从。”因发牌转做人情，放匡章返齐。正是：

呆人认眼前，智士思人远。

放得匡章还，齐王心已散。

匡章既去，燕部臣民因扫清殿阁，整备法驾，俱至玉田迎请昭王回宫。昭王感臣民之意，因回到燕都，重新郊祀天地，以正大位。一面下诏安抚百姓，一面就修理宗庙，一面就选贤能将士，暗暗地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以为复仇之计。每日闲暇，即与相国郭隗商量道：“燕不幸遭子之之变，以致先王蒙受大耻，使寡人日夜不安，誓死必报此仇。但念齐乃大国，临淄、即墨兵甲众多，不易剪灭，必得奇才贤士，智略高人如管仲其人者，方可共图大事。当此雄强兼争之际，虽有奇才，必散在列国，寡人欲卑词厚币以招之，不识其道何由？敢求相国教之。”郭隗道：“臣见自古至今，同一为君也，有名为帝者也，有名为王者也，有名为霸者也，有叫做亡国之君者也。何也？盖其所用之人不同耳。所用之人可以为君之师，则其君北面受学，必至为帝；所用之人可以为君之友，则其君趋而受教，必至为王；所用之人不愧为君之臣，则其君咨请谋划，必至为霸；若所用之人皆厮役之流，则其君坐而指使，

浊乱——扰乱，淫乱。

新造——重新建立。典出《新唐书·郭子仪传》：“国家再造，卿力也。”

剪灭——除灭。

卑词厚币——谓谦恭之言词与丰厚之礼物。

必至亡国而已矣。今大王思念贤才，诚帝王霸之事也，但求之之道，臣以为招来易，往求难。大王不欲求贤才则已，必欲求贤才，臣有些策可以坐致。”昭王闻言大喜道：“访求尚恐不得，坐致如何得求？”郭隗道：“有一譬喻，大王独不闻乎？臣请言之：昔有一君，爱千里马而不得，使近侍中涓，怀千金四方求之。中涓遍走天下，求之不得，忽闻某地有一千里骏骑，急往求之，而马已死矣。中涓无以复旨，因心生一计，遂取出五百金，将死马之骨买了回来，报于其君。其君大怒曰：‘吾不借千金买骏马者，为其能日行千里也。此马虽是骏马，此骨虽是骏骨，然已死矣，要他何用，而费吾金耶？’中涓曰：‘吾王不欲得千里马则已，如欲得千里马，臣费五百金买此死马骨，天下传为奇事，必以为死马骨且重价求之，况活千里马乎？吾主少俟之，千里马将至矣。’其君以为然。果不期年，而千里骏马自远方至者三匹。今大王必欲卑词厚币，招徕贤士，贤士遍满天下，焉能得知何在？即请以隗为死马骨，先买之。天下国士必曰：‘如隗之贤，尚且求之，况贤于隗者乎？’自不惜远道而来矣。”昭王闻之大喜道：“相国教我甚明。寡人视相国之贤而不知加敬，尚欲他求，谁其信之？”因别筑一新宫，奉郭隗于内，朝夕相见，必执弟子之礼，北面听其教诲；至于饮食，极其丰盛，供具极其周备；凡有所谋，必恭恭敬敬，不敢少懈。行之数月，列国皆知昭王好士之诚。昭王又想到：“此新宫不过但为郭相国筑耳，天下贤豪，尚不知我景慕之私。”因复于易水之傍，又筑起一座高台，极其雄丽，取名招贤台，以明招致贤才之意，又于台上多集黄金，候贤才到日，不时取用，因又名黄金台。由是，天下无一人不欣传燕昭王真心好士。后来流传至元，有一诗人刘因感其事而作古风一首道：

燕山不改色，易水只剩声。
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
区区后人，犹爱黄金名。
黄金亦何物，能为权重轻。
周道日东渐，二老皆西行。
养民以致贤，王业自此成。

自黄金台之名一出，四方贤士尽皆企慕，凡怀一才一艺之士，莫不纷纷来归，不能细述。忽有一贤姓剧名辛，才能出众，智略超群，闻黄金台之名，自赵国而至。又有一贤姓邹名衍，胸藏日月，最善谈天，闻黄金台之名，自齐国而来。又有一贤姓屈名景，文能经邦，武能定国，亦闻黄金台之名，自魏国而来。昭王一一接见，劝餐授馆，无不得其欢心，恐屈其才，不敢烦以杂职，尽拜为客卿，日夕讲论政事。每论及燕民被齐师残杀，不胜愤恨。因细查民间有为王事而死者，亲在吊之；有父兄已歿而幼年孤立者，令有司时时存恤之；乡民有德者，举而旌表之，以励其余；狱中有罪者，引而惩创之，使之感悔；至于军中士卒，或讥或寒，必悉心访察，同其甘苦。

昭王行之年余，不独举国之疮痍尽消，而四方豪杰之士归之如市矣。昭王因见郭隗曰：“寡人不才，蒙相国提携复国，今年余矣。寡人抚循士卒日夜不安，吊死问孤未尝少懈，又辱四方豪杰时来赐教，不识及此之时，可勉力一用否？”郭隗曰：“未可也。百姓虽安，气犹未振；士卒虽感，节制尚无；豪杰虽归，均非大将才。大王欲复深仇，尚须努力为之，自有时也。”

昭王闻之，惕然于心，因再拜受教而退。正是：

疾走须骏蹄，高飞必健羽。

若欲报深仇，万全方可许。

按下昭王图报深仇不提。且说赵国有一贤人，姓乐名毅，乃乐羊之孙。你道这乐羊是谁？这乐羊乃魏文侯之将。魏文侯曾使之为将，而往攻中山。乐羊往攻中山，三年而后拔之，归而论功，魏文侯笑而出谤书一筐，示之曰：“寡人若信此谤书之言，卿罢归久矣，安能成此大功哉？”乐羊乃再拜稽首，谢曰：“臣今日方知，拔中山非臣之功，乃君之功也。”文侯因封之于灵寿。自是列国相传，皆知乐羊之名。乐毅乃其孙，将门将种，因而好讲兵法，喜谈武略。人有戏之者曰：“汝好讲兵法，亦能领兵拔中山，以继令祖之志么？”乐毅笑应之曰：“拔中山何足为奇，但可惜当今诸侯，无一人能如魏文侯之贤，而知用我也。”人皆笑其妄言，而乐毅但然处之，不以为意。只无奈贫困日甚，其妻和氏因劝之道：“君既自负怀抱异才，赵国见汝贫贱，自不能用。闻得齐国，奄有东海，实称大国，孟尝君已享其荣，苏季子亦获其利，亦用贤之国也，君何不往游之？倘能际遇，岂不胜此尘埋。”乐毅道：“吾非不思及此，但念功名有地，齐非我地，功名有时，今非其时，恐去亦徒劳。”和氏道：“妾闻得之即为地，遇之即为时，哪里预先定得，与其坐困，不如往求。纵往求不得，亦与坐困一般，君何惮而不行？”乐毅无奈，只得勉强投齐。

到了齐国，湣王新立，自倚富强，十分骄傲，虽时时用人，却用的都是一般夸诈之人，说得如何战胜，如何取利，语语快心，言言悦耳，故立致富贵。乐毅则以为富贵必须养民，战胜必须训兵，言不耸听，策不惊人，谁来听你？故在齐流落多时，依旧归到赵国。赵国又正值那赵武灵王改易胡服，自称主父，欲强其国，后来遭变，死于沙丘，一时赵国汹汹。乐毅见乱，因挈其家去灵寿而奔于大梁。

大梁乃魏地，时魏昭王在位。乐毅既奔其地，贫困无聊，亲友皆劝其出仕。乐毅道：“仕须得君，魏君非吾主也。”过了些时，愈觉贫困无聊，因不得已而出仕魏昭王。昭王庸君也，果不识乐毅之贤，竟以常人蓄之。乐毅益复无聊，每每跨马出郊，流览山川，以抒其抑郁之怀。

一日，随众人朝见。燕国有一使臣，来行庆贺之事，就传说燕昭王师事郭隗，又筑黄金台，求贤如渴之心。乐毅闻知，遂暗暗欢喜道：“此吾展才之地也。”因归与和氏、幼子乐闲商量道：“吾怀经邦奇才，总师大略，而贫困于此，悠悠岁月，岂不自误！今闻燕昭王新筑黄金台，广求贤士，欲报齐仇，此正吾得意之秋也。吾欲脱身游燕，为燕报复齐仇，以显名于诸侯。吾妻可暂居于此，待吾与燕君定谋，然后差人接汝。”和氏道：“君前投齐，而齐湣王雄略之主也，一贤一才，无人不取，独弃君不用。今逃难至魏，幸仕于朝，借禄以免饥寒足矣。君又思舍魏以往燕，不知燕君又是何如，亦须慎而图之，勿使再失。”乐毅笑道：“齐湣王虽骄横强梁，然粗人也，只足取死，安能知吾？魏君庸主，吾不过苟窃其禄，岂是终身！今闻燕昭王变

拔——攻取。

谤书——诽谤人的文字材料。

苟（g u，音狗）窃其禄——暂且无事可做，白白地得些俸给。

变——兵变。

能逃生，难能复国，又能高筑金台，礼求贤士，其志不小，吾往从之，方足展吾平生之志。”和氏道：“君意既决，妾何敢阻？但君既往魏，恐私往不便。”乐毅道：“此不难也。”因入朝见与事之臣，说道：“臣坐面食禄，自觉有愧。昨见燕使庆贺，礼当往答，倘不以辱命见斥，臣愿效劳。”此是小差，无甚关系，当事见乐毅请往，遂从其请，因发答贺表章与之。乐毅领了表章，便辞别妻子，竟往燕国而来。

到了燕国，献上表章。昭王览完表章，见奉表使臣是乐毅名字，因惊问道：“吾闻魏有乐羊，乃名将大族，此乐毅莫非其宗人？若果乐家一派，定然有异，不可失了。”国御便殿，命内侍召入。

乐毅承命而入，朝见昭王。昭王见乐毅人物英俊，举止昂藏，知其有异，因赐坐而问曰：“寡人闻魏文侯时有名将乐羊，不知可是贵族？”乐毅对道：“此即臣之先祖也。”昭王闻而大喜道：“原来即是令祖，无怪先生如此杰出，果是将门将种，今幸相逢，窃愿有请，不识肯赐教否？”乐毅对道：“臣毅献表而来，虽奉主君之命，然臣毅不表他人而请自行者，实慕大王筑黄金台推礼贤上之高名，而愿一瞻日月之表，以快素心。今既亲承龙凤之姿，又辱宠加盼睐，是所见又过于所闻。臣毅肝胆已输，倘蒙赐问，敢不底里上陈！”昭王闻言，愈觉大喜道：“原来先生惠顾寡人，具此深意，非先生明教，寡人愚蒙，几乎失之。且请问：当今之世，英雄并立，功利是图，强国用兵之道，毕竟何先？”乐毅对曰：“治国用兵之道，考之光帝、先王、先圣、先贤，第一良图，无如仁义。然仁义虽美，而施仁义实不易行。何也？盖王降而伯，已非一朝一夕。世尚功利，以为固然。倘国不富，民不强，兵将不雄，而徒然与人、让人，曰仁、曰义，鲜不笑其迂腐，而身命殉之。此宋襄之所以败也！当今之世，苟欲治国，必先富其国，必先强其民，必先雄其兵，有仇报仇，有耻雪耻，然后不取而与人，人乃感之曰：‘此仁也，不可忘也。’不贪而让人，人又乃羨之曰：‘此义也，不可再犯也。’此仁义所以为美也。至于国之富，不以聚敛，而以薄用佐其生；民之强，不以骄横，而以感愤作其气；兵将之雄，有恶诛之，有暴除之，而不以无辜肆其威武。此虽不言仁义，而仁义之道在其中矣。而治国之道，不出于此。”昭王听了，喜动眉宇道：“高论足开茅塞，先生诚大贤也，安敢屈于臣位？”因下位而待以客礼。乐毅再三推谢，昭王道：“先生生于赵，赵，父母之邦也，臣之可也；先生仕于魏，魏，君臣之国也，不敢当宾叫也。寡人于先生，又非父母，又非君臣，而承大教，自应客礼，又何必辞？”乐毅道：“大王虽君燕不君赵，而君之位同；臣虽臣魏未臣燕，而臣之位同，名分定也。大王不可因爱臣而废礼。”昭王道：“君臣之位虽通天下，亦不过泛为备位之君臣设也，如何敢加之于大贤？请正客位，以便领教。”

乐毅见大王之爱敬出于真诚，因离席拜伏于地道：“大王若爱臣，臣有肺腑之言，敢告于大王。”昭王忙亲手扶起道：“先生有何隐衷，不妨明告寡人。”乐毅再拜，因而说道，只因这一说，有分教：良禽栖于珍木，良臣事于贤君。毕竟不知何说？且听下回分解。

贵族—这里指您的同族。

盼睐—原为左顾右看，此处指看顾照顾。

第六回 乐毅诚心合明主燕王明眼识贤臣

词曰：

渭水飞熊，商岩霖雨，等闲万物不轻睹。一天云起定垂龙，万里风生必从虎。赵岂无家，魏非无主，谁知气向燕台吐。虽然台上有黄金，还是君臣合心膂。

上调踏莎行

话说燕昭王见乐毅说话有意，因扶起再三请问道：“先生有何隐衷，幸教寡人？”乐毅乃正色对曰：“臣之仕魏者，非以魏国可以展臣之才也，盖避赵乱，可暂寄其身耳。即今日奉表至燕，亦非仅为魏国而作使臣，盖闻大王礼贤之名，欲借此至燕，以为择主之阶，进身之地。此臣之隐衷也。臣之隐衷，虽不当一时即吐露于大王之前，不期才一拜瞻，略陈数语，即蒙大王倾听盼睐，加意绸缪，因知大王乃大有德为之君，非世主之比，使臣之肝胆身心尽服，不敢更虚作声价，吞光吐彩，以邀明王之求；又不敢坐失良遇，有辜来意，故不借抱惭而底衷悉陈。大王若不欲报仇则已，若果欲报仇而有取于臣，则臣愿委质于大王而少效其区区，不识大王以为何如？”燕昭王听了，喜动颜色道：“寡人自得国以来，无日不以求贤为事。虽蒙四方英俊，垂顾赐教，不弃寡人，然而如先生之雄才大略，片语即吐心胸者，实未尝有也。寡人愧非桓、文，而管仲、舅犯，先生实过之，正恨不生于燕而生于赵，不仕于燕而仕于魏，使寡人痛相见之晚，乃蒙先生的见鄙心，深哀予志，而慨许以周旋，真魂梦所不敢望者，而忽遇之当面，何幸如之！此非寡人之幸，实燕先王社稷之幸也，愿先生金玉其言而勿悔。”乐毅道：“君求臣易，臣求君难，臣得人主，肝胆愿涂地矣，又何悔焉？大王若虑巨言不实，请即受职。”燕昭王道：“大贤之用，国之兴废赖焉，何敢轻褻？既蒙惠诺，请暂就使馆，容寡人薰沐告庙，然后请先生登黄金台纳印，以国事示烦。今日初临，安敢草草？”乐毅听了，满心欢喜，因再拜辞出，而暂就使馆以宿。正是：

明君自望得贤臣，每恨睽违不易亲。

今日相逢真快意，买金遇着卖金人。

乐毅宿于使馆不提。却说燕昭王见乐毅人物英俊，议论高妙，又开诚吐赤，并不作游说行藏，心深喜之，因亲至新宫来见郭隗，说知乐毅之事。郭隗听了，大喜道：“吾闻乐君，天下士也，有将相之才，惜其生于赵而赵之人不知，仕于魏而魏君不识。今慕大王黄金台之高名翩然而来，正臣前所言之千里马也，今至矣！报齐仇，雪燕耻，俱要在此人身上。大王须厚遇之，勿失也。”

燕昭王见郭隗议论与己相同，愈加欢喜，因退回宫，三日不临朝，斋戒沐浴，亲告于庙，又将黄金新铸一颗亚卿之印。到了第四日清晨，即至黄金台上，命百官具车马、旌旗、执事，往使馆迎请乐毅到台。

乐毅既至，朝见昭王。昭王因赐坐，说道：“先生大贤，尊之客卿师席方为宜也，不宜屈处臣位。但念寡人抱先王之深仇，痛入骨髓，思欲复之，

心膂（lǚ，音吕）——膂为脊梁骨。心与膂既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人体最主要的部分，通常以心膂比喻亲信而且得力之人。此处用心膂二字，有君臣互相信任，共为国家尽力之意。

绸缪（móu，音谋）——事先作好准备。此处指照顾、关心。

亚卿——官名，商代、西周时设置，常奉命征伐和田猎。

而败亡之国，不易中兴，说者曰‘必求高贤为之生聚教养方可快意’。寡人慨之数年，竟不可遽得。幸天赐先生辱临敝地，又蒙先生哀怜寡人慨然俯就，故寡人不揣冒昧，愿举国听从，但思举国听从，非以职位临之不可，故特新铸此亚卿之印，颁赐贤卿，望贤卿念寡人负此深仇，暂为一屈。尚可借此而少释前愆，则先生造燕之功不浅矣。”因亲手取印付之。

乐毅双手接了印，然后再拜致之道：“毅什魏小臣，今初至燕，大王即加臣以卿相之大位，岂臣所敢当？然臣受之而不辞者，知大王英明，定有以知臣而思用臣也，又自念臣才虽微，尚可效犬马执鞭之用，而不欲矫情以负大王之知。今既已受任，则职分当言者愿大王听之。臣闻：‘善飞者，必先敛其翅；善走者，必先缩其足。’今国家遭子之之变，又遇匡章之乱，所伤实甚。今虽得大王数年节养，然羽毛尚未充，元气尚未复，纵有深仇，只宜藏之于心，不宜宣之于口，若或告人，倘邻国闻之，是我未图人而先令人图我，非智者所取。何况齐大燕小，彼强我弱，岂一朝一夕所能报？依臣之见，欲报此深仇，非二十年蓄精养锐不可也。愿大王隐忍之以待时，容臣教其民为礼义之民，治其国为富强之国，训其兵为节制之兵，再观其衅而待其变，然后联合诸侯，一举而图，方为万全，此时则未可。若时未可而强为之，不独不能报仇，且恐招祸。”昭王闻言，改容道：“寡人疏浅，蹈危亡而不知，非贤卿点醒，则寡人尚在梦中。今承贤卿大教，绝口不再言矣。”乐毅道：“大王不言，固所愿也。但至异日，或有言于大王者，尤愿大王勿听。”昭王道：“寡人家国身命俱听之贤卿，尚有谁言之足听？贤卿勿疑。但幸贤卿勿忘今日之言。”乐毅乃欣然受命道：“臣感大王知遇如此，敢不尽心！”昭王大喜，因赐宴，召诸臣陪之，而列乐毅之位于郭隗、剧辛、邹衍、屈景诸贤之上。君臣痛饮，尽欢而罢。正是：

君臣遇合虽然有，谁似昭王鱼水欢。

试上黄金台一看，燕山易水未曾寒。

乐毅既受了燕昭王亚卿之任以治国事，便下令民间：令百姓尽力生产，地不许荒，时不许失，官不许骚扰，民不许游惰，男不许无妻，女不许无夫。又下令于朝：令在位各安职守，不许纷更；刑法一定，宁从轻而不许贪酷；赋敛照常，宁薄取而不许增加；建言之官，不许建无益之言；任事之臣，不许生事；匡君以正者有赏，诱君以僻者为罪。又下令于营寨：各营务令兵将核实，不许虚报一名；粮饷实给，不许少侵一合；操练必严，不许因循故事；挑选必精，不许混容老弱；鼓之则进，金之则退，不许少违毫发；限之以时，勒之以刻，不可差失须臾；兵必知将，将必知兵，有如指臂，不许阻挠；步归于步，马归于马，各分营队，不许杂乱。

乐毅令下之后，毫不假借，行之未及一年，而燕国气象勃然改观。昭王大喜，因谓乐毅道：“贤卿为寡人如此劳神，而室家悬隔，寡人于心未安，必设法迎来，方是久长之计。”乐毅道：“蒙大王垂念，深感洪恩。但臣昔在魏，魏不知臣，蓄之不畜犬马，及今臣归大王，位臣卿相，此臣之知遇也。今魏王罪臣，以为背主，竟拘禁臣之妻小在魏，不许出城。臣年来因国事在身，未及料理，今既蒙大王念及，容臣设计，遣人往迎之。”昭王道：“原

俯就——降格以从。

前愆——以前的过失。

善飞句——比喻保全国力，等待天时，蓄力绸缪，以成大事。

来如此，一发不可迟了。”乐毅领命，因写了书信封好，差一能事将官叫做汪捷，叫他到魏国迎请家眷，临行悄悄吩咐他道必须如此如此，方可迎来。

汪捷领命，竟至魏国，先来见了夫人和氏，随即寻见堂弟乐乘，将书付与。原来乐乘已知乐毅在燕拜为亚卿，执掌燕国之权，久欲至燕相投，以为功名之地，却因魏王有旨，拘禁不许出城，故闷闷地住了许久。这两日正打帐设法私走归燕，不期乐毅有书来接，满心欢喜。因将汪捷邀入内室，细细与他商量道：“乐老爷来接家眷，自然要去，但魏王有禁，不许放乐性一人出城，却将奈何？”汪捷道：“乐老爷久知此事，已设一妙计在此。”乐乘道：“气有何妙计？”汪捷道：“乐老爷说，二月十五日，大梁风俗，各城百姓及官宦，皆出城去南岳庙烧香，就借此为竟日之游。叫小将先通知令族，备下车马，打点行囊，到了这日早晨，夙便各各隐藏于北城左右。到了午时，请二老爷竟戎装了，扮作燕将，放了个号炮，竟夺开了北门，放家人出去，外面听得炮声，自有人马来接应。”乐乘听了，大喜道：“有理，有理！”因悄悄打点。汪捷又来通知和氏并乐姓宗族，俱各欢喜收拾。

到了二月十五这一日，果是大梁风俗，大大小小俱往城南烧香游玩。城中十停人倒去了有六七停，地方准来照管？和氏因收拾了车马，领着小公子，乘间悄悄从后院转到北城等候。乐氏阖族闻信，俱是如此。乐乘家眷也先打发到城下，自家却捱到将近午时，方戴起盔来，穿起甲来，骑了一匹好马，手持一杆大刀，带了三四个有力的大汉，拿着号炮，飞跑至北门城下，放将起来。乐乘因横刀立马于城门之下，大叫道：“燕王有旨，迎请乐亚卿老爷的夫人、公子并乐氏宗族往燕居住。可报知魏王，因行期急迫，不及入朝辞谢了。”乐乘一面叫众人快走。隐藏下的车马，听见炮响，早一齐蜂拥而来，冲出城去。守城军上出其不意，又见乐乘横刀立马，好不英勇，哪个敢来拦挡？乐乘见车马部出城去，方随后赶来。众军士见乐乘去了，再赶到城外来看，城外早又有一声炮响，拥出一些人马，扯着两面大旗，旗上写着：“燕王迎请乐亚卿家眷”。接着了车马，竟弓刀耀计，鼓乐喧天地去了，谁敢上前去问！急急报知魏王，再差得兵来追赶，已去有数十里，哪里赶得上，只得罢了。正是：

日日在前轻似土，一朝失去重如金。

若非三尺纱蒙眼，定是一团茅塞心。

不数日，到了燕国，乐毅接着，不胜之喜。因将宗族俱编入燕籍而为燕人，又入朝致谢，又领乐乘来见昭王，荐其骁勇，用之为将。昭王见乐毅诚心为燕，愈加欢喜，因时时召见、赐宴，谈论国政兵权，真是欢如鱼水。正是：

君爱臣如宝，臣尊君似天。

如斯谋国事，未有不安然。

到了周赧王四年，忽秦国一个大游客叫做张仪，欲要连横天下诸侯以事秦，故来到燕国说昭王道：“秦之强，天下所知也，今欲加兵各国，以扩疆土。臣不忍天下被兵，已劝赵王割河间之地以入朝事秦矣。秦既得赵，岂能

竟日——终日。

张仪（？—公元前310），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君十年（公元前328）任秦相。封武信君，执政时采用连横策略，迫魏献上郡，辅秦惠文君称王，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汉中地。秦武王即位，他入魏为相，不久死。

忘燕？大王若不割地事秦，早为之计，恐秦一怒，下甲云中九原，驱赵以攻燕，则恐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昭王不能决，因请张仪就馆，而召众臣商议。屈景说道：“既立国，当守国，岂可以土地事人为长策？况燕地有限，而秦欲无厌，但救目前，又将何继？且张仪游说之士，心甚诡而言不足信。若秦果贪燕，即割地而未必便可复无虞，不割地而秦即加兵，然燕简练已久，何至畏人？愿大王加察。”众臣听了，皆赞道：“屈君之论甚为有理。”独乐毅无语。

昭王因问道：“乐卿以为如何？”乐毅方对道：“屈君之论，守国之正论也。但今日张仪之言，乃一时机变之言，非正论也。非正论而以正论对之，是彼以虚而我以实，则受其累矣，莫若仍以机变应之为妙。”昭王惊问道：“张仪之言，何谓机变？”乐毅道：“张仪欲连横六国以事秦，是张仪之心，非六国心也。张仪说一国而一国许之者，受张仪之恫吓，畏秦强而恐速祸，虽皆口许割地，尚彼此观望，未便即与。口许割地，则秦不加兵，地未即割，则地原无失，此机中有机，变中有变，臣所谓机变之事也。若地尚未割，而口先正言不许，彼借不许之言而先兴师问罪，以威其余，是我惑虚机而先受实祸，非美也。若虑既许割地而不便悔言，窃恐六国中之悔言者不止一燕，且张仪游士耳，不过仗口舌之利虚张秦势。能使六国割地事秦，则张仪之功；设或六国不割地事秦，在秦无甲兵之费，亦必不以为张仪之罪。张仪既不罪，则六国有罪亦轻。况张仪在秦，亦非忠信之臣，上下猜疑，恐不及割地而即别有机变，今大王莫若许割常山五城以事秦，待诸侯成约而后割之。臣料诸侯之约无日而成，而燕之地亦无日而割也。此时何必与之苦争那？”昭王听了，大喜道：“贤卿察机观变，明如观火，真不可及。”到了次日，回复张仪道：“秦，大国也。燕，小国也。既诸侯有的，敢不听从？亦愿割常山五城以附诸侯之后，诸侯之约成，即当交纳。”

张仪见昭王许割五城，大喜而去，即欲归报秦惠王以逞己功，不期刚到咸阳，而秦惠王早已驾崩，太子登极，改称秦武王。这秦武王为太子时，甚不欢喜张仪。群臣知道此意，遂向武王毁谤他许多短处，及张仪还朝，所言之事，多不听从。六国诸侯闻之，果不连横而又暗相合纵矣。昭王得知，愈服乐毅料事之明，遂更加敬重。正是：

不慌全在胆，不惑必须明。

胆与明相并，闻雷也不惊。

乐毅既执燕政，虽说日日练兵训将，治国养民，不觉十有余年，并不提起报仇之事。燕国就有一班臣子，来说燕王道：“大王筑黄金台，擢乐毅为亚卿，执掌兵权者，以为伐齐报仇也。初犹推说兵未练、将未训，今训练兵将亦已十年有余，而伐齐报仇之事全不提起。在乐毅受享快乐自忘之矣，岂大王亦忘之耶？”昭王道：“先王深仇，寡人岂须臾敢忘？然时犹未可，始待之耳。”众臣道：“齐犹是齐，燕犹是燕，今时不可，不知何时而可，不过以齐大难图，借此推捱耳。”昭王听了，不胜叹息道：“贤者所为，往往为不肖所诮。记得乐元帅登台时，即谆谆虑诸臣有今日之言。诸臣今日果有此言，则是诸臣今日之言，已在乐君成算中久矣。寡人安敢听诸君之言，而

须臾——片刻。

推捱——拖延。

诮（qiào，音俏）——责备。281 2 吕

乱其成算？诸君请勿复言，寡人前已许其弗听矣。”众臣皆抱惭而退。正是：

莫恨谗言众，但求君耳聪。

是非能辨白，颜面自羞红。

众臣见说昭王不动，困又求说乐毅道：“燕王筑黄金台，大拜将军为亚卿者，欲报齐仇也。今将军日日练兵，日日训将，亦已久矣，竟未曾加齐一矢，岂燕王拜将军之初意哉？燕王虽不言，而将军独不愧于心乎？若齐仇可报，宜速报之；若不可报，则当去位以让贤者。倘碌碌犹人无所短长，而坐拥高位使燕王日夕悬望，不识将军何以自安？”乐毅笑谢道：“非不愿报，报之不能也！诸公有能者，愿执鞭以受教。”众臣见说不入，虽然罢了，然议论纷纷，终不能已。真是。

从来人世是非多，任是无风也起波。

若使君臣情少懈，可怜谁不受他磨！

众臣谗诮不已，亏得昭王信任乐毅，全不动心，故又过了数年。只因又过数年，工夫久了，有分教：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乐元帅会五诸侯而出师

词曰：

火种须焚，草根必拔，箭留弦上看机括。若教腮上失龙鳞，便思虎面寻发拔。不是耳聋，也非眼瞎，昏来孔窍都涂煞。功君为政只清心，若清心时自明察。

上调踏莎行

话说乐毅见昭王不听谗言，十分感激。又过了数年，欲报齐仇之心愈急，便时时差人到齐国去打听齐王的行事。此时宣王已死，湣王在位。这湣王为人比宣王更加骄暴，依着国富兵强，不是东伐梁，即是南伐楚，从无一岁休息，外虽有战胜之名，内却有消耗之实。到了周赧王二十七年，天下汹汹，名分尽丧，惟强暴为尊。秦王无道，视周天子如无人，竟自僭称为西帝。称便称了，又恐独称不足号令天下，复遣使臣魏冉至齐，立齐湣王为东帝，就约他共发兵伐赵。齐湣王见了大喜，便欣然改称，欲行于各国。班谏佞之臣无不怂恿，惟中大夫孤狐喧出班苦争，以为不可。齐湣王不悦道：“帝与王，总一为君，但于众诸侯中分别强弱耳。今秦强于西，既称西帝；寡人君临淄岱，地广兵多，独不可以为东帝乎？”孤狐喧道：“天下凡百事皆可假借，最不可犯者，名分也，岂论强弱？譬如父母虽弱，安可降为子孙？子孙虽强，安可升力父母？今周虽弱，天子也。齐、秦虽强，诸侯也。数百年于兹，名分所在，谁敢犯之？即今诸侯称王，虽曰僭窃，犹然在臣子之列，奈何竟一旦称帝，无论触天下之怒，亦岂不惹天下之笑，与动天下之刀兵？愿大王熟思之。”齐湣王道：“寡人闻名分虽严，亦有时而改，倘必不改，则纣，天子也，周家何以得称？今周运已衰，秦时正盛，夫岂不义而秦为之，亦必识时务之俊杰，有以承大命而劝成之，此非腐儒所知。今秦既已称为西帝，我齐何歉于秦，而独不可以称东帝那？”孤狐喧道：“帝犹天也，岂可有两？秦之所以立大王者，恐一时创为之，天下不服，号令不行故然，因引大王分罪，岂美意哉！”齐湣王大怒道：“既立为帝，则天下诸侯皆臣矣，臣敢罪于君？汝今晓晓，不过单止寡人不为帝，岂能使秦不为帝乎？不能止秦，则是秦为帝矣。止寡人不为帝，则寡人为秦帝之臣矣。是汝不愿君尊，而愿君辱，不忠甚矣！”一班谏佞之臣，义在旁和之道：“既可立帝，谁肯为王？孤大夫之言差矣！”孤狐喧听了，不胜愤激道：“臣正议也，安能入邪辟之耳。”齐湣王勃然变色，大怒道：“谁是邪辟之耳？当面毁君、辱君，罪已不赦，尚曰正议，天下有此毁君、辱君之正议否？快推出斩讫报来。”殿下刀斧手闻令，一齐涌出，将孤狐喧捉往。孤狐喧亦大怒道：“臣死不足惜，但可惜大王之死不久矣。”齐湣王听了，愈加大发雷霆道：“以齐之强，以寡人之英勇，虽合天下之兵亦无奈我何。汝一个负郭之民，吾用汝以为大夫，何负于汝，乃诅咒寡人。不忠之甚，万死犹轻！快推出斩于稷宫之通衢，使举国之臣民，皆知其谤君之罪。”大臣中虽也有几个出班为孤狐喧求饶，当不得齐王怒气冲天，一面传旨称帝，一面就拂袖入宫去了。可惜孤狐喧一腔

机括——机，弩的发箭器；括，矢未扣弦之处。机括，共指治事的权柄

谏佞——善以巧言谄媚的人。

晓（xi o，音萧）——因为害怕而乱嚷乱叫的声音。

负郭——背负城郭。典出《史记·苏秦列传》：“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谤（bàng，音棒）君之罪——恶意地攻击帝王的罪过。此处为齐湣王加罪于忠臣孤狐喧的借口。

忠义，反而受戮于稷衢之上。正是：

骄君难与言，忠臣不怕死。

所以谗佞人，只要君王喜。

齐湣王虽然一怒杀了孤狐喧，然称帝之事，心下也有几分狐疑，欲与人商量，却没相信之人。忽报燕使苏代来朝，湣王大喜，召入，因将秦王自称西帝，遣使立齐为东帝，就相约共去伐赵之事，细细述了一遍。又将孤狐喧谏止被杀之事，也说了一遍，因问道：“此事还该如何？”苏代道：“秦王以诸侯而自僭立称帝，自犯天下之仪，天下闻而愤怒之，未可知也。然秦正强，天下畏其强而首肯之，未可知也。今秦既自立，而又遣使立大王之为东帝者，亦恐天下罪之，而拉大王分罪也。大王若辞而不受，是拂秦王之意，自失为帝之机，俱非策也。以臣愚见，秦既立大王为东帝，乞大王竟受之而勿辞，使臣民、各国闻知其事，则大王俨然东帝矣。至于发号施令，称帝于天下，且请少缓。何也？臣欲以秦为前车也。倘秦称帝，天下无说，大王然后从容称为东帝，未为晚也。设或秦称西帝而天下憎之、恶之，大王受之而不称，则天下必以大王为知义，而得令名矣。此收天下人心之资也。”齐湣王听了，大喜道：“卿所言最善。但秦王约我共伐赵，不知赵可伐乎？”苏代道：“伐国必破国，方可示威，若伐而空还，不如勿伐，赵国虽小，亦战国也，伐之未必即破。以臣愚见，伐赵莫若伐桀宋。桀宋，小国也，而南败楚，西败魏，昏暴多端，此必败之道也。大王因而伐之，未有不破。伐宋而破之，则天下皆畏齐之强矣。”齐湣王听了甚喜，以为有理。东帝才称得两日，因苏代之言，便止住不称；又依苏代之言，即发大兵，去伐桀宋。

你道这桀宋是谁？就是宋国的康王。这宋康王虽生来性情骄暴，然立国微小，初犹不敢为非。只因城头上一个小雀，忽生了一个大鸛，百姓看见以为奇事，遂报知康王。康王惊导，因命掌卜筮的太史官占之。太史占了，因拜贺康王道：“此大吉之象也。雀小鸛大，占书上有言：‘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大王之谓也。”康王大喜。自此遂心骄志大，任意狂为：与滕国为邻，欲展疆土，遂发兵灭了滕国；欺薛国兵少，遂时时遣将伐之；乘齐有事，遂暗暗地袭取了它沿边的五座城他；见楚地广阔，遂探其无备，而夺取二三百里；偶与魏战而大败之，遂沾沾自喜道：“此皆吾霸天下之征也。”见人尊敬天地，遂每每张弓挟矢以射天，欲使天怕我；而又往往操椎持扑以笞地，欲使地惧我；见人多事鬼神，又斩社稷而焚灭之，欲使鬼神服我；又置酒在室中，为长夜之饮，饮到欢快之时，要室中之人皆呼万岁。室中人呼了，又要堂上、堂下之人以及门外之人、国中之人皆呼万岁以应之，以见人不敢违我。昏暴若此，故天下之人皆谓之桀宋，以其昏暴如桀也。故齐兵一来，民心离散，无兵守城，宋康王方惊慌无措，只得逃走，要奔到魏国，不期追兵紧急，走不到魏国，竟死于温县，而宋遂绝矣。正是：

暴虐大应死，昏迷国易亡。

其余还可救，惟此没商量。

齐湣王亲见宋康王骄暴，身死国亡，若知警醒，岂不长享为君之福，而破宋之后，心满意盈，愈加骄暴，其所作所为比桀宋更甚。听见人称楚强，便发兵南侵于楚，以争其强；听见人称晋盛，即发兵西侵于晋，以争其盛；又思立为东帝，终碍于周，何不发兵并侵了二周而自为天子，日夜胡思乱想。

鸛(zh n, 音毡)——又名“晨风”，一种猛禽，似鸱鹰。

宗室子陈举看不过，因直言道：“治国当图久安，不必贪无益之虚名，须谨防有心之实祸。今齐幸国富兵强，上可以安宗社，下可以贻子孙。大王保此富强，大王之贤也。乃不足而南侵于楚，试思楚为何国而可侵乎？又不自揣而西伐于晋，试思晋为何地而可伐乎？二周虽弱，名分凛然，设可吞并，而秦、楚二国吞并久矣，何至今日？大王不思，以发兵为游戏，以战争为等闲，不知战胜则兵骄卒傲，养成讹诈之形，战败则甲破斧缺，伤损国家元气。况燕与齐，仇敌也，自齐杀燕王唵，而燕昭王衔冤饮恨，筑黄金台招致贤才，以图报复，已非一日，而大王毫不提防，恐一旦有萧墙之变，则大王悔之晚矣！”

此时，齐湣王正在骄暴之际，一班谀佞之臣，日日夸功颂德，意气扬扬，今日忽被陈举一番正论，直中其隐，羞得满面通红，不禁大怒道：“寡人伐燕，燕破；诛宋，宋亡；侵楚，楚惧；伐晋，晋惊。当今至强者，秦也，秦且奉寡人为东帝，而况其余乎？虽连年征伐，无不得意，至今国富兵强，损了哪些元气，要你这老贼胡讲！”陈举道：“富强难恃以为常，骄暴必至于亡国。桀宋骄暴，已为大王诛矣。大王骄暴，又安知不为桀宋之续乎？”齐湣王听了，气得须眉直竖，因大骂道：“天下诸侯，皆服齐强，我不诛人足矣，谁敢诛我？我且先诛你这老贼！”因命刀多手拿去斩于东门，以为毁君之戒。陈举道：“大王不必怒，臣之一死，死忠也，自为天下人怜，后世人情。只恐明日大王之死，死于昏暴，不独今日为天下笑，虽千古之下，尚嗤笑不尽也。”陈举说不完，早已被刀斧手驱去斩首。正是：

忠言苦诉浑如哭，昏耳愁听宛若仇。

头已断来心已剖，一时余怒尚无休。

齐湣王自杀了陈举，满朝臣子谁肯再进忠言，惟有一班谄佞之臣，撺掇他为荒淫之事。燕国差来探事之人打听的确，早报知乐毅。乐毅乃朝见昭王道：“臣蒙大王拔于异国，位以亚卿：家人、宗族皆食于燕，又蒙大王之恩礼宠幸，至矣尽矣，无以加矣。臣苟有肝胆，未有不思仰报万一者。然欲报大王，无如复齐仇。而受任以来，竟蹉跎至今日者，非臣不留心于齐，奈齐无衅可乘。今臣闻其自灭了桀宋，愈加骄横，义南侵于楚，西伐于晋，复思吞并二周以谋天子，此皆亡兆，报仇雪耻，正在此时，故臣敢请大王商酌其事。”昭王听了，大喜道：“寡人衔先王之恨，二十八年于兹矣，常恐一同湓至朝露，不及手刃于齐王之腹，以雪国耻，终夜痛心，每欲号泣告天告人，因受贤卿之诫，朝夕饮恨。今若有可图之机，愿起倾国之兵，与齐争一旦之命，虽死亦无所惜，愿贤卿教之。”乐毅道：“大王志意既决，微臣敢不效力？但思齐虽骄暴，有可亡之机，然地广人多，兵强将猛，若轻易图之，不能制其死命，转要受其大害。以臣计之，燕虽训练多年，兵有节制，然素为齐轻，不能为先声夺其气，须合天下诸侯共攻之，方能成其大功。”昭王道：“合诸侯共攻之固妙，但恐诸侯各有所图，未必尽如燕意。”乐毅道：“诸侯虽各有图，然合之要有次第。臣以为燕之比邻莫密于赵，宜先合赵王。赵王正与燕好，必然听从。赵王若听从，则韩与赵两相和好，韩见赵合，亦必

讹诈——借故向他人索取财物。

撺掇（cu nd o，音蹿多）——劝诱，怂恿。

湓（kè，音刻）至朝露——忽然间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消逝而去。死亡的隐语。典出《汉书·苏武传》：“人生如朝露。”

合也。至于秦王，贪利之国，须请赵转说伐齐之利，则秦必从。若夫魏，因臣弃魏仕燕，甚不悦臣，未必肯从。却喜孟尝君被齐逐出，今相于魏，深恨齐王，若闻燕伐齐，亦必劝魏以伐齐。楚虽深忌齐，却名与齐好，约之必不从也，然齐急必投楚，诛齐者，必楚也。今虽合之无益，然必须合之，留以为异日之用。”昭王闻言，大喜道：“贤卿料事直如指掌，寡人——听从。”因出各国的符节，任乐毅为之。

乐毅见昭王言必听从，心甚欢喜，乃与剧辛说道：“今燕伐齐，欲合五国之兵以为助。韩、赵与秦，毅请自往。若魏，则怨毅仕燕，若楚，则素重剧君，俱烦剧君一往。”剧辛应诺。乐毅乃自具车马、怀金璧，亲至赵国。

此时，赵国乃惠文王在位，平原君赵胜为相。乐毅至赵，便先备礼来见平原君。平原君接见道：“乐君身操燕政，名重金台，今日辱临敝国，又赐多仪，必有所教。”乐毅道：“昔者，寡君之先王受齐戮辱，此公于所知也。寡君饮恨含冤，欲图报复，此亦公子所察也。只因齐大燕小，齐强燕弱，故含忍至今，寡君日夜痛心。今见湣王昏愚已甚，骄横异常，屈杀忠臣，大肆贪恶，以东帝为不足，又欲吞周，以灭宋为固然，又思别国，观其所为，又过于桀宋。此亦必亡之道。故寡君愤愤不平，愿操戈负弯以为前驱，但念齐分封之国，虽犯可诛之罪，必须公讨，非燕一国所敢自专，故遣下臣上请于贵国，求赵大王公为天下诛暴除残，私助寡君报仇雪耻，恩莫大焉！义莫正焉！下情委曲，不敢竟闻，故特求公于转奏。倘蒙允助，破齐之后，河间之地近于赵疆，赵可部而收也，燕但欲复仇，不敢私取。”平原君道：“齐之强横，天下所憎，燕即不言，赵亦不能无言。况乐君有命，敢不劝寡君听从？”

正说不完，忽秦国有个使臣亦有事来见平原君，遂会在一处，问及燕、齐之事。乐毅因乘机说道：“齐不独为燕之仇，实亦秦之仇也。”秦使惊问道：“齐处于东，秦处于西，犹风马牛不相及，齐何为而为秦之仇？乐君之言，毋乃过情乎？”乐毅道：“有说也。今天下称至强者秦也，何知有齐？自秦立齐为东帝，齐遂妄自尊大，以为秦尚尊我，何况他国！故南伐楚，西伐晋，前已破灭桀宋，今又欲吞并二周，使天下但知有齐，不复知有秦。由此观之，则齐岂非秦之仇哉！今燕，小国也，尚愤愤不平，愿倾国与争，奈何秦以屡世之强，何惜一旅而不助燕以诛残暴之齐？齐诛，而秦之帝不必更分东西矣。今天下皆助燕伐齐，若秦不助燕，则是秦畏齐强，岂不意大下之笑？”秦使听了，连连点头道：“乐君之言是也，归告寡君，定发兵相助。”乐毅乃谢而退出。到了次日，平原君果奏准赵王，亦许发兵相助。

乐毅见赵、秦俱许发兵，因至韩国，见韩王道：“昔燕先王遭齐屠戮，今燕王衔冤切骨，誓必报仇。但念以诸侯而伐诸侯，有助则公，无助则私，故使下臣告于列国，少求一旅之师，以张公义。臣沿途而来，已蒙秦王、赵王慨然许助，故下臣敢匍伏阙廷，陈情上请，望大王怜念寡君之深仇，乐从诸侯之义举，沛发韩旌，遥令齐风，不独寡君感恩，而天下皆称高义。至若齐之残暴，在所当除，此又大王之霸业，作毅乞师之臣所敢并言也。”韩王道：“秦、赵既已许助燕，敢不随其后，况燕君又有宿昔之好，乐君又素所仰瞻，所教当一一听从。”乐毅见三国俱已说成，满心欢喜，因而谢了韩王，归报昭王不提。正是：

符节——古代出入门关所持的凭证，用竹或木制成。

阙（què，音确）廷朝廷

为将不惟兵甲利，定须舌亦有锋芒。

不然坐与君王战，安得唯唯俯首降？

却说剧辛至魏国说魏王助燕伐齐，魏王因谓孟尝君道：“燕君夺吾乐毅，是吾仇也，吾恨之尚且未消，安肯复助之而伐齐？”孟尝君果恨齐王逐他出来，因劝魏王道：“大王今若伐齐，非助燕也，实自利也。”魏王道：“何为自利？”孟尝君道：“前齐灭宋，宋之地远于齐而近于魏，以理论之，其地应为魏有。齐竟公然取去，殊为藐魏。今若为此而争，甚为费力，莫若乘燕伐齐，名虽助燕，而破齐之后竟掠宋地而还，岂非自利？”魏王大悦，因许发兵以助燕。

剧辛见魏王已许，因而至楚，说楚王曰：“齐虽强，不强于楚，往往侵楚，是欺楚也。燕虽小国，今已发兵雪耻。楚大国，雄据江汉，岂甘受齐欺？”楚王笑道：“齐王昏暴，早晚必亡，然亡齐者，必楚，楚岂受其欺哉！大夫且归，寡人自有破齐之略，但不与诸侯共事耳。”剧辛领命，亦归报于昭王。

昭王见五国皆许相助，满心大喜，遂决意伐齐。只因这一伐，有分教：抉出痛心，变放快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燕昭王大阅节制兵韩将军丧命匹夫勇

词曰：

为问兵家何制？五花八阵流传，六韬三略更幽玄。登坛能夸此，临敌自无前。若恃匹夫一勇，休夸百万威权。师行无正又无偏，谩言 家国丧，性命也难全。

上调西江月

话说燕昭王欲伐齐报仇，见乐毅、剧辛二人归报，秦、魏、韩、赵俱许发兵相助，不胜之喜，乃于周赧王三十一年，遂将倾国精锐之兵，尽付乐毅掌管。乐毅乃一面发文书至各国，约会发兵之期；一面即聚集兵马，于教场查点。正是：

从来报复要坚心，不是坚心报不深。

试看黄金台上客，至今方作虎龙吟。

乐毅将兵马查点明白，见人人精勇，队队严明，然后择了个吉日，请昭王到演武场大阅。到了这日，昭王带领着文武百官，亲至教场。乐毅令各营将士排开队伍，将昭王迎到将台之上，设御座，请昭王坐了，头上张一把绣黄龙的御盖，旁边列两柄悬日月的掌扇。文武百官俱列在第二层台上，惟乐毅直到台上，朝见昭王。昭王赐坐。坐定，昭王乃抬头定睛细看那营中气象：只见旌旗密布，车马分排，连络如流，纵横若结。貔貅之士桓桓赳赳，仁义之师堂堂正正，令严而悄不闻声，气壮而满营生色，与往日之气象大不相同。昭王看了，满心欢喜，因向乐毅称赞道：“军容威壮若此，皆贤卿操练之功，齐国虽强，有可图矣。”乐毅道：“此正兵也，进止有方，出入不乱，虽有铁骑，不能相犯。若临阵摧锋，长驱破敌，此中有三万精锐之兵，可挥之即出，令之即行，虽鬼神不能测其往来，此乃奇兵，直捣齐都，易如反掌。”昭王听了大喜，更加欣羨，因问道：“此奇兵可一观否？”乐毅道：“正要求大王亲阅。”因命掌旗纛官，在将台上将蓝旗一挥，只见正东阵中，忽涌出一队人马，飞也似奔至台前听令，十分英勇。怎见得？但见：

半似蓝兮半似绿，马上英雄青簇簇。

时时击鼓动碧天，上按东方甲乙木。

旗纛官又将红旗一挥，只见正南阵中，又忽涌出一队人马，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更加英勇。怎见得？但见：

顶上红云飘万朵，赤日朱霞作妆裹。

胭脂马上大红袍，上按南方丙丁火。

旗纛官又将黄旗一挥，只见正当中阵内，忽又涌出一队人马，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分外英雄。怎见得？但见：

将军金甲横金斧，座下龙驹认作虎。

中央扯起杏黄旗，上按中央戊己土。

旗纛官又将白旗一挥，只见正西阵中，忽又涌出一队人马，飞也似奔至将台前听令，十分强勇。怎见得？但见：

白盔白甲冷森森，风展旌旗霜色侵。

枪是梨花刀是雪，上按西方庚辛金。

旗纛官又将皂雕旗一挥，只见正北阵中，忽又涌出一队人马，飞也似奔

五花八阵句——言兵法奥妙无穷，变化无极。

谩（màn，音漫）言——不要说。

至将台前听令，更加英勇。怎见得？但见：

一阵黑云压高垒，铁甲将军装束美。

嘶风骏马似乌骓，上按北方壬癸水。

五队人马，各按方位住下。昭王看见这五队人马，人人雄壮，个个彪形，心下大喜，因问道：“兵分五色，自按五行，不必言也。但不知长驱之时，何以并进？”乐毅道：“虽然并进，自有首尾，若元首尾，何以长驱？”因命掌号官，将金锣一面铛铛地敲了数声。只见五队人马，在教场中东转西折，盘旋了一回，忽变作一长蛇之势，青在前，红次之，黄居中，白次之，黑押在后。头在前摇，则尾于后摆，尾从后卷，则首从前回，首有事，则腹尾救之；尾有事，则首腹护之；腹有事，则首尾应之。首尾正行时，忽从中突出轻骑，或飞标、或飞锤，倏而前，倏而后，直如飞鸟之攫物，使人不见端倪，莫能测识。昭王细细看完，喜之不胜，因赞道：“如此变动，曲尽兵家之妙，真为劲旅，足征元帅之大才矣。燕国何幸，得以转弱力强如此，”因厚出金钱，大赏将士，方罢操回宫。正是：

漫言人众便横行，强国还须节制兵。

若使刀枪操胜算，六韬三略尽虚名。

昭王大阅过，见兵有节制，一发敬重乐毅如师。那乐毅却谨敦臣节，毫不骄矜。到了出师之时，果然秦国遣大将斯难，领兵三万前来助战；赵国遣大将廉颇，领兵三万前来助战；韩国遣大将暴鸯，领兵三万前来助战；魏国遣大将晋鄙，领兵三万前来助战。兵虽各赴齐境，却俱有文书打到燕国来。昭王见了，因更拜乐毅为上将军，并护五国之师以伐齐。

乐毅领了昭王之命，因率大兵十万，沿途会合诸侯之兵，一时共集于齐境济水之西。一时军容之盛，惊天动地。真个是：

军容赫赫连千里，兵气扬扬遍九垓。

韩旆秦旌时掣电，魏金赵鼓日轰雷。

足追风云皆龙种，力拔山来尽虎才。

漫道人惊心胆碎，天为崩裂地为开。

五国大兵集于齐境，齐境守将慌了手脚，只得连夜飞报于湣王。此时湣王正在骄横之际，听见报来，哪里放在心上，因笑道：“我记得昔日燕王唵被我先王遣匡章杀了，这燕王平想是又自来寻死了。”又笑道：“你既要来寻死就该自来，怎又去求人帮助？”又笑道：“秦，大国，求他帮助，也还罢了。韩、魏、赵，小国，求他来何用！待我发十万大兵，去杀他个片甲不存，他才害怕，方知我齐国之强。”因命大将向子领兵十万，前往济水去退五国之师。因吩咐：务要杀他个大败。

原来齐国从前出征，往往战胜，故兵将胆大。这向子领了齐王之命，也不问好歹，竟欣欣然去了。正是：

巢焚燕雀正嬉嬉，祸到临头尚不知。

不是骄深迷作妄，定然愚极变成痴。

湣王自命向子去后，便目望捷音。过了几日，一个老臣王烛告病在家，病好了，听得此事，忙入朝进谏道：“老臣闻燕昭王筑黄金台，拜乐毅为将，欲报齐仇久矣，直忍了二十余年，不敢轻发。今又合了秦、韩、赵、魏四国之兵，方才敢发。臣想，其发不轻，则其志不小，其势必盛。大王即自发倾

乌骓（zhu，音追）——黑色的马。此处指良马、千里马。

国之兵前往迎敌尚虞不支，大王怎么草草遣向子一人，领兵十万，前往迎敌？此必败之道也。幸去不久，大王还宜速领大兵，自往救援，庶可保全而无失。”溥王笑道：“汝老矣！只记得这几句迂腐的陈言，怎知近来的胜败，要看时势所在。不是寡人夸口，近来的时势在齐，故寡人兵一出即便大胜，从未尝小挫于人，哪有个今日忽败之理？汝只管放心，再迟几日定有捷音来到。”王烛道：“大王差矣！两国交兵，当论兵之多寡，势之弱强，将之勇怯，谋之得失，怎么论起时势来？若论时势，是赌造化，以国家为游戏。此事万万不可，望大王还是发兵往救为妙。”溥王道：“汝老矣！快快回去，寻个好坟墓，不要在此多管，惹人憎厌。”王烛叹息道：“大王既憎厌逐臣，臣何敢复言！但恐大王再想臣言就迟了。”因再拜辞谢而去。正是：

曾闻古昔钦黄发，不道今人轻老成。

只为老成轻不用，国家都被小人倾。

王烛去后又过了几日，溥王正与一班佞人说王烛的腐迂，忽传报：“向子战死，十万大兵阵亡了一半，逃走了一半。五国之兵，直要杀过界来，势甚危急，求大王早早教授。”溥王听了，方才着急，因连夜又点起十万大兵，自领中军，又选了韩聂为大将。这韩聂武艺高强，使一根浑铁枪，有万夫不当之勇，齐国恃之以为长城。溥王见事急，故率之前来。

到了济城，见济城未失，心才放下，因问向子为何就战死？守将答道：“向子正与秦将交锋，忽被韩阵上从旁突出一将，遂一枪战死。十万大兵上前去救，不期燕兵摆成阵势，从后一裹，急急逃回，早阵亡了一半，所以败了。”溥王闻知，又将残兵招聚在一处。

到次日，安营济上，望见五国之师，分为五阵，各拥雄兵，互相犄角，旌旗耀日，金鼓震天。溥王见了，回顾韩聂说道：“你看五国之师相倚为雄，将军能奋勇破之否？”韩聂道：“五国兵将虽共有一二十万，然燕国为主，秦、韩、赵、魏不过是请来之客，用力有限。臣只消突出奇兵，先斩了乐毅之头，则四国之师自然惊走，有何难破？”因恃勇跃马横枪，直奔出旗门之下，往来驰骋，呼叫道：“燕国乐毅小竖子，既来送死，何不早来纳命！”正呼叫不已，忽燕阵三声炮响，金鼓齐鸣，旗门开处，见乐毅头戴一顶凤翅金盔，身穿一件龙鳞软甲，乘着一匹骏马，手执着一杆五色的令旗，率领着一班精勇战将，直出阵前，应声道：“我乃燕国上将军乐毅，今奉燕大王之命，并护秦、赵、韩、魏四国之兵，前来擒取齐国的昏君，归戮于社，以报燕先王之仇，兼为天下除残去暴。为何齐国昏君不自出就缚，却叫你这无名小将在此搪塞？快报名来，好就缚束。”韩聂因大声道：“齐称霸国，强于天下，此天下所共知，况今又为东帝，不加兵列国，已为列国之福，何列国不识时务，反狐群狗党，犯我齐境！我韩大将军这一根浑铁枪纵横天下，谁不闻名？汝乐毅生于赵，不过一匹夫，仕于魏，不过一下品，其才可知，有甚奇谋，怎敢愚惑燕君，妄窃亚卿之位，反招摇四国，浪兴犯土之兵！今既到此，死已莫逃，若知机悔悟，速速倒戈，令各国遁去，尚可免亡国之祸，倘竟执迷，枪尖到处，叫你五国之师立成齏粉。”说罢，骑着一匹骏马，咆哮阵前，往来冲突。

乐毅正欲遣将迎敌，忽赵阵中闪出一将，叫做王岱，手执大杆刀，飞马直奔韩聂道：“何等匹夫，敢出狂言！也叫你学向子的样子。”遂举刀就劈。

齏(jī, 音基)粉——捣碎的姜、蒜、韭菜等，比喻粉碎。

韩聂用枪架过，就乘势刺来。二人杀至二十余合，秦阵中又突出一将，叫做罗忠，手持一杆丈八蛇矛，跑马助战；战不数合，韩阵中也突出一将，叫做孟先登，手持一柄铜锤；魏阵中也突出一将，叫做唐大烈，手执一支方天画戟，飞马冲到阵前厮杀。韩聂看见，笑一笑道：“来得好，来得好！何足惧哉！”挺着一条枪，左冲右突，毫无惧色。四将各逞威风，裹住不放，真是一场好杀！但见：

征云搅搅，杀气腾腾。征云搅搅，乱卷得天光惨淡；杀气腾腾，冷逼得日色昏黄。金鼓喧闹，犹如轰轰豁豁之雷震；旌旗招展，恍若闪闪灼灼之电飞。战场中刀枪并举，忽前忽后，眼一错性命交关；阵面上人马奔驰，忽东忽西，力稍怯死生顷刻。最狠是大杆刀，不离头上；最恶是火尖枪，紧逼心窝；最毒是方天戟，照人背脊；最险是三棱铜，觑定脑门。更难防者，是似飞蝗的乱箭；最怕人者，是如星点的流锤。将军猛勇，左冲右突，每游戏于无人之境；骏马通灵，前驰后骋，宛从事于礼乐之场。四将敌一将，而一将英雄、宛似尤遭虾戏；一将敌四将，而四将强梁，犹如羊被虎撩。毕竟不知谁弱谁强，到底还是龙争虎斗。

这韩聂果是骁勇，力敌四将，杀了半日，并没个输赢。齐王在将台上看见四将紧紧攒住，恐怕有失，又见燕阵中旌旗招展，似有个出兵冲突之意，遂忙让鸣金收军。韩聂虽说不惧，战了半日，不曾讨得便宜，也就借着鸣金，将枪向四将一摆道：“主公有令，且暂饶你。”遂勒转马头望本营跑去。四将见不能取胜，也便借此各归本阵不提。

却说韩聂归见齐王，齐王因说道：“将军苦战半日，未能取胜，寡人甚是忧心，如之奈何？”韩聂道：“大王不必忧心。四国兵力，也只如此。臣虽未曾取胜，然四将亦已寒心。臣明日不战四将，只将精兵突入燕营，取了乐毅之首，则四国自惊慌而遁。”齐王道：“乐毅既为大将，自有准备，岂易袭取？”韩聂道：“乐毅纵有才，不过挥旌耳，战阵之上料无能为。明日臣突出其不意，自然要斩其头。大王但请放心。”齐王听了大喜道：“将军若能斩了乐毅，寡人必然重加封赏。”

韩聂因退去安息，到次早整顿三千甲士，指望突袭燕营。不期到了阵前，燕兵已在大营之外，又另立了青、黄、赤、白、黑五个小营。乐毅亲自跃马横戈，立于阵前。韩聂见乐毅自立阵前，满心欢喜，以为恰中其意，也不答话，竟点一点头，暗招了三千人马，随他冲入燕营。他竟一骑马风也似先奔到乐毅面前，指望直刺乐毅。不期乐毅望见韩聂的马将到时，便先折转马首，跑入阵中，及到阵中，却又立马观望，韩聂见乐毅虽入阵内，却相去不远，又见五阵兵虽然分列，却不能变动；又见三千甲士亦已赶到，因想道：“不趁此时斩了乐毅，更待何时！”遂将马一纵，带了甲士竟赶入阵中，及赶入阵中，却不见了乐毅。忽闻一声炮响，五阵中金鼓乱鸣，旌旗齐展，人似虎，马如龙，一齐涌出，却不厮杀，只各认队伍，纷纷排开。一霎时，五阵变作一阵，团团将韩聂并三千甲士俱围在其中。韩聂欲上前突战，却弓弩齐发，炮石如雨，上前不得，欲突阵而走，却又水泄不通，无门可走。韩聂着了急，因将三千甲士十分作四路，令其四面冲突，自却于中纵债驰骋，欲寻出路。寻了半晌，但见人马布满，哪里有一痕渗漏？正寻不出，忽看见一队军士，手捧皂纛，拥着乐毅团团掠阵，义沿途传令：“不许放走韩聂！”韩聂听了，

皂纛（dào，音稻）——黑色的军旗。纛为军旗，典出许浑《中秋夕寄大梁刘尚书诗》：“柳营出号风生纛。”

激得怒气冲天，因跃马挺枪，直奔乐毅，当不得乱箭射来，急急拨开，左臂上早中了一箭，只得忍痛拔去，大声骂道：“乐毅竖子！既要做英雄，可当面决一死战，倘战不胜，便死也甘心。怎藏形匿影，只以阵势困人！”乐毅大笑道：“要斩汝这等匹夫，只如探囊取物，何须用阵，只可笑你这匹夫，既自称大将，怎阵也不识，竟冲了入来，岂不羞死，还要怪人？我若就此斩汝，莫说你这匹夫心不甘服，恐诸侯也只道我暗暗算人。今将饶你出去，我命将当诸侯之前断汝之头，叫你死也甘心。”因又一声炮响，只见四围队伍东西一卷，南北两分，忽又变作一条长蛇之势。

此时韩聂的三千甲士已损伤了数百，正在慌张之际，只见阵开，哪里还顾得将军，竟四散逃回。韩聂见了，自觉无颜，也要走马奔回，又怕人笑，忽又见乐毅立在长蛇阵中，大声叫道：“韩聂匹夫！你说要甘心死在阵前，故饶你出阵。今既饶你出阵，为何又不敢战？”韩聂听了，又是气，又是羞，不觉心头火发，遂拚死挺着长枪，直奔乐毅道：“不斩你的驴头，叫我这忿气怎消？”正飞马上前，不提防阵左翼忽突出一将，叫做邓方，手提大刀，劈头砍来道：“韩聂，哪里走，快将头来！”韩聂忽然看见，吃了一惊，忙折转身将枪去搪，不觉阵右忽又突出一将，名叫乐乘，手提大刀，照头砍来道：“韩聂，不要走！奉元帅将令，立等要你的驴头。”韩聂看见，急欲掣枪来抵，却被邓方又复一刀，及搪去邓方之刀，再急急掣回枪来搪抵乐乘时，已早被乐乘一刀，连肩带臂劈为两半。可怜韩聂在齐国做了一世豪杰，今日被乐乘斩了，化做南柯一梦。正是：

为人切莫恃强梁，自古强梁不久长。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只因韩聂被斩，有分教：江山瓦解，社稷冰消。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败一阵又一阵急似烧眉下一城又一城势如破竹

词曰：

人世不无成败，国家定有兴亡。不须笑弱与夸强，荒淫悲桀纣，神圣颂虞唐。任你干戈争斗，由他名利奔忙。闲来搁笔细评章，奸雄不耐久，仁义始绵长。

上调西江月

话说齐湣王在将台上，先看见韩聂并三千甲士卷入阵中不见踪迹，已惊得神魂无主，就传令众将出阵救援。众将奉令，虽走马临阵，却看见燕阵上兵马，青黄赤白黑卷做一团，没处下手，只好在阵前摇旗击鼓，以壮军威；围了半晌，忽见阵开，并三千甲士乱窜逃回；又见韩将军匹马走出，正打帐上前去接应，忽又见韩将军飞马去奔乐毅，却被阵左右突出两将，一刀砍死。莫说齐湣王与众军胆都吓破，就是四国将军看见斩了韩聂，无不吐舌惊讶，称赞乐元帅用兵之精，阵法之妙。正是：

英雄穷困少人知，纵有奇才没处施。

今日阵前名将斩，人人方识是男儿。

乐毅既斩了韩聂，看见齐军阵乱，齐将胆寒，又发一个号炮，指挥三万精锐奇兵，列成阵势，堂堂正正；竟逼近齐营。齐湣王在将台上看见，心虽慌张，却无可奈何，只得下了将台，亲到阵前，喝令分兵出应。不知齐国兵将虽多，其猛勇俱在韩聂之下，今见韩聂被斩，各各气馁，又见乐毅的兵将俱隐在阵中，或出或入，没处与他争斗，心下皆十分害怕。当不得齐王亲身督战，不敢退缩，只得勉强出到阵前，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与燕军相对。

燕军逼至齐营立定，早一声锣响，阵中突出一将，横刀讨战。这将是正先锋乐乘。齐湣王看见，认得是他斩了韩聂，不禁大怒，因问众将：“谁与我擒此贼，与韩将军报仇！”话未了，只见马军队中一将，姓骆名文，就是韩聂的外甥，甚是猛勇，手挺长枪，应声飞马而出：“待小将擒此贼来！”遂跑出阵前，也不答话，举起长枪，便照乐乘劈面刺来。乐乘将刀来架过，就乘势举刀相还。二人交上手，就斗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战到妙处，两军俱喝彩。乐乘见骆文枪法甚熟，料一时赢他不得，遂卖个破绽，拨转马头便走，道：“饶你罢！”骆文要逞英雄，纵马赶来道：“我却不饶你！”将及赶上，举起枪来照着乐乘的背心便刺。不期乐乘是有意诱他，只待马尾相接，即带过马来，大喝一声道：“你待刺谁！”因左手提刀将枪架开，右手就趁势腰间取出鞭来，照头打下道：“且吃吾一鞭！”骆文躲不及，刚闪过头顶，背上早着了一下，只打得抱鞍吐血而走。

四国兵将，见乐乘既刀斩了韩聂，又鞭打了骆文，大有乘胜之势，恐怕他独自成功，故一齐掩杀。真是人如龙，马似虎，旌旗电闪，金鼓雷鸣，一齐都望齐营杀来，齐王看见，哪里敢再出战，忙令人紧闭营门，只将弓弩炮石死命紧守；五国兵将在营外辱骂，只得吞声忍受。正是。

从来骄王只虚夸，哪有些儿实把拿？

及到祸来夸不得，吞声忍气没哼哈。

湣王见败了两阵，心甚慌张。又有人揭了乐毅沿路的告示来与他看，上写着：“燕国兴兵，只要捉齐王去报仇，与齐国兵民毫无干涉。无论兵将投诚效用，即百姓保境自安，断无扰犯。有能捉获齐王或斩头来献者，千金赏，万户侯，决不食言。”齐王见了，愈加心慌，因暗想：这些兵将俱是豺虎，往日又不曾加的恩惠，倘然有变，那时奈何！心下一想，便立脚不住，遂悄

悄将兵马托与副将掌管，自家却于半夜里带了数十马兵，竟逃回临淄去了。正是：

只思逃性命，了不顾江山。

试想江山丧，焉能性命全？

齐王既去，这副将一发支持不来，支持不到十数日，早被五国之兵，直杀得尸如山积，血流成河，剩下的残兵败将，都四散逃生去了。乐毅大喜，一面写捷书飞报昭王，一面就在军中大排筵宴，请四国将军贺功，又椎牛置酒，大享五国兵士。享毕，以秦、韩边远，先请班师；秦、韩行后，就请赵师巡齐的外境，部收近赵的河间之地；又请魏师伐齐一路之边鄙，便于掠这近魏桀宋之故地。赵、魏二师大喜而去，以为乐毅不负所约。

四国俱去后，乐毅然后托剧辛部署大兵，沿路镇守，自却率三万精锐之兵长驱直入。剧辛因说道：“齐乃桓公之后，霸业之余，大国也。燕托国北鄙，小国也。今赖诸侯之力，幸而胜之，不过一时之功。然恐小国终不可以灭大国，既不能灭，而必欲深入灭之，则结怨必深，结怨若深，虽图一时之快，倘稍失意，后必悔之，况过而不留，于燕无益，于齐无损。以愚论之，莫若及今威势，扩取边城以自利，此亦久长之道，不识元帅以为何如？”乐毅道：“国之大小虽分，而国之兴亡却又不在国之大小，而在君之仁暴。今齐虽大，而湣王实为暴主，稍有战胜便伐其功，略有所得便矜其能，有所作为便自主张，绝不谋及于下人，贤臣良佐则废黜之，进制献谏则信任之，所行之政令，不是戾人，即是虐民，故百姓非怨即恨，无一相安，此破亡之时也。若以精兵因而乘之，则其民于君无恩，必然叛矣。其民既叛，则其君于民无依，必然逃矣。其君既逃，则其国无主可恃。故毅敢于深入者，乘其君逃民叛之时。若迟疑不决，坐失其时，但贪小利，取其边城，使彼犹踞君位，倘一朝改悔前非，恤其下而抚其民，不独燕小国不敢图齐之大，恐失边城之齐，又将图燕矣，岂不自误！如之何其可也？”剧辛道：“元帅高论最为透彻，但愚更有所虑：自济上至临淄，约略计之有七十余城。其君虽暴，其民虽叛，彼此时兵尚在，城尚守，恐孤军深入，一时不能即破，则进退两难，元帅亦不可不虑。”乐毅道：“剧君所教，足见老成。但兵家所贵者神速也，所以神速者，先声也。若先声所至，果能神速，则城之多寡又可勿论。况燕先王三十年之深仇在此一举，安敢自失？今请与剧君约：剧君领兵主守，毅率精兵主攻。毅攻得一城，毅之功；剧君守定一城，剧君之功；毅不能攻，毅之罪；剧君不能守，剧君之罪。”剧辛道：“元帅既忠勇如此，辛敢不受命！”二人定约，乐毅遂止率三万奇兵，竟长驱深入，其余大兵，俱付剧辛管领着守城。一路遥张声势，正是：

行兵定要识分明，识若分明胆便生。

看破君逃与民叛，敢夸兵过不留行。

行兵之道，果是先声可以夺人之气。今一路守城兵将，听见乐毅斩了韩聂，又鞭打了骆文，不数日又见齐湣王连夜逃回，不数日又见十万大兵止得三五千残兵逃回，其余尽被乐毅杀了，传得十分害怕。又见乐毅但擒齐王报仇，不犯兵民的告示，纷纷打来，却又有几分放心。不几日，又见乐毅兵到，谁敢迎敌？及降后，又见乐毅果然毫不伤民，但宣谕燕王威德，民心甚是悦

废黜（chù，音触）——罢免。

所行句——言齐湣王施行的政策，均为残害、虐待人民者。戾（lì音立），凶残之意。

服，故所过城邑，皆望风而降。

惟到了历城，历城守将叫做姜桂，乃是齐国的远宗，虽然年老，为人甚是倔强，又有些才干。听得乐毅兵到，人人皆劝他迎降，他偏不服，道：“岂有受齐君之职守，今日城池尚在，兵又不少，食又不尽，力又不屈，为何便降于人？”因领着兵将，将四门紧守，暗伏弓弩，自却顶盔贯甲，手待一支细细的梨花枪，肩上斜背着两口雌雄剑，能挥出百步取人，百发百中。打听得燕兵到了，却自领着五百人马，在北门外结成队伍，以待燕师。

早有探子报知乐毅。乐毅久知姜桂是个好汉，若以兵势劫他，他死也不服。因将大兵扎住在后，自却止带千余精骑，先至历城，与姜桂答话。因说道：“燕先王为齐王所戮，燕宗庙为齐王所毁，燕宗器为齐王所掳，此皆老将军所知。今燕兴兵，非无故来，实欲报齐仇，故所过之处，于民秋毫无犯，乞老将军鉴察此情，怜而假道。”姜桂道：“我姜桂只知奉命守城，不知其他，道岂可假哉！”乐毅还要与他讲论，旁边恼了一员小将，叫做甘寿，大声道：“多少城池俱是望风迎接，何独老贼一城！乃敢狂言，待未将诛此老贼，看他守得住守不住也！”不待元帅发令，就挺枪跃马，直奔姜桂，姜桂微笑一笑，就用梨花枪接住厮杀，战不到七、八合，姜桂就拖着枪绕城东而走。甘寿不知是计，紧紧赶来。姜桂看见甘寿赶来，直待他马赶到百步之内，即飞起一把雄剑，照甘寿当头砍来。甘寿突然看见，方才慌了，忙将身往后一闪，急用枪拨时，那把剑早已将马头削去半个，将甘寿掀将下来。姜桂看见，就勒回马，用枪来刺。喜得燕阵中众将看见，便一齐飞马来救，又亏得内中一将暗发一箭，几乎射着姜桂，姜桂着了一惊，略缓了一步，故被众燕将将甘寿救去。姜桂看见燕兵人众，便不回北城，竟转入东城去了。

那边姜桂转入城去不提。这边乐毅就命兵将鸣锣击鼓，呐喊摇旗，就像个要踏平齐兵、攻入城去之势。细看来，却只有二三百小兵往来，大队兵却不轻易便动。这五百人的小队，见主将已败过东城，不知去向，又见燕兵声势严严赫赫，哪里立得脚住？你惊我慌，撑不多时，早乱纷纷一哄都涌回城去。齐兵既涌入城，乐毅转下令退回，不许攻打。

到了次日，姜桂见北城无恙，五百人马俱保全入城，略无伤损，便依然又带出城外，结成小队，横枪立马，以把守拦阻。甘寿并众将禀乐毅道：“姜桂本领只有限，恃着两口飞剑耳，飞剑虽厉害，不过斩一二人。元帅何不排开阵势，冲杀过去，彼数百人如何拦阻得住？”乐毅道：“燕兵所过齐城，无不望风而降，独姜桂敢以孤城抗拒，亦可称齐之劲草，吾不忍诛之。况孤军深入，一路兵民宜抚以仁义，不当震以威武。倘破齐而有之，则齐之兵民即燕之兵民也。诸君只消诱开姜桂，吾自有破城之计，不烦诸君虑也。”甘寿道：“元帅深谋远见，非未将等所可知。但只要诱开姜桂，愿待未将去为妙。”因换了一匹骏马，飞出阵前，举枪直刺姜桂道：“昨日误中了你这老贼之计，几乎丧命，今日砍你的头以报仇，看你的飞剑还能斩我么？”姜桂看见，又微笑一笑道：“昨日侥幸逃了狗命，已为万幸，怎今日又来寻死？”因举枪相还。二人战到七八合，甘寿是惯战之将，越战越精神，姜桂如何敌得他过，因拖着枪依旧往城东跑去。甘寿这番是有意诱他开去，口虽呼天喝地大叫道：“老贼哪里去，我来也！”马却慢慢放来，只不赶上，使姜桂回又回不来，飞剑又砍他不着。

假道——借路。典出《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

这边乐毅看见甘寿诱开姜桂，便令军中放起号炮，将兵马排做长蛇之势，竟冲向城来。那五百结队之兵，谁敢拦阻？燕兵却也不去理他，只当没有。刚冲到城边，只听得城中喊声动地，两扇城门早已开放。原来昨日五百人乱逃入城时，乐元帅已暗藏一二百燕兵，扮做齐兵，混入城中，暗暗埋伏，今听见号炮响，故一齐砍开城门，来接应大兵入去。燕兵虽然入城，却原是约定的，不敢侵扰一民，故民皆安堵如故。

甘寿见兵已入城，方勒住马不赶，大声叫道：“姜桂老贼听着：你今叛逆大兵，本当斩你，因乐元帅念你是齐国的忠臣，故饶你性命。今大兵已过，秋毫无犯，快去料理你的职事。”说罢，竟转回马追随燕兵去了。姜桂再折回北门一看，只见五百个结队之兵端然无恙，及入城检点，城中百姓还有不知燕兵过去的。姜桂因叹息道：“我不意乐毅用兵直至如此，几与王者之师无异。齐国君骄民叛，自然江山不保。我姜桂一生名节，岂至老而丧之？”因将职事付托与人，竟飘然埋名而去。后人诗赞之道：

老将丹心炯不磨，孤城危矣尚横戈。

可怜齐国多豪俊，几个男儿得似他。

乐毅大兵过了历城，兵威一发大震，仁恩一发遍传，或是先来迎降，或是到时归顺，不三四月，已下了齐国四五十座城池。这日到了莱城。这莱城守将，叫做满兔，为人好用机智，见齐城一路迎降，欲要力敌，却又兵微将寡，料来敌他不过，欲要随众迎降，却又自不甘心，因想道：“莫若明则随众迎降，暗则伏兵击之。”又想道：“若未迎降而击之，倘一旦失事，彼必恨而屠城，使百姓遭殃，非为良策，莫若迎降之后待他兵过，再远远伏兵击之，纵然失事，没个复回来屠城之理，就是责问，亦可推辞。”算计走了，因随众也写了投降的文书，先差人去迎接，然后点起二千人马，去南城六十里外一座牛耳山下去埋伏，只候乐毅兵到，过去一半，听号炮声响，却从中冲出。众兵领命而去，自却率众百姓大开城门，设香花灯烛远远迎接。

不期乐毅虽然一路受降而来，而一路守城的将官为人贤、不肖，俱已细细访在肚里。这满兔为人好用机智，早已访知，今兵到城下，见他老老实实与众一般迎降，心下已疑。及迎入城中，送上册子，又见册子上止有钱粮，并不开兵马，因叫满兔问道：“这莱城既已迎降，为何兵马不开？”满兔道：“这莱城兵将甚少，止有老弱千余，不堪战守，故未开上。”乐毅道：“此城既无兵将，你在此守些什么？倒不如随我去出征罢。”满兔道：“得随元帅出征固好，但愧毫无才能。”乐毅道：“人之才能也不在多，我闻你善于埋伏，只此一件便是矣。你既善于埋伏，则人之埋伏，你必知道。此去临淄，我正虑山谷多，恐人埋伏，你可与我一路细细打听。打听得出，算你的功，定加重赏；打听不出，误了事，则罪在不赦。”因命众将押去前营。满兔见乐毅道破其情，惊出一身冷汗，伏在地下，只是连连磕头哀求道：“小将该死！小将因闻元帅一路俱忠诚待人，并不猜疑，故一时愚蠢，妄思作孽，实伏兵二千于前去六十里牛耳山下，希图为故主效一击之私，不期元帅忠诚中又精明详察如此，真古今之罕有也！齐国江山断难保矣。小将事已败露，一死何辞，请伏斧钺。”乐毅听了，大笑道：“两国交兵之际，各用智术，原无大罪。闻你好用智术，但如此智术，用之何益？既肯直说认罪，还是烈

安堵——安居。

斧钺——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大斧。典出《国语·鲁语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

汉，我不罪你。”因命放起，收回伏兵，仍守莱城。满兔感谢而去，乐毅方依旧驱兵前进。只此一进，有分教，人无固志，地没坚城。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齐劫燕燕乘便转劫齐营楚谋齐齐临危翻求楚救

词曰：

但见古今亡国，何时君不临民，无非名姓换周秦。丧身方笑伪，窃位便称真。揖让唐虞已旧，征诛夏禹垂新，一番君又一番臣。不知千载下，毕竟属何人？

上调西江月

话说齐湣王逃归临淄，打听得兵民离叛，望风归燕，无计可施，日日在宫中纳闷。要与人商议，几个老成贤臣又都贬了，几个敢言忠臣又都杀了。惟有一班奸人佞臣，将酒来宽解。这日听得报历城都失了，姜桂都走了，益发慌张道：“我还记得，当年乐毅来投我，一无所长，就是一向流落在赵、魏，也不听见说他有才有略，就是燕王拜他为卿相：当国了三十年，也不见他做甚事业。虽有人常对寡人说他蓄心不善，寡人自倚富强，伐楚楚惧，代宋宋亡，哪里将他放在心上，怎今一旦忽然猖狂起来！因回想我平昔的富强与从来的威名，都到哪里去了？连寡人也不自解。”一个最亲密的幸臣叫做夷维，因说道：“大王，这些话大王说来似乎不解，以小臣观看来却又明明白白，有甚难解？此非乐毅之能，皆是大王心慌之故。前日五国之兵在济上，共来不过二十万，就是偶然输了两阵，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该多调人鸟，添助兵力，纵不能战，也还可守，大王怎该就光走了回来？只因大王先走了回来，齐兵无主，便自然解体，燕兵乘虚，便自然得志，故臣说，此皆大王心慌之故，非乐毅之能。”湣王道：“事已至此，悔无及矣！”夷维道：“过去的不用说了，就是今日百姓望风归燕，也非乐毅之能，还是大王心慌之故。”湣王道：“今日民归于燕，怎还是我心慌？”夷维道：“乐毅初来伐齐，还有四国帮助。今打听四国皆已去了，乐毅一总不过十数万人马，况闻他长驱入齐，共止三万甲兵。大王若不心慌，点起齐兵，只怕还有一二十万，再选一大将，统领去迎战，算来还是我众彼寡。况且又是我为主，彼为客，况现乐毅又身入重地，即有七头八胆，恐亦再难猖狂。大王何至慌张如此？况所降之地，皆是因看无救无援，暂图免祸，若听得大王再振兵威，自然又要归齐。大王须有主意，不要心慌。”湣王听了，满心欢喜道：“汝言甚是有理，寡人胆又壮矣！”因急急出朝，将齐国所存之兵尽数点了一十二万，叫一个大将耿介领了，前去一路迎战，又赐他一口宝剑，务要斩乐毅之首，斩了来，官上加官，斩不来，便令自裁。

耿介领了王命，虽然恐惧，却不敢不遵，只得领兵一路迎将上来。迎便迎将上来，只因打听得乐毅兵强将勇，人人胆怯，个个心慌，只思退兵，无一毫勇往直前之气。直迎到青城，方才望见乐毅的兵来，彼此探知，排开阵势，二将军各立阵前答话。耿介因向乐毅道：“吾闻兵骄者败，欺敌者亡。汝既为将，也要识些时务，知些进退。燕乃小国，汝乐毅又乃燕国无名小将，昨幸借诸侯之力，偶尔战胜，可谓侥幸，就该急急退去，夸耀于君，以取功名，怎不自揣，却妄认以为己之才能，竟大胆孤军深入直到此地，可谓骄矣！可谓欺敌矣！只怕身入重地，死亡就在眼前，还要拈弓弄枪，做些甚么？”乐毅道：“燕报齐仇，本意只要诛此昏王，实无意图齐社稷。不意齐王暴虐

当国——执掌国家大事。

幸臣——为君主所宠爱的臣子。典出《韩非子》：“必将以翼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

忒甚，天意已移，民心已叛，望燕师如时雨，投燕师如归市，故兵不血刃，而四五十城一时归附，岂人力所能强为哉？盖天意欲灭齐而入燕也。此事人人皆知，汝鼠辈何愚而不悟，尚党恶助虐，以自取死！”耿介道：“齐之富强，天下所知，今虽失了数城，然临淄、海岱尚数千里，戴甲兵将尚数十万，倘一怒而张挞伐之威，即重驱易水，再捉燕王，亦宜易耳。何况汝一二万之孤军，又身入重地，岂不是羊投虎穴，鞭稍一指，即立成齑粉！今已奉齐王令旨，斩汝之首，快自下马受缚，免我加兵。”乐毅道：“少康一旅，复兴夏基；武王十人，造成周室。兵岂在多，何况堂堂仁义之师，上应天心，下合民意，视诛伐齐之残兵，直如摧枯拉朽。若论齐民向化，本不当再动干戈，奈何汝等凶顽，不知天命，辄敢拦阻去路，又不得不诛一二，以警其余。”因问众将：“谁与我擒此逆贼？”

言未了，只见副先锋邓方，一骑马，一杆刀，飞出阵前讨战。耿介看见，忙挥众将迎敌。此时，麾盖下将官虽列有二三百员，然你看我，我看你，无一人敢挺身向前。耿介急了，只得呼名点了四将。这四将没法，方纵马临阵，接着邓方厮杀。两阵上金鼓如雷。邓方奋勇，斗不上十余合，将刀一闪，早斩了一将落马。耿介看见吃惊，恐怕三将胆怯，因又点了四将，同出战与邓方厮杀。燕阵上正先锋乐乘看见，也跃马挥刀杀入阵中，横冲直突，就是两只猛虎。齐将虽多，哪里搪抵得住。一刻时，又斩了两将落马。耿介看见着忙，忙又点催众将上前助战。众将虽不敢不上前助战，然心是怯的，气是馁的，只见忽前忽后，忽东忽西，车马纷纷，队伍散乱。

乐毅看得分明，遂一声号炮，排开阵势，直冲过来，耿介初来，营寨尚不曾立稳，今又见阵上连斩了数将，心早慌乱，忽被乐毅大军冲将过来，急吩咐用弓号射时，炮石打时，众将慌慌张张，有应有不应，哪里把捉得定？乐乘、邓方又乘势赶杀，耿介不能禁止，遂败将下来，直退去有二十余里，打听燕兵亦已收兵不追，方才重新立起营寨。正是：

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

壮士惨不骄，主施扬不起。

卧地马悲嘶，连营军折齿。

虎帐冷清清，将军将谁倚？

耿介闷居帐中，召一班谋士商议道：“燕兵十分猛勇，乐毅的阵势又甚是厉害，才一战，早损了数将，又败退二十余里，齐王闻知，岂不加罪？为今之计，却将安出？”一谋士叫做赵远的说道：“元帅勿忧，远有一计，定可以转败为功。”耿介问道：“赵参谋有何好计？”赵远出位说道：“燕兵自燕至齐，不数月连下齐四五十城，并无一人迎战，其视齐已若无人。今元帅初到，又被他乘胜追奔二十余里，想其心满气骄，定不设备。以远愚意，莫若乘其无备，点起精兵，于二更人静悄悄袭他的寨栅。他的兵将纵猛勇，半夜里马不及鞍，人不及甲，也要败走。待他败走，然后以大兵乘之，则四五十城可复矣。”耿介听了，大喜道：“赵参谋此计，妙合兵机，速宜行之。”

只见又一谋士叫做贾伦，也出位说道：“赵参谋此计虽好，以愚意揣度之，却只好用于别将，恐不能加于乐毅。”耿介道：“怎见得加不得乐毅？”贾伦道：“我看乐毅用兵大有古制，只怕这些偷营劫寨之事，他不论胜败，自是日夜提防，岂容人乘他之衅？就是他不设备，你看他车连马络，固结如

环，恐亦劫不入去，元帅亦当熟思，不可轻动，堕入陷坑。况劫营乃机变之事，往往有我去劫他，早被他因而乘机劫我，元帅亦不可不防。”耿介听了，沉吟道：“若如此说来，畏首畏尾，则齐兵再无得胜之日了。”

大家正踌躇，忽又一个谋士叫做狐直，亦出位说道：“赵参谋之计，自是出奇妙算，贾参谋之论，亦是慎重良图。元帅欲行，又恐临时失足，欲止，又恐坐失胜机，委决不下。以直愚算，可以两全。”耿介忙问：“何以两全？”狐直道：“此去劫营，不用本寨兵去接应，只须点三千精兵前去足矣。若果能乘其无备，攻破营寨，则三千精兵可当十万之用，就使有备，急急奔回。亦不至于尽陷。若虑他乘机劫我，元帅可伏强弓硬弩，紧守大寨。他纵来劫，如何得人？万万不可因劫他人之寨，而先疏虞不保自寨，则两全矣。”耿介大喜，遂决意行之。因命大将史俊同参谋赵远，点精兵三千，半夜去袭燕营，倘袭彼成功，放起号炮，我这里方有接应。史俊与赵远去后，耿介又下令兵将多伏弓弩炮石，紧防大寨，以防燕兵来劫，不许怠情疏虞，正是：

将军妙算已无遗，稳欲摹他大将旗。

不道后先差一着，赢棋翻又作输棋。

这边史俊与赵远悄悄领兵去劫燕营不提。却说乐毅以阵势横冲而来，只追杀二十余里，便下令住营，不许追赶。众将疑惑，因进而问道：“齐兵有十余万前来逆战；其气正盛，今被连斩数人，气已馁矣，正宜乘胜，穷日夜之力以追之，使他无驻足之地，何仅追得二十余里，元帅即下令不许追，容其从容喘息，复立营寨？”乐毅道：“此非诸君所知也。凡物不大伤，必不大坏，兵不大乱，必不大走。齐兵十余万今日始至，气正锐，力正强，势正盛。虽赖诸君英勇，斩其数将。又被阵势冲突，致其走败，然其合营之气尚未尽馁，合营之力尚未尽屈，合营之势尚未尽衰，若过迫之，必生他变。即无他变，亦不能尽如伤弓漏网之逃，莫若且缓之，令其苟且保全。既未大败，退避则不能；已经小创，进战又不敢，慌张之际，谋无所施，唯有劫营以图侥幸耳。待其来劫我寨，我寨备之，彼自受伤。我转因其来劫，乘机而往劫之，彼纵有备，亦必受我之蹂躏矣。内外受伤，然后败走，是真败，乱是大乱，乘胜追杀，谁敢再复住足回头？可直至临淄矣！”诸将听了，方叹服道：“元帅妙算神机，虽孙武复生，莫能过也。”乐毅因分点诸将，如何埋伏以待其来劫，如何乘机以往劫其老营。诸将一一受命而去。乐毅却自坐在营中，命兵将准备下号炮，以号炮为令。

却说史俊与赵远领了三千人马，候至半夜，马去铃，人卸甲，悄悄地奔到燕营，听见营中虽隐隐尚有更鼓，却静悄悄不见有人把守。史俊与赵远以为得计，竟领着三千兵呐一声喊，杀将入去，杀到营中，却不见一人。正疑惑问，忽听得号炮四起，始大叫道：“不好了，来差了，误入人陷阱了！”因领着三千兵，忙忙退出，急退出营时，又听得一声炮响，四下金鼓齐鸣。史俊只恐伏兵四起，要拦住去路厮杀，吓得魂飞魄散，却喜得止有炮声与金鼓声，并不见有人马截杀。史俊与赵远喜出望外，乘着无人，领着三千人马飞奔回营。

原来乐毅欲劫齐之大寨，知齐必然防备，难以杀入，因使兵将伏于道旁，只等齐劫营之兵逃过大半，便从旁冲去，将齐兵分作两半。却令付寿截住后一半，不许放他回去。又令乐乘、邓方，带二千人马，充作齐兵，转跟定史

俊，去劫齐营。史俊与赵远在前面只顾逃走，哪里知后面之事？此时耿介正坐在营中守护大寨，以听捷音，忽听得燕营中号炮连发，知事不谐，十分慌张，欲要发兵接应，又恐大寨有失，只吩咐将弓弩炮石紧紧守定。不多时，只见史俊与赵远逃回，正夸说虽然去劫差了，却喜得托元帅福庇，并不曾伤折一人。说犹未了，只见邓、乐两口刀、两匹马，带着三千人已直杀入中军帐上来。耿介与众将突然看见，胆都吓破，魂都惊走，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时手慌脚乱，谁敢抵敌，惟四散逃走。耿介坐在帐上，亏护卫人多，得能脱身，往后营逃了。其余兵将撞着的死，遇着的亡，也不知杀死了多少？正杀不了，乐毅的大兵又到：分袭各营。各营见势头不好，料立脚不定，俱乱纷纷各自逃生。杀到天明，乐毅鸣金收兵，再细看齐营，但见抛盔弃甲遍满沙场，破斧断戟壅填道路，尸骸堆积满山野，粮草狼藉如土泥，而十余万兵将不见一人矣。正是：

麟阁标名是丈夫，谁知有幸不无辜。

试问凭吊沙场事，一将成功万骨枯。

乐毅借齐劫营之便转劫其营，只半夜击走了十万齐师，一时兵威赫赫炎炎，无不心惊胆碎。一路来到的都邑城池，俱不惮数百里远远迎降。却喜乐毅兵到，倍加抚恤，毫发不犯。齐民久受湣王的残暴，今见乐毅抚恤，俱大喜，甘心归附，故乐毅之兵，如入无人之境，不月余，竟直抵临淄。

齐王见耿介败回，正没法摆布，忽报乐毅大兵已到城下，湣王慌得手脚无措。急点兵迎战，这个装病，那个怕死，无一人肯挺身出战，只得吩咐将城门紧闭，商议求救。秦、魏、赵、韩，俱已助燕，再无去求之理。惟有楚国，虽曾侵代过，难以开口，然旧时原是相好，今事在危急之时，也顾不得许多，只得差人去求救。又想：“楚乃好利之国，空往求他，却也无用。”因命使臣，许尽割淮西之地，以为贿赂，求他速速发兵，以救燃眉。使臣也只得星夜去了。却恨远水救不得近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封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火，每日只在宫中着急。正急得没法，忽夷维悄悄来报，说道：“大王，不好了！这祸事已到头上来了。”湣王惊问道：“你怎得知？”夷维道：“方才出宫去打听，见百姓纷纷议论，皆说‘燕国起兵来，原只要拿大王去报仇，实无心侵犯百姓，我们百姓何苦坚守城门，与他做冤家？莫若到明日清晨开放城门，迎接燕兵进来。他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我们百姓但求个安静，便是福也’。臣听见此言甚是慌张，故报大王，须要早早设法。倘百姓无知，不识伦理，果然献了城门，这祸事便不小。”湣王听见竟吓痴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夷维又道：“大王不要惊慌，须早早算计。”湣王惊定了，方说道：“他要拿我去报仇，这个仇如何报得？我还记得，燕王唆是匡章逼他缢死的，子之是先王拿来砍为肉醢的，这个仇如何报得！若是哪个臣子要开门迎接，便好拿他来杀了，若是百姓，一国皆是百姓，如何杀得许多？为今之计，只好乘百姓不知，半夜里逃走他国，暂住几时，待楚国救兵到了，再重新归国未为晚也。”夷维道：“小臣细算，也只得这一条好计，恰与大王相合，再不消疑惑了。”湣王因暗暗传旨，报知素常亲信的文武，准备车马辎重，捱到半夜，竟带领着悄悄地开西门走了。正是：

人生最乐是君王，坐拥臣民享万方。

何苦荒淫与无道，致今逃走若亡羊。

溥王只因这一走，有分教：常作亡人，日趋死路。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亡人——此指逃亡在外的人，即亡命者。

第十一回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 封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

词曰：

治国上明大义，施民下霏恩膏，报仇雪耻位名高，方称君子将，不愧古人豪。七十余城齐下，三更半夜先逃，江山社稷一时抛。细思谁作孽，臣谄与君骄。

上调西江月

齐湣王怕百姓开城，半夜逃去，且按下不提。走，更无顾忌，遂公然地香花灯烛，开放城门，迎接燕兵入城。乐毅看见，满心欢喜，因按兵入城，不许妄伤一人，不许妄取一物。市朝安堵如故，全不知兵，民心大悦。乐毅乃书露布，一面差人飞马往燕报捷，一面即差亲信兵将守定宫门，不许放一人入去，惟着人尽将宫中齐王所积聚的财物重器以及玩好珠宝，并查出旧日燕国被齐掳来的珍宝，俱用大车装好，命重兵护送，归于燕国。

燕昭王先见了捷书，已喜之不胜，今又见齐国的许多宝物，并燕旧失的重器，一旦俱归，以为三十年的大仇得报，大耻得雪，感激乐毅不尽。因命文武监国，自却亲至济上，召见乐毅，再三称谢，因说道：“燕国久已败亡，今日得君昌大之，寡人思无以为报，惟兹名位。”即立拜乐毅为昌国君，使体制同于小国诸侯。乐毅拜谢道：“此皆燕完王之灵与大王之诚，微臣不过效力，焉敢受此重位？”昭王道：“一战胜齐，功已不小，矧孤军直捣其巢，仅六个月而下齐七十余城，使其君逃民散，社稷沦亡，家国不保，而尽报寡人从前之深仇，其功之伟，真桓文以来所未有也。些须名位，何足为报！”言毕，乃命厚出金帛、牛酒，大犒三军；有功将士，照功升赏。兵将齐呼万岁，欢声如雷。

赏毕，乐毅因奏道：“得国易，守国难。齐君虽逃，尚有余孽未尽；临淄虽破，尚有余城未下。先声所至，但可吹其从风之弱下，至于苦节盘根，必须利器。今未降，虽尚为齐党，倘一降，即系燕民，然降其身易，悦其心难，威武可以降身，悦心则非仁义不可。望大王勿以今日破齐，即为今日治齐也。”昭王道：“谋深虑远；愈见老成。寡人夙志已酬，但思静守，不敢复生他想。齐国未下余城，应缓、应急、应伐、应招，悉听乐君尊裁，寡人决不牵制。”乐毅拜谢受命。正是：

君言悦臣耳，臣语快君心。

如此托肝胆，方成鱼水深。

昭王将三齐余事尽托乐毅，方才师回不提。却说乐毅复到临淄与剧辛商议，将已下的七十余城，尽皆编为燕之郡县。又下令道：“齐已属燕，总必是一家，何必更设防守？”因将所戍之兵，尽皆罢去，又下令椎牛酹酒，犒其劳苦之士。又下令道：“小民穷苦，岂堪剥削，凡齐王所行之暴令一概除去，凡齐王苛求之赋敛一概蠲免。”又下令道：“齐之所以富强得称霸国者，皆齐先王与先臣管夷吾之功。今齐虽以子孙昏暴而亡，而桓公与管夷吾之功自不可泯，宜立祠以记。”又下令道：“齐之贤才遭湣王贬斥，多屈于下面为逸民，有知者宜不时荐举，以居有位。”齐民见乐毅所行，皆合民心，无不欢悦。正是：

漫言残暴命将倾，莫道诛求活不成：

矧（shèn，音审）——况且。

苦节——自守其志而坚苦不渝。

纵使斯民皆白骨，一经仁义便重生。

乐毅既将已下的城邑安顿停当，然后分兵招掠未下的城邑。有人报昼邑尚未下请发兵围攻，乐毅道：“吾闻贤臣王烛乃昼邑人，前曾苦谏湣王，而湣王昏暴，不能听从，罢黜其官，家居邑中。今若围攻，恐怕玉石俱焚，不可也。”因令发兵去昼邑三十里，远远围之，不许入犯。再令使者厚具金帛，往见王烛道：“燕昌国君乐毅，闻王太傅贤良忠信，辅弼之才，而齐王昏暴不知用，以致屈处于野。今薄具金帛，聘请以佐燕王，乞太傅慨受而即日就道。”王烛谢辞道：“承乐元帅美意，宜恭从大命，但臣老矣，不能复效驰驱，愿使者善为我辞。”使者道：“昌国君临行又有令道：‘太傅若念求贤之意，惠然肯来，必不使高贤浮沉于下位，即奏知燕王，用太傅为相，封以万乘之邑，以展太傅之才。倘太傅鄙薄燕君，不以昌国君为重，而推托不行，则当引兵屠昼邑，使一邑人民，俱为太傅死。’太傅若再不出，则是太傅但知养一身之高，而不惜一邑之死，恐非太傅贤者所忍出也。还宜三思，受聘为是。”王烛听了，乃仰天叹息道：“吾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虽昏愚残暴，疏斥老成，不听予之忠谏，然予久食其禄，齐臣也，即今被黜，退耕于此，亦齐民也，岂有世为齐臣、齐民，而一旦从燕之理？况齐国已破，齐君已不知存亡，若臣果有能有才，当出而求君复国。既不能求君复国，则不贤不才明矣，犹冒认贤才，受人之求，独不愧乎？且求贤当以礼，今又劫之以兵，义乎？不义乎？与其不义而生，不若全义而亡。”遂入内，悬其头于那梁上，奋身一坠，绝项而死。家人报知使者，使者来救，亦已死矣。忙报乐毅，那乐毅闻知，不胜叹息道：“是予之过也。”因命有司具礼厚葬，表其墓曰：“齐忠臣王烛之墓。”因撤昼邑而不攻，待其自下，以为忠臣之惠。后史官有诗赞道：

前齐拱手授燕兵，义士谁为国重轻？

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时忠愤独捐生。

乐毅既定昼邑，又有人报安平未下。乐毅因发兵来攻安平，安平百姓闻了此信，家家要走，人人想逃。怎奈齐国皆是陆路往来，载人载物必须用车。平时车的轴头皆长出毂外以为美观，最坚固的轴心也只用木。今忽然安平被燕兵来攻，大家都要逃走，你也是车，我也是车，城门又小，街巷义窄，一时拥挤起来只恨车的轴头长了，彼此相碍；耽搁工夫，又恨轴心木头的不坚固，往往断了、折了，要费收拾。故安平城破之时，百姓逃走不快，往往被燕兵捉获，伤残性命。

内中唯有一个能人，叫做田单，就是齐湣王的宗人，为人颇有才干，原以住在临淄，屡屡以兵法说湣王，要求湣王用他，但湣王昏暴，用的都是一班谗佞之臣，哪里得知田单是个未遇时的奇才，后看宗人面上，将他充了一个临淄的市吏，田单知时不遇，只得权力。不期燕兵到了临淄，齐湣王逃走了，城中人纷纷逃窜，田单无奈，也只得同众宗人逃到安平：既到安平，看见安平不是久长之地，遂将家中所用之车的长轴头尽皆截短，令其仅与车毂一般阔狭，又用厚厚的铁叶子将车轴包裹起来，包裹得坚坚固固。人看见不知其故，都来笑他，以为狂妄。田单只不说破，又暗叫同宗也将车轴照他式样收拾起来。及自到了燕兵来攻之时，阅城人逃难，皆受车轴长、不坚固之累，拥塞不前。独田氏一宗，以车轴头短，驱驰不碍，又亏轴心坚固，并不遭倾折，所以平平安安奔往即墨而去。安平人方盛传田单铁笼车轴之妙。正是：

奇才奇用，大志成大功。

但恨尘埃里，无人识英雄。

田单是后话，且按下不提。却说齐湣王自半夜里带领着数百个文武官，开了西门逃走而去，走到天明，问是何地？左右报道：“前去卫国不远。”湣王道：“卫，小国，虽不足以辱寡人御驾，但既已相近，便暂住卫国，以待楚国的救兵到再作区处。”因使人报知卫君道：“齐大王偶有事过卫，行旅在途，饩廩不备，此卫大王之责也，特特报知。”卫君因问侍臣道：“此当何以待之？”侍臣道：“齐王为燕兵所伐，不能固守，逃遁至此，此穷困之时，宜卑辞屈礼以求我。今来尚出言狂妄，以臣等论来，只合随常，不当优礼。”卫君道：“不可也。卫与齐为邻国，邻国有灾，正宜加恤。若因其穷困，故意薄待，则是失礼在我。倘齐王异日复国，将何面目与他往来？”因命备车驾，亲自出城以行郊迎之礼，又因齐王前曾称过东帝，相见时竟称臣朝见。齐湣王平素骄傲惯了：今到此际尚不觉悟，竟恬然受之。相从的一班佞臣，又皆不知机变，但撺掇他骄矜，见卫君郊迎称臣，皆以为礼之当然。

卫君既迎湣王入城，欲处以巡宫，恐其褻渎，遂将临朝的正殿请他住了，命有司盛陈供具，大备礼乐，亲自上食，十分恭敬。齐王也觉不安，欲要加礼于卫君，夷维一班私臣暗暗说道：“大王曾称东帝，君也。卫，小国，礼宜称臣。大王若于卫君小国而加礼，则前至鲁、邹诸国必要一例相待，从前东帝体制不一旦失了；若说今处患难，事当从权，明日楚救兵至，而得以归国，再重争天子之礼便迟了。”湣王听了，以为有理，便一味骄矜，全不为礼。卫君仁厚，倒也还忍住了，当不得卫国诸臣俱愤愤不平，欲要羞辱齐王一场。无奈卫君做了主，不敢妄为，惟暗暗地叫人将齐王随行的辎重、器用，都乘夜劫去。齐臣报知湣王，湣王大怒道：“此卫国地方，怎容许盗贼擅劫寡人的辎重，甚为不恭，大为无礼：待卫君来朝见时，与他说知，就责令他严捕盗贼，追还辎重。”

等到次日，竟不见卫君来朝见。原来卫本欲厚待齐王，使他知感。不期齐王骄傲出于天性，那卫王愈执礼义谦恭，齐王愈显得骄傲。卫王自觉难堪，也就转了念头，不出来朝见。卫君既不出来朝见，再要卫臣供给饩廩如何能够？齐王候至日中，竟不见陈供食具，心中又恼，腹中又饥，因与夷维商量道：“卫君不出，如之奈何？”夷维道：“卫君不出，没有供应，还是小事，但恐卫君不出，卫臣定然有变。”湣王道：“你怎知卫臣有变？”夷维道：“大王不留心！卫国这班臣子，甚是可恶，昨见卫君朝见上食而大王安受，一个个皆嗔眉怒目，愤愤不平，便有个要甘心大王之意，只碍着卫君不敢下手。故昨夜劫去辎重，已见一斑，今卫君不出，供应全无，则其恶心已尽昭矣，不可不防。”湣王道：“不知卫君何故不出？”夷维道：“卫君仁厚，欲尊礼大王又被臣下阻挠，欲从臣下又恐得罪大王，故不出也。”湣王听了吃惊道：“若果如此，则此系危地，不可居也。”夷维道：“若欲免祸，须乘夜逃去，稍迟，便恐落入圈套。”齐王信之，捱到半夜，遂悄悄同夷维诸人逃出，而文武从人，散居于外，有知有不知。到了天明，齐臣询问卫臣而卫臣不知，卫臣询问齐臣而齐臣亦不知，彼此乱了一日，只得各自散去。正是：

骄君国已亡，其骄尚如故。

饩廩（xì lǎn，音戏凜）——也作既廩。古代的薪资，此处指粮食与饲料。

只怕人变心，不知是自误。

湣王自卫国匆匆逃出，文武从臣散失了许多，行李更觉萧条，欲往无地，只得往前奔窜。忽一日，到了鲁国，君臣大喜道：“鲁国素称知礼，自来相迎。”因使人报知。鲁国守关之吏见是齐王忽到，不敢怠慢，忙报知鲁君。鲁君因与鲁臣商量道：“若论齐王，残虐百姓，又骄傲无礼，妄称东帝，今是失国逃走至此，本不当以礼接待，但念同是诸侯，又是邻国，原存相恤之礼，今若拒而不纳，未免过情。况鲁素称礼义之邦，岂可失礼于人？”鲁臣皆赞道：“大王之言甚为有理。”鲁王因遣一使者出关来迎，因说道：“寡君闻齐大王驾临敝地，寡君有地主之谊，特遣下臣恭请入城，少申薄敬。”齐王尚未及答，夷维早在旁问道：“齐大王驾至，鲁大王遣臣来迎，可谓知礼。但礼必先定而后行，庶临时不致错乱而费争讲。不知鲁大王请齐大王入城，将以何礼相待？”鲁使对说道：“臣闻两君相见，食必以太牢。齐大王大国君主，岂敢薄待。齐大王若肯辱临，寡君必将设十太牢以充俎豆，不识吾子以为何如？”夷维道：“子言差矣！以十太牢相待，以诸侯而待诸侯则可，须知吾齐大王立为东帝，乃天子也，汝鲁素称知礼之国，岂不知天子巡狩于诸侯，诸侯则避宫不敢居，朝夕献食于天子，必亲自视食于堂下，恭请天子进食，必候天子食已，乃敢退而设朝。由此论之，则鲁大王待吾齐大王，岂止十太牢之奉而已！子可归复鲁大王，必如此行，而后两君相见方不至失礼而费争讲。”鲁使见夷维之言狂妄，因佯应道：“敬从台命，容归达寡君，再来迎请。”因退见鲁君，细述齐君臣之妄。鲁君乃大怒曰：“齐王以骄矜失国，当此逃难之时尚骄矜不改，死且不知其所，焉能有复国之望？”因命关吏紧闭关门拒绝。

齐王侯久，不见鲁使来请，因又遣使至关前来问信。关吏只在关上回答道：“寡君自揣，封爵诸侯，也只合与诸侯相接。初遣使来迎请齐大王者，只说齐大王封爵原是诸侯，不知近日又立为东帝。既立为东帝，则齐大王是天子矣。寡君诸侯，怎敢劳天子下临，请往别国去罢。”齐王见鲁君不留，君臣无语，面面相觑，然无计奈何，只得捱着劳苦往前去。正是：

诸侯国已亡，反争天子礼。

漫言身尚在，其心已先死。

忽一日行到邹国，困顿已甚，正欲借邹国暂且歇息，不料邹君又刚刚死了，湣王强要入去，新君因遣人来见湣王，拜辞道：“国家不幸，旧君死矣，新君又在丧际，无人款接，乞齐大王谅之。”湣王不好说是定要人去，因诡说道：“寡人既至此，又正值邹君之丧，不可不吊。”邹人道：“既齐大王要垂吊邹君，是邹君之荣也，敢不如命！”就要退去。夷维忙止住道：“齐大王下吊邹君固是盛情，但吊礼须要知道。”邹人道：“邹，小国，未习大仪，吊礼实实不知，敢求教之。”夷维道：“凡天子下吊于诸侯，主人必反背其殡棺，立于西阶北面而哭。天子乃登于阼阶，面南而吊之。此天子吊诸侯之礼也。汝归，速宜备设端正，以便齐大王入吊。”邹入虚应而去，因与国人商量，竟也闭关辞谢道：“主君有命，邹，小国，不敢烦天子下吊。”

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齐备之谓。

俎(z, 音祖)豆——祭祀时所用的器具。典出《庄子·庚桑楚》：“窃窃焉欲俎豆予干贤人之间。”

阼(zuò 音作)阶——大堂前面东侧的台阶。古代宾主相见之礼，宾升自西阶，主立于东阶。典出《仪礼·士冠礼》“主人玄端爵D，立于阼阶下。”

齐王欲发作，随行不过数十人，又发作不出，只得忍气吞声。

不期所到之国，见齐王骄傲，尽皆辞绝。欲逃往楚国，一来畏其路远，二来又惧楚乃大国，岂肯以天子礼待我，徘徊道路之中，甚是无聊。因使人四下打听，忽打听得齐国尽被燕兵夺去，惟莒州、即墨之城尚坚守未下。因与夷维商量道：“临淄大郡犹恐其难保，已弃之而暂避别国，莒州与即墨小小孤城，恐无复往之理。”夷维相劝齐王道：“鲁、卫诸国，亦已无礼如此，纵有他国，大王体尊，断难依栖。莒州，即墨城池虽小，尚是齐土，莫若且就便先归，到莒州暂图安息，以待楚兵救援，那时再复国报仇，未为晚也。”湣王以为有理，遂竟奔莒州。到了莒州，果然尚完完全全，未曾破失。守将见齐王到了，忙迎将入去，就以州衙当作宫殿：暂且住下，一面点人守城，以拒燕军，一面又差人往楚求救。只因往楚求救，有分教：生悬残暴之身，死溅骄矜之血。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孙贾左袒诛凶田法章潜身复国

诗曰：

骄君骄得一何痴，骄到身亡尚不知。
多少旧人呈旧样，新人重复出新奇。

又曰：

骄臣骄得更无因，君已骄亡何况臣。
何事骄臣偏不悟，必求骄得丧其身。

话说齐湣王既得了莒州以栖身，遂连连差人往楚求救。此时，楚国正是楚襄王在位，见齐王求救甚急，又许尽割淮西之地以为贿赂，便动了欲心，因向大将军淖齿吩咐道：“前日燕兵伐齐之时，也曾遣剧辛来约我相助。寡人虽未发兵助他，却已隐隐地许其破齐。今齐被燕杀败，城他尽失，却又急了，连连来求，恐我不肯空往，又许尽割淮西之地以谢寡人。寡人若真去救齐，又恐燕军势大，乐毅善于用兵，一时胜他不得，欲不往救，又恐齐王死了，齐地为燕独得。故遣将军前去，名虽救齐，实欲将军相机而行，惟视利之所在，若救齐有利，即当救齐，若助燕有利，即当助燕也，万万不可执一，空了此行。”

淖齿受命，遂领子大兵二十万，竟到莒州来见齐王。齐王见楚王发兵来救，喜之不胜，又见淖齿雄赳赳、气昂昂，更加欢喜，就拜淖齿为相国，将齐国的兵权、民事，尽付其掌管，自家依旧扬扬得意，骄矜起来，时时向人说：“楚兵二十万，甚是猛勇，眼见得齐国要复，一复了齐国，便不愁报仇了。”正是：

身犹在穷困，先想报人仇。
谁知天有眼，灾祸早临头。

却说淖齿虽尽掌了齐国的兵权，然细细算来，齐国只有莒州、即墨二城，其余已尽为燕得，欲要以二城之力，恢复那七十余城，甚是烦难，终日思想。忽想道：“为今之计，倒不如乘此机会，暗暗关通乐毅，待我设计杀了齐王，与他平分齐地，方是楚王之利。若再有机会，叫乐毅奏知燕王，立我为齐王，则杀齐王之利，又为我淖将军之利。”算计停当，遂暗暗差一个心腹将官，到临淄来见乐毅，说道：“淖将军传话乐大将军：淖将军名虽辛楚王之命，统领大兵二十万来救齐国，实则因燕王曾遣使至楚，相约伐齐，楚王虽不发兵相助，然已暗许为燕破齐。今淖将军兵虽在齐国，不欲负燕前约，故遣小将通知乐大将军，求乐大将军转达燕王，再立一约。倘破齐之后，肯平分齐地，立淖将军为新齐王，则淖将军当手刃旧齐王，以报燕先王之耻。倘乐大将军欲尽有全齐，希图自立，则淖将军又不得不转念救齐矣。特来请命，乞乐大将军裁而示之。”乐毅恐托来使回答不确，因亦暗暗遣兵复于淖齿道：“淖将军，英雄也。齐王无道，而淖将军能仗义诛之，则无道之齐，淖将军之齐也。淖将军之齐，淖将军自取之，以立功名，此桓文之业，准得而禁之？况燕先王之仇，又得借手于淖将军，淖将军即欲尽有之，亦感而不敢争，乃所请为半，区处最公，当达之燕王，定当惟命。”

淖齿见乐毅听从，满心欢喜，遂日夜思量要弑齐王。却碍莒州齐兵尚众，不便下手，遂将二十万大兵，尽陈于垓里，假说下操，叫人请湣王亲去大阅，

淖（nào，音闹）齿——古人名字。

大阅过，便好出兵攻燕，复取临淄。湣王见请，大喜，以为复国只在早晚，遂带夷维一班佞臣：欣欣然竟向楚营而来，到了营中，以为淖齿必然出来迎接，尚缓缓勒马有待。不期一声炮响，虎帐中早呐一声喊，走出二三百个刀斧手来，传将军之令，叫将无道昏君拿下。湣王听得，吃这一惊不小，口还争嚷道：“我是齐王天子，谁敢拿我？”早被众刀斧手拖下马来，横捆竖缚地捆到帐前。一班佞臣，也都解进。淖齿竟高坐在帐上，指着湣王大骂道：“齐乃霸国，汝乃霸国之君，若不昏暴，高拱九重，谁敢侵犯？”乃东征西伐，一味骄矜，重利虐民，百般无道，诸侯之师才临济水，止经一战，早已弃甲而逃。乐毅之兵刚到临淄，并未对垒，又复弃城而走，不数月已将全齐断送。今偷生于一城，尚欲何为？本将军奉楚王之命，本当重兴齐国，令见天心已去，民怨已深，故不得已而为天下除残去暴，另立新王，汝须莫怪于我。”湣王听了，垂首无言。只有夷维为他辩道：“齐王那骄暴之罪固不能辞，但恨平时无忠良告诫，所以至此。今蒙大将军正训一番，自应改悔。”淖齿道：“怎说无人告诫？齐之亡证，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已告过三遍矣。”夷维道：“何曾见告？”淖齿道：“昏暴之人，如何得知！前者，千乘、博昌地方，天曾落血水如雨者一连三日，岂不是天告？赢、博地方，地曾一裂深及于泉，岂不是地告？最可异者，忽有人当关而哭，急急去拿他，却又不见。人虽不见，却隐隐仍闻哭声，岂不是人告？怎说无人告诫？今已至此，尚欲求生，如何能够！”夷维看这光景不能相救，便跑上前，抱住齐王大哭道：“大王，天子也，而仓卒中失于防备，乃死于匹夫之手。天耶？命耶？世事不可问矣！”淖齿命乱刀先斩了夷维，然后将湣王倒悬于屋梁之上，三日之后气才绝。正是：

暴君暴死事寻常，不用悲来不用伤。

不信私臣私到底，也如公愤肯从亡。

淖齿既弑了湣王，情知与齐结仇已深，恐怕遗下子孙后未报仇，遂着人四下搜求齐王的世子、宗人，欲尽杀之，以绝祸根。不期宗人、世子一闻湣王被弑之信，便都隐姓埋名逃去，无处可求，只得罢了。

淖齿因前有约，遂写表章一道送与乐毅，夸张其弑齐王之功，要乐毅奏知燕王，下诏平分齐地，立位为齐王。乐毅事虽延捱不行，却满口应承。淖齿喜之不胜，因在莒州就行王者之事，骄淫狂妄，比湣王更胜十分。莒州之民，大不能堪。

却说湣王驾下有一臣子，复姓王孙，名贾，十二岁就丧了父亲，亏母亲抚养，教以礼义。湣王怜其孤弱，因叫他做一个侍从官，日日随朝。及燕兵到临淄，湣王半夜逃走，文武相从，王孙贾亦在其中。不期到了卫国，因卫君不朝见上食，湣王疑其有变，半夜又逃，不曾通知文武，故君臣失散，没处找寻，只得潜走归家。其母见而惊问道：“汝从王而去，今汝忽归，则王何在？”王孙贾对曰：“儿从王于卫，卫君臣将有变，王惊而半夜潜逃，未及通知文武，故文武不知，晓起寻觅，已不知王匆匆何去，故不得已而归家禀知母亲。”其母听说，因大怒道：“汝朝出而晚归，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间而望。母之望子如此之切，则君之望臣何异于此？汝幼而孤，齐王怜而官汝。食王之禄，则为王臣。至今国破家亡而出走，汝为王臣，应从王死。奈何从王而出，王昏夜而逃，汝竟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王孙贾被母数说，羞得满面通红，因泣拜于地道：“儿知罪矣！今往求王，但恐不能事母，奈何？”其母道：“忠孝岂能两全，汝好为之，勿以我为念。”

因出而细访踪迹，始知湣王自卫逃走，曾至鲁国，因而遂奔到鲁。及至鲁国，细细再访，始知鲁君拒之，不曾入关，又往邹国去了，因而复奔至邹。及到邹再访，乃知邹人拒之，也不曾入。再细访时，方知原往莒州去了。及奔到莒州，以为齐王断没人敢拒，定可从王，以报母命，不料又被淖齿弑死。因放声恸哭，奋不顾身，将衣服解开，袒出左臂，大呼于市道：“淖齿虽楚臣，既为齐之相国，则齐臣也。既为齐臣，而敢乱其国、弑其君，不忠之甚！吾誓必杀之。有忠义之士，愿从吾讨贼者，当照吾左袒。”

市中人见了，俱嗟愕惊叹，彼此怂恿道：“此人小小年纪，尚有此忠义心肠，吾辈世为齐民，素称好义，岂反不如他？况淖齿暴虐异常，日日害民，从而手之，也可除去一害。”遂你也左袒，我也左袒，一霎时左袒要杀淖齿的就有四百余人，却喜得楚兵虽多，部分屯在城外，一时间不知城中之事；又喜得淖齿自杀了湣王，以为惟吾独尊，料无人敢去惹他，因放心乐意，在齐王宫中受用。这日，正在宫中酣饮，使美色妇人奏乐为欢。宫门前，虽也排列着许多兵士把守，又喜得许多兵士，也与将军一般心肠，将军在内酣饮，众兵士也就在外酣饮，盔甲不着，刀枪闲倚，谁来把守？不料王孙贾一时发愤，聚了四百多人，突然涌到王宫，正恨没有兵器，恰好守宫门兵士的刀枪，俱闲放在那里。众人看见不胜弃喜，便呐一声喊，一齐抢去拿在手中，涌入宫来。淖齿此时，已吃到沉酣之际，又是轻裘缓带，突然看见，先惊个半死，怎敢上前迎敌？及要往后躲时，王孙贾与众人奔到面前，乱刀齐下，砍成数段。守门兵士急急赶拢来，见主将已被杀，谁肯向前，竟四散逃去。城中百姓听得王孙贾诛了淖齿，无不欢喜，都一阵一阵蜂拥而来，助势相从，王孙贾因率领着，将四面城门紧闭了，轮流看守，以防城外兵变。谁知城外的楚兵虽多，忽然听见淖齿被杀，没了主帅，便人各一心，不能铃束，有一半依旧逃回楚了，犹有一半，竟往临淄投燕。不旬日之间，二十万楚兵，去个干净，后人诗赞王孙贾道：

仰遵母命去从王，左袒能诛淖齿亡。

不独湣王仇得报，又为新主立齐疆。

王孙贾既杀了淖齿，又见楚兵散了，莒州保全，百姓无恙，心甚欢喜，只恨国家无主，一时访不出世子来，甚是着急，日日差人四处访寻踪迹不提。

却说那湣王的世子，名唤田法章。自燕兵到临淄，湣王逃走，他自知在临淄立身不能够，因扮做百姓，随人逃走。不期附近州邑，尽已降燕，无处可逃，只闻得莒州尚为齐守，只得远远逃到莒州。到了莒州，不期又遭淖齿之变，再欲逃往他方，齐国却又无地，没奈何只得改变姓名，投靠到太史后嫩家佣工，暂图潜藏其身。这太史后嫩不留心细察，怎知他是个贵人？竟将他照着众佣奴一例看待，饥寒困苦有所不免。正是：

呼牛呼马且随人，何况身随牛马群。

漫道衰衣垂帝象，脱来原是历山民。

这太史后嫩虽一时不曾识得田法章，却喜得太史后嫩有个女儿后氏，生

左袒（t n，音坦）——露出左臂，作为一种统一的标志。《史记·吕太后本纪》载，汉朝大将周勃清除吕氏，维护刘氏，在军中说，拥护吕氏者右袒，拥护刘氏者左袒，以此为记，聚众兴汉。

太史——古官名，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

后嫩（jiào，音叫）——战国时齐国太史，也作嫩，或作敦。

得：

美貌如花，而无凡花之媚态；肌莹似玉，而发美玉之奇光。举止端详，笑轻盈之飞燕；声音清楚，耻俏丽之流莺。鬓发如云，何必更施膏沐；远山横黛，不须巧画蛾眉。眼凝秋水，不作流波之转；体融春风，态具芳淑之姿。生不寻常，浑如帝女临凡，望而贵重，定是后妃出世。

这后女不但人物生得窈窕端庄，压倒寻常艳丽，最奇是一双明眸，雅善识人，凡人到眼一看，便知他的贵贱穷通。更可敬者，多才足智，可以治国经邦，往往临镜自夸，有后妃之福，故许多贵宦来求亲，她都不允。忽一日，偶然看见世子杂在众佣奴之中灌园，心下暗暗吃了一惊道：“这佣奴，贵人也，如何困辱至此，必有缘故。”便时时叫侍婢周济他些衣服，因而察访他的家世来历。世子只是粉饰，不肯说出。侍婢因告后女道：“小奴细细盘问，这些公子王孙，他都不知道，看将来还是个穷人，不是个贵人，小姐莫要错看了。”后女只是不服。过了几日，又叫侍婢去盘问他。盘问了来，只回他是贫贱之人，不是贵人，后女愈觉不服道：“哪里有这等一个贫贱之人？”因自走到后园，使侍婢暗暗叫他来，问道：“你系何人？可实说出，不要瞒我，我还别有商量。”世子道：“小人蒙小姐时时赏赐衣服，感激不尽，有事怎敢相瞒！但小人实实系一穷民，故甘心佣作。”后女道：“你不要瞒我。我看你气象不凡，隐隐有龙凤之姿，非独不是穷人，而是富贵之人，还不是寻常富贵之人。我实怜你，不是害你，你何苦忍而不说？”世子低着头想了半晌，方说道：“小姐一双眼已似明镜，一片心已如父母，一段至诚已如天地，我再不说是草木也，便死也顾不得。不瞒小姐说，我实在是齐王世子田法章也，国破家亡，流落至此，望小姐怜而勿言，使得苟全性命。”后女听了方大喜，看着侍婢道：“如何？我说哪里有这样贫贱人！”因又对世子说道：“殿下不必多虑，目今殿下之富贵至矣。”世子道：“齐已亡矣，何敢复望富贵！”后女道：“齐之亡，亡于齐先王之暴虐，非田氏之数已终也，自有兴期。殿下安心待之。”世子道：“齐国已成灰烬，小姐何以知其重兴？”后女道：“乐毅前于六月中下齐七十余城，今留齐三年而竟不能破莒州、即墨二邑，此中大有天意存焉，是以知其重兴。”世子道：“若赖社稷之灵，重见天日，当以后妃报卿之恩。”后女知其必王，遂与私焉。正是：

不是私相从，非干悦己容。

只因贫困里，俏眼识兴龙。

世子得后女周旋，方免饥寒。又过些时，忽听得王孙贾杀了淖齿，因齐国无主，四下访求世子。世子闻知，不知祸福吉凶，惊慌无措，只想躲藏。后女因怂恿他道：“殿下不必躲藏，此正是殿下复国的时候，快快出去应承，不要失此机会，被别个宗人认去。”世子犹疑不决。后女再三催促，世子方自走出来，对太史后嫩说道：“我乃齐王世子田法章，听得外面有人访我，不可隐匿，烦太史为我通知。”太史后嫩听了始大惊，自悔不知，不曾厚待，因报知王孙贾。王孙贾大喜，因具车驾仪卫，率领齐国一班旧臣，都到太史后嫩家迎请世子。世子出见众旧臣，旧臣认得是真，无不欢喜踊跃，以为有主，因迎至宫中，共立为王，号为襄王。各大臣重加官爵，诚心抚民，领兵保守城池，又备重聘，立太史后嫩女为后。聘至，而太史后嫩细察之，始知女先有私，大恨道：“女无媒而嫁者，非吾女也！徒污吾门也。”自女之入宫，遂绝不与通。正是：

后位非不尊，白璧岂容玷？

所以守礼人，薄而不相见。

襄王既立，因见莒州孤单，恐难久立，因使人四下招致旧臣。原来齐国的臣子，原也不少，只因湣王骄傲，只信好佞，不用忠良，故尽皆隐去，不愿为官。后见王烛死节，就都叹息道：“王太傅已告老在家，当国破家亡之时尚怀旧君，不肯失节。我等人立齐朝，食其重禄，享其高位，见其一旦败亡便都逃走安居，不图恢复，岂得为人！”就有个要图恢复之心。后又闻知王孙贾袒臂一呼，竟杀了淖齿，惊散了二十万楚兵，愈激发其勇往之气。口悟道：“兴亡成败，只要有人，众寡强弱，哪里论得！”遂纷纷相约，要图恢复，只因访求不出世子，尚犹疑不决。今见襄王复立，又见遣人招致，遂都到莒州来相从，一时莒州便大有生气。正是：

兴亡全在人，人胜即天命。

所以只求贤，绝不图侥幸。

只因莒州又有气象，有分教：衰尽忽兴，否极泰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否（p，音痞）极泰来——否，泰《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泰谓“天地交而万物通”。否与泰反，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后常合用指世道盛衰与人事通塞。此处为由坏至好，由衰转盛。

第十三回 乐元帅识天心容小邑燕昭王念功绩斩谗人

诗曰：

从来成败有天心，识得天心眼便深。
不是此中存一线，二城安得到于今。

又曰：

谗言虽说巧如簧，只合挑唆愚与狂。
若使入于明主耳，直窥其肺察其肠。

话说齐地尽失，单靠得莒州、即墨二城尚为齐存一线。莒州新立了襄王，渐有起色。不期即墨的守将忽然又死了，一时三军无主，合城的士夫惶惧，因聚而商量道：“即墨虽小小孤城，不足重轻，然在于今日，却是齐之根本。守将既死，若不择一个知兵之人，推戴为将，倘有缓急，将谁倚赖？”众人以为有理，因而各举所知。连举了数人，皆不服众。忽一人说道：“我举一人，大有将才。”众问是谁？其人道：“不是别人，就是安平逃难来的宗人田单。”众人一听，都晓得他截短车轴、铁笼轴心之事，齐应声道：“此人果有将才，举得正当，我辈几乎忘了。”遂同了来拜请田单。

田单因见众人合议而来，都出真诚，遂不推辞，因说道：“当此国破家亡之际，单有同宗之责，既诸君见推，焉敢辞？当任此以复齐疆。但为将，兵机秘密，难尽告人，或严或宽，或勇或怯，或奇或怪，各有变通，愿诸君勿讶。”众人听了，俱大欢喜道：“即墨得人矣！”因将一应事权尽付田单，立为将军。

田单既为将军，便周视城垣，检点兵马，稽查钱粮，整理器械；见城垣倒塌，能身操板筑，与士卒同其操作；见军旅单寒，即宗族亲故，亦皆编入行伍。豪强犯法，绝不假借，贫民困苦，百般抚恤，满城人最怕他，又最爱他。田单又使人到莒州报知新主，相约犄角救援，以拒燕兵。正是：

莒州立新君，即墨易新将。

君将一时新，便知新气象。

田单在即墨坚守，且按下不提。却说乐毅在临淄，初闻得王孙贾杀了淖齿，心下想道：“淖齿狂横，固有取死之道，然拥兵二十万，王孙贾左袒一呼，便将他杀了，齐尚为有人。”过了些时，又闻得莒州立了新主，心下又想道：“民心尚未忘齐。”又过了些时，闻得即墨易将，选举得人，即、莒二州齐军建立犄角，又想道：“齐尚未可图。”因下令：将围困即、莒二州的兵将撤回十里，不限时日，缓缓图之。又下令：必待二城兵将窥探临淄，方许对敌。百姓出城樵采，听其往之，不许擒拿。民有饥饿者，可给米粮以为食也，有寒冷者，可给布帛以为衣裳，归燕者，听从其愿。

自乐毅下了此令，许多燕兵皆不知其是甚缘故，因乘间请问道：“元帅仅六月而下齐七十余城，可谓所向无敌，兵行神速。既入临淄，齐王已遁，乃容莒州、即墨两个小邑，为歇肩喘息之地，初还说二小邑做不出甚大事，莫若拖之，待其自下，以示燕仁，不必穷极兵力，伤于残暴。今抚恤加恩亦已三年，而不下如故，且又立新主，又易新将，又完缮城他，修练甲兵，欲与燕相抗，此其意甚不善也。元帅宜乘其才起，急加重兵，方可破碎，奈何传退十里，欲为久守之计？又且容其樵采，给以衣食？由是观之，则是无时破齐也。诸将不解，乞元帅教之。”乐毅道：“为将之道，岂独在于能战？必须上观天意，下察人心，必天意所废，人心所弃，乃能成其战功。若二者

之间看不分明，而徒恃兵威，逆而图之，则必不济。齐湣王残暴异常，天意废之，人心弃之，故予长驱深入，一战成功，不数月而下其七十余城。今湣王既死，则残暴之罪亦已消矣。至于齐之败亡，实有天数。予仰观天象，见垣星 明朗，尚未见亡国之征，故莒州、即墨屡屡去攻，并不能下。此虽若人事差池，实则无心有在，故予缓其攻者，未敢逆天意也。今齐新王又立，新将又易，正彼愤发激励之时，若与争锋，彼志气正盛，恐未即挫。莫若施其仁义，抚慰其民心，使彼踵臂之力无所用之，而终存疑异。此兵家争上流法也。倘彼君臣无坚忍之心，一旦气馁，外应内变，归附于燕。即使始终竭力同心，亦止足保二城，料不能以兵威胜仁义，重有临淄、海岱。吾故以退为进，以不战为杀伐也。倘仁义入于民心，而天意为之挽回，彼时安享全齐，方无虞也。此时若急急以强弩之末犯其新锋，吾未见其利也。诸君不可不察。”众将听了，方拜服道：“元帅深谋远虑，岂甲冑之士所能窥万一也！”自此之后，乃治兵不懈，而抚民必仁义为先，故而齐已下之民安心服燕，即莒州、即墨二州未下之民，时叨其惠，亦不深仇于燕。

田单一个心腹谋士见了深以为忧，乃暗暗来见田单道：“御敌全仗兵将，破敌全靠一腔仇恨激发之气。今齐亡于燕之地，使燕将暴虐，不恤齐民，便好激发齐之气，以报燕仇。今乐毅虽破齐国，而尤抚恤齐民，寒衣之，饥食之，不啻父母，民正相安而忘其为敌国，安能激发齐民复国之气？况即墨小邑，兵力有限，恐终亦必亡而已。将军不可不思。”田单道：“此事吾思之久矣，筹之熟矣。大都国之兴亡自有天意，事之成败定生变端。湣王暴虐，大实亡之，故乐毅一战便能胜齐，今留齐三年不能破莒州、即墨二城，岂二城兵力强于七十余城哉？此盖天意不欲亡齐也，故莒州又立新主。此所以单效即墨，不敢辞也。若虑乐毅施仁义要买民心，难于击破，须知乐毅留齐三年矣，天道且将小变，何况人事乎？故予但尽心人事，以待天心，他非所知也。”谋士听了，因称赞道：“将军高见出于寻常万万。”方大喜而去。正是：

漫道天心不可窥，个中明眼已先知。

虽然燕国生机变，终是齐应不绝支。

过了些时，果然天不绝齐，燕国又生出事来。却说燕国有一个大夫名叫做骑劫，生得身长体壮，颇有臂力，最好谈兵剑、布阵、排兵。看见乐毅他一战胜齐，封为昌国君，执掌兵权，十分荣耀，便往往垂涎，恨不得造些谗言，将乐毅退去，让他做了，方才快意。争奈燕昭王与乐毅一心一意，欢如鱼水，纵有谗言，谁敢去说？因心生一计，细想道：“外廷臣子怕王加罪，故不敢进言。若内中太子，是骨肉至亲，无嫌无疑，若肯在前挑拨一言半语，自不知不觉倾心听信。”因又访知太子乐资，为人甚是愚暗，不明道理，可以耸动，满心欢喜，因时时卑词厚礼，殷勤结交。

太子不知其奸，遂倾心相待，往来莫逆。骑劫见太子与他言听计从，好如胶漆，便欲早晚献谗。恰好太子又偶然说起乐毅伐齐之攻，不独报了燕卫之仇恨，又开辟全齐地土，以扩燕基，实古所无也。骑劫因乘机说道：“乐毅受燕大王黄金台之宠，借四国诸侯之力，为燕先王报了深仇，功果奇矣。若说以全齐地上开扩燕基，这却未必。”太子道：“乐毅已下齐七十余城，

垣(yuán, 音元)星——星位。古分星为上、中、下三垣。典出《史记·正义》：“大微宫垣十星，在翼、轸地。”

所未下者不过莒州、即墨二城。况二城兵马围攻，旦夕必下，若全下了，则齐亡矣。这些土地，不扩燕基，却将谁属？”骑劫笑道：“乐毅若有心以齐地扩燕，则扩之久矣，何待今日？”太子惊问道：“此何说也？”骑劫道：“殿下明见万里，此小事有甚难知？乐毅能于齐王未死之前仅六月即下齐七十余城，取之如拾芥。今齐王已死，宗社已倾，所未拔者止莒州、即墨二城。乐毅苟真心欲破之，不过旦暮事耳，何延捱至今二年，容其立新王、易新将，而反退兵不攻，此其心可知也：一者欲以恩结齐民，留以为异日自立为齐王之地；一者留此未了之局：以便久擅兵权；一者因燕大王宠礼甚厚、不便易心，假此延捱，只待燕大王或有不讳，他即反转面皮，自立为齐王矣。他的心路人皆知，何燕大王与殿下竟不知、还啧啧称其功、感其德，愚所不解也。”太子听了，惊讶道：“二城不下，我只道是战争不胜。据大夫说来，乃知有许多委曲在内，甚为有理。若果如此，则父王俱受他的宠络，不可不细细道破，早为之计。”骑劫道：“殿下若言，只宜说是殿下之意，则燕大王便可听信，万万不可指明臣言，以致燕大王动疑。”

太子许诺，遂入宫亲见昭王，将骑劫之言细细说了一遍道：“燕国费了无数钱粮，劳了无数兵将，今幸得了齐国，转被他人谋占去，岂能甘心？父王当早日图之，尚可挽回。”昭王听了，勃然大怒道：“小子，何昧心如此！汝祖受齐王伐辱，宗庙尽倾，宝货俱失。汝父逃避于无终山，几乎一身不能免。时燕国尚属他人，何敢复望齐地？虽赖祖宗之灵，得以复国，然衔冤饮恨，欲诉无门。幸昌国君大展奇才，联合四国诸侯，一战胜齐。又率轻骑，奋不顾身，直捣齐都，逼走湣王。又调淖齿诛之，又毁齐之宗庙，又迁燕之重器以归于燕，使齐王昔日所肆之恶，一一报之于身，不爽毫厘，使为父的今日得扬眉吐气于诸侯之上，皆昌国君之功也。此其功，虽子孙世世尸祝之，犹不足言报，何得以小人妒忌之心，加于君子，疑彼有自立为齐王之事？毋论昌国君忠诚为国，必不怀此异心，即使昌国君果有此心，以彼所下之齐城，即立彼为齐王，亦未为不可。汝小子何得为此昧心之言！倘闻之于外人，不独使忠臣解体，且视为父何如人？况莒州、即墨二城不即下者，昌国君自有深意，岂乳臭小子所知也。不责汝，汝不知戒。”因命宫人，将太子答了二十乃已。正是：

纵有浮云入杳冥，难遮日白与天青。

明王圣主心同此，谗语谰言岂肯听！

骑劫探知太子进言，被昭王责了二十，心甚不安，因想道：“乐毅拥重兵在外，延捱二年，不能下齐二城。此言入耳，就是父母骨肉，也要动疑，怎么燕王反怪太子，真不可解？想还是太子说得不妙。”又想道：“太子说的不妙，被父亲责罚，只恐要怪找误他。必须要再怂恿一能言之士，委婉说明此事，使燕王听了，太子方知我不是误他。”又想道：“郭隗、邹衍、屈景这一班虽然能言，却与乐毅相好，断不肯言。”却央谁好？想了半晌，方想道：“大夫宋玺口舌利便，若他肯言，再无不听之理。”因来见玺道：“乐毅拥齐，欲自立为王久矣，而燕王不悟，反认为忠良。劫欲进言，因与王疏，王必不听。宋大夫言素为燕王所重，若肯一言，使燕王感悟，早除乐毅，燕国之福也。不识宋大夫肯言否？”宋玺道：“说燕王去乐毅容易，但去了乐

尸祝——古代祭祀时任尸和祝的人，为受人崇敬者。典出《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引申为崇敬之意。

毅，要寻一人代乐毅之任就难了。”骑劫道：“拥全齐而临二城，凡将皆可代之，何难之有？宋大夫若肯荐我骑劫，我骑劫情愿以千金为宋大夫寿。”宋玺道：“既骑将军如此说，我即言之。”因见燕王道：“大王伐齐，还是自伐耶，还是为他人伐耶？”燕王道：“寡人伐齐，盖寡人怨齐、恨齐，而思欲平齐也，怎么说为他人伐？”宋玺道：“既是大王自欲伐齐，费了许多心机，为何今既得齐，转送他人受享？”燕王道：“所得城邑尽已编管入燕；怎叫做他人受享？”宋玺道：“编入燕者，空名也，实实受享者，乐毅也。大王倡伐齐之名，乐毅享破齐之福，岂非为他人伐耶？”燕王道：“从来伐国，俱系命将，岂独寡人！今日命乐毅，即为为乐毅耶？”宋玺道：“命将不过其一时专征伐，功成即当报命，哪有为将既已得其城邑，乃三年不还其主，而竟自拥之以观衅待变之理？乐毅之心，人尽知之，而大王独若不知。此何意也？不过感其复齐之仇恨。若复齐仇而得地归燕国可为功，若复齐仇而得地自据不归燕，则又不算功，要算为罪矣，又何感焉？大王奈何只念其功，不思其罪，窃为大王过矣。”燕王沉吟半晌，方说道：“原来如此。”因命置酒，大会群臣。宋玺满心欢喜，以为燕王听其言，方会群臣。

不一时，群臣皆集。昭王赐群臣饮了数巡，因叹息说道：“君之所以为君者，赖直臣也。国之所以为国者，赖有贤臣耳。既有贤臣，君国之幸也。奈何不利于奸人，而奸人必欲谗而去之，殊可痛恨也。寡人欲报齐仇，而筑黄金台以求贤，求之数年方得昌国君之贤才。昌国君又训练兵将，几有三十年，方能为寡人报此深仇。仇已报矣，功已成矣，正宜君臣安享荣华，奈何生此一辈忌贤妒能之奸臣如宋玺者，架言昌国君欲自立于齐，撺掇寡人废弃之，令为君臣的一番际遇不得保其始终，其心何险也！使寡人误听之，不独辜负昌国君一片血诚，并寡人三十年求贤之心，俱自弃如流水矣，岂不深可痛恨！据彼巧言，但以昌国君欲主齐为词，若以破齐之功论，昌国君即立为齐王，亦未为不可。”因命左右，即席擒宋玺出而斩首，以正其献谗之罪。群臣欢然，皆呼万岁。正是：

谗人只道谗言巧，不料明君耳更聪。

为寿千金毫未得，一时性命已成空。

昭王既斩了宋玺，即遣客卿屈景持节并赍诏书，亲至临淄，大拜乐毅为齐王，尽有全齐之地。乐毅接着诏书，开读了，惊慌不知所措。因细问屈景，方知是宋玺进了谗言，乃泣拜于地，死不受命。因具表文，托屈景回奏昭王。昭王开表一看，只见表文上写着：

昌国君、臣乐毅，谨具表奏闻于燕大王陛下。臣闻：为臣有誓死不变之大节，为将无拥兵要挟之功名。臣毅，异国之臣，蒙大王一顾，即立为卿相，委以军国之大任，肝胆托之，腹心待之。凡臣有言，言必听，凡臣有计，计必从，真不啻风云之会，鱼水之欢，臣每誓肝脑涂地，以报高厚之万一。今幸一战胜齐，使大王深仇得报，大耻得雪，虽可少效涓埃，然而臣心未尽也。故留兵徇齐，欲抚有全齐之地，以扩大王之封疆。因思破齐与抚齐不同，破齐可以用威，抚民必须用德。臣德威并用，欲以彰大王之仁义。莒州、即墨二城，至今未下，臣之罪也，即有人言，亦其宜也。即蒙大王知臣有素，不信其言，不加罪戮，臣已感恩无地，奈何复辱明诏，谕立臣为齐王？大王既下诏立臣为齐王，则是大王亦疑臣实有此心矣。苦实有此心，则是臣为拥兵要挟之奸人矣，则是臣为变节之匪人矣。臣素奉敬君子，君臣之节凛然，决不自辱以负大王之知。乞大王收回成命，容臣展布腹心

于始终，则君臣一日之雅，可垂千秋矣。若必强臣为不义，臣有死而已。不胜惶悚之至。

燕昭王看了乐毅表章，见其抵死不肯受齐工之命，因大喜，谓群臣道：“我就知昌国君不负寡人，今果然矣。如寡人于昌国君，亦可谓无负矣。”只因君臣无负，有分教：父不能保其子，身不能保其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药亡君齐有谋流言易将

诗曰：

君臣相得明如日，无奈君身又逝云。
总是天心成败定，故教人事忽纷纭。

又曰：

他人从政尚思谗，自听谗言自不难。
只道夺他权与柄，谁知失足自江山。

话说燕昭王见乐毅不受齐王之命，一发信任不疑。此时，报仇雪耻俱已遂心，无复他想，遂在宫中快乐，惟恐不寿。遂有一班方士，哄诱他神仙之术，点炼金石丹药，以求长生。正是：

家国深仇才得复，又忧性命望丹成。
始知人事心难死，烦恼贪嗔日夜生。

昭王修炼丹药，且按下不提。却说乐毅在临淄，见昭王不听宋玺之言，深感知己，誓欲尽灭全齐以报之，日以二城未下为忧，商量攻打。忽一个门客，叫做范平，进而说道：“元帅学贯天人，识穷今古，岂不知地尚不满东南，天且倾于西北，何况人事，安能有尽成之功？元帅一战胜齐，不数月下齐七十余城，功已伟矣，名已成矣。又毁齐宗庙，迁齐重器，燕君之仇已报矣，耻已雪矣。即五霸之烈，至此已无以复加矣！何不飘然长往，使天下想慕，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岂不高哉？即不能，亦宜辞归，以享昌国之俸，而全其名节。乃恋此二城三年于兹，仁义不能速施，威武未免少挫，中山之谤亦已再见，虽明主不听，得以保全，然怨已结矣，隙已生矣。设或燕王一旦捐馆，恐不能高拥油幢，常如今日也。纵元帅雄才大略，临时自有变通，窃恐虎其头、蛇其尾，终为美玉之一砧。且天道循环，不能尽如人意。往者，齐王遣匡章乱燕，以为尽有全燕，夫岂料燕大王又能复国？即料燕大王能复国，亦不料燕大王能求元帅奇才，能于三十年后报仇雪耻，尽有其全齐如昔日也。今日元帅已破齐，如昔日齐之破燕矣，又焉知天道独在燕而不在齐乎？”乐毅道：“此事吾久已知之，故缓二城之攻。但受燕王之恩甚厚，感燕王之知甚深，今二城未下，一旦委去，是勇于保身，怯于亲王，心有不忍，故尚思尽力，不计其他。”范平曰：“此固元帅之忠也。但力有可尽，连下齐城已尽之矣，今留齐三年，而二城如故，似力无可尽矣。力无可尽而必欲强尽之，恐一旦有变而前功尽弃，又智者所不为，以元帅高明而反为之，此愚所不解也。故窃献刍蕘，乞元帅察之。”乐毅感其意而深谢之。然以昭王春秋无恙，又念燕纵不能破齐，而齐必无如燕何，下二城之事小，保七十二城之事大，故因循未决。

不期昭王因好神仙，吃得方士的金石丹药过多，一旦药性发作，医救不来，遂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薨矣。后人诗惜之道：

高筑金台立大名，报仇雪耻尽功成。
正宜长享千秋乐，却被金丹误此生。

昭王既崩，太子乐资嗣位，是为惠王。这惠王为人愚暗，性又多疑。一向为太子时，见了乐毅倚着昭王宠幸，全不在太子面上致些殷勤，已不甚欢

捐馆——捐弃所居之馆舍，旧时因以为死亡的讳辞。

刍蕘（chú tiáo，音除饶）——原为饲喂牲畜或烧火用的草，此处指草野村夫的鄙陋见解。J

喜。又因进谗乐毅之过，被昭王笞了二十，一发怀恨在心。今既嗣立，便思量着要算计他，却因乐毅拥兵在外，权位甚重，一时动他不得，又因郭隗等一班老臣，时时称说乐毅之功，理当优待，只得隐忍不发了。

乐毅闻知昭王晏驾，不禁大恸，就要辞职还朝，因碍着燕王初立，恐有形迹，只得暂且忍下。不期田单打听得新燕王即位，不胜欢喜，因告人道：“齐之恢复，其在燕之新王乎？”人人听了，俱不信道：“燕虽易主，兵权仍是乐毅执掌，总是一般。燕新王又不临阵，如何在他身上得能恢复齐邦？”田单微笑道：“非汝等所知。”因悄悄使人到燕都去打听：新王与乐毅厚薄如何？近日所用何人？所行何事？其人去打听回来复道：“燕新君外面名色虽说厚待乐毅，而其心肠却因旧燕王在日爱护乐毅，把新燕王打了二十下，新燕王十分怀恨，日夜寻乐毅的短处。近日所用的人，寻是一班谄佞，第一要算骑劫，新王做太子的时节，就与他相好，惟言是听。所行的事，也都近于荒淫。”田单听了，以手加额道：“此天赐齐复国也。”因又使能言之士，悄悄至燕布散流言，只说乐毅拥大兵在齐已久，有心要自立为齐王，抚有全齐之地，只因碍着燕先王为他筑黄金台一番宠幸，又碍着封拜他为昌国君一番恩情，一时转不过面来，故假借莒州、即墨二城，只说未下，故得长拥大兵，以观燕变。今日燕旧王已崩，便不看燕新王在眼里，竟暗暗与莒州、即墨二州联合，叫二城请立他为新齐王，坐临淄号召七十二城，自开一国。莒州、即墨二城兵民今得再生，十分欢喜，只在早晚便要举事。惟恐燕王察知其情，换了他将来攻，则莒州、即墨之民，登时俱成齑粉矣。

流言散开，早有人报知骑劫。骑劫一闻此言，即来见惠王，细细报知道：“臣之前言如何？臣言之时，先大王若肯听信，或是削他之位，或是诫饬他一番，他便自然悔过，不生异心。奈何先大王过于溺爱，执意不信，酿成今日之祸。今又联合莒州、即墨，其志不小。大王若不早图，不独要将已得之全齐拱手送与乐毅，只怕乐毅既得了全齐，又不能忘情于大王之燕地也。”惠王听了，愕然变色道：“大夫此言从何处得来？”骑劫道：“外面纷纷皆为此言，不独一人，故臣得知。”

惠王犹自沉吟，因又着人四下里夫探听。探听了来回复，皆是一般言语，惠王方信以为实，遂恨道：“我不料乐毅负恩如此。”这就要传旨，差人去拿来问罪。骑劫忙止住道：“大王差了。乐毅如何容易差人拿得？”惠王道：“若不拿来，如何处他？”骑劫道：“乐毅不是纯臣，况手握重兵，正欲自立为王，若公然去拿他，一时不服，岂不转促他反叛起来，为祸不小？”惠王道：“若虑及此，怎生处他？”骑劫道：“只好下一道诏书，假说念他久历在外，功高劳苦，今遣别将代他归国安享。他奉此道旨，自然要归。待他归到国中，那时大王治他之罪，便可任意，而无他变矣。”惠王听了大喜道：“大夫所筹甚妙。但国中名将俱被他带去，临淄大任干系不小，却又叫谁去代他？”骑劫道：“不是臣夸口自荐，臣兵书战策自幼习学，布阵排兵从来所好。大王若肯破格用臣，臣到临淄，不出三月，即当踏平莒州、即墨二城，以报大王之知遇，请大王勿疑。”惠王大喜道：“既大夫有此雄才，又肯身任其事，最为美事，何故不用，又用他人？”骑劫谢恩辞出。

惠王到次早设朝，即传旨拜骑劫为上将军，前往临淄，统领大兵，进攻

晏驾——帝王、诸侯去世的讳称。

纯臣——心为君主服务的臣子。因乐毅曾经仕于魏国，故谓“不是纯臣”。

莒州、即墨二城，以代昌国君乐毅之任。昌国君钦召归国，安享爵位，兼辅国政。命才传出，早有太傅郭隗出来奏道：“乐毅之任，无人可代。一着人代，则全齐去矣。”惠王因问道：“乐毅之责任，不过一将足矣。今熊虎满朝，如何无人可代？”郭隗道：“大王新立，春秋方盛，不知求贤之苦，拜将之难，故轻出此言。先大王欲报齐仇，满朝遴选并无一人，故不得已而高筑黄金台，以老臣为死马骨，招致天下贤豪。不知费了多少卑词，行了许多屈礼，虽得了邹衍、剧辛、屈景诸贤，止可以效一得之愚，并不敢当代齐之大任。最后，方得了乐毅，才同管、晏，学类孙、吴，先大王愜于意，方拜为亚卿，授以国政。乐毅又训练兵马三十年，方能一战破齐，报仇雪耻，而有今日。今大王雄踞七十余城，以为二城易下，转欲代将，不知齐莒州又立新王，即墨又易新将，正欲盛欲兴之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即乐毅竭力经营；臣等尚忧其有夫。骑劫何人，敢代其将，一代将而全齐失矣，大王岂可轻举。”

惠王尚未及答，骑劫早在丹墀下大声争辩道：“郭太傅莫太欺人！自古云从龙，风从虎。凡生一圣君，必生一贤臣为之辅佐。伊尹相汤，固贤相也，未闻武王伐纣，尚求伊尹。太公兴周，诚异人也，未闻桓文称霸，还倚大公。乐毅虽才，已为燕先大王小试铅刀之一割矣。今燕大王新立，尤飞虎啸，自有风云，岂可定倚乐毅为长城。如燕必待乐毅才兴，则乐毅未生，燕何以开数百年之基？倘乐毅今朝忽死，则燕不须立国矣！且骑劫堂堂一身，从未曾败辱于人，郭太傅怎知得一代将，则尽失全齐？不是骑劫夸口说，骑劫若掌兵权，视取二城直如拾芥。我观郭太傅为此言，不过党于乐毅，所以为乐毅张扬声价，使乐毅擅兵于外，立为齐王，互相倚畀耳。”

郭隗听了，叹息道：“吾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骑劫殆妖孽也。又闻利口必覆邦家，骑劫殆利口也。老臣何敢与争？只可惜先大王一片苦心，昌国君数十年辛苦，一旦隳败于庸奴之手，为痛心耳。”

惠王听了不能决，因问众臣直：“二臣之言，孰是孰非？”邹衍出班奏道：“二臣之言，俱各据所知、所见而陈，臣等安能先定其是非？但乐毅才能伐齐，是天下所知所信；而骑劫之才，天下不知不信。不独人人不知不信，即臣亦不知不信，即大王亦不知不信也。以人人不知不信之才，欲以易人所知所信之才，何能服人？大王还须慎之。”惠王遮饰不过，因直说道：“寡人不是以骑劫为才去代乐毅，因见人纷纷传说乐毅联合莒州、即墨，欲自立为王，故寡人遣骑劫代之也。”邹衍道：“乐毅若无自立之心，骑劫代之，是大王自弃乐毅也。乐毅苟有心自立，又联合莒州与即墨，则俨然齐王矣，骑劫又安能代之？骑劫此一往，不过逼走乐毅，交还全齐，断送燕兵耳。关系非小，大王亦当慎之。”

惠王听了，心甚不悦，因而罢朝回到宫中，又使人召骑劫道：“满朝之臣皆不悦于汝，却将奈何？”骑劫道：“郭隗一班人，皆倚着先朝老臣，动不动即以先大王压服大王，说些迂阔旧话。岂知人心不古，变故多端，急急提防尚恐无及，乃坐而待毙，岂为国之道？臣蒙大王擢用，何异先大王之用乐毅。乐毅既能下齐七十余城以报先大王，臣岂无能，孰不能拔二城以报大王？臣今往代乐毅，若乐毅无他，臣代之还朝，听大王区处；倘乐毅擅立为王，不肯轻代，则臣鬪便必手刃之，以彰大王之法。”惠王道：“汝既有此

忠义之心，寡人也不必理会廷臣。”因暗暗地叫人写了敕书、诏书，命骑劫持节连夜去了。正是：

庸君亦有耳，偏不听忠言。

一闻奸谗语，如糖拌蜜甜。

到次日，孰隗一班老臣，闻知骑劫已奉旨暗暗往代乐毅之将，皆叹息不已道：“可惜燕王三十年之功劳，一旦尽隳于奸人之手。”也有称病不出的，也有隐遁而去的。燕惠王略不放在心上。正是：

庸君亦有心，只护自家短。

家国之兴亡，茫茫全不管。

却说骑劫持了燕王之节，连日夜奔到临淄。初还怕乐毅果立为王，不利于己，惊惊恐恐，一路打探，并不闻立王之说，心方放下。及到临淄，见端然是元戎的营寨，便着人传报：“燕使臣有诏书到了。”乐毅闻知，忙排香案，带了一班文武将士，大开辕门，出来迎接，接了进去，拜毕开读。诏书写的是：

燕国惠王，诏谕昌国君乐上将军。今寡人闻：朝廷无不酬之大功，臣子无至心之劳苦。尔昌国君乐上将军，自先大王复国，即抚人民、练兵将，劳苦于国中者，几三十年矣。及先大王报齐之仇；又被坚执锐，亲冒矢石，深入虎穴，劳苦于疆外者，又五、六年于兹矣。虽先大王薄有名位之封，昌国君却无并享之实。今不幸先大王已弃甲兵，安忍昌国君仍亲锋鏖。寡人嗣承亲统，首念旧人，因命骑劫权代昌国君上将军之任，统摄兵将，续完乐元帅下齐城之功。诏书到日，其速还朝。昌国君畅咏东山，以遂室家之乐；寡人备陈鱼水，以尽君臣之欢。特念君劳，毋辜朕意。此诏。

乐毅读完诏书，既知新王生心，又虑三军有变，转欢然称谢道：“微臣劳苦，乃职份之所当然，乃过蒙圣恩垂念，感激不胜。又劳将军远来，盖予后丑，欣幸无尽。”因命设宴款待。宴毕，乃谓骑劫曰：“将军远来，幸暂息三日，容造册交代。”骑劫见乐毅欣然受命，毫不推辞，只得出就外营住下。

乐毅乃暗暗召范平与众将商议道：“予悔不听范平之言，早谢兵事以明高蹈，致有今日之辱，可谓不幸也。虽然，予之前功既已成矣，今燕齐成败，宛然如天，予之后罪借此诿去，又未为不幸。诸君休为我惋惜。但不知为今之计，将安归乎？诸君教我。”众将俱愤愤不平道：“元帅为燕伐齐，不数月而下七十余城，其功五霸所未有。功高如此，劳苦如此，天下谁不知之也？而新燕王竟若不知，乃信谗言，竟以一使而代将军之任，轻易若此，何以服得天下之心？实难以消士卒之气。元帅既专阃外之权，未将等唯听将军之令，何不原遵燕先王之前命，而自立为齐王，抚有全齐，以展英雄之志，乃遑遑如穷人无所归！未将实以为耻，乞元帅裁之。”范平道：“诸将所论者，乃强梁跋扈之所为。元帅所重者忠孝，所尚者礼义，焉肯出此？况新王自逐贤才，已开亡兆，且齐将王孙贾奋忠激励，大有兴机。元帅借此全名，未为不美，但还燕则入牢笼，万万不可。”乐毅听了道：“范平之言，字字我心也。若论保身，自不还燕。若不还燕，则妻子宗族皆在燕，何以相保？”范平道：“元帅不还燕，不独保身，正所以保妻子宗族也。元帅若还燕，先制元帅，后及至子、妻子，后及宗族，势必然也。元帅若不还燕而适他国，燕虑元帅仇之，应日夜惴惴，叩礼于妻子，奉宗族，犹恐不得元帅之欢心，安

阃(kǔn,音捆)外之权——统兵在外的大权。

敢复生他念？元帅但请放心，可无虑也。”乐毅听了，大喜道：“范君之言是也。我本赵人，宜归于赵。”因为表辞耐新王道：

昌国君乐毅，拜表复上燕大王陛下。臣闻：君如加臣，非赏则罚；臣效于君，非功刚罪。臣蒙先大王拔之异国，位之本朝，授之以兵而不疑，假之以权而不制，故臣得以展布腹心，报齐仇而削燕耻，以应膺昌国之宠。此者，先大王之恩，亦臣之功有以承其恩也。不幸先大王早弃臣民，微臣尚淹甲冑，虚起钱粮，挫钝兵甲。此微臣之罪也，应受大王之罚。乃大王不即加讨，仅使代将，召臣归国，以享位爵，此皆大王屈罚为赏，以罪为功之洪恩也。然臣细思，还朝未免有愧。念臣赵人，既蒙大王赦却不诛，则功罚可以两忘，仍为赵人足矣。敕印、兵符，俱付代人，臣还赵矣。至于臣子并宗人，留事大王，以效犬马。谨拜表以闻。

表写完，遂将敕印、册籍交付众将，嘱咐还赵三日，方可交与代将，早，恐其追也，遂悄悄竟回赵国而去。后人诗叹之道：

一战平齐七十城，黄金台上铸功名。

须臾局变将军去，鼙鼓军中失壮声。

乐毅悄悄还赵不提。却说骑劫次日欲见乐毅，众将回以造册忙，不及相见，心下甚是疑惑，又见众将东一攒，西一攒，纷纷议论，忽想道：“莫非乐毅有甚诡计？”只因这一想，有分教：疑生满腹，鬼载一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以应句——用以上的战绩对待担任昌国君所受到的宠信。

第十五回 代大将骑劫辱燕师拜神师田单振齐气

不自愧驽骀，苦逞螳螂臂，及到倾危泛驾时，方悔前功弃。漫言 忠信疏，总是谗言利，试上黄金台上看，终被浮云蔽。

上调卜算子

话说骑劫住在临淄营中，一日不见乐毅之面，恐怕乐毅暗算，甚是惊慌，暗暗叫随行的人役四下去打听。忽有一人打听了，回说道：“小人才看见一位将官，手持一把雪亮的宝刀，悄悄付与一个勇士，吩咐他道：‘快磨好了去用，不要黑天黑地误事。’那勇士应诺而去，似乎有行刺之意。”骑劫听了着惊道：“是了，是了！原来他躲着不见我，却是暗暗使人行刺。他明明杀我，便是抗拒朝廷，罪无所逃；若暗暗刺，他便好胡赖。又幸得我的福大，早早得知，可作准备。”就吩咐众人，将草扎成一束，大小长短与自家一般，又将自己的盔甲衣袍替他穿了。到晚，闭上营门，将草人移到中堂，据案而坐，案上点了明烛，放上一本书，只作夜看兵书之状。四旁却将带来兵士，手持利刃，尽埋伏了，只待一有惊觉，鸣起锣来，便涌出拿人。自却躲在一间土屋内，气也不敢吐一口，暗暗观察动静。谁知守了一夜，风也不吹，草也不动，大家白白熬了一夜。到天明，骑劫犹夸说道：“亏我善用兵法，他知有备，故不敢来了。”因又到大营来见乐毅，催他敕印并册子。众将回说：“还未造完，只在后日准交。”骑劫道：“我要见见乐元帅。”众将道：“乐元帅有令：造册忙，恐相见误了工夫，一发迟了限期，候造完一总相见罢。”骑劫无奈，只得迟还自营，然心下十分忧虑，恐相暗算，因又打发人悄悄探听。

忽一人来报道：“小人打听得一将军暗传号令，叫合营将士各备草候用，似乎有用火烧营之意。”骑劫听了，又着惊道：“一人行刺还好提防，倘四周围住放起火来，却将奈何？只好悄悄移出，使他空烧，然后奏知燕王，治他之罪。”事有凑巧，恰恰这日有许多乡民来营中交草。骑劫看见，益信烧营是真，到了昏黑之际，因又寻了一个空营，悄悄移去躲避，只待有人放火，便好出来拿人。不期又空等了一夜，并无人来放火，只得乘天未亮，又悄悄移回。心中暗想道：“为何不来烧？想是知道被我看破了。”又想道：“他是旧元帅，我是新元帅，这些兵将怎不奉承我，反来算计？想则是敕令尚在他处。他既不烧，且去取了他的敕令来再处。”因又走来，要见乐毅。众将回复道：“册已将造完，并敕印明日准交。今日不必见矣。今日若见，恐反误了明日之事。”骑劫虽然退回，心下一发狐疑道：“乐毅一连三日，并不见面，定然不怀好意，莫非果然连通了即墨，等即墨兵来袭我，他好里应外合，于中取事？不然为何东推西托，只是不见？一见能误多少工夫，就是造册忙，也不至此。况乐毅诡计甚多，不可不防。”因又着人打听。

原来燕兵与即墨虽是敌国，乐毅欲以仁义抚恤，并不禁其樵采，故田单自散流言之后，便时时差樵采之民，近近远远打听燕信。这日骑劫恰恰看见举止不同，问知是即墨的百姓，便觉以为奇，暗想道：“即墨百姓既已到此，则乐毅与即墨联合显然矣。三日不出，定是叫即墨来算计我。我不早走，性命难保。”就要备马逃回。随行兵将禀道：“乐元帅前相见时，原说请暂住三日即行交代。今方三日，明日交代，未为失信。前云行刺，昨云烧营，皆

系猜疑，并无实迹。即今揣度其联合即墨亦未必然，奈何便先逃走，若果有变，先逃固是知机，倘逃回无变，岂不惹人笑话！”骑劫道：“有变无变虽不可测，但此身落在他圈套中，吾心甚是惊悸，若不早走，突然被他暗算，要走便迟。”随行兵将又禀道：“才闻乐元帅传令，明日准交。三日之期，已两日无他，岂其暗算独独在今一日？将军还须主持。若无实据匆匆逃回，何以复命？”骑劫见兵将说得有理，只得又勉强住下。住便住下，只觉眼热耳跳，胆战心惊，走投无路，慌做一团。先叫人备端正马匹，一有变便好走路。捱得半夜，不见动静，心才略略放下。

不期到了五更，燕营众将困新将军要交代，恐要查点，都早起齐集兵马。又恐兵齐马不齐，故各营俱放起号炮，催集人马，一霎时炮声连天。骑劫突然听见，只认做即墨兵来，吓得魂飞天外。喜得衣甲未曾脱，跳起来走到营外，又喜马是备端正的，跨上马，也不顾随行兵将，竟将马加上一鞭，飞也似跑回燕国去了。正是：

胸中无武又无文，惟有谗言迎合君。

胆小不得将军做，偏偏胆小做将军。

这边骑劫逃去。这边各营将士等到天渐明时节，俱分开队伍，排列戈矛，旌旗耀日，金鼓震天，齐到营前迎请新将军到大营去交敕印、册籍。而新将军已不知逃去许多道路，急得众随将士没法布摆，只得假意传令说道：“新元帅有令：劳将士少待。新元帅已经择定，今日午时大吉，方入营受印。”因暗暗放了七八匹快马，飞也似去追赶。喜得骑劫身子肥大，跑马不快，只赶了三十里路，就已赶上，忙勒住了他的马头，细说放炮是各营兵将点集，迎请将军到大营去受敕印，非即墨兵马有变。骑劫乍听了，犹恍恍惚惚不信，因问道：“你是哪里得知此信？果是真么？”众人答道：“各营兵将俱已在营前迎请伺候，怎么不真！”骑劫听见是真，方才欢喜。众人催他回马，又甚觉没趣，因吩咐众将不可说是逃走，只说是私行访察地利民情。急急跑马赶回，已将近午时，合营宾将迎着，便鸣金击鼓，迎入大营。

骑劫到了大营，就请乐元帅相见。众将方禀说：“乐元帅自知有罪，已逃归赵国去矣。”骑劫原打帐待乐毅交了敕印，就要逼他还燕以逞己功，不期先被他走归赵国，心甚不悦，因吩咐快差人去追赶。众将又禀道：“已逃去三日，恐追赶不及。”骑劫听了，因责怪众将道：“乐元帅既归赵三日，为何不早禀我？”众将道：“乐元帅身虽归赵，敕印尚未付出，谁敢多言！”骑劫道：“他去也罢，只是造化他了。”一面查点兵将，一面就写表申奏燕王，报知乐毅之事。乐毅辞谢的表章，也一并达上。

燕王只道乐毅的妻子、宗族俱在燕国，昌国的爵禄俱要在燕支給，定然归燕。若归，便好寻些事端处他，不期他竟归赵国。归赵也罢了，转恐怕他怀恨，又借赵国生变，心下甚是有些不安，却倚着骑劫统领大兵，兼有齐国，十分强盛，便还不放在心上。只是乐毅妻子并宗族，便一时不敢动摇。

国有贤臣国之遇，不为梁兮即为柱。

不知庸主是何心？苦苦思量要除去。

按下惠王算计乐毅不提。却说骑劫自受敕印之后，将乐毅所行政令尽皆改了。乐毅用恩，他却用威；乐毅乐善，他却肆恶；乐毅施仁义，他专尚杀伐。只在营中住得三日，即挑选了三万精兵，自统领着往攻即墨，分兵四面，

就将城围了。兵多城小，围了一重，又围一重，竟围了数重。城中樵采之民，一个也不放出，每日在城下摇旗擂鼓，耀武扬威。田单在城中将城门紧闭，寂然无声，竟像个不知有兵在城下的一般。燕兵若近城，城上矢石如雨，又使人不敢近。燕兵朝夕攻打，费尽精神力气，却不曾讨齐半点便宜。骑劫惟倚着兵将众多，在城下一味攻打，却不能出一个奇计，设一个长谋。

田单在城上看见，暗暗欢喜道：“乐元帅去而骑劫来，齐之福也！”但虑燕兵势大，吆天喝地，恐齐人胆怯，因想道：“彼众我寡，寡不可以夺众之气；彼强我弱，弱不可以夺强之气。吾闻古圣人曾以神道设教，以安人心。今城中人民寡薄，何若称神以振其气。”主意定了，便暗暗打点。忽一日，清晨起来，即四下对人说道：“我昨夜睡到三更时分，忽得一个奇梦，梦见一个金甲神道向我说：‘上帝有命，道齐国桓公之旧德尚在人心，今当复兴。燕国新王之变乱已触天怒，今当即败。汝可尽力为之。’我因再三恳辞道：‘田单愚蒙，不识兵机，如何当得大任？’那金甲神又道：‘汝不消愁得，上帝已遣一神，为汝军师。凡神师所示，战无不胜。’我因问：‘神师何在？’那金甲神用手指一人，对我道：‘这不是！’我用手急急去扯他，忽然惊醒。此梦甚奇，必然有准。这个神师，模样我宛然记得，当往各处去求他。”正说不了，只见营门前一个小卒，头戴一顶破军帽，身穿一顿碎夹袄，脚穿一只绽皮靴，又似痴蠢，又似疯癫，远远地跑到田单面前，笑嘻嘻将田单的发须一捋道：“你所见的的神师是我么？”说罢，即侧转身要走去。田单看见，忙起身赶上，一把扯住，大声告人道：“此正是我梦中所见之神师也！不可放他走了！”众人听说，因一齐上来围住。那人笑道：“你们怎围得住我？我此来，盖上帝有命，命我助你破燕，我自不去。”众人听了，俱各大喜。田单囚替他换了衣冠，请到幕府，置之上座，亲率众人北面事之。神师因吩咐道：“天道幽微，兵机玄妙，俱不可妄泄。以后有令，只好田单一人受命而行，余人不能遍告。”故田单朝下一令，令行而民悦，则曰：“此神师之令也。”暮下一教，出而事成，则曰：“此神师之教也。”凡属有功于民、有益于人之事，皆归功于神师，故齐国人心皆以为得神师之助。于是，疲困的百姓皆勃勃有精神，单薄的兵将皆赳赳有胆气，全不将燕国的强盛放在心上。

田单看见，甚是欢喜，因想道：“城中兵民如此胆大者，因知有神师相助也。城外燕兵，怎能设个法儿，使他也知我齐国有神师相助，便可夺他之气。”再三算计，忽然有悟道，必须如此行之方妙。

忽一日，田单告百姓道：“神师有令：凡民间朝夕饮食，必须先祭其祖宗。若祭之诚敬，当得祖宗阴力空中相助。”城中人皆深信神师之言，果晨起早餐也祭祖宗，向夕晚餐也祭祖宗。当祭之时，必要奠食洒于庭屋之上，家家如此，遂使庭屋之上饭食遍满。飞鸟见了自然翔舞下食，朝夕二次竞成规矩。城外燕兵远远望见，哪里知祭祖奠食这些缘故，只见飞鸟早晚二次，准准地翔舞于齐城之上，大惊大异，以为奇怪。因互相传说道：“我前日听得说，齐国得了个神师下教。我们只道他说鬼话，不信他。今日明见飞鸟朝夕回翔二次，只在城中，城中若不是得了胜气，怎生有此奇事！若这等看起来，则神师下教不是假话。我想神师下助，自是天助。天助齐，我们苦苦攻齐，是逆天了。逆天之人，哪有好的！”彼此传说，使攻城的心都懈了，就是将军有令来督，却也不十分肯出力向前。

田单看见甚是欢喜，因暗想道：“燕兵之心虽懈，而齐民之气被乐毅一

向以仁义束缚定了，如何激发得起？”日夕思量，忽然有悟道：“我有计了，必须如此。”因使人四下扬言说道：“昌国君用兵虽精，却为人懦弱，做不得将军，拿着齐人一个也不杀，所以齐人不怕他。攻了即墨三年，何曾取了一尺土去？若是拿着齐民，莫说杀，只将鼻子割去，列在前边攻打城池，齐民看见，岂不吓死？”有人将此言传与骑劫，骑劫听了，大笑道：“此乐毅所以不能成功。俗语说‘慈不掌兵’，怎么得了敌人全不难为。”因下令军中：“凡是拿着齐人，不许私杀，私杀没人看见，但割去鼻子，列在前面攻打城池，使城内人看见，知我燕兵之威。”燕兵得了将令，果然拿着齐兵尽皆割鼻，使他在前交战。齐人在城上看见，尽痛恨道：“燕兵怎这等将齐民凌辱，待我们出城去，捉住燕兵，也将他割了鼻子报仇！”人人气愤，皆要出战，又相诫紧紧守护城池，万万不可又被燕人拿去，受他凌辱。正是：

将军善用兵，先要激其气。

其气若激扬，战之无不利。

田单见齐民痛恨燕兵割鼻，愤怒不平，因又生一计，使人四下扬言道：“齐人祖宗坟茔皆在城外，最怕的是被燕人掘发。乐毅是个庸人，了不知此事，故安然无恙。只恐新来的骑劫本是英雄，定然要搜求到此。倘然搜求到此，将坟墓尽拆了，抛弃尸骸，则齐民都要哭死，哪个还敢与燕对战？”又有人将此言传与骑劫，骑劫听了又笑道：“两国交争，仇敌也。戮辱其祖宗，则子孙害怕。乐毅亏他为将，怎这样事体俱不知道，还要自夸于人，说是善于用兵。”因又下令，凡即墨四围城外所有坟墓，皆一切掘去，尽将冢中枯骨抛弃于荒郊，令城中人看见，俱怕我燕兵之惨毒，速速来降伏。燕兵得令，便尽行掘起。城中人看见，果拊心大恸道：“燕兵无礼，辱我祖宗，誓必报之。”尽相聚了来见田单道：“燕兵残我人民，戮辱我祖，其仇深矣！某等情愿出城决一死战，必断其首、剖其心，方足快意，就使战败，死也甘心。乞将军慨许。”田单道：“诸君既能奋勇，则破燕有日，姑稍待之，以保万全。”众人方去了。

田单见齐人可用，又暗想道：“齐兵虽然奋勇，燕将防守尚严，一时如何攻得他动？莫若使许其纳降，将他防范之心先懈怠了，便好下手。”因差一个能言之官，乘夜来见骑劫道：“田单有事请禀上大将军。”骑劫道：“即墨孤城破在旦夕，田单之死也只在旦夕，还不早早投降，却何事又来禀我？”差官道：“田将军欲投降将军久矣，但因他是齐王的宗族，恐怕投降了将军，将军不肯重用，故此迟延。今城中食用尽矣，民心离矣，力不能支矣，故差小官来见上将军，情愿投降。只求上将军恕其前罪，仍照旧录用。”骑劫道：“且问你，乐将军围了三年，你城中不见困乏，怎我才攻得两月，便称食尽，莫非此中有诈？”差官道：“将军有所不知。乐元帅攻齐时，虽说围城，朝夕间却不攻打，得了齐民又不戮，又容齐民出城来樵采，又与田将军文书往来，故此一年不下。今上将军兵临城下，朝夕攻打，使守城兵民日夜不得休息，得了齐民不是杀，即是割去鼻子。樵采之民又不许出城，又不与守将通其往来。即墨小小一城，兵有限，民有限，钱粮有限，如何支持得来？今投降将军，实是真情，望将军勿疑。”骑劫听了大笑道：“我就说乐毅三年不下即墨青与齐联合也，今果然矣！可惜郭隗这老贼不听见，若听见。不怕他

冢(zhǎng, 音肿)——坟墓。

拊(fǔ, 音斧)——拍，抚。

不羞死。”因对差官道：“即墨小小孤城，不知天命，抗拒多时，本当屠戮以示警，今田守将既真必来降，前罪不究，还要奏知燕王，重重录用，便是齐宗却也无碍，但须早定降期，不可迟缓，以免贻罪，去罢！”差官道：“上将军既允其降，通国之福，安敢迟延。容小官归报，定了降期，再来请命。”因拜谢而去。骑劫大喜，因椎牛沥酒，大享阖营将士，夸张道：“我之用兵比乐毅何如？”阖营兵将皆踊跃称赞道：“上将军用兵，孙吴莫过也！”骑劫大喜，遂日夜为乐，单等齐人来降。正是：

将军一味骄，岂识兵家妙。

所以丧其身，徒令千古笑。

第十六回 骑劫不知兵难免丧身覆国 田单出奇计自能破敌兴齐

奇正尽兵机，虚实为兵用，只要人心有变通，叱咤风云动。真是用胆倾，诈是机关弄，真诈之门看不明，白把江山送。

上调卜算子

话说差官归报田单，说骑劫已信投降为真。田单大喜，犹恐差官一人言语，信之不深，因又心生一计，叫人库中取黄金千镒，使城中富民会合了一二十家，暗暗亲到骑劫营中，献与骑劫道：“闻之田守将食尽力竭，已投降于燕王将军麾下，不日就要开城迎接大兵入城。但恐大兵入城时，天威猛烈有如水火，一时触犯遭殃。故小民等备有黄金千镒，献于上将军，少表真诚。上将军垂念小民无知，不谙国事，指挥兵将曲赐保全，则恩同再造，感激不胜。”骑劫见了，心中暗想：城中富民已知消息，来求保全，则田单投降之情确然无疑，愈加欢喜，因吩咐富民道：“田单既来投降，则你齐国之民，就是我燕国之民了。便是贫穷百姓，我也不轻杀戮。但恐兵将众多，暗暗抢掠，一时稽查不到，未免遭掠被劫，再拿人正法便迟了，汝等既知事体，早先来求，又献黄金，自是顺民。我怎好辜你来意。”因将金子收了，各付小令旗一面，兵入城时可插于门上，自无人敢入。百姓领了小旗，皆欢喜拜谢而去。

骑劫看见这些光景，以为万分的确，心下暗想道：“田单既慨然来降，我既又慨许其来降，则是投降之约已定，为何我还令兵将围着他的城池攻打他？我既围城攻打，他自要闭城守紧，约降之事岂不反成虚话？今撤去围兵，使他知我大度，降也降得心服。”算计定了，因遣人打了两扇大硬牌，分头去撤兵，上写燕上将军骑示：齐已约降，围城各营将士，可尽撤还本营，毋违。

牌到了不消一个时辰，已将围城的兵马尽皆撤去。田单在城上看见，一发欢喜，遂悄悄将城上壮士俱叫了下来歇息，却将城中的老幼妇女们换了上城去看守，又差差官送投降日期与骑劫。骑劫见了日期，信以为真，全不设备。

却说剧辛此时尚在营中，虽乐毅行后，骑劫所作所为一任自心，全不请他议事，然他尚是前辈老臣，体面还在。一向见骑劫围城，蛮攻蛮打，掘墓割鼻，行这些惨刻之事，虽非正道，却还不伤燕兵正事，只得忍耐不言。今见骑劫受田单之降，十分骄傲，全不提防，因暗暗着惊道：“骑劫全不知兵，所行皆堕入计中，这全齐七十余城并燕二十余万大兵，定然要断送在他手中，遗祸燕国不小。倒是昌国君去了，得个干净。我今尚在营中，明日事败，分辩迟了，莫若劝他一番，他必不听：借他不听言，飘然去了，尚可免丧兵之辱。”主意定了，因来见骑劫道：“田单之降，将军以为真乎，假乎？”骑劫道：“小小孤城，食尽力竭，不降何待，自然是真。前日来请降，苦苦哀求，得我允其降，他欣欣然以为万幸，又安敢诈？”剧辛道：“田单之降实是诈，将军不要被他的瞒过。”骑劫笑道：“田单到此时计穷力竭，莫说他不肯诈，就他果然是诈，且请问：他战又杀不过，逃又没处走，思想诈我些甚么？”剧辛道：“兵之勇怯，全在兵心。他诈称投降者，指望懈我们的兵

镒（yì，音益）——古代重量单位，约合古时二十两。

麾（huī，音辉）——古代指挥用的旗子。

心。明明是诈，将军若信以为真，全不设备，则乐元帅下齐之功，定要为将军所送矣。”骑劫听了，大怒道：“为将行兵，须要看个时势，论个强弱。若论今日燕、齐之时势、强弱，莫说田单食尽力竭真降于我，即便有诈，即墨一个小孤城，能有多少兵将？田单一个匹夫，能有多大本领？便能以诈降之计，破我二十万之大兵。我便以误信诈降之故，竟容容易易尽将此全齐地土断送于他？何言之妄也！惜剧君前辈老臣，要存体貌，若使他将妄言，便当以军法从事。且请问剧君：何以知其诈？”剧辛长叹一声道：“兵家之妙法，虚虚实实，难以尽言，惟知兵青乃知之。将军虽拥雄兵，朝夕攻城，似乎威武过人矣，然实计之，曾与齐兵接一战否？即掘家割鼻，不过徒耀虚威，以激齐怒，并未损齐一兵，斩齐一将，算来还是燕劳而齐逸，齐力何以得竭？齐城之粮，足食齐兵民久矣。兵民又未加，食又未损，乐元帅日城三年亦已支持，岂将军围城不足三月而食便尽？食不尽，力不竭，忽然而降，所以知其诈也。”骑劫道：“既是诈，为何又定降期？”剧辛道：“凡降而订期者，偷降也，上有管辖，不得自由，故定一期以便接应。今田单自为守将，要降则降，孰得而禁？乃论朝数夕而定期，此其为诈，又可知也。”骑劫道：“田单当事，还说是诈，难道城中富民以黄金千镒来求保全；也是诈不成？”剧辛道：“田单不降，而虑攻破其城，或遭屠戮，或被抢掳，当险危之际，富民以财求保全则有之。今田单已投降，将军又允其降，自无屠戮、抢掳之事，谁肯轻弃黄金千镒而又买保全？此其诈愈可知矣。将军恬然不知，转罪老臣之多言，恐非为燕王守土保兵也。”骑劫道：“两敌力均，忽然诈降，则当防也。今燕众齐寡，燕大齐小，燕战尚有余，齐守且不足，降乃齐必然之事，何更疑其有诈？即使有诈，亦不过捱时日，安能诈降而别出奇兵以破我？剧君可无多虑，待我受了田单之降，再往受莒州之降，归国见燕王，剧君方信予之知兵出乐毅之上。剧君请安坐待之。”剧辛道：“既将军别有玄机，则老朽陈人腐言自不入听，在此也无用，乞放还燕，以待捷音。”骑劫道：“既剧君要行，于不敢强留，但请尊便。”

正先锋乐乘亦上前禀道：“田单降已有期，料无争战，未将亦求元帅给假，归国一探嫂、侄。尚未即班师，再来效力。”骑劫亦从。剧辛遂同乐乘，二人一路归国。

骑劫见剧辛去了，因大笑，同众将士说道：“这剧辛还是燕先王筑黄金台求来之贤，谁不道他有才有能，原来尽是虚名，一毫世故人情都不知道。田单来降，明明是真，他却看做有诈，真可笑也。此时说他，他只不信、且待田单降后献捷之时再去羞他，不怕他不羞死。”拿定主意，遂不攻打，不守，单等齐人来投降不提。可怜：

也是一片心，也是一双眼，

也是一个人，奈何见识浅。

却说剧辛与乐乘忙忙赶归燕国，朝见惠王。惠王问道：“齐二城尚未曾下，正在争战之时，剧君与乐先锋何遽返国？”剧辛奏道：“齐乃桓公之后，原是大国，赖昌国君三十年练兵养民之力，又适遇湣王骄傲，方能一旦攻下其七十余城。今虽只存二城，然莒州新王初立，又有王孙贾一班俊臣，正在激励之时。即墨又有田单为将，这田单虽非宿将，却智勇兼全，故昌国君与之对垒三年，不能得意，实是一个劲敌。今骑劫代将，毫不知兵，即遍采群言、虚心对之，尚忧有失，乃徒恃兵多，视田单如无人，竟受其诈降，全不设备。老臣恐失大王之事，苦苦谏之，奈他一味骄矜，百般固执，毫不听从，

只恐败亡已在旦夕。老臣无法，只得辞归告于大王，乞大王速发大兵，沿途接应，纵不能再有临淄，守得一城，燕之一城也，无令尽失为可惜耳。”

燕王听了，不觉大笑道：“剧君何过虑一至于此！骑劫纵不才，尚领着大兵二十万，岂至便输与田单？田单纵有才能，不过即墨一城，能有多少兵将，岂至便连临淄一带俱复旧主？剧君所虑恐亦太过，又何怪骑劫之不听从也！”剧辛见燕王亦是如此，因叹息道：“日月虽明，不能开瞽目之观；雷霆虽响，不能发聋耳之听。老臣多言矣。”因快快辞出。惠王看见，亦不悦而罢。正是：

老臣多杞忧，昏王认在目。

所以争论时，两心都不服。

按下惠王不提。却说骑劫被剧辛说了一番，虽然不听，过了两月，见齐兵不动、不变，也有些疑心，暗想道：“纳降的日期不远，他城中又不见动静，莫非真真有假？”围城的兵既撤了，不好又叫去围，却只遣两队游兵，早、晚两次绕着城探听一回。田单看见，知骑劫有些疑心，因又使几个能言之人扮做小民，出城樵采，故意地藏头露尾，与燕兵捉去，来见骑劫。骑劫正要打听城中信息，因吓他道：“你齐国小民，怎敢到我燕营来寻死？快拿去斩了！”众小民因喊叫道：“小的们虽尾齐民，今已投降将军老爷，就是将军老爷的燕民了。一家人，求将军老爷饶命！”骑劫道：“你主将投降尚未的确，你们怎知道？”小民道：“田将军投降，俱有告示安慰阖城百姓，人人看见了，怎不的确。”骑劫道：“既是的确，为甚只管迟延？”小民回道：“只因钱粮未曾查清，不便入册，故耽搁了。”骑劫道：“果是真么？”小民道：“若不是真，小的们怎敢出城樵采？”骑劫道：“既是真降，饶你去罢。”

百姓去了，骑劫一发信以为实；道：“我就知田单不敢诈降。钱粮不清，造册未完是真。”竟放开怀抱，在军中饮酒作乐，只等田单来降。大将军寻快乐，各营小将军也就各寻快乐，各营兵士也就各寻快乐，竟将战斗之事丢开一边，不去回矣。正是：

为将须求为将才，不知才略便生灾。

莫言变诈机难识，痛饮军中该不该？

却说田单打探得骑劫堕其计中，满心欢喜道：“眼见得燕军可袭而破也！”因想道：“骑劫受了诈降，全不设备，虽可乘虚袭破，但他有二十万人马，我之英勇不过四、五千人。纵使一时攻破他的寨栅，致他大败，却也杀他不尽。倘他收拾残兵，又来攻城，却将奈何？”又想道：“必须设一妙计，做出惊天动地之势，将他吓怕，然后以精锐乘之，使他自相践踏，方可蹂躏他七、八。但我人马有限，如何得能惊天动地？”又想道：“若要惊天动地，除非龙虎。鬼神，人还可假托；龙虎，却将何物去充？”又想道：“吾闻牛可与虎斗，牛之力不减于虎。况即墨城中家家以牛驾车，蓄牛甚多，莫若收来，以代龙虎，驱而出其不意，亦可惊人。”但牛之性缓，不便冲锋，又想道：“牛性虽缓，用火烧其尾，则自急面前奔矣。”胸中成算已熟，因告人道：“神师有令：燕败已定矣。兵将皆登鬼神篆，须用神兵摄其魂。齐国田姓，刀枪不异犁，须用牛兵成其功。凡城中人家驾车之牛，可尽收来听用。”

瞽（g，音鼓）目——瞎眼。

杞忧——杞人忧天。

人见是神师之令，又见说破燕有日，都欢欢喜喜将牛送来。田单查查，共有一千余头了，叫人养在一个大苑之中。又叫人取了许多绛色的缙，细彩织的织练，照牛的大小肥瘦，做成牛衣，衣上却用青黄赤白黑五样颜色，奇奇怪怪，尽作蛟龙虎豹的形状，穿缚牛身之上，使人远远望见，只认做龙虎。又取尖枪利剑，紧紧都缚在牛角之上。又将麻茸濯了膏油，寸寸缚在牛尾之上，牛尾一摇，就像巨帚一般拖在尾后。人见了，皆猜猜疑疑不知何故，来问田单，田单只推说是神师之令，连我也不知道，必不说破。又将城垣指了三五十处，叫民各凿一洞，且不凿通。

到了约降的前一日，田单乃杀了许多牛，具了许多酒，将城四门紧紧闭了，命老弱把守。候到日落黄昏之际，因尽召五千精兵到来，乃下令说道：“神师有令：今日乃黄道大吉之辰，天地鬼神皆助齐破燕者。临阵将士，皆在鬼神驱役之中，只宜上前，上前者神助，不宜退后，退后者鬼诛。”令毕，因命五千壮士饱食牛酒。食毕，叫善画人以五色涂其面，尽画作人神鬼怪之形，各执刀斧利器，不许开言，紧紧跟于牛尾之后，叫人将城洞凿通，让两壮士驱一牛出去。驱牛到了城下，便使牛直对燕营，却用火将牛尾上油濯透的麻茸烧将起来。火一时烧及牛尾，牛负痛难当，便咆哮怒触，直奔燕营。四千壮士，衔枚随其后。又令一千壮士，各持弓弩，两旁射来，防其逃走。一时奔突，真有山崩潮涌之势。怎见得：但见人胆落，马惊嘶。

此时燕营，见早晨田单又来报过，明早出降，今夜尽醉饱安寝，以待明日入城取功。睡到半夜，忽闻驰骋汹涌之声逼近营来，不知何故，尽从梦中惊起。远望见牛尾之炬，上千上万，光明照耀，就如白日，忽见一阵龙纹五彩的恶物，如虎一般，奔突而来。又见无数天神鬼怪，跟随其后。仓促中摸不着头脑，连胆都惊破，魂都惊走。那如龙虎的恶物及奔到前面，又头上皆有枪剑，触着便死，撞着就亡。又见天神鬼怪，大刀阔斧杀人。又听得齐营中兵将，擂鼓鸣金，轰雷一般随复赶来。哪里还顾得迎战，谁人还敢上前相持，唯有急急奔逃。争奈人人想走，个个思奔，一时拥挤，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

骑劫正在虎帐中安寝，忽听得人乱马嘶，虽知有变，还只道是田单劫营，不成大害。及披甲出来一看，忽见龙虎成阵，鬼神满营，吓得魂胆俱无，忙跨上一匹马，往营外就逃走，恰恰撞着田单赶到。田单认得是骑劫，忙拦住道：“骑劫不要走！我田单来投降了。”因乘势一戟，刺死落于马下，化做泥土。正是：

大夫何不好，定要做将军。

谁料抛骸骨，将军死没坟。

燕兵见骑劫被田单刺死，军中无主，竟相率大败而去。此周报王三十六年之事，后人诗道：

火牛奇计虽然妙，到底还亏骑劫愚。

假使金台不易将，火牛未必便何如！

田单既刺死了骑劫，一时兵威大震，便不肯停留，当夜收兵略歇息歇息，便整顿队伍乘势追杀。燕兵已经大创，又听得主将已亡，纵是英雄为谁出力，哪里还有斗志？就撞着齐兵厮杀，此时齐兵气盛，燕兵气馁，齐兵看那燕兵明白：哪里杀得他过，唯有败走而已。一路来，乐毅所下之城，虽已臣属于燕，有乐毅施仁之恩，不忍有负。到了此际，旧将军乐毅又已归赵去了，新将军骑劫又已被田单杀了，剧辛虽守过，剧辛又还朝不知消息了，及田单兵

到，又出告示，追述齐数百年旧王之恩，一时兵威又赫赫炎炎，哪里还能为燕守节，只得又舍燕归齐。田单复了一城又是一城，不知不觉，又皆复了八、九。兵马直抵齐之北界，田单方下令收兵。正是：

当年齐送诚然易，今日燕还也不难。

虽是燕齐分两样，算来原是一般般。

田单只因这一胜，有分教：东方重光，青齐一色。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田将军法驾迎君 燕守将聊城死节

诗曰：

当前算得熟通通，过后闲评半是空。

事急只思求楚救，归来还说下齐功。

无穷新梦伊方始，多少残棋局未终。

试想火牛何烈烈，而今了不见遗踪。

话说田单尽复齐城，成了大功，方收兵回临淄，重立齐家宗庙，扫除宫阙，整理破残，招至齐之旧臣，兴复齐之旧迹。一时洋洋六国之风依然还在，谁不羡田单之大功！正是：

为君难保国常宁，只要贤臣能满廷。

若有贤臣能效力，国家亡了可重兴。

却说临淄许多旧臣与即墨一城兵将，见田单复了齐国，功劳甚大，又且兵权独揽，赏罚自操，没个终为将军之理，因合辞请于田单道：“齐士今已亡，齐之七十二城已属燕矣，赖将军才略，一旦复之，是今日之齐非昔日之齐也。昔日之齐，齐王之齐；今日之齐，将军之齐也。况将军之齐，同一田宗，仍是齐王之齐。齐之无主，请将军自立为齐王，以王齐国。此合臣民意也，请大王勿辞。”田单听了，勃然不悦道：“是何言也！新王现在莒州，谁敢为此叛言，自取罪戾。田单扫除宫阙者，为迎新王也。诸君既念齐先王，宜速备法驾，前往莒州迎归，以正大位，方见诸君拥戴新王之诚敬。余言慎毋再出诸口。”众文武见田单不忘旧主，出于诚心，因共叹息，称扬：“将军不独才猷盖世，忠义直贯古今，敬服敬服，敢不惟命！”田单大喜，因具表遣众官同至莒州，迎请襄王归临淄复位。

此时，莒州已闻知田单复齐之事，也有喜的，也有忧的。喜的是大破燕兵，全齐尽复，齐国复兴，一时间之旧臣、旧民皆可扬眉吐气，忧的是复齐乃田单之功，恐据有临淄，不复归于故主。满城臣民，纷纷议论。襄王为人又没决断，心下彷徨，甚是不安。欲要下一诏去奖赏他的功劳，加升他的官爵，有人说道：“大王莒州为王，原非田单所立，田单即墨为将，又非大王所命，大王又不曾受他之朝，他又不曾食大王之禄，君臣又不曾会面，一旦下诏，殊属不便。”襄王道：“我在临淄为世子已久，谁不认得？虽先王失国，名分尚存。待我自到临淄去见田单，看田单何说！”又有人说道：“大王去不得。田单今非昔比，拥着一、二十万大兵，言若风雷，气成云雨，倘怀异心，不敦臣节，况他亦齐宗，怎生与他分辩？”一时说得襄王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惟大夫王孙贾独进贺道：“恭喜大王！返驾临淄，复主嗣宗庙有日矣。”襄王踌躇道：“大夫何言之易也？寡人亡国遗孽，蒙大夫之苟全于此已为侥幸，何心更望全齐。况今日齐土之复，又俱田单之功，窃思田单守即墨三年，不知费多少心，今火牛袭破燕军，又不知费多少气力，岂不思自承富贵，焉肯让人？莒州一城，寡人尚用为忧，大夫奈何反以还临淄主宗庙为贺？”王孙贾道：“凡论事先要论人。大王所忧者，乃乱臣贼子之事，岂忠臣义士所为！臣观田单，忠臣也，义士也，定当补社稷、整顿江山交还。大王何须过虑。”襄王道：“大夫何以知将军田单之忠义？”王孙贾道：“燕攻即墨，势若泰山压卵，威如烈火焚岗，设无一片精诚，上通大地，不顾死

生，谁敢当此危任？齐之破燕，假威神鬼，借力火牛，设不吐尽一腔心血，算入风雷，谁敢出此奇计？试思如此精诚，如此心血，岂乱臣贼子之所有！臣故知田单之忠义，愿大王勿疑。”襄王听了大喜道：“诚如大夫所奏，则万幸矣。”

既退入宫，太史后嫩女此时已立为后，也迎着襄王称说道：“恭喜大王，复有全齐！不日当归临淄，以正大位，妾特预贺。”襄王道：“全齐虽复，非寡人复之，乃田单复之。田单既复，田单自应僭窃，焉肯仍复寡人？寡人不独临淄无望，恐莒州亦难常保。”君王后道：“大王论人事，臣妾不知之。若臣妾自天道观之，则知田单必不僭窃。”襄王道：“天道何如？”君王后道：“臣妾前已言之矣。凡国之兴亡，非小故也，皆有天道存焉。昔齐之亡，非人力亡之，实天厌先湣王之暴而亡之也。今齐之复，虽人力复之，实天怜齐祀之断，而假手于人力复之也。天既怜齐把而复之，未有不复其君而复其臣，不复其正支而复其旁支者。大王，齐君也，正支也；田单，齐臣也，旁支也。名份具在，乌容僭窃？大王请安俟之。迎大王之法驾，不日将至也。”襄王尚未深信。果迟不得数日，田单迎请之表并文武车驾皆至矣，襄王方大喜，自夸道：“寡人内有贤妃，明于天道；外有王孙大夫，明于人事。内外来辅，吾无忧矣。”

不有精诚贯古今，谁人肯向死中寻？

千秋明眼于兹看，故识将军忠义心。

又有诗，单赞君王后道：

君在微时早识龙，故行权变以相从。

此皆深信天之道，岂是人间悦与容。

襄王心定了，因出见文武，择日启行。到了临行，莒州从龙诸臣想起淖齿弑齐王之事，恐怕有祸，尽推推诿诿，不敢上前。惟王孙贾奋然道：“君辱，臣且从死，何况复国之大荣，乃退缩如此！吾实耻之。”因脱去朝服，亲为御车而行，众文武方踊跃而从行。

不日到了临淄，田单亲率文武将士迎请入城。临淄百姓，夹道而观，尽道方重见新王。欢呼之声动地。襄王迎入宫中，直待郊过天地，辍过宗庙，然后临莅朝见。众臣朝毕，先宣田单上殿，赐坐，说道：“齐国已危，今得复安；齐国已亡，今得复存。然当其危亡，非叔父之精诚，谁能任之？非叔父之才勇，虽任之，亦不能破燕复齐。如此细思之，皆叔父之功。叔父之功，上既重立宗庙，下复安辑人民，即敬承宗祀，未为不可。乃念源流，不忘根本，推寡人主齐之嗣，则其纯忠血义可泣鬼神。寡人不肖，何能图报？但念叔父知名始于安平，今即拜叔父为安平君，食邑万户，东至夜邑，西至淄上，聊报其功之万一。国方多事，再拜叔父为相国，以佐寡人之不遐。”田单拜谢辞出。正是：

效力不矜臣子义，降封成礼帝王恩。

但愁恩义有时失，君负臣辜不忍言。

僭（jiàn，音渐）窃——超越本分窃取权力。

乌——哪里。

俟（sì，音寺）——摇H待。

安辑——安定。

襄王又召王孙贾上殿，褒美之道：“淖齿乱齐，坐拥蜂蚕，流毒甚深，一时荷戈，尽皆袖手。汝文臣，手无寸铁，乃能左袒一呼，招集义士诛之。虽奉贤母之教，而一腔忠勇，千古不磨矣。”其进爵拜为亚卿，其母赠贤德夫人。王孙贾拜谢。然后，从龙之臣并有功将士，皆一一行赏。又备车驾，迎请君王后入了后宫，又加赠太史后媵之官。太史后媵苦辞不受，绝迹不见君王后之面。君王后重父，持礼敬之，倍于常时。齐国一番得失，至此始定。正是：

湣王暴虐须臾事，酿作兴亡三十年。

但愿君王行正道，何愁社稷不安全。

再表田单，自受封为安平君，食邑万户，甚是享用。忽一日，在朝文武查点所复齐城，尚有聊城、狄城未下，因奏知襄王。襄王因召田单说道：“全齐赖叔父大功，尽皆克复，惟狄城恃顽，聊城逞强，竟不肯下，却将奈何？”田单道：“狄小，虽垂手可即破，容臣先往破之，再破聊城可也。”襄王听了大喜道：“叔父肯往，自不足平。”田单辞出，因领兵三万，前往攻之。

时有一义士，姓鲁名仲连，为人好义，有气节，又多才智，虽是齐人，常邀游列国，往往为人解纷排难，而一毫不取其利，故诸侯闻其名，多重之，此时，正在齐国。田单闻知，因往拜见。鲁仲连见田单拥重兵，有出兵之意，因问：“田将军既以火牛之妙计，复有全齐，功已成矣，名已立矣，何不安享，保全功名，乃复拥重兵，又将焉往？”田单道：“全齐虽复，尚有狄城作梗，为齐王忧，故单请往下之。”鲁仲连道：“狄城未下，将军倘遣他将往攻，自可一鼓而得。将军将自往，以愚料之，必不能下。”田单听了道：“以三万之众，转不能下狄邑一小城，此何故也？愚所不解。”鲁仲连但笑而不答。田单心中不服，因不谢而辞出，竟领兵至狄，因围攻之，以为旦暮可得。

不期狄城守将紧闭四门，密排矢石，绝不出战。田单挥兵朝夕攻之，至于三月之久，竟不能下。回想鲁仲连之言，方惊讶道：“鲁仲连其神乎？此何故也？”因吩咐众将围城，自却暗暗还齐，复请问于鲁仲连曰：“鲁先生其神乎！何以便知单之不能下狄城也。”鲁仲连笑道：“将军高明，岂不知此？凡战，视心与气也。心能鼓气，则胜；心不能鼓气，则不胜。将军在即墨。虑燕之强，恐士卒不勇，坐则身自织絮，以分其劳；立则手自扶钟，以同其苦。以为上率倡，下谁敢不从乎？当此之际，将军有殉死之心，士卒无偷生之气，故猛勇直前而破燕也。今将军则大不然矣，号称安平君，食邑万户，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养，黄金横带，绣盖笼头，驰骋乎淄、渑之间，则将军有幸生之乐，士卒无敢死之心。此狄城虽小，所以不下也。”田单听了，乃连连点首称谢道：“承先生明教矣。”因驰马还营，厉气循城，亲立于石矢之间，援桴鼓之，士卒莫敢不奋攻。不三日，而狄人惧，因出城降。正是：

三月不能攻，攻破只三日。

激发将军心，士卒乃努力。

田单既下狄城，归见襄王，又请往攻聊城。襄王大喜，厚加赏赉命往。

蜂蚕（chà）——蝎类毒虫。

荷（hè，音贺）戈——扛起兵器。

桴（fú，音浮）——鼓槌。

却说这聊城守将叫做乐英，就是乐毅之侄。困下聊城之时，聊城守将遁去，剧辛就换了他为守将。后因骑劫代将，乐毅逃归赵国，燕王不悦乐毅，就有人在惠王面前谗讐：“乐毅之侄是乐英，见乐毅失将，无人倚仗，时时怨望。”喜得惠王心虽不悦乐毅，外貌还未露形迹，故未下手。早有人报知乐英，劝他去了。乐英既怕失了兵权，又惧有祸，不敢归于燕王，故因循下了。后田单破了骑劫，乘势欲复齐城。各城见齐势大，尽相率叛燕归齐，独乐英保守聊城，追恨惠王道：“若不代将，安有此失？今燕城尽被齐兵复去，我若也随众归齐，何以见疾风劲草？何以见乐元帅的兵将忠勇，与众不同？因死守城，决不使田单得志。”前番田单乘胜来攻了一遍，见一时难下，恐挫兵威，为他城看样，遂匆匆舍之而去。今见全齐尽复，没个独留聊城属燕之理，只得请襄王之命，又来攻伐。

田单久知乐英是员战将，兵马临城不敢就逼近，因排开阵势，在城下讨战。金鼓擂过三番，方听得城中一声炮响，忽开放两扇城门，拥出一阵人马，约有千余。乐英在前，手持一柄丈三长枪，身骑一匹五花名马，飞到阵前，大声叫道：“田单！你虽是个英雄，却也要知些进退。我乐元帅费二、三十年辛苦，才下得你七十余城。不料君听不聪，命骑劫代将，被你一朝复去，也可谓称心满意。就留此聊城一邑，为乐元帅表表功劳心迹也不为过，怎还要来争夺？”田单道：“汝何不明道理？凡为国家，有兴有衰。当时齐衰，七十二城为昌国君取去，今日齐兴，七十二城为我复来，皆天意也。无意既全归齐，岂肯独留此一城为燕有也！”乐英道：“天意难知，我今且与你赌一赌人力。你领着全齐人马，我不过一城士卒。你若夺得去便算天意，若夺不去，只怕还要算是人力。”田单笑道：“据汝说来，是要战。既来攻城，岂不能战？”因问谁人出马？只见阵中突出一将，叫做毛剥，手持大刀，直奔乐英道：“莫要夸口，且试试我的宝刀。”遂劈头砍来。乐英用枪拨开，随手就刺，二人一上手就斗了三十余合。乐英见斗久，心上大怒，道：“一小将不能诛他，何以破此全齐。”看两马交合之时，因将枪一凝，喝一声：“不要走！”早已直刺入毛剥咽喉之所。

田单看见，吃了一惊，正欲命将，而阵中早出一将，叫做皮开，手持一把绽金大斧，飞马大叫道：“乐英逆贼！快将头来，待我砍了，与毛将军报仇。”乐英看见，也不答话，竟挺枪接住厮杀，又斗了二十余合。原来乐英膂力最大，枪法甚精，平常与人厮杀，只松松用六、七分本事，任你勇将，已是对手。只等来将杀到手足方懈时，他方奋勇一刺，百发百中。皮开不防，忽喝一声，又早被乐英刺死。

田单见乐英一连刺死二将，知其骁勇，非等闲可敌，因坐令出一员少年名将，叫做田豹，也是一条长枪，飞马到阵前大叫道：“乐英这贼！怎敢杀我二将！”乐英说道：“你齐将甚多，不杀如何得尽。”田豹道：“你只一个，我也不肯饶你。”说罢，两马齐出，双枪并举，搅做一团，杀在一处，比前大不相同。真个好杀！但见：

人似虎，马如龙。惟人似虎，故不愧人称虎将；因马如龙，方显得马是龙驹。人斗人，你搏我，我噬你，不殊二虎争食；马敌马，彼横冲，此斜突，何异双龙夺宝。这条枪直直刺，飞一道寒光；那条枪轻轻摆，散满眼雪色。紧一枪，松一枪，防前护后，绝不疏虞；正一枪，倒一枪，指东画西，大有窍妙。都是英雄，看不出一些破绽；尽皆豪杰；讨不得半点便宜。直杀得黄尘滚滚，沙场内尚分拆不开；直杀得红日沉沉，阵前上恰战争正急。真个是棋逢敌手难藏拙，将遇良材好用工。

乐英、田豹果是一对战将，直斗到百合以外竟不分胜败。两军见天色晚了，方两下鸣金各归营。

乐英收兵入城不提。却说田单归营，见乐英之猛勇，甚是纳闷。田豹道：“乐英纵勇，不过一人，止好敌住小将，却不能分身他顾。明日交战，待小将用精神紧紧缠住他不放。元帅却伏兵两旁，乘势抢入城去，何愁不破。”田单甚喜，因打点伏兵。到次日，临城讨战，不料乐英却紧闭城门不出，只用弓弩炮石紧紧守住。田单攻打了一日，全没巴头。到次日分开兵马，四面围攻。乐英也四面紧守，只是不出。一连围了月余，并不能讨半点便宜。田单急得怒气冲天，因下令四面架起云梯，逼近城下，朝夕狠攻。乐英探知田单在东门督战，他却悄悄开了西门，突然飞马而出，将攻城将官刺死，军士将云梯烧毁。田单闻知，急急命田豹赶到那西城，他又突出北门斩将，只杀得齐兵个个心寒，人人胆怯，谁敢十分逼近！田单百计攻打，乐英却百计保守，攻打了岁余，只能不下。

田单兵马已消折许多，钱粮又虚耗无数，恐齐王见罪，心上慌了，因想：狄城不下，亏鲁仲连点醒方才下了，莫非聊城也有原因？又暗暗来见鲁仲连求计。鲁仲连道：“乐英乃乐毅之侄，受乐毅之教，多能善战，为人又有气节，今被人谗不敢归燕，若要投齐又恐非义，故保全聊城以偷生。将军之意，若以威武加之，断不肯屈，莫若待我为书一封，投入城中，以义说之，彼必自解。”田单大喜，因求鲁仲连一封书回去，缚在箭上，射入城屯。乐英得书，拆开一看，又只看上面写的都是劝他弃燕归齐的言语。再三而读，因叹息道：“吾闻丈夫处世，得其生，不得其死。吾今日踞城祸民，不仁；明日战败身死，非勇；降齐窃禄，不忠；归燕受谗，不智，不如一死。”因大泣三日而自杀。只因这一死，有分教：将军得志，义士成名。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望诸君不忘燕旧永留名

词曰：

君德原明，一听谗言，糊涂不了。今番欲除，百战英雄，付之宵小。一时任性殊快意，满盘失算方懊恼。愿君王洗眼辨贤愚，江山保。圣臣心，终悄悄；贤臣行，必矫矫。一在是，参商绝非酉卯。在国但知尽臣节，去邦犹自思君好。每登临，凭吊望诸君，千秋少。

上调满江红

却说聊城守将乐英得了鲁仲连之书，大泣三日而自杀。田单遂得了聊城，成了他恢复全齐之大功，归齐自享安平之乐，已表过不提。单说燕惠王，自骑劫败后，逃窜的燕兵纷纷地逃归。有人报知燕王，燕王初犹不信，后见来报日多，知道是真，方惊骇道：“骑劫何等夸口知兵，怎就一败至此！”急得在宫中只是跌脚。再细细想起郭隗、剧辛之言，比设箸灼龟还灵验三分，因不胜怨恨道：“乐毅破齐之功已成矣，已下其七十余城矣。莒州、即墨惟有二城，莫说三年不下，便再守三年、再守十年又何妨？也只可惜我一时不明，听了骑劫狂言，将乐毅逼出。今不但莒州、即墨不可得，转将已得城池渐皆失却，岂不可惜！”欲要叫骑劫来问他、处他，无奈他身已死了。他身死何足惜，累得国家受祸不小。因恨骑劫，遂传旨将骑劫一家都抄斩了。又急急叫人去打听，看七十二城失了多少，还存多少，好遣兵去守护。众人打听了，回来复道：“七十二城又俱已复去久矣。惟聊城乃是乐元帅侄儿乐英所守，与齐大战数场，杀得齐兵倒退，不得近城。欲要告急大王，因大王怀恨乐元帅，他是乐元帅的侄儿，又畏罪不敢来告，只得独力苦守。齐将田单无计可施，只得央鲁仲连写书来劝他降齐。他要降齐，恐辱没了他乐元帅声名，欲归燕，又恐大王恨他不纳，因大哭了三日，自杀而死。自乐英自杀后，齐兵得志，只怕还要杀过界来，夺取燕邦。大王须要作准备。”

惠王听了，方慌了手脚，道：“事至如此，却将奈何？”欲召朝臣商议，而满朝臣子无一人能知国事，欲要召郭隗、剧辛来计较，又因为听信骑劫之言，一向疏斥在外，要见他又无颜面。然事到此时，千思万想，并无别路，只得使重臣召他二人入朝。郭隗与剧辛虽被惠王疏斥，未免怏怏，今既来召，又不敢违逆，只得勉强来见道：“骑劫代将之事如何了？”燕王满面羞惭道：“寡人愚昧，不听二卿良言，误用骑劫，果失大事，今悔已无及。这且慢论。但闻得齐兵乘胜，不以复齐为幸，又欲加兵于燕，以报湣王之仇。寡人闻知，甚是惊慌。即便传言不实，然新败之后，不可不防。故求教二卿，或是还该选将，或是还该求贤？求二卿念先王之好，不以愚昧介怀，指示一二，寡人当一一听从。”郭隗道：“齐新复国，抚有旧疆，意亦足矣，未必更生他想。所传加兵于燕者，虚声也。只消拜乐乘为将军，谨守燕境，可保无他，此不足虑也。但臣还有一虑。”惠王道：“贤卿舍齐之外，更有何虑？”郭隗道：“齐虽与燕称为敌国，然燕之下齐，实报燕先王之仇也。既报其仇，原不当尽有其国。今齐国既复，则天理人情俱已平矣，是故不为深虑。今燕与赵唇齿也，宜礼尚往来，相与保守。臣近闻：赵王怒大王以破齐骄矜，往往失礼，每每一意图燕。今昌国君被废失城，礼宜还朝，又不还朝而归赵。不还朝，

君德句——为君之德，本应心明，一旦听信了谗言，便糊涂得不得了。

疏斥——疏远责备。

则本朝疏也；归赵，则赵亲也。昌国君归赵之后，大王竟不复存问；妻子在燕，大王又无所加礼，此皆生衅之端也。若昌国君有罪于燕则可也，况昌国君于燕，但闻其一战下齐，但闻其六月而下齐七十二城，但闻先大王立其为齐王，而昌国君誓死辞而不受，未见其自立为王也。即莒州、即墨二城之未下，亦不过仅支朝夕，以待其数，虽不下犹下也，何尝敢以一失相加遗？由此观之，则是昌国君于燕，实有功而无罪也。大王不知是何主见，乃进骑劫而退昌国君。进骑劫者，以骑劫为能也。使骑劫果有寸长，能一战而成下二城之功，则昌国君自愧无能而远避矣。乃骑劫一败涂地，不独不能下二城，并七十余城俱失去，何以服昌国君之心？大王方才说，或是要求贤，此虽非大王真心，即便大王果真心求贤，天下见大王待前贤如此之薄，又谁肯复出而倾肝胆于大王哉？”惠王听了，赧然不能答，低徊半晌，方说道：“寡人已知过矣。但为今之计，却将奈何？”剧辛因说道：“臣闻人惟求旧。大王既已知过，可修书一封，备述其从前之误，细陈今悔过之私，使人往赵致于昌国君，求其归国，以全旧好。倘肯归国，燕虽小，无虑不安；即怀恨不肯归国，而稍申情礼，亦可消其郁郁不平之气，而无他患也。”惠王深以为然，因命人修书往赵国迎请乐毅。正是：

明珠在掌不知贵，失却重于天下求。

只恐水流归大海，等闲安肯复回头！

惠王修书，差人往赵迎请乐毅，且按下不提，却说乐毅自骑劫来代将之后，归到赵。因在燕为官，功名显达，今一旦被弃归赵，不敢私自回里隐居，只得报名来朝见。赵王大喜，因赐坐道：“昌国君本是赵国人，乃于燕国立功名，使寡人无颜，往往因以为恨。今幸燕之子孙无享国之福，失礼于乐君，使乐君重动故国之思，来见寡人，寡人何幸也！”乐毅逊谢道：“微臣蒙大王长养之恩而不知报，乃流落他邦，为人犬马。今遭弃逐，始恋首丘，背主之罪，何可胜言！乃蒙大王不加显戮，反温谕有加，真天地之洪恩，父母之至爱，感激之下，不知有顶踵矣。”赵王道：“乐君之去赵，非乐君之弃寡人，是寡人不知乐君也。今寡人既有悟而知乐君矣，乐君又不弃寡人而归赵矣，此后君知臣，臣知君，幸为留意。”乐毅道：“大王之言，已得微臣之心，敢不效力！”赵王道：“燕以昌其大国，故封乐君昌国。”赵之望诸，是乐君旧地，即加君望诸之号，聊以明寡人之望。君其勿辞。”乐毅再三苦辞，辞之不得，方再拜而受命。正是：

投燕有效方昌国，归赵无功也望诸。

一自武侯声价美，遂教千古重茅庐。

乐毅在赵过了些时，忽赵王召乐毅说道：“赵与燕，邻国也，地相接，声气相通。我以礼往，彼当以礼来，奈何聘问之义往往轻慢，寡人深以为恨，欲兴兵伐之，不知乐君以为何如？”乐毅听了，忙将冠簪除下，泣拜于地道：“臣乐毅死罪，死罪！”赵王急令内侍扶起道：“将军请冠，有何隐情，不妨告朕。”乐毅正色说道：“臣闻忠良之臣，不以生死易其心，礼义之士，

生衅（xìn，音信）之端——发生争端的因由。

赧（nǎn，音萼）然——羞愧的样子。

显戮——明正典刑，当众处决。

温谕有加——给了更多的温暖人心的指示。

不知句——简直不知道头顶与足跟在哪里了。此处表示感激之情。

不以去来改其节。臣昔日事燕昭王也，犹今日之事大王也。臣今日既事大王，则凡关乎大王者，犹之大王也。即使臣得罪大王而逃亡于他国，亦必不敢谋大王之仆隳，况敢谋大王之子孙乎？臣昔事燕昭王，而今逃归大王，又焉敢不念前思而负心谋燕乎？臣所以请死而乞大王原谅之。”赵王听了，叹息道：“原来乐君忠不忘于故主如此，可敬也。”

寡人实欲伐燕，今为乐君，只得罢了。”乐毅因再三拜谢而出。

又过些时，忽闻骑劫兵败，田单复了齐城，不胜痛惜道：“可惜燕先王三十年经营，一旦败于庸奴之手。此虽天命，系之人事，殊可痛心。”正抱恹间，忽燕使来，奉上惠王书，申达迎请归国之意。乐毅看了，暗想道：“人之身，有所重，亦有所轻。昔日在燕，能一战胜齐，六月下齐七十余城，故重也。今若复往，岂能复一战胜齐，岂能复下齐七十余城？若不能，则未免轻矣。莫若居赵，吾虽不图于燕，王惧吾图燕，朝夕提防，虽轻犹重也。”主意定了，因复书上谢燕王。其辞道：

旧昌国君、亚卿、臣乐毅，谨复书于燕大王足下：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室，蓊丘植于汶篁。自五霸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嫌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受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来之疆国，收入百岁之蓄积，及至异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见王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罹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惟君王之留意焉。

乐毅写完了书，封付来使持归，报之惠王。惠王得书，细细看后，甚是踌躇，不胜懊悔，心中暗想道：“迎请不归，也还可矣。倘久留赵国，为赵所拜，又谋燕国，却将奈何？”因又请了郭隗、剧辛二人来商议。郭隗道：“昌国君则在赵，而昌国君之妻子，则不在赵而在燕。大王厚其在燕者，则

此文原为《乐毅报燕王书》，此处已作缩写。文中含蓄地指责了惠王的昏庸，表明了自己离燕投赵的原委。

在赵者感大王之惠，犹在燕也。今在燕者不加存恤，而在赵者安肯舍赵而复归燕哉！”剧辛道：“人之爱妻子甚于爱身。今乐毅妻子在燕，厚之必喜，薄之必怒。郭君之言是也。大王不可不听。”惠王听了，细细想了，乃感悟道：“二卿之论，甚为有理。”乃下诏自责道：

燕王诏曰：昌国君忠勤先帝，一战下齐，功齐千古。寡人不肖，不知敬礼，已失尊贤报德，又误听骑劫谗言，使之代将，致其仓忙去赵，爵禄虚悬。每一思之，悔恨何及，言念旧勋，寝食不安。昨遣使迎请，又不得受驾，致使大功莫报，惭负不胜。窃思朝廷禄位，不报其身，则报其后。今幸妻子在燕，其妻和氏，着封昌国一品夫人；其子乐闲，着亦封昌国君之职，禄米岁给照常。将军乐乘，加拜大将军，以代昌国君执掌兵权之任；其余乐姓宗族，有可用者，并贵重之，以彰寡人之过，以志寡人之悔。诏众通知。

燕国臣民，因见乐毅有功遭谗而去，皆愤愤不平。今见复加爵禄于其妻子，方才欢喜。过了年余，和氏并乐闲感惠王相待之厚，因为书使人通知于乐毅，乐毅方才大喜，因劝赵王与燕王通好。赵王欣然从之，遂命乐毅到燕说命。乐毅这番至燕，不比旧臣，朝见惠王，惠王赐坐、赐宴，大加优待，又深自谢其听谗之罪，又留乐毅在燕住了半年，使其夫妻完聚，父子团圆，然后许其归赵复命，以合二国之好。

此时齐国窥燕虚弱，使人正打听谋燕，因见乐毅复到燕国，以通燕、赵之好，遂而不敢。有人报知燕王，燕王因此愈敬乐毅。自是之后，乐毅往来，燕、赵如一家，方显其才能开国，忠能格主，智能全身，为后七国之人物。

后人诗赞之道：

燕山日月似穿梭，易水浮云朝暮过。

虽然黄金台已朽，将军名姓未曾磨。

又有诗叹之道：

金台高筑为求贤，求到成功三十年。

破败将来无几日，儿孙不肖实可怜。

又有诗颂之道：

苏张之言虽然利，反复多端不足听。

何似黄金台上草，千秋不改只青青。

又有诗总结燕齐之案道：

燕国成活之吮丧，齐拜骄矜溷王休。

古今成败皆如此，只望君王圣德修。

